述故史傳所不及誌云君以康靖公蔭補太廟齋
郎康靖李公爲宗厚之外祖蓋用外祖蔭入仕也
此誌撰者朱光裔書者杜紘篆者吳安常史惟杜
紘有傳字君章由右司郎中大理卿以直祕閣知
齊鄧二州復爲大理卿權刑部侍郎加集賢殿修
撰爲江淮發運使知鄆州此誌系銜則知鄧州時
已充集賢殿修撰傳與誌異也

眞武經

石刻字處高三尺五分廣二尺作三層書
每層三十一行行各十七字正書在嵩山
元始天尊說北方眞武經文不
錄

宋元符二年歲次己卯正月甲辰朔二十八日辛未
河南宋溥書并立石

武宗孟畫

張士寧刊

元符二年宋溥書宋未有名而其書秀雅可觀頗似
趙文敏且嵩碑記絕無小正書錄之嵩陽石刻記

韓宗道墓誌

石高廣並四尺二寸四十
行行四十字正書在許州

宋故通議大夫充寶文閣待制上柱國南陽郡開國侯
食邑一千三百戶致仕韓公墓誌銘　并序
朝奉大夫充集賢殿修撰知泰州軍州兼管內勸農

事上輕車都尉曾肇譔
朝請郎試中書舍人兼　侍講上輕車都尉賜紫金
魚袋趙挺之書
左朝議大夫寶文閣待制知潁昌軍府事兼管內勸
農使京西北路安撫使柱國吳安持篆蓋
太中大夫寶文閣待制知杭州兼兩浙西路兵馬鈐轄
上柱國南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韓公諱宗道
字持正年七十有一上書謝事　優詔許之遷通
議大夫　命未至　公卒于位三子曰璩曰壞
河南府軍巡判官曰珙承務郎皆前死一孫長郊社齋
郎其弟朝散郎宗直請于
而杜道過予爲　公請銘子與　公同時爲郎尚
書已而偕爲從官既故且戚銘其可辭韓氏世家常山
自　累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兼國忠遠公諱億以
文學起家致位政府始葬其父　累贈太師開府儀
同三司陳國公諱保樞于潁昌府之長社縣遂爲潁昌
人　忠憲公八子二爲宰相一爲門下侍郎一知制
誥　知制誥者諱綜累贈太尉
源其來有自至　公三世而盛大光顯實幾百年其
間魁壘傑出爲一時之望者相繼有人至於孝謹恂恂

行稱於家材見於事者亦多可紀　公其一也
公孝友慈祥自少無子弟之過事諸父盡子職不獨於
其親然也其遇人豁然不立畦畛其爲吏廉平無私所
至勤勞公家不簡細故雖貴且老未嘗怠以止也其爲
易事入遷尚書工部郎中時市易法初行任事者希功
旁緣漁奪　公數裁之不聽則致之于理　朝
廷聞之遣官行視任事者得罪去　公亦徙知廬州
公恩補將作監主簿三遷大理評事監潁州商稅務會
汝陰闕縣令號多劇田前攝事者垂得口入而州俾
公代　公辭不得則過劇田期而后往代時
公年尚少衆伏其廉嘉祐四年鎌其廳中進士第知越
州餘姚縣　公仕穎已有能聲至是摘姦宇艮治行
益白歷監在京皮角庫簽書彰德軍節度判官事歲饑
請發官粟貸貧民民賴以濟熙寧初知巴州時
天子進用二三大臣鼎新政事　公以名家子有聞
於時近侍多薦　公叔父康國公去相位即擢
會　公在朝數言事嘗請擇守令明黜陟以覈能不立嫁
轉運判官兼管勾常平農田水利差役事講議法制必
究利病因革損益視理如何不務紛更不膠舊貫縣是
娶喪祭之制使貧富各安其分
興遺利量入爲出以制國用它所建白類如此有文集
二十卷藏于家　母劉氏追封韓國太夫人妻聶氏

追封許昌郡君一女適祠部員外郎朱景年孫女三人
長適西京伊陽縣主簿宋晟餘尚處銘曰
有倬韋宗　肇自巽公　子孫馮厚　益熾而崇　有
公有孤　曰仲叔季　亦有持棄　從容風議　猗與
南陽　克紹厥世　豈惟勢榮　德亦是似　崛起于
少　吟哦六經　出偕寒儁　擢第王庭　廼使四方
明國若否　廼將八州　宜民父母　地官之亞
天府之長　在人無非　在己無枉　既果於退　亦
全其歸　命書在道　殁有光輝　潁川之郊　其原
膴膴　哿矣無怍　往從父祖

宗道韓億之孫綜之子東都事略韓綜傳云子宗道
元祐初爲戶部侍郎寶文閣待制餘無所及宋史亦
同碑述宗道在朝數言事嘗請擇守令明黜陟以覈
能不立嫁娶喪祭之制使貧富各安其分詔有司節
浮費與遺利量入爲出以制國用有文集二十卷可
補史之缺碑字亦完好今億碑在許州城東北三十
里碑云葬長社縣嘉禾鄉祔忠憲公兆是祔億葬也
方志失載宗道墓非是趙挺之宋史有傳書史會要
稱其工筆札其蹟稧見鳳墅續法帖中蓋未覩此碑

中州金石記

按韓宗道爲綜之子綜爲億之第二子宋史有傳
字仲文累遷刑部員外郎知制誥卒不言贈太尉
史之畧也傳附載宗道爲戶部侍郎寶文閣待制
據誌則除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以待制知陳
州青州徙瀛州杭州卒史俱畧之此誌叙其貫則
云韓氏世家常山自億始葬其父保樞于潁昌府
之長社縣遂爲潁昌人然則遷潁昌自億始較宗
厚誌加詳而亦不言遷自雍邱誌叙三子一孫于
前而末乃及其母妻一女三孫女是又一例也選
者曾肇書者趙挺之篆者吳安持史皆有傳肇字
子開羣弟坐罪降爲滁州稍復集賢殿修撰歷泰
州海州挺之字正夫密州諸城人由知楚州入爲
國子司業歷太常少卿權吏部侍郎除中書舍人
給事中不言其兼侍講安持附見吳充傳充子安
詩弟官都水使者遷工部侍郎終天章閣待制此
系銜寶文閣待制知潁昌軍府史全畧之

州學二大字
石高六尺六寸廣三尺五寸五分州字方二尺三寸學字廣二尺五寸高二尺九寸正書在東平州學

翰林院承　旨蔡十題

元符二年中元前一日

按蔡卞爲京弟傳稱紹聖元年復爲中書舍人兼國史修撰遷翰林學士四年拜尚書左丞而不言其爲翰林院承旨其於鄆州亦未嘗歷官不知何以有二大字姑存之備攷

鄆縣利師塔記

碑連額高四尺五寸廣二尺二寸五分共十八行行三十二字額題宋故利公塔記並正書在鄆縣

宋故京地府鄆縣白雲山主利師塔記

講經律論臨壇僧道雅書并題額

夫寂滅之道寒暑無以迭遷妙極之源生死無以交謝

艮由空華生乎翳目輪轉出乎妄心若匪大明難除重闇況迺滅無所滅生無所生身存身亡誰取誰捨不以驚懼于懷者即白雲和尚矣師諱得利字子益姓王氏京地府高陵人也祖父並儒門之士母性仁慈始自幼年不爲童戲宿植善本深慕釋門擔志出家辭親棄俗遂依鄆縣白雲山淨居禪院守鑒大師肄承佛蓁朝參夕奉未嘗懈然於天禧三年慶蒙着澤削髮受具着如來衣脫三累之塵累履一真之正路宏道爲美積德爲欣乃南訪禪宗研味經律定根益固慧目增明既還白雲住持淨刹締搆華宇繪飾聖容不以榮辱而見憂喜

非施則不受非時則不食焚誦無綴孜孜是務持法華金剛上生三經計十大藏由是心地無塵慈雲有潤德風遠振島譽遐飛復詣鄉邑住毗沙隆昌寺度小師一人法稱悳滿實慶鑾三年　卓元聖節試中經業抑亦性閑了義續慧焰以長暉拔濟含靈伸正法而悠久自非師資敦遇宿契宏因者何其使然耶師以治平三年十一月十一日託疾而化僧臘四十七俗壽七十一門人悳滿茶毗收骨瘞于幡竿村古佛院所迄元符元年建成窣堵每歲開闢眞乘仰伸報効以其先師之道業頗得爲記余深愧無文直而書之二年己卯十月庚子廊時趙宗輔記

元孫善明　宗緣　曾孫澄愚　澄意　澄觀　澄照　澄譽　澄月　講金剛圓覺經僧澄靖　孫講圓覺經僧道因

小師講經律論傳戒僧悳滿立石　安民刊

永泰陵採石記

碑連額高一丈四寸廣五尺二寸二十三行行三十六字正書篆額在靈師縣永泰寺

大行哲宗皇帝以今年正月十二日己卯奄棄萬國朝廷循故事遣官採石修奉　陵寢孝廣被　詔同文思使羅允和宮苑副使帶　御器械李文昞實董其事

凡辟文武官朝請郎孫熙以天及部役等二十有六員以二月十日丁未開山至五月十一日丁丑畢功取大小石二萬七千六百有餘視元豐八年蓋增多五千二百七十有二故不敢不勉云元符三年五月十二日朝奉大夫都水使者都大提舉採石曾孝廣謹記

河南府福昌縣主簿提舉採石醫藥韓思永書并篆額

宮苑副使帶　御器械同都大提舉採石麥文昞立石　縯山霍希範霍亮霍奕刻

按永泰陵哲宗葬地也于時修奉陵寢首是役者爲朝奉大夫都水使者都大提舉采石曾孝廣案孝廣字仲錫元豐末爲都水丞元祐中大臣議復河故道召孝廣問之言不可出通判保州久之復爲都水丞見宋史本傳今碑言都水使者即其職也然于孝廣都大提舉採石竟不附見史文其亦有所未及與宋史禮志拓宗崩徽宗即位詔山陵制度並如元豐今案碑云取大小石二萬七千六百有餘視元豐八年蓋增多五千二百七十有二然則有司踵事奉行益爲崇侈其靡費已至此而史因依詔文書爲並如

既衆不患食不足常患水不給山之東南舊有碾子一泉方春日用且乏乃並西於桃花谷天井泉至谷口凡四里積大竹二百二十有四引水日二千餘缶於是水給而無渴飲之患前此興作而死者皆閟瘞山中及功畢往往不復完掩今酒奉　制悉給錢焚收置欲具以歸其家居山土人皆云每至久旱陰晦常聞山中有若聲役事之歌者意其不幸橫天者沉冤未得解脫逍遙而然乎於是大集浮屠衆恭作佛事即垂五晝夜爲設冥陽水陸金籙寶符無礙道場以爲拔其苦於其生者既足飲食具醫藥所以撫恤之無不至於其死者又置

二陵採石記

碑連額高八尺一寸廣四尺三寸二十行行三十二字連額並正書在偃師縣

建中靖國歲在辛巳正月乙亥　欽聖憲肅皇太后上僊遺誥追尊
慈皇太后於是　故皇太妃爲皇太后是爲欽
五月丙寅復土而採山之役自昔爲重祇奉　二
陵其用實倍事嚴期殆上下憂懼　朝廷如更用郎
官往護其役適　詔遣尚書都官郎中曾孝序都
督之而以如京使帶　御器械李文昞西京左藏庫副
使提點孳生馬監高偉爲之副辟置其屬分督庶務二
十有九人集七路匠師與夫陪役之兵以指計者九萬
六千三百三十石之扳類者其脩至二十有二尺其廣

踰尋其以枚計者二萬七千一百有奇役實始於正月
癸未而終於三月壬午盖六十日而　奏畢若匠若兵
或死或亡綴二十有九人論者以爲敏而赴功燕及其
衆仰惟　憲肅皇太后有大功於　朝　主
上誠孝充塞天地當此之時百神莫不効職事之所以
養濟豈小臣之力哉故例皆立碑以紀歲月僚佐有請
願安得以獨無於是乎書建中靖國元年三月二十六
日朝散郎守尚書都官郎中都大提舉採石護軍賜緋
魚袋曾孝序謹記

前河中府河東縣尉都提舉採石所管句文字史恂
仲題額
朝奉郎監西京偃師縣綵氏鎮管句城內煙火事兼
稅場驍騎尉賜緋魚袋孫靡書
西京左藏庫副使提點開封府界孳生馬監同都大
提舉採石高偉

如京使帶　御器械句當翰林司提點萬壽觀公事
同都大提舉採石麥文昞立石　彭皐刻字
億按二陵一爲神宗欽聖憲肅向皇后一爲欽慈陳
皇后並陪輦永裕陵者也宋史欽宗紀建中靖國元
年正月甲戌皇太后崩遺詔追尊皇太妃陳氏爲皇
太后碑所記皆合然少有異者惟云正月乙亥欽聖
憲肅皇太后上僊與史較後一日碑當時所述當不
誤又攷碑之記在是年三月二十六日文內已首稱
二后謚攷之紀乃云四月甲午上大行皇太后謚乙
未上追尊皇太后謚方作記時謚號尚未定文獨預
稱何也此必立石時追紀及此耳記出之曾孝序孝
序見忠義傳敘其歷官自初筮仕以至死職皆未言
當建中靖國元年爲朝散郎守尚書都官郎中又無
使職如今碑所載都大提舉採石護軍賜緋魚袋而
史並從畧今得之於此碑又可寶也偃師金石錄

三十六峯賦
碑高七尺五寸廣三尺六寸共二十六行行六十六字行書在登封縣
三十六峯賦并叙
四明樓异試可
武林僧曇潛參寥書
監寺僧宗證題額
余少閒洛邑之盛在唐宋爲東西都而山川形勝之富視它州爲傑觀昔韓退之白樂天見於歌詩形容勝槩有詠歎不足之意後歐陽文忠与梅謝諸賢相繼爲像攷遊嵩少間至今以爲美談余幸以不敏得令嵩高

縱觀諸境未有過少室者而巉巖聳拔乃在戸牖間朝夕博望歷二可數因作三十六峰賦以自廣非敢竊比古詩之流云
伊浮雲之公子兮訪道於林丘而棲神於巖谷超然有游方之志兮乃東升于偃頂而西謁于華麓雖衡陽之南兮与夫恒山之北麓不窮探歷覽兮游心而騁目獨怡然而忘歸兮內欣然而自足忽御風而行兮排空濛而遊中域徐睥睨以四顧兮意愔恍而有失遵嵩高之丈人而問津兮曰游四方而眞有得何高之不登兮何危之不陟今乃西望兮炭然而聳特雄柱天綱兮橫亘

歲之資糧兮不絕其中可避兵水之災兮自有經書之博其神異則玉女烟織錦之文兮金人迷白露之落雲洞警時聞之鍾兮石井泣哀鳴之鶴王子晉環之以爲墜兮阿育王寶之以爲塔

大一丈九明穴在山東南角深三甲餘直上五百尺圍夜長明雲鍾洞樵人往道一人誤傷而死一人化爲鶴求其死者哀鳴泣血滴石成穴此皆公子之所未知而丈人之所安宅丈人曰名生於實兮義設於適子知其一兮未知其二子識其外兮未識其內是徒知六二之名義東朝嶽祠儼百神兮西望洛邑鬱千宮兮下瞰洛陽其形如拱揖嶽祠太陽少陽山之明兮在山之南明月峰之左日月之象故名太陽居衆峰之南故云少陽石城石筍天所形兮上有石天然峭如城壁狀似筍秀拔万尋檀香丹砂寶所鍾兮山多出檀峰皆紅色光明亦云出朱砂鉢盂香爐狀所肖兮形如鉢盂覆其上狀若香爐然蓮天紫霄勢之穹兮以髣髴出羣峰上插於天漢以差低於蓮天亦接雲霄羅漢七佛像設留

兮上有羅漢洞隱現莫測當中有銅像七尊靈隱來仙洞府深兮皆是聖所隱之處古老云此峰是神仙洞時有清涼寶勝梵刹標兮昔有清涼寺居其下又云尼寺名寶勝多祥瑞夜有神人通體紅色瑞應瓊壁祥光紛兮面東一壁日出而色若銀彩紫盖翠華煙靄凝兮色紫秀宛若幢蓋以藥堂紫薇花草靈兮多生奇藥若王屋藥白道天德名字僻兮昔有道人白雲形實紀兮狀若卓劒峰上生紫微花白道猷隱此上有天然帝字峰卓劒白雲金牛明月色像起兮峰多祥瑞夜有神人通體紅色面東一壁日出而色若銀彩紫盖翠華煙靄凝兮色紫秀宛若幢蓋以藥堂紫薇花草靈兮多生奇藥若王屋藥白道天德名字僻兮昔有道人白雲形實紀兮狀若卓劒峰上生紫微花白道猷隱此上有天然帝字峰卓劒白雲金牛明月色像起兮峰多祥瑞夜有神人通體紅色面東一壁日出而色若銀彩天光聚兮上多翠碧石東而迎其朝霞玉華甄村金石瑩兮皆玉石華茂於諸峰而形如繫馬白鹿神仙衆兮下有千柱皆五色或云有金玉故繫馬於上此則六二之名義兮

戢　兮森劒戟落　兮列屏障勢領略兮斷而還連狀
容與兮宛而復壯趙然若三十六天兮神仙之洞宅姹
然若三十六宮兮妃嬪之游燕昂霄聳壑冠珮悠兮泉
飛霞傾觴畢流兮天闕星熒玉柈成兮松簟瑟二鈞天
迎兮嫣雲曲月鬢眉新兮煙斜霧慘龍麝焚兮霞舒電
卷舞袖張兮雷霆轟　宮車還兮言未既而公子頹然
如醉兮酒然如醒非丈人無以藥之使瘳兮刮之使明
僕未能窮茲山之勝踐兮究茲山之曜靈請執杖履兮
以從後塵

建中靖國元年九月廿三日

住持少林禪寺傳法沙門清江上石

洛陽張士寧刊

四明樓异令嵩高賦少室賦不足道而書者爲武林
僧參寥極得坡公臥筆法道勁古雅即令坡公見之
亦當首肯石墨鐫華

碑立金壺峯下宋登封令樓异刻金壺詩於上志載
异置仰嵩堂於治署圖金嵩於屏著太室二十四峯
詩少室三十六峯賦並序僧曇潛書异詩殊不足觀
賦序大詳贍可備考攷書亦不惡說嵩

樓墨莊知鄭郡鑒廣德湖以爲由子每過其祠未嘗

不心薄之然墨莊有祖爲廬歷之人師有孫爲嘉定
之大老故豐惠之祠畫錦之堂梓里不加廢斥也墨
莊知登封最與參寥厚故三十六峯賦乃參寥所書
子喪畀之以充四明文獻而抄墨莊嵩山之詩以附
其後吾閻墨莊嘗搞嵩山之石以歸高孝而後南北
隔絕攻媿乃築閣曰登封而貯石于其上其自爲記
也三致意于京洛之遺五百年以來喬木消沉閣與
石俱滅投而碑刻尚無恙斯仕元凱所以惓惓于身
後與點埼亭集

石三十六峯賦知登封縣四明樓异試可所作備曇
潛書曇潛一名道潛與東坡倡和所謂參參子者也
朱昂續骫骳說參參住西湖智果院能文章尤喜爲
詩坡南遷素不快者掇詩語謂有議刺得罪反初服
建中靖國元年曾子開爲翰林學士言其非辜詔復
祝髮紫方袍師號如故碑書于建中靖國元年九月
正參寥初復師號時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賜進士出身　詔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宋二十一

梅澤詩并題記

石橫廣二尺七寸七分高二尺二寸七分共十九行行十四字行書在鄂縣

宣德郎權知縣事崔珙書

過草堂望終南山

兩峰高插碧天寒雖得春風雪未乾謝展自忘登覽倦草堂終日凭欄干

經樊川懷杜牧之

杜曲樹連蒼翠外終南雲暗有無中清詩妙句空貽後不見樊川一老翁

行役述懷

世路侵尋老客顏黃埃遮眼鬢毛斑青山未許教人去白日何曾放我閑

又

明月一尊酒清風萬卷書南山山下地終欲卜林居

有宅一區有田一頃有酒一尊有書萬卷嗚呼余乎胡爲乎爭名於時隔此眞趣而心與形役自勞其生乎

墨林快事

劉晦叔等題名

石高三尺一寸五分廣二尺二寸五行行六字惟第二行七字行書在盱眙

崇寧元年季春十七日汝海劉晦叔東平畢公叔三封宋仙民前陽蔡元長同來

按題名首行李字旁有張謙克讓題五小字蔡元長即京也傳載崇寧元年京知定州徙大名府韓忠彥與曾布交惡謀引京自助復用爲學士承旨其時自定州至大名還都盱眙非道路所經不知何以來此

修唐太宗廟記

碑連額高八尺六寸廣三尺五寸八分二十行行三十五字正書篆額在武功縣

通直郎知長安縣事朱光旦書并題額

粵有大寶聖人守焉上惟軒羲傳記冏忠道德乎堯舜仁義於禹湯文王有周大勲集武而幽厲廢之侯國蜂聚七雄蟻爭以啗祖龍而二世亡之漢乘秦虐口手以取權操與備因漢弱而擾裂晉則虛誕不技而宋齊梁陳遺墜於胡羯正統墜絕有唐階暴隋以興偉昭變衰五代竊據天開地泰乃歸于　有宋之　眞

君汙吏足爲戒皆所以資我　聖時爲永永無窮

太平之治具也然歷觀前史惟其有甚梦乱之患然後生夫英傑之君故必能措海宇於昇平拯裂廔於塗炭則漢之高祖唐之太宗其倫乎按唐紀太宗文皇帝以隋開皇十八年十二月戊午生於武功之別館有二龍戲門外三日而去是京兆府武功縣之南有唐慶善宮今爲慈德寺乃其所也北曰報本寺神堯之舊宅焉先是縣圖雖載厥事而祀秩無文龍閣游公愾然興歎率里人即報本寺北隅經始廟貌法大壯以建殿宇想天日而形塑繪左右壁間悉圖正觀朝臣英姿奕然彷彿

見當時之盛於是肅嚴致敬有所寶之元祐三年戊辰歲也後十四載洛陽趙茂曾被命長邑一日至祠下而龍閣公弟師韓語之故且求以記遂諾之曰僕元祐末典獄平涼見君之伯氏爲使者愛民以道率吏以誠觀其激風流敦教化使法令美意下浹於田父野老之肌膏雖古昔名父　　　　　　　執律馭師則折衝尊俎笑談帷幄豫計勝負驗若符契致　　朝廷威靈遠震于辨毛重譯之巢穴雖前世班超李牧之輩無以尚矣我思其致今也則亡常企慕之恨不得述其梗槩茲幸君之及此也昔梁州人侯柏年以廉泉之台謹其閭里而史筆書之不遺矧公肇是祠宇俾後世識者以人物稱其風氣則追遠厚俗之意豈淺也哉故論前世治乱之迹見文皇帝之英傑因記其祠之者名字云游公名師雄字景叔大宋崇寧元年中元日謹記

按唐太宗廟在乾州武功縣城北武功縣志云今前殿爲鴻禧觀記老氏明嘉靖末所建也碑引唐紀云太宗文皇帝以隋開皇十八年十二月戊午生子武功之別館今唐書太宗紀無此語不知其何本也今紀云貞觀二十三年五月己巳崩年五十三由貞觀二十三年逆推五十三年是爲隋開

皇十七年此云十八所未詳也碑云武功縣南有慶善官今爲慈德寺北日報本寺神堯之舊宅焉據縣志金大定十六年勅賜崇教禪院卽此寺也報本寺在縣西北一里本唐高祖舊宅大中元年建爲寺依山立刹中有浮圖高二十尋偉然一邑之望太宗廟建於元祐三年游師雄因鬼章青宜結構夏人爲亂謀分據熙河詔師雄往使擒鬼章報捷遷陝西轉運判官提點秦鳳路刑獄建廟卽在是時師雄有弟師韓傳所不載賴此碑及之

按首楞嚴經以阿難誤入魔登伽女之室命文殊入道之因乃屬文殊揀擇因說此偈取觀世音從聞思修入三摩地爲第一蔡卞書已見前卷此所書漸漸頓捨行法不減元章且通體完善臨池家可以摹仿也

玉盆題名十二段

橫廣四尺四寸四分高三尺七寸六分七行行五六字左行正書在襄城縣

崇寧壬午秋九月書

楞嚴經偈

偈二凡四石第一石橫廣六尺八寸五分第二石六尺一寸第三石六尺五寸七分第四石六尺四寸七分高各一尺四寸五分前偈共一百三十五行行八九字十一字又續偈二十行行六七八九字不等

行書在長清縣靈巖寺

楞嚴經偈錄語不

續偈錄語不

建中靖國元年冬十一月五日池陽慧日院南軒續此偈

崇寧元年十一月鄱陽齊迅施刻于靈巖寺

住持傳法淨照大師賜紫仁口立石　匠人牛誠刊

河南李口彥粹游石門登玉盆預行者定武口口子寔
開封王師顏希賢徐師民叔瞻秦亭李師古口從焉翊
傅汝礪彥正洛陽口中直子正建炎己酉歲清明前一
日行記男松年侍
又高三尺一寸廣二尺九寸三
行行六字七字不等隸書
晏德廣段口口缺帥命禱雨升潭口缺而去口熙甲辰缺
又橫廣三尺一寸三分高三尺三寸
五分六行行七字八字不等隸書
石邵段雄飛晏素涛岩吕禱雨巖舟玉盆側誌歲月而
去乙巳清明前一日以董堰復徐同登汎掃縱觀方羊久之
又高四尺八寸廣二尺四寸三
行行七字八字不等隸書

閻丘資深田德夫章德楙慶元二年二月壬申因眺堰徐
又三行行八
字正書
曹濟之龐公巽曹璋李稟紹定己丑清明日識
又高二尺廣僅存一尺五寸
五分三行行四字正書
郭嗣卿陳季時程清叔慶元戊缺
又高一尺九寸五分廣一尺五寸四
分四行行五字不等正書
開禧二年人日牟節甫劉妹靜來
又高一尺八寸分廣一尺五寸三
分四行行七字八字不等正書
晶然安丙子文抱孫明孫與李口貴同來嘉定己巳閏
月清明日
又高一尺九寸五分廣一尺五寸五
分七行行六字七字不等正書
邑令何武仲拉賓中黃元英廣漢沈德明普慈周伯光
黃養源來仝二子祿孫和孫侍行嘉定辛未中秋後十日
又高四尺六寸四分廣三尺
七寸五行行四字正書
石盆應有意要洗貪者廉前郡口李一鰲
又三行行三
字隸書
李口熊來嘉定端午
按玉盆在褒水中詳見前卷石門題名此題名中
有因禱雨而至者有因眺堰而至者亦詳見前跋
此題率多缺泐其來遊姓名全見者得三十四人

惟安丙一人史有傳餘俱無攷丙字子文廣安人
淳熙間進士開禧二年邊事方興程松爲四川宣
撫使吳曦副之丙陳十可憂于松言曦必誤國既
而曦奏丙爲隨軍轉運司居河池十一月金人攻
湫池堡破天水緜西河入成州十二月金人持詔
至曦受詔稱蜀王三年正月曦僭號建官稱臣於
金以丙爲中大夫丞相長史權行郎省事丙陽與
而陰圖之遂謀誅曦三月函曦首附驛朝廷上下
動色交慶加丙端明殿學士中大夫知興州安撫
使兼四川宣撫副使卒謚忠定著晶然集此題嘉

定已巳爲三年正吳曦伏誅丙知興州之時也晶然是其別號因以名集石邵等董堰徐登題云汎埔縱觀方羊久之方羊二字見於左傳他書多作仿佯史記吳王濞傳又作彷徉淮南子原道訓又作方洋皆逍遥徙倚之意字異義同

武功縣學碑

碑高八尺一寸廣四尺三寸五分二十一行行四十二字正書篆額在武功縣

宋京兆府武功縣新作縣學碑銘

知縣事兼管句兵馬司公事趙茂曾撰并書丹篆額

士志於道者常患乎不得遂其學得遂其學者常患乎不得信其志遂其學矣時能信之則君子以爲榮遇爲必興於聖人極盛之時三代可監也蓋備所養以期所此武功縣學之興而銘序之所以作也建中靖國元年夏四月知京兆府孫公覽奏以壽春縣令趙茂曾知武功事秋八月公去崇寧元年春三月茂曾始來是秋貢士府十四縣懸格所取武功居多時歎惜其遺者猶衆既冬邑人相謂曰戢益賊撫良善政令之所在也孝悌睦婣以考其行絃誦講習以和其心性命道德以進其學實士人之所望焉乃謀葺

浚陋不可居十二月有

士之法同僚相語以州縣吏雖尊賤有次其申明孝悌用今　吾君待天下之士厚矣天下之士宜盛化且得效

勅後先邪茂曾曜然以興曰嗚敢不祗若

王之休命明年春訪隙地禀於府願易廟西樓店基爲學舍　知府事虞公策從之徹木於淫祠經費於計臺轉運副使許公天啓可所請即日給官錢五十四萬貲其用於是築新基南鄉爲麗澤堂左右前廡玦布八齋名之以道德皆新作也其東則

宣聖殿小學

職掌之位庖厨祭器隸者所直舊舍足焉補缺益里與新允稱總五十楹基長二十有五尋廣十有三尋餘六尺經始於二月乙丑落成於三月癸巳烏乎學校爲事必興於聖人極盛之時三代可監也蓋備所養以期所

崇寧二年四月初吉立石左班殿直監酒稅王俁攜
主簿蔣次元縣尉盧祥
遊終南山雜詠
石高三尺廣二尺三寸分兩截皆
十九行行十四字行書在鄠城縣
李駉詩
宣德郎知縣事崔珙書
入門脩竹聳琅玕坐久香風拂畫欄春色正穠雙槍靜
朝光初上一峯寒草堂主峯翠榮虛室塵襟闊冷逼疎
窓夜夢殘物外閑心殊未愜暫勤重上白雲端自此遂遊紫閣

右草堂
石磴溪橋傍翠巒分明深入畫圖間遠饒禪刹疑無景
南山諸寺惟紫閣爲冠　迥出群峯別有山仙掌數尖特在群峯之外微雨欲來
雲影亂輕風不斷鳥聲閑嵐光可是清人骨更待中宵
一夢還
右宿紫閣
小雨初回作暮寒斷崖壁立夕陽間一襟清興無人語
旋拂禪床卧看山
右雨後紫閣晚望
蔽日芳林迷去路被溪落蕊誤行蹤轉盻却見層巒出
知是仙山第幾重寺前大頂山極爲嵽嵲坡

右雲際院
西風壁立蒼崖癭一水湍流怒浪翻雲外不須求紫府
秪應此景是桃源
右長嘯洞
漸侵晚景尤便靜不出忙中豈憂閑休問驊騮與畫鼉
會須投紱老青山
右宿重雲山寺
萬點梢頭爛曉霞謾隨閑世鬬春華孤根自是生窮僻
未必輕輸別圃花
右重雲道中海棠
蔽空穠綠門前路匝地踈苗戶外村斷利暫宿雲房叩虛寂
紅塵意味不堪論
右宿白雲明日之鄠縣
望極空蒙清滿懷更尋遺跡步高臺日斜林杪增光去
風靜山尖倒影來萬頃澄瀾春漲碧一川秀色暝陰開
坐中自有江湖興未放陂南盡興回
右渼陂
通判朝散諸寺留題寺僧請立石
崇寧二年六月一日
李駉通判秦中留題中南而鄠令崔珙書刻石駉詩

琪書皆不離宋人本色留之以見時代之下人自不能使超也崔琪是又一人非唐廢相起判鳳翔者墨缺

右爲終南山雜咏曰草堂曰紫閣曰雲際院曰長嘯洞曰重雲山曰白雲曰溪陂乃李騈之詩崔琪書之拔獨怪琪以風塵下吏一旦執筆遂足爲詩人之重令荣華至今不至與山風谷鳥俱沒字之不可已如此今人重誚宋人以爲詩字無分矣乃其聞寂之濱炳明有此人亦不可全蓋已余得此驚躍亟與進之

以續一代之絕學其赫赫山斗者未可與並也墨林快事

褒城縣學記

碑連額高八尺七寸五分廣四尺九寸五分二十三行行三十六字正書篆額在褒城縣

褒城縣新修縣學記

缺　蘇時記

谷口謝簣書

缺　主簿閻師敏篆額

天子即位之四年寔崇寧改元之明年也口詔天下州縣皆得立學蓋將口追先朝欲爲之志恢復三代甚盛之舉缺美口口載新口州以是責守相縣以是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司咸董其治百爵賞以待有功信刑缺口口口口口口幕口外賓海嶠內卽郊畿郡邑相屬小大畢舉於是口口以衆師儒給田以食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以口口材磨治滌濯以就其器鳴呼口口口口口口口其盛耶爲之郡縣者口如何耶爲之學生者忍負之耶褒城古漢中之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慶曆中口口口丞爲口始口孔子於邑之東隅度地不善濱江卽水庳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會莫暇顧迨今口口有年而令尹魏郡張侯克獲奉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　□□□□□□□□□□□□□也哉

六月癸未缺

右班殿直監酒稅務元浩

缺縣事張元胡立石

按陝西通志褒城縣學慶歷間倚於江岸實充宰褒建有自記崇寧中張克獲移治西三十步蘇時有記即此碑也碑文殘缺惟慶歷中及度地不善濱江水庠令尹魏郡張克獲等語尚可詳譯碑建於崇寧二年六月癸未云詔天下州縣皆得立學者是時方推廣元豐三舍之法行于縣邑因令縣

邑皆置學褒城舊有學至是因移建也慶歷實充

碑已見前

乾陵無字碑題字十二段

碑高一丈七尺廣七尺九寸計題名凡十二其一五行行八字左行正書在乾州

開封王毅正叔按行邊部南還京兆道經奉天同邑尉李定應之恭拜乾陵時男僅從行崇寧癸未季冬初八日題

又正書四行行十一字左行

宛丘宋孝先天經作丞萬年權邑奉天謁乾陵徘徊歷覽終日政和甲午仲秋晦日男才申甫侍行

又與金都統經畧郎君行記同在一面行書六行行十一字左行

政和甲午冬行勸農之事因登乾陵晚步臨川亭抵暮廼還仝會者五人北圖李濟澤民王頤正夫彭城韓涘亭艸河南郭彥正子常淮陽宋孝先天經十月十有七日題

又正書三行行七字

建安暨唐裔公本攝郡事挈家來遊政和戊戌孟夏望日

又正書七行行十二字

宣和改元勸農出郊休轡梁山晚飲入郭率蒲中來扶安道圃田周無忌漢直郡陽甯洙仲濟邯鄲李思誨孝初岐下范汝聽用言河南郭彥正子常同焉仲春中澣日守郡吏大梁李士觀元孚題

又正書五行行入字左行

宋仲□□□□守易使三秦宣和五年正月十四日與□□器張子剛子□同訪古至此□□爲書

又正書五行行十字左行

尉郭韶又善來謁乾陵寅亮寅畏從行

劉錫禹圭□環前之河朔以宣和癸卯三月四日與□
錞和□錡□□三大宗正舍□□□□□□□□□□□
□□恭謁　陵□
又正書九行行七字左行
千山頭角□万木爪牙深有客能占氣無人解換金難
名帝堯德易小漢文心慷慨松風外停車聊一吟
宋京按部再至宣和五年三月望弟卞從行
又與金都統經畧郎君行記同在一面行書七行行十三十四字不等左行
少府監丞師具贍民望監察御史完顏忽升虎用之刺
史胥謙益之省差民繼祥慶之奉天令李天章文卿縣

丞溫迪罕掘奇主簿李疣疸縣尉孫完全甫司候吳昕
明之興定五年四月中旬日敬謁　陵下外郎張秀華
德秀題
又與金都統經畧郎君行記同在一面行書三行行十字左行
省揆晉恒同弟恭因省覲視　兄刺史敬謁　陵下興定
辛巳重陽日題
又正書四行行十四字
正大改元夏廿九日州司候許采前醴泉簿宋宦尉蔡
仲融進士鄭相邠人王玠仝拜
陵下

僕罡果約降而索一子爲質仲武卽遣子錫往河
橋亦成仲武帥師渡河挈與歸置掩其功仲武亦
不自言徹宗遣使持璲至邊賜獲王者訪得仲武
召對帝勞之問幾子曰九人恐命以官錫閤門祇
候此題劉錫字禹圭以宣和癸卯三月謁陵疑卽
其人癸卯是宣和五年又宋敻一人見宋詩紀事
成都人崇寧進士而不言官位此題在宣和五年
云按部再至是已顯仕矣不知卽其人否又金史
一人胥謙附見忠義馬慶祥傳元光元年十一月
聞元將萌古不花將攻鳳翔行省檄慶祥與治中
胥謙分道清野遇大兵遮其歸路慶祥不屈而死
胥謙及其子嗣亭亦不屈死謙贈輔國上將軍彰
化軍節度使此題稱刺史與史稱治中小異然與
定五年之明年卽改元元光當卽其人

靜應廟記

碑連額高五尺一寸三分廣四尺二寸
十八行行二十字行書額正書在耀州

耀州五臺山靜應廟記

朝奉郎知軍州事賜緋魚袋借紫王允中記

宣德郎充陝西路提舉學事司管句文字東長孺書

崇寧二年春三月丁亥允中始涖郡事適境內經時不
雨雩禜祈禳遍無應者乃考圖經訪諸靈蹟郡城之東
五里有五臺山孫眞人祠實舊隱也以美利在民廟食
久矣丙申躬率僚吏禱焉卽獲甘雨三尺合境告足自
是每禱則昭答如響爰請褒崇賜額靜應秋九月丙申
賚　勅以告屬亢陽有請里民奔輳祠下踵未及旋
已復霈然剡章載上錫號妙應嘗召華原令張勮尉李
倚諭之曰祭有五義凡施法定國勤事與夫禦災捍患
皆得祀之列眞人生不屈于世以保其素死能福斯民
以食其土而祠宇卑陋僅庇風雨非所以上副　朝
廷褒大旌顯之意下副邦人祈報敬事之誠勮倚聞之

趨走赴功鳩材庀工三年春三月經始踰月告成於是
棟宇之制始稱其嘉號眞人諱思邈清風高節與夫靈
異變化之迹具載傳記而盛德茂功又已著於　訓
詞茲不復紀九月二十日

朝奉郎通判軍州事賜緋魚袋于巽立石

靜應廟勅告

碑連額高八尺三寸廣三尺七寸作兩截書上十九
行行九字下十八行行十八字連額並正書在耀州

咸德軍五臺山靜應廟額勅并加號妙應眞人告詞

尙書省牒耀州靜應廟禮部狀近承都省付下陝府西

路轉運司奏據耀州申契勘孫思邈本華原人祈禳靡有不應乞賜一廟額本司保明是實給下太常寺看詳據本寺狀檢准令節文諸神祠應旌封者先賜額今依條欲擬靜應廟爲額本部欲依太常寺擬到前項事理施行伏候指揮牒奉

勅宜賜靜應廟爲額牒至准

勅故牒崇寧二年八月二十一日牒　右正議大夫守右丞失　左銀青光祿大夫守左僕射

勅耀州華原縣五臺孫眞人山川勝境仙聖所居其盛德茂功顯聞于世者朕必秩而祀之惟眞人生於有唐見謂隱逸應物之迹具載史官廟食華原時迺鄉縣祈禳休覞美利在民肆加褒崇特建榮號尚其歆懌永福此邦可特封妙應眞人　中書令闕　中書侍郎臣趙挺之宣奉　中書舍人臣慕容彥逢行奉　勅如右牒到奉行　侍中闕　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京

門下侍郎將　給事中時中崇寧三年二月二十九日尺時都事康繼隆受　左司員外郎方會付吏部　尚書令闕　尚書右丞居厚　尚書左僕射京尚書右僕射闕　吏部尚書執中　吏部侍郎洵仁　告妙應眞人奉　勅如右符到奉行主事李孝

蔡郎中矜令史李遵書令史張應三月五日下十月八日將仕郎美原縣尉兼主簿臣王忠書朝奉郎通判軍州事賜緋魚袋臣于毖同立石朝奉郎知軍州事飛騎尉借紫臣王允中立石　臣劉源刊

中有中書侍郎趙挺之又有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京蔡京也門下侍郎將許將也尚書右丞居厚失居厚也吏部尚書執中何執中也吏部侍郎洵仁鄧洵仁也

石記

逍遙栖禪寺詩刻

石高一尺八寸廣一尺二寸八行行十四字正書在鄠縣

題逍遙栖禪寺

朝奉郎通判軍府事唐遵

圭峯大士翻經處雅俗今猶說草堂十頃筠簟環殿閣百年松檜老風霜臨溪洗鉢憐僧野卷施搜山意盜藏時因捕試取禪詮滌吾慮蕭然心地頓清涼

崇寧甲申冬至前二日

藤湖縣學記

碑高八尺二寸六分廣五尺一寸四分二十一行每行字數不等行書在藤湖縣

太平州藤湖縣新學記

禮部尚書黃裳撰

無爲守米芾書

崇寧元年仲秋　天子思欲推廣　神宗皇帝三舍造士之法　詔講議司條具以聞本司奏言先王之時比閭族黨之間莫不有學所以明人倫厚風口及其成也無思犯禮莫不好德伏請縣邑皆得以置學越十月承議郎知無湖縣林修奉　詔從事前此所建適如　詔旨第率閭里子弟來就教育推布教條考察如法將拜口郡學而使口口有以貢焉乃其職也鄉教之設黨有庠庠者養也以主乎造士遂有序序者射也以主乎口士兼口口口而有之學也

此學之名所以施於國歟黨領五族之衆先口之政已能口有相保之智相口口相葬之礼相救之義教而化之猶以爲未也中有庠焉則口其德而成就之也遂領五縣之衆有州民之仁足以相賙有鄉民之恩文足以相往來五常之善於是乎備矣中有序焉則觀其德而選取之也自黨遂之教廢庠序不設約束之規既以疎漏修學之士多口口闕不及前古遠甚然而今之州古之國也縣邑皆得以置學其猶黨遂之有庠序序歟昔時大夫富其民有口口其民有政養育有道考察有法升移有序故其造士道德同宗本末相應未口口焉

方今　朝廷推行三舍考察之制凡目甚悉必得爲宰者運量乎其中而使士之有口於口者有所資有累於事者有所代積漸涵養覩成論升出於優游而不迫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校之意庶幾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其口口存乎口口而已此正　天子有望於郡邑者也令君其勉哉

翰林張士亨摹刊

米老學記乃字字有體勢亦鮮敗筆米書中之可貴者其原碑海內之存否不可知大抵爲僞墨跡者必自舊搨本中摹出則雖屢經翻刻固尚有典刑也　林璽

快事

右無湖縣學記米元章書自署無爲守而不列官與它碑式異宋史元章傳稱年四十九卒而蔡肇撰墓誌云年五十七卒於淮陽郡齋其文互異予按元章跋晉謝安眞蹟帖云余生年辛卯又有辛卯米芾四字小印則以仁宗皇祐三年生至哲宗元符三年己卯已四十九年矣如史所云即不及徽宗朝而元章却在徽廟時始以上書顯其知無爲軍當在崇寧三年明年始擢禮部員外郎再出知淮陽而歿於官則墓誌云五十七者爲不誤蓋其卒以大觀元年歲在

丁亥爰書此以糾史之謬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碑云崇寧元年仲秋天子思欲推廣神宗皇帝三舍造士之法詔講議司條具以聞本司奏請縣邑皆得以置學越十月承議郎知蕪湖縣事林修奉詔從事云云宋史選舉志元豐二年頒學令太學置八十齋 史作入齋各五楹容三十人外舍生二千人內舍生三百人上舍生百人月一私試歲一公試補內舍生間歲一公試補上舍生殿封謄錄如貢舉法而上舍試則學官不預考校公試外舍生人第一第二等升內舍入優平一等升上舍第一第二等升上舍分三等此神宗三舍造士之法本行於太學者也崇寧元年宰臣請天下州縣並置學州置教授二員縣亦置小學縣學生選考升諸州學州學生每三年貢太學至則附試別立號考分三等入上等補上舍入中等補下等上舍入下等補內舍餘俱外舍此崇寧元年推廣三舍造士之法及縣邑置學之緣起也此碑撰者黃裳傳有字文叔者隆慶府普城人係乾道五年進士非此黃裳碑不署建立年月潛研跋謂米芾知無爲當在崇寧三年則立碑亦在其時矣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四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宋二十二

元祐黨籍碑

碑有二本一是褒本正書隸額有饒歙在靜江府一碑高六尺廣三尺一寸五分行字多寡不等正書額題元祐黨籍碑五字亦正書後有沈跋在融縣

皇帝嗣位之五年旌別淑慝明信賞刑黜元祐害政之臣靡有佚罰乃命有司夷考罪狀第其首惡與其附麗者以聞得三百九人

皇帝書而刊之石道於文德殿門之東壁永爲萬世臣子之戒又

詔臣京書之將以頒之天下臣竊惟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四　宋二十二　一

制揚功彰善瘅惡以昭先烈臣敢不對揚

休命仰承

陛下仁聖英武遵

陛下孝悌繼述之志司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臣蔡京謹書

元祐姦黨

文臣

曾任宰臣執政官

司馬光故　文彥博故　呂公著故　呂大防故

劉摯故　范純仁故　韓忠彥故　曾布　梁燾故

王巖叟故　蘇轍　王存故　鄭雍故　傅堯俞故

趙瞻故　韓維故　孫固故

愈故　李清臣故　劉奉世　苟

佃故　黃履故　張商英　蔣之奇故

曾任待制以上官

蘇軾故　劉安世　范祖禹故

故　趙君錫故　馬默故　孔武仲故

吳安持故　錢勰故　李之純故

于伉故　趙彥若故　趙卨故

故　李周故　王汾故　韓川故

呂希純　曾肇　王覿　范純粹　呂陶　王古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四　宋二十二　二

豐稷　張舜民　張問故　楊畏

亡　謝文瓘　岑象求故　周鼎　徐勣　路昌衡

故　董敦逸故　上官均　葉濤故　郭知章　楊

康國　龔原　朱紱　葉祖洽　朱師服

餘官

秦觀故　黃庭堅　晁補之　張耒　吳安詩　歐

陽棐　劉唐老　王鞏　呂希哲　杜純故　張保

源　孔平仲　故據宋史新編及續資治通鑑此下接湯鵬等四十八人故饒本褒誤作冤宋史新編亦誤作寃陷沈本改正　馮百藥沈本及新編馬謀作洪　衡鈞　袞公適

孫琮　范柔中　鄧考甫　王察　趙淑　封覺民

故　胡端修　李傑　李貴　趙令畤　郭執中
石芳　金極　高公應　安信之　張集　黃策
吳安邁　周永徽　高漸　張夙故　鮮于綽　呂
諒卿　王貫　朱紘　吳朋故　梁安國　王古
蘇迥　檀固　何大受　王箴　鹿敏求　江公望
曾紆　高士育　鄧忠臣故　种師極　韓治
都貺　秦希甫　錢景祥　周綍　何大正　呂彥
祖　梁寬　沈千　曹與宗　羅鼎臣　劉勃　王

拯　黃安期　陳師錫　于肇　黃遷　万俟正沈本作莫俟正統本及新編俱作莫俟皆誤今據續資治通鑑崇寧五年正月庚戌選人呂亮卿等注內改正　許尭輔　楊朏
胡艮　梅君俞　寇宗顏　張居　李脩　逢純
黜故　高遵恪　續通鑑作遵恪今依元本　黃才　曾盥　侯顧道新編作侯顧　周遵道　林膚　葛繯故　朱壽岳　王公彥
王交　張溥　許安修　劉吉甫　胡潛　董祥
楊瓌寶　新編作瓌寶　倪直孺　蔣津　王守　鄧允中
沈本及新編俱作元中　梁俊民　王陽　新編及續通鑑此下接張裕　陸表民　葉
世英　張裕　謝潛　陳唐　劉經國故　湯碱故
司馬康故　宋保國故　黃隱　畢仲游　常安

民　汪衍　余奕　鄭俠　常立　程頤　唐義問
故　余卞　李格非　陳瓘　任伯雨　張庭堅

馬涓　孫謂故　陳郛　朱光裔　蘇嘉　龔夬
史　王回故　呂希績故　吳儔故　歐陽中立故
尹材故　葉伸故　李茂直　吳處厚故　李積
中　商倚故　陳祐　虞防　李祉　李深　李之
儀　范正平　曹荔　楊琳　蘇晒　葛茂宗　劉
謂　柴袞　洪羽　趙天佐新編作天佑　李新　扈充故
續通鑑作扈充　張恕　陳并　洪芻　周鍔新編及續通鑑俱作諤　蕭
刓　趙越新編作鉞　滕友　江洵　方适續通鑑作方括　許端
卿　李昭玘　向紳續通鑑作向訒　陳察　鍾正甫　高茂
華　楊彥瑋　廖正一　李夷行　彭醇　梁士能

武臣

張巽　李備故　王獻可故　胡田　馬詥　王履
趙希夷　任潛　郭子旂　錢盛　趙希德　王
長民　李永故新編作李冰　王庭臣　吉師雄　李愚
吳休復故　崔昌符　潘滋　高士權　李嘉亮
李琥續通鑑作子玹　劉延肇　姚雉　李基

內臣

梁惟簡故　陳衍故　張士良　梁知新故　李偉
譚展　贇鉞　趙約　黃卿從續通鑑作王卿無從字　馮說
曾懿　蘇舜民　楊偁　梁彌　陳恂　張茂則故

張琳　裴彥臣　李倜故　閻守懃　王紱　李穆　蔡克明　王化基　王道　鄧世昌　鄭居簡　張祐（續通鑑作張祜）　王化臣（沈本無據饒本增）　為臣不忠曾任宰臣　王珪（饒本無據沈本增）　章惇　元祐黨議　口其當者所謂公論天地並存日月並明亘億萬年　矛盾馳互此脉終不可亂欲勢力變置之有是哉　徽宗固隨　高宗亦繼　昭雪觀國史謂　實錄及　論公家傳等書大氐有攷慶元戊午備末口口林

始獲識　左丞梁公之曾孫府鈐轄律愛其有前輩　風度相與光曜暇日從容及籍中名氏因謂欲刻諸　石便報傳夫前此一時之屈而後此萬世之伸其所　得孰多然惟是焉計淺之為丈夫耳非所施於昔賢　特碑苟無恙彼小人者有所口惠其于蠹君子本以　利己浮說定罪惡口位而至於我生遺家魁死貽鬼　誅蓋至口其邪心要少炙明斯舉也似不無補歲九　月旦吉川饒祖堯敬跋　鐫于龍口巖刊者王俊

元祐所立姦黨碑以司馬溫公為首一旦為雷所霹　張山人有詩昨夜風雷起擊碎奸黨碑若問張山人

元祐黨籍碑一卷蔡京元長所書也崇寧初京在相　府追憾元祐諸賢乃籍司馬光以下三百九人指為　奸黨請徽宗書而刻之又自書頒於天下俾各刻石　以示後世京之意蓋欲汚衊諸賢使其子孫亦有餘　辱也抑豈知公論之在人心者終不可泯至於摩挲　遺刻歷數姓名粲然若繁星之麗天雖其子孫亦以　祖父得與涑水伊川聯名為榮曾不以為辱也嗚呼　愛憎之私果何以掩是非之公邪京可謂謬用其心　矣碑之所列德業無聞者居多然賴此碑之存而天

下後世知其為君子之黨是則京之詆之乃所以譽　之也歐陽子有言彼讒人之致力乃借譽而揄揚益　不信哉雪川沈啸以其祖干名在黨籍懼久而磨滅　特取家藏揚本重刻於石行人司副姑蘇周君得此　卷出以示余瞻仰之餘肅然起敬因識於下方嗚呼　世之惡直醜正髣髴於京者覽此碑尚亦自省哉盱　江何喬新識（楸邨文集）

此碑自端國五年毀碎遂稀傳本今獲見之猶欽寶　篆矣當毀碑時蔡京厲聲曰碑可毀名不可滅嗟乎　烏知後人之欲不毀之更甚於京乎諸賢自涑水創

山數十公外凡二百餘人史無傳者不賴此碑何由知其姓氏哉故此擇福之道莫大乎與君子同禍小人之謀無往不復君子也石工安民乞免著名今披此籍諸賢位中赫然有安民在倪元路歟

元祐黨籍徽宗書之立石端禮門其初九十八人爾既而蔡京復大書須郡縣以上書人及已所不喜者附麗添入黨作附麗人添入凡三百九人碑稱皇帝嗣位之五年蓋崇寧四年也是時籍中曾任宰臣執政者十無一存曾任待制及餘官亦已零落過半亡者毀其繪像及所著書奪其墳寺存者定爲邪等降責編管荒徼

禁不得同州住其子弟亦不得詣闕下小人之快意未有甚于斯時者矣豈復有所忌憚乎其後張網看詳謂王珪一名不合在籍自九十七人外益以上宮均岑象求江公望范柔中鄧考甫孫諤六人其一百三人皆係名德之臣許子孫陳乞恩例次數而襲顯正遂采三百九人之事跡成元祐黨籍列傳譜述一書凡一百卷蓋惟恐其闕然則小人之尼君子適以榮之士之自立宜審所擇矣京所書刊石滿天下惟桂林勒之崖壁故至今獨存碑後王珪章惇姓名漫漶者爲瀑泉所泐也

晁氏客語云紹聖初籍定元祐黨止數十人世以爲精選後乃汎濫人以得與爲榮而議者不以爲當也張文簡綱華陽集有紹興間進劄子云臣等看詳黨籍人姓名見于碑刻者有二本一本計九十八人一本三百九人內九十八人係崇寧初所定多得其眞其後蔡京再將上書人及已所不喜者附麗添入黨籍汎濫雜冗遂至三百九人看詳得九十八人內除王珪不合在籍自餘九十七人多是名德之臣所有三百九人除九十七人係前石刻所載其餘更有侍從上官均岑象求餘官江公望范柔中孫諤鄧考甫等六人名德亦顯然可見其計一百三人依得累降推恩指揮許子孫陳乞恩例云云宰臣文彥博執政梁燾等十六人待制以上蘇軾等三十五人餘官秦觀等三十九人以此攷之蔡京手定黨籍原有二本南渡合二本詳定爲三本王伯厚小學紺珠載三百九人乃京第二本襲頤正列傳譜述一百卷凡三百五人又不可詳者四人亦據第二本也今此碑列章惇李清臣張商英賈易楊畏張庭堅亦第二本未經南渡詳定者慮爲諸賢之玷故詳著之云

余同官黃州司馬于北滇成龍由粵西來贈余元祐

黨籍碑一本云碑在柳州之融縣乃黨人沈千曾孫
沈暐刻也暐跋云元祐黨籍蔡氏當國實爲之徽廟
遹悟乃詔黨人出籍高宗中興復加褒贈及錄其子
若孫公道愈明節義凜凜所謂詘于一時而信于萬
世矣其行實大槩則有國史在有公議在餘官第六
十三人洒暐之曾祖父也後復官終提點杭州集眞
觀牓奉政大夫暐幸託名節後敬以家藏碑本鐫諸
玉融之眞僊巖碑式凡三截上橫勒蔡京書題云
皇帝嗣位之五年証之於史實崇寧三年也徽宗紀
六月戊午詔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及上書邪等者合
爲一籍通三百九人刻石朝堂今碑悉與史合惟碑
所言皇帝書而刊之石置於文德殿之東壁崇寧元
祐及元符諸臣百二十人年籍元
御書刻石端禮門見本紀則史未嘗載上自書也史
摠計元祐元符而碑止題元祐黨籍較史微有異文
益固以元祐爲首惡而大書特書之與中載文臣內
分宰執侍從餘官又有武臣內臣並列其名次然碑
以司馬光居宰執第一而紀則首文彥博碑以內臣
張士良武臣王獻可爲第三而史則悉列于首蓋爲
重定之次如此又書爲臣不忠曾任宰官二人王珪
章惇不與上諸官連案是事在三年二月己酉詔王
珪章惇別爲一籍如元祐黨今碑另行所書是也下

偶筆

書影云倪文正題元祐黨碑云云余凡兩見此碑各
不同碎碑之後宜無可揭當時令郡邑各建之或尚
有存者故其式弗一耳（筠廊偶筆）

元祐黨籍碑世所見者皆西粵重勒本是刻爲故相
梁公燾曾孫律所重勒而吉州饒祖堯跋之其中注
已故者六十餘人則西粵本所無也內臣之後另書
王珪之名而愆之曰爲臣不忠曾任宰執章悴亦與
西粵本不同王丞相雖具臣故不應與章同列當以
梁碑爲是也（鮚埼亭集）

載暐自記刻石始末爲臣子之勸嗚呼京之計欲出死力以沉錮幽埋此諸君子者今反借力而譽揚然則京之愚爲可悲而惜不早覺悟也（授堂金石跋）

按元祐姦黨姓名有二碑一立於崇寧元年之九月徽宗手書刻石置端禮門凡百有二十人首文彥博明年九月臣僚請頒端禮門石刻於外路州軍一立於三年之六月徽宗手書刻石置文德殿門之東壁凡三百九人首司馬光又命蔡京書大碑頒之天下此在長編及宋紀具有明文京所書者乃三百九人非百二十人也而陳桱通鑑續編於崇寧二年大書

云頒蔡京所書元祐姦黨碑刻石於州縣三年則但云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刻石於朝堂反不及蔡京書碑事薛應旂王宗沐皆因之何其謬也（畢沅續資治通鑑攷異）

右元祐黨籍碑徽宗朝元有兩本崇寧元年九月己亥御書刻石於端禮門者此初本也三年六月戊午重定一籍通三百九人御書刊石置文德殿門東壁又詔蔡京書頒之州縣令皆刻石此再刻本也五年正月以星變除毀朝堂石刻如外處有石刻亦令除毀而元刻無有存者今世所傳乃南宋人所翻三百九人之本一在靜江府有慶元戊午饒祖堯跋一在

融州有嘉定辛未沈暐跋饒本字畫較大於諸臣身故者名下注一故字與沈本異沈本末一行爲臣不忠曾任宰臣王珪章惇兩人饒本有惇無珪饒本內臣有王化臣一人沈本無之袞公適饒本誤袞爲兗馮百藥沈本誤馮爲洪龔夫饒誤作史饒本額元祐黨籍四字八分書沈本額元祐黨籍碑五字正書按崇寧詔書三百九人以兩碑所列姓名數之皆闕其一當於饒本增入王珪一人沈本增王化臣一人乃得其實餘官內湯鵬以下四十八人當移於衡鈞之前則兩本皆誤當依宋史新編正之子嘗讀新定續志知淳安縣學亦有元祐黨籍碑縣尉司馬遂所刊不審今尚存否夫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也而姦臣欲以紹述之說奪之紹述爲孝則更改爲姦人主聽之亦若近理雖然忠孝者一家之私也是非者萬世之公也文武之子孫以紹述爲孝幽厲之子孫亦可以紹述爲孝乎神宗所用之人所黜之法海內皆以爲非獨其臣子是之又以議論之不能勝而假威力以勝之而人心終不服也人主之權能行於一時不能行於萬世讀黨籍之碑崇寧君臣幾大快於心矣竟知人心所不祐向以入此籍爲辱

者後且以不得與此籍爲恥矣若夫曾布張商英權
畏之翻覆無特操者蔡京雖抑之而後世終不能揚
之此又出乎其人之能自立而非可僥倖以取名也

滑研堂金
石文跋尾

元祐黨籍碑姓名攷

文臣曾任宰臣執政官

司馬光　故史傳字君實陝州夏縣人神宗朝累加資政殿學士居洛陽十
五年帝崩赴闕臨蓋爲門下侍郎元祐元年九月薨贈太師温
國公謚文正紹聖初御史周秩首論光誣謗先帝章惇蔡京請毀冢斲棺帝不
許乃令奪贈謚惇言不已追貶清遠軍節度副使又貶崖州司戶參軍徽宗立
復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復降正議大夫京撰姦黨碑令郡國皆刻石長安石工
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
今詆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
故史傳字堯夫仲淹次子元祐中累拜右僕射兼門下侍郎贈太師温國公謚
知潁昌府徙陳州既而呂大防等竄嶺表紹聖初章惇秉政追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徽宗即位即日授光祿卿分
司南京鄧州居住道除右正議大夫提舉崇福宮不數月以觀文殿大學士充
中太一宮使紹聖四年二月薨贈太師申國公謚忠宣　通鑑輯覽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
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宣　會肇撰范文正公諫除給事中時哲宗宣仁太后共政司馬温
公入相首改差役法公聞之謂人曰此事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爲民病且宰
相職在求人變法非所先也還朝力爲温公言之温公有所建請公復言宰相
當虛心以延眾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紹述得乘閒迎合而正士將卷
懷退避公與温公雖同志及臨事有所矯正類如此　鄧氏聞見錄元祐三年
有吳處厚者以蔡確謫安州車蓋亭詩來上以爲謗訕宣仁太后得之怒曰蔡
確以吾比武后當重誅呂汲公爲乙相不敢言忠宣乞薄確罪不從初議貶確
新州忠宣謂汲公曰此路荊棘已七八十年吾輩開之恐不自免汲公又不敢
言忠宣因乞罷政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范純仁謫武安軍節度副使安置于
循新喬化永五州純仁時因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謂近名純仁曰七十之
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之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
無爲善之路矣諸子欲以與司馬光議役法不同爲諸葉得免行純仁曰吾用
君實薦以致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生不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止　韓忠彥　史傳字師
朴琦子元祐中累知眞定府移定州坐棄地降資政殿學士改知大名府徽宗即位以吏部尚書召拜門下侍郎論進用大防亦自求去位帝亟從之詔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潁昌府後

氏聞見錄公既改新法或謂公曰元豐舊臣如章惇呂惠卿輩皆小人他日有
以父子之義間上則朋黨之禍作矣不可不懼公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
故史傳字寬夫汾州介休人神宗朝累拜太尉講老
以太師致仕居洛陽元祐初司馬光薦彥博宿德

職知隨州明年又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徽宗即位即日授光祿卿分
司南京鄧州居住道除右正議大夫提舉崇福宮不數月以觀文殿大學士充
中太一宮使純仁乞歸許養疾建中靖國改元元旦受家人賀明日熟寐而卒
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宣　通鑑輯覽貶武安軍節度副使安置于循新喬
化永五州　會肇撰范文正公諫除給事中時哲宗宣仁太后共政司馬温
公入相首改差役法公聞之謂人曰此事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爲民病且宰
相職在求人變法非所先也還朝力爲温公言之温公有所建請公復言宰相
當虛心以延眾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紹述得乘閒迎合而正士將卷
懷退避公與温公雖同志及臨事有所矯正類如此　鄧氏聞見錄元祐三年
有吳處厚者以蔡確謫安州車蓋亭詩來上以爲謗訕宣仁太后得之怒曰蔡
確以吾比武后當重誅呂汲公爲乙相不敢言忠宣乞薄確罪不從初議貶確
新州忠宣謂汲公曰此路荊棘已七八十年吾輩開之恐不自免汲公又不敢
言忠宣因乞罷政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范純仁謫武安軍節度副使安置于
循新喬化永五州純仁時因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謂近名純仁曰七十之
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之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
無爲善之路矣諸子欲以與司馬光議役法不同爲諸葉得免行純仁曰吾用
君實薦以致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生不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止　韓忠彥　史傳字師
朴琦子元祐中累知眞定府移定州坐棄地降資政殿學士改知大名府徽宗即位以吏部尚書召拜門下侍郎論進用大防亦自求去位帝亟從之詔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潁昌府後

兼門下侍郎封譙國公而曾布爲右相多不協言事者助布排忠彥以觀文殿大學士知大名府又以欽聖欲復殿后爲忠彥在相位不應棄湟州謫崇信軍節度副使徙潤州居住逮復湟部謫磁州團練副使復大中大夫致仕卒　通鑑輯覽崇寧元年五月忠彥爲相與曾布不協左司諫吳材右正言王能甫附布論忠彥變神考之法度逐神考之人才遂龍知大名府　曾布　字子宣南豐人紹聖初拜同知樞密院事布贊停紹述甚力請甄賞元祐臣庶論更役法不便者以勸故言停遂興大獄陷正人流貶銷廢略無虛日布多陰揣之後宗立拜布右僕射明年改元建中靖國獨當國頗進紹述之說明年又改元崇寧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潤州坐贓賄落職提舉太清宮太平州居住又降司農卿分司南京又責散官衡州安置又以棄湟州別駕又責廉州別駕又以太子少傅致仕再貶均州安置　孫固　故史傳字子宣南京人舉進士甲科仕至太常少卿元祐初爲寺丞同三司鞫曰溫靖緒鄭時奪遺澤元符末上書訟其冤追復舊官　通鑑輯覽元祐元年閏六月曾布免布與蔡京素有隙故　史傳字子功鎮兄鎛之子元祐中累遷中書舍人出知河南府後累官朝議大夫致仕卒　胡宗愈　故史附胡宿傳宿從子宗愈舉進士甲科仕至尚書左丞封許國公謚正簡　梁燾　故史傳字況之鄆州須城人紹聖初爲右正言論蔡京蔡卞章惇曾布安燾韓忠彥等十餘人姦狀不可勝數又論呂惠卿王安禮蹇周輔等罪惡乞正典刑以謝天下又論元祐大臣不當追貶及紹聖以來用事之臣不當復收敘又論元祐初政不當盡變熙寧法度又論宣仁聖烈皇后不當誣以垂簾之事又論神宗不當以子繼父又論哲宗不當以臣繼君又論陛下不當以臣繼母又論陛下不當以臣繼兄又論陛下不當以臣繼祖凡十事皆切中時病疏入不報　王巖叟　故史傳字彥霖大名清平人元祐六年拜樞密直學士簽書院事宰相劉摯爲御史鄭雍所擊巖叟連上疏論救摯去位御史遂指爲黨罷爲端明殿學士知鄭州明年徙河陽數月卒贈左正議大夫紹聖初追貶雷州別駕雷州安置徽宗即位徙永州岳州已而復大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大觀元年卒于潤州後贈觀文殿學士金紫光祿大夫　通鑑輯覽崇寧元年閏六月曾布免布與蔡京素有隙故　史傳字子宣南京人舉進士甲科仕至尚書左丞紹聖初爲右正言論

純禮史傳字履夷仲淹第三子徽宗立累擢尚書右丞坐誣罷爲端明學士知潁昌府提舉崇福宮崇寧中啓黨禁貶試少府監分司南京又貶靜江軍節度副使徐州安置徙舉州五年復左朝議大夫提舉鴻慶宮卒　遲鑑

初累使河北江西淮南哲宗親政召爲右正言左司諫商英積憾元祐大臣不用已極力攻之惇疏交惡商英欲助惇求所以傾竦者哲宗不直商英徙左司員外郎既與漸交關事皆露貴監江盧酒起知洪州累遷中書舍人謝表歷詆元祐諸賢崇寧四年出爲河北御轉運使降知隨州崇寧初爲吏部刑部侍郎朝休學士蔡京牢相商英雅與之善薛拜尚書左丞復與京議改不合商英知鄂州京復相以散官安置歸陝府既抵京罷知亳州入元祐籍京復相以散官安置歸陝二州大觀四年京再遷起知杭州過闕陛爲資政殿學士拜尚書右僕射坐力排蔡攸遂故官職宜和三年卒贈少保紹興中賜益文忠　薛昂

右丞未踰年求去卒　東都事畧黃裳悼排擊元祐之臣時議嫉之後以復后事追貶郴州團練副使　宏簡錄黃

言事罷知亳州徽宗立召爲資政殿學士復拜尚書右丞坐

州數月卒追復　資政殿學士　黃履　故史傳字

右丞未踰年求去卒　東都事畧黃裳悼排擊元祐之臣時議嫉之後以復后事追貶郴州團練副使　宏簡錄黃

言事罷知亳州徽宗立召爲資政殿學士復拜尚書右丞坐

州數月卒追復　資政殿學士　黃履　故史傳字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四　宋二十二　十七

初累使河北江西淮南哲宗親政召爲右正言左司諫商英積憾元祐大臣不用已極力攻之惇疏交惡商英欲助惇求所以傾竦者哲宗不直商英徙左司員外郎既與漸交關事皆露貴監江盧酒起知洪州累遷中書舍人謝表歷詆元祐諸賢崇寧四年出爲河北御轉運使降知隨州崇寧初爲吏部刑部侍郎朝休學士蔡京牢相商英雅與之善薛拜尚書左丞復與京議改不合商英知鄂州京復相以散官安置歸陝府既抵京罷知亳州入元祐籍京復相以散官安置歸陝二州大觀四年京再遷起知杭州過闕陛爲資政殿學士拜尚書右僕射坐力排蔡攸遂故官職宜和三年卒贈少保紹興中賜益文忠　薛昂

樂鴻慶宮紹聖時坐附司馬光致仕卒紹興中以其子純請贈開府儀同三司加贈太保

仲　故史附文仲傳文仲弟字常父元祐中累以寶文閣待制知洪州徙宣州通鑑輯覽紹聖四年馬默單州居住

孔武仲　故史附文仲傳字經父臨江新喻人元祐初哲宗召爲中書舍人坐元祐黨奪職居池州元符末追復之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孔武仲池州居住

孔文仲　故史附文仲傳字常父元祐中累以寶文閣待制知洪州徙宣州追貶梅州別駕元符末復其官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孔文仲追貶別駕

錢勰　故史附錢惟演傳惟演從孫字穆父哲宗時翰林缺學士帝以命勰仍兼侍讀惇極排詆謝全臺攻之不已罷知池州卒元祐時爲都水使者中累改工部尚書紹聖中劉拯符末追復龍圖閣學士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趙勃其阿附蘇轍出知單州卒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孔文仲追奪官秩按之純弟之儀字端叔則端明以訛字莘老高郵人哲宗即位累擢御史中丞以疾請罷除龍圖閣學士提舉舒州靈仙觀卒紹聖中以覽爲元祐黨奪職追兩官徽宗即位復官職

李之純　故史附吳安持傳字端伯滄州無棣人元祐中累改工部尚書紹聖中劉拯符末追復龍圖閣學士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孔文仲追貶別駕

吳安持　故史附吳充傳充次子元祐時爲都水使者

孫覺　故史附孫洙傳洙子字莘老高郵人哲宗即位累擢御史中丞以疾請罷除龍圖閣學士提舉舒州靈仙觀卒紹聖中以覽爲元祐黨奪職追兩官徽宗即位復官職

鮮于侁　故史附鮮于侁傳字子駿閬州人哲宗立召爲太常少卿在職三月以疾求去除集賢殿修撰知陳州卒　東都事略紹聖間以侁爲元祐黨籍云

黃削　左諫議大夫集賢殿修撰吳遜與黨籍云

趙彥若　故史附趙師民傳師民子試中書舍人

趙卨　故史附趙抃傳字公才邛州依政人元祐五年拜端明殿學士遷大中大夫卒贈右光祿大夫紹聖四年以禹與元祐棄地諸係其名於黨籍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趙卨追奪官秩

王欽臣　故史附王洙傳洙子字仲至元祐中累改集賢殿修撰知和州徙饒州提舉太平觀徽宗立復待制知成德軍卒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王欽臣信州居住

王覿　史傳字明叔泰州如皋人哲宗立擢右正言進右司諫覿在言路欲深破朋黨之說朱光庭疑其不然遂起洛蜀二黨覿言甚之辭不過失輕重之體耳若悉放同異深究嫌疑則兩岐遂分黨論滋熾夫學士命詞失指其事尚小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大患也帝深然之尋改右諫議大夫出知潤州蘇州徙江淮發運使入拜刑戶二部侍郎紹聖初猶思張商英又劾之削職知虔州永興軍過闕陛辭爲工部侍郎遷御史中丞改翰林學士知潤州徙海州初知成都府徙河陽貶少府少監分司南京又貶鼎州團練副使凌宗邠仕還故職知永興軍過闕陛辭爲工部侍郎遷御史中丞改翰林學士知潤州徙海州罷七管太平觀安置歸江南覿持正論始終再罹譴逐不少變無疾卒紹興初追復龍圖閣學士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李周追貶賀州別駕後復舊職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孫升峽州安置卒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孫升峽州團練副使汀州安置卒

范純粹　史附范仲淹傳仲淹第四子字德孺元祐中除寶文閣待制出知鄧州紹聖初坐元祐棄地事降直龍圖閣明年復以寶文閣待制知熙州徙永興軍錄以言者落職知金州提舉鴻慶宮又責常州別駕鄧州安置卒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范純粹均州居住

韓川　故史傳字子莘開封雍丘人初以龍圖閣學士知不得擅入都會赦復須祠久之以右文殿修撰提舉太清宮累遷中大夫知鄆州卒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韓川隨州居住

顧臨　故史傳字子敦合肥人初以龍圖閣學士知待制致仕卒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顧臨徙宿州居住

貢易　史傳字明叔無爲人元祐中累加直祕閣元符累遷保靜軍行軍司馬卒紹興中以其子純請贈開府儀同三司加贈太保

仲　故史附文仲傳文仲弟字常父元祐中累以寶文閣待制知洪州徙宣州坐元祐黨奪職居池州元符末追復之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馬默單州居住

孔文仲　故史附文仲傳字經父臨江新喻人元祐初哲宗召爲中書舍人三年同知貢舉先有寒疾及是晝夜不廢職疾甚卒後追貶別駕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孔文仲追貶別駕

錢勰　故史附錢惟演傳惟演從孫字穆父哲宗時翰林缺學士帝以命勰仍兼侍讀惇極排詆謝全臺攻之不已罷知池州卒元祐時爲都水使者中累改工部尚書紹聖中劉拯符末追復龍圖閣學士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孔文仲追貶別駕

李之純　故史附吳安持傳字端伯滄州無棣人元祐中累改工部尚書紹聖中劉拯符末追復龍圖閣學士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孔文仲追貶別駕

吳安持　故史附吳充傳充次子元祐時爲都水使者

孫覺　故史附孫洙傳洙子字莘老高郵人哲宗即位累擢御史中丞以疾請罷除龍圖閣學士提舉舒州靈仙觀卒紹聖中以覽爲元祐黨奪職追兩官徽宗即位復官職

鮮于侁　故史附鮮于侁傳字子駿閬州人哲宗立召爲太常少卿在職三月以疾求去除集賢殿修撰知陳州卒　東都事略紹聖間以侁爲元祐黨籍云

黃削　左諫議大夫集賢殿修撰吳遜與黨籍云

趙彥若　故史附趙抃傳字師民子試中書舍人

趙卨　故史附趙抃傳字公才邛州依政人元祐五年拜端明殿學士遷大中大夫卒贈右光祿大夫紹聖四年以禹與元祐棄地諸係其名於黨籍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趙卨追奪官秩

王欽臣　故史附王洙傳洙子字仲至元祐中累改集賢殿修撰知和州徙饒州提舉太平觀徽宗立復待制知成德軍卒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王欽臣信州居住

王覿　史傳字明叔泰州如皋人哲宗立擢右正言進右司諫覿在言路欲深破朋黨之說朱光庭疑其不然遂起洛蜀二黨覿言甚之辭不過失輕重之體耳若悉放同異深究嫌疑則兩岐遂分黨論滋熾夫學士命詞失指其事尚小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大患也帝深然之尋改右諫議大夫出知潤州蘇州徙江淮發運使入拜刑戶二部侍郎紹聖初猶思張商英又劾之削職知虔州

集賢院學士知制誥河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食實封一百戶賜紫金魚袋臣王昶等奉勅撰

知樂安縣修撰知梓州致仕卒　通鑑續覽紹聖四年吕陶衛州居住

王古　史附江公望傳建中靖國元年御史中丞趙挺之與戶部尚書王古同知樂安古多所論事每不相合屢見於辭氣憤不平之心有待而發僅語有之挺之曰所不為而挺之安為之堂忠臣乎　續資治通鑑考異同

臣聞挺之與古論事每不相合屢見於辭氣憤不平之心有待而發僅語有之挺之曰所不為而挺之安為之堂忠臣乎　續資治通鑑考異同

時有兩王古其一官戶部尚書乃旦之曾孫在侍制以

上其一在餘官盛以元符上書列邪等得罪者其爵里未詳　**豐稷**　史傳

守相之明州鄞人元祐中舉知河南府加龍圖閣待制遷徙六州徽宗立以左

民　史傳字芸叟侯官州人哲宗初司馬光薦以館閣校勘進祕書少監累知陝

淳奇三州徽宗立擢龍圖閣待制知定州改河州坐元祐黨謫楚州團練

副使商州安置復集賢殿修撰卒紹興中追贈寶文閣

張舜　史傳字安其先遂寧徙洛陽累提點

廣學士　通鑑續覽崇寧二年正月張舜民安置商州

張問　故史傳字

騎人元祐初為祕書監給　昌言襄

事中累官正議大夫卒　**楊畏**　史傳字子安其先遂寧徙洛陽累提點

襄州路刑獄元祐初請祠歸洛恐得罪

司馬光稱其監德光卒復言其不知道呂大防劉摯為相用為工部員外郎擢

殿中侍御史助大防攻擊十事摯罷蘇頌為相畏復攻頌頌罷畏欲蘇轍為相

宣仁后召范純仁畏本附轍知轍不相復詆轍其傾危反覆如此遷

禮部侍郎卒章惇呂惠卿可大任廷試發策有紹述意考官第主元祐者居上

畏復考悉下之惇入相畏遣所親陰結之惇至徙畏吏部綽以寶文閣待制知

眞定府天下目為楊三變謂其進於元豐類於元祐遷於紹聖也紹聖號職知

州入元祐黨後知鄧州再謫主管崇禧觀政和中復集賢殿修撰知襄州移荊南提舉洞霄宮未

幾知鄧州再謫主管崇禧觀政和中復集賢殿修撰知襄州移荊南提舉洞霄宮未

鄒浩　史傳字志完常州晉陵人元祐中擢右正言蹇序辰看詳元祐章奏公肆

浩史傳字志完常州晉陵人元祐中擢右正言蹇序辰看詳元祐章奏公肆

詆欺輕重不平浩言初自但分兩等語及先帝并語言過差而已今所施

行混然莫辨願加省察章惇獨相浩所言每歸惇忌賢妒刻氏立浩上疏惇詆

其狂妄削官竄管新州徽宗立召還以寶文閣待制知江寧府徙杭越州蔡

京用事再責衡州別駕寧州徽宗立召還以寶文閣待制知江寧府徙杭越州蔡

位復待制贈寶文閣直學士賜謚忠　邵氏聞見錄田畫者字承君陽翟人故

揆密宜陳公姪也議論慷慨鄉浩志完教授潁昌與承君遊志完性懦得承君

遇事輒自激厲元符閒承君監京城門志完除言官既而朋黨之禍大起時事

日變更承君謝病歸陽翟田舍一日報立劉氏為皇后承君諸子曰志完不言

可以絕交矣又一日志完以書約承君會潁昌中塗承君亟往志完具言諫立

皇后時浩之言驗矣乃得罪留三日臨別志完出涕承君正責曰使志完隱默

官京師遇禦疾不汗五日死矣竟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乃別去建中靖國初

承君入為大宗正　**陳次升**　史傳字當時興化仙游人紹聖中為御史轉

累知淮陽軍卒　通鑑續覽紹聖四年吕陶衛州居住

守卞交惡之識南安軍徽宗立召為侍御史遷右諫議大夫崇寧初以寶文閣

待制知潁昌府降集賢殿修撰又除名徙建昌軍管循州政和中用赦恩復

朝散郎卒　通鑑輯覽崇寧二年正月陳次升貶監循州

岑象求　故史無傳宋史紀事字嚴起梓州人終寶文閣待制入黨籍全謫蔡文忠志載其遊定林院詩

謝文瓘　史傳字聖藻陳州人哲宗召對除祕書省正字考功右司員外

即徽宗擢起居舍人給事中崇寧元年出知漢州晏治蒲學坐元豐上疏論邵

武軍移處州帝披蒲籍曰朕究知文瓘本末命出籍以為集英殿修撰知濟州

卒

徐勣　史傳字元功寶州南陵人元豐末累諸王府記室參軍哲

宗未及用徽宗立擢貳文閣待制遷中書舍人時紹聖黨

與尚在朝人懷異意以沮新政帝謂勣為駁面詔與蔡京同校五朝寶訓勣固

辭奏京之惡引虛紀為詞遷給事中翰林學士勣與何執中偕事帝於王邸京

每曲意事之勣不少降師俄而遭憂京入輔執中亦預政摘勣行章惇詞以為

詆先烈服闋主管玉仙觀入黨籍起知江寧府言者復論為元祐奸朋罷歸大

觀三年知太平州加龍圖閣直學士留守南京除顯謨閣學士致仕卒

贈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　按大觀三年知太平州宏簡錄作二年

昌衡　故史傳字持政開封祥符人紹聖中以寶文閣待制知開封府累知

成都徽宗立貢司農少卿分司居鄧州明年起為滁州徙南京醞

守坐前上書事落職入黨籍

卒宣和五年贈龍圖閣學士

董敦逸　故史傳字夢授吉州永豐人元祐六年以監察御史出知臨

江軍紹聖初復除監察御史歷左司諫明年出

知興國軍徙江州徽宗即位累遷戶部侍郎卒

開封府擢官元祐中累改提點河北東路刑獄紹

外郎累知越州徽宗立入為祕書少監累知永興軍徙京兆府

籍奪職主管崇禧觀政和中復集賢院修撰

提舉洞霄宮久之復龍圖閣待制致仕卒

葉濤　故史傳字致遠處州龍

泉人紹聖初薦擢中

書舍人論安燾不宜加罪蔡京劾為黨罷知光州

燾書亦引為給事中以龍圖閣待制提舉崇禧觀

州龍泉人月薦累知和州徽宗立曾布用為工部

士言者論罷知鄧州旋入黨籍數年復顯謨閣直

上官均　史傳字深之處州遂昌人紹聖中累權工部侍郎出知潤

國　史無傳

龔原　史傳字深之處州遂昌人紹聖中累權工部侍郎出知潤

州徽宗初入為祕書監歷知處州陳瓘擊蔡京原與瓘善

或謂原實使之奪職居和州起為亳州命下而卒

陳氏曰祕書丞歷陽龔頤正養正撰嘗撰元祐黨籍譜得官韓氏用事時賜出

身入館頤正給事中原之曾孫也

朱紱　史無傳

葉祖洽　史傳字新龍邵武人紹聖

史部侍郎召改寶文閣待制知青州未赴布引為吏部侍郎布擬出知定州且

行大言於上徽宗怒其躁妄降集賢修撰提舉冲祐觀自是不復用久之知洪

鄧知章　史傳字明叔吉

楊康　史傳字子泰龍邵武人紹聖

中歷知洪州曾布用事以

州改亳州加徽猷閣直學士政和末年卒　朱師服　史無傳

餘官

秦觀　故史傳字少游揚州高郵人累兼國史院編修官紹聖初坐黨籍出通判杭州御史劉拯論其增損實錄貶監處州酒稅又以謫告寫佛書爲罪削秩徙郴州繼編管橫州居住　黃庭堅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秦觀橫州居住放還至藤州游華光亭卒　史傳字魯直洪州分寧人哲宗立累兼國史編修官紹聖初出知宣州改鄂州知太平州至九日罷主管玉隆觀除名編管宜州堅史傳字無咎濟州鉅野人進士第一元祐初累爲鄂州章惇蔡卞與其黨論實錄多誣貶涪州別駕黔州安置言者猶以處善地爲恤法遂移戎州徽宗即位起監鄂州稅籍寧國軍判官知舒州以吏部員外郎召皆辭不行丐郡知太平州至九日罷主管玉隆觀除名編管宜州三年徙永州未聞命而卒　晁補之　史傳字無咎濟州鉅野人進士第一元祐初累爲著作佐郎章惇當國出知齊州坐修神宗實錄失實降通判應天府亳州又貶監處信一州酒稅徽宗立復以著作召既至拜吏部員外郎召皆辭不行丐郡知太平州至九日罷主管玉隆觀除名編管宜州知河中府徙湖州密州果州遂主管鴻慶宮大觀末出黨籍　張耒　史傳字文潛通判應天府亳州又貶監黃州酒稅徽宗即位起監鄂州稅籍寧國軍判官知舒州以吏部員外郎禮部郎中兼國子編修實錄檢討官黨論起爲諫官管師仁所論出知潁州改汝州卒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晁補之謫監黃州酒稅徽宗立召爲秘書少監改起居舍人出知潁州改汝州卒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張耒謫監黃州酒稅徽宗即位起監鄂州稅籍寧國軍判官知舒州以吏潛楚州淮陰人紹聖初請郡以直龍圖閣知潤州坐黨籍徙宣州謫監黃州酒稅徙復州徽宗立起爲通判黃州歷知汝州崇寧初復坐黨籍落職主管明道宮未在領謝蘇軾訃爲舉哀行服告者以爲言遂貶房州別駕安置於黃五年得自便居陳州晚監南嶽廟主管崇福宮卒建炎初贈集英殿修撰

吳安詩　史附吳充傳充長子在元祐時爲諫官起居郎　通鑑輯覽吳安詩紹聖四年連州居住　歐陽棐　史附歐陽修傳修中子字叔弼元符末歷吏部右司二郎中以直祕閣知蔡州未幾坐黨籍廢十餘年卒　續資治通鑑元符元年十月詔祕閣校理權知潞州歐陽棐落職送吏部與合入差遣坐朋附元祐權臣每希進用也又曰歐陽棐朝見帝目之語曾布曰此元祐五鬼布曰亦聞有此名元祐附麗亦必有之治郡亦常才然棐歐陽修之子登進士第修于英宗定策之際最有功帝頗之　劉唐老　史附見陳瓘傳云瓘論張耒老等宜在朝廷云云　續資治通鑑紹聖四年十二月丁酉詔祕閣校理劉唐老落職監桂陽監稅務以唐老元祐姦黨故有是命　王革　史附王素傳素子長於詩從蘇軾游軾守滁州革往訪之與客游泗水登魁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軾待之於黃樓上謂革曰李太白死世無此樂三百年矣得罪羣亦竄資州數歲得還後歷宗正丞每除官輒爲言者所議故終不顯　宋詩紀事羣字定國華陽縣人文正公旦之孫工部尚書素之子嘗侍揚州坐與蘇軾遊論荔筠州鹽稅入黨籍　東坡詩集贈羣詩有云清詩草聖俱入妙別後訝我書連紙　呂希哲　史附呂公著傳公著長子字原明哲宗初爲崇政殿說書擢右司諫不拜紹聖黨論起御史劉拯論其進不由科第故不自科第以祕閣校理知曹州旋遭祟寧編管嶺外職知相州徙邢州不赴宮祠卒　宋簡錄希哲元祐間爲祕閣校理權知相州徙邢州不赴宮祠卒　史劉拯論其增損實錄貶監處州酒稅又以謫告寫史傳字原明呂公著長子哲宗立累兼國史編修官紹聖初出知宣州改右司累陝西轉運使還拜馮樞北祿卿權兵部侍郎以集賢院學士提舉崇福宮改修　張保源　史無傳　續資治通鑑元符元年十一月癸丑三省言撰神法度詔鞫除名勒停全州編管保源特勒停峽州居住　按保源字澄之兄草堂寺題名石刻字義甫用薦累給事中言者詆其元祐時附會鬻路濫設州坐前上書之故貴惠州別駕安置英州徽宗立召爲戶部郎中累延環慶論再起龍圖閣知定州景靈宮卒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孔平仲落職知衡州宏簡錄惠州別駕作思州　孔平仲　故史附文仲傳文仲弟四人史俱無傳　范柔中　史附見鄧考甫傳詳見下　續資治通鑑崇寧元年九月臣僚章疏姓名分正邪三等柔中名列邪上尤甚等末流之禍將不可勝言云云蔡京嫉之謂爲詆訕宗廟削籍開封府界河渠坐事去官元符末詔求直言孝甫年八十一上書云亂天下者新法也碑釋逐臣同類者五十三人其五十人得歸惟孝甫與范柔中封贈民獨否疑

金石萃編卷一百卅四　宋二十二　三四

卒于鄧　按碑作考甫史作孝甫據其字成之考有成義則碑當不誤續資治通鑑亦作考　王察　趙峋　二人史無傳

封覺民　故史附見鄧考甫傳詳前　胡端修　李傑　李賁　三人史無傳　宋詩紀事字德麟太祖次子燕王德昭元孫元祐中郡王同知行在大宗正事冕聞開府儀同三司　郭執中　石芳　金書籍州公事坐與蘇軾交通罰金入黨籍紹興初襲封安定

趙令畤　史無傳　續通鑑紹興三年七月甲子帝謂大臣曰元祐黨人固皆賢然其中亦有不賢者子昂順浩等曰豈能皆賢涂附曰若眞元祐黨人豈不賢但蔡京輩凡己之所惡欲終身斃之者必名之元祐之元祐之黨是以其中不免有小人帝曰若黃策之類是也脩曰黃策乃元符末上書狂直破罪始天下皆稱之如策比者無慮十餘人策不能固窮守節陷於非義其中亦有議論前後反覆姦惡狠戾蔽名其間如楊畏朱師服數人耳策以直祕閣通判嚴州受賕抵罪故帝及之　金極　高公應　安信之　張集　六人史無傳　黃策　史無傳　續通鑑紹興三年七月甲子帝謂大臣曰元祐黨人固皆賢然其中亦有不賢者子昂順浩等曰豈能皆賢涂附曰若眞元祐黨人豈不賢但蔡京輩凡己之所惡欲終身斃之者必名之元祐之元祐之黨是以其中不免有小人帝曰若黃策之類是也脩曰黃策乃元符末上書狂直破罪始天下皆稱之如策比者無慮十餘人策不能固窮守節陷於非義其中亦有議論前後反覆姦惡狠戾蔽名其間如楊畏朱師服數人耳策以直祕閣通判嚴州受賕抵罪故帝及之　吳安遜　周永徽　高漸　張夙　故四人史俱無傳　呂諒卿　王貫　朱紘　鮮于綽　史無傳　文獻通考綽信錄十卷皇朝鮮于綽大受撰　吳朋　故　梁安國

五人史俱無傳　王古　史無傳　清道諸引茅山志王古從宗時人茅山崇禧觀碑銘崇寧五年張商英撰朝散郎簽書榮州軍州事判官廳公事輕車都尉賜緋魚袋王古書、按碑有兩王古此所載書碑之王古與前王古歷官不同因附此備攷

固　何大受　王箴　鹿敏求　五人史俱無傳　江公望　史傳字民表睦州人建中靖國元年由太常博士拜左司諫出知淮陽軍未幾召爲左司員外郎以直龍圖閣知壽州禁京爲政縱售南安軍過赦還家卒建炎末與陳瓘同贈右諫議大夫　通鑑輯覽建中靖國元年六月龍左司諫江公望先是公望上疏言元祐人才皆出于熙豐培養之餘遭紹聖竄逐之後存者無幾陛下若立元祐爲名必有元豐紹聖爲之對有對則爭興爭興則黨後立矣疏入會蔡王府史以語言疑似成獄王上表待罪公望乞勿以無根之言加諸至親遂坐罷崇寧二年正月陷

以黨事安置南安軍　撫州府志字公袞一作公衮籍貶崇陵與賢眷直　江西詩徵曾紆自號空青先生有集　高士育　史無傳　故史無傳　宋詩紀事字謹思長沙人熙寧二年進士仕至考功郎坐元祐黨廢　范忠宣公文集補編覆忠宣公謚議鄧忠臣撰後附跋云按長沙鄧忠臣字慎思宋神宗朝擢爲秘書省校書郎知衡陽入爲南官舍人歷考功因覆誼忠宣公遂入黨籍出守

彭門改汝海以宮祠罷歸終于家後贈　曾紆　史無傳　汝種世衡直祕閣所居玉池峰自號玉池先生　种師極　史無傳　汝種世衡孫有師道師中疑師極亦世衡之諸孫也　韓治　史附韓琦子忠彥傳忠彥子徽宗時仕爲太僕少卿出知相州以疾丐祠　鄧貺　蔡希甫　錢景祥　周綍　何大正　呂彥祖　梁寬　七人史俱無傳　沈千　史無傳　台孫暐黨籍碑跋但云後復官終提點杭州集眞觀賜奉改大夫不詳其初所復何官　曹興宗　羅鼎臣　劉勃　王拯　黃安期　五人史俱無傳　陳師錫　史傳字伯脩建州建陽人徽宗立拜殿中侍御史歷知福鷹滑三州坐事貶通判温州徽宗立提點永興軍路刑獄蔡京用事人黨籍流落二十年政和末卒建炎四年賜諫議大夫　通鑑輯覽崇寧二年正月常安民陷黨事安置温州　邵氏聞見錄常安民長安人以鐫字爲業多收隋唐銘誌墨本亦能篆崇寧初蔡京蔡卞爲元祐黨籍刻石文德殿門又立於天下州縣長安府召安民安民辭曰乞不刻安民鐫字於碑恐後世併以爲罪　按長安安民之上加一常字遂目之爲常安民自有此誤治倪文正跋亦云石工安民乞免著名今披諸賢位中赫然有安民在是亦誤以常安民爲卽安民也　胡貝　梅君俞　寇宗顏　張居　李修　記人黨籍　逢純熙　故六人史俱無傳　高遵恪　史無傳　續資治通鑑作遵裕字公綽遵之孫也累貶郢州團練副使哲宗卽位復石屯衛將軍主管中嶽廟卒贈永州團練使紹聖中崇贈奉國軍節度觀察留後　黃才　曹盥　侯顧道　周遵道　四人史俱無傳　林膚　史附林希傳希弟旦之子坐元符上書陷於黨籍　葛輝故　朱壽岳　二人史無傳　王公彥　史無傳　續資治通鑑紹興三年十月丙午左承議郎王公彥年十月丙午左承議郎王公彥卒州明道宮王公彥進秩二等以元符上書入籍故也自是黨人見在者皆還官　王交　張溥　許安修　三人史俱無傳　劉吉甫　史無傳　朱詩紀事云吉甫入元祐黨籍謫里未詳劉克莊後邨千家詩載其聞笛一絕　胡潛　董祥　楊璞寶　倪直孺　蔣津　王守　鄧允中　梁俊民　王陽　陸表民　葉世英　張裕　謝潛　陳唐　劉經國　故史附司馬光傳光子宇字公休累遷校書郎光褒服除召爲著作佐郎兼侍講以居喪疏食寢地得腹疾卒贈右諫議大夫　史無傳　司馬康　故史附司馬光傳光子宇字公休累遷校書郎光褒服除召爲著作佐郎兼侍講以居喪疏食寢地得腹疾卒贈右諫議大夫　史傳論云康清美象賢不幸短命而死世尤惜之然康不死亦將不免於紹聖之禍矣　宋保國　故　黃隱　二人史俱無傳

畢仲游　史附見畢士安傳士安子字公叔與兄仲衍同登第激宗時歷吏部郎中墜黨籍坎壈散秩而終弟仲愈歷國子監丞諸王府侍講知鳳翔府坐兄仲游陷黨籍倒廢黜徽宗曰畢仲游先帝可除罪籍以仲愈爲都官郎中攝祕書少監卒　常安民　史傳古邠州人紹聖初拜監察御史疏論蔡京內結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已則誣以黨於元祐非先帝法必擠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去之是時京之姦始萌孝人多未測獨安民首發之又言今大臣爲紹述之說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朋附之流遂從而和之章疏前後至數十百上度終不能悟遂丐外會布章悖比而拼之董敦逸即疏御史亦奏之出監潭州酒稅滿三歲通判温州徽宗立提點永興軍路刑獄蔡京用事人黨籍流落二十年政和末卒建炎四年賜諫議大夫　通鑑輯覽崇寧二年正月常安民陷黨事安置温州　邵氏聞見錄常安民長安人以鐫字爲業多收隋唐銘誌墨本亦能篆崇寧初蔡京蔡卞爲元祐黨籍刻石文德殿門又立於天下州縣長安府召安民安民辭曰乞不刻安民鐫字於碑恐後世併以爲罪　按長安安民之上加一常字遂目之爲常安民自有此誤治倪文正跋亦云石工安民乞免著名今披諸賢位中赫然有安民在是亦誤以常安民爲卽安民也　汪衍　史無傳附見下文　余爽　史附余良肱傳良肱子字恩試校書郎元祐末極言請太皇太后還政章惇憾爽不附已摘其言爲謗訕以瀘州防禦推官除名竄封州久之起

知閿州未行罷監東掛酒榷中興十俱入焉續　續資治通鑑元符元年十月己亥詔朝散郎汪衍添州防禦推官余爽並除官勒停永不收叙衍送昭州爽送封州編管先是禁京舊臣貶竄上書乞宜仁皇政除詐反覆故有是命　鄭俠史傳字介夫福州福清人監安上門熙寧六年七月不雨王子七年之三月流民數道俠悉繪所見爲圖上之神宗反覆觀圖嘆息者三日又下詔貸來年田天雨輔臣入賀帝示以俠所進圖狀群臣相顧慙沮俠又上疏論之恩歸寒爲誘御綱管汀州徙兴州哲宗立始得赐元符七年再徙于英權宗立赦之仍遷故官又爲基京所奪宣和元年卒里人揭　常立史無傳其謚爲節公坊州縣皆紀之于學紹熙初詔賜朝舉即　宏簡

錄帝欽待與進小歲監當

布言立狂悖不遜帝亦切

公去位天下官吏絵變新法民受途炭公獨見幾知其必敗帝駭曰何謂必敗公曰天下官吏絵變新法民受途炭公獨見幾知其必敗帝駭曰何謂必敗

會市馬傾之乘閒爲帝言立附兩人乃於史院取立父秩行事以進有云自判

宗立赦之仍遷故官又爲基京所奪宣和元年卒里人揭　常立史無傳

其謚爲節公坊州縣皆紀之于學紹熙初詔賜朝舉即　宏簡

天雨輔臣入賀帝示以俠所進圖狀群臣相顧慙沮俠又上疏

論之恩歸寒爲誘御綱管汀州徙兴州哲宗立始得赐元符七年再徙于英權

民怨道俠悉繪所見爲圖上之神宗反覆觀圖嘆息者三日又下詔貸來年田

相御史吾有一書論其過且持入省而大怒信宿出現知藥州崇寧二年正月

交阯連州後移郴州瘴子正窠在杭訟京有動搖東宮逐杭州蔡嚴執送京師

事下開封府併遷治獄具正窠以所告失實流海上瓊安置通州政和元年

獄且將脇以死吉以朝廷取尊老集意所以容呀之者石端終不能奪執中怒

罷憾灌平生論京兄弟皆被摘其處心發露其情慝最所忌恨故得禍最酷宣

和四年二月管勾太平觀卒　朱子名恒吉行錄載陳忠肅公遺事云公因朝

會見蔡京親日久而不瞬膏以諂人曰京之相神如此他日必貴然矜其察賦

敢敵太陽吾恐此人得志必擁私逞欲無君自肆矣紓居諫省必攻其惡京以

甘言啖公公曰杜詩所謂射人先射馬　任伯雨史傳字德翁眉州眉山人

擒賊須擒王不得已也於是攻之愈力　建中靖國改元詔國者欲和調元符始

政納刊誤論伯雨首擊韋惇絕論蔡京建中靖國改元詔國者欲和調元符始

聖之人故以中爲名伯雨言人才固不當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

並進可以致治者唐德宗生此致撫還之禍建中乃其紀號不可以不戒伯雨

居諫省半歲所上一百八疏大臣長其多言俾惟給事中徙度支員外郎知虢

州崇獄獄事作例籍編管通州爲蔡卞所陷與陳瓘黃庚張庭堅等十三人皆

南還徜徉伯雨徙昌化居海上三年而歸宣和初卒紹興初贈直龍圖閣加諫議

大夫淳熙　張庭堅史傳字才叔賓安軍人徽宗召對除著作郎擢右正

中謚忠欽　吉帝方銳意臨治進延忠纁庭堅與鄉浩繫共江公

望常安民任伯雨陳瓘陳次升庭堅在蔡京當國時皆以言事相繼貶逐號爲

之賢又薦蘇軾蘇轍可用庭堅不肯往京大恨遂列黨籍編管號州徙鼎州永州久之復

朝徙引爲已用庭堅不肯往京大恨遂列黨籍編管號州徙鼎州永州久之復

東轉運判官改知汝州又改通判陳州初蔡京字曲庭堅在藩府與相好京還

之賢又薦蘇軾蘇轍可用庭堅不肯往京大恨遂列黨籍編管號州徙鼎州永州久之復

故官　紹興初　通鑑輯覽建中靖國元年冬十月罷陳瓘瓘權

詔贈直徽猷閣　馬涓史無傳

正月馬涓以言事多不合令君此是以官閒

字元忠雖陽人元祐中累官左正言紹聖治元祐黨人涓首論其監

不逮事序反爲類奇疏謂文言閒廷言以靜爲天下請如前論論一切勿

同意停罷其操已出知鼎德滇徙唐州提點湖南刑獄徽宗立復爲右司諫遷

左司諫以疾卒　宋詩紀事謂熙寧六年進士第一右正言以直龍圖淵知廣

德軍卒後　陳郛史無傳　崇寧寺題名有云通判

入黨籍　陳郛傳　朱光裔史無傳　府帶河南宋光裔公逮來遊紹聖

二年二月　蘇嘉史無傳　龔夬史傳字彥和瀘州人徽宗立召拜殿中

十二日　侍御史上殿抗疏辨忠邪又乞正元祐

后歸位纔已而元祐后薨再刷
化州徙步道貶所持羽乞銀自給達赦得歸政和元年卒紹興中禁暫石諫議
大夫 王回 故史附那浩傳字景深仙遊人第進士元符三年
二月與李接等祖武陳去華段勻同遊 葛茂宗
宅請書與那浩友善浩南遷回斂交游錢與治裝往來經理且
希績 故史無傳 通鑑輯覽字紀常公
舊父子紹聖四年光州居住 吳儔 故史無傳 續通鑑
申故承議郎吳儔贈直秘閣官其家一人 紹興五年十月庚
儔育縣也名在黨籍故其家請而賜之 呂
故 葉伸 故史附蔡確傳 歐陽中立 故史附尹材
確窮從處厚學賦及作相處厚通牋乞憐確無汲引意元祐中確知安州郡有
清江卒嵩成漢陽確固不遣處厚怒曰爾在廟堂時數陷我今比郡作守猶爾
邪會得確車蓋亭詩引郴猶山事乃箋釋上之云郴處俊封猶山公唐高宗欲
過位武后處俊諫止今乃以比太皇太后且用滄海揚塵事此益時運之大變
尤非佳語幾誘切害非所宜言確遂南竄擢
處厚知衡州未幾卒紹聖閒追貶歙州司馬 李積中 史附李大性傳大
會人其先積中當爲御史以直言入元祐黨籍始家隊章李氏自積中三世官
于朝父子兄弟相師友而大性與弟大異大東並騎從列爲名臣云 按崇寧

元年九月積中名列正上等
祜 史傳作祐字純益仙井人第進士元符末以吏部員外郎拜右正言上疏
徽宗曰有旨令臣與任伯雨論韓忠彥援引元祐臣僚事按實易岑象求
豐稷張未黃庭堅龔原晁補之劉唐老李昭玘人才均可用特迹近嫌疑而已
今若分別黨類天下之人必且妄意陛下逐去元祐之臣復興紹聖政事今紹
聖人才比前于朝一切不問元祐之人數十輩攻擊不已是朝廷之上公然立
黨也邇右司諫又論章惇蔡京蔡卞鄧隨鄧洵武竹旨通判滁州卞之貶伯雨
聞新在汝中稱旨遷州
徙歸州復承議郎卒
年正月李深
安置復州
石豫 史附李之儀傳 從蘇軾辟不可以任京官詔勒停徽宗初提舉河東
常平爲范純仁遣表作行狀編管太平從唐州終朝請大夫
平 史附范純仁傳純仁子字紹聖中爲開封尉蔡京當恨正平及當國
言正平媚事父遺表文字之儀所述純仁行狀妄戮中便蔡京所以正平及當國
虛行之意遂以正平逃之儀配昭州同詣御史府正平就獄捶楚甚苦皆欲誣服
竄昭州編籍其臨雅歌云矯首向
天兮天卒無言忠臣效死兮死亦何愆
德昭九世孫希夷乃乘義郎子維之
曾孫昭乞之孫師勇之子事跡無攷 任濬
郭子旂 錢盛 三人

二人史俱無傳 蘇昞 史傳字季明武功人始學於張載而事二程卒謚元祐末呂大中薦之起布衣爲太常博士坐元符上書入邪籍編管房州卒 草堂寺有蘇硯題名元符三年二月與李接等祖武陳去華段勻同遊 葛茂宗
柴袞 洪羽 史無傳 宋詩紀事洪朋字駒父炎玉父羽鴻父俱有才名號四洪陳振孫書錄解題云洪氏兄弟四人其母黃智直之妹不淑早世所爲賦毀壁者也鴻父累舉進士不第其季弟羽鴻父坐上書元符中入黨籍終其身詩不傳于世
趙天佐 李新 故 張恕 陳并 五人史無傳 洪
芻 史無傳 宋詩紀事芻字駒父炎玉父羽鴻父紹聖元年進士崇寧中入黨籍靖康中爲諫議大夫汴京失守坐爲金人括財流沙門島卒 周鍔
蕭刊 趙越 滕友 江洵 方適 許端卿 七人史俱無傳
李昭玘 史傳字成季濟南人系提點永興京西京東路刑獄坐元符篇
簡傾搖先烈改元豐勅條俱從寬之邪說罷主管鴻慶宮遂入黨籍中居閒十
五年自號樂靜先生寓意法書圖畫所于十囊命曰燕游十友自序以爲與今
人友或趨附而陷于禍吾寧與十者友久益有味也晚知鎮州辭
不行靖康初復以起居舍人召而已卒紹興初追復直徽猷閣 向紳

武臣

張弼 李備 故 王獻可 故 胡田 馬詥 五人史俱無傳
王履 史無傳 宋詩紀事字坦翁開封人元祐初從父景淵南郊恩爲三班
奉職元符上書編置新州入黨籍靖康初除相州觀察使爲賊被圍死
之三朝北盟會編載其臨雅歌云矯首向
天兮天卒無言忠臣效死兮死亦何愆
德昭九世孫希夷乃乘義郎子維之 宗室世系 趙希夷 史無傳
自孫昭乞之孫師勇之子事跡無攷 表太祖次子燕王 任濬
郭子旂 錢盛 三人

史俱無傳　趙希德　史無傳　宗室世系表太祖次子燕王德昭九世孫希德乃武翊大夫子極之曾孫伯麾之孫師與之子事蹟無攷

王長民　李永　故

吳休復　故六人史俱無傳　崔昌符　史無傳　按史有崔台符字平叔蒲陰人中明法科累官至光祿大夫元祐初御史林旦上言均發其惡出知滿州後兼監牧使卒或與昌符爲兄弟行識以備攷

李嘉亮　李琉　烈　五人史俱無傳　姚雄　史附姚兕傳　雄子字訒夫年十八佐父征伐哲宗朝累加防禦使建中靖國初議棄溫州詔訪雄利害雄以爲可棄徙雄知熙州進華州觀察使蔡京用王厚復河湟治棄地罪停雄官光州居住三年得自便後論爲責輕復鼠金州明年聽歸高永年死起雄知滄州累奉寧軍節度使致仕卒贈開府議同三司謚武愍　潘滋　高士權　史無傳

內臣

梁惟簡　故　史附見顧臨傳云中人梁惟簡坐嘗事宣仁太后得罪遷洛臨與之宴集又附見陳衍傳以援引張士良蔡知新以黨附皆得罪　陳衍　故　史宣者傳開封人以內侍給事殿庭累官供備庫使梁惟簡

薦諸宣仁聖烈皇后主管高韓王宅累出爲真定路都監御史來之邵方力詆元祐政事首言衍在垂簾日交結戚里進退大臣力引所私諸老大臣云結衍輩以謀廢立士良嘗與衍同在宣仁后閤自榔州召之使實其說士良至但言宣仁彌留之際衍嘗可否二府事及用御寶付外而已毀鍊無所得安惇蔡京乃奏衍疏隔兩宮斥隨龍內侍十餘人于外以翦除人主腹心羽翼意在動搖大逆不道乃故處死令廣西轉運使楫節湊其刑　朱子名臣言行錄引范祖禹讓遺事陳衍被誅御藥院公爲諫議居城西白家巷東鄉陳衍園也衍每至園中不敢高聲謂同列曰范諫議一言到上前吾輩不知死所矣　張士良　史無傳附見陳衍傳詳上　續資治通鑑元符元年三月戊午三省言先治前皇城使張士良辭服士良以御藥院宮矜事宣仁聖烈皇后與陳衍更直宮中掌文書其所從違某事皆衍輒目子奪須臾未當以聞間有臣僚奏士良與陳衍同惡相濟之際王珪東朝亦不以聞於帝於是蔡京安惇言司馬光劉摯呂大防等交通中人張茂則梁惟簡陳衍之徒徼取高位盡變先帝成法深慢陛下一日覩政則必有欺君罔上之刑乃因覩却廢斥爲鎮海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右正言任伯雨論其欲追廢宣仁后又行放龍以去陛下之腹心發受進額命元臣置以必死之地先帝任事之臣無一存者以弱陛下之羽翼大逆不道死有餘責陳衍罪在不赦亦乞吏明審問正以國法詔訴衍於崖州從士良竄管白州　梁知新

故史無傳附見陳衍傳詳上　李倬　譚扆　竇鉞　趙約　黃廓

從馮說　曾鞏　蘇舜民　楊傅　梁弼　陳恂

十一人史無傳　張茂則　故史官者傳字平甫開封人初補小黃門五遷至西頭供奉官哲宗即位累遷至昭宣使領軍器後加兩省都知至紹聖論元祐人以茂則嘗預任使追貶左監門衛將軍崇寧中入熙豬故　閻守勤　王紱　李穆　蔡克明　王化基

王道　鄧世昌　鄭居簡　張祐　王化臣　十三人史無傳

爲臣不忠曾任宰臣

王珪　史傳字禹玉成都華陽人哲宗立累進金紫光祿大夫封岐國公卒謚曰文紹聖中那恕誘起黃履葉祖洽劉拯交論珪元豐末命事恕又誘教高道裕子士京上奏言珪欲立雍王由是得罪追貶萬安軍司戶參軍削諸子籍徽宗即位遷其官封蔡京兼收復奪賠謚政和中復之　按王珪原在御書百二十人數內其後與章惇別爲一籍不知號本何以少此人　章惇　史傳字子厚建州浦城人舉進士舉甲科哲宗即位累知樞

密院事宣仁聽政惇與蔡確婚嘗定策功確罷惇不自安乃駁司馬光所更役法累數千言宣仁怒黜知汝州哲宗親政有復照寧元豐之意首起惇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於是專以紹述爲國是凡元祐所革一切復之引蔡卞林希貴屬來之邵張商英周秩翟思上官均居要地任言責協謀朋姦報復仇怨小大之臣無一得免死者禍及其孥甚至詆宣仁后誚元祐之初老姦擅國又請發司馬光呂公著冢毀其棺哲宗不聽惇意不愜請編類元祐諸臣章疏遂治到安世范祖禹諫禁中雇乳媼事又起同文館獄命蔡京安惇案序民竊治欲覆諸人家又譖察訪嶺南將盡殺流人哲宗曰朕遵祖宗遺制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治然重得罪者千餘人或至三四謫徙天下究之惇用邢恕爲御史中丞惇託司馬光誅范祖禹曰今主少國疑宜訓事酋可慮又誘高士京上書言父謹褚賜死屏左右謂士京曰神宗爾酋之際王珪遣高士充來問曰不知皇太后欲立誰我吃士充去之皆欲誣宣仁后自皇太后太妃皆力爭之惇遂追貶司馬光王珪結中官鄧隨爲助欲追廢宣仁后自皇太后太妃皆力爭之哲宗或語於其奏隨覘知之奮語惇與蔡卞明日惇卞再言哲宗終曰卿等不欲朕大英宗耶乎惇卞乃已惇又以皇后孟氏元祐中宣仁后所立迎合郝隨勸哲宗起被庭祕獄託以左道廢后瑤華宮其後哲宗頗悔乃歎曰章惇壞我名而哲宗崩徽宗立遷惇特進封申國公爲山陵使靈臺陷澤中論宿而行言者劾其下蔡罷知越州尋貶武昌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右正言任伯雨論其欲追廢宣仁后又貶雷州司戶參軍徙睦州死政和中追贈觀文大學士紹聖五年高宗關任伯雨疏手詔曰惇誣誣誣宣仁后欲追廢爲庶人賴哲宗不從其詩使其自施用

並不上累朱陵呢昭化軍節度副使子孫不得仕于朝詔下海內稱快　通鑑
輯覽建中靖國元年二月章惇貶雷州司戶參軍初蘇轍謫雷不許占官舍遂
就民屋惇又以爲彊奪民居下州究治以僦券甚明乃止至是惇問舍於民民
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復徙雷州死　續資治通鑑紹聖
四年十一月己未舒州團練副使湖州安置黃惇死惇凶于連狡科無頼者死
之日瀼妾分爭金帛停尸數日無人在側爲鼠食其一指　又曰有虞仙姑者
年八十餘蔡京嘗具飯招仙姑見大猪指而問
京曰滅之否此妄惇也意以諷京京大不樂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四終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謹

宋二十三

元祐黨籍碑本末

哲宗紹聖元年五月癸丑編類元祐羣臣章疏及更
改事條　七月戊午詔大臣明黨司馬光以下各輕
重議罰布告天下餘悉不問議者亦勿復言　宋史本紀
二年十二月乙酉曾布言文彥博劉摯王存王巖叟
輩皆詆毀先朝去年施行元祐之人多漏網者惇曰
三省已得旨編類元祐以來臣僚章疏及申請文字
揮編修文字乞便施行從之

四年正月丙午詔應紹聖二年十二月十五日類定
姓名責降人子孫弟姪各不得住本州其鄰州內子
孫仍竝與次路遠分合入差遣已授未赴并見任人
竝罷以上續資治通鑑

三月壬午命官編類司馬光等改廢法度論奏事狀
朱史本紀

三月壬午中書舍人蹇序辰言前日追正司馬光等
罪惡實狀竝取會編類人爲一本分置三省樞密院

以示天下後世之大戒從之章惇蔡卞請命序辰及進學士院徐鐸主其事由是搢紳之禍無一得脫者

四月丁酉進編臣僚章疏一百四十三帙　五月辛未詔榜示朝堂曰朕獲承先構永惟休烈盛美欲以昭示萬世而頃遭羣姦逞憾力肆詆排政事人材廢毀殆盡思與鄉士大夫共承厥志念今在廷之臣乃陰懷私恩顯廢公議以姦臣所斥遂爲當罪所變更爲得宜以先帝所建立爲不然所褒擢爲非當借譽餘黨幸復甄收扇爲是非不定之論欲開善否更用之端朕察言觀事灼見邪心欲正典刑當申儆戒

其或怙終必罰無赦

元符元年二月丙申詔河北路轉運副使呂升卿提舉制湖南路常平等事董必就爲廣南東西路察訪蔡京等究治同文館獄卒不得其要領乃更遣二人稽外謀盡殺元祐流人時朝廷猶未知劉摯梁燾之死已而知之二人竝罷　初章惇蔡卞恐元祐舊臣一旦復起日夜與邢恕謀所以排陷之者既再追貶呂公著司馬光又責呂大防劉摯梁燾范祖禹劉安世等過嶺意猶未慊仍用黃履疏高士英狀追貶王珪皆誣以圖危上躬其言浸及宣仁皇后帝頗惑之

最後起同文獄務悉誅元祐大臣內結宦者郝隨爲助專媒孽垂簾時事張士良者前竄雷州惇卞逮赴詔獄欲使證宣仁廢立及士良至以舊御藥告并列鼎鑊刀鋸置前謂之曰言有卽還舊官言無則死士良仰天哭曰太皇太后不可誣天地神祇何可欺也乞就戮京惇無如之何但以陳衍罪狀塞詔宣仁廢立之議由是得息　六月壬寅詔蹇序辰安惇看詳元祐訴理所陳述語言於先朝不順者職位姓名別具以聞序辰初有是請帝亦厭之蔡卞勸章惇力使必行故有是詔自後緣訴理被禍者凡七八百人序辰及惇實啓之　九月丙辰蹇序辰安惇以訴理事入對曾布言此事株連者衆恐失人心昨朝廷指揮令言有不順者具名聞奏中外皆以爲平允然恐議論者更有所加願聖意裁察臣嘗謂訴理之人本無可罪今刑部左右兩曹一主斷獄一主敘雪蓋自祖宗以來凡得罪輕斷訴雪者比比而有但元祐用事之人特置一司以張大其事信爲可罪其訴雪者似不足深責帝深納其言而序辰及惇所陳已紛紛矣

十一月甲子除元祐餘黨及特旨行遣者竝與量

徽宗卽位元符三年四月先是韓忠彥言哲宗卽位嘗詔天下實封言事獻言者以千百計章惇既相乃置局編類摘取語言近似者指爲謗訕前日應詔者大抵得罪今陛下又詔中外直言朝政闕失若復編類則敢言之士必懷疑懼臣願急詔罷局盡裒所編類文書納之禁中中書舍人曾肇亦言祖宗以來臣僚所上章疏未嘗編寫蓋緣人臣指切朝政彈擊臣下皆是忘身爲國不顧後禍朝廷若有施行往往刊去姓名只作臣僚上言所以愛惜言事之人不使招怨若一一編錄傳之無窮萬一其人子孫見之必結

深隙祖宗以來未嘗編錄意恐在此今編錄既非祖宗故事又有限定年月且元豐八年四月已前上至國初元祐元年四月十二日已後下至今日章疏何爲皆不編類而獨編此十年章疏臣所未喻欲乞指揮將中書樞密寫人等並各放罷帝嘉納之癸亥詔罷編類臣僚章疏局翼日吏部侍郎徐鐸取已編類成書者悉行進入　冬十月初章惇既能知越州陳瓘等以爲責輕復論惇在紹聖中置看詳元祐訴理局凡于先朝言語不順者加以釘足剝皮斬頸扳舌之刑其慘刻如此看詳官如安惇蹇序辰受大臣風

諭傳致諫言指爲謗訕放之公論宜正典刑于是二人竝除名放歸田里而貶章惇武昌軍節度副使渾州安置（歷代通鑑輯覽宋元通鑑）

十一月詔改元時議以元祐紹聖均有所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黨朋遂詔改明年元爲建中靖國由是邪正雜進矣（通鑑輯覽）

改元詔下御史中丞王覿言建中之名雖取皇極然重襲前代紀號非是宜以德宗爲戒時任事者多乖異不同覿言堯舜禹相授一道堯不去四凶而舜去之堯不舉元凱而舜舉之事未必盡同文王作罰於

豐而武王治鎬文王闕市不征澤梁無禁周公征而禁之不害其爲善述神宗作法於前子孫當守於後至於時異事殊須損益者損益之於理固未爲有失也當國者忽其言遂改爲翰林學士由是邪正雜進矣初曾布密陳紹述之說帝不能決以問給事中徐勣勣對曰聖意得非欲兩存乎天下之事有是與非朝廷之人有忠與佞若不考其實姑務兩存臣未見其可也（宋元通鑑）

建中靖國元年二月任伯雨又言蔡卞惡甚於章惇遂陳其大罪有六曰誣罔宣仁保佑之功欲行追廢

一也凡紹聖以來竄逐臣僚皆卞啓面後行二也宮中厭勝事作卞乞按庭置獄只遣內臣推治皇后以是得罪三也編排元祐章疏被罪者數千人議自卞出四也激怒哲宗致鄒浩遠謫又請治其親故送行之罪五也蹇序辰建看詳訴理之議惇遲疑未應卞以二心之言啓之惇即日置局士大夫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六也卞陰狡險賊百惡機滑天門生故吏徧滿中外今雖薄責猶如在朝人人憚恐不敢回心向善朝廷邪正是非不得分別馴致不已亥人復進天下安危殆未可保也奏入不省　十一月壬午三省奏

事訖曾布獨留進呈內降起居郎鄧洵武所進愛莫助之圖其說以為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無助之者其圖如史書年表例自宰相執政侍從臺諫郎官館閣學校分為七隔每隔旁通左曰紹述右曰元祐左序助紹述者執政中惟溫益一人其餘每隔止三四人如趙挺之范致虛王能甫錢遹之屬而已右序舉繳納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趙卨孫升孔文仲朱光庭秦觀張茂則范純仁韓縝蘇轍范純粹吳安詩范純禮陳次升韓川張耒呂希哲劉唐老歐陽棐孔平仲畢仲游徐常黃庭堅晁補之劉跂王鞏劉當時常安民黃隱張保源汪衍余爽湯祓鄭俠常立程頤張

籍記異論之人於是帝決意用京矣　朱元通鑑

十一月再詔改元曾布主于紹述請改明年元為崇寧帝從之　通鑑輯覽

崇寧元年五月庚午臣僚上言先朝貶斥司馬光等異議害政播告中外天下共知去方陛下即位之初未及專攬萬機當國之臣不能公平心意檢會事狀詳具進呈以次牽復今日再招人言遂至煩紊伏望陛下明論執政大臣使公共參議詳酌事體原輕重之情定大小之罪上稟聖載特賜行遣如顯有欺君負國之實迹自宜放棄不足收卹其間亦有干連牽挂偏執愚見情非姦誣者乞依近年普博之恩使有自新之路則天下之氣平而紛紛之論息矣乙亥詔故追復太子太保司馬光呂公著太師文彥博光祿大夫呂大防大中大夫劉摯右中散大夫梁燾朝奉郎王巖叟蘇軾各從裁減追復一官其元追復官告並繳納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趙卨孫升孔文仲朱光庭秦觀張茂則范純仁韓縝蘇轍范純粹吳安詩范純禮陳次升韓川張耒呂希哲劉唐老歐陽棐孔平仲畢仲游徐常黃庭堅晁補之劉跂王鞏劉當時常安民黃隱張保源汪衍余爽湯祓鄭俠常立程頤張

奚等四十人 通鑑續編宋元通鑑未元通鑑俱作四十四人行遣輕重有差唯孫固爲神考潛邸人已復藏名及賜官免追奪任伯雨陳祐張庭堅商倚等並送吏部令在外指射差遣陳瓘龔夬並予祠其司馬光等責詞皆曾布所草定也又詔應元祐以來責降人韓忠彥曾任宰臣安燾係前執政王覿豐稷見任侍從外蘇轍范純禮劉奉世等五十七人並令三省籍記不得與在京差遣 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元祐元年五月詔元符姦人蘇轍范純禮劉奉世范純粹劉安世賈易呂希純張舜民陳次升鄭川呂仲甫張耒歐陽棐呂希哲劉唐老吳安詩黃庭堅黃隱畢仲游常安民汪衍孔平仲王鞏張保源余爽鄭俠常立程頤余卞唐義問李格非劉安節孔平仲徐常王鞏張保源晁補之商倚張商倚張庭堅李祉陳祐任伯雨陳邦光朱光庭張浩張士良曾鞏李祉陳祐任伯雨陳邦光朱光庭蘇嘉鄧忠臣劉安節劉安世韓川賈易呂希純陳瓘龔夬江衍余爽湯越程頤朱光庭張浩張士良曾鞏趙約談鑒楊何陳佾張琳裴彥臣凡五十餘人不得與在京差遣 丙子詔

應元祐以來及元符末未嘗以朋比附會得罪者除已施行外自今以往一切釋而不問在言責者亦勿復輒言 八月丙子詔司馬光呂公著王巖叟朱光庭孔平仲孔文仲呂大防劉安世劉摯蘇軾梁燾李周范純仁范祖禹汪衍湯鹹李清臣豐稷鄒浩張舜民子弟並毋得官京師 按宋史本紀云詔司馬光等二十一人毋得官京師此所載只二十人爲異 九月乙未詔中書籍元符三年臣僚章疏姓名分正邪各爲三等於是中書奏正上鍾世美喬世材何彥正黃克俊鄧洵武李積中六人正中耿穆等十三人正下許奉世等二十二人邪上尤甚范柔中等三十

九人邪下王鞏等三百十二人已亥御批付中書省應元祐貢籍并元符末叙復過當之人各具元籍定姓名進入于是蔡京籍文臣執政官文彥博等二十二人丈彥博呂公著司馬光安燾呂大防劉摯梁燾王巖叟范純仁王珪王存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李清臣蘇轍劉奉世范純禮陸佃通鑑續編宋元通鑑未元通鑑多陳忠彥與唯二人餘並同此 待制以上官蘇軾等三十五人蘇軾范祖禹王欽臣姚勔顧臨趙君錫馬默孔武仲王汾孔文仲朱光庭吳安持鍔李之純孫覿鄒浩張舜民 餘官秦觀等四十八人秦觀湯鹹杜純曾鞏王鞏范純粹楊畏呂陶王古陳次升豐稷鄒浩張舜民 內丙子詔司馬康朱保國吳安詩張耒黃隱歐陽棐呂希哲劉唐老晁補之黃庭堅畢仲游常安民汪衍孔平仲王鞏張保源余爽鄭俠常立程頤余卞唐義問李格非劉安節孔平仲徐常王鞏張保源晁補之商倚張商倚張庭堅李祉陳祐任伯雨陳邦光朱光庭蘇嘉鄧忠臣劉安節劉安世韓川賈易呂希純陳瓘龔夬江衍余爽湯鹹程頤朱光庭張浩張士良曾鞏趙約談鑒楊何陳佾張琳裴彥臣凡五十餘人不得與在京差遣 丙子詔

臣張士良等八人 張士良曾鞏趙約譚鑒楊何陳佾張琳裴彥臣 武臣王獻可等四人 王獻可張舜李備胡田 等其罪狀謂之姦黨請御書刻石於端禮門 攷異曰此據長編所列姓名人數李燾曰七月二日曾君貺劉昱李常呂仲甫朱光裔馬琮劉當時謝良佐陳彥默八人已出籍恐此姓名不當又見九月十七日卽已亥也今按宋史徽宗紀崇寧元年九月已亥籍元祐及元符末宰相文彥博等侍從蘇軾等餘官秦觀等內臣張士良等武臣王獻可等凡百有二十人御書刻石端禮門而長編所列姓名止一百十七人尚少三人恐有遺脫其出籍八人又不當在內則所闕共十一人矣又二年九月從臣僚之請頒端禮門石刻于天下長編載御史臺抄錄到名數又止九十八人彼此參錯不齊未知何故 按考異所引李燾長編載已出籍者八人今以碑校內李常前作徐常此八人碑已無名而此外尚有韓駉一人不見於碑又按通鑑輯覽所載一百二十人姓名次序詳畧與此不同併錄於此以備攷云時元祐元符末宰輔貶竄死徙者各識蔡京猶未愜意乃與其客強汝明冀夢得籍宰執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王珪梁燾王巖叟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刻宗愈李清臣蘇轍蘇軾范祖禹孔文仲朱光庭孫覿鮮于侁貢易鄒浩任伯雨陳瓘龔夬江衍余爽謝良佐陳彥默劉昱曾君貺韓駉等武臣王獻可等凡百二十人謂之姦黨請御書刻石於端禮門又按薛氏

通鑑所載百二十人除李執二十四人與職覽同其待制以上官曰孫獻范祖禹王欽臣錢勰顏耆趙君錫馬默王對文仲孔武仲朱光庭孫覺吳安持錢勰李之純趙彥若趙禹張舜民餘官程頤謝良佐呂希哲呂陶王古陳次升豐稷謝文瓘鮮于侁夏易簡浩張舜民餘官程頤謝良佐呂希哲呂希純曾鞏王覿范純粹王長民呂陶王彥霖鞏之貢庭堅畢仲游常安民孔平仲司馬康吳安詩張耒歐陽棐陳瓘柳依秦觀徐常湯臧杜純宋保閻劉唐老黃隱王肇張保源汪衍余卞李格非商倚張庭堅李祉陳祐任伯雨朱光庭尚書郎蘇軾吳安詩陳瓘中立吳師道呂仲甫劉當時馬琮陳彥劉昱晉君貺陳祐任伯雨朱光庭尚書郎蘇軾吳師道呂仲甫劉當時馬琮陳彥劉昱晉君貺陳瓘范柔中江公望鄒浩張庭堅李祉

時李階舉禮部第一陞階深之子而陳瓘之甥也安恍對策言使黨人之子魁多士無以示天下遂奪階出身而賜恍第恍悼兄也又黃定等十八人皆上書邪等帝臨軒召謂之曰卿等攻朕短可也神宗哲宗何負於卿等亦竝黜之皆從蔡京言也　四月乙亥詔蘇洵蘇軾蘇轍黃庭堅張耒晁補之秦觀馬涓文集范祖禹唐鑑范鎮東齋記事劉攽詩話僧文瑩湘山野錄等印板悉行焚毀　詔追毀程頤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其入山所著書令本路監司覺察時臣僚上言程頤學術頗僻素行譎怪勸講經筵有輕視人主

之意議法太學則專以變亂成憲爲事故有是詔

六月庚申詔元符末上書進士頗多詆訕令州郡遣入新學依太學自治齋法候及一年能草心自新者許將來應舉其不變者當屏之遠方　七月辛卯詔上書進士見充三舍生者罷歸乙巳吏部言程頤子端彥見任鄧陵縣尉即係在京府界宜放罷從之困下詔責降人子弟毋得任在京及府界差遣　九月壬午詔宗室不得與元祐姦黨子孫及有服親爲婚姻內已定未過禮者並改正庚寅詔上書邪等人知縣以上資序竝與外祠選人不得改官及爲縣令

臣僚上言近出使府界陳州士人有以端禮門石刻元祐姦黨姓名問臣者其姓名雖嘗行下至於御筆刻石則未盡知近在畿甸且如此況四遠乎乞特降睿旨以御書刊石端禮門姓名下外路州軍於監司長吏廳立石刊記以示萬姓從之　政異云長編御史臺抄錄到元祐姦黨官任宰臣文彥博呂公著司馬光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王珪執政官梁燾王巖叟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李清臣蘇轍劉奉世范祖禹王欽臣姚勔顧臨趙君錫馬默孔武仲王汾孔文仲朱光庭吳安持錢勰李之純孫覺鮮于侁趙彥若趙卨孫升李周劉安世龔原晁補之黃庭堅黃隱畢仲游常安民孔平仲王鞏張保源任伯雨陳師道李廌張耒秦觀晁補之張舜民餘官秦觀湯岐杜純司馬康朱保國吳安詩張耒歐陽棐呂希哲劉唐老程頤唐義問余卞李格非商倚張庭堅李祉陳祐任伯雨陳師道郭朱光裔蘇嘉陳瓘龔夬呂希績歐陽中立吳儔而內臣武臣不與焉通計止九十八人其所列姓名次序亦與元年小異今具錄以備參攷云　按此條與元年小異者官任

宰臣內韓宗彥鄭雍二人爲元年所無餘俱相同

十一月庚辰詔以學術政事聚徒傳授者委監司舉察必罰無赦

僚姓名有與姦黨人同者竝令改名從權開封府吳拭奏請也時改名者五人朱紱李積中王公彥江潮張鐸　按碑有江洵無江潮張鐸姓名亦未見

三年春正月辛巳詔上書邪等人毋得至京師　二月己酉詔王珪章惇別爲一籍如元祐黨　六月戊午詔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及上書邪等者合爲一籍通三百九人刻石朝堂餘並出籍自今毋得復彈奏元祐姦黨文臣曾任宰臣執政官司馬光等二十七

人待制以上官蘇軾等四十九人餘官秦觀等一百
七十六人武臣張巽等二十五人內臣梁惟簡等二
十九人爲臣不忠會任宰相二人按續資治通鑑人數下各注姓名今以碑校之姓名皆同間有異者分注各人之下此不複出其有次序互異者無甚關係亦不斷論惟餘官一百七十六人據碑是一百七十七人內失載周燾道一人且不合三百九人之數疑誤　壬戌蔡京奏奉詔令臣書元祐姦黨姓名恭
唯皇帝嗣位之五年推別淑慝明信賞罰黜元祐害
政之臣靡有佚罰乃命有司夷攷罪狀第其首惡與
其附麗者以聞得三百九人皇帝書而刊之石置於
文德殿門東壁永爲萬世子孫之戒又詔臣京書之
將以頒之天下臣敢不對揚休命仰承陛下孝悌繼

述之志謹書元祐姦黨名姓仍連元書本進呈於是
詔頒之州縣令皆刻石按此奏京即請取其碑序於碑首而其文稍異因備錄於此又按通鑑輯覽時戶部尚書劉摯彥修宣州南陵人言漢唐失政皆自朋黨始今日指前日之人爲黨焉知後日不以今日爲黨乎大抵人之過惡自有公論何必悉拘于籍而禁錮之哉蔡京大不懌風臺諫劾之出知蔡州　十一月庚辰詔上書邪等送人除
不得注知縣令丞外其職官錄忝判司簿尉並許差
注　丙申祀圜丘大赦應係貶謫官員除元祐姦黨
籍及別有指揮不許移放之人外未量移者與量移
四年五月戊申除黨人父兄子弟之禁　七月丁巳
手詔應上書奏疏見編管人可特與放還鄉里
仍令三省量輕重具名立奏　八月壬辰詔應

上書編管進士已放歸鄉里親戚保任者若犯流以
上罪或擅出州界或不改革輒有謗訕其保任與同
九月己亥詔元祐姦黨久責遐裔用示至仁稍從
內徙應嶺南移荊湖荊湖移江淮江淮移近地唯不
得至四輔畿甸　除上書已經量移及近鄉人外其被詔量移者凡五十七人鄒浩陳次升余爽范正平范柔中黃庭堅陳瓘任伯雨張庭堅晁補之秦觀孫覿李深曾紆蔡克明鄭居簡韓忠彥范純禮安鼎王古曾肇朱師服張耒呂希純王覿豐稷張舜民謝文瓘龔原吳安遜馬說梁安國王箴曾慥龔夬彥臣朱紘李穆鄧世昌王化臣李之儀江公望陳祐　十月戊子詔上書進士未獲者限百日自陳
免罪　按此條見宋史本紀　十二月癸巳御筆手劄詔曰昨降手劄
應止書奏疏見編管羈管人令還鄉里責親屬保任
而有司止從量移其誣謗深重除范柔中鄧考甫不
放外餘並依已降指揮放還鄉里令親屬保任如法
五年春正月乙巳以星變避殿減膳詔中外臣僚並
許直言朝政闕失毀元祐黨人碑又詔應元祐及元
符末係籍人等遷謫累年已足懲戒可復仕籍許其
自新朝堂石刻已令除毀如外處有姦黨石刻亦令
除毀今後更不許以前事彈糾常令御史臺覺察違
者劾奏　攷異曰宋史劉逵傳初以附蔡京躐進京以彗星見去相而逵貳中書首勸徽宗碎元祐黨碑禁在京罷相前一月宋史誤又東都事畧劉逵傳及李氏長編並不載逵語恐非事實續編又云帝夜半追黃門毀石刻翼日蔡京見之愕聲曰石可毀名不可滅也亦未知出何書姑附記於此相前一月然宋史蔡京傳亦云帝以言者毀黨碑則毀碑自出於言者非徑由帝

命或所謂言者即劉逵未可知又蔡京厥聲曰云云通鑑輯覽亦載之丁未太白晝見大赦天下除黨人一切之禁又詔已降指揮除毀元祐姦黨石刻及與係籍人敘復注擬差遣深慮愚人妄意臆度覬欲更張熙豐善政苟害繼述必置典刑　庚戌三省同奉聖旨敘復元祐黨籍曾任宰臣執政官劉摯等十一人劉摯梁燾李清臣王巖叟輕第二等韓忠彥曾肇范純禮安燾劉奉世輕第三等黃履　待制以上官蘇軾等十九人蘇軾劉安世晁補之張耒李廌秦觀晁說之張舜民朱師服謝文瓘賈易呂希純楊畏輕第三等陳次升郭知章朱紱葉祖洽　文臣餘官任伯雨等五十五人重第一等任伯雨范柔中鄭考甫張庭堅馬涓封覺民輕第一等黃庭堅陳祐李祉張耒李深李之儀周謨孫琮胡端修趙令畤吳安遜王鞏徐俯江公望李積中汪衍梁克沈千晉冀宗王極陳師錫楊瑾竇陳升黃安期范祖禹劉唐老楊彥瑋張恕梁士能錢景祥李夷行吳處厚張庶華陽張舜民朱師服謝文瓘賈易呂希純楊畏輕第三等陳次升郭知章朱紱葉祖洽

文臣餘官任伯雨等五十五人重第一等任伯雨范柔中鄭考甫張庭堅馬涓封覺民輕第一等黃庭堅陳祐李祉張耒李深李之儀周謨孫琮胡端修趙令畤吳安遜王鞏徐俯江公望李積中汪衍梁克沈千晉冀宗王極陳師錫楊瑾竇陳升黃安期范祖禹劉唐老楊彥瑋張恕梁士能錢景祥李夷行吳處厚張庶華陽張舜民朱師服謝文瓘賈易呂希純楊畏輕第三等陳次升郭知章朱紱葉祖洽　武臣保信軍節度使知定州高遵裕等八人高遵裕輕第二等劉昌祚輕第三等劉奉世劉安世晁補之張耒李廌秦觀晁說之張舜民　內侍都知藍元震等十人藍元震輕第二等馮宗道輕第三等張茂則張士良閻守勤梁從政李憲王中正楊戩藍元震馮宗道張茂則張士良閻守勤梁從政李憲王中正楊戩　凡一百三十人

右元祐黨人姓名碑在京兆府文廟西廡之壁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五　宋二十三　十七

呂亮卿等六十七人

輕第二等呂諒卿鄭俠余爽

六月戊戌門下中書後省左右司復依赦看詳到韓維等九十五人詔並出籍（韓維楊琪周越鮮于侁晁端彥蘇軾李之儀范正平李祉韓治晁補之黃庭堅張耒秦觀晁端禮孔武仲孫洙唐義問余卞宋保國李深陳師道商倚李之純范祖禹呂希純李集求孔武仲孫洙唐義問余卞宋保國李深陳師道商倚李之儀范正平李祉韓治晁補之黃庭堅張耒秦觀晁端禮孔武仲孫洙唐義問余卞）趙希德郭子脈劉延肇錢盛吳休復崔昌符李禹求孔武仲孫洙唐義問余卞高士權李永王獻可李嘉亮姚雄潘淙高茂華滕友張商英王庭臣彭醇呂彥祖陳唐賁盧王守賁興宗高公應黃才江公望黃安期梁俊民王賈張集龐敏求李清高士肯逢純熙趙令時倪直孺沈千朱詩呂侯覿道超越周鍔鄧剡高遵裕劉涇楊琳鄧允千董祥王安楊朏于肇劉勃許尉輔謝賁張夙何大正張裕洪芻鮮于綽李積中馮百藥袁公適李新許安修案此據長編所列止九十四人蓋脫去一姓名戊申三省檢會正月一日赦書應元祐黨人不以存亡及在籍可特與敘官勘會前任宰臣執政官見存人韓忠彥蘇轍安燾身亡人文彥博呂公著呂大防劉摯曾布章惇梁燾王巖叟李清臣范純禮黃履詔見存人與復一

官文彥博等亦各追復有差（以上並通鑑輯覽宋元通鑑續資治通鑑）

三年秋七月丁未詔謫籍人除元祐姦黨及得罪宗廟外餘並錄用

四年三月戊辰詔上書邪下等人可依無過人例今後收舉　閏八月辛酉詔戒朋黨

政和元年十一月壬戌以上書邪等及曾經入籍人並不許試學官

二年春正月甲子制上書邪等人並不除監司

重和元年春正月己丑應元符末上書邪中等人依無過人例　九月癸巳禁羣臣朋黨

宣和四年十一月庚午上書邪上等人特與磨勘以上（宋史本紀）

五年秋七月禁元祐學術中書言福建印造司馬光等文集詔令毀板凡舉人傳習元祐學術者以違制論（通鑑輯覽）

六年冬十月庚午詔有收藏習用蘇黃之文者並令焚毀犯者以大不恭論（宋史本紀按此條宋元通鑑與五年七月同係其日日庚午通鑑輯覽亦同條而不系庚午皆不作六年十月）

欽宗靖康元年二月壬寅除元祐黨籍學術之禁（以上並宋史本紀）

七月除元符上書邪等之禁（通鑑輯覽薛氏通鑑）

總論

哲宗皇帝爰自沖年嗣膺大歷是時宣仁共政登進忠賢以安天下故元祐致治之盛庶幾仁宗及紹聖親政起熙豐舊人而用之元祐政事一切務以相反烏虖哲宗之英毅開敏有能致之資惜乎大臣不以忠厚而事其上也（東都事略哲宗本紀贊）

紹聖初哲宗親政用李清臣爲中書侍郎范丞相純仁與清臣論事不合范公求去帝不許范公堅辭帝不得已除觀文殿大學士判潁昌府召章惇爲相未至清臣獨當中書益覬倖相位復行免役青苗坐除

諸路常平使者停至不能容以事中之清臣出知北京建中靖國初上皇即位用韓忠彥爲相清臣爲門下侍郎忠彥與清臣有嫌故忠彥惟清臣言是聽清臣復用事范右丞純禮忠彥所薦清臣寵之劉安世呂希純皆忠彥所重清臣不使入朝外除安世帥定武希純帥高陽張舜民忠彥薦爲諫大夫清臣出之帥真定其所出與外除及不使入朝者皆賢士清臣素所憚不可得而用者忠彥儒甚不能爲之主曾布爲右相用范致虛諫疏云河北三帥連衡恐非社稷之福劉安世呂希純同日報罷清臣亦爲布所陷出

知北京伯溫常論紹聖建中靖國之初朝廷邪正治亂之章素聞公名獨請登舟其載而行訪以當世之說既勝衆小人竝進清臣自亦不能立於朝矣使清臣在紹聖初同范丞相在建中靖國初同范右丞劉安世呂希純張舜民以公議正論共濟國事則朝廷無後日之禍而清臣亦得相位享美名矣此忠臣義士惜一時治亂之機爲之流涕者也　哲宗即位宣仁后垂簾同聽政羣賢畢集於朝尊以忠厚不擾爲治和戎偃武愛民重穀庶幾嘉祐之風矣然雖賢者不免以類相從故當時有洛黨川黨朔黨之號洛黨

者以程正叔爲領袖朱光庭賈易爲羽翼川黨者以蘇子瞻爲領袖呂陶等爲羽翼朔黨者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爲領袖羽翼尤衆諸黨相攻不已正叔多用古禮子瞻謂其不近人情如王介甫深嫉之或加玩侮故朱光庭賈易不平皆以謗訕極子瞻執政而平之是時既退元豐大臣于散地皆銜怨刻骨陰伺間隙而諸賢不悟自分黨相毀至紹聖初章惇爲相因以爲元祐盡盡竄嶺海之外可哀也呂微仲秦人憨直無黨范淳甫蜀人師溫公不立黨亦不免竄逐以死尤可哀也　道邵氏聞見錄

紹聖初章申公以宰相召道過山陽陳忠肅公隨衆謁之章素聞公名獨請登舟其載而行訪以當世之務公曰請以所乘舟爲喻乘舟偏重其可行乎移左置右其偏一也明此則可行矣章默然未荅公復曰上方虛心以待公公必有以副上意者敢問將欲施行之叙以何事爲先何事爲後何事當緩何事當急誰爲君子誰爲小人諒有素定之論章竚思良久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無急於此公曰相公誤矣此猶欲平舟勢而移左以置右也果然將失天下之望矣章厲色視公曰光輔母后獨宰政柄不纂紹先烈

肆意大改成緒悅國如此非姦邪而何公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爲無罪若遂以爲姦邪而欲大臣其已行則悅國益甚矣乃爲之極論熙豐元祐之事以爲元豐之政多異熙寧則先志固已變而行之溫公不明先志而用毋改子之說行之太遽所以紛紛至於今日爲今之計唯當絕臣下之私情融祖宗之善意消朋黨持中道庶乎可以救弊若又以熙豐元祐爲說無以厭服公論恐紛紛未艾也辟辨淵源議論勁正章疇忤意亦頗驚異遂有兼取元祐之語醜公共飯而別章到闕召公爲太學博士公聞其與蔡卞方合知必害於正論遂以婚嫁爲辭久乃赴官於是三年不遷

陳忠肅公遺事

哲宗以沖幼踐阼宣仁同政初年召用馬呂諸賢罷青苗復常平登俊良闢言路天下人心翕然向治而元祐之政庶幾仁宗奈何熙豐舊姦屏去未盡已而媒孽復用卒假紹述之言務反前政報復善良馴致禍興君子盡斥而宋政益敝矣吁可惜哉

宋史哲宗本紀贊

宋中葉之禍章蔡首惡趙良嗣厲階然哲宗之崩徽宗未立惇謂其輕佻不可以君天下遂天祚之亡張覺舉平州來歸良嗣以爲納之失信於金必啓外侮使二人之計行宋不立徽宗不納張覺金雖強何釁以伐宋哉以是知事變之來雖小人亦能知之而君子有所不能制也宣政之爲宋承熙豐紹聖極喪之餘而徽宗又躬蹈二事之弊鮮不亡者故特著以爲

宋史徽宗本紀贊

崇寧元年五月詔籍元祐元符黨人發明曰黨人之禍其來尚矣自漢立黨錮而正士擯斥唐立黨禁而君子滔藏然皆不過數世而天下隨滅何也蓋正人國之元氣元氣遏絕國能久乎宋自仁宗寶元元年詔戒百官朋黨慶歷四年詔戒朋黨相許其端雖起於仁宗然亦戒之之意非籍之之意也徽宗卽位纔二年詔籍元祐元符黨人則其見惑小人而浸不克終之意可見矣天下何由而治乎是時羣邪肆虐罔敢誰何獨陸佃一言以抶之其禍少息見忤朋邪遂爲罷出可勝惜哉

崇寧二年九月令州縣立黨人碑發明曰小人之疾忌至此極矣徽宗之昏庸至此甚矣朱子曰於天下之事有可否則斷以公道而勿牽於內顧偏聽之私於天下之議有從違則開以誠心而勿誤以陽開陰闔之計則庶乎德業盛大表裏光明中外遠邇心悅誠服前立黨人碑於端禮門又

詔黨人子弟毋得至闕下此令州縣立黨人碑畧無一毫矜恕之意黨人何負于國而疾之深耶　崇寧三年六月重定黨人刻石朝堂發明曰重定者不宜定也惡已甚也宋之所謂黨人者皆一時之君子既非有蠹政害民之事又非有挾私報怨之愆何以謂之黨人而疾之深耶蓋君子有朋而無黨小人有黨而無朋然反以君子爲黨者非公平正大之事也艮由小人之心欲陷君子而難其名必目之爲黨人則濟濟多士皆罹網中而小人之私意方遂耳殊不知正人天地之紀伐天地之紀則國未有不敗亡者

徽宗苟能知此悔過自新可也夫何沈溺於豫弗克稍悟惜哉廣義曰小人之害君子直欲其聲銷影沈沒世無聞然後已然而諸賢流芳百世蔡京遺臭萬年者其皆出於此乎嗚呼君子小人義利之間學者不可不辨之早而決之力也　崇寧五年正月毀黨人碑復論者仕繙發明曰徽宗因星變而能詔求直言戒心未形而邪侈復作此其所以終于悖亂而不救也廣義曰詔求直言因星變也

云亡邦國殄瘁孔子殁魯哀公誄之感然於天之不遺一老元祐之初羣賢彙征天下望治元德先逝遐倩安託然而聖政日新庶務舉舉者以宜仁太后在上也宣仁故高瓊曾孫光憲曾太后少鞠之宮中命配英宗生神宗及岐王顥嘉王頵申王薨神宗不豫邢恕蔡確屬意二王太后獨決延安之命不立愛子而立嫡孫要爲天下萬世計爾神宗在殯邸時孝友好學一仰尊位敬相求賢勵精三代既傾心王安石創行新法彷徨民瘼惟恐不當靈州永樂之役臨朝痛哭衰食並廢竟憂悸疾崩人君之不壽也或以聲色崩或以此耳徽宗苟能自是一新舊

以逸遊崩或以餌金石哉神怪崩猶神宗以想望太平求治不得而崩新法爲害其可一朝居乎銳然更始與物維新慈母垂簾之化固孝子山陵之志也一聽政而罷京城運卒及免行錢廢滑河司蕩通賦未幾而府界三路保甲罷沅州增修堡砦罷矣方田罷市易罷保馬罷後苑作院罷增直鑄錢監罷成都權茶場罷王氏經義字說禁矣熙河經制財用司罷青苗法罷矣一聽政而貶吳居厚呂嘉問與邢恕未幾而章惇免蔡渭免張璪免李清臣免李憲王中正宋用臣石得一黜矣范子淵陸師閔貶鄧綰李定放呂

惠卿蔡確安置矣欲任賢也必先去邪邪一去賢未有不任也欲興利也必先除害害一除利未有不興也其爲政也簡其操術也獨三章之約漢高稱仁四凶之誅虞舜垂哲千載極治於宣仁僅見爾或疑人情善反道貴包荒紹聖元符之禍激成於元祐使少從容可幸無變不知陰陽並立陽常不勝一陰五陽君子猶懼況其雜也呂大防范純仁稍議調停而楊畏李清臣即起而乘之宜邪正兼用宣仁先稟稟也

夫

又宣仁之誣論曰宋代稱治莫盛于元祐爲之主者宣仁高太后也神宗即位變更法制后時以皇太后居寶慈宮簾流涕語帝憂王安石亂天下帝厭始同哲宗聽政海內乂安或謂神宗子也宣仁母也子行不順教誨惟母熙豐之問羣小馳騖宣仁曷不勸帝早遠佞人守成憲亂而後改事乃多矣然女主垂簾國家所諱哲宗十歲孩童無知太皇太后慮深社稷不得已而朝羣臣若壯子當陽政踈內出朝廷大事豈所預聞惟神宗素志慕堯舜而所任皆驩兜太后深宮憂念未嘗不憐而泣也忽然抱孫寧堪再亂親賢遠奸修草庶政掩吾子之非篡配天之業非求名

而爲處勞適然爾賊臣章惇輩懟憤放廢媒蘗聖人詭宣訓之辭造同文之獄是可忍也孰不可忍盡思開寶以來太宗謀契丹仁宗困西夏君子雖進而未盡用小人雖退而未盡舍猶至元祐九年聖政萬事畢舉邪正分途中外晏謐委裘恭己功高數帝且先皇大漸宰相問疾太皇太后手撫延安稱兒孝順立爲太子黃袍密製感祚屹然勳業如此慈愛如彼哲宗寧無人心遽爲賊臣焚毀小宛所以歎彼昏也袁士良雜治不服向太后指天明誣帝稍感悟宣仁不殷然故號雖存紹述方銳誘騰國史南渡乃辯以上

言之則孫攻王毋以下言之則臣弒其君逆賊之變
顯有莽操陰有惇卞亦何所不至哉
又洛蜀黨議論曰元祐之初正人登進程頤以崇政
殿說書名蘇軾以翰林學士召咸拔擢不次在帝左
右未幾以言論不合賈易朱光庭等劾軾胡宗愈孔
文仲顧臨等劾頤洛蜀交攻遂分二黨六七年間廢
罷不一終宣仁清明之世竟未施用海內惜之唐長
慶太和之有黨也始于李宗閔李逢吉牛僧孺惡李
德裕李紳而排之目以爲黨傾軋報復垂四十年宋

惡范仲淹富弼等而排之目以爲黨飛章詆毀一網
立盡此皆小人結約急爲身謀功名累心而恩怨日
迫明知君子有益于國而深畏其不利于己是以背
公論聚死黨奮發橫溢而不顧也軾與頤合志同方
出處不異熙豐之際或堅卧山林或放逐湖海一朝
遇主攜手偕行方冀其一心奉公更化善政司馬光
未竟之業諸賢力贊其成而口語參商攻訐蔽起初
不聞有國家大政爭若新法仕塗抵巇怨若牛李也
右頤者詆軾曰謗訕右軾者詆頤曰矯激在兩賢本
無罪可指而言路亦非積憾爲讎特以師友各地辭

色不下朝侮小嫌詆諆靡已即盈朝之上書猶家人
之室鬬耳迨章惇蔡京專國反攻頤軾之徒貶竄接
踏端門之碑姓名並列此固向所攘臂勃谿忿詬角
立者小人斥爲一黨而並擊之治世不同福亂世則
同禍諸賢當此亦當自悔其籓籬之不固而水火之
必傷也漢桓帝時周福房植有名當朝鄉人與謠竇
客譏揣亦學舍歲言耳宦官借之即來告變而捕鈎
黨頤軾之爭不關臧否而黨議即興劉摯梁燾王巖
叟劉安世等超然評論亦稱惇與之鼎立始以相
爭者爲黨既則不爭者亦爲黨小人之害君子張而

大之惟恐其黨名之不著迫而乘之又惟恐其黨彙
之不成也朱浮有言凡舉事無爲親厚者所痛而爲
見讎者所快洛蜀之議呂公著等所痛章惇等所快
也文章理學百代共師而其燃豆泣隙生氣類無黨
之凶反甚于有黨元祐君子之失未有大于此者況
呂大防復招楊畏而使入乎
又紹述論曰紹述之論發于楊畏李清臣此固小人
之靡也畏幼孤好學刻志經術事親有孝名猥爲王
安石呂惠卿所知力尊邪學司馬光入洛畏懼得罪
面進諂言光薨而旋謗之且始附呂大防攻劉摯後

即背大防始附蘇轍攻范純仁後即背轍反譎性生
彼亦自謂跡在元祐心在熙寧也清臣博學盛名韓
琦以兄之子妻之歐陽修壯其文比之蘇軾乃怙才
躁進覬望相位紹聖策士議主紹述國是遂變此兩
人者初喜聲譽交君子令循節無改不失令士趨向
求用竟甘戎首鄙夫患失良可畏也元祐八年宣仁
甫崩哲宗親政即名丙侍劉瑗等十人復職君心不
正君子見微而憂小人知著而喜改元以前大防等
罷章惇等進一二月間勢已燎原其後竄正人廢母
后誣宣仁于在天貶故老于九京雖日亟亟曰此神

考志也抑思宣仁太后神考之母司馬光呂公著諸
臣先朝所遺爲人子者誣先帝之母逐先帝之臣不
孝莫大焉藝祖創法歷世長治安石惠卿變更啓亂
神考寢疾簪心痛之元祐欲復祖宗之法不得不罪
變法之人蓋復法者其本志而去小人者其餘也紹
聖欲罪復法之人則託言紹神宗之政蓋去君子者
其本志而紹述者其名也蔡確起大獄王韶取熙河
章惇開五溪沈起挾交管徐禧种諤造西事以至吳
居厚鐵冶劉定保甲王子京蹇周輔茶鹽李稷陸師
閔市易咸附麗王呂制剝天下即攸羣奸何嘗不心

知其非而黨與既成富貴念急反脣塗面閨堂而起
變法者塗炭海內稱爲元功復法者惠愔兆庶詆爲
罪府毋盖子失而謂之歸過于君臣行君令而謂之
毀謗不道務反公議以快驅除大防等復察奸不容
自破籓籬一人操戈舉朝喪氣九年聖政敗于須臾
邦國殄瘁末如何已然楊畏進于元豐顯于元祐遷
于紹聖徒號三變不免惇怒清臣謀相不得惇亦惡
之狂婦遮呼劾罷不起賊臣先驅潰閑無補才人智
士尤戒失身從橫之學寧足慕哉
又孟后廢復論曰宋代冊后哲宗孟氏儀文尤備宣

仁欽聖教誨宮中宰執大臣與司六禮文德親冊賀
有賢助劉御侍即明豔才藝善順兩宮帝與后亦未
有間也撤坐生怨禱祠興獄皆賊惇與郝隨搆之時
太皇太后已崩四年矣羣奸紹述欲行誣謗巫發難
於孟后其事以仁宗廢郭后爲辭而無將之謀視呂
夷簡閻文應尤加惡焉然孟后廢於紹聖之三年劉
后立於元符之二年帝雖罷婕妤尚畏人言久乃正
位使當廢后時廷有諍臣華陽之貶庶遄阻乎無如
舉朝皆惇黨何也惇等附婕妤謀廢后先撼范祖禹
劉安世向日乳媪之諫指爲詆斥簾之遠方鉗天下

卩孟后既廢元祐諸臣死者奪官生者流貶同文獄
起上誣宣仁海內謂之堯舜賊臣比以呂武哆侈南
箕天地睽冥苟不佐鬬卽稱善士孰知父母有過號
泣三諫之義哉郛浩付義批鱗立逐新州王同爲泊
南寥逮詣詔獄網羅之密幾不容世有樂公然究之
非帝意也皇城搒掠孟后獄成董敦逸附會奏牘猶
爲呼寃帝不加罪浩疏停婕妤冊禮亦從容與辨未
嘗怒何帝豈憾后者哉憾后者章惇也宣仁功造王
室而幾夷庶人則不孫神宗父道可改而反益其暴
則不子九年善政而自毀成勞則不君孟氏賢淑而
廢居瑤華則不夫無道之名受者哲宗行者惇黨天
子不自爲而大臣代之爲下快其私上蒙其惡是誾
極愚耳徽宗初立追先帝悔言復后位號蔡京等又
沮惇說而廢之暗君之勢不敵賊臣宋竟以此亡嗚
呼

又建中初政論曰神宗十四子八王早亮惟哲宗與
申王似端王佶莘王俁簡王似睦王偲在哲宗崩無
子申王以目疾不得立章惇扈意簡王向太后不聽
而端王正位是爲徽宗竟喪天下設建辟之時朝議
從惇端王不帝宋可無敗乎然觀卽位之初詔求直
言龔夬陳瓘鄒浩任伯雨等並列諫職尊孟后錄忠
義而蔡卞邢恕章惇蔡京安惇辈序辰諸賊以次貶
謚帝非不可爲善者也神宗有堯舜之資王安石呂
惠卿相之而熙豐釀亂哲宗非有終之主司馬光呂
公著佐之而元祐稱治一人在上豈能獨理助其成
者二三執政爾申端諸王才皆伯仲無大過人者幸
而端王之立斷出太后賊臣不得攘功帝亦有憾於
惇急收公論奮其崩除一年之內獲睹清明若立申
王惇將以蓋世之惡挾定策之勳銳精紹述害政殺
人必又甚焉欲如建中靖國其可得歟太皇太后親

立哲宗邪恕蔡確猶欲誣以廢立自矜推戴章惇祖
之圖爲霍光其謀不成社稷再安也豈容以商辛後日
之惡追非太史立嫡之諍乎帝初立時曾布叱惇樞
前位定帝遂惡惇而德布不知布之姦深猶惇也明
年改元而邪正雜來蔡京既入而小人專用去一惇
進百惇亂數究矣太皇太后聽政九年至元祐八年
崩向太后聽政六月至建中元年崩二后殂落之時
卽奸臣變法之日自古慮國家者患女主而宋之亂
反以無女王故又世運一異也以上馬琦宋史紀事本末

按元祐黨籍或謂之元祐姦黨

今題元祐黨籍者据南宋翻本之額也此碑之刻凡三次崇寧元年蔡京與其黨強沒明葉夢得籍司馬光文彥博等一百二十人等其罪狀徽宗御書刻于端禮門者一也二年令州縣立黨人碑則京自書之者二也三年重定黨人刻石朝堂凡三百九人者三也不著何人所書李燾長編亦以為徽宗御書刻于文德殿門東壁又詔京書之以頒天下是徽宗御書本有二本至五年星變毀朝堂石刻其外處亦令除毀故所謂百二十人者世無傳本三百九人者御書碑亦無傳惟蔡京書以頒行者祕家所藏一靜江饒跋本一融縣沈跋本不惟兩碑互校有人數姓名之不同即取柯氏宋史新編馮氏宋史紀事本末鄧氏元史類編薛氏宋元資治通鑑近時畢氏續資治通鑑諸書互校又各不同或傳刻有異或碑經翻刻不能無訛今以饒本為主饒本有誤則取沈本仍注異文於姓名之下以備參攷至姓名次序與諸書不同今既錄碑自宜從碑不復更正仍附注之三百九人事蹟莫備于龔頤正之列傳請述一百卷所闕者祇四人蓋龔氏時去北宋不遠文獻有徵採輯尚易而

存目惟　國朝徐賓撰歷代黨鑑五卷內有洛蜀朔三黨及元祐黨籍可資攷證錄入四庫全書元祐黨籍之由始于王安石呂惠卿潰敗于章惇丹糜爛于蔡京蔡卞羣奸附之馴致童貫王黼之徒牽引用事其間遷謫株連諸人之載入正史者不過宰執待制以上若干人其餘不載于史者則仍取兩宋叢書彙為元祐黨籍碑姓名次序與諸書不同今既錄四十二人闕者百六十七人攷章惇在相位七年爲言官任伯雨劾之貶雷州司戶參軍尋徙瓊州而死京爲相二十四年至宣和七年與子攸爭權

帝亦厭薄之乃勒令致仕是冬太學生陳東上書請誅京等又一年京竄儋州道死攸亦伏誅然忠良俱盡哉嘗彰遂有五國城之痛計距崇寧初立碑祇二十五年爾夫陰陽邪正之氣如氷炭之不相容薰蕕之不同器故仁者能好人必能惡人間或使貪使詐權宜應用亦必不可置之心腹肘腋之地以滋後患記稱惟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詩則極之於投畀豺虎豺虎不食者此也君子公正爲心羣而不黨其於正人端士則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各從其類乃順天道之自然

間有學問偶殊性情稍異而以公義相取爲海內國家愛惜賢才其於小人則去之務欲其遠而已攸上以爲民必無肆其機械滋其荼毒而鄉愿之徒乃欲姑息調停以自涸于庸惡陋劣豈聖賢激濁揚清之訓哉漢之宵小以黨錮阨甘陵而漢亡唐之末造以白馬定清流而唐滅宋初邪正互爲勝負所以尚爲盛世及至元祐黨籍出而北宋亡慶元黨禁出而南宋亦亡明季東林復社之禍起而亦漸改革是皆以朋黨爲羅織傾陷之實眞千秋之大誡也自來論此碑者著作

凡數種議論凡數萬言莫不敝手而詈咋舌而噪者今不能悉載撮其大畧跋之至平碑末附王珪章惇其時晦盲否塞國是日非轉以大姦竄入其中揜聲紫色不足深論也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六

賜進士出身　詔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宋二十四

爭安寺鐘款

鐘刻字凡四面行字皆不等正書在朝邑縣

維大宋崇寧四年歲次乙酉十月二十五日口鑄同州朝邑縣魯苑鄉爭安禪院鐵鐘願所集勝利上祈

皇帝萬歲口臣千秋文武百寮常居祿位法界衆生同成佛果

住持院主僧惠以下助緣施主諸人姓名不錄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六　宋二十四　一

此鍾是解州匠人杜臻男鑄造

寺故址在渭水濱元至正元年沒于渭明改建于王林村炊云同州朝邑縣魯苑鄉金史有鎮名四而無魯苑之名亦可以補地志之缺關中金石記

慶德軍五臺山唱和詩

碑通額高五尺九寸廣三尺四寸五分二截書份載二十一行行十字通額並正書在耀州

巽啓恭陪使騎稅謁眞祠偶成小詩拜呈知府屯田伏冀　采覽

朝散郎通判軍州事于巽

千騎驂驅出禁城眞祠欵謁罄虔誠務穡載路歌仁政

簫鼓喧天樂太平殘雪未消山下路和風先颺馬前旌是日天氣晴暖幾有春意爲民祈禱多靈應來歲豐穰定有成

朝散郎知軍州事壬允中和

縹緲仙臺俯郡城躬修祠事表精誠天邊霧卷山峯出洞下風輕水面平不爲尋春馳五馬聊因勸課駐雙旌六典刺史風流別乘多才調彩筆先揮秀句成

宣德郎充州學教授尚佐均

踏霜投曉謁祠庭豪竹繁絃妙吐誠嘉客滿筵青眼看遠山數點白雲平淺霞漏日迎前騎輕吹合煙獵後旌好處畫工傳不盡只憑詩筆爲摹成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六　宋二十四　二

右侍禁監倉王需

眞人廟食占茲城欲乞豐年在至誠五馬貳車恭欵謁豐香烈火報登平犬鷄仙去雲霄丹竈鶴鶴飛來認翠旌既就金方留世了終閒玉帝錄功成

儒林郎知華原縣事張勍

仙翁神隱倚巖扃千里蒙休合爲誠菽粟有餘民服遠雨暘無爽氣和平簫笙緩緩陳觴豆香艾紛紛逐旆旌靈迹欲知垂不朽使君妙製刻初成太守近作靜慮廟記

通仕郎錄事參軍張介夫

曈曈曉日照重城車騎翩翩布德誠綰約仙姿臨世遠

依佈棲觀與雲平神靈響荅歆香火民庶歡呼擁施旌
瑞雪呈祥和氣洽行看閭境報嘉成
將仕郎富平縣主簿高鈞
二公祠事出重城宜有休祥荅至誠林壑靜深經雪後
樓臺高下與雲平豐年簫鼓來仙宅晴日煙霞上使旌
黎庶歡聲自偕樂但聞高廉頌周成
將仕郎華原縣主簿何資

清晨雪霽出東城躬款靈祠致克誠百品果蔬供鳳獻
萬人簫鼓賀昇平暉暉曉日明臺殿獵獵霜風滿旆旌
碧瓦脩廊盡宏麗亦從民欲落新成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六　宋二十四　三

將仕郎華原縣尉李倚立石
崇寧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建　到源刊字
前有吳上允中啓云拜呈知府屯田攷朱制諸府州
縣皆以京朝幕等官攝之故有以某官知某府事知
某州事知某縣事之稱或不帶京朝幕官等衔亦云
某府知府某州知州某縣知縣至明則竟改稱知府
知州知縣近人作碑刻有用朱時舊例云知某府事
等稱者亦始於明世有意好古者耳閻中金石記

張大亭米芾等題名
石高廣均二尺一寸三行行三字不等衔書在盱眙縣

張大亭米芾丙戌歲
按丙戌爲崇寧五年米芾以崇寧三年知無爲四
年知淮陽大觀元年卒於官此正知淮陽時也
長興萬壽寺閣圖并記
碑高二尺二寸八分廣一尺七寸分兩截上截繪圖下截記二十七行行十四字正書在大冶縣
華州尒朱權記
馮翊楊時中書
左輔之西北隅有寺曰長興萬壽禪院古木森蔭殿宇
宏壯爲一方之雄觀寺有高閣絕頂虛曠之所塑文殊
菩薩聖像因名爲文殊閣聳立三層不啻百餘尺徘徊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六　宋二十四　四

周匝止於二十楹刻楠彫甍翬飛鳥翼屹若地出晃若
天降可謂殊勝實淳化五年別駕楊公所建也觀其經
營締構足以想見其爲人亦以知古之豪右歸依吾三
寶爲切至也迄今百有餘歲巨屋已老爲風雨所墊盡
像益故爲塵埃所棲鼠穿其垣墉燕雀巢于椳楝寒
木煙蕪但相掩映於其側弊壞頹圮至此爲極宗明受
業玆院承師資之後懇居於此積有歲年載顧載瞻每
爲深悼將欲增修潤色前人之遺基揣其謀慮不克自
辦必仗信心有力之衆共成大事以作勝因涅盤經云
施一詞梨勒授辟支佛除病愍於九十一劫造像經云

述一小碑威輪王果於三十大返之中夫一詞梨勸之細一小塔之微所得之果猶且若是今者有力檀那能其成此閻則感果之大信不誣矣

大觀元年七月十五日　左通儀雲智刊字

大觀聖作碑四種

碑連額高一丈一尺二寸五分廣四尺二十八行行六十八字正書額行書在興平縣

大觀聖作之碑

通直郎書學博士臣李時雍奉　勅摹寫

太師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一万一千二百戶食實封叁阡捌伯戶臣蔡京奉

勅題額

學以善風俗明人倫而人材所自出也今有教養之法而未有善俗明倫之制殆未足以兼明天下孔子曰其爲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蓋設學校置師儒所以敦孝悌孝悌興則人倫明人倫明則風俗厚而人材成刑罰措朕考成周之隆教萬民而賓興以六德六行否則威之以不孝不悌之刑比已立法保任孝悌睦婣睦任恤忠和之士去古綿遐上非里選習尚科舉不孝不悌有時而容故任官臨政趍利犯義詆訕貪汚無不爲者此官非其人士不素養故也近因餘暇稽周官之書制爲法度頒之校學明倫善俗庶幾於古

諸士有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悌善內親爲睦善外親爲婣信於朋友爲任仁於州里爲恤知君臣之義爲忠達義利之分爲和

諸士有孝悌睦婣任恤忠和八行見於事狀著於鄉里耆鄰保伍以行實申縣縣令佐審察延入縣學考驗不虛保明申州如令

諸八行孝悌忠和爲上睦婣任恤爲中任恤爲下士有全備八行保明如令不以時隨奏貢入太學免試爲太

學上舍司成以下引問考驗較定不誣申尚書省取旨釋褐命官優加拔用

諸士有全備上四行或不全一行而兼中等二行爲州學上舍上等之選不全上二行而兼中等二行爲不全上三行而兼中二行者爲上舍中等之選不全上三行而兼中一行或兼下行者爲上舍下等之選全有中二行或有中等一行而兼下一行者爲內舍之選餘爲外舍之選

諸士以八行中三舍之選者上舍貢入內舍在州學半年不犯第二等罰并爲上舍外舍一年不犯第三

等罰升爲內舍仍准上法
諸士以八行中上舍之選而被貢入太學者上等在
學半年不犯弟三等罰司成以下考驗行實問奏依
太學貢士釋褐法中等依太學中等法待殿試下等
依太學下等法
諸士以八行中選在州縣若太學皆免試補爲諸生
之首選充職事及諸齋長諭
諸以八行考士爲上舍上等其家依官戶法中下等
免戶下支移折變借借身丁內舍免支移身丁
諸謀反謀叛謀大逆子孫及大不恭詆訕宗廟指斥
同

乘輿爲不忠之刑惡逆詛罵告言祖父母父母卑籍
異財供養有闕居喪作樂自娶釋服匿哀爲不孝之
刑不恭其兄不友其弟姊妹叔嫂相犯罪杖爲不悌
之刑殺人略人放火强姦强盜若竊盜杖及不道爲
不和之刑謀殺及賣略總麻以上親毆告大功以上
尊長小功尊屬若內亂爲不睦之刑詛罵告言外祖
父母與外姻有服親同母異父親若妻之尊屬相犯
至徒違律爲婚停妻娶妻若無罪出妻爲不姻之刑
監受業師犯同學友至徒應相隱而輒告言爲不任
之刑詐欺取財罪杖告屬者鄰保伍有所覩求避免

或告事不干己爲不愼之刑
諸犯八刑縣令佐州知通以其事目書於籍報學應
有入學按籍檢會施行
諸士有犯不忠不孝不悌不和終身不齒不得入學
不睦十年不姻八年不任五年不愼三年能改過自
新不犯罪而行二行之實者鄰保伍申縣縣令佐審
察聽入學在學一年又不犯弟三等罰聽商於諸生
之列
大觀元年九月十八日資政殿學士兼　侍讀臣鄭
居中奏乞以
御筆八行詔古摹刻于石立之宮學次及太學辟廱
天下郡邑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奉
御筆賜臣禮部尚書兼　侍講臣久中令以所賜刻石
承議郎尚書禮部員外郎武騎尉臣萬朕仲
朝散郎尚書禮部員外郎雲騎尉臣韋壽隆
承議郎試尚書禮部侍郎　學制局同編修官武騎
尉隴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李圖
南
朝請郎試禮部尚書兼　侍講實錄修撰飛騎尉南
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鄭久中

承□郎權縣尉臣李任
廸功郎權主簿管句學事臣盧端仁
通直郎知京兆府興平縣事管句學事勸農公事兼
兵馬都監臣陳亦
此刻脩賀若誼碑之陰京以大觀元年五月爲尚書
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二年正月進太師碑題太師尚
書左僕射與史傳合關中金石記
又碑連額高八尺五分廣三尺五寸五分
二十七行行六十字連額並正書在淳化縣

耀州淳化縣御製學校八行八刑之碑
將仕郎耀州華原縣主簿管句學事權淳化縣簿尉
臣鄭仲先書丹
文見前不錄
大宋大觀二年四月十五日
從仕郎知耀州淳化縣事管句學事兼管句勸農公
事臣劉云立石
又碑連額高八尺二寸廣三尺四寸五分三
十行行五十九字正書篆額在高陵縣
御製學校八行八刑條
教諭臣胡□□篆額
承務郎監商州□稅權知京兆府高陵縣□學事兼
管勾勸農事臣張□書并立石

文見前不錄
奉
勑如右牒到奉行前批三月二十日午時付禮部施行
仍關台屬去處
大觀二年五月十五日奉
御筆建
學長臣李希伋　權學諭臣史□　直學臣吳若虛
將仕郎京兆府高陵縣尉管句學事臣李凱
三班奉職監京兆府高陵縣□□權主簿臣張憲

臣李壽永臣李壽明刊
又碑連額高七尺八寸廣四尺一寸一
行行五十一字連額並正書在臨潼縣
御製學校八行八刑條
學長臣王電書
文見前不錄
大觀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奉
御筆建
登仕郎京兆府臨潼縣尉管句學事臣徐□
將仕郎□京兆府臨潼縣主簿管句學事臣李良佐
登仕郎京兆府臨潼縣丞管句學事臣王敦化
朝散郎知京兆府臨潼縣管句學事兼兵馬都監雲

驃尉臣王奐　立石

口仕郎充永興軍等路提舉□□□管句□□臣黃

哲

朝請郎口提舉永興軍等路學事雲騎尉賜緋魚袋

臣李陟

是碑當時想天下俱應有之今唯存鄭州本耳予得

見于范侍郎天一閣八行之選宋史取士一法也當

取之以証選舉志歐陽修亭集

歟按宋史徽宗紀大觀元年三月甲辰立八行取士

科今碑所錄八行及三舍之制並較史爲詳又碑蔡

京題額自列銜云太師尚書左僕射無門下侍郎上

杜國魏國公按蔡京本傳大觀三年臺諫交論其惡

遂致仕猶提舉修哲宗實錄改封楚國公以史攷之

既云改封則前此已有封矣今碑列京題銜所云魏

國公是當大觀二年京早受封爵及于三年提舉修

哲宗實錄改封楚國公於文乃爲有據史疏不及此

蓋失錄也攷師金石錄

按大觀聖作碑聖作猶言御製也歷城縣志金石

考云大觀碑山左學宮往往有之蓋通天下皆立

者蔡京題額曰大觀聖作之碑以御製爲聖作猶

以公主爲帝姬也其以此碑文頒之郡縣加以尚

書省牒而別題額曰御製八行八刑條制其實與

聖作碑同也按宋史選舉志大觀元年三月甲辰

詔立八行取士科詔詞大意與碑同然品目既立有司必

求其迹以應令遂有牽合稍細者自元祐拋經明

行修科主德行而畧辟藝間取禮部試黜之士附

實恩科當時固已咎其無所甄別及八行科立則

三舍皆不試而補往往設爲形迹求與名格相應

於是兩科相望幾數十年迺無一人卓然能自著

見者而八行又有甚敝蓋後世欲追古制而不知

風俗教化之所從出其難固如此據史文知八行

八刑在當時固亦行之久矣碑云頒之校學史志

則云頒之學授校學似學校創文學授或又學校

之誤也末云鄭居中奏乞以御筆八行詔旨摹刻

于石立之宮學次及太學辟雍天下郡邑考宋制

學校但有國子學太學其辟雍一名外學乃崇寧

元年所建以處天下貢士別無宮學之文據文獻

通考載外學既成增博士十員正錄五員充學諭

者十人面學二人俟貢士至爲之置諸王宮大小

學教授立考選法據此則當時自有諸王宮大小

學而制未詳也玩碑文先立於官學次及太學辟廱又次及天下郡邑則官學在太學之上矣此碑今存者山左較多河南次之昶所得者僅陝西四種而已

孫離草堂寺詩刻

石橫廣二尺七寸八分高二尺五寸九行行九字又張智周題記一行行十七字在行並正書在鄠縣

雙樹輪囷五百年開華結實兩爭妍我來問道師知否祖意元無法可傳

大觀己丑九月廿九日孫離抆才甫遊因至紫閣留宿此寺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六　宋二十四

將仕郎權京兆府鄠縣尉管句學事權主簿縣丞蓋載

宣德郎知京兆府鄠縣事管句學事勸農公事兼兵馬監押吳叔口

歷山張智周政和元年十一月廿七日獨游時以察視民兵職事偏行諸邑猶恨不能容也

脩三白石渠記

石高四尺五寸廣二尺二寸八行行十四字正書在涇陽縣

大觀二年秋被

朝旨開修三白石渠工徒數千人渠河部役官朝奉大夫蔡溥而下十有五人蕆領其事至四年九月十三日休工告成引涇水深五赤入渠通行七縣灌溉民田云

朝請大夫新權成都府路轉運判官權提舉永興軍等路常平等事趙佺謹題

按宋史河渠志三白渠在京兆涇陽縣至道元年正月度支判官梁鼎陳堯叟上鄭白渠利害詔皇甫選何亮乘傳經度選等使還言周覽三白渠溉涇陽櫟陽高陵雲陽三原富平六縣田三千八百五十餘頃此渠衣食之源也望令增築堤堰以固護之景德三年鹽鐵副使林特度支副使馬景盛陳關中河渠之利請興修鄭白渠古制乃詔太常博士尚寘乘傳經度率丁夫治之寘言鄭渠久廢不可復今自白渠洪口合舊渠以畎涇河灌富平櫟陽高陵等縣工畢而水利饒足民獲數倍史志所載止此不及大觀二年修渠之事不可放矣史稱溉六縣田此記稱通行七縣不知更溉何縣也三白渠在宋時有灌溉之利今歲久淤廢故王芥子先生大岳官吹西觀察時著涇水考二卷謂涇水古以資灌田積日既久其泥重濁易於淤塞不獨民化爲斥鹵即近山之泉來者反被其累故自宋元以來必障涇水而遠之惟恐其攔入仍導

盡西近山泉水分疏灌溉甚地勢不同如此凡言水利者不可泥古而不知今也

李梃過臨潼詩

石横廣三尺二寸八分高一尺七寸二十五行行十五字又向子千題記三行行七字並行書在臨潼縣

頖川李梃

于嘉祐中嘗迎先妣來主臨□□元祐丁卯□月赴守遂寧復過是邑凡山林宮寺之勝皆當日奉板輿盡朋簪歲時游息之處到今二十八年矣因成短詩以叙感慨

妻涼感舊與懷親時事居人觸目新猶有温泉故情在猶能爲我洗紅塵

摯家登朝元閣晚由東山北下自石竇過朝元山路并斯飛亭皆當日親爲開置今復經涉因留拙句

一別驪山歲已深林花依舊綠蒼岑歸尋當日新開路隱約苔痕下翠陰翠陰亭乃開元時勝槩今路在亭基之上

題靈泉觀

山原繚繞水縈紆嶺屏風立座隅更上朝元最高處僊君都看渭川圖

先君昔守遂寧過臨潼熙民侍行後二十有四年熙民行部至此感愴之餘誌先君當日所題詩板已不復見矣乃追憶舊題刻石置温泉行館之壁大觀四年十二月十六日永興軍等路提點刑獄公事李熙民謹記

向子平自丙申歲皆以聯事過此宣和辛丑孟夏十七日

按李梃題云予嘉祐中來主臨潼元祐丁卯赴守遂寧復過是邑到今二十八年自元祐丁卯逆推二十八年之前知其主臨潼在嘉祐五年也至大觀四年其子熙民提點永興刑獄逆推其前元祐丁卯歲侍其先君守遂寧過臨潼恰二十四年詩題有朝元閣靈泉觀冊府元龜天寶七載十二月戊戌聖神元元皇帝降見於華清宮之朝元閣乃改爲降聖閣改會昌山爲昭應山封山神爲元德

公仍立祠宇以時祭享又都穆遊驪山記云山之半平坡朝元閣舊建於此又上二里爲老君殿舊云老君見於朝元閣南元宗於其處立降聖觀琢白玉石爲像今尚存殿壁繪唐從臣之像殆當時人手筆雍勝畧云靈泉觀本華清宮祿山亂後天子罕復遊唐末遂皆圮吾天福中改爲觀賜道士居之李梃李熙民史俱無傳

河瀆靈源王廟碑

碑連額高一丈二寸五分廣四尺七寸三分二十八行行六十三字正書篆額在鄠城縣鄠城縣勅修同州韓城縣河瀆靈源王廟碑

宣德郎知京兆府高陵縣事管句學事管句勸農公事兼兵馬監押臣陳振撰

宣德郎充提轄措置陝西川路坑冶鑄錢司催促般運鑄錢物料句當臣王慥書并篆額

皇帝臨御十有三年典章文物炳然一新正郊丘以辨兩儀廣　宗廟以嚴九室興明堂以脩配

口之典祠太一以昔靈貺之符　明德郵祀咸秩無文肹蠁駿奔罔不祗慄神祇　祖考既已安樂之矣而復以　聲制律而樂和以　身立度而禮節琮玉以成寶而文采彰鑄金以象物而

基本固前世之所廢而不講後人之所忽而不問發明誕告恭出　宸翰　詔令一下不日而成於是卿雲呈祥靈光薦休膏露零滋朱草騰色嘉禾之秀羽物之翔凡曠古之所未嘗記者連章累牘奏之

闕下頌聲洋溢周於四裔猥來王氏羌人貢獻中嶺表龍水描川遺酋群醜解辮屈膝而願爲臣妾者蓋不可以數計古之所謂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財者具見於茲故一事之舉一物之來類皆付之史官刊之珉玄銘之鼎彝紀之以編簡載之以竹帛自堯舜三代典謨訓誥之書未有若　此時之盛者

曰期於身嘗而目見之乎非有作之　聖人其孰
能與於此今
皇帝道德之妙蟠極上下
精誠之微昭格幽顯凡所以　施設注措一出於
獨智百辟卿士曾不足以探識其　與而
四方萬里鼓舞震動化貸成就亦罔知　帝力之
所加豈天之神與禹之智舉在　是歟福物之報
固有由爾顧一河之清惡足以盡之而惓惓不忘者亦
以昭　景命領純嘏奉　上帝之錫美而已
竊嘗以傳記考之河千歲一清其應在　人君壽
考天下治安今接歲三清應益昭著自非　睿聖

撫運　溥博淵泉　通乎高深何以及此是
宜有以鋪張
詔乎無窮也如臣奮壇之陋顧安能識　咸英之
太和而謌達之姑以區區之見述其萬一而預榮焉臣
稽拜手稽首而爲之頌曰
皇帝臨御十有三年禮制樂作典章粲然道德之妙格
于皇天景星慶雲嘗露醴泉諸福之物克臻其全大觀
之初渭河三清乾寧保平郃陽韓城有泓其澄有光其
榮詔遣臣勘報祭惟精乃新其宮靈源是名郡縣奔走
累月而成神歆其類既安且寧皇帝有道山川受職珍

符來貺惟神之錫皇帝有道受福無疆神之聽之德音
不忘簿領臣振預榮釐事作爲聲詩垂千萬禩
降授奉議郎權發遣陝府西路計度轉運判官公事
借緋魚袋臣郭倫
降授朝議大夫直龍圖閣權發遣陝府西路計度轉
運副使公事兼勸農使賜紫金魚袋臣趙口
降授朝散郎直龍圖閣權發遣陝府西路計度轉運
使公事兼勸農使賜紫金魚袋臣陳遘
臣李壽永臣李壽昌刊字
文稱河自大觀以來變濁爲清者三乾寧保平率以
累日惟二年冬見於同州之韓城郃陽其袤百里其
久彌月攷徵宗本紀自大觀至政和凡三書河清並
在同州惟大觀三年兼有陝州保平軍郎陝州也又
于二年云以乾寧軍爲清州改乾寧爲清應郎以河
清之故而史不及之疑是略矣河自三代以來皆有
崇祀故公羊傳以太山河海爲三望望者謂不能親
詣所在就其近郊祭之之義也其置祠實自秦始史
記封禪書云河祠臨晉漢志云臨晉故大荔秦獲之
更名有河水祠今同州府朝邑縣是其地蓋昭王作
河橋於此郎因而祭之耳郊祀志高祖詔祠祀官女

巫令河巫祠河於臨晉又宣帝詔五嶽四瀆皆有常
禮河於臨晉使者持節侍祠歲五祠太平寰宇記西
魏文帝大統十三年于漢祠更加營造周武帝天和
四年太宰宇文護于祠西建碑一所靈帝大象元年
江淮濟各從本所祠惟河一祠依舊不改每歲發使
致璧加牲以祠焉文獻通考唐武德貞觀四瀆年別
一祭祭西瀆大河于同州歷代相傳並因而不改至
明皇開元十五年始以有司言改祠於河中府在今
山西之榮河縣而同州之祠廢矣攷唐自明皇以後
嶽瀆之制互有輕重然猶封河神爲靈源公眞宗封

禪進號爲顯聖靈源公仁宗康定封爲靈源王金章
宗明昌爲顯聖靈源王元太祖至元爲靈源宏濟王
順帝至元爲靈源神佑宏濟王明則革去前號改稱
西瀆大河之神亦並存河中府之舊此唐以前宋以
後祠祀異地之大較也攷唐王延昌撰廟碑云安祿
山反其將崔乾祐守蒲坂時郭子儀軍潼汭與之相
持子儀夢神告曰永豐倉側將有急變姑以避之此
軍退賊騎雲集子儀賴以獲全後諸子朝而修祠此
猶是同州之舊其建于韓城者乃當時別祠如宋時
檜州河南亦得置河廟者是也文所云詔遣尚書郎

張勸致祭既抵其野訪故祠得破屋一區頃圮治甚
還請修建詔可之此宋世修建之事念陝省爲全河
之礎帶而祀典闕如今雖不能復臨晉之故而韓城
猶址不應委棄榛蕪過而弗問此守土之責也余將
請於
朝鼎新廟貌修復祀典以妥神庶而宋史禮志祀河瀆於河
右韓城縣河瀆靈源王廟碑宋史禮志祀河瀆於河
中府今蒲州之永濟縣也大觀初韓城河水清詔遣
尚書郎張勸往祭卽舊廟而修之廟在今韓城縣之
東王郵非河瀆之常祀也碑稱洪河自大觀以來變

濁爲清者略有三焉乾寧保平率以累日維二年冬
見於同州之韓城郃陽其袤百里其久彌月今考五
行志祇載乾寧軍及同州一事不及保平蓋大觀政
和之間郡國言瑞者多志不能盡書然未久遂有五
國城之禍粉飾太平何益於國是哉碑末列名者直
龍閣閣陝府西路轉運使陳邁直龍圖閣轉運副使
趙㠯轉運判官郭倫凡三人陳降授朝散郎趙降授
朝議大夫郭降授奉議郎皆列於銜此它碑所未有
宋史邁傳但云爲何北轉運使加直龍圖閣徙陝西
不知其降官之由也

崇恩圖陵采石記
碑連額高五尺六寸五分廣三尺一寸十六行行二十五字行書篆額在偃師縣永慶寺

崇恩園陵采石碑

崇恩□□寢疾朋于宮政和三年三月丙申朝散郎權
詵遣京畿計度轉運副使公事趙霆入內侍省武功
大夫計置賈□山採石兼提舉鄭州窑務張愷寶奉
詔旨提舉　園陵採石太史□□□□吉祭山興役
于緱氏鎮礙子泉之東西谷段石□工視大觀二年地
官數□會日力之役九旬以時　朝廷促工期以□□
□□□氏邇旬稍□霖雨零霰迭日問作官吏惴慄惟

稽遲之□□而巨石艱致之材越七日而數以登又十
有五日而夫役告畢蓋官屬舊職夙夜暴露協力盡瘁
用濟厥事也官屬爲誰管勾文□兼理銜公事朝散郎
□誼都□寨中亮郎任緯通直郎韓瑜□□奇經郎孫
傑武翼郎賈之才□奇郎閻中立修奉郎李從古秉義
郎趙士□宋良□成忠郎周延慶許紳承節郎張延慶
張世昌周儀從事郎宋聲李選將仕郎李處仁張遠王
充李周福進奉校尉張慤進義校尉王思永假承務郎
陳充管勾鐵爐東井匠人則當事權設者也字奇逸秀絕
惜太漫滅耳偃師金石記

范子嚴墓誌
石高三尺五寸五分廣三尺三寸三十行行三十字正書在襄雞寨

宋故范君子嚴墓誌銘

奉議郎致仕荃騎尉張令撰
朝散郎權知巴州軍州管勾學事雲騎尉借紫權維
書
奉議郎簽書興州軍事判官廳公事管勾學事王沃
篆蓋
子嚴先塋在邑之澤川鄉尉遲社塋閈之木往往合抱
詢其族人之高年者皆云葬逾百年矣雖無誌可考知
其久爲陳倉人也曾祖照祖懿皆務農不仕考元吉有
度量善謀畫由刪敢積貲至鉅萬遂徙居邑中而冨籍
爲第一本葬於大像原有子三人而　君居季孟之

閒考慮喜儁意將擇子之良者教之然其孟既以門蔭
隸府役季且幼獨屬意於　君不幸考早世遂嘿嘿
不得志一旦潛率友人朱景者如京師南抵滁濠間求
師友而學焉遽歸季孟已有析煙之議　君獨得畸
零之業鬻去七八復買地於西平原凡五六年始稍有
序然中心常以未副先君之志爲恨因置其主事又率
其友張今者復如太學凡數年四方賢俊多願交焉然
數干舉不利有勸以習明經比進士爲可必者君深然
之乃出居尉遲之故廬絕人事閉門誦戴禮荅義凡二
年注疏首尾爛然在膽人皆謂　君舉是科取青紫
猶掇之也會　朝廷改科場罷明經君嘆曰是亦有
命焉乃不復爲干祿之學而專閱史傳歷攷古人行事
時與鄉中有道者爲詩酒之樂益多藏書招賢士以教
諸子爲急然性介潔上不願接勢位下不喜延白丁唯
吾儒門一言道合則傾蓋如故以至推財拯乏靡所
不遠其所交遊多魁磊宏博之士未嘗貶首以投俗人
之耳目元祐元年閏二月十七日以疾卒享年四十八
元娶馬氏即邑人進士馬收之女次朱氏鄉貢進士景
之妹五男四女皆朱氏所出曰汝翼成忠郎前任興州
管界巡轄馬遞鋪次汝弼承義郎前任巴州管界巡檢
汝聽將仕郎次汝揖汝礪皆讀書後君而亡女長適
邑人馬筠次適進士薛弁次幼而亡次適進士張扑孫
男十人倪仲何伾倫脩伸倬儔倚孫女六人長適吳山
進士楊大年餘並幼　君之亡汝翼年十八幹蠱事
親教諸弟奕奕有立乃遵遺訓於政和三年六月十二
日卜兆於鳳翔府寶雞縣寶雞鄉大像里先塋之西朱
氏祔葬焉前期求誌于子子素與
子駿　君之幼女作誌與銘固所願也子嚴字也諱
莊姓范氏銘曰

今學不効兮古學是循　古學有得兮所親者仁　宜
壽不壽兮天所屯　福慶流衍兮鍾後人

按誌稱子嚴久爲陳倉人陳倉即寶雞縣隋以前
爲陳倉唐以後爲寶雞又稱其買地西平原陳西
通志西平原在寶雞縣東北十五里即吳玠與金
將撒離喝相持處原之高峻處又名大蟲嶺其原
延亘東接鳳翔界誌又云朝廷改科場罷明經此
即神宗時王安石議更法謂古之取士俱本于學
請興學校以復古其明經諸科欲行廢罷取明經
人數增進士額語詳宋史選舉志子嚴曾祖祖父
皆務農而積貲至鉅萬誌不加彰飾之詞見其質

也兄弟析居謂之析煙初娶馬氏繼娶朱氏而稱
馬氏爲元娶卽後世元配之所昉皆揪見此文

浮邱公廟靈泉記

碑連額高四尺四寸廣三尺二十四行行三十一字正書篆額在偃師縣

浮丘公廟靈泉記

文林郎行永安縣尉管句學事張挺撰

嵩高之下曰緱氏山昔周靈王子子晉吹笙之地也子
晉乘雲帝鄉鶴馭莫返鳳墜松篁遺宮廟食
寶劒珍藏後千餘年醴流其唐蠲痾療疾
起痼愈厄惟神之惠表國之祥帝德廣運修
穆穆本支百世聖壽無疆如山之崇如泉之
長小臣作詩德音不忘

政和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張當世書董顏立石

出中州金石記

金石攷碑在緱山政和二年夏六月有泉出浮邱廟
庭下能愈疾永安令張挺記之偃師縣志

按偃師縣志靈泉在縣南三十五里源出府店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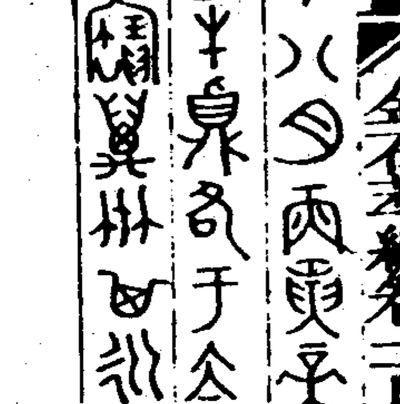
庭下澄澈□□□□□飴映帶清流人初易之俄鷗鳧
泳者輒死衆迺驚悟始識景貺病者請禱□□愈於
是相與謀鳌以文塼甃□方□藻飾丹艧祈嚮雲來洪
惟永安授□□　宋　聖祖　神宗弓
□所闕而嵩高之岳作鎮中土□邑之□眞偃所宅靈
顯□出□□□□惠施於民稽攷傳記寔
□之祥比年而來

朝廷清明百度修舉總名數實禮制樂成河海宴清□禾並秀泉石□□□□功
珍符嘉瑞史不絕書蓋以　皇天眷佑　上
德昭明格致休美以懋大業願不韙歟則儒學之士競

東巖泉溝宋時始出醴甘如飴其後久涸乾隆初
復出經浮邱公廟前與梨樹溝水會爲五龍口西
迤逶府店鎮北屈而西北至江邨寨北滑城泉自
東來注之浮邱公廟記浮邱伯列仙傳姓李居嵩
山修道亦修道於緱山有浮邱洞嘗作原道歌
虎伏龍亦藏龍藏先伏虎但畢河車功不用隄防
拒諸子學飛仙在迷不得住左右得君臣四物相
念護乾坤法象成自有眞人顧

牛鼎銘

高廣行字皆不計篆書



釋文

隹甲午八月丙寅帝若稽古肇乍宗器審厥象乍牛鼎
各于太室從用享億寧神休隹帝甞寶萬世其永賴
京畿豐潤縣文廟中有古鼎友人羅孝廉名廷元改
人後爲廣東遂名堃錢塘
溪縣令沒於在縣脩志以邑人翰林曹鼎望所作
辨文寄觀謂是前五代宋孝武帝之鼎嘗考蔣一騶
長安客話云宏治間土人鑿井得之重五百斤圜腹
弇口四足足上爲牛首下爲牛蹄款識甚古或以爲
商時物客話得自傳聞未嘗目擊宋雖殷後不當稱
帝且古不以爺子名歲日知錄辨商毋乙卣丙寅之
文博古圖誤以日爲年確當可信今文廟之鼎重只
五十斤高一尺三寸五分圍尺有六寸耳旁出高三
寸腹至足七寸凡三足以爲重五百斤及四足者皆
非鼎內有銘在底係四字曹君據元初隨隱湯錄宋
陳世崇仁人
入元乃撰此錄云紹興初有獻鼎於行都上賜白金

銘曰維爺午八月丙寅帝若稽古肇宋鼎審厥象作
牛鼎格于太室從用享億萬寧神休維帝時寶萬世
其永賴凡四十一字乃五代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八月二
日肇作以享太室者鼎銘與此銘其文稍有增減如
云肇作宋器增作字易鼎字又億字下無萬字亦共
四十一字又考田叔禾西湖遊覽志說作漢鼎稱漢
建元三年按漢武帝建元三年乃癸卯非爺午是益
以宋孝武訛漢孝武以孝建元年訛爲建元益謬矣
顧遊覽志謂宋鼎今以焚香殿中叔禾乃嘉靖間人
而三茅觀之鼎猶無恙豈其宏治時便已得自豐潤

即使纂銘相符亦當別是一鼎且宋自武帝永初元年受禪遷神主於太廟時尚未立明堂閱三十餘年至孝武大明五年明堂始立有司奏鼎俎彝篚一依廟禮班行有司搜材簡工此在孝建之後若明堂未立以前何有太室又況南朝重器豈得遠至北地余考太歲之在申者北宋實得其三太宗淳化五年仁宗至和元年徽宗政和四年皆值申宋初季秋大享命有司攝事於郊壝寓祭而已仁宗皇祐二年以大慶殿爲明堂三年辜臣文彥博進大享明堂記亦猶寓祭雖皇祐五年有閱宗朝祭器之事而五年

乃癸巳明年至和元年方值申午元年之八月又無丙寅日至神宗元豐時禮官以明堂寓大慶路寢別請建立未暇講求沿及徽宗崇寧蔡京爲相始以姚舜仁明堂圖議上詔依所定營建尋因彗出蔡京免官明堂亦罷故大觀元年大享明堂猶寓大慶殿及政和五年特詔建立參稽古制爲四戶八牖五室十二堂九階四阿之式又以言者明堂基宜正臨丙方近東以據福德之地乃徙秘書省宣德門東以其地爲明堂命蔡京爲明堂使其年乃金太祖稱帝之收國元年也政和七年明堂成太室乃明堂五室之中

室而宋史禮志云初議禮局之制也詔求天下古器更制尊俎鼎彝之屬又置禮制局於編類御筆所於祖豆盤匜之屬悉改以從古而載所制器於祀儀　則其舊器詔鼎討定凡尊罍

和五年而鼎或先鑄於政和日則是月之二十三四日也是則紹興所獻亦是北宋之鼎而非五代之宋矣紀靖康之難古器祭器八寶九鼎無一不與碎雍石鼓同其輦致夫焉保無流落於民間者乎趙宋政和相隔劉宋孝建六百三十餘年越一紀而及欽宗靖康自靖康至明孝宗宏

治三百六十餘年到今又二百五六十年竟無鑑別古器者或謂宋仁宗皇祐五年鑄鼎十有二圜丘用五宗廟用七劉敞爲之銘疑此爲劉敞作銘而鑄成於至和元年者無論紀日不符且原父博學亦不應

孫澥遊驪山詩

石橫廣三尺二寸五分高二尺五分
十七行行十二字行書在臨潼縣

中奉大夫權發遣轉運副使公事孫澥

曉促零口征晚留華清宿弥月倦紛埃聆髮蓮湯浴夜雨閣庭梧漏長秋睡足平明徑欲西霽色開林麓遂作

朝元遊聊放千里目蹙峨北來橫渭水東轉曲坡田散牛羊沙岸翔鳧鷺漁舟衣發青霞生井屋憶昔唐天子承平漏愛欲攀輦拂行雲鉤欄裹幽谷遺址今尚存線垣半頹覆玉像暗真儀石槽標飲鹿鞨鼓穿無聲連理空餘木長生豈難求有道書丹籙淚未忘馬鬼恨已悲金粟往事寄冥冥芳草依然綠

政和四年十月　日通仕郎臨潼縣令管句學事王慎立石

左丞侯蒙行記序

碑崖存下截高一尺八寸廣二尺七寸序十六行行十字正書在寶雞縣

江夏黃鉞篆

左丞　侯公昔作尉于陳倉凡郵警往還嘗憩是院於法堂門之東有行記焉自元祐五載逮今政和四年經二紀也一旦遇風雲之會爲社稷之臣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豈不偉哉僧問辦以屋宇睩漏牆壁浸圮恐其墨跡湮沒乃模上石庶幾傳之不朽政和四年歲次甲午十月旦日張磎謹序

扶風馬定國摸　同管勾僧問才　廣濟管勾僧問

口口石

按記云左丞侯公昔作尉於陳倉嘗憩是院有行

記焉自元祐五載逮今政和四年經二紀也侯公者即侯蒙也史傳字元功睿州高密人進士及第調寶雞尉徽宗朝累官同知樞密院尚書左丞在大觀四年八月以此碑證之其尉寶雞在元祐五年是歲庚午下逮政和四年甲午正兩紀也序稱行記摸上石今但得其序在下截其記文必在上截已不可得不知所憩之院何院也

圓測法師佛舍利塔銘

石橫廣三尺一寸高二尺一寸三十六行行二十四字正書在咸寧縣

大周西明寺故大德圓測法師佛舍利塔銘并序

貢士宋復撰并書

法師諱文雅字圓測新羅國王之孫也三歲出家十五請業初於常辯二法師聽諭天聰警越雖數千萬言一歷其耳不忘於心正觀中　太宗文皇帝度爲僧住京元法寺乃覽毗雲成實俱舍婆沙等論暨古今章疏無不閑曉名聲藹著　三藏法師奘公自天竺將還法師預夢婆羅門授菓滿懷其所證應勝因夙會及奘公一見契合莫逆即命付瑜伽成唯識等論兼所翻大小乘經論皎若生知後被召爲西明寺大德撰成

唯識論疏十卷解深密經疏十卷仁王經疏三卷金剛般若觀所緣論般若心經無量義經等疏羽翼祕典耳目時人所以贊佐　芙公使佛法東流大興無窮之教者也　法師性樂山水往依終南山雲際寺又去寺三十餘里閒居一所靜志八年西明寺僧徒邀屈還寺講成唯識論時有中天竺三藏地婆訶羅至京奉

勅簡召大德五人令與譯密嚴等經　法師卽居其首後又召入東都講譯新華嚴經卷軸未終遷化於佛授記寺實萬歲通天元年七月二十二日也春秋八十有四以其月二十五日燔於龍門香山寺北谷便立白塔

在京學徒西明寺主慈善法師大薦福寺大德勝莊法師等當時已患禮奉無依遂於香山葬所分骸一節盛以寶函石槨別葬於終南山豐德寺東嶺上　法師嘗昔往游之地墓上起塔塔基內安舍利四十九粒今其路幾不通矣峭壁嶄絕茂林鬱閉險僻藏疾人跡罕到埋光蔽德徒有歲年孰知歸仰由是同州龍興寺仁王院廣越法師勤成至願以

八日乃就豐德分供養并諸佛舍利又奠於興教寺

芙公塔之左創起新塔規範基公之塔一體無異并基公之塔卽舊而新之金輪寶鐸層構雙聳龕如幻成其

下各環以廣廡神像崇窻左右以祔　芙公焉伸主者景慕起信不知何時而已也及於塔之前創修獻殿六楹落成慶贊之日不暇求能成文者丐余直序其事弊之以銘銘曰

貝葉西來乍其功大教流中區矛斯永賴法匠有憑矛誠際會香山迫遙矛閟幽宮豐德峻阻矛藏靈毀後人依歸矛何適從有越作緣矛神助力雙塔屹立矛基是式以祔　芙公矛豈窮極終南相高矛峻倚天盛德巍然矛銘石鐫來者瞻仰矛千萬年

塔銘貢士宋復撰書亦宋書之楚楚者而名不顯故

無稱猶怪銘首稱大周豈以法師死于武后朝耶因歎武曌滛穢在唐以高宗故不致削奪而后世猶不唾去之何也石墨鐫華

按塔銘在咸寧縣興教寺陝西通志云寺在城南六十里唐總章二年建內有三塔其中塔特高大爲唐三藏法師元奘瘞身之所尚書屯田郎中劉輊銘左爲慈恩基公塔太子左庶子李宏度銘右則大周圖測法師塔銘之者貢士宋復也按銘序云奘公塔之左創起新塔據通志則云圖測塔在奘公塔右彼此互異又按今大藏首載大般若波

羅密多經六百卷凡十六會各有小序皆西明寺
沙門元則撰疑即此圖測識以俟攷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六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六　宋二十四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七　宋二十五　一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七

折克行神道碑

碑高一丈二尺八寸廣四尺五寸行數字數刻仗不可計正書在府谷縣孤山堡南

上缺諸軍事秦□□秦州管內觀察使充太原府路兵馬鈐轄知府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兼麟府州管界都巡撿使兼河東第十二將上柱國高平郡開國公食□□□□□□□□□□□□□□□□□□□□神道碑

朝散郎試給事中兼　侍講同修　國史西安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臣毛友奉勅撰

翰林學士中大夫知　制誥兼　侍講修　國史成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戶食實封壹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宇文虛中奉　□□

鈐行既葬八年其子石武大夫康州刺史知府州可求言于　朝先臣克行自爵皆應法當有隧道之碑敢以請　天子曰嘻惟爺之先保有永安捍風扞雨世捍邊垂舉州來歸鈐駕克捷有功自我鈐宗以來所

以假折氏之寵甚盛西人之不驕繫折氏是懲今其云亡雖無言固將休顯之迺　詔給事中臣友汝爲之銘臣友再拜稽首而言曰西夏自元昊乘中國久安玩治之後空口口寇陷鈌數出不利一方用兵騷鈌之憂熙寧元豐間大飭邊備既開熙河遂斷賊右臂應揚之將時則有若王韶賈逵燕達种諤其餘不可勝數

哲宗皇帝懲元祐罷兵弃地騎口之過擇將練兵大復熙豐之政口城天都口過橫山口口口口浚以養弱當時邊將折氏爲第鈌幾與西人戰大小百七十遇未嘗喪敗鹵獲鉅萬計其後會公兄克柔以疾不能將遂以公

始有終臣爲史口口褒善而記功雖不能其敢以固陋辭公字遵道出河西折撝姓五世祖從阮唐末爲府州刺史晉以府州賂契丹從阮不從自拔歸漢鈌太祖受命來覲委以腹心德辰生御卿公曾大父也

太宗征太原以兵來迎收復嵐口爲永安軍節度使贈太師燕國公大父惟忠簡州團練使贈崇信軍節度使贈父繼閔宮苑使果州團練使麟府路駐泊兵馬鈐轄贈太尉曾祖妣蘇氏鈌人梁氏梁國太夫人祖妣劉氏彭城郡夫人妣劉氏慕容氏郭氏吳郡魏郡魯郡太夫人

初公當承襲太尉公以公幼委授其弟繼祖公久居行

間無所知名熙寧三年賊寇慶州河東路大軍城囉兀以牽制之繼祖以所鈌鋒遇賊開光川尙堡嶺再戰皆利誘患賊抄糧道卽以三千人口公戰葭蘆川於是人行少公公奮先登所向如有神諸老將鄂曰眞太尉子也斬首四百級生降千戶驅牛羊贏馬橐宅萬計其後會公兄克柔以疾不能將遂以公知府州鈌主秉常　詔五路出師問罪張世矩口河外兵表公別將蕃兵與口廷議難以守臣自行令選子弟部三千人隸世矩公抗章願率部落先驅報國未報卽委管鑰以行賊據營平逼官軍公進擊潰去是夜世矩被命班師以公爲後拒賊鈌躡其後公止俄枝盤堆度賊牛度隘縱兵擊大敗之殺咩保吳艮師還自劾擅興　詔釋不問王中正口口公將行口右口時軍中旗物大軍恣已取其善者餘皆雜惡不可用公命口其短長黑白創五軍陳法團爲五部部爲一色以口鈌州賊遁去公遣騎追擊生擒五人不殺使爲鄉道中正命公口千騎先趍宥州一夕拔之時賊保險口口中正命公口援口口戰公曰大軍不易至此若不速戰情見力口進退不可卽提刀躍馬而前手格殺數十人所當皆靡戰士鈌挽公徐之公不顧以策招後軍口

紿言賊陳動矣衆謹乘之大敗賊衆乘勝追奔□五里
賊人窺河外患公每□□□畏之□□兵□□□
折氏雖舉國犯他路而左□兵未嘗隨明年四月破賊
于青岡嶺九月又破于厥羅川六年二月□□缺二月
擊賊三角川斬僞鈐轄吳埋保等元祐二年以蕃兵破
賊于□摩川六年會諸將出□水川鏖戰公□□□□
□大破之□□□□千級有奇餘皆赴水死紹聖三
年擊賊遮沒大破之九月青岡嶺又破之是月賊犯鄜
延公統兵牽制至□缺孫覽帥大原議城□□以復故
也邊將論多不合覽檄召公問策公條具所見遂檄公

以□□界□賊擊寧浪□□□□於吐渾河分追□
將□分爲深入□□之狀賊疑不敢動□□□□□
進築公□□□至□慶川賊至大敗之斬二千□缺□
□黃川五年掩襲□烏□□獲僞左廂鈐轄令王兒没
崖副鈐轄兀勒香□頭□兀姚□□□賊□□□
□□□□橫川元符元年又破□□嶺九月又破□□
□十月又破遊□川殺兀流十二月又破□勒圖明年
正月大破賊藏才山□缺月又破龍馬川時□□□
東進□□□□□□廊延帥□□□□□□□公
□□□□□□□□□□□□□□□□□□□□
□□□□□□□□□□□□□□□□□□□□
□□□□□□□□□□□□□□□□□□□□

□□缺□□□□□□大至難支□□□□□□□□□
□請帥□□□□□□□□□□□□□□□□□□□□
□□□□□□□□□□□□□□□□□□□□□□□□□
□□□□□□□□□□□□□□□□□□□□□□□□□
□□□□□□□□□□□□□□□□□□□□□□□□□
□□□□□□□□□□□□□□□□□□□□□□□□□□□□□
□□□□□□□□□□□□□□□□□□□□□□□□□□□□□
用則雖□□□□□□□□□□□□□□□□□□□□□
號年缺文云武恭公既葬八年其子可求請立隧道
之碑克行以大觀二年卒既葬八年當是政和六年
也可求降金者故克行本傳不及其名　碑叙次克
行家世官爵大略與史並合惟御卿贈太師燕國公

惟忠贈崇信軍節度使史不及之耳世以此碑爲折
太君碑攷折太君德展之女楊業之妻也墓在保德
州折窩村非此也金史張奕傳云天眷三年夏人侵
界詔奕往征還奏曰折氏世守麟府以抗夏人本朝
有其地遂以與夏夏人夷折氏墳隴而戮其屍折氏
怨入骨髓而不得報今復守晉寧故激怒夏人欲開
邊釁以雪私讎朝廷遂移折氏守青州據此則折氏
之祖墳在府州者多爲夏人所夷今此及嗣祚兩墳
翠石鬼然歷千年而不祇當是折氏世篤忠貞之報
今因以五代宋書三史及碑叙其世系庶有攷焉

碑陰並列所統各寨主姓名史稱折氏自從阮於唐
莊宗時起家府州至宋高宗建炎二年可求以地降
金凡七世父子兄弟相繼扞衛邊境者歷二百餘年
而嗣祚碑有自武德中詔府谷鎮遏使之語遏使者
唐鎮官名是折起于唐初迄于宋金之際也幾歷五
百餘年簪纓不替其勛業彪炳史冊卓絕千古視此
碑陰益見其控禦邊陲鈐轄蕃漢之遺制焉（關中金石記）

按此碑殘缺過甚全文不知若干字今存者尚一
千二百餘字標題已缺其姓賴其文內尚有可攷
碑爲奉勅撰書撰者毛友史無傳書者字文虛中

傳稱字叔通成都華陽人大觀三年進士歷官州
縣入爲起居舍人國史編修官同知貢舉遷中書
舍人碑系銜云翰林學士中大夫知制誥兼侍講
史皆略之碑云公字遵道出河西折掘姓廣韻云
房複姓南涼禿髮傉檀立其妻折屈氏爲皇后此
作折掘文之異也碑又云德展生御卿公之曾大
父也大父惟忠父繼閔宋史折德展傳德展二子
御勲御卿御卿淳化五年拜永安軍節度使契丹
大將韓德威率衆來侵御卿疾甚其母密遣人召
歸御卿曰世受國恩死于軍中其分也翊日卒子

淮正惟昌惟信惟忠字盡匠累進簡州團練使喪母起復雲麾將軍卒碑略其雲麾將軍子繼宣繼閔繼祖繼世繼閎以勞累遷宮苑使領果州團練使皇祐二年卒史略其麟府路駐泊兵馬鈐轄子廣孝克行克行初仕軍府擢知府州在邊三十年戰功最多羌人呼爲折家父官至秦州觀察使卒贈武安軍節度使子可大爲榮州團練使知府州事上官革命吏題

按汧源縣即今之隴州南七十里爲吳岳即周禮西鎮曰岳是也此題所謂嶽祠即西鎮吳山廟祀嘗至其處竇雲寺及佛閣俱無攷上官革等亦無衍傳

謝彥溫泉詩刻

石橫廣三尺八寸八分高二尺一行行五字行書在臨潼縣

宣句謝龍圖留題

自愧塵容去復來驪山頂上看崔嵬誰人得向長安道會浴蓮湯十二回

政和丙申三月十八日謝彥子美書

政和六年五月日從事郎武功縣丞管句學事權臨潼縣事梅安口立石

重修鳳翮寺塔記

（碑高六尺八寸五分廣三尺二寸十七行行三十一字正書篆額在咸寧縣

大薦福寺重修塔記

長安城之西南三里餘有寺曰大薦福自唐高宗時立爲獻福寺至天授元年始改薦福并御書飛白額中宗大加營飾以神龍年後翻譯佛經並於此院按兩京記西北隅有薦福寺浮圖院實景龍中宮人率錢造立浮圖凡一十五級高三百尺爲祈福之地自景龍至

本朝政和丙申三百九十二年風雨摧剝簷角墊毀有山谷迂叟因出往遊偶見是事喟然傷乎歲月浸久將就傾圮使夫妙緣聖跡寂寥數百年來未有修崇之者衆但咨嗟莫能辦集蓋此巍然寶塔寔爲諸佛無量劫

來薰修妙行誓願所成靈牙舍利悉貯其中普爲一切衆生作大高廣福田故我喜於修完勇躍成就願此殊勝淨行利樂無窮普沐妙因豈不韙哉於是負糧裹費自竭其力雖一毫不假於人以是年二月己卯興功越四月戊寅告成洎以徘徊副屋隳塼所擊上漏下濕損弊尤甚悉皆修完遂復一新由是觀者如堵湊沓瞻仰衆復歸向溥發善緣始山谷子盧於臨涇之白龍庵中方宴坐間暗然隱几而寐夢現一寶塔白光亘天躊躇之間傍有人云此乃般若寶塔也子欲遊乎夢中謂曰寶光充塞殆不能前又若有云但隨吾行於光明中往

重修光濟寺碑

碑連額高五尺四寸廣三尺六寸四分三十三行行五十五字正書篆額在郃陽縣

重建光濟寺記

同州貢士張鑑撰

夏陽古西河之野當潼關之北自漢迄唐至於　皇朝世爲馮翊屬邑關關之境分陝而西金城千里號爲四塞地占天下上游口邑之封直郡而東不遠數舍版圖登口邑居關中佳處口口勢勝則前嚮蒲坂之都會背恃龍門之峭絕大河泓其左以俯瞰汾晉梁山脈其右而平揖條華其地靈人異則有有莘氏建都之址卜子夏明道之方廟像端肅文母始生之舊里也龍畝

膏潤伊尹昔耕之豐野抑有瑞應丹鳳覽輝之臺孝子王祥躍魚之清故築城口以居民聚口以爲市設官府以聽訟開廩庾以受輸其來久矣城之東北隅崗阜回旋若起觀口連屬映抱爽塏十仞以擁其後泉漢泓澄若設明鑑支口口絡潴於田千頃而圍其前喬林蔚然脩竹森然雲烟濃麗而四時春融樓殿煇映而萬瓦鱗次者光濟之爲寺以處其中也方其興創之始偶口文記莫得詳攷前後相承司其事者惟務因仍歲月既久循至圮廢有傳業法師惠嚴者爲兒童時捨身出家一心向佛日以持誦爲樂雖寒暑之切肌食衙之不免者

間亦忘之積習之美僅於十年乃中程於州長既得度後法乳昆季有請於其師明滋者曰嚴師精專而勤切朴直而誠厚必可以起吾寺之廢滋亦然之遂以寺事付焉而法師辭之辭不獲已而受之然常謂其倫曰吾抄弥小師爾方此落髮以趍向眞諦今口口以寺此固吾家事也然寺隘陋而弊廢吾固欲闢其隘而廣之革其弊而新之吾爲僧之日未久信義未孚于人人未我知也一旦欲增建而崇起之其費不啻千萬雖有善知識其我從者蓋亦寡矣莫若使我受圓具戒從遊禮願聽學大乘法士之門得悟眞覺無相之教然後開示正信指授大衆興慈雲於貝梵布法雨於金田普爲衆生施大利益則何求而不得也其師聞而壯之廼從其願法師既得免去擇善演說口遠亦從之窮經抗論披究其文紬繹其義語執其疑似悟識其隱微口年於外名成而歸滋且老矣既至復授事乃募里人雷琦爲檀信士琦城中之大族也資富鉅萬膏腴沃壤華屋口第連亘輝煥甲於一方然厚於營生廉於自奉爲人頗温淳而長者樂於從善卽與法師相爲戮力既捨家資又粒衆施迎寒涉暑以夜繼晝構美材以爲屋範實鐵以成鍾始於元祐之丁卯遽於元符之己卯星霜一紀以至

落成法堂處其奧三門直其前大殿居其中殿之兩旁曰東西廊東廊之北曰鬼母堂又其北曰浴室香積厨西廊之北曰授資舘又其北曰羅漢殿衆僧堂法堂之左右翼曰法師寮當講位管勾房直行舍內羅漢殿及圖殿賢聖並係檀信雷琦獨辦建置殊勝功德也又覺角鐸拄金者鐘樓崛起於坤之口也庭竹敲玉者煖堂隱處於乾之位也堂之北有隧遂然以洞其下有塔裁然以封其上者是又法師逆脩之墓也脩墓之背鄰寺之垣口辟其上口口千里洪波巨浸風帆浪軸之河津晉壤韓原禹脈秦中之畛域每一登覽盡在諸掌眞所

謂形勝之地故寺之成也不侈不大幾於百楹不口不陋金碧翬飛入其門而瞻仰姦偷惡少亦有恭肅之心升其堂而作禮宰夫貨盜猶有回向之念則法師之所以增大寺宇崇飾教像誘人口善其於細民豈曰小補又況寺之設也所以建置道場上爲　廟朝祈禱之所仰惟　聖王有萬壽無疆之休亦惟光濟有万年不朽之口余嘗至其寺每終日瞻玩似不知其在遠方也蓋咸里貴人之於者捨金弊極脩崇長廊廣殿連棟飛甍口口自天而下幾非人力所能致者光濟之嚴潔遽靜有以髣髴焉法

師之功固亦勤矣法師以緇素脩靜梵非特足以易其弊而致其新又能有以善其生而全其樂其處世也無累眞所謂解脫者今茲僧臘四十一而俗壽七十有六矣寺事委以小師洪蘊日惟誦禮不忘其初上以報稱

國恩次以興謝　佛蔭故門弟子日益滋多洪勤而下凡一十一員解經論演教法以啓迪未悟者居其半余授徒沿水之東相距口口日蘊持其口以來俾道其事詳而有據嗚呼若考作室厥子每艱於堂構厥父苗厥子每難於播穫昔人深所望者迺蘊等見之今其請也欲紀其師之功而懼沒其美是非獨有以不

墜其業而止爾抑有肯堂構播穫之念也余喜道法師之勤而嘉與蘊等之志遂述之云大宋政和丙申歲八月十五日光濟寺住持講經論僧惠嚴管句僧洪蘊等立石　并書　刊字人薛立

成忠郎同州管界巡鹽舒

忠訓郎權同州馮翊等五縣巡檢侯進

忠翊郎管句同州夏陽鎮及鹽倉草場煙火公事范

從事郎知同州邰陽縣事專切管句學事教口保甲

管句勸農公事李養咸

承節郎監邰陽縣酒稅務董濤

保義郎河中府同華州巡鹽尉口

保義郎邰陽縣尉陳口元

將仕郎邰陽縣主簿張基

按碑云夏陽古西河之野唐書地理志夏陽本河西武德三年析邰陽置又以河西邰陽韓城置西韓州乾元三年更河西曰夏陽隸河中後復來屬至宋熙寧四年省入邰陽是立碑之年已無夏陽碑蓋追述舊時建置也縣廢之後改爲鎮在邰陽縣南二十里鎮有太姒墓又縣城東四十里有太任太姒二聖母廟即碑所云廟貌嵯肅文母始生

之舊里也光濟寺今陝西通志無攷

王郅等啟母殿題記

石高廣俱二尺六寸十一行行十一字十二字不等行書在登封縣嵩陽書院講堂壁

左武大夫忠州團練使知東上閤門事提舉中太一宮兼祐神觀公事王郅子堅右武郎提點醴泉觀陳彪炳文忠訓郎王淵深甫同隨侍

口口節使太尉詣崇福得獲恭參

啟母殿下遂觀

聖跡不勝大抃時政和戊戌孟夏十有八日彪謹題捧硯人劉天錫

政和八年端午日靜正法師覩朝散大夫知西京嵩山崇福宮事張若口

太上都功法錄弟子知廟事曹仲恭摸

嵩陽聶口口口

傅梅嵩書曰往來嵩山之麓每從瓦礫荆棘中見有古人尺碣片石磨洗識認但文字可識者移置存古書院嵌於堂壁若鱗次然葉封興復嵩陽書院乃移置於此說嵩

拔記云詣崇福得獲恭參啟母殿丁遂觀聖跡不勝太抃河南通志嵩山崇福宮在登封縣城東北

碑高五尺四寸廣三尺四分行字多寡大小不可計行書又奏據六行小字書在朝邑縣

五里漢武帝創建名萬歲觀唐改名太一觀宋改今名爲眞宗祝釐之所啟母廟在嵩山麓廟前有啟母石古云塗山氏所化漢武帝祀中嶽見啟母石因建廟焉此記所謂聖跡殆即啟母石也戊戌年十一月已酉朔始改元重和此記刻於端午日故仍稱政和八年

崇佑觀牒

陝府西路都轉運司奏據同州申據朝邑縣申本縣耆老人戶賈口等狀本縣城西有岱嶽行宮地居高阜殿宇宏壯屋舍計一百六十餘間自來請道士王永清住持焚修每遇亢旱祈求雨澤皆獲感應人民無不歸仰伏乞敷奏朝廷賜宮觀名額本縣側近並無宮觀遇天

尊節開建道場委是順便本司保明是實伏候

勅旨

尚書省牒同州朝邑縣崇佑觀

牒奉

勅宜賜崇佑觀爲額牒至准

勅故牒通議大夫口左口王押起復少傅太宰押少保

少宰押太師晉國公不押

政和八年九月十一日牒
後題云通議大夫守左丞王押者王黼也起復少傅
太宰押者鄭居中也居中以六年爲少保太宰七年
八月以母憂去十一月起復八年進少傅少宰少保
押者余深也深以七年十一月爲特進少宰八年七
月爲少保太師魯國公不押者蔡京也以本紀列傳
攷之皆合國中金石記

升元觀勅
石連額高六尺三寸餘廣二尺七寸大小字共七行字數不齊正行書額題升元觀勅四字篆書在泰安縣

尚書軍狀泰寧軍奉符縣升元觀
泰寧省牒據兗州儀曹掾兼兵曹婁寅亮狀稱契勘兗
州奉符縣泰山之下有古洞天周三十里名曰三宮空
洞之天載在圖經是實即目宮觀並無名額却有建封
院一所通連嶽廟之後殿屋完備田產頗多六一村僧
占據住持征役民間安攢丘墓穢惡不潔深慮觸瀆眞
仙不便欲乞備申朝廷改爲道觀州司看詳本院委合
改充前件洞天道觀伏候
勑旨
勑旨賜升元觀爲額牒至准
勑故牒　政和八年六月十四日牒
指揮

起復太中大夫守左丞王押者王黼也起復少傅
特進少宰　押
起復少保太宰　押
太師魯國公　不押
政和八年閏九月二十一日襲慶府管內都道正兼
權措置升元知觀事洞元大師賜紫道士李中寂立
石
右碑在泰山東南麓升元觀其大字草書甚遒勁不
知何人筆錄之以見當日牒文之式考宋史婁寅亮
傳但云政和二年進士爲上虞人不言歷官兗州亦
可以此碑補史之闕其曰太師魯國公則蔡京也金石文字記
碑前載泰寧軍狀稱兗州奉符縣其右旁書政和八
年閏九月二十一日襲慶府權措置升元知觀事洞
元大師賜紫道士李仲昭立石按徽宗紀政和八年
八月乙亥升兗州爲襲慶府故先稱兗州後稱襲慶
府矣牒後列尚書省長官曰起復太中大夫守左丞
王者王黼也曰特進少宰者余深也曰起復少保太
宰者鄭居中也皆有押字曰太師魯國公而不押者

蔡京也陸游老學菴筆記云自唐至本朝中書門下出勅其勅字皆平正潭厚元豐後勅出尚書省亦然崇寧間蔡京臨平寺額作險勁體來長而力短省吏始效之相誇尚謂之司空勅亦曰蔡家勅蓋妖言也京敗言者數其朝京退送及公主唆帝婭之類偶不及蔡家勅故至今勅字蔡體尚在此碑勅字正蔡體

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桂林狀波巖還珠洞題名

橫廣三尺五寸高二尺六寸十行行六字七字不等左行行書在臨桂縣龍隱上巖

清源劉鉉逢時廖東蔡惲樂道晉江呂汴子會祥苻馮

元震亨之襄陵侯材晉卿若溪王蕃于宣自湘南樓泛舟過狀波嵓避暑抵暮而歸宣和己亥六月十六日

重新緱山僊祠題記

石高三尺六寸廣二尺三寸四行行六字正書在僊跡巖仙君廟

永定陵都監盧功裔重新緱山僊祠鉅宋宣和庚子歲

重陽記　成敏刊

億按石碣題云永定陵都監盧功裔重新緱山仙祠鉅宋宣和庚子歲重陽記凡二十四大字頗似山谷老人用筆其題鉅宋他石刻亦少見　匯師金石錄

八行劉先生詩

碑連額高六尺七寸廣三尺八寸五分十三行行十五字至十七字不等草書纂概在東阿縣黃石公祠

我昔讀漢史心師張子房從容輔漢室功成復翔翔皆由受　師黃石公也訓知進退存亡我本田舍兒本志在遐藏巳緣遇　眞主招聘助發揚五年寄京闕心志不皇皇亦由裒志定萬事皆粃糠今日得歸來素志今得償幾舟河縣下騎馬達祠堂伏行仙遺像我志愈激昂誓歸東村住心祈契空蒼庶可見　張子侍翁入帝鄉

宣和二年九月廿四日朕次劉採仙尉張思范陽范

朴羽人張昌道聯騎同來

勅差知東平府濟北穀城黃石山靈顯觀事兼京東西路傳授科教師賜紫芝知筌立石

忠訓郎東平府博州夾河巡檢兼東阿縣巡檢譚修職郎東平府東阿縣主簿張口

通直郎知東平府東阿縣管句勸農事宋口

迪功郎東平府東阿縣丞吳世英　李全刊

徽宗大觀元年詔立人行取士科凡孝悌忠和睦姻任恤爲人行全備者耆隣保伍申縣申州申尚書省釋褐命官此劉先生殆亦以人行舉而薦京師者歟　山左金石志

按劉先生不署名豈年月下有猷次劉採或即其人歟宋史地理志東平郡本鄆州宣和九年此或是七年之誤此東平府宣和只七年無九年也

詩宣和二年所書而艾知全等銜名有東平府字則是題詩在宣和二年立石在七年也

宋京太清閣詩刻

石橫廣三尺八寸高二尺二寸五分十七行行十四字行書在高陵縣

登太清閣二首

望斷秦原日月寬西來涇渭側依山憑誰喚取王摩詰寫到孤鴻滅沒間

輦路名存跡已陳斜陽今作幾家村繚墻月轉華清夢來破高陵渡口昏

宣和三年四月二十九日成都朱口口宏口

京請卻得幽取道渭上觀爲命口詩刻次韻奉呈口

口奉議公　蜀宋京

金節遙迴去不還羅宵星斗煥秦天白雲拱木今何在歲月聲名相與延

乞守初來到渭濱玻瓈親爲拂詩塵口江集裏新添得留取鍾評付後人

宣和辛丑四月晦

口口口知高陵縣事楊口立石　口陽米清摸刻

按宋京史無傳宋詩紀事云京成都人崇寧進士不詳其歷官引成都文類載其琴臺武擔二詩而不及此石刻

季季梵仙詩刻

石橫廣三尺一寸高二尺四寸四分十二行行九字至十二字不等草書在上元縣新澤寺

廬窓雲暗青燈小松檜無風春悄悄子規枝上叫夢回清磬一聲山月曉

官南官北拯身累年去年來換鬢青何日歸來閑歲月掃山廬墓過餘齡

大觀戊子暮春季季

政和癸巳四月廿四日將去此趙趙閎梵仙

万里區區學宦游江南江北幾時休朝來作別殷勤語爲謝多情黃栗留

宣和四年壬寅歲四月旦日祈澤寺住持沙門道昇

上石

右季季及梵仙詩前二首後題大觀戊子暮春季季季下著二點似是其人之字其詩云官南官北添身累年去年來換鬢青何日歸來閑歲月掃山廬墓過餘齡則亦嘗仕於朝者矣詩又有廬墓之語或即趙

孟遠之昆弟乎又一詩題云政和癸巳四月廿四日將去此趣閑自署梵仙亦不知其姓名也此與高逸上人詩碣書法皆俊爽竝宜和中祈澤寺沙門道昇所刻萬寶亮金陵梵刹志所失載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朱濟道呈妙空禪師詩

褒本高廣行字皆不計篆書在長清縣靈巖寺

二李隆譚向東洲見盡東洲水石幽不

鳳鳳又李二卩公外日米游譜陽秦

星如公妙空禪師

口洛濛定禪師了觀音化身此碑可補邑志之闕

品口口神寶峰

自

釋文

二年催遣向東州見盡東州水石幽不把詩常費心眼

靈巖消得少遲留右一

東州山水亦堪遊及至靈品分外幽會有定師能指示

直須行到寶峰頭右二

宣和五年二月初九日朱濟道偶書呈如公妙空禪師

口魏法定禪師乃觀音化身初居靈品口口神寶峰作釋迦石像良有深旨

按朱濟道不詳其何許人如公妙空禪師者妙空是賜號名淨如住持靈巖者也末小字注二行十九字亦篆書記法定禪師事長清縣志云法定禪師梵僧也魏正光初杖錫來遊方山見希有如來曾於此成道遂經營梵宇有蛇引道二虎負經并白兎雙鶴之異遐邇助工於是窮崖絶谷化爲寶坊勅賜名靈巖寺志但詳捌建靈巖而不及法定禪師爲觀音化身此碑可補邑志之闕

妙空禪師二頌

石橫廣二尺七寸五分高二尺六寸五分前刻二頌十一行行十二字十三字後刻記三行每行字數二十四五不等行書在長清縣靈巖寺

拙頌奉別　知事頃首兼　雲堂諸禪衆

住山淨如拜呈

七年林下冷相依自愧鉛刀利用微聚散莫云千里遠輪天一月共同暉

慈書記寫予眞求讚慢書此以塞來意

肩不修疎頭突兀鼻齆垂乞顴無骨長憐百醜兼且訥
慈禪慈禪不我拙名乞邈乞水裏月咄

宣和五年八月初三方山老拙書

妙空老師嗣法薦福英和尚出於大宗師門下兩坐
道場僅四十載凡示徒貴機用唯棒喝可語言知客
道德獲此二頌囊之久矣師今示寂命工摹石葢傳
不朽皇統三年中秋日監寺僧義由謹記

宣和重修東嶽廟碑

碑高二丈五寸廣七尺五分二十六
行行七十四字正書篆額在泰安縣

宣和重修泰嶽廟記

翰林學士承　旨正奉大夫知　制誥兼　侍講修
國史南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戶食實封壹
伯戶臣宇文粹中奉　勅撰

朝散大夫充徽猷閣待　制知襲慶軍府事管句
神霄玉清萬壽宮兼管內勸農使兼提舉濟單州兵
馬巡檢公事陳留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
袋臣張嶽奉　勅書篆

泰嶽宮廟完成奏功
宣和四年九月有司以
制詔學士承　旨臣宇文粹中紀其歲月臣
粹中辭不獲　命退而移文有司盡得營建修

崇　　詔旨本末與庀工鳩材因舊增新之數謹
再拜稽首而言曰臣聞自昔受
有顯德著在
　　天庭合四海九州之懽心以爲
　　天地社稷百神之主故有壇場圭幣以象其
物有宮室祠宇以猶其居有牲牢酒醴以薦其潔有祝
冊號辭以導其誠其漠然而意可求僾然而誠可格殆
與人情無以異是以黃帝建萬國而神靈之封七千虞
夏商周文質迭救雖所尚不同而事神以保民其歸一
揆故其書曰望于山川徧于羣神又曰山川鬼神亦莫
不寧其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又曰墮山喬嶽允猶
翕河河東曰兗州其山鎭曰岱山自開闢以來尊稱
東嶽其穹崇盤礴雖號爲一方之鎭而觸石膚寸不崇
朝而利及天下是以歷代人君昭姓考瑞盛登封之禮
告祭柴望五載一巡守必以
　　神靈烜赫光景震耀載在書史接于耳目者奕
奕相屬也　　宋受
　　天命建都于汴東
倚　　神嶽遠不十驛
　　章聖皇帝肇修
封祀蓋嘗躬款
　　祠下欽惟
神靈饗荅之異念唐開元始封王爵禮加三公一等
未足以對揚　　休應遂僭
　　五嶽咸陞

帝號自是宮廟加修萬獻加厚四方高里士民奔湊莫享祈報者晝日益而歲新也　皇帝神動天隨　德聰明仁孝光于上下　神之聽之迺底陳于上　帝用降施周溥既已騁斯民於冥寄迺　詔命屢降增治宮宇巍巍所以禮　神祇崇顯祀盡志備物舉用其至歲在辛巳迄于壬寅　清都紫極望之者知外周采扈分翼翬然如　神靈所宅凡爲殿寢堂閣門亭庫館樓其爲觀廡合八百一十有三楹財不耘于賦調役不假于　天造地設　盛德之事也惟古追呼而屹然崇成若

祇燕豫福應如響嗚呼眞　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臣竊伏觀　皇帝陛下臨御以來　夙宵之念無一不在於民者發號出令以誠以告頒恩施惠以生以育設官擇人以長以治創法垂憲以道以翼以訓以齊政成化孚中外寧謐於是國有暇日以修典禮民有餘力以事神祇咸秩無文周徧羣祀自古所建上下遠邇靈祠吉祝于今莫不舉舉

斗祝　皇之祚　泰山等固　鎭安二儀
混同萬宇　下逮羣黎　徧敷錫之　億載萬年　惟
神是依　罷　有謠康衢　述是聲詩
無私　案徽宗本紀既無制詔撰碑之文禮志嶽瀆條亦不
詳重修祠宇之事而此碑文體書法皆極壯觀實爲
岱廟諸碑之冠惜宇文粹中張溍宋史皆無傳莫能
攷其事蹟耳碑陰列嶽廟職事人員凡二十行山左金石
宣和五年夏自鄜延帥蒙　胡寧刊
恩從請移守南陽六月二十七日侍　政和五年夏自鄜延帥蒙
親過饒益寺題謨閣待制新知鄧州兼京西南路安撫
使賈炎題諸子公哲公燮公輳公節公轟公烈公協公
頡諸孫隨德壽德隆侍行　呂元明馬元鈞偕來
宣和六年四月初八日男承務郎充專一總領措置
陝西路鑄錢司准備差使公傑親摹上石
河中府張崇智刊
先題云顯謨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賈炎政和三
年五月蒙恩罷延帥奉母歸居潁昌後題云炎自鄜
延帥移守南陽侍親道饒益寺顯謨閣待制新知鄧
州兼京南路安撫使賈炎題攷宋史炎昌朝之子歷
官工部侍郎政和中以顯謨閣待制知應天府徙知
延安求內郡以養母乃命爲潁州未行復留改河陽
又改鄧州加直學士知永興入對留爲工部侍郎卒
贈銀青光祿大夫前後奉母過饒益寺者始則由延

志
按此碑在泰安府城內西北隅岱廟內泰山舊有
上中下三廟此其下廟也凡歷代祭告皆於此行
禮廟之制中爲峻極殿南爲仁安門又南爲配天
門門東三靈侯殿南爲炳靈官門外此碑在焉據
山左金石志碑有陰列職事姓名今失搨

賈炎饒益寺二題名
石橫廣四尺一寸四分高一尺三寸四分二
十五行行八字九字不等行書在東平縣

先考成正公留題
顯謨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賈炎政和三年歲在癸

御之賴州再則山河陽改鄧州也傳文叙次不甚明白不如碑之詳著也又公傑題此云先考成王公而題傳亦不及其謚其缺略如此南京即應天府唐之宋州也鴻慶宮太祖神御殿名關中金石記

按陝西通志饒益寺在朝邑縣南十里新市鎮創自蕭梁天監唐貞觀二年起十三層浮屠歷代名賢探勝賦詩勒石金新市監趙忭因歲久石刻殘缺收置藏春塢壁附以記今藏春塢賈炎題名石尚存即謂此石刻也

淳化縣吏隱堂記

石高五尺廣二尺四寸一行四十九字行書在淳化縣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七　宋二十五　三

淳化縣吏隱堂記

梨蒙首雲陽支鎮爾　我來淳化間易爲縣隸華原宣和初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請口口南幽羽檄飛書接抵兩路今爲衝途簿書之繁戶口之夥不減劇邑名公鉅儒臨蒞于此者比比焉益亦善地也方　朝廷口口口令爲民長人歲在乙巳命宣教郎賜緋魚袋張公來攝是邑也愛其民既淳事且簡發於詞詠作詩十章以蒙軒眞吏隱之句冠於篇首後人慕其口口刻諸石而　公又新其堂以居焉則知賢者用心其不相遠矣　公三口顯族也元豐間嘗遊是邑見口口地凉泉甘木茂徘徊不忍去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七　宋二十五　三

口口餘裕搜幽摘奇以醉六經此又得隱中之佳趣也

嗆士被於化育民樂其耕桑以自養自足故牛馬之牧於山谷者不收五口口積於田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抱鼓之警發召之役也　公既因其土俗而治以簡靜蚤莫休暇故得以升其堂眞所謂吏隱口口本部漕使朝議劉公　來攝是邑也愛其民既淳事且簡發於詞詠作詩十章以蒙軒眞吏隱之句冠於篇首後人慕其口口刻諸石而　公又新其堂以居焉則知賢者用心其不相遠矣　公三口顯族也元豐間嘗遊是邑見口口地凉泉甘木茂徘徊不忍去

寓茲累年率邑中士人日從其學循循博約略無少倦
我公既登甲科而座下之士相繼馳□□屋者有
之歲月邇邇□指四十年間今　待制公累鎮巨藩勳
業昭著　眷倚之重恩數之隆冠於一時天下□□
祈　公登庸而懇請琳祠優佚里閭爲四方達士之榮
觀　公累歷幕府婉畫有勞　朝廷知其績　名還賜
對又特　□□服寵褒之行將擢用矣顧小邑不足以
展其才　公之臨也思昔　杖屨所歷之地留心城邑
撫養士民誠亦至矣由是觀之　□且隱於是以待超
騰也邑民欲　公久此政但恐席未温　紫詔西來促

裝東去預以爲思耳彥政雍人也旅食于兹行踰□□
又霑被德化沐　公顧遇其心如何哉　公以命堂
之意見囑僕素乏才能辭不獲已謾書其實　公字宗
成云宣和七年□月初三日杜陵石彥政記并書

按淳化縣五代以前總謂之雲陽縣宋淳化四年
析其地置淳化縣屬耀州宜和初改屬邠州碑故
云梨園昔雲陽支鎮我宋淳化間易爲縣隸華原
宣和初云云梨園宋史地理志作黎園雲陽縣鎮
名華原即耀州華原郡也縣令張姿祖多善政而
史無傳撰書人石彥政亦無攷淳化縣隸邠州迫

靖康三年爲金天會五年金元帥府宗翰宗望率
兵伐宋陝西之地賜楚瀚金盞距此碑之立僅兩
年耳

太史公廟記

碑高三尺八寸五分廣二尺六寸五分二十一行行三十三字正書在韓城縣

芝川新修太史公廟記

東魯尹陽撰

西韓焦丙書

太史公爲紀錄之宗表表而矜文辭者皆不能出其圍
吾得觀其書矣至于廟像冢藏之古吾弗得而見之宣

和七年歲于始官韓城尋遺訪古乃在少梁之南芝川
之西得太史之遺像焉于容嗟而致式之因低佪周覽
則棟宇甚傾頹階陛甚圮墻壞埏隧甚荒茀惟是享嘗缺
然不至予乃慨然發喟屬諸耆老而告之曰　司馬公
文爲百世之英而所居不能蔽風雨學爲紀述之淵而
所藏不能去荆榛今洪河汩流涕乎前也中條崛起峙
乎東也河嶽深崇氣像雄渾　公文實似之而冢廟卑
庳如此其不稱　公之餘與學也甚宜安獨不爲邦人之
恥歟予乃率芝川之民撰其淑躅而好事者凡一楹一
楣至于瓦甃門疏之用悉以資之即　公之墓爲五架

四楹之堂又爲複屋以崇之既宏既完矣於是直榮光之澳覩禹鑿之山面汾陰之脽縆口退觀豈不快哉鳴呼維　公之文大肆於周漢之間馳騁於千世之前其力贍負實斡造化欲談而悉之吾所不敢動吾喙觀其下葬於茲豈非洪河巨嶽實稱　公之文也哉乃作述事享　神之歌俾邦人習之歲時以樂　公之神其詞曰

公誓有如黃河流黃河吐溜崑崙丘上貫星經經斗牛下連地軸橫九州溯崖搏石轉泆流騰煙趾霧飛蛟虬遝來宏放三千秋班泌范襲非　公儔　公整混沌開

雙眸力敵造化窮冥搜　公嗣慘淡連古丘甍摧瓦落風蕭颼我獨來兮爲　公愁新　公嗣兮去槱杞殺甚豐兮酒甚旨民髣髴兮　公燕喜韓之原兮山之趾雲亭亭兮河瀰瀰　公之來兮歲豐美雲爲車兮飇爲轡公之來兮福滂被雲滅沒兮風不留　公曷往兮俾我憂

靖康改元四月甲辰立石　刊字王彥

按太史公廟在墓前墓在韓城縣南二十里水經注云司馬子長墓墓前有廟廟前有碑永嘉四年漢陽太守殷濟瞻仰遺文大其功德遂建石室立碑樹柏太史公自敘曰遷生龍門是其墳墟所在矣陝西通志引雍勝略云太史公墓在韓城縣南芝川鎮墓前有坡因號司馬坡而建祠焉韓城縣志云漢太史令司馬遷墓在芝川南嶺上西枕梁山東瞰大河氣勢雄闊古柏數十百皆蒼老如鐵懸於兩崖作蛟龍狀子長一家歸然其巔祠壁石墨林立代有名作冢以石砌二柏出其上盤崛尤奇北望少梁曉煙殘照如圖畫然以上諸條可與此碑參觀俾讀者益資景仰云

拱極觀記

碑高三尺九寸二分廣二尺五寸四分二十七行行五十字正書在華陰縣

拱極觀記

朝奉大夫新差提舉京　缺

進士挍尉特添差充華州准備差使權華陰縣贍軍務權訖書

大觀初　太上皇以水行協序潤下收功解梁奏鹽澤復興實楚鳳瑞散則搖銀海聚則擁雪山其獲十　缺宗社無疆之休　聖德謙冲功不自有乃歸美于　三靈眷祐百神受職申遣王人往會潛臣洎郡邑官僚按封內輿夫隸圉　方丘嶽鎮凡祠宇在祀典者　缺靈貺

且爲民邀福而華陰　西嶽金天順聖帝廟得重葺焉
先是廟中有　北極眞武毀寄廡下提舉脩蓋官王口
口口口口口庀事仲夫香祈得吉卜矢當告遷以
表異　顯德柾應如響遂卽廊垣之東徙建殿宇并抗
章請差華嶽觀道士雷道之口口口禁誦及管　眞武
道院道之因闢廟墺隙地增廣作堂室廊廡厨庫凡百
楹重和元年冬詔使王仍來降　御香肹饗有感奉
聖旨撥賜嶽廟舊田伍頃特免二稅充齋糧宣和七年
四月恭被　宸翰賜觀名曰拱極復令道之永紹住持
玆其始因也仰惟　北極眞武靈應眞君以輔佐　王

帝而照臨下土幽無弗燭遠無弗屆感無弗通其炳靈
妙用雖默運於冥冥不測之中斷邪滅妖拯危拔苦福
善禍淫每著於昭昭可見之地上衛　皇圖下濟群品
口嘗錄之以行逮今十三載矣經曰　口地運口有
陰功密德殆不可數計察人間善惡功過欲使愚迷遷
善遠罪回向正道而已所以天下尊奉畏愛洞洞乎如
在其上故寓神之館隨在而嚴飾也況拱極肇營境
占勝絶面橫蓮嶽之三峯背折龍門之一曲山川秀異
物產瓌琦誠古今仙聖之所宅幽人逸士之所會也道
之自徒殿至賜觀額住持二十年矣旣克己礪行遵奉
戒籙普施符藥且得同徒郭隨之協贊薰脩之外共葺
觀事口蓮檠莽蹺口泉石培植松竹花藥虛而明者軒
亭閒邃而雅者洞府列煙霞葱朧風月澄澈將與華嶽
觀相表裏門枕大路介乎京洛雍罰之間過客憧憧往
來名馳利驚塵染塗汚乃口妄觸禍機橫罹罪罟覆車
相望而不休不止呼可閔歟豈知口宮清淨近在道周
外如市而中若水又可以息機返照頤神引年于斯也
公度庸濁凡軀夙叨道蔭言念宿世於眞君或有尘緣
蒙祐多矣醴泉採苻則告以吉凶之祥鸞居求嗣則錫
以龜蛇之夢　神休靈貺無所報稱於是羽人求記謹

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本觀舊記爰自　聖朝靖
康改元中朝奉大夫薛公所作刻諸瑰麗意欲傳於
久昨緣兵革蠭起大火縱焚致于泯滅其文則道之
口嘗錄之以行逮今十三載矣經曰　口地運口有
數而口口道之雖至愚緬思　景貺得非　眞君
之宿契耶謹衆工重刊于石恭銘
休美云時昭興九年歲次己未中元日前西嶽知殿
兼　觀主賜紫道士雷道之謹記
副觀道士楊子淳　知觀道士楊道誠上石
王文口刊

右小碑本在拱極觀觀已久亡萬歷中有人掊地得此碑置之嶽廟中與宇文周碑竝立其碑文鄙淺無足采然吾於是有以見宋人風俗之厚而黃冠道流猶能念本朝而望之興復其愈於後世之人且千萬也夫紹興九年高宗方在臨安而金人有許和之約考之於史八年十二月丁丑詔金國使來盡割河南陝西故地通好于我令尚書省榜諭九年三月丙申王倫受地于金得東西南三京壽春宿亳曹單州及陝西京西之地四月辛亥命樓炤宣諭陝西諸路十年五月金人叛盟陷永興軍則此地之復歸於宋益不大有逕庭邪余見朝邑藏春塢之記稱阜昌七年而以僞齊劉豫圖刻亦稱阜昌七年而以僞齊劉豫之貞石豈不見此文而媿死也其沒于土中久而後出豈陷金之後觀主埋之如鄭所南井中心史之爲邪金石文字記

按此碑撰人姓名已缺文中有公度凡軀云云雷度作矣而關中金石記乃云薛存撰或別有所據

無多日而雷道之一道士耳能于干戈喪亂之際而繫思本朝阼微旨切以視夫士大夫之睨顏臣僕者

西安府學有華夷圖刻亦稱阜昌七年而以僞齊劉豫之貞石豈不見此文而媿死也其沒于土中久而後出豈陷金之後觀主埋之如鄭所南井中心史之爲邪金石文字記

按此碑撰人姓名已缺文中有公度凡軀云云雷道之記有云中朝奉大夫薛公所作則當爲薛公度作矣而關中金石記乃云薛存撰或別有所據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八

賜進士出身　詔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誤

宋二十六

建康府嘉惠廟牒

石高五尺九寸四分廣四尺作三截書上二截牒文共大小字十六行行三十或三十一并十二十三字不等下截記十六行行十五字正書在上元縣

尚書省牒建康府嘉惠廟

禮部狀准都省付下江南東路轉運司奏建康靈澤夫人祠宇前求顯應欲望

睿慈特賜加封仍賜廟額本司尋覆行審究得委有上

項顯應本司保明詣實本部尋行下太常寺勘會去後今據本寺申檢會近降指揮節文神祠如有靈應即先賜額今來建康府靈澤夫人父老相傳稱呼靈澤夫人本口今依前項指揮合先賜額本部所據太常寺申到事理伏乞朝廷詳酌指揮施行伏候

指揮

牒奉

勅宜賜嘉惠廟爲額牒至准

勅故牒

紹興二年十一月　日牒

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權

參知政事孟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嘉惠廟靈澤夫人之祠也本末源流載于志者甚詳

紹興初計臺禱雨獲應申請于　朝遂賜今額自

是靈休益著凡有所祈隨叩響荅寶慶改元夏旱時

僑適倫貟下邑心實憂之敬往禱焉果獲甘霪農望

少蘇於是顧瞻祠宇咨問所元因取賜額勅黃覩之

信而有證喟然嘆曰　神之有功于民洪矣嘉惠之

褒錫刻登載因仍闕然歷年浸多恐就湮沒不惟爾

神之功不著而　國家所以褒崇爾神爲民祈福之

意亦將晦昧而不彰予心歉焉謹以其所賜勅黃刻之堅珉傳示不朽云寶慶改元七月日奉議郎知建康府上元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借緋趙時儁謹記

住山釋普寧立

右嘉惠廟牒紹興二年江東轉運司奏建康府靈澤夫人祠祈禱有應勅賜額嘉惠廟牒後宰執押字者四人自左而右曰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者

張彥忠刊

朱勝非也曰參知政事孟者孟庾也曰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權者權邦彥也後九十四年寶慶改元知上元縣趙時儁始以所賜勅黃刻於石記其事於下方酒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江寧府志載嘉惠廟在城東南二十五里紹興元年碑作二年此誤賜額慶元志丞相沈該政和中作邑上元禱雨應刻詩于祠而不詳所祠何神故靈澤夫人事蹟無攷

岳飛送張紫巖詩

碑高八尺七寸廣四尺六寸六行通五十七字行書在湯陰

送紫巖張先生北伐

號令風霆迅天聲動北陬長驅渡河洛直擣向燕幽馬蹀閼氏血旗梟克汗頭歸來報　明主恢復舊神州紹興五年秋日岳飛拜

按此詩刻者三處一在湯陰一在錢塘墓祠一在濟南府署此所揭者湯陰本也紫巖卽張浚號宋史高宗紀及張浚岳飛傳紹興五年秋皆無張浚知武因背墨莊二字遒之劉氏子孫勃之家廟摹石而流傳之世人貴重懸之室中邪魔欲跡夫忠武之勳王忠也景暉之倘帥義也劉氏子孫世守忠武墨蹟世之人共寶之忠義之不可磨威也如斯夫朱載

岳飛方在宗澤軍中爲副守是時浚方與趙鼎同司統制與張浚意不相洽故請因盛夏乘其官左右僕射巨寇勦么滅洞庭浚請因盛夏乘其怠討之具奏與岳飛同討楊么洞寇盡平浚遂奏遣岳飛屯荆襄以圖中原竟非北伐至其署歡尤非宋人體製宋人貽詩標題及自署姓名皆系銜于上從未有稱其號而謂之紫巖張先生者又妊名之下亦未有書拜字者似是明人僞託然碑已傳久忠武詩跡又爲人所重故特辨之

岳飛墨莊題字

石高三尺九寸五分廣二尺八分二大字旁下行書在湯陰

征西將軍岳飛書

墨莊

紹興丙辰良月

北宋劉幾顏其書室曰墨莊歷後忠武岳侯討楊么道經新邑駙馬劉景暉餉師三日景暉幾同支也忠武因背墨莊二字遒之劉氏子孫勃之家廟摹石而流傳之世人貴重懸之室中邪魔欲跡夫忠武之勳王忠也景暉之餉帥義也劉氏子孫世守忠武墨蹟世之人共寶之忠義之不可磨威也如斯夫朱劉幾史無傳岳忠武

按朱高安縣語意未晰北宋劉幾史無傳岳忠武

討楊么在紹興五年所云道經新邑未詳何邑駙
馬劉景暉宋史公主傳徽宗女惟顯德帝姬下嫁
劉文彥或即景暉然不詳其劒師爭此碑在湯陰
與所謂道經新邑者無涉碑題丙辰良月則紹興
六年十月也時忠武居母憂起復劉豫遣子麟猊
分道寇淮西命率師東下未至麟敗乃還軍當家
國憂難之秋而從容書此恐亦未確又是時忠武
奉命宣撫河東節制河北路碑題征西將軍系銜
亦與史不合姑存以備攷

宋徽宗御書石經

碑廢闕僅存八十七石高廣行字皆不
計正書在杭州府學靈星門內左右壁
經文不錄碑多殘缺今取各碑起訖
處有文可辨者分列如左

左壁三十八碑

易二碑

乾元亨利貞上層起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九五休下層止

百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上層起　九三日昃之

離下層止

書七碑經義考作六碑

上層模糊　攸徂之民室下層

模糊　天降威知我國駿下層殷字缺筆避諱

武惟朕文考無罪上層　

上層模糊惟乃通乃父等字可辨　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下層

上層不可征王亹不遜下　越五日甲寅若翼日乙下層止

訣角　

卯上層起　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下層止

終出于不祥上層　詰姦慝刑暴亂下層

詩十碑經義考作十二碑

關雎后妃之德也上層起　胡能有定告我不遹下層止

迭子汸淇上層起　青青子佩下層止

悠悠我思縱我不往上層起　維子之故羔裘豹下層止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上層起　曷載轉伏枕下層止

采蘩祁祁上層起　我有嘉賓中心下層止

好之鍾鼓既設上層起　職競由人下層止

取其血膋上層起　何人不將經營四方下層止

何草不黃上層起　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下層止

入覲以共介圭入覲于王上層起

士下層止

駱有騅上層　下層

起　終卷

中庸一碑

必自邇譬如登高上層起　下層終卷末空處有印曰御書之印

論語七碑

于曰學而時習之上層起有反玷管氏亦下層止有反玷管氏而知禮上層起冉子與之粟五秉赤之適下層止
齊也乘肥馬上層起如履薄氷下層止而今而後上層起食饐而餲魚下層止餒而肉敗上層起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下層止憂不懼子曰君子不下層止不忠信行不篤敬上層起避諱缺口字亦曰君夫人下層止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上層起秦檜記詳見後

孟子十一碑

不可以敵強上層起則何爲不行王下層止

上層缺角寡人好色管仲晏子之下層止今此下民上層起故爲兵餽下層止之予何爲不受上層起夫道一而已矣下層止成覩謂齊景公曰上層起大哉堯之爲君下層止惟天惟大上層起晉國亦仕國也下層舜之道焉非其義也上層起是天子而友匹夫也下層止

用下欽上上層起敬避諱作欽羣人之性與下層止猶人之性與下層止上層缺角仁內也非外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下層止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是乎上層起舍則失之是求有

侯泰伯圍鄭上層起孟明視率師伐晉以報殽下層止晉侯禦之先且民將中軍上層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下層止己丑先茂弄秦士會從之上層起先使士會士會辟于晉公曰相會口口于樂上層起抽而刖之下層止
殺糊公望非禮也中二層有此等字下層模糊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上層衛殺其大夫孔達下層也戊口乃口且告車乘甚衆上層起恒不任受恕上層起下層模糊

則是康公絕我好也上層　姬姓曰也口姓月也必楚之王也下層　上層模糊　致瓌盈其懷從而歌之下層　士勃逆周子于口口上層　多行不義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下層　請口口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上層　下層模糊　晉侯中層　下層有之模糊　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上層　而殺口范氏之徒下層　上層模糊　謂其宰曰尒以帑免我下層　昭公語祭仲曰必娶之下層

曰歸乎曰君死安歸上層　賦蓼蕭下層　命晉侯拜上層　晉楚之大夫趙孟子木與之言不能對也上層　待其立君而後爲之備下層　對下層　亦不能對也上層　趙文子喪上層　而不撫其民其君弱下層　子侈太子卑大夫教政多門以介于大國上層　君子務知大者小人務知小者下層　夫人姜氏薨冬十有二月下層　嘉父逆晉侯于隨上層　周內史聞之曰下層　上層模糊　豈其沒于乾谿下層　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上層　此只三層末層模糊莫辨　口之聞也此皆然矣上層　銘曰昧旦丕顯下層　況日不悛其能久乎上層　黑而上僕深目下層　上層模糊　子產相鄭伯辞于享中層有此語下層　上層模糊　丙辰衛侯下層可辨者惟此餘模糊　載寶以出上層　遇公子于馬路之口乃復入楚下層　上層模糊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下層　晉殺祁盈上層　下層模糊　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上層　會諸侯于吕陵爲伐楚下層　上層模糊　于是乎遷鄭于栎而改紀下層　子謂棄口曰惟寡人說子之言上層　過朝下層　召午而囚諸晉陽下層　上層模糊　秋九月癸酉齊侯口口卒下層　不如死棄盟逃讎上層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下層　太叔懿子止而飲之酒下層　乃免胄而進上層　衛侯文子欲納之及瓜而代期上層起　嘉父逆晉侯于隨上層　周內史聞之曰下層　上層模糊　豈其沒于乾谿下層　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上層　此只三層末層模糊莫辨

二十二年春正月命于口上層
上層中二層下層俱模糊莫辨
上層模糊下層終卷末有
秦檜記與論語碑同見後
臣聞之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自古聖王在
上則君師之任歸于一故堯舜之世萬邦咸寧比屋
可封者治教之明效大驗也仰惟主上以天錫勇智
撥亂世反之正又於投戈之隙親御翰墨盡書六經
以及論語孟子左氏傳朝夕從事爲諸儒倡口因得
請刊石于國子監頒其本徧賜泮宮堯舜君師之任
乃幸獲親見之夫以乾坤之淸口世道之興起一人

專任其責所爲經綸於心表儀以身者勤亦至矣所
望於丕應者豈淺哉詩不云乎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王國克生維周之翰臣願與學者勉之紹興十有三
年秋九月甲子太師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兼樞密使監修國史兼提舉實錄院提舉詳定一
司勅令提舉編修玉牒所魏國公臣秦檜記此記兩見一在
論語碑末一在左傳碑末兩碑文同今取左傳碑錄
之微有異者治教之明效大驗也論語碑教作道天
緝勇智論語碑作衣紹弓口投戈之隙論語碑隙作
聚思皇多士論語碑作濟濟多士維周之翰論語碑
翰作榦十有三年秋作榦于亥康三字附記于此
高宗紹興十三年三月出御書左氏春秋宣示館職

六月出御書周易尙書委知臨安府張澄刊石頒諸
州學十四年正月出御書尙書十月出御書毛詩十
六年五月又出御書春秋左傳上又書論語孟子皆
刊石立于太學首善閣及大成殿後三禮堂之廊廡
淳熙四年二月十九日詔知臨安府趙磻老建閣奉
安石經寘石于閣下墨本于閣上以光堯石經之
閣爲名五月二十四日磻老奏御書禮記中庸大學
學記儒行經解五篇不在太學石經之數今搜訪舊
本重行摹勒以補禮經之闕從之六月十三日御書

光堯石經之閣牌賜國子監玉海
淳熙丁未夏四月皇宋中興高宗即大位改元建炎
至紹興十三年癸亥通十九年金人侵凌千戈之日
居多乃能親御翰墨作小楷以書周易尙書毛詩春
秋左傳全帙又節禮記中庸儒行大學經解學記五
篇草語孟悉送成均九月甲子左僕射秦檜請鏤
石以頒四方卷末皆刊檜跋語石刻錄
高宗御書六經嘗以賜國子監及石本於諸庠士親
御翰墨稍倦即命憲聖續書至今比門刻閱
陳基西湖書院書目序云杭西湖書院宋太學故址
也德祐內附學廢爲肅政廉訪司治所至元二十八

年故翰林學士承旨東平徐公持浙西行部使者節
即治所西偏爲書院後爲尊經閣閣之北爲書庫窪
始收拾宋學舊版設司書掌之宋御書石經孔門七
十二子畫像石刻咸在焉夷白
集
世祖至元中致遠爲杭州總管府推官西僧楊璉眞
加作浮屠於宋故官欲取高宗所書九經石刻以築
基致遠力拒之乃止元史申屠
致遠傳
至元二十五年二月毀宋故宮爲佛寺從桑哥及楊
璉眞加言凡宋宮殿郊廟悉毀爲寺復欲取宋高宗
所書九經石刻爲浮屠基推官申屠致遠力拒止之
如殷爲殷恒爲恒又爲怙貞敬爲敬佶爲仕之
類皆不改字論語欽事而信温良恭儉遜商因於夏
禮得見有常者孟子無辭遜之心掊克在位則有責
刖下欽上則并改字矣然如行不篤敬事君敬其事
之類仍不盡改蓋一時隨筆所作無義例也經文大
率與今本同唯詩鴟鴞予尾脩脩竹竿遠兄弟父母
罔有桃不我知者謂我士也驕不我知者謂我士也
罔極在傳焉用亂十人皆與開成刻同勝於宅本孟
寵而死武王有亂十人皆與開成刻同勝於宅本孟
子無唐以前石刻此碑內文王事混夷有小民之事
亦較今本爲善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宋自仁宗至和中刊石經于太學沈京失守悉遭淪陷高宗南渡宗社播遷而汲汲修表章六經之業嘗謂輔臣曰學寫字不如便寫經書不惟可以學字又得經書不忘于是親書諸經宣示從臣館職爲進詩歌諸州爲須墨本而臨安太學悉命刊列廊廡至孝宗淳熙四年詔京尹趙磻老建閣于太學西北奉安石經御書扁曰光堯石經之閣而又益以七十二賢贊李伯時繪像并理宗道統贊附刻諸經之末宋祚既亡太學廢爲西湖書院幾遭楊璉眞伽之厄欲悉肇碑石以甃塔基賴廉訪申屠致遠之力阻而止明隅貢院之址而石經亦舁致焉歲深零落踣卧草莽間至宣德元年侍御史吳訥收得百片置之大成殿後兩廡正德十三年監察御史宋廷佐移至府學櫺星門北之兩偏覆以周廊左右屋各二十二楹　國初即書院建仁和學其後改建府學徙仁和學于城初廊圮乃嵌壁中乾隆三十六年重修學宮增建廊屋而碑之嵌壁者益加完整計碑現存者左壁易二書七詩十中庸一論語七孟子十一左傳四十九理宗序四共實九十一碑吳訥所收百片之數殆舉成數而言而參攷朱彝尊經義考所謂書六詩十二左傳四十八則又不合殆誤也

按南宋石經諸書紀述言之詳矣然高宗書經之數諸說間有不同如泰檜記云親御翰墨盡書六經以及論語孟子左氏傳是論孟左傳之外先有六經而不詳斯其經名據王海則紹興十三年十六年兩次出尚書十三年十四年兩次出左傳十三年出周易十四年出毛詩十六年出論語孟子是在紹興時先後出者易書詩左傳論孟六經與檜記之論孟左傳在六經外者不合以臆度之檜殆泛指六經非實數也玉海又載御書禮記五篇重行摹勒以補禮經之闕既云不在太學石經之數是太學原未嘗刻禮記五篇矣而又云搜訪舊本重摹補闕似乎別有石刻鋪敘言先書易書詩左所載語未甚晰也據石刻鋪敘言先書易書詩左傳全帙又節禮記五篇章草語孟悉送成均是易書詩左傳四經在前禮記語孟三經在後徵與玉海次敘不同而語孟是正行書非章草與今石本不同四朝聞見錄但言御書六經不晰言經名與檜記玉海俱不同續資治通鑑則又言高宗所書

九經石刻爲淳屠基數又不同又考新修杭州府
志引錢塘縣志載紹興二年朱高宗御書孝經詩
書左傳論語孟子禮記五篇諸家皆不言御書有
孝經此有孝經而無易經必是孝經即易經之訛
且御書須於紹興十三年非二年皆志誤也府志
又引武林石刻記云春秋三十二碑書六易二詩
十論語七孟子十一中庸一所載春秋尚書之數
與今不同又引宣德年楊一清記云易二書七詩
十春秋四十八論孟中庸十九今左傳亦其十六
書經亦其一然則此碑在宣德年已有亦佚反不
及今存之多也經義考所載不同殆據傳說未嘗
親見揭本其云通計八十七碑仍與今現存者合
潛研堂所收祇七十七碑非全揭也然自玉海以
下諸書皆不言當時刻石其若干碑今存八十七
碑之外不知亦實有幾何石刻鋪敘言卷末皆
刊楷跋語似乎各經之末皆有楷記今惟見論語
左傳二經然尚書中庸皆已見終卷未見楷記毛
詩據潛研跋有楷記此揭失之疎書亭集言秦檜
一跋已爲吳訥椎砕今兩碑之跋儼然荅訥所椎
砕者乃宣聖及弟子贊之跋非石經也楷記作于

紹興十三年九月是年正月詔以錢塘縣西岳飛
宅爲太學其宣示左傳在是年三月其出御書易
書刊石頒諸州學在是年六月其以左傳諭孟立
石太學在十六年五月其建閣奉安諸經在孝宗
淳熙四年是紹興十三年六月但以刊石頒諸州
學然楷記則已有得請刊石國子監頒其本編賜
洋官之語是得請立石太學始於十三年至十六
年漸次刻成要知此工非一年所能畢也經是高
宗御書而四朝聞見錄言稍倦即命憲聖續書憲
聖者吳皇后也史傳載后頗知書博習書史善翰
墨寵遇日至由姚儀進貴妃紹興十三年立爲皇
后而不詳其嘗續書諸經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
雜記稱其讀書萬卷翰墨絕人潛說友咸淳臨安
志載西湖石人嶺下時思薦福寺有后書金剛經
石刻則后之書諸經理固宜然其書經之時亦在
立后之前後也此碑爲乾隆壬寅之冬祀在武林
修西湖志暇時躬詣府學周覽左右廊壁命工全
搨以歸諦審數過惜其殘泐太甚其經文與前代
石經及今行監本異同處皆不及詳攷姑就諸說
之不同者辨而識之碑在紹興年諸州學皆有賜

本計當時惟拓不下數百十本迨今僅閱數百年
海內州學固皆散佚無存即金石蔵弆家從不聞
有宋搨流傳者使得見一本俾有全文可誦且可
校板本之異同其欣快爲何如耶

無湖縣新學記

碑除額高五尺七寸廣四尺二十四行
行四十六字正書篆額在無湖縣學

無湖縣新學記

學校者教化之官美俗善治由此出也三代聖王靡不
尚之自一家一鄉一國上達王都無不立學故能薰蒸
陶冶草易民情不自知而趨於善焉辟諸天地山川之

氣滲漉旁灌無跡可尋而勾萌孚甲短長小大自生自
植孰知亭毒之功哉　皇帝嗣位十有七年即
行在所建國學收召英髦張官立師教養其中天下翕
然知　上意之所嚮也八月上丁無湖縣釋奠于
先聖先師邑子鴻立綦布以陪祀事凡在位者百人
童子不獲預升降駿奔之列而觀禮於旁者亦復稱是
鄉人父老咸歎相禮之盛儀矩之肅雖承平無事之前
有不逮及益知上之化下疾於影嚮也獨廊廡門闕凡四
壁頹壞一室翛然丹堊滤漫生師無所舍禮器無所處
視浮屠老子之宮彼非

朝廷尊崇無學士大夫歸往其徒嚴奉廟貌儼若縣吏相尤以爲詬病非一日矣
知縣事右承議郎楊掞奮然出力知當任咎曰吾嘗儲
材于某積財于某於此不用其將何如立召梓人匠師
相與謀作室規範脩築先與萬杵雷動斤斫梪墁陶茅
丹臒群工獻能疾於雄刈爲講堂齋宮廚廊廡門闕凡四
十楹總從祀諸子於廡下又率縣僚邑子相與釋菜於
是縣民上下始信學校爲教化之宮而舍齒戴髮之類
不可一日亡學也屬筆於僕使爲之記因爲之言曰蕪
湖地里不見於六經前漢尚爲東諸侯之國後漢封蕪
湖侯始見於書晉元帝南渡之後蕪湖名字班班見於
書矣明帝討王敦陰察其營壘帝紀地里志皆以爲于
湖世俗訛而爲湖陰至唐隸宣之當塗　本朝太平興國
中以當塗爲州遂爲屬縣前人故蹟則晉明帝留鞭之
地王敦之故壘溫太真李太白之所經行也餘烈遺臭
歷歷可考宜其學士大夫之盛與後來之秀甲於他縣
然而學之源委要在知正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宗學
之正統也孟子既沒諸子百家蠭起學者無以折衷之
刑名爲申商縱衡爲儀秦清淨爲黃老寂滅爲浮屠去
聖人益遠一時名公鄉又各以其所好尚取堯舜禹湯
文武周孔之名緣飾申商儀秦黃老浮屠之實標的一

立逐幕紛然動數十百年未易刮濯是以聖人之學益
泯泯而不著見三代事功亦不見於後世也大哉
吾君之訓曰學者當以孔孟爲師嗚呼非棄舜文王爲
德道捨此將安之邪學既立矣諸君肄業於此游息於
此苟能造次顚沛不忘　大訓而求孔孟之宗僕未
老也尙能見此縣英髦俊造之士彰明先聖人之道發
爲事功於天下尙不負縣大夫所以建立學宮之意諸
君勉之僕非敢勵諸君也亦自勵也紹興十三年歲次
癸亥十二月十日左廸功郎主簿章桌篆額
右廸功郎主簿章桌篆額
右從政郎縣丞錢世忠立石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八　宋二十六　壬

龍骨塔銘
碑連額高三尺五寸廣二尺五寸十二行
行十七字連額並正書在襄城縣福嚴寺
隱庵修信述
右口職郎游國佐題額
金華老僧巖公於所居後洞獲龍牙角各雙并大骨類
若乎頸頷齦齶者十數枚其昔夢巨人縞衣告曰此山
神龍所依樵牧觸穢龍且去矣今德人泝吾境山復清
聚龍當還來此其蛻口口之吉祥巖公異之乃卽洞旁
大磐石上累甓爲浮圖盡取其牙角骨等藏焉是歲紹
興甲子三月也銘曰
遯神龍兮去何之蛻靈骨兮見於斯巨人夢兮審前知
休徵告兮豈吾欺建浮圖兮洞之湄固磐石兮庶厘厥
德人泝兮境毋褫嗟若龍兮歸何時
按陝西通志福嚴寺在襄城縣西南九十里卽金
華寺前有仙人眞身洞并龍骨塔銘卽此碑也
老僧巖公通志作巖公甲子爲紹興十四年

勅封廣惠侯誥
碑連額高六尺二寸廣三尺五寸作三層上二層
勅旨共十五行行九字七字不等下層陳首幹緣市
戶錢雙行小字另列外十九行行
十三字行書篆額在深水縣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八　宋二十六　壬三

勅建康府深水縣正顯廟神惟神屈著惠政懷于一方
遺愛流傳廟食殊久凡雨暘之所禱皆響答而感通功
既及民可無褒典錫茲美號寵以侯封永孚靈休副我
顯渥可特封廣惠侯奉
勅如右牒到奉行
紹興十七年六月二十二日
告廣惠侯奉
勅如右符到奉行
紹興十七年六月二十四日下
人皆知作善於顯明之中者必蒙陰祐殊不知陰德

楨祓於民者亦有陽報悌　侯惠政在人尸祝之敬
肇口有口迨及　我朱　靈休益顯升聞于下闕
命書鼎来邑人歡喜踴躍思口　聖訓用彰　侯
德既刻堅珉且屬衡爲之詞衡嘗謂神人本一心閟
顯無二道非悟釋氏即色即空遂蒙莊口而不言之
說者未易語此後之口茲邑者心存是道而盡力於
民庶祓　賢侯可以無愧矣道三年歲在丁亥春正
月庚子朔左口奉郎知建康府溧水縣主管學事勸
農營田公事兼兵馬都監無主管圩田賜緋魚袋李
衡謹書

幹緣市戶錢口朱升吳升李安柴口口口口張彥陳
貴鎔元翟思慶朱全吳四六尹口口　潘壽隆刊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八終

李龍眠畫宣聖及七十二弟子像贊
　像共十五石各橫廣五尺六分高一尺五寸每石五
　像或六像四言贊八句第一石首聖贊十二句並正
　書在杭州府學
　高宗御製并書
朕自睦隣息兵首開學校教養多士以遂忠良繼幸太
學延見諸生濟濟在庭意甚嘉之因作　文宣王贊
機政餘閒歷取顏回而下七十二人亦爲製贊用廣
列聖崇儒右文之聲復知師弟子問纓弁森森覃
精繹思之訓其於治道心庶幾焉
孔丘字仲尼魯人開元廿七年制追諡爲文宣王
大哉聖宣　斯文在兹　帝王之式　古今之師
志則春秋　道由忠恕　賢於堯舜　日月其譽
維時載雍　戢此武功　書昭盛儀　海寓聿崇
顏回字子淵魯人贈兖公
德行首科　顯冠學徒　不遷不貳　樂道以居
貧瘁甚忠　在陋自如　宜稱賢哉　豈止不愚
閔損字子騫魯人贈費侯

天經地義　孝哉閔騫　父母昆弟　莫間其言
汙君不仕　志氣軒軒　復我汶上　出處休焉
冉雍字仲弓魯人贈薛侯
懿德賢行　有一則尊　子也履之　成性存存
卜商字子夏衛人贈魏侯
文學之目　名重一時　列政之言　惠施元元
顓臾有用　犁牛莫論　刑政之言　惠施元元
冉耕字伯牛魯人贈鄆侯
不可設禮　始可言詩　德以充性　行以潔身　二事在躬　日躋而新
林放字子丘魯人贈清河伯
並驅賢科　得顏與隣　不幸斯疾　命也莫伸
禮之有本　子能啓問　大哉斯言　光昭明訓
再求字子有魯人贈徐侯
德輝泰山　誕祭莫奢　崇茲祀典　盡永令聞
在於有政　可使爲宰　千室百乘
樊須字子遲齊人贈樊伯
養才以道　聖人兼濟　始謂不仁　問鮑良喜
寓志農圃　似睽仁義　學稼之辭　豈姑捨是
言偃字子游吳人贈吳侯
道義正己　文學擅科　爲宰武城　聊以弦歌
澹臺滅明字子羽武城人贈江伯
割雞之試　牛刀謂何　前言戲尔　博約則多
惟子有道　天與異容　狀雖云惡　德則共豐
宰予字子我魯人贈齊侯
南止江迤　學者雲從　耿士自茲　貌或非公
辯以飾詐　言以致文　苟弗執禮　宜莫釋紛
曾參字子輿南武城人贈郕伯
夫孝要道　周訓群生　置不足言　言語之科　巍然有聞
因子侍師　昏問成經　以綱百行　以通神明
公冶長字子長齊人贈莒伯
升堂惟光　千乘惟權　陵暴知非　委質可賢　事親之實　代爲儀刑
子長宏度　高出倫輩　縲紲禮全　惡言不耳　知非其罪
拆獄言蘭　往結纓冠　仲尼嘉焉　仲尼賴焉
仲由字子路卞人贈衛侯

師門育材　尚治心扶性　退則進之　琢磨之柄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贈黎侯
謙德知二　器實瑚璉　動必幾先　孰並其辯
一使存魯　五國有變　終相其主　譽處悠遠
卜商字子夏衛人贈魏侯
文學之目　名重一時　爲君子儒　作魏侯師
不可設禮　始可言詩　假蓋小嫌　聖亦不疵
林放字子丘魯人贈清河伯
禮之有本　子能啓問　大哉斯言　光昭明訓
樊須字子遲齊人贈樊伯
德輝泰山　誕祭莫奢　崇茲祀典　盡永令聞
澹臺滅明字子羽武城人贈江伯
惟子有道　天與異容　狀雖云惡　德則共豐
南止江迤　學者雲從　耿士自茲　貌或非公
曾參字子輿南武城人贈郕伯
夫孝要道　周訓群生　以綱百行　以通神明
因子侍師　昏問成經　事親之實　代爲儀刑
公冶長字子長齊人贈莒伯
子長宏度　高出倫輩　縲紲禮全　惡言不耳　知非其罪

純德備行　夫子所采　以子妻之　尤知英槩
公西藏字子上　魯人贈祝阿伯
狗尔子上　魯邦之望　以德則貴　惟道是嚮
師聰師明　友直友諒　伯於祝阿　儒風斯暢
原憲字子思　魯人贈原伯
軼彼窮閭　達士所賓　邦無道穀　進退孰倫
敝衣非病　無財乃貧　賜雖不譽　清節照人
有若字子有　魯人贈下伯

人棄夸德　無貌或同　而子儼然　温温其容
兩端黮闇　未苔機鋒　以禮節和　斯言可宗
鄭國宇子徙　魯人贈滎陽伯
遐想子期　挾策聖帷　涉道是嗜　惟士可縻
伯夫滎陽　實惟令德　優入聖門　過不留跡
道以自傳　妙則心識　倚數偉歟　後代之則
商澤字子季　魯人贈睢陽伯
參前倚衡　忠信是遵　屏息受業　延教登席
高柴字子羔　衛人贈其伯
婉彼子羔　受業先聖　宗廟之問　一出乎正
克篤於孝　非愚乃令　師知其生　有輝賢行
秦非字子之　魯人贈汧陽伯
樂善掞士　伯于汧陽　傳道克正　垂名允臧
敦庶棨履　弋貴泰王　袁廣棨履　弋貴泰王
曾蔵字哲　魯人贈宿伯
執德以洪　用心必剛　袁廣棨履　弋貴泰王
敦善莫行　惟德乃據　紀于前書　式彰厥譽

秦祖字子南秦人贈少梁伯
秦有子南　蚩聲述作　守道之淵　成德之博
軼若鎔金　契猶諧藥　應世明祀　少梁寵爵
陳亢字子禽陳人贈潁伯
惟禽之問　從容其鯉　求以異聞　詩禮云爾
請一得三　誠退而喜　且知將聖　不私其子
梁鱄字妹魚齊人贈梁伯
室家壯年　無子則逐　見於信史　全齊之俗
原本脫初　師言可復　以學則知　授之宜蔔
母瑤字子魯魯人贈紀伯

紀伯子魯　聖學思務　屬己斯的　好問乃裕
周旋中規　容止可度　允矣昔賢　後世所慕
顏之僕字妹魯人贈東武伯
賢行顏妹　親承尼父　志銳所期　道尊是輔
涅在釣陶　木就規矩　終縻好爵　揚名東武
石作蜀字子明秦人贈石邑伯
在昔石邑　能知所尊　懋依有德　克述無言
鼓篋槐市　揚名里門　此道久泯　彼美長存
顏高字子驕魯人贈琅琊伯
琅耶之伯　其惟子驕　微言既彰　德音孔昭
已觀雩舞　同聽齊韶　應千百禩　啟想高標
邽巽字子斂魯人贈平陸伯
彼美邽子　先聖是承　墻仞已及　堂陛將升
艮玉斯琢　寒水必氷　錫壞平陸　茂實騫騰
任不齊字選楚人贈任城伯
任城建伯　其表曰選　淑問雅馳　才華清遠
競辰力行　愛日黽勉　孔教崇崇　令緒顯顯
顏無繇字路魯人贈杞伯
人誰無子　尒嗣標奇　行爲世範　學爲人師
請車誠非　顧匪其私　千載之下　足以示慈
曹卹字子循蔡人贈曹伯
肅肅曹伯　王室之裔　積習樂道　切瑳明義
惟善則主　尒德是類　史筆有煥　令名永紀
縣成字子祺魯人贈鉅野伯
至聖立教　子祺安雅　擅譽魯邦　啓祚鉅野
煒矣風猷　時哉用捨　出倫離類　後學是假
顏噲字子聲魯人贈朱虛伯
褒錫朱虛　在器輪輿　儒室振領　聖門曳裾
賢業得蘊　美材以攄　百世不刊　載觀成書
孔忠字子蔑魯人贈汝陽伯

惟子挺生　道德之門　佩服至論　鯉則弟昆
三得三亡　所問殊温　君子歸宓　義不掩恩
狄黑字晢衛人贈臨濟伯
仰止狄哲　抱負淵通　游泳德化　揚厲素風
偉識既異　持教乃隆　庶志茂焉　悉祀無窮
漆雕哆字子斂魯人贈武城伯
子斂受封　爰居武城　亹亹其聞　翩翩其英
掘衣時習　顧學日明　誕敷孔教　爵里疏榮
申棖字子續魯人贈魯伯
剛豈近仁　志操莫渝　性匪祝鮀　面豈子都
廉絜字庸衛人贈莒父伯
壤駟赤字子徒秦人贈北徵伯
式是壤伯　昭乎聖徒　執經請益　載道若無
詩書規矩　學問楷模　得時而駕　領袖諸儒
施之常字子恒魯人贈乘氏伯
開國乘氏　有德斯彰　參階百行　賛理三綱
自拔行閒　榮名甚光　在史藹藹　庶久弥芳
公祖句茲字子之魯人贈期思伯
惟彼子之　錫伯期思　與賢並進　得聖而師
彬彬雅道　翼翼令儀　上目至言　廟食不衰

有一於此　剛名可圖　云慾則柔　蓋生之徒
伯虔字子哲魯人贈瑕丘伯
瑕丘作邑　子期是爲　親訓有日　廣業于時
四教允隆　五常以持　比肩俊傑　聞望斯垂
商瞿字子木魯人贈蒙伯
易之爲書　彌合天地　五十乃學　師則有是
子能受授　洗心傳世　知機其神　宜祓厥祀
司馬耕字子牛宋人贈向伯
手足甚親　志異出處　雖將爲亂　子廼脫去

伯虔字子哲魯人贈聊伯
有懷子哲　全魯之彦　嘉嘉受道　弈弈哉弁
南宮括字子容魯人贈郯伯
先覺既位　簪履並馳　羿羿可慚　禹稷可師
公孫龍字子石楚人贈黃伯
黃伯著祀　公孫是云　弥縫中道　協輔斯文
藏修方異　漸漬其勤　史詞不忘　播爲清芬
廉絜字庸衛人贈莒父伯
杏壇探賾　洙泗從容　作興一時　莒父其封
弁仲會字子期魯人贈瑕丘伯
瑕丘作邑　子期是爲　親訓有日　廣業于時
四教允隆　五常以持　比肩俊傑　聞望斯垂
商瞿字子木魯人贈蒙伯
易之爲書　彌合天地　五十乃學　師則有是
子能受授　洗心傳世　知機其神　宜祓厥祀
司馬耕字子牛宋人贈向伯
手足甚親　志異出處　雖將爲亂　子廼脫去

在汚能絜　危而有慮　内省若斯　何憂何懼
遵瑗字伯玉衛人贈衛伯
有衛伯玉　夫子與居　寡過未能　荐賢使乎
琴牢字子開衛人贈南陵伯
多能鄙事　聖人曲意　惟其知之　是以不試
宗魯雖友　弔必以義　尚師嘉言　祀亦罔替
秦商字子丕楚人贈上洛伯
孔父秦父　相尚以力　俱生賢嗣　相與以德
是父是子　致詰嘯克　會弁儒林　令名無極
步叔乘字子車齊人贈淳于伯
勉勉子車　封邑淳于　親炙避席　惟諾趨隅
發微既博　雅道是扶　邳陵得封　可想清修
奚容葴字子皙魯人贈下邳伯
雍容子皙　已望堂室　幼則有造　成則祖述
顏宰字子柳魯人贈蕭伯
孰封于蕭　實惟子柳　夙飫格言　克遵善誘
明德斯馨　賢業所就　永觀厥成　德音秩秩
燕伋字思秦人贈漁陽伯
師席高振　大成是集　至道克傳　賢達斯執
冉季字子產魯人贈東平伯
東平子產　性著盛時　奉師於塾　講道之微
善道云喪　儒風可立　漁陽之士　得跋而及
申黨字周魯人贈邳陵伯
苍問其敭　婉妙以思　升降陛廉　尚想英姿

漆雕開字子開魯人贈滕伯
仕進之道　要在究習　具臣而居　咎欲誰執
斯未能信　謙以有立　闕里談之　多士莫及
密不齊字子賤魯人贈單伯
君子若人　單父之政　引肘寤君　放魚眞令
傅堊勿穫　遂荒制命　百代理邑　用規觀聽
燕伋字思秦人贈漁陽伯
文采日化　儒効力弼　永觀厥成　德音秩秩
冉季字子產魯人贈東平伯
東平子產　性著盛時　奉師於塾　講道之微
苍問其敭　婉妙以思　升降陛廉　尚想英姿

佽佽申周　四科與儔　逸駕文圄　鼓枻儒流
冠珮既燕　言動允休　邳陵得封　可想清修
琴牢字子開衛人贈南陵伯
多能鄙事　聖人曲意　惟其知之　是以不試
宗魯雖友　弔必以義　尚師嘉言　祀亦罔替
秦商字子丕楚人贈上洛伯
孔父秦父　相尚以力　俱生賢嗣　相與以德
是父是子　致詰嘯克　會弁儒林　令名無極
步叔乘字子車齊人贈淳于伯
勉勉子車　封邑淳于　親炙避席　惟諾趨隅
發微既博　雅道是扶　邳陵得封　可想清修
奚容葴字子皙魯人贈下邳伯
雍容子皙　已望堂室　幼則有造　成則祖述
顏宰字子柳魯人贈蕭伯
孰封于蕭　實惟子柳　夙飫格言　克遵善誘
明德斯馨　賢業所就　永觀厥成　德音秩秩
燕伋字思秦人贈漁陽伯
師席高振　大成是集　至道克傳　賢達斯執
冉季字子產魯人贈東平伯
東平子產　性著盛時　奉師於塾　講道之微
苍問其敭　婉妙以思　升降陛廉　尚想英姿

后虞字子里齊人贈營丘伯
温温子里　入問至聖　擅道之華　秉德之柄
深造閫域　不乖言行　全齊之封　竹素爲盛
左人郢字行魯人贈臨淄伯
心悅誠服　家至戶傳　樂只君子　文聲益宣
秦冉字開蔡人贈彭衙伯
彭衙高士　經籍是親　贊成德藝　協於彝倫
厥績聖道　斯肖素臣　優哉游哉　學以致身
樂欬字子聲贈昌平伯
樂氏子聲　錫爵昌平　信道之篤　見善乃明
引領高節　載惟思誠　先賢聿集　出爲時英

右宣聖及七十二弟子贊宋高宗南渡建行宮于杭紹興十四年
龍眠摹所畫也高宗贊附以尚書
正月始即岳飛第作太學三月臨幸首製先聖贊後
自顏淵而下亦譔辭以致褒崇之意二十六年十二
月刻石于學附以太師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秦檜記檜之言有曰孔聖以儒道設
教弟子皆無邪雜背違於儒道者今搢紳之習或未
純乎儒術顧馳狙詐權譎之說以俛俾於功利其意
盖爲當時言恢復者發也嗚呼靖康之禍二帝蒙塵
汴都淪覆當時臣子正宜枕干嘗膽以圖恢復而檜
力主和議擾斥衆謀盡指一時忠義之言爲狙詐權
譎之論先儒朱熹謂其倡邪說以誤國挾虜勢以要
君其罪上通于天萬死不足以贖者是也昔龜山楊
先生時嘗建議罷王安石孔廟配享識者韙之訥一
介書生幸際　聖明備員風紀茲於仁和縣學得
觀石刻見檜之記尚與圖贊並存因命磨去其文庶
使邪說之說姦穢之名不得厠于聖賢圖像之後然
念流傳已久謹用備識俾後覽者得有所考云

宣德二年歲在丁未秋七月朔巡按浙江監察御史
海虞吳訥識
教諭林賢訓導劉數摹勒于石
右孔子并七十二弟子像上有宋高宗贊附以尚書
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秦檜記不知何人書檜
所謂搢紳之習或未純乎儒術顧馳騁狙詐權譎之
說以儆幸於功利蓋指當時言恢復者昔齊襄公復
九世之讎春秋大之則夫言恢復者未必與孔子異
意也詎可一切以功利目之乎檜作此記時距其卒
僅七十六日其罔上誣民之心至死而不已也今其

說猶與圖贊並存口口出之以俟覽者詳焉金華黃
右宣聖及七十二子像贊史記載孔子之言曰受業
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無公伯僚奏申鄙罷而有琴牢陳亢縣亶
七十七人其姓名具于列傳家語所載亦
惟文翁禮殿圖作七十二人而圖亦牢傳林放蓬麥
二人史記家語不載而禮殿圖有之其它不可知矣
攷舊唐書禮儀志載開元二十七年制贈公者一人
侯九人伯六十七人與史記七十七人之數合然杜
氏通典載諸賢封號則贈伯者實七十二人文獻通考云通典所載除十哲外自計七十三人係增入邊援林放陳亢申振琴牢張六人按琴牢琴張本一人通典於琴張云贈南陵伯於琴牢但云贈伯而無地名蓋重出也　蓋十哲之外別有七十二賢兼史記家語禮殿圖所互見者而數之也宋

大中祥符二年追封閔子以下九人爲公曾子而下
六十二人爲侯并冉國公爲七十二弟子大觀二年
追封公夏守等十人侯爵預祀典則仍別七十二賢
于十哲之外矣思陵撰七十二子贊較之祥符所追
封多廉潔秦商后處樂欬少公良孺勾井疆顏何公
西輿如不知又何所據諸賢在宋時已經加封而所
書仍唐之爵號朱文公嘗言之矣夫治國固有緩急
思陵偏安兩浙稱臣于仇讐正復崇儒重道亦何足

掩不孝之名則歎典而忘祖又在所不足責而如秦
檜之姦邪無學亦豈能援引典故以證人主之誤哉
碑立于紹興二十六年十二月明宣德二年巡按浙
江監察御史吳訥磨去檜跋自爲文識其本末滂研堂金石文跋尾

七十二弟子姓氏爵里異曰攷

顏回字子淵魯人贈兗公
閔損字子騫魯人贈費侯
冉雍字仲弓魯人贈薛侯
冉耕字伯牛魯人贈鄆侯
冉求字子有魯人贈徐侯
言偃字子游吳人家語作魯人贈吳侯
宰予字子我魯人贈齊侯
仲由字子路卞人贈衛侯大中祥符孔廟碑作衛侯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贈黎侯
卜商字子夏衛人贈魏侯咸淳臨安志作衛侯
林放字子邱朱彝尊考不言其字魯人贈淄河伯
樊須字子遲齊人本史記鄭康成注家語作魯人朱考同贈樊伯朱考作凡伯
濮臺滅明字子羽武城人贈江伯

曾參字子輿南武城人曲阜碑作魯人贈郕伯
公冶長家語云名萇史記家語作芝字子長曲阜碑作子之齊人本史記家語作魯人朱考同
公西蔵家語作公西輿字子上魯人贈祝阿伯史記有二人一曰公西輿字子上一曰公西蔵字子上齊人贈重邱伯公西蔵字子上齊人贈祝阿伯朱考亦有二人公西輿如字子尚魯人贈祝阿伯
原憲字子思魯人本史記鄭注家語作宋人朱考同贈原伯
有若字子有魯人贈卞伯曲阜碑作汴伯
鄭國本史記李鋭尚史云家語薛邦字子徙魯人朱考不詳里居贈滎陽伯史記家語作子徙魯
商澤字子季家語作子秀朱考同魯人贈睢陽伯
秦非字子之魯人曲阜碑作秦人贈汧陽伯
曾蔵曲阜碑字子哲朱考作魯人朱考同魯人贈宿伯
巫馬施字子旗本史記鄭曲阜碑朱考並同魯人贈鄫伯
公哲哀家語作公哲克字季次齊人家語作魯人贈郕伯曲阜碑作杞伯
漆雕徒父家語作漆雕子期作子文史記鄭注云字子文貳
云字魯人朱考不詳里居
子友
漆雕哆字子斂魯人贈陳伯

高柴字子羔史記作子皐衛人本史記鄭注家語作齊人朱考同贈共伯
榮旂家語作祈字子祺家語作子顏魯人贈祝阿伯史記有二人一曰公西輿子上魯人贈重邱伯公西蔵字子上齊人贈祝阿伯朱考亦有二人公西輿字子上一曰公西蔵字子上齊人贈重邱伯公西蔵字子上齊人贈祝阿伯
秦祖字子南秦人贈少梁伯曲阜碑無少字咸淳臨安志作沙梁伯
陳亢字子禽家語又云字子元陳人贈潁伯說文云論語有陳伉
梁鱣史記云一作梁鯉咸淳臨安志云梁仲一云續字叔魚曲阜碑字子魚咸淳志云字子魚一云字子免一云名魚齊人贈梁伯朱考云魚贈趙伯
冉孺曲阜碑字子魯家語作子魚史記云一作子魯家語薛邦字子魚作儒
贈杞伯
顏之僕字叔家語曲阜碑朱考俱作子叔魯人贈東武伯
石作蜀家語作子匄字子明秦人史記鄭注作成紀朱考不詳里居贈石邑伯
顏高家語名產今本家語作顏刻字子驕魯人贈琅琊伯
邽巽尚史作邽選注云文翁圖作邽巽亦避漢諱改之劉氏作邽選字子斂家語作子飲魯人贈平陸伯
任不齊字選家語曲阜碑朱考並作子選楚人贈任城伯
顓無繇字路曲阜碑作子路朱考作季路魯人贈杞伯
曹卹字子循蔡人贈曹伯曲阜碑作魯伯
縣成字子祺本史記家語作子横慘績作子期顏噲字子聲魯人贈朱虛伯

孔忠家語作孔弗子子蔑魯人贈汶陽伯
子兄孟皮之子曲阜
狄黑字哲家語作黔碑朱考俱作子皙
漆雕哆字子斂曲阜碑作子斂魯人贈武城伯
北衛伯
申棖字子續魯人贈魯伯咸淳志贈阿伯
壤駟赤字子徒家語作子從秦人贈北微伯曲阜碑作侐微伯朱考作
施之常字子恒家語作子常魯人贈乘氏伯
公祖句茲家語作公祖茲字子之魯人贈期思伯
伯虔家語作伯處字子析曲阜碑作子哲魯人贈聊伯咸淳
南公括本史記家語曲阜碑朱考俱作南宮縚咸淳志作适字子容魯人贈郯伯
志作訢伯

公孫龍家語作龍字子石楚人本史記鄭注孟子注作趙人家語作衛人贈黃伯
廉絜朱考作廉潔字庸家語作子曹咸淳志朱考俱作子肅衛人贈莒父伯
叔仲會字子期魯人本家語史記鄭注作魯人贈瑕邱伯
商瞿字子木魯人贈蒙伯
司馬耕家語作司馬黎耕字子牛咸淳志云字牛宋人贈向伯
蘧瑗字伯玉魯人曲阜碑作衛人贈衛伯朱考不列姓名謂復著錄恐滋後學之惑也
公西赤字子華魯人贈鄀伯
公伯僚史記作公伯繚或云即申繚曲阜碑咸淳志俱作寮字子周魯人贈任伯
漆雕開字子開本史記家語曲阜碑朱考俱作子若魯人本史記鄭注家語曲阜碑朱考俱作蔡人贈滕伯
宓不齊字子賤魯人贈單伯
燕伋家語作思字思曲阜碑朱考俱作子思秦人朱考不詳里居贈漁陽伯
申黨本史記曲阜碑同家語作申續或作繩史記正義云或作棠即申棖朱考亦作棠字周家語曲阜碑作子周魯人贈邵陵伯按前有申棖字子續此云申黨

字周家語但有申續字子周而無申棖錄續云申棖史記作申黨家語作申續然則申棖申黨子續子周實皆一人矣又按後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絜無申棠之欲是亦申棠即申棖之證
琴牢字子開家語云一字子張衛人贈南陵伯
秦商字子丕本史記家語作丕茲楚人朱考俱作魯人
步叔乘本家語史記廣韻注作少叔乘朱考俱作之
顏幸字子柳魯人贈蕭伯朱考作蕭伯
奚容蔵家語作奚蔵字子哲家語作子偕魯人史記正義作衛人
冉季字子產魯人贈營邱伯
后處家語作石處字子里家語作里之齊人贈淳于伯
左人郢家語作郢字行家語朱考俱作子行曲阜碑作子衡魯人贈臨淄

伯

桑冉字開曲阜碑朱考不詳里居贈彭荷伯

桑冉字開俱作子開　蔡人朱考俱作魯人　樂欬家語作樂欣　字子聲碑不詳里居史記正義朱考不詳里居史記正

右弟子七十二人家語無林放鄭國遽瑗公伯僚

桑冉申棖六人而有公良孺罕父黑薛邦縣亶原抗公肩公夏守句井疆顏相九人又公西葴之外多公西輿如一人又史記有顏何字冉索隱引家語字稱史記康成注晉人曲阜碑有顏何字子冉魯人贈開陽伯又曲阜碑有公良孺字子幼魯人贈東牟伯句井疆字子野衛人贈漢陽伯

按此碑十五石像贊俱橫列像石贊左宋時與石經同在太學明正德年與石經同移於仁和縣學後移杭州府學　大清順治九年歲在壬辰十月朔杭州府儒學教授西茗王元宰捐資重立葢監因輯有題記在其訪跋後至今不遭損蝕者皆元宰之功也像爲李公麟畫史傳稱公麟字伯時舒州人第進士歷泗州錄事參軍用陸佃薦爲中書門下後省刪定官御史檢法元符三年病痺致仕既歸老肆意於龍眠山巖壑雅善書黃庭堅謂其風流不減古人然因畫爲累此碑實訪跋所云李公麟字伯時舒州人第進士歷泗州錄事參軍用陸佃薦爲中書門下後省刪定官御史檢法元符三年則當卒于而省其公字也公麟致仕於元符三年則當卒于徽宗之世距高宗題贊刻石不過五十餘年殆由樂欬家語作樂欣字子聲碑不詳里居史記正義朱考俱作魯人畫像流傳江南高宗得而製贊以刻石也然高宗製贊並不言及公麟之畫或其語在秦檜記中今檜記磨去不可知矣像祇七十二人每像所題贈爵皆仍唐開元之舊則宜依唐封七十七人之數而乃少五人且又與真宗祥符製贊立石曲阜之數不合誠不能明其故也孔子弟子見於諸書者上自史記家語禮殿圖通典通考其製贊立石者咸淳臨安志及杭州府志俱然其姓名字里贈爵皆各有不同今悉取而參攷之別爲同異考一篇附于諸書碑跋之後大抵諸書所載不能無傳寫之訛曲阜碑雖係石刻亦明人重摹此碑或亦不免沿襲胥誤皆不能定其孰是也龍眠畫世有摹本細筆鉤勒裝成卷子矜爲眞蹟細玩之似皆從此碑摹出者此碑在當時或從眞蹟鉤摹或徑用眞蹟上石皆不可知樂欬贊後有御書之寶并勒于石而不署年月吳訥所云二十六年十二月者殆

亦在檜記中也

妙喜泉銘

碑高一丈三尺廣五尺三寸十二行行二十四字後隔三行行四十字行書在鄞縣育王寺常住田碑陰

育王爲浙東大道場地高無水僧衆苦之紹興丙子佛日禪師杲公受請住持周旋其間命僧廣基穿穴茲地爲一大池鑱鍤一施飛泉溢涌知州事姜公秘監見而異之名曰妙喜無垢居士爲之銘曰

心外無泉泉外無心是心卽泉卽心或者疑之以問居士心在妙喜泉是育王云何不察合而爲一居士曰來汝其聽取妙喜未來泉在何處妙喜来止泉卽發生心非泉乎泉非心乎謂余未然妙喜其史之

紹興丁丑三月丙寅無垢居士張九成書

妙喜老僧宗杲重說偈曰

盡日焚香坐常憶毘邪杜口人
一絕云上苑玉池方解東人間楊柳又垂春山堂

按碑書於丁丑三月爲紹興二十七年宗杲與張九成以禪學相契合徑山志載宗杲寄無垢居士一偏泉卽心謂心卽泉無垢居士作一弗穿有出有入有是泉難喚作心心只是心求之非泉是義不正亦復不偏泉乎心乎亦非棄捐擬議思量十萬八千

亦樂堂銘

石橫廣四尺四寸五分高二尺二寸二十二行行十字正書在零陵縣朝陽岩

揚雄有言朱丹其轂一敗則赤吾族孔子曰雖在縲紲之中非其辠也夫丹轂榮也雄以爲憂縲紲辱也聖通有取憂樂豈關於榮辱也哉上饒方疇耕道建炎戊申

右妙喜泉銘張無垢撰後有宗杲說偈一首皆無垢

銓同季進士也郷興戊午又同朝是季冬銓以狂瞽被
譴而耕道旋亦去國十有四季而通守莊岡平谿蠻三
十季之冦乙亥以直忤要臣被逮賴上恩寛謫零陵
久之名其堂曰亦樂禮部侍郎張公子韶記之戊□□
盧陵胡銓咸仲尼子雲之言而申以銘銘曰
載丹族赤縣綿不辱陋巷易安鬼瞰高屋蔽補食前患
庳覆餘眉斧伐性妙口獨宿熟哲茲理至樂常口我恩
古人自反而縮

按此銘胡銓所作不見於澹庵文集周必大撰忠
簡公神道碑稱公年二十試太學建炎二年廷對
行在所考官初以冠多士或畏其切直寘第五即
碑所云建炎戊申銓同年進士也戊申爲建炎二
年紹興和議公上書數千言大略謂王倫誘致金
使欲劉豫我桑檜腹心大臣尊陛下爲石晉孫近
傅會遂發政事願竿三人頭羈留金使興問罪之
師時八年十一月也辛亥有旨銓書凶悖劫持其
削籍流昭州後改監廣州都鹽倉即碑所云紹興
戊午冬銓以狂瞽被譴也方疇史無傳張子韶名
九成除浙東提刑力辭與祠以歸未幾召除宗正
少卿權禮部侍郎碑書紹作聚別體字戊□□旅

上文耕道以乙亥被逮則此當是戊寅爲紹興二
十八年

澱山普光王寺捨田碑

碑高三尺許廣二尺四寸分上下二截上截又分三
格橫列號田畝數左右下横刻捨田
高伯　通文廿五行行廿三四字不等額題吳興沈
伯捨田號七字並正書在青浦縣澱山會靈三姑廟
戴有與會靈記碑兩
者相合此碑嵌外東向

係三十五號田一十七畝三角五步　草蕩此在第一格
係三十四號田計八十畝三角五步此在第二格
係三十三號田一百五畝三角二十步此在第三格
西至竟浦此在第一二格之間左邊一行
東至□□此在第一二格之間右邊一行
水溇此在第三格左邊一行
吏伯成田此在第三格右邊一行
北至水溇此在第三格下横以上俱上一截
捨田入

澱山普光王寺常住情旨　承節郎沈從言謹封

南鄭部洲大宋國平江府崑山縣泖川鄉大石浦西居
住清信女三寶弟子承節郎沈從言同男將仕郎履恩
婦高氏四六娘陳氏五十四娘陳氏廿一娘吉氏四八
孫男右修職郎起宗將仕郎佐才將仕郎作德承信

耶作義將仕郎林宗作霖希旦嗣宗朝宗儒宗希召作
倖錢氏廿二娘方氏十四娘曳圖家眷屬等
右從言所伸情旨二月十六日恭值
先妣太君朱氏遺諱之辰特發誠心謹將本家産田弍
伯肆畝一角三十步其田係在秀州華亭縣修竹鄉四
十三都坐落所有坵片字號渭段並在契約該說其田
今將捨入
澱山普光王寺常住永充供贍俾信行齋粥香火焚修
所得功德先用報答

四恩三有莊嚴
無上佛果菩提次冀
亡太翁十二承事太婆鍾氏夫人亡翁廿五承事婆呂
氏夫人亡考三承事妣朱氏太君劉氏顏氏太君亡兄
十一承事大承事嫂仍氏太君亡妻周氏太君亡男廿
三司戶廿五縣尉廿八承信三十承信亡女二十娘子
廿五娘子息婦吉氏三九娘子鄭氏九九娘子亡沈氏
六娘子曹氏十一娘子龔氏六娘子盡
門中前亡後化一切宗親各願同乘巨善俱遂超升不
入輪迴徑歸極樂然後保祐門闔益秀物業昌子孫
傳積慶之風咸納自天之祐以至法界有情同霑斯
利從言恭對
金僊敷宣謹疏
紹興弍拾捌年二月　日承節郎沈從言押疏
頭首智旅　定行　知事惠生　有平　道詮
住持傳法道智立石　以上俱下一截

按此碑額題吳興沈氏捨田疏捨田者爲沈從言
住崑山縣額稱吳興者其望也碑載捨田分三號
合計其田二百二畝九角三十步然其情旨內則
云本家産田二百四畝一角三十步田以步計似
即今以弓計之制每一步爲一弓也然今制每積

弓二百四十爲一畝不盈畝者則以所餘弓尺畸
零之數用分釐計之未嘗云餘幾弓也此宋制不
能詳攷而其以角計亦未曉其制其碑載田數前
後不合亦所未詳也情旨云其田在秀州華亭縣
修竹鄉四十三圖宋地理志宣和三年改嘉禾郡
爲秀州慶元元年升嘉興府而華亭縣則屬之久
矣此碑刻于紹興二十八年宜爲秀州也紹熙四
年楊潛雲間志華亭管十三鄉第三爲修竹鄉在
縣西九十里三保十二村管里三曰濮陽儀鳳驟
塘而不詳四十三都華亭縣志沿革表明嘉靖二

十二年割縣西北境二鄉之半爲青浦縣尋廢隋
歷元年復割置青浦縣而不詳所謂二鄉者何鄉
其鄉保卷內則已不載修竹鄉可知修竹鄉屬之
青浦雲間志十三鄉在縣西北者爲集賢鄉海隅
鄉在縣西者爲修竹鄉華亭志鄉保仍載集賢而
不載海隅又可知集賢雖在西北仍屬華亭惟海
隅當屬青浦矣青浦志鄉保最爲詳晰有舊時鄉
保現在鄉保參攷之舊時者有修竹鄉分中鄉上
鄉上鄉內有四十二保三區爲圖五現在者則有
華上鄉四十二保三區分五圖曰三圖七圖九圖

十一圖十五圖而七圖內有澱山小圩胡家帶朱
家村北夏村疑所謂澱山小圩朱家村即今珠街
鎮澱山一帶則現在之華上鄉即舊時之修竹鄉
也沈氏捨田在修竹鄉當近澱山因以施之普光
王寺俾其便於收穫也情旨內自稱其階曰承節
郎男爲將仕郎孫男爲右修職郎將仕郎承信郎
又稱公太翁公考公兄俱爲承事公男則稱
其官爲司戶縣尉又有稱承信者宋史職官志載
右職換文資之格從事修職換成忠郎未滿三考
保義郎迪功郎換承節郎未滿三考承信郎將仕

郎換承信郎保義郎迪功郎進義校尉換將仕郎
未見有所謂承事者又修職亦未有加右字者碑
所載諸階大率不過稱謂之美名未必皆實居其
職而其爲史志所未備者則亦可資參攷也曾祖
曰太翁曾祖妣曰太婆皆揅見此碑其稱婦人曰
幾十幾娘亦有稱四六娘四八娘三九娘子九九
娘子省去十字者又從言現在只一男履而現在
息婦有高氏陳氏吉氏男四人而公息婦
有吉氏鄭氏鄭氏之下有公沈氏曹氏龔氏但有

公字而無稱謂皆所未詳也普光王寺賜額在紹
興八年沈氏施田距賜額後二十年蓋其時此寺
方興也沈氏先世本出吳興爲湖州之望族其遷
居崑山不知始於何代據此碑則在南宋時已富
而多田縣延至二三百年之久其後人有號萬三
者值明洪武時太祖遷東南富戶于鳳陽沈氏與
焉故其後遂微所謂萬三蓋有田多至一萬三百
頃是以施田至二百餘畝不覺其多也所居泖川
鄉瀕臨澱湖今地名萬圩相傳即萬三遺蹟然流
俗傳聞不若碑之有據此碑依傍靈祠足垂不朽

而僻在草莽無人著錄今剔抉出之俾其先世祖
孫兄弟銜名從此顯著是亦施田之報矣
四十二章經
石七俱橫廣四尺高一尺五寸三分前二石各三十
四行餘皆三十五行每行字數十四至十八不等行
正書在杭
州六和塔
四十二章經經文不錄今惟取
書人銜名錄如左
特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吳興郡開國
公沈該
左正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紹
雲郡開國公湯□□

左中大夫知樞密院事陳康伯
左中大夫參知政事陳誠之
左太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王綸
左太中大夫權吏部尚書賀允中
左朝請郎試尚書吏部侍郎兼史館修撰兼侍講葉
義問
左朝請大夫試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
楊椿
左朝散郎試給事中兼直學士院兼同修國史周麟
之
左朝散郎試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都承旨洪邁
左朝散大夫充敷文閣待制提舉佑神觀楊倓
左朝奉大夫權尚書吏部侍郎沈介
左中奉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趙令詩
左朝奉大夫權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孫道夫
左朝請郎權尚書工部侍郎王晞亮
左朝請郎權尚書刑部侍郎兼權詳定一司勅令
黃祖舜
左宣教郎試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張孝祥
左朝請大夫太常少卿兼權中書門下省撿正諸房

公事宋棐
左朝奉大夫守宗正少卿金安節
右朝請郎守大理少卿李洪
右朝議大夫司農少卿董孝
右中大夫行太府少卿錢端禮
左朝奉大夫將作監張宗元
左朝請大夫軍器監張運
左朝請大夫尚書吏部郎中楊朴
右朝奉郎守尚書戶部郎中兼權
右奉直大夫尚書刑部郎中路彬
金部郎中莫濛

左朝散郎守尚書工部郎中張庭實
左奉議郎守尚書吏部員外郎兼權尚書右司郎官
周操
左朝奉郎尚書吏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兼權
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葉謙亨
左朝奉郎尚書吏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胡沂
左朝散郎尚書司勳員外郎陳俊卿
左宣教郎守尚書司封員外郎鮑彪
左朝請郎尚書考功員外郎陳棨
左朝散郎尚書禮部員外郎楊邦弼

左朝奉郎尚書祠部員外郎兼權國子司業張洙
右承議郎尚書刑部員外郎黃子淳
左朝請郎尚書都官員外郎兼　玉牒所檢討官兼
權戶部員外郎楊倓
左奉議郎守尚書比部員外郎沈樞
左朝請大夫行尚書屯田員外郎修彥直
右承議郎秘書省兼國史院編修官兼權兵部員外
郎康允文
左奉議郎秘書省校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兼權尚
書祠部員外郎汪藻

維祖宗盛時文物彬彬稽然有典謨之風是時搢紳
鉅儒若冨公弼賈公昌朝輩分爲金剛經刻琢堅珉
三十二分至今蛟龍蚰蜃翔翱踴躍挹之而疑其飛
去也恭惟盛時文章制作上踰三代下峙兩漢道術
奇士輩推明盛典命智曇法師復六和塔以折海勢
各分爲四十二章經鐫石龕山下作江湖間曠代絶
無而僅有一勝事蓋散則一大藏演之不足聚則四
十二章藏之有餘其言與大易莊老相表裏旨哉淡
而不隱中而不濫也迎葉笠法譯於前智圓訓於中
駱偃序於後咸未足以備其大哉惟衆賢畢墜典而

一新之故夷齊雖仁得孔子而德益彰顏淵雖篤學
附驥尾而行益顯是經雖微妙宏深際盛時而理益
明其趍一也時
聖宋紹興己卯冬十一月旦毀　西蜀布衣武翊撰
都勸緣住持傳慈恩宗教僧　智曇　立石
此經分爲于偏宋搶攘之年人絶藁藉字如魯衛且
小朝之日爲雍容文物之舉與般樂放玩愒廢日
者同本無足評惟經文之指純正雅馴與我道亦何
以異無有荒唐蒙昧之說也墨林快事
石四十二章經凡四十二人人各寫一章字體大小

疎密不等唯允中端禮朴操四人行書餘皆眞書後有西蜀布衣武胡跋題紹興己卯十一月以史攷之是歲六月沈該罷左相陳誠之亦罷樞密其七月賀允中自吏部尚書參知政事矣此經蓋書於五月以前至仲冬始勒之石也自紹興己卯至今六百餘年一字跡完好如新惟思退名爲後人磨去南渡石刻工妙若此者亦不易得矣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四十二章經萬歷杭州府志錢塘縣志皆誤作二十四章經在杭州錢塘江岸六和塔內下層嵌壁咸淳臨安志六和塔開寶三年智覺禪師始於錢氏南果園開山建塔

九級後廢紹興十二年奉旨重造二十六年僧智曇因故基成之七層而止據曹勛撰重建月輪山壽寧院塔記云自癸酉仲春鳩功至癸未之春五層告成是年歲晚七級就緒癸酉是紹興二十三年癸未則隆興元年是塔之成非二十六年也武林跋但言鑄石龍山下作江潮間暾代勝事不云在塔曹勛記亦云此經嵌壁環壁刊金剛經列于上下而不及此經意與金剛經同時而經書于已卯歲在塔成之前四年勛記不及者或嵌壁在塔

歲月不知何年此碑幸在塔內無一字缺蝕獨思退之名後人磨去殆以其在相位效秦檜所爲猶七十二賢贊磨去檜記之例然猶存系銜及湯字得以知其爲思退也今大藏有佛說四十二章經一卷宋正議大夫安國軍節度使開國侯程輝編佛教西來元化應運略錄云崔周書異記說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有光來照殿前王問太史蘇由對曰西方當有大聖人生後一千年教流此土至後漢孝明帝永平七年正月十五日夜夢金人身長丈六赫奕如日來詣殿前曰聲教流傳此土帝旦集羣臣令占所夢時傅毅對以西方聖人聲教流傳陛下所夢將必是乎帝遂遣王遵等一十八人西訪佛法至月氏國遇摩騰竺法蘭二菩薩將白氎上畫釋迦像及四十二章經一卷載以白馬同回洛陽時永平十年丁卯十二月三十日也因以騰蘭譯經之所名白馬寺此四十二章經入中國之緣起也眞宗嘗御注此經今在大藏高宗時重建六和塔成廷臣四十二人取此經各書一章經文無多惟首章百三十餘字餘或數十字少者二十餘字而每章之前各署書人銜

名其人見於宋史表傳及宋詩紀事有可攷者得二十六人沈該史無傳宰輔表紹興二十五年十二月甲午自敷文閣待制前知夔州召除參知政事二十六年五月壬寅授左朝議大夫守左僕射同平章事湯思退史傳字進之處州人（宋詩紀事青田人）試博學鴻詞科紹興二十五年進士中宏詞科擢知明殿學士資書樞密院事未幾參大政二十六年除知樞密院事明年拜尚書右僕射侍御史陳俊卿論其挾巧詐之心濟傾邪之術觀其所爲多效秦檜蓋思退致身皆檜父子恩也碑所載爵號史

則略之陳誠之史無傳宰輔表紹興二十六年九月乙巳自敷文閣學士除同知樞密院事二十八年二月丙申除知樞密院事陳康伯史傳字長卿信之弋陽人宣和三年中上舍丙科累知泉州秩滿三奉祠垂十年秦檜死累除吏部尚書尋拜參知政事王綸史傳字德言建康人紹興五年進士第累遷兼直學士院遷工部侍郎二十八年除同知樞密院事賀允中史無傳宋詩紀事字子忱靖康中爲郎中紹興拜參知政事宋史宰輔表紹興二十九年正月丁亥自吏部侍郎除參知政事（潛研

改云七月自吏部尚書除參政碑云權吏部尚書不云參知政事有可攷者得二十六人沈該史無傳宰輔表紹興二十五年十二月甲午自敷文閣待制前知夔州召除參知政事二十六年五月壬寅授左朝議大夫守左僕射同平章事湯思退史傳字進之處州人（宋詩紀事青田人）試博學鴻詞科紹興二十五年進士中宏詞科擢知明殿學士資書樞密院事未幾參大政二十六年除知樞密院事明年拜尚書右僕射侍御史陳俊卿論其挾巧詐之心濟傾邪之術觀其所爲多效秦檜蓋思退致身皆檜父子恩也碑所載爵號史傳宰輔表紹興二十八年免父喪召對中謁選賜進士出身紹興二十八年免父喪召對拜起居舍人遷起居郎兼權樞密院都承旨二十九年拜中書舍人楊傑史附楊存中傳存中子官工部侍郎宋詩紀事字子寬嶧縣人居臨安紹興十五年進士仕至權工部侍郎皆與碑系銜不同趙令詪史無傳宗室世系表太祖次子燕王德昭房有少師昌國公世膺之子贈宜奉大夫令詪不詳其歷官孫道夫史傳字太冲眉州丹稜人貢入優等張浚薦於高宗賜出身累知蜀州遇事明了人目爲水晶燈籠以吏部郎充賀金正旦使還擢權禮部侍郎兼侍講黃祖舜史傳福州福清人登進士第累遷右

司郎中權刑部侍郎兼詳定敕令司兼侍講碑不言兼侍講略之也張孝祥史傳字安國歷陽烏江人紹興二十四年廷試第一授承事郎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秦檜死召爲祕書省正字遷尚書禮部員外郎尋爲起居舍人權中書舍人金安節史傳字彥亭歙州休寧人宣和六年擢進士第紹興初范宗尹引爲剏定官秦檜死累除浙西提刑入爲大理卿遷宗正少卿錢端禮史傳字處和臨安府臨安人宋詩紀事云徙台之臨海唯演四世孫少師忱之子以恩補官紹興間通判明州加直祕閣累遷右文殿修撰權戶

部侍郎兼樞密都承旨與碑系銜不同張宗元史無傳附見葉義問傳云義問通判江州豫章守張宗元忤檜或中以飛語事下滿臣張常先宗元道九江常先檄義問拘其舟義問投檄曰吾寧得罪不爲不祥常先白檜罷去碑稱將作監殆檜死後歷官也張運史傳字南仲信之貴溪人宣和三年進士第累兼樞密院檢詳遷軍器監莫濛史傳字子濛湖州歸安人以祖蔭補將仕郎累除湖北轉運判官未幾知鄂州名除戶部左曹郎中出知揚州碑稱兼權金部郎中史略之胡沂史傳字周仲南宋書作周伯紹興餘姚人紹興五年進士甲科陸沈州縣幾三十載至二十八年始入爲正字遷校書郎兼實錄院檢討官吏部員外郎轉右司以憂去史不言兼國史院編修官碑不言轉右司彼此互異陳俊卿史傳字應求興化人宋詩紀事莆田人紹興八年登進士第授泉州觀察推官秩滿秦檜當國察其不附己以爲南外睦宗院教授尋添通判南劍州未上而檜死乃以校書郎召孝宗時爲普安郡王除著作郎兼王府教授累遷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權兵部侍郎碑所系司勳員外郎史略之陳棠

史無傳宋詩紀事字德名紹興二年進士官祕書少監不言其官考功沈樞史無傳宋詩紀事字持要一字持正德清人紹興間登第歷官太子詹事不言其官比部韓彥直史附韓世忠傳世忠子宗子溫以父任補右承奉郎登進士第累拜光祿寺丞二十九年遷屯田員外郎兼權右曹郎虞允文史傳字彬甫隆州仁壽人紹興二十三年登進士第宋詩紀事云按咸淳臨安志紹興二十四年張孝祥勝無二十三年宋史誤　秦檜當國蜀士多屏棄檜死用薦除祕書丞遷禮部郎官與碑作兵部者異洪邁傳字景盧皓季

子紹興十五年始中第授兩浙轉運司幹辦公事入爲敕令所刪定官添差教授福州累遷吏部郎兼禮部除樞密檢詳文字與碑所載歷官全不同餘若楊椿沈介王晞亮朱棐李洪董萃楊朴路彬張庭實周操葉謙亨鮑彪楊邦弼張洙黃子淳楊倓皆未有攷末武胡政署六十一月旦跋不繫日而用旦字此即近世敕旦之所昉

深水縣正顯廟神碑

碑連額高七尺五寸廣三尺七寸二十二行行四十字隸書額題重修正顯廟碑六字篆書在深水縣

建康府深水縣重修正顯廟碑

左承議郎提舉兩浙路市舶王端朝詞并書

深水東門之側有廟曰正顯蓋城隍神白君祠也君諱孝康唐元和間人爲官清白通濟凡作四縣令而終於深水雖歸葬下邽然深民尸而祀之數百年不忘即縣治爲祠水旱疾癘必禱焉五代亂離未有封爵宋一天下而茲邑堅京師餘千里亦不暇上聞　天子省方東南要幸建康　光暉所炤百里而近神之受職厥有顯報紹興十年故戶部侍郎李公朝正寔宰深水有祈必獲以聞于　朝錫廟額曰正顯始以陰功受　帝御書後進封廣惠侯褒章信珪列于五等神既嘉享民皆具依桑蠶不登歲得大稔餘寡有養奸宄減息民德之益深率以府君名其子邑人鏤雯朱扑等以廟宇朽弊偏走大家脩及喜捨寸積銖粟日盈月溢增新廣舊不陋不華爲外門三楹中門如之正殿三楹後寢亦如之挾以副宇繚以周廊獻殿處中露臺高峙丹青繪事與衛悉備炳煥光采標冠一時寔屋五十間歲四月十有八日邑人記侯誕節競爲侯壽鏡歌鼓吹旌纛節斧森乎其前驅倭釋威儀倡優技巧駢然而次進侯臨之如生邑人榮之竊嘗以謂幽顯一涂神人同道生而廉正歿則必他否亦爲神積功儲行列于上清如府君是已於少傅樂天爲叔其家濮可知也以承相敏中爲子其義方可知也承相出入將相垂三十年府君在當時已貽至極品而史不書端朝泮家南來卜築深源起居飲食皆神之芘邑人以紀事見屬夫其可辭詞曰

於惟府君　唐之良吏　有德於民　宜百世祀　偉民廟兒　作城之東　萬石之虞　千柱之宮　羽衛森嚴　丹青顯設　緹衣驚晃　王戚金節　侯之涖止　風雲肅然　顧我深民　擁祝惟虔　侯之韻止　殆敢爭進　顧我深民　盧拳斯盡　侯既醉止

氣斯大穌　年豐俗樂　民飽而歌　侯既蓄止　里閭咸仰　月而祝之　家有遺像　少傅之叔　丞相之父　中興天子　光　佑我溪民　億載無疆

乾道元年冬十一月甲子左朝奉郎知縣事李魚立石

刊者潘壽隆

按溧水縣宋屬建康府即今之江寧府也縣有城隍廟額曰正顯神爲唐縣令白君諱季康即唐相敏中之父兩唐書無傳即敏中傳亦不附見舊書敏中傳稱敏中爲居易從父弟新書作從祖弟據居易之父名季庚今本世系表知節下誤空一格宰相世系表季庚爲知節之子也據居易從父名皆季字因更正之居易從伯非父也居易從伯名鎰官鄂令與季康爲從兄弟傳稱居易其先太原人後家華城又徙下邽碑故云歸葬下邽碑又云皇宋一天下而茲邑望京師餘千里宋史地理志溧水爲次畿蓋南渡後定都臨安則溧水爲次畿碑亦似指南渡而言若初一天下都汴溧水去京師較遠不止千里不得爲次畿也廟爲紹興十年李朝正作令時闢于朝賜額重修朝正後官戶部侍郎碑紀其治績而史無傳碑立于

乾道元年距修廟又二十六年神以四月十八日誕節邑人競用鐃歌鼓吹旌纛節斧儀衛釋戚儀倡優技巧爲壽蓋神廟慶誕之儀自宋已然矣撰文者王端朝署曰詞并書猶有唐人遺法

漢中新修壩記

磨崖高八尺五寸八分廣七尺四寸十六行行三十三字正書在褒城縣

乾道元年　四川宣撫使判興州岳公朝　行在所　上寵嘉之口拜上口爵眞王仍以奉國節鉞移鎭漢中專自用武而來戎馬充斥民事寖緩　公至則曰國基於民而民以食爲天凡所以飽吾師彊吾

國者民也民事顧緩而恬不加卹是不知本之甚也其可乎哉乃申飭寮吏件口　詔令之忠厚愛民與夫政事之偏而不起者次第施行之給和糴之緡而入無口口停蹄時之賦而困窮以蘇兼并均口口口弗貸嚴而不口寬以有制至若口蠹除害惠澤流布家至戶到咸知樂業明年春農務口口　公口口口內漑浸之源口口者無若漢口國曹公山河堰導褒水口口木石口口而疏口口口而西者口於褒城之野行于東南者悉歸南鄭之區其下枝分派別口口口口口口口田疇之渠百姓饗其利惟時二邑久口怠作每歲鳩工度材以

鉅萬計□□□

口爵眞王乃以奉國節鎭移鎭漢中吳公卽吳璘
宋史孝宗紀及吳璘傳乾道元年四月乙巳吳璘
來朝進封新安郡王判興元府其判興州則在紹
興二十六年興州後改沔州順政郡紹興十四年
爲利西路治所也興元府卽漢中郡傳稱璘至漢
中修復褒城古堰溉田數千頃民便之卽此碑
所記也碑云漑浸之源無若漢口國曹公山河堰
導褒水西至於褒城之野東南歸南鄭之區宋史
河渠志興元府山河堰灌溉甚廣世傳爲漢蕭何

所作嘉祐中提舉常平史炤奏上堰法獲降勅書
刻石堰上詔中興以來戶口凋疎堰事荒廢累增
修葺旋卽決壞乾道七年遂委御前諸軍統制吳
珙經理發卒萬人助役盡修大堰濬大小渠六十
五凡漑南鄭褒城二十三萬餘畝史云漢蕭何碑
云漢晉公史云乾道七年吳珙修堰碑云乾道二
年吳璘修堰彼此互異當據碑以證史也

楊從義墓誌

碑高八尺七寸五分廣四尺五寸四十一
行行一百二十字正書篆額在城固縣
宋故和州防禦使提舉台州崇道觀安康郡開國侯食
邑一千七百戶食實封一百戶楊公墓誌銘
左朝散大夫新通判成州軍州事主管學事兼管內
勸農事袁勃撰
右朝奉郎權知洋州軍州事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
事借紫李昌謂書
右朝散郎通判洋州軍州事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
事賜緋王椿篆
忠義立身之大節知勇爲將之要道此古今不易之論
也使忠義立於內而或料敵不明臨機不果則亦無益
於事功知勇發於外而或偷生以求安避害以奮利則
亦無取於名節有二于此則不足以安國家衛社稷乃
若忠出天資知稱人傑禦大敵於擾攘濟中興於艱棘
卓然在義勇萬人中而獨成義勇之功者其惟楊公乎
公諱從義字子和鳳翔天興人曾祖懷信曾祖妣王氏
祖武晟祖妣李氏皆潛德不仕父仲方以公貴累贈武
功大夫母高氏累贈碩人公幼慷慨嘗以功名自許靖
康丙午金人犯順連破諸國狃於常勝侵軼中原所過
輒下無敢攖其鋒者時太平久兵備寖弛乃　詔陝西
五路募義勇萬人勤　王詔詞有每聞邊報痛徹朕心
之言公聞而歎曰國家艱難正忠臣義士効死之秋豈
可久安田里爲一身計哉卽奮然而起應原州之募太

守杜平見而奇之曰汝志不羣首赴義勇所謂以義伐不義異日唾手富貴居吾右矣建炎初三月虜寇涇原忠烈吳公玠破虜大將婁室于青溪嶺分遣公以奇兵邀擊斬首一百七十餘級補進武校尉權天興縣尉三年八月忠烈遣公覘虜動息公被圍於同州聖山廟公仰天誓曰若出重圍當捐軀報國叱左右矢石交下殺數百人虜治雲梯公急取竹爲籠實之以土號曰土牛推折之敵亂乘勢大戰而出有頃雲梯大集遂以土牛推折之敵亂乘勢大戰而出轉承信郎遷隊將四年九月我師不利於富平五路垂陷忠烈會諸將于隴州八渡議戰公獨進曰虜人侵軼

無故與爭惟公能推其鋒於青谿嶺有菩薩形勢之助也今虜已陷涇原將入熙河計非牛載木還爲今之計莫若先據地利扼其要害以制之當爲公先取鳳翔復爲基本忠烈曰善即檄公領兵進復鳳翔既入悉降其衆不戮一人得粟三十萬斛時忠烈公方督餉興元南曰和尚原因貯公所得之粟以資餽餉軍不乏食士卒感悅遂移府事以治之檄公知天興縣事本府駐劄轉保義郎陞部將紹興改元三月虜自熙河復圍鳳翔勢益熾公告二親曰爲人之子非敢蹈於不孝今城中兵寡守死無益不若潛圍求援即涼別而行公與子大勲

率歲下百餘人力戰至夜半突圍得出忠烈見而勞之曰尒忠有餘矣柔二親何公泣曰昨在圍中勢必俱死萬一天監其衷戮力一戰取之易尒忠烈壯之權遷鋒統領守神岔四月忠烈遣公與敵戰于渭南以奇功轉秉義郎遷副將五月鳳翔虜酋沒立會階州虜酋折合各統五萬衆夾攻和尚原忠烈遣公逆擊沒立一軍於神岔大破之獲敵酋撒察胡郎君仔斬二百五十有一轉武略郎兼閤門宣贊舍人陞正將十月虜元帥四太子會諸道兵十餘萬必欲取和尚原先犯神岔以警我師忠烈遣公擊之公貢勇先登接戰三日虜又分兵寇龍門閣統制吳公璘搶擊敗走追及神岔虜援兵大至再合戰公潛以精兵橫貫其腹斷其首尾吳公引兵追及虜大潰俘斬千餘人棄鎧甲牛馬萬計轉武德大夫開州刺史遷統領軍馬兼秦鳳路兵馬都監先是虜恥屢敗遂囚公二親于青谿寨公內不自安二年正月公乞兵以往忠烈許公帶本部出北山斷虜糧道行數日至麻家嶺遇敵接戰翌日至青谿虜會諸寨兵爲援自辰合戰至莫大破虜衆奉親以歸忠烈喜曰公深入重地能破强敵迎還二親可謂忠孝兩全轉武功大夫三年正月虜寇石板谷忠烈遣公禦之公先設伏以待敵

至以奇兵劫之虜衆敗走追襲十餘里斬首數百轉右
武大夫陞鈐轄二月偽元帥四太子擁大軍由商於侵
饒風關犯梁洋經我斜道出鳳州再攻和尚原忠烈復
道公引本部由間道應援和尚原以功轉拱衛大夫公
嘗憤虜人傻暴不已得其使命即縶剸而歸之公至和
尚原都統郭浩厲聲曰比虜使至公辱而使歸是激敵
怒今擁衆二十萬來攻請公當之公對曰虜據梁洋道
人以耆見檄言很而色傲欲恃勢脇我儻不辱之誠爲
自弱今日之事決戰而已敵衆百倍何足慮也統制吳
公親率公等於是鼓行而前徑與虜戰于栢村一擊破

其三陣敵衆大敗追襲至渭蹂踐溺死者不可勝計水
爲之咽流吳公因謂衆曰此提楊鈐之力也轉親衛大
夫四年二月虜入寇殺金平自元帥以下盡室而來示
無返意全蜀震恐既戰我師初不利公急據第二堡外
預設麾角之地率强弩併力迭射一日三戰傷殺甚衆
虜引兵稍卻明日來攻萬人敵堅統領姚仲重傷公代
之率諸將數力鏖戰五日所向皆靡大敵衆餘黨悉
遁自是虜不敢輕舉全蜀之民咸安其生者雖吳氏之
功然於攻戰之際公有力焉以前功轉中亮大夫鄜州
防禦使五年辟知洋州兼管內安撫司公事公嘗從忠

烈登殺金平過第二堡門忠烈顧瞻形勢指虜敗處以
策擊鞫謂公曰此衿喉地往歲一戰安危所系非公出
力幾敗大事嘆賞久之九年正月虜歸我河南侵疆十
年五月虜復背盟偽元帥撒离喝領大軍侵犯陝右宣
撫胡公世將擢公同統制與諸軍會於涇州回山原大
戰三日虜氣未衰議者欲潛師而還留裨將以扞公曰
我軍衆　國厚恩今日當以死戰柰何移禍它人願留
本部兵以拒之公張蓋示以閒暇虜人競進公叱咤力
戰縱我軍數萬衆得出遂下回山轉戰十餘里全師而
還轉協忠大夫七月虜據鳳翔胡公擢公知鳳翔府兼

管內安撫使就守和尚原八月與虜戰于蒲坂河及汧
陽連敗敵衆俘斬數百人奪馬千餘匹轉履正大夫陞
都鈐轄節制鳳翔府忠義軍馬九月還馬步軍副總管
十一年七月都統楊政出鳳翔公隸焉與敵人戰于陳
倉魚龍川石鼻寨屢戕屢提生獲虜酋珍珠孛堇諸軍
凱還後三日偽元帥撒离喝整衆再犯和尚原公才千
人進據川金崖敵衆益盛士有懼色公屬聲曰當各奮
壯心以氣吞之聞鼓畢入敢後者斬公率衆先登鼓譟
競進自卯至酉殊死力戰虜衆大敗轉宣正大夫遷統
制軍馬和尚原素號形勝益泰蜀必爭之地虜屢欲以

奇取之公扞守二年竟無可乘之隙及因糧於敵餽運減省胡公嘉之敷奏于　朝敵既不得意遂伸咊好是時將迎奉　徽廟梓宮請還　太后鸞輅遂許割和尚原十二年春　詔宣諭使鄭剛中分畫其地而移公知鳳州既割和尚原而殺金平復為要地其傍則仙人原也四川兵費邊儲萃于魚關三者相距皆十許里有司謂當得人以守遴選諸帥無出公右者十七年命公以本部兵屯仙人原公鎮守其地垂二十年保固無虞轉宣州觀察使會　朝廷詔大臣舉智謀武略可充將帥者參政楊公椿首以公應　詔授正侍大夫三十一年

九月房主完顏亮遣絕和好南自江淮西連秦隴舟車器甲之盛亘古未有乃分遣偽帥合喜統兵數十萬自鳳翔至寶雞沿渭水連營列柵占據大散關宣撫招討吳公謂公曰賊據散關扼吾咽喉當急圖之遂擢公節制軍馬知鳳州公引兵與敵對壘且相視形勢難以力取於是晝易旌旗夜增火鼓示不可測虜益增備轉糧草為持久計吳公親提大兵出涇秦攻德順軍以分其勢仍命公牽制散開偽帥合喜果分兵赴援三十二年閏二月公乘勢遣兵出御愛山抵天池原鷩撓敵寨及斷其餉道又密遣兵焚其東西兩山樓櫓鼓譟從之聲震山谷虜人驚駭弃閉而走公乘勝進據和尚原則虜亦宵遁矣翌日有騎數千復來入谷公領兵逆擊之時天大雨雹風霧晝晦公選神臂弓射之虜酋中流矢引衆敗去若神助焉寶雞賊帥恐我師乘勝擊之盡焚大寨退保鳳翔由是渭水以南復歸版籍以功眞拜和州防禦使賜爵安康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七百戶食實封一百戶公自壯歲從事軍旅未嘗一日在告盡瘁王事常若不及每自嘆曰吾奮身畎畝荷　國恩寵誓欲捐軀以効尺寸今年踰七十力所不逮勉強而不可得矣會王師解嚴遂丐歸田里其請甚確吳公以公精力未衰止聽解兵職遂辟知龍州寔隆興元年之七月也明年改知文州又明年吳公移鎮漢中梁洋棱境實爲重地乃辟公復知洋州兼管內安撫使節制軍馬洋人聞公之來舉酒相賀曰復得吾邦舊使君矣老稚歡迎不絕于路公暇日嘗讀漢留侯傳至願弃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之言公慨然慕之銳意求退上章力請歸休乾道二年九月　敕授提舉台州崇道觀介梁洋間居焉五年二月十八日以疾終于所居之正寢享年七十有八娶韋氏卒再娶苗氏卒皆贈令人又娶張氏累封令人子男八人曰大勳右武大夫果州團練使御前右軍

統領權統制彈壓軍馬安康郡侯食邑一千七百戶曰大亨武經大夫御前中軍同統制本管軍馬曰大節從義郎御前前軍第三將副將曰大昌秉義郎御前右軍第一將隊將曰大年忠訓郎亡曰大林忠翊郎御前前武功大夫左部正將丁立亡次適左武大夫御前中軍同統制本管軍馬胡清次適承信郎張祐亡次適承信郎郭良臣次適承節郎彭案次適保義郎傅汝弼次適右從事郎城固縣丞張滑餘在室孫男十一人曰祖慶秉義郎成都府路第二將隊將曰祖廉承信郎御前前軍第三將隊將曰祖榮成忠郎曰祖顯曰祖仁曰祖寧節郎孫女十七人長適承信郎李雍次適承信郎張師古次適承節郎劉之義次適保義郎侯詵次適承信郎張寔餘在室曾孫男三人曰世忠保義郎曰世輔曰世傑皆承節郎曾孫女三人在室元孫男二人曰紹先曰紹光皆承信郎諸子以其年三月甲申舉公之喪葬于城固縣安樂鄉水北村生祠之側維楊氏系緒遠矣自東漢太尉震起于開西以清白遺子孫歷世載德代不乏人公奮乎千載之後自致功名有光于祖可謂天下偉男子矣　朝廷雅聞公名故所賜訓詞有曰知義之貴以勇得名益奮壯心遂成偉績搢紳誦之以爲美談公善射發無不中嘗偕王人劉參贊子羽行饒風嶺有虎突出叢薄問人皆辟易公躍馬而出以一矢斃之故射虎之名喧達都下方二親之在虜也而青谿之民日瞻其費賴以保全及公破青谿既得二親併載其民以歸給田廬家之於梁洋至今調給不絕　朝廷聞之以孝義特賜旌表公之行不特此也爲郡尤以愛民爲本初洋州有楊填等八堰久廢不治公皆再葺之溉田五千餘頃復稅租五千餘石又增營田十四屯公私以濟民爲立祠宣撫處置張公浚聞于　上賜　詔奬諭初公至鳳翔也有流民數万在境內或疑其反側悉拘于山谷間公矜其無辜皆縱之後岐雍大歉流民復入開就食公復納之所活甚衆西邊饋運自昔頗艱公至鳳州首創營田四十屯民力減省軍食充足又預築鳳之黃牛堡以塞散關之衝創文之高平原以控西羌之路尔後皆獲成效其先見之明古之名將所不能及公惟寬厚喜士不以其貴驕人接物逮下喜愠不形于色雖部曲偏裨率皆待以恩禮軍旅之暇採摭諸史兵家實効分門成帙釐而爲三十卷目之曰兵要事類漢守張

行成太學博士李石皆蜀名士爲之序引其書遂行于世初公頎爲送終之具嘗託門下士朱紱毘季述其行事編爲陞除錄勃偶備員魚梁總幕得親炙公言論一日公出示所錄委勃爲誌勃攝駭愕因問其故公曰傑以義自奮以勇立節每遇戰事許國以死萬一得酬素志則區區之心誰能裹襮之故欲先爲之計儻得名卿鉅儒特書其事他日眞目無憾矣勃嘆曰自中原俶擾豈無忠臣謀士力作中興然於出處用捨之際或有�larr焉公始以數百孤軍出重圍不測之親從吳氏伯仲挫乘勝方張之虜堰楊塡以惠梁洋之民復散開以壯川蜀之勢起匹夫之微而爵通侯之貴勤勞百戰之餘而優游乎二千石之良明哲保身以功名始終蓋未有如公之全者也使人人皆如公徇國而不徇私懷義而不懷利則何患乎勳業之不立即異時載在盟府繪像作頌血食一方祀必百世其誰曰不宜乃爲之銘銘曰

天佑生賢　龍飛雲從　其炎旡晦矇　赫然而中　賢伊何　翼翼楊公　公來自西　名達九重　惟天子明　喜得牙距　料敵制勝　允兼文武　膚功上聞　天子曰嘻　利勢安强　皆汝之爲　忠以禔身義而報國　智可周物　勇摧大敵　黼德有四

執與之京　風廓霧舒　偉績用成　導利之功　惠澤無窮　粒食用乂　是敬是崇　氣老愈壯　金湯是託　或云不弔　追邇驚愕　梁山巍巍　漢水湯湯　公名與俱　德音不忘

從義字子和以靖康丙午歲應募起隸吳忠烈玠麾下云建炎二年八月被圍于同州者謂金將婁室亦作婁寀同取下邽九月破同州事也時公在圍中云四年九月我師不利於富平者謂金太子宗輔爲副元帥督師陝西九月敗張浚五路兵於富平也云紹興改元十月金四太子必欲取和尚原先遣兵攻神坌以警我師忠烈遣公擊之者謂是年十月玠保和尚原金將没立自鳳翔烏魯折合自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折合先期至陳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陳待之更戰迭休金兵潰散没立方攻箭括關玠復遣將擊退之會婁室死兀朮復會諸道兵十餘萬造浮梁跨渭自寶雞連結諸營與玠兵相拒玠復命諸將以勁弓强弩却之先設伏兵於神坌以待金兵至大亂縱擊破之是也云三年二月四太子擁大軍由商於侵饒風關再攻和尚原玠遣公引擊者謂金撤離喝分兵攻關統制郭仲敗走金兵入興元經略使劉子

羽棄城走三泉玠退保仙人關金兵深入既由褒斜谷還與元玠子羽追擊之是也饒風關在今石泉縣西五十里云四年二月金兵入殺金平自元帥以下盡室而來示無返意者謂吳璘守和尚原鐵餉不繼玠謂其地去蜀遠命棄之于仙人關右殺金平斛築一壘移兵守之至是兀朮撤離喝及劉夔等三十萬騎入侵玠與璘及金人轉戰數晝夜不息是也云九年金歸我河南侵疆者謂金以陝西地來歸遣使王倫受地是也云十年五月金背盟撤離喝侵陝右公與諸軍會於涇州回山原七月金據鳳翔八月與金

戰于蒲坂河者謂是年金兵犯石壁及吳璘與金鶻眼郎君戰撒離喝入邠州胡世將遣公及王彥分道摧敗之撒離喝退屯鳳翔九月楊政遣公夜襲金兵至十一月又襲之寶雞是也至是公隸楊政軍云十一年七月與金戰於陳倉撒離喝再犯和尚原又戰郝之者謂是年春正月公既敗金兵於渭南攻克隴州與戰於寶雞擒金通檢寧堇是也宋史高宗紀作十月與此小異是時和議已成朝廷召政還以商秦之半畀金公亦移守鳳州復退保仙人關垂二十年金主完顏亮遂無所事者皆公之力也云三十一年金主完顏亮遂

背盟好者謂是年九月金兵攻黃牛堡爲吳璘所敗也云三十二年閏二月公乘勢出攻金兵宵遁者謂璘道公攻拔大散關分兵據和尚原金人走寶雞是也蓋是時始以功眞拜和州防禦使賜爵安康郡侯而弃三路之議起璘於是平班師公於是乎丐歸矣公以乾道五年二月卒有子八人女十人子及聟並爲郎官宋史不立公傳其詳並見高宗本紀及璘玠政等傳因疏出之並見碑刻之爲功於史者不小也

按此誌撰者袁勃書者李昌謠篆者王樁史皆無

傳誌敘楊從義自建炎初隸忠烈吳玠補進武校尉繼隸宣撫吳璘遷隆興三年累官至和州防禦使賜安康郡侯計前後四十年所立戰功不爲不多始終受吳玠吳璘指揮史既不爲從義立傳即吳玠傳中亦無一語及之南宋書吳玠傳祇附郭浩楊政王俊張超四人而不及從義且從義武臣未嘗嫻文事乃輯兵要事類三十卷誌稱張行成孚石爲序而行世稽之宋史藝文志亦失書凡此皆可補史所未備也史稱吳玠卒益武安作廟于仙人關號忠烈然則忠烈是吳玠

高額而誌則稱玠爲忠烈不云武安誌稱公預爲送終之具託門下士朱滸昆季迹其行事編爲塋除錄此即後世生作年譜行狀之所昉也朱滸必是幕客而稱之爲門下士則門下士之稱不必專屬之貢舉門生矣誌載從義事蹟多與史合關中金石志疏之已詳茲不贅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九終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　宋二十八

韓靳王碑

碑連額高二丈五尺七寸廣八尺九寸額題中興佐命定國元勳之碑十字正書分二行字徑一尺二寸居中有小字題曰選德殿書四字正書徑一寸七分中有御書之寶方三寸須占碑之上半載計九尺四寸文八十八行每行一百五十字多寡不等正書徑七分在吳縣靈岩山西

宋故揚武翊運功臣太傅鎮南武安寧國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咸安郡王食邑一萬八千三百戶食實封柒阡貳伯戶進封靳王謚忠武神道碑

□□□□□□□□□□□□□□□□縣開國子食邑柒百戶賜紫金魚袋臣趙雄奉　勅撰

□□□□□□□□□□□□□□□□

相亮唐汾陽王子儀同諡　宸奎丙出不由有司中外
偉之王之子彥古方居斬國夫人憂聞　詔感泣繼血
卽拜疏謝又拜疏請曰草土臣彥古謹昧死言臣之先
臣世忠發身戎行逮事　徽宗　欽宗皆著
顯效暨委質　太上皇帝自大元帥開府宏濟于
中興始終實備大任仰憑　宗社威靈與　太
上皇帝廟謨神算摧勍敵如拉朽芟劇盜如刈菅大戰
數十小戰數百豐功盛烈光照古今不幸早棄　明時亦
既積年　陛下憫念勳勞固嘗爵以眞王錫之美
諡獨墓道之石無名與文惟　陛下哀矜究此

光寵豈獨諸孤顯耀抑先臣有知猶當效結草之忠
天子曰嗚呼惟乃父世忠自建炎中興實資佐命式
定王國時惟元勳予豈可忘乃　親御翰墨大書曰
中興佐命定國元勳之碑翌日　朝諸將于凌虛閣特
詔彥古戎服入見　面賜
顧謂諸將曰世忠有大功於帝室今彥古亦克有志
後聞亟持所償愧謝里俗爲之一變有寃抑不以謁郡
帥氣節能騎生馬駒諸豪里中惡少年皆俛首不
敢出氣則爭爲之服役或負責不償者王輒爲償負者
鞚流驛驛則日旰如電楚國游驚而心奇之少長風骨

國生五丈夫子王其季也始生之夕有光芒出屋間鄉
鄰以爲火各具綆缶馳救至則聞王生皆異焉就視襁
褓則目炯如電楚國游驚而心奇之少長風骨
偉岸尙氣節能騎生馬駒諸豪里中惡少年皆俛首不
敢出氣則爭爲之服役或負責不償者王輒爲償負者
後聞亟持所償愧謝里俗爲之一變有寃抑不以謁郡
縣而謁諸王咸得其平由是名聞關陝嘗過米脂寨姻
家會飲日已暮而閭閉王怒以臂拉門開鍵應手而斷
旦顧之其木葢兩扉餘開吏駭服年未冠引敢勇應募
鄉州挽強弓三百斤嘗乘裸馬手無鞚槊奔馳天郎山

峭壁間觀者膽裂同列無一人敢鄉者軍府校藝獨用箙胎弓所鄉雖金石皆洞貫其騎射絕人類此時崇寧四年也屬西方多事王每聞邊遽至輒上馬或不俟鞍而奮喜與交游痛飲資用通有無或不持一錢相從詣酒肆貰酒期於戰獲酬級以償王出必多獲由是同列皆饒給銀州之役綵從党万以行父母槖鍾愛不許王固請於陳公曰大丈夫當建功業取公侯豈宜齷齪自守陳公奇其志乃聽去軍甫至而城閉王直排扉入斬主將擲首陴外三軍乘之大克攻而夏人以重兵來冦高平嶺王與党万悉精銳鏖戰賊解去而突騎忽出

問道擣我營將士驚愕王獨部敢死士殊死鬬賊少卻時王為殿見一騎士甚武揮槍而前王問將者為誰曰十軍監軍駙馬郎君兀哆也王躍馬從之斬其首賊遂大潰由是西邊益服王威名口有司圖上其事且乞優賞會童貫專制邊事疑敢勇皆勢家子有所增飾止許補一資衆譁不平而王恬不芥蒂當時識者知王器量宏遠矣從劉延慶築天降山寨敵據有之延慶令王守北門王夜縋城而上斬二級割護城氈以獻繼逢敵於佛口寨斬首數級始補守闕進義副尉至臧底河又斬三級轉進武副尉會妖人方臘起桐廬自號聖公殺掠吏民自浙河以西至于江南毒流蓋千餘里南方素無兵備　詔調西師討之王部敢勇五十人隨王禦以往遇別將王淵於杭之北關堰橋會大潦道不通賊掩至淵惶怖不知所出王造淵說曰今賊據險爭利我不以智勝而以力拒可乎淵怒曰何人敢爾王益辯議不少屈淵曰汝雖能言願聞必勝之說王為條一二且請以所部邀擊淵命取軍令狀以去明日會戰賊勢張甚王遴敢勇二十餘人伏堰橋傍須臾伏發賊衆大亂王追至淵舟前斬首數級師遂大克淵乃嘆服曰眞萬人敵盡以所隨白金器賞焉與淵定交自此始至今杭人呼堰橋為得勝橋云時天下亡志戰日久盜起倉卒天子宵旰南顧　詔能得渠魁者授兩鎮節鉞王單騎窮追至睦之清溪洞賊深據巖屋為三窟諸將繼至莫知所從入王潛行溪谷間野婦得其洞口即挺身仗戈而前榛棘嶔崎越險數里擣其巢穴縛僞八大王格殺數人賊遂孰擒併俘以出辛興宗後至領兵截洞口掠王俘以為己功故王不受上實別帥楊惟忠還　詔少伸其事但超轉永節郎　朝廷議復燕山謂諸軍以行至則皆潰王往見劉延慶抵滹沱何獨與蘇格等五騎俱逢虜騎五千餘從者失色王遣五騎列于高岡戒勿

動值燕山潰卒來會然皆重傷者王卽命艤舟河岸約曰虜奔卽鼓譟助聲勢王乃獨躍馬薄賊皿折自如虜疑之分爲二隊據坡以視王出其不意突刺二執旗者因縱擊格等五騎應於後舟中潰卒亦鼓譟如約虜疑我伏發遂大潰追斬甚衆是時山東河北盜賊蜂起王從王淵討捕所在摧鋒於大名境中殺水賊幾盡又破湯村强盜累奇功轉武節郎以偏將從梁方平經略東事賊楊天王透手滑聚衆數千寇尉氏一戰擒其渠帥餘黨悉平臨沂賊武髯衆數萬與戰於韓王洲又平之大斬之以徇師正所部本童貫牙兵初貫創勝捷軍極諸軍之選每禁軍一指揮所選止一二人或四三人皆

十餘薄賊詠戚悉盡又青社賊張先水竑山賊劉大郎望仙橋賊高托山集路山賊賈進莒賊徐大郎衆皆不下萬人大者或跨州兼邑王每身先諸將次第擒滅又殺獲東海賊張夔等由濟南振旅而歸於是山東羣盜悉平轉武節郎　欽宗卽位之初王方從梁方平防河濟州金人大軍已壓潛境方平漫不顧以爲他盜王說曰今之來者金虜耳願公速整行陳爲護河計河一失守　宗社阽危公可忽乎王忠憤由中詞氣激烈方平怒俾王以三十騎當敵名曰硬探實欲致王死地王遇敵輒戰以實歸報方平猶以爲紅巾賊不設備及虜進迎屯子橋則方平已身遁矣王師既失主帥數萬之衆皆潰虜騎大至王陷數十重圍中意氣彌壯挺槍奮躍而前所嚮披靡虜人莫嚮異小卻卽潰圍出殿諸軍焚橋而歸至京師　欽宗聞王勇冠軍　召對便殿且　詢方平失律之狀王條奏甚悉轉武節大夫俄召諸路勤王兵入衛王隸京城四壁爲統領屬虜人許割三鎮而還王淵爲河北總管辟王爲選鋒統制有勝捷軍統制張師正者戰敗轉徙大名宣撫副使李彌大斬之以徇師正所部本童貫牙兵初貫創勝捷軍極諸軍之選每禁軍一指揮所選止一二人或四三人皆

人物魁梧武藝超絕者纔得五千餘人後隸師正師正死此軍懷反側遂相約爲亂鼓行而東劫掠淄青間影附脅從者四五萬號二十萬所過亡復噍類山東復擾王以戍將寓大名雅爲李綱所器重遂檄王以所部五百人討之至淄河以軍分爲四隊布鐵蒺藜窒歸路令曰前則有功退則死有怯走者許後隊殺以爲功於是士皆效死莫敢回顧至夜半縱兵薄賊營賊既驚擾旦而接戰大破之斬其魁李復餘悉奔潰王窮追不已賊率潰卒數千出我不意王不及介冑上馬趨之矢石甫下臂指吻鼻中四鏃王怒折笥發弓拔刀徑前殺爲首

者六人賊衆又奔追至宿遷其衆尙萬餘謂已遠王不能及方擁所掠子女椎牛縱酒王單騎疾馳夜造其營呼曰大軍來矣速束戈卷甲吾能保全汝等以其功名賊自淄河破膽皆踧請命曰願吾父貸死因進牛炙斗酒王下馬飲啖輒盡衆莫敢動遂束手降黎明見王所部止此始悔之而業已解甲莫不相顧失色遷左武大夫果州團練使將所降朝京師　欽宗再賜對慰奬甚渥賜衣甲槍牌除正任單州團練使就命將所部屯滹沱河眞定失守王知滹沱形勢已壞去之趙趙守蓋王淵云淵得王恃以自固虜再入冤趙知王在焉攻

益急口殫援絕孤城更數日殆破王一夕潛起將三百人擣其營虜大驚亂翌日遁去後有自虜來者始知大酋二都統是日披創以斃衆遂不能支除嘉州防禦使將所部還大名總管趙野　降爲前軍統制　光堯慈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時以天下兵馬大元帥駐濟陽王領所部勸進復自濟陽次南京虜縱兵逼城人心兇懼王據西壘力戰虜稍却翌日再至而酋帥白馬三郎以衆數萬薄城王時所將近千人與賊遇卽單騎突之斬酋帥以還部兵乘勝鏖鬬虜衆遂潰南京圍解郡守帥父老迎謁居民灶香夾道

詔王淵處置淵以屬王王往諭　旨詰　便議者劉彥宗李民以出縛小校二十九人送淵戮之以民隸王軍分其衆屬內將張俊等事遂定授王京西等路捉殺內外盜賊時虜再犯河雒王率敢死士戰于孝義橋所殺已數千人而別將以後軍先退虜衆乘我王身被鏃矧棘卒力戰以免後至汴詰先退一軍皆斬左右徇以徇威令大振自是軍不復敗矣　召還　行在授　卿　延路副總管加　平　寇將軍　承　節帶　御營統制如故未幾　部王領所部如山東王聞　車駕幸錢塘遂由海道趨行在時建炎三年也未至有　裨將段恩者亾至　鄱

下詔言王兵潰陷虜物情震駭毀廟前統制苗傅劉正彥素蓄異心間王陷沒無復忌憚遂勒兵反殺簽書樞密院事王淵及內侍數十人奉　太上居別宮囚焰熾甚神武中軍統制官吳湛又陰與同惡王在海上聞變望　闕慟哭舉酒酹神曰誓與此賊不共戴天舟中士卒亦皆慟哭思奮時禮部侍郎張浚在平江方議討亂與諸將環坐計未有出聞王且至更相慶曰韓公能來此事必辦王至見浚相與號泣曰何猶豫爲卽日與浚定復　辟之議乃先諸將啓行時道路譁言傅正彥謀挾　乘輿以出中外兇懼王曰賊素知畏我我至

彼敢爾耶壽命偏將張世慶搜絕諸路郵置使僞命不行至嘉禾造攻具甚急傅正彥矯制置使呂頤浩亦來王迎謁于郊頤不受命會江淮浙制置使呂頤浩亦來王迎謁于郊頤浩問曰賊計無他虜乎王曰彼恬勢憑衆睿取鐵券自謂不死安有　他虜又問可必勝乎王曰以順討逆何爲不勝頤浩曰知彼知己可以戰矣時楊國夫人及王子質傅軍防守甚嚴王略無顧念會　隆祐太后宣見楊國楊國詣傅紿曰太尉作如許事公來矣於太尉何如傅乃屈膝拜曰願奉兄嫂禮謹具鞍馬煩夫人好爲言是日入見

陸楊國奉　詔馳出都城遇傅弟翊于途告之故翊色動手自捽耳楊國覺翊意非善愈疾馳一日夜會王于嘉禾王見之驚曰汝輩在耶俄而明受詔至王曰吾知有　建炎官家安知明受耶斬其使焚其詔進兵益急傅等大懼遣將領張永載謝罪且出　御札曰知卿已到秀州遠來不易朕居此極安寧苗傅劉正彥本爲宗社終始可嘉卿宜知此意徧諭諸將務爲協和以安國家王知　帝求　詔旨非

載曰　天子卽復位事乃可緩不然吾今以死決之賊得語知不可解卽日復

太上明辟王晨夜兼行承宣使張俊遣兵三千助王王顧所部或非素所拊循乃悉收家屬詣軍及合戰臨平檥家屬舟岸下由是師徒登岸擊賊無一不用命者賊將苗翊馬柔吉以重兵負山阻河爲陣且於中流植木爲鹿角以梗行舟岸間塗淖不可馳王乃下馬揮矛令軍中曰今日當以死報　國若面不帶數箭者皆斬士殊死鬬轉至剪刀山賊以神臂弓數千持滿而待王瞋目大呼挺刃徑前賊辟易矢不及發連戰皆大克直造北關門傅正彥自扼江東制置使　副提禁旅數萬以遁　朝廷慮其遂

逸去　詔能生擒傅正彥者有官人轉承宣使無官人
授正任觀察使其餘獲逆黨賞各有差王入朝　行
宮拜且泣曰逆賊不道　主辱臣死臣願受　命縛此
二逆因奏曰逆賊擁精兵數萬去甌閩甚遍万一寖成
巢穴愈難擒滅臣請速除之未審　聖意欲生致
欺天殿前虎賁有朱金剛張小眼者號膂力王乞以從
欲俾護侍來上時所部纔數千人請止以所部行

太上壯之酌巨觥以餞因握手語王曰統制吳湛佐

二判爲逆鄉知之乎王曰此易與耳時湛已不自安嚴
兵爲衛王詣湛與語手折其中指遂擒以出門下兵衛
驚擾王按劍叱之無敢動又親擒湛黨王世修同日伏
誅王遂行　詔除武勝軍節度使御前左軍都統制江
淅制置使賊方圍三衢聞　王師來即解去將趨上饒
王恐　其或茲蔓閩廣也徑自浦城捷出迎之至漁梁驛
與賊遇夜半勒兵距浦城十里賊跨溪據險設伏正彥
屯溪北傅屯溪南相約爲應俄而接戰部將李忠信趙
萬節特勇陷陳馬彥溥馳救死之王挺槍徑前賊望見
昨曰此韓將軍也乃潰擒傅正彥及僞弟翊遣所乞二

虎賁護僞獻　行宮斬于建康市師還至蔣山
太上遣中貴人賜金合茶藥并　御書忠勇二字
表王旗幟　詔曰餘杭之舉卿首奮忠勇已破凶逆朕
之復辟惟卿之功除　檢校少保武寧昭慶軍節度使御
前左軍都統制楊國自碩人超封國夫人　制曰智略
之優無愧前史給內中俸以示報焉功臣妻給俸自楊
國始改除武勝定國軍節度使依前檢校少保御前諸
軍都統制兀朮入寇　車駕復幸臨安命杜充以尚
書右僕射守建康王守鎮江兼制海道王方治舟秀之
青龍無何充以建康叛降于兀朮兀朮遂自建康取宣

車駕又幸四明王聞之亟
城直至廣德徑趨臨安
以舟師赴難未發兀朮聞王在京口遽勒三十萬騎北
還王即奏願留江上勦除使無南牧之患遂提兵截大
江以邀之先降其將鐵爪鷹李　選　太上賜札曰
比在會稽呂頤浩獻議欲會兵京口　邀截歸路遽覽來
奏及圖上方略實契朕懷惟卿忠憤之誠謀慮之審千
里之外不謀而同載觀規圖深所嘉歎今以獲賊資財
物帛盡予將士并降空名告劄二百道用資激賞兀朮
遣使通問王亦遣使臣石皐　報之約日會戰戰數十百
合虜終不得渡復使致詞願還所掠假道不聽請益以

名馬又不聽虜乃益兵儀眞勢接建康兀术軍于南壇辣軍于北王提海艦中流南北接戰相持黃天蕩四十有八日兀术窘甚求打話王酬答如響時於所佩金瓶傳酒縱飲示之虜見王整暇色益沮乃祈假道甚哀王曰是不難但迎還

明主足相全也兀术語塞又數日求登岸會語王兩宮復舊疆土歸報以二人從見之復伸前請而言不順王怒且屬引弓將射之亟馳去虜自知力憊糧竭久或生變而王將帥中流鼓枻飄忽若神口渡海江口又皆已入面控捩出路垂絕乃一夕潛鑿小河三十里自建康城外口之江以

通漕渠刑白馬剔婦人心兀术自割其額祭天口風濤少休竊載而逃王謀知其謀益舟師督戰會風力口緩虜得以輕舸渡去士人稱爲番人河其後秦檜主和更名新開河云先是王治兵鎮江嘗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虜必登此觀我虛實乃口口口口以二百人伏廟中又遣二百人伏岸下約曰聞鼓聲岸兵先入廟兵繼出數日虜至果有五騎闖入廟廟中之伏喜先鼓而出五騎振策以馳僅得其二有一人紅袍白馬既墜復跳馳而睨語二人者一卽兀术也是舉也兀术僅以身免俘獲殺傷者不可勝計所遺輜重山積所掠

男女獲免者不知數又獲龍虎大王舟千餘艘提閩

太上賜札曰卿比統帥舟師邀擊虜寇忠勇之節遠近所聞相拒大江殆彌兩月殺傷莫計俘獲良多所有已立功人早以功口來上當優與推恩又札曰胡馬飲江大肆殘虐卿感激思奮慷慨自期獨提全軍往逮歸路將士用命水陸齊攻提音遽聞殺獲甚口口念忠勞不忘口口口除撿校少師武成感德軍節度使神武左軍都統制時劇盜數起軍中荆湖震擾朝廷爲出禁旅遣辛企宗討之師老不能平福帥程邁監司侯憝等力請改命將帥章四十三上

太上乃除王福建江西荆湖南北路宣撫口口孟庾以口口花汝爲口建安衆口十口至口口黃知微等王曰建居閩嶺上徑趨福唐口衆而上諸帥迎謁且言賊方銳且少休以俟元夕王笑曰吾以元夕飢旋見公矣因酌酒以別帥次延平劍潭湍險賊焚橋以拒我師王策馬先浮以濟師遂濟口氣益倍距建寧百里許賊盡塞途路埋巨木爲鹿角散布竹簽鐵蒺藜掘陷馬坑凡可以旅拒王師者無不用其至王卽命諸軍偃旗仆鼓口口口口口口遂口口之口口口口口

賊口口口城邑口在井底口口巨口天橋口口口口道齊攻汝爲畏怖以謂從天而下五日城陷汝爲竄身自焚田源洞中又有陸必元張弓手熊致遠等皆口城驍將分兵四却而葉諒者別以一軍出寇邵武王悉擒斬之凡殺賊衆三萬餘人生擒魁首張熊等五百餘人士人之附賊如施逵謝鶚陸棠等皆械送行在所迺令軍人悉駐城上無得下標旗於城之三隅令士民自相別農者給牛穀使之耕商賈者弛征禁爲生家立生祠共圖勒功于石至今奉香火惟謹

太上賜札曰省奏范汝爲已就滅亾遂釋南顧之憂其餘畸零賊黨并葉諒等想已招捉惟務隨宜處置勿留後患又札曰卿比執訊獲醜安靖一方非特秋豪無犯而又給耕夫之牛使不失時雖古名將何以加諸朕始聞此喜而不寐是能威愛兼得體我至仁加惠斯民者也卿之勞苦實永朕懷王遂條奏江西湖南翠寇要領以時平定乘勝撲滅勢若破竹　詔從之王旋師永嘉將就休息者已而道梧蒼上饒徑玉豫章江濱連營數十里賊不虞王之猝至以爲神大驚於是曹成馬友李宏等次弟來降王悉分配諸軍即日移師長沙山東賊白徭笠劉忠有衆數萬嘗與兀术轉戰頡頏而南據祁陽之白綿山自險重複營柵相望凡一年莫敢攖其鋒者王始至即欲急擊之曰少延歲月湖南生靈無種矣庾不可曰功幸已成而師勞若更趨白綿有如不捷前功盡廢王曰兵家利害世忠策之審矣非參政所知請期半月當馳捷以獻庾不能奪王即將所部與賊對壘乃奕棊飲酒按兵不動者累日衆莫窺其際一夕獨與親信蘇格便服聯小騎直穿賊營警夜者呵問王曰我也蓋王已諜知賊中約以我字爲號故所鄉不疑遂周覽賊營而出喜曰此天賜也即下

令明日破賊會食遂命諸軍拔柵前往先遣銳卒二千銜枚夜進伏于白綿山上戒曰賊必空壘來戰若疾馳入奪中軍望樓駐麾張蓋旣而賊以三萬人拒戰兵交自寅至巳賊精兵迭出勝負未分俄而所遣銳卒二千植旗蓋於賊之望樓傳呼如雷賊四顧驚愕進退無所據遂潰亂王乃傳麾令上下夾擊將士爭奮大破之追斬忠于小舟傳首　闕下令敢掠子女者斬湖南遂平戰克之日與庾所斯如合符契　詔授太尉賜帶笏又　賜札曰出師今將期歲以爾勞苦繫我憂沖北歲李宏攘拒劉忠敗績盜張吾武震撓囚徒朕荅嘉

之且以防秋屆期狄怨是念卿其振旅來歸竭盡智力以圖大功而後喜可知也王授鉞以出掃清江左

太上偉其功　詔感泣曰　至尊憂勤如務儆勵其　舉中興以光史冊師還建康乃置背嵬親隨軍皆勇鷙絕倫者除開府儀同三司節制依舊充淮南東路宣撫使司明年以建康鎮江淮東宣撫使駐鎮江是歲兀术興酋帥撻孛耶合三路兵入寇騎兵自泗取揚步兵自楚取高郵塵覆飛鳥　太上賜札曰　覽卿承楚之奏良用駭歎今虜氣正銳又皆小舟輕捷可以橫江徑渡想卿謀畫已定可保無虞更宜率勵將士勠力勦除此亦卿前日之所為奏也浙西趨行朝無數舍之遠朕甚憂之卿忠憤憂國朕所素知協濟艱難正在今日切更多算以夾萬全又札曰朕以逆臣到臨外挾强虜驅率吾民遊兵東衛觀其措意必欲圖危社稷人神所共忿覆載所不容卿為國大臣乃心王室忠憤之氣想實同之今賊諸渡舊為賊衛萬

赴　國家之急先飭守備徐圖進取無失事機以墮賊計聯雖不德無以君國子民而　程宗　德澤猶在人心所宜深念累世涵養之恩永垂千載忠誼之烈興言及

出境即上馬令軍中曰視吾鞭所嚮於是六軍大集北行發大儀口時勒為五陣設伏二十餘處口口戒之曰聞鼓聲則起而擊良臣至虜虜果問我師動息悉如所見以對兀木號知兵聞大軍倉卒南還喜甚與羣酋厲兵秣馬直趨江口至大儀五里所王縱虜騎過五軍之東直北傳小麾鼓一鳴伏者四發五軍旗色與虜雜出虜軍亂我師伍伍迭進步隊各持長斧斫馬足虜至裝陷泥淖弓刀無所施王東西麾勁騎四面蹂之虜大半乞降餘皆奔潰追殺數十里兀术乘千里馬以遁積尸如丘垤擒其驍將撻孛耶女眞千戶長五百餘人獲戰

馬五百餘匹器械輜重與平山堂齊軍勢大振兀术還泗上見良臣詰責其賣己將斬之良臣好詞以免解元至高郵亦遇虜設水軍夾河而陣我師皆願效死虜整隊迭出一日之間合戰十三士力稍罷相拒未決王遣成閔將勁騎往援之閔與元軍合復大戰俘生女眞及千戶長等虜敗去俄而王至窮追于淮虜復大敗奔潰相蹈藉沒溺死者不可勝計捷書沓至羣臣入賀

太上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乃賜札曰聞卿獨抗大敵勦殺大羊數以萬計攘逐過淮全師而還甚慰朕望兀术舉國來寇憑陵邊圍非卿智勇冠世忠

義徇國豈能冒犯矢石率先士卒以寡勝衆俊偉如此朕深念卿躬擐甲冑之勞將士摧鋒力戰之苦夙宵震惻痛切在躬得卿來報頓釋朕懷初虜既傾國內侮

朝廷過計有勸

散百司物論譁然獨宰相趙鼎與王議合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至是虜既潰敗王自淮上振旅凱旋江左遂安故論者以此舉爲

感德軍節度使淮南東路宣撫使鎮江置司王在鎮江中興武功第一除少保武成

一日方會諸將置酒虜帥撻辣恥前敗覆以書幣來約戰王卽遣伶人張軫王愈之持橘茗爲瓊報書略曰元帥

軍事良苦下論約戰敢不疾治行李以奉承指也撻辣謀屈卒不來未幾全軍遁去然諸將徘徊顧無敢渡江者王獨請移軍窮邊經理中原太賜札曰昨因虜近議者以經理淮甸爲言人多憚行獨慨然請以身任其責朕用嘉之又曰今聞全師渡威聲遐暢卿妻子同行不乍到醫藥飲食或恐未備所須一一奏來也改除武寧安化軍節度使依前少充京東淮東路宣撫處置使兼營田大使楚州置司節制鎮江時楚累經殘掠邑屋皆丘墟榛棘王至則集流亡通商惠工創新營壘民心安固軍氣日益振於是

曩時燬爐凡礫之場化爲雄都會府隱然爲國城矣劉豫間遣兵八寇輒爲王所敗卻生擒僞知鎮軍王拱及食糧軍數百獻于

朝是年虜又犯連王迎擊殺其將孫統領追至金城時隊之銳卒盡屯遷聖女壻王以輕兵破之轉戰至徐之篤口軍既單而虜援兵訖里耶索賈舍人踵至遂以背進輕騎五衝之爲虜所圍王突圍扳衆以出復乘銳掩擊過落湖五十餘里殺傷不可計攻淮陽旦暮且下會詔師王亟還道遇僞齊帥劉猊率金國三路都統太一堇鑾山水郎相公青州五路都統東平府總管及兀畢兵

自河關與諸道會王勒陣向敵遣小校郝彥雄造其軍大呼曰錦袍穗笠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眾答王王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及虜騎王王先以數騎挑之獲其引戰者二人諸將乘之大破虜眾暴尸三十里捷聞太上賜札曰卿誠存報國義獨奮身長驅濟淮力戰破賊俘獲羣醜撫輯遺黎眷言忠勞實所嘉歎然王師之出本以弔民上將之威尤宜持重軍旅之外毋爽節宣深體至懷副朕倚注特授橫海武寧安化軍節度使賜揚武翊運功臣依前少保充京東淮南東路宣撫處置使兼營田大使王以承楚單弱正當寇衝至

無以守乃增大其城身自督役役不勞而城固民恃以無恐家立生祠以報先是移屯山陽與敵接境王乃多遣間結山東豪俊俾緩急為應東人及太行羣盜多願奉要束者金人廢劉豫中原軍潰盜起王以為機不可失奏乞全師北討招納叛亡為恢復計懇請誠切

太上賜札曰覽卿來奏備見忠義許國之意深可歎嘉今疆場之事以安靜為先變故在彼不必干預當敦信約卿其明遠斥堠謹固封疆以備不虞稱朕意焉既而秦檜議和諸帥已屯建康及武昌詔王徙屯京口王上奏極論虜情叵測其將以計緩我師乞獨留此軍

蔽遮江淮　太上賜札曰覽奏欲依舊留屯淮甸誓與敵人決於一戰已悉朕殫於強敵越在海隅每慨然有恢復中原之志顧以頻年事力未振姑且去冬敵人深入卿首倡其鋒鼓我六師人百其勇此自去冬敵人深入卿首倡其鋒鼓我六師人百其勇既致彼潛師引遁而卿復率先移屯淮甸進取之計恃此為機朕甚嘉之前日恐老小或有未便委卿相度今得所奏益見忠誠雖古名將亦何以過使朕悚然興歎以謂有臣如此謂難不足平也古人有言閫外之事將軍制之今既營屯安便控制得宜卿當施置自便勿復拘執至於軍餉等事已令三省施行初　國朝軍政

日修虜師屢衂於是陰謀沮撓吾事奏檜還自沙漠力勸　太上屈己和戎銷兵罷將割河南境土虜亦遣使來議而使名不遜時檜主議甚力自大臣宿將萬口和附王獨慷慨泣涕上章以十數為　太上開陳和議不可之狀大略以謂虜情詭詐且陝西諸路出兵產馬用武之地益肯眞實交割又曰但恐以還地為名先要山東河北等路軍民及北人之歸明者出此聲勢搖動人情我若太加卑屈深慮人心離散士卒凋沮又曰今當　主辱臣死之時臣願效死節激昂士卒率先迎敵期於必戰以決成敗若其

不克　陛下委曲聽從事亦未晚又曰卿亦未
公佐交割河南地界別無符合誑賺　朝廷雖以王
爵處之未爲過當欲乞令供具委無反復文狀於　朝
以爲後證如臣言虛妄日後事成虛文亦乞重寘典憲
其言深切懇到出於忠誠且請單騎詣　闕面奏
　太上卒優詔褒荅其略曰卿忠勇冠時獨當一面
國威既震和議漸諧南北兵民可冀休息究其所自卿
力居多卿其保護來　使無致疎虞所乞入朝奏事俟有
機會當卽召卿衆方　懷疑疆場事大正倚卿重未可暫
離軍中也其後虜果負約如王所言檜甚恐卽上疏曰

臣聞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此伊尹
相湯咸有一德之言也臣昨見金國撻辣有講和割地
之議故贊　陛下取河南故疆既而兀术戕其叔
撻辣　公佐之歸和議已變故勸　陛下定弔民
伐罪之計又曰如臣言不可行卽乞行罷免以明孔聖
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之義其詞反覆無據由是天下服
王棁議而怨檜益　深云兀术既再陷三京又犯漣水
　太上賜札曰金人復來占據已割舊疆卿素蘊忠
義想深憤激凡對境事宜可以結約招納等事可悉從
便宜措置若事體稍重卽具奏來王遂率背嶺軍由泇
口破走兀术僞守趙榮以宿州降李世輔以亳州降
詔除少師餘官悉如故明年虜都統周　太師者以大軍
入冤水陸并進未及渡淮王督士馬拒戰于淮陽又走
之因取劉洽莊設伏掩擊遂至沂水虜溺水不知其數

又遣偏將王勝攻下海州取懷仁諸縣破千秋胡陵大
寨擒虜帥郭太師僞守王中盡得其軍糧牛馬器甲卽
日獻俘　闕下　詔除太保依前功臣三鎭節鉞淮東
宣撫處置使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營田大使封英國
公是年虜犯淮西殿帥楊存中合宣撫使張浚之師與
戰於鍾離弗克　詔王赴援虜別軍數萬屯定遠王遣
成閔以輕騎擊破之轉戰數日兀术中克敵弓以走其
衆大潰遂奪鍾離撻閭
將士與賊接戰追逼直至　城下賊馬一發奔潰過淮卿
已復據濠州卿忠義之氣身先士卒親遇大敵嘉歎何
已況卿前後所料賊情一一必中今日善後之策更爲
深加思慮措置以闡也王因上章極言爵賞之濫乞自
今非破虜復境土不畀崇資以塞倖門時和議復成秦
檜權力益盛異己者禍如發矢王復危言　苦諫以謂中
原士民迫不得已　冷于腥臊其間豪傑莫不延頸以俟
弔伐若自此與和日月侵尋人情銷弱　國勢委靡誰

復振之　太上復賜札嘉奬又乞與北使面議
優詔不許尋再上章力陳檜誤　國詞意剴切檜由
是深怨于王已而盡撤邊備　召諸大將還　閟王及
張俊岳飛除樞密使副王上表乞解樞務避寵丐閑時
論高之時紹興十一年也又上表乞骸骨　不許除太
傅依前三鎮節鉞充醴泉觀使進封福國公賜第都城
奉朝請其秋
平　后以北方獨聞王名特　召至簾前曰此爲
顯仁皇后龍駕來歸王朝謁于臨
韓相公耶慰問良久其後賜餉無虛月明年進封潭國
公十三年進封咸安郡王十七年以　郊恩改鎮南武

安寧國之節
太上數宣召同家人燕于苑中賚
禮采篤數賜名馬寶劍及其他錫予問勞相踵然王老
矣二十一年秋王病不能朝廼上表謝事册拜太師問
疾遣使扃摩轂擊于道於是悉召故人列校勉以忠義
大節焚　遺券百萬親視含襚曰吾以布衣百戰致位公
王可以無憾矣以是年八月四日薨于私第之正寢享
年六十有三疾方革　詔宣醫診視訊聞　太
上盡然爲　輟視朝贈通義郡王賻內帑金帛各三千
匹兩錫尚方名汞龍腦香以斂襚服用一品所以慰鄭
其家甚至遣　敕使徐伸護葬事以是年十月庚子大

葬于平江府吳縣胥臺鄉靈巖山之原有　詔命奉常
祭于家又　詔奉常貳卿載祭于都門外子孫次第
進秩妻白氏秦國夫人柴氏楊國夫人苑氏秦國夫人
此下碑文刊去六字子男四人長曰彥直嘗任戶部尚書今爲大
中大夫延　水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次曰彥朴奉議郎
直顯謨閣蚤世次曰彥賢朝奉大夫直徽猷閣知黃州
次曰彥古起復朝奉大夫充敷文閣待制知平江府兼
節制水軍此下碑文刊去八字女八人長適故朝散郎通判饒
州曹霖次適宣教郎馮用休次適宣教郎知寧國府寧
國縣王萬修次適從政郎劉莒次適宣教郎宗正寺主

簿胡南逢　次適承議郎充集英殿修撰主管佑神觀張
子仁二人爲黃冠孫男十六人曰挺　奉議郎太社令曰
扶　奉議郎直祕閣曰格宣教郎曰楫承務郎曰拯　通仕
郎曰相承事郎曰椿承務郎曰林將仕郎曰樟孫女八人一適將
仕郎王大昌餘未行　今天子乾道紀元之四年
詔特追封蘄王又八年乃　賜謚始王鼎貴嘗戒
虞下及其家人曰忠者臣子不可一日忘不惟所當常
行抑亦所嘗常言吾雖名世忠汝曹無得以忠字爲諱
若諱而不言是忘忠也吾生不取死不恤也至是得謚

忠武彥古稟述先敎不敢辭君子以爲通於孝云嗚呼
王起西陲布衣杖劒從戎不十數年功名與日月爭光
何其盛也爲平寇將軍爲都統制爲宣撫使爲處置使
爲營田大使爲招討使爲樞密使所踐無非達官要職
而能益彰乎全閩夷江西剪湖湘擒苗劉擢几朮鏖大
儀拓東海扞揚楚震淮陽斬獲無非勍敵劇賊而功益
俊偉不可及和議初定虜使稍不恭順王忿其無禮于
吾君誚言之且下令所部州無得少屈虜使
爲之沮戢性不喜便佞事關廟社必徊僕玉陛上
流涕極言之雖不加文飾而誠意眞切理致詳悉

人主知其出於忠實不以爲忤也秦檜用事盡遣中
原人親屬還虜中有戀國恩不忍去必械繫以送至
謀遣趙榮王力爭曰榮不忘本朝以州歸順父母
妻子悉遭屠戮相公尙忍遣之無復中原望耶弗聽岳
飛之獄王不平以問檜檜曰飛于雲與張憲書雖不明
其事體莫須有王絕然變色曰相公莫須有三字何以
服天下于時舉朝憚檜權力皆附離爲自全計王獨於
班列一揖之外不復與親每建大議讜言家人危懼或
乘隙勸止王曰今明知其誤
目豈可於
太祖官家毀下噢鐵棒耶言雖質而
意深士君子至今傳之受人恩生平不忘心簽樞王淵
識王於微時待遇絕等苗劉之亂淵首遇害王爲請地
厚葬經紀其家不遺餘力初淵輕財嗜義家無宿儲或
勸以治生淵曰國家官人以靜使祿足代其耕也若
切切事雖刀我何愛爵祿不爲大賈富商耶王敬服其
言故握兵三十年未嘗爲乾沒貿遷之私上所
錫資悉分將士將士故樂爲之用太上高其義
察其功特賜江東永豐圩田以給其子孫王復上書租
賦願與編戶同爲勢家倡
優詔奬諭雖厚撫將士千金有所不愛至一官一

級則靳惜如肌肉嘗謂其將佐曰爲國立功人臣常
分吾所以使汝輩功浮於賞者乃所以遺酬于孫也天
日昭昭爵祿虛受終必爲禍他日爲國爪牙尤當戒
此背制戰勝第賞必以首級軍人貪得不已至殺平人
以希賞王始建議不許以首級計功然議帥保奏將士
武功左武各有隊伍惟王所部須實有功乃奏終不以
毫髮假人是以淮東一戰功最多而崇資者少城楚州
與士同力役黃天蕩之戰楊國在行閒親執桴鼓家楚
州纔薄爲屋將士有臨敵怯懦者王遣以巾幗詼樂太
讌會俾爲婦人妝以恥之其人往往感發自奮後多得

其死力其制兵器凡令跳澗以習騎澗貫以習射狡猊之鑿連鎖之甲矛之有拔陳弓之有克敵皆王遺法

太上以其制下兵部及頒降諸將者是也嘗中毒矢入骨則以強弩拔之十指僅四指不能動身被金瘡如刻畫口以口王奉朝請尤能以道卷舒紓口不言功名蓋自罷政居都城高臥十年杖屨幅巾放意林泉亟賜閒若未嘗有權位者而僊禪部曲往往致身通顯節鉞相望歲時造門類皆謝遣剪工列辟想聞風采而不可見則相約於朝班望王眉宇而慰喜焉至於外夷遠人幽閨婦女皆知有所謂韓靳王者歲時輒相從詢王

年幾安否以爲天下重如此而王日恣口褒衽浮圖法自號清涼居士故雖權臣孔熾王最爲所忌嫉而能雍容始終蓋詩所謂明哲保身者歟纊之際神爽益清冠佩翛然合爪而逝有詔擇日臨奠檜遣中書吏韓璩以危語脅諸孤令必辭諸孤亦緣王遺意不敢屈勤

君父上表辭免至再

太上寵勉從之其始終恩遇如此臣雄曰自起嶺以來山西出將尚矣呼吸雷風動搖山岳戰勝攻克卓然以勇略聞者班班不絕于冊書至於達之以智謀本之以忠義如古之所謂名將者若諸葛亮郭子儀其庶幾乎王本山西之豪與

起嶺相望而其智謀忠義有過前修無不及焉方逆傅滔天王聞變慟哭士卒皆哭莫能仰視遂自海道徑還吕梁綏沿方以賊爲憂王謂賊既取鐵券必無他慮頤浩又慮賊難勝王則深言逆順之理知其必勝於是頤浩計乃決傅卒成擒至如中興之初倡議西都長安乘建瓴之勢東鄙以圖中原朝議不從議者以爲深恨及維揚危急六飛南渡諸將咸欲西趨岳鄂徑往長沙王獨以爲今已失河北山東惟有淮浙號稱富實若又棄之更有何地太上嘉納江左立國之謀於是乎始定臣嘗待罪太史氏獲覩

太上皇帝聖語甚詳最後論戰議和章數十上皆日歷所紀筭無遺策蓋所謂定大事決大疑忠義稟於天資智謀出於人表視山西以資略雄者不可同年語矣是以

太上屢賜詔曰雖古名將何以加諸而

皇上特以忠武易名直以王爲亮子儀之流惟

聖日月之明知臣莫若君德音鏗鏘天下傳誦世忠得此

嘉獎其亦可謂死而不朽也耶臣聞宣王中興如采芑江漢之詩所述荊蠻來威王國庶定等事雖以褒大方叔召虎之功然其任賢使能致此巍巍則宣王

盛德之形容光明偉傑不可掩也臣願采周雅聲禹
銘詩以彰元勳以歌

堯父　舜子知人之明以

稱　明指顯耀韓氏以昭示于億萬世其詞曰

昔在宣靖　崇極而傾　胡酋不恭　神州盡腥
天地重開　眞人龍翔　德業巍巍　周宣漢光
凡此中興　誰實佐命　緊時元勳　王國以定
元勳詎何　維韓靳王　王畜山西　起翦之鄉
鐵胎之弓　悍馬長槊　方在童年　氣震山嶽
遘事徽皇　至于欽宗　天下兵動　外阻內訌
王先戎行　是磔是翦　浙西山東　績用不顯

霸府肇新　來乘風雲　掃淸南都　大駕時巡
淮海之閒　劇盜蜂起　解甲東戈　如父詔子
帝幸餘杭　王征徐方　逆臣乘虛　反易天常
戕虐樞臣　都城嘆呼　凡爾衆士　今當糜軀
王在海上　間變號呼　凡爾衆士　今當糜軀
吾與羣凶　不共戴天　山川鬼神　實臨此言
舟師鼓行　雷擊撓彼凶徒　裂膽褫魄
天位反口　乾淸坤夷　生擒渠魁　梟首大達
有狡汝爲　盜據富沙　流毒全閩　血人于牙
大江之西　重湖之南　蜂屯蟻結　虎猛狼貪
三方百城　地數千里　奪擄矯虔　聲勢相倚
當宁謀帥　宜莫如王　授以斧鉞　往搏其吭
覆其穴巢　鋤其根萌　閱歲未周　三方底平
降旗奔師　捷書相望　貨遣酋從　旌別善良
爾商爾財　我弛爾征　爾農爾田　我資爾耕
仁義之兵　弔伐是尙　帝有恩言　卿古名將
胡馬飲江　充牣以降　金陵不支　游窺上邦
王釐虎旅　遄敝歸路　虜未雖強　望風震怖
海艦如飛　江之中流　北到援兵　南剿歸舟
水戰陸攻　摧枯拉朽　殺傷莫數　俘獲萬計
酋帥小黠　窘脫其身　敵勢旣銷　皇威益信

米猶不悛　纔數年期　傾國南侵　步騎分馳
逆黨成林　塵暗穹蒼　九重制遷　罪已如湯
王曰呼嗟　君父旰食　臣何生爲　矢死報國
部分將佐　直趨淮壖　妙筭旣定　有司先施
親奎歸途　示無生還　聲言守江　已駐大儀
衆寡雖殊　我整彼亂　勇騎紛馳　馬足俱斷
兩面進擊　若降若屠　積骸爲丘　洒血成渠
折戟獻俘　千里相踵　號將數百　並計輜重
偏裨在楚　亦以捷聞　王來駐追　虜師大奔

振旅凱歌　天子曰都　爾不足詠
江左人心　恃此寧謐　中興以來　武功第一
淮陽鍾離　莫非俊偉　生平戰多　竹帛莫紀
王屯極邊　志清中原　和議既諧　弛彔繕壁
王之論和　忠憤激烈　利害皎然　黑白區別
聖主俞之　權臣讐之　明哲令終　天實休之
孰不爲將　孰不建功　動搖丘山　呼吸雷風
惟王天資　與勇將異　達以智謀　本以忠義
大疑大事　決於片詞　較彼起翦　王其遇之
王起寒素　飯糗衣紾　出際盛時　蛟龍雲雨

解衣推食　言聽計行　任則不疑　天子之明
三鎮節旄　三事與策　報功惟優　天子之德
惟聖天子　使臣以禮　哀榮死生　圖蘇終始
重華神武　志大有爲　眷言勳勞　恨不同時
眞王啟封　貴爵人爵　忠武之謚　如嵩如郭
八言充褒　更賜雲章　維克有勳　上不汝忘
豐碑巖巖　億載有耀　几百臣子　維思忠孝

太師韓國韓忠武王世忠墓在吳縣靈巖山西紹興二十一年十月葬敕使徐伸護其事吳長洲二縣令奔走供役孝宗御題神道云中興佐命定國元勳之碑下題選德殿書蓋孝宗御筆碑文首尾萬餘言則禮部尚書趙雄奉勅撰石刻頗有漫患以杜大圭名臣碑傳所錄全文細校無甚異同碑云娶白氏秦國夫人梁氏楊國夫人茆氏秦國夫人其下空六字以名臣碑傳校之則周氏蘄國夫人也朱錫鬯詩蘄王墓近古梧

宮豐六夫人祔葬同兾碑不合衣識何據潘次耕詩
碑高三丈字如掌帝製湯文盛褒奬則誤仞碑文爲
御製失之甚矣碑云紹興二十一年八月四日薨享
年六十有三與宋史同而元大一統志延安人物傳
云紹興十七年卒年六十二蓋修志之時宋史未出
志家得諸傳聞故多誤耳碑末未見建立年月而碑
首云上纘祚之十五年改孝宗受禪在紹興壬午次
年癸未改元隆興至淳熙四年丁酉恰十有五年此
碑必立於丁酉歲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此碑連額高約二丈六尺加以龜趺不過三丈
餘蘇州府志謂高十餘丈者未確也額占碑十分
之四題額十字之下有小字遒德殿書四字遒德
殿者孝宗建以爲射殿玉海載孝宗皇帝闢便殿
於禁垣之東名曰遒德規模樸壯爲陛一級中設
漆屏書郡國守相名氏羣臣有闕方畧來上可采
者鉤之壁以備觀覽數延文武講論治道詢求民
隱至於中外奏報軍國機務皆於此決暇則紬繹
經傳或親御弧矢雖大寒暑不廢據碑題則親御
翰墨亦在此殿也文約一萬三千九百字猝視之
漫漶難讀而拓本舖地須極寬敞方能俯躬諦視

衛已泐史傳雄字溫叔資州人淳熙二年召爲禮
部侍郎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十一月同
知樞密院事碑所系某縣開國子傳略之據名臣
碑傳題沂公趙雄撰則開國之爵乃沂國矣碑文
云遂又詔禮部尚書臣雄銘碑據宰輔表淳熙三
年七月趙雄自朝散郎試禮部尚書兼侍讀兼給
事中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則其試尚書
白三年始而傳又略之周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
盧陵人孝宗踐阼除起居郎累轉禮部侍郎兼直
學士院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講兼中書

舍人未幾除直學士院張說再除簽書樞密院必
大奏以爲不可必大因除建寧府至豐城稱疾而
歸久之除敷文閣待制兼侍讀兼權兵部侍郎兼
直學士院除兵部侍郎尋兼太子詹事傳載歷官
如此而不詳年月攷張說之簽書樞密院宰輔表
在乾道七年三月至九年正月除同知密院十月
除知密院未見有再除簽書之事與傳不同而其
事總在淳熙已前碑於必大系銜尚存侍講太子
字亦係淳熙已前官碑云王之子彥古拜疏請立
碑特詔彥古戎服入朝面賜御書俾冠碑首是此

碑因彥古之請而立碑載彥古起復朝奉大夫充
敷文閣待制知平江府兼節制水軍史無彥古專
傳但附世忠傳書其最後官戶部尚書續通鑑載
淳熙四年正月戶部侍郎韓彥古云是四年彥
古已爲戶部侍郎碑所載歷官在四年已前又據
碑云太師韓靳王之薨既葬至是已二十有六年
世忠以紹興二十一年八月四日薨是年十月庚
子葬下逮二十六年正是淳熙三年益足據也宋
史世忠傳附其子彥直其約七千二百字較碑減
十之五而所載功績與碑大同是史本之於碑錢

士升南宋書世忠傳二千四百字又本之史筆節
成文惟畢氏續通鑑取歷年戰功分系於年月之
下而其文多與碑同是續鑑亦本之碑也今以碑
與史傳續鑑校之有碑詳而史鑑不載者有史鑑
載而碑或略之者如碑云授鄜延路副總管加乎
寇將軍史作平寇左將軍史又云屯淮陽會山東
兵拒敵粘罕南宋書作宗翰寇襲慶閒世忠扼淮陽乃分
兵萬人趨揚州自以大軍迎世忠戰世忠不敵夜
引歸敵躡之軍潰于沭陽南宋書葉其軍走鹽城閻門
宣贊舍人張遇死之南宋書云世忠夜李在等皆散爲海盜碑云禮

部侍郎張浚在平江聞王且至更相慶曰韓公能
來此事必辦南宋書云張浚召世忠于常熟碑云
揄傅正彥師還御書忠勇二字賜王史云揭旗以
賜碑云兀术軍于南撻辣軍于北王提海艦中流
南北接戰相持黃天蕩四十有八日史云撻辣在
濰州遣孛堇太一趨淮東以援兀术世忠與二酋
相持黃天蕩者四十八日太一孛堇軍江北世忠
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綆貫大鈎授驍健者
明旦敵舟躡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
綆一綆則曳一舟沈之碑云虜一夕潛鑿小河三

十里以通漕渠風濤少休輕舸渡去史云兀术諸將曰南人使船如使馬奈何募人獻破海舟策閩人王某者教其舟中載土平版鋪之穴船版以櫂槳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又有獻謀者曰鑿大渠接江口則在世忠上流兀术一夕潛鑿渠三十里且用方士術刑白馬剔婦人心自割其額祭天次日風止我軍帆弱不能運金人以小舟縱火矢下如雨孫世詢嚴允皆戰死敵得絕江遁去世忠收餘軍還鎮江南宋書云翌日風止金人棄舟出疾行如飛世忠舟大輜重

馬驟俱載火矢所及無弗焚者火烘日曝人馬都盡孫世詢嚴允吉皆戰死世忠墮江楊家洲僧普倫以小舟出援乃得登岸奔還鎮江碑云即命諸軍偃鼓下泖三十餘字史云徑抵鳳凰山頫瞰城邑設雲梯火樓連日夜併攻碑云山東賊白瞳笠劉忠據祁陽之白綿山王至即欲急擊之續通鑑云紹興二年六月丙子初韓世忠進師討劉忠是日至岳州之長樂渡與賊對壘賊開壁設伏以拒官軍已卯世忠先遣中後左右四軍渡江逼劉忠寨而屯碑云追斬忠於小舟傳首闕下續通鑑則云忠據白面山跨三年及是乃敗其幅重皆爲世忠所得九月丁亥劉忠既爲韓世忠所破復聚眾走淮西駐于新陽口世忠前軍統制解元以舟師奄至襲忠大破之忠與其徒數十人遁走北去附于劉豫以忠爲登萊沂密等州都巡檢使（碑作斬忠鑑作北去彼此互異碑云湖南遂平續通鑑云紹興二年六月）利州觀察使新黃鎮撫使孔彥舟叛降僞齊韓世忠連破湖湘羣賊順流東歸彥舟疑其圖己遂夬策叛去碑云除開府儀同三司節制依舊充淮南東路宣撫使史云九月爲江南東西路宣撫使置

司建康二年三月進開府儀同三司充淮南東西路宣撫使置司泗州時開李橫進師討僞齊議遣大將以世忠忠勇故遣之仍賜廣馬七綱甲十副銀二萬兩帛二萬匹又出錢百萬緡米二十八萬斛爲半歲之用碑云至尊憂勤如此臣子何以生爲續通鑑詳其始末云四年冬十月丙子朔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奏金及劉豫之兵攻承州楚州帝謂輔臣曰朕爲二聖在遠生靈久罹塗炭屈己請和而金復用兵朕當親總六軍臨江決戰趙鼎曰累年退避敵情益驕今親征出于聖斷武將奮勇

決可成功臣等願效區區亦以圖報遂詔神武右
軍都統制張俊以所部往援世忠又令淮西宣撫
使劉光世移軍建康車駕定日起發己卯世忠以
所部至自鎮江復如揚州碑云朝廷遣魏良臣使
虜至維揚王置酒送別續通鑑詳其始末云初奉
使魏良臣王繪在鎮江被旨趣行乃以是月丙戌
渡江丁亥至揚子橋遇世忠遣使臣督令出界時
朝廷已知承楚路絕乃連偽界引伴官牒付良臣
等令爲阻絕處照驗又令淮東帥司召募使臣說
諭承楚州令放過奉使良臣等至揚州東門外遇

先鋒軍自城中還問之云相公令往江頭把隘入
城見世忠坐譙門上頃之世忠衙食良臣等辭以
欲見參議官陳桷提舉官董旼遂過桷等其飯世
忠遣人傳剌謝良臣繪且速桷等還桷旼送二人
出北門繪與桷有舊駐馬久之以老幼爲託晚宿
大儀鎮翼日行數里遇金騎百十控弦而來良臣
命其徒下馬大呼曰勿射此來講和敵乃引騎還
天長問皇帝何在良臣對曰在杭州又問韓家何
在士馬幾何繪曰在揚州來時已還鎮江矣又曰
得無用計復還掩我否繪曰此兵家事使人安得

知去城六七里遇金將聶呼貝勒舊作聶兒克董今改同入
城問講和事且言自泗水來所在州縣多見慍刑
手詔及戒石銘皇帝恤民如此又問秦中承何在
繪荅以今帶職奉祠居溫州又言嘗作相今罷去
得非恐爲軍前所取故耶繪曰頃實居相位踰年
堅欲求去無它也又問韓家何在良臣曰來時親
見人馬出東門望瓜洲去矣繪曰侍郎未可爲此
言用兵講和自是二事雖得旨抽回將在軍君命
有所不受還與不還使人不可得而知也碑云兀
木還泗上見良臣詰責其賣己將斬之良臣好詞

以免續通鑑云初聶呼貝勒既敗歸召奉使魏良
臣等至天長南門外良臣等下馬金騎擁之而前
聶呼憤甚脫所服貂帽按劍瞋目謂曰汝等來講
和且謂韓家人馬已還乃陰來害我諸將舉刃示
之良臣等曰使人講和止爲國家韓世忠既以兩
使人爲餌安得知其計往返良久乃曰汝往見元
帥遂由寶應縣用黃河渡船以濟右副元帥昌遣
接伴官團練使蕭揭祿少監李聿興來迓聿興見
良臣問所議何事良臣曰此來爲江南欲守見存
之地每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匹兩繪云見存之地

謂章誼回日所存之地畢與又云兵家先論曲直師直爲壯淮南州縣已是大國曾經畧交定與大齊後來江南擅自占據及大兵到來又令韓世忠掩其不備良臣等云經略州縣事前此書中初未嘗言及止言淮南不得屯兵本朝一如大國所教事與云襄陽州縣皆大齊已有之地何爲乃令岳飛侵奪良臣云襄陽之地王倫回日係屬江南後李成爲劉齊所用遂來侵擾欲結揚么裂地而王之江南忍其包藏禍心難以立國遂遣岳飛收復即非生事事與云元帥欲見國書遂以議事迎請

二聖二書授之揭祿又問秦中丞安否此人曾在此軍中煞是好人良臣等對如初甚興再云奈何更求復地繪云以中間丞相惠書有云既欲不絕祭祀豈宜過爲悾愛使不成國是以江南敢再三懇告若或不從却是使不成國事與云大齊難號皇帝然只是本朝一附庸指揮使令無不如意又云此去杭州幾日可以往回繪云星夜兼程往回不過半月事與日昨日書元帥已令譯一二日可得見矣碑所謂良臣好詞以免者如此碑云鎮江置司太上賜札云云續通鑑云紹興五年正月壬戌韓世忠鎮江府置司時世忠與劉光世張俊相繼入覲世忠奏金人退兵陛下必喜帝曰此不足喜惟復中原還二聖乃可喜耳然有一事以卿等將士賈勇爭先非復宅時懼敵之比所喜蓋在此也後數日帝以諭輔臣趙鼎等贊帝誠得馭將之道帝曰楚用子玉晉文公爲之側席而坐今敵騎雖退然尼瑪哈等輩猶在朕敢忘此憂乎碑云虜又犯建水王迎擊云云續通鑑云紹興五年十月乙丑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奏僞齊遣沂海州等簽軍攻犯漣水軍世忠遣統制官吉州刺史呼延通

等擊殪之所脫無幾帝曰中原赤子爲豫逼脅死於鋒鏑良可憫也可令收拾遺骸埋瘞設水陸齋追薦仍出榜曉諭使彼知朝廷矜恤之意乃賜通袍帶將官拱衛大夫貴州刺史王權已下金椀仍以通爲果州團練使與將士推恩有差六年二月乙卯世忠引兵至宿遷縣時劉豫聚兵淮陽世忠欲攻之乃引兵踰淮泗旁苻離而北前一日遣統制官岳超以二百人探知邳州賈舍人者亦以千騎南來與之遇眾欲不戰超曰遇敵不擊將何以報敵鳴鼓超率眾突入陳中出入數四敵乃遁翼

曰世忠引大軍進迫淮陽城下命統制官呼延通
前行世忠自以一騎隨之行三十餘里遇金人而
止世忠陞高邱以望通軍通騎至陳前請戰金將
粘嘯貝勒（舊作牙合今改）大呼令解甲通曰我乃呼延
通也我在祖宗時殺契丹立大功誓不與契丹俱
生況爾與我讐我肯與爾俱生乎粘嘯卽馳刺與
通交鋒轉戰移時不解皆失杖以手相搏去陳已
遠逢坎而墜二軍俱不知粘嘯刃通之腋通捉其
吭而擒之既而世忠爲敵所圍乃按甲不動俄麾
其眾曰視吾馬首所向奮戈一躍已潰圍而出不

遺一鏃世忠曰敵易與耳復乘銳掩擊敵敗去世
忠攻淮陽敵堅守不下劉豫遣使入河間求援于
金右副元帥宗弼先是金僞與其守將約受圍一
日則舉一烽至是城中舉六烽劉猊與宗弼皆至
世忠之出師也乞援于江東宣撫使張俊俊不能
從世忠乃還道遇金師世忠勒陳向敵遣小校郝
彥雄詰其軍大呼云云碑云云碑云賜揚武翊運功臣史
云尋詔班師復歸楚州淮陽之民從而歸者以萬
計三月除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兼節制鎭江府
仍楚州置司四月賜號揚武翊運功臣加檢海武

寧安化三鎭節度使（續通鑑注云節度開三鎭大將賜功臣號皆自此始）九
月帝在平江世忠自楚州來朝十月引兵渡淮與
金將訛里也力戰劉猊將寇淮東爲世忠兵捉不
得進七年築高郵城民益安之（傳於朝平江事略
焉續通鑑云七年三月癸亥朔帝次丹陽縣京東
宣撫處置使韓世忠以親兵赴行在遂衛帝如建
康碑亦略之碑云太上屈己和戎王獨慷慨泣涕
上章續通鑑詳其始末云紹興八年十月丁丑世
忠乞赴行在奏事先是徽猷閣直學士王倫旣與
烏珠阿思謀至金廷金主復遣簽書宣徽院事蕭

哲等爲江南詔諭使使來計事世忠聞之上疏曰
金人遣使前來有詔諭之名事勢頗大深思敵情
繼發重兵壓境逼脅陛下別致禮數今當熟計不
可輕易許諾其終不過舉兵決戰但以兵勢最重
去處臣請當之因乞赴行在奏事馳驛以聞上不
許又十一月辛丑世忠言臣伏讀宸翰鄰邦許和
臣愚思之若王倫藍公佐所議講和割地休兵息
民事蹟有實別無誣同外國誑賺本朝之意二人
之功雖國家以王爵處之未爲過當欲望聖慈各
令逐人先次供具委無反覆文狀於朝以爲後證

如臣前後累具已見冒犯天威日後事成虛文亦乞將臣重置典憲以爲狂妄之戒先是世忠數上疏論不當議和帝賜以手劄曰朕勉從人欲嗣有大器而梓宮未還母后在遠陵寢宮禁尚爾隔絕兄弟宗族未遂會聚十餘年間民兵不得休息早夜念之何以爲心所以屈己和戎以圖所欲賴卿同心其克有濟卿其保護來使無致疎虞世忠既受詔乃復上此奏詞意剴切由是秦檜惡之史云世忠又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大夫盡爲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沮且請馳驛面奏不許

既而伏兵洪澤鎮將殺金使不克續通鑑云九年正月庚寅韓世忠遮少師因講和恩也碑亦略之碑云兀术再陷三京又犯連水干遂奉背盟軍由泇口破走兀术史云十年金人敗盟兀术率撒離曷李成等破三京分道深入八月世忠圖淮陽金人來救世忠迎擊於泇口鎖敗之又遣解元擊金人於淳城劉寶擊於千秋湖碑作千秋胡陵大寨皆捷親隨將成閔從統制許世安奪淮陽門而入大戰門內世安中四矢閔被三十餘創復奪門出世忠奏其功擢武德大夫閔由是知名續通鑑云閏六月丁西京東淮東宣撫司都統制王勝克海州先是韓世忠命勝率統制官王升懼等攻海州守將王山以兵逆戰去城六十里與官軍遇敗走夜二鼓以舟師傳城北山乘城守而勝命諸軍隨地而攻火其北門軍士周成先入父老裒金帛以犒軍勝不受世忠每出軍秋毫無犯軍之所過耕夫皆荷鋤而觀八月乙亥世忠圖淮陽軍令諸將齊攻之帳前親隨武翼郎成閔從統制官許世安奪門而入大戰于門之內閔身被三十餘鎗世忠亦脛中四矢力戰奪門復出閔氣絕而復甦屢矣世忠大賞

之別將解元掩擊金人於沂州郯城縣敵溺死者甚眾及班師世安以箭瘡不能騎遂肩輿而歸世忠怒命世安馬前步行世忠奏閔之功授武德大夫遙郡刺史遂除涿州團練使九月壬寅朔遣起居舍人李易赴韓世忠軍前議事秦檜主罷兵召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赴行在遂命易見世忠諭旨時淮西宣撫副使楊沂中還師鎮江府三京招撫處置使劉光世還池州淮北宣撫判官劉錡還太平州自是不復出師矣續通鑑又載是歲三月辛卯賜京東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淮西宣撫使張

俊燕於臨安府以其來朝故也祀諸大將入覲陳兵閱于禁中謂之內教至是統制官呼延通因內教出不遜語中丞王次翁乞斬通以肅軍列因言濠州無金人或謂金人破城祖宗著令寸鐵入皇城者皆有常刑今使武夫悍卒披堅執銳於殿廷之下非所以嚴天陛也內教遂罷以上諸事碑俱略之碑云賊馬一發奔潰過淮復據濠州續通鑑詳其始末云紹興十一年三月庚子朔金人圍濠州丙午世忠舟師至昭信縣夜世忠以騎兵遇金人於閻賢驛敗之丁未金人破濠州戊申張俊楊沂中劉錡至黃連埠去濠州六十里而閻城破俊乃召沂中錡謀之錡謂沂中曰兩府何以處沂中曰惟有戰耳相公與太尉在後沂中當居前有進無退錡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御也今我軍雖鈍未為有制且軍士被甲荷糧而趨今已數日本救援濠州濠州既失潰人進無所投人懷歸心勝氣已索又糧食將盡散處迎敵此危道也不若據險下寨墅地栽木使根本可恃然後出兵襲人若其引去徐為後圖乃全師保勝之道諸將皆曰善于是鼎足以為營仍約逐軍遞募精銳旦日六濠州俊

遣斥堠數輩寂俱言濠州無金人或謂金人破城之後無所藉次長大軍之來諸已去矣乃再遣騎數百往探皆無所見俊遣將官王禁謂錡曰已不須太尉前進矣錡乃不行惟沂中與王德領二十餘騎往以兩軍所選精銳策應之四更起黃連埠午時騎兵先至濠州城西嶺上列陳未定有金人伏甲騎萬餘於城兩邊須臾煙舉城上伏騎分兩翼而出沂中謂德曰如何德知其勢不可乃曰德統制官也安敢預事太尉為宣撫利害當處之沂中皇遽以策麾其軍曰那回諸軍聞之以為令其走散亂南奔無復紀律其步軍見騎軍走謂其已敗皆散金人追及步軍多不得脫殺傷甚眾已酉韓世忠引兵至濠州庚戌秦檜奏報韓世忠距濠三十里張俊等亦至濠州五十里又岳飛已離池州渡江去會師矣帝曰首禍者惟烏珠戒諸將無務多殺惟取烏珠可也澶淵之役達蘭既死眞宗詔諸將按兵縱契丹勿邀其歸路此朕家法也朕兼愛南北之民豈忍以多殺為意乎辛亥韓世忠與金人戰于淮岸夜遣游奕軍統制劉寶率舟師沂流欲劫金人于濠州金人覺之先遣人于下流

赤龍洲伐木以扼其歸有自岸呼曰赤龍洲水淺可涉金已遣人伐木欲塞河扼舟船請宜撫速歸我趙榮也諸軍聞之皆以其言爲然世忠亦命速歸而金人以鐵騎追及沿淮岸且射且行于是矢著舟如蝟毛至赤龍洲金人果伐木漸運至淮岸未及扼淮而舟師已去金人復歸黃連埠王子金人自渦口渡淮北歸此事碑載未晰碑云除樞密使副上表乞解樞務乞骸骨除太傅進封福國公賜第都城史云秦檜收三大將權四月拜樞密使遂以所積軍儲錢百萬貫米九十萬石酒庫十五

歸于國十月罷爲醴泉觀使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驕攜酒從一二奚童縱游西湖以自樂南宋書云拜樞密使營中統制官各徑達御前有不服者洶洶遑言詔令俊飛撫之秦檜納軍吏胡著將以搖動世忠飛密報之續通鑑云世忠既拜乃製一字巾入都堂則裹之出則以親兵自衛檜頗不喜老學庵筆記云韓蘄王既解樞柄常遊湖山間李晦叔自楚州幕官來改秩而失一舉至冷泉亭愁坐遇韓來矜其狀問之李不識韓見姿狀魁異乃告以實韓曰某有一紙明當相贈李裂

謝明日一吏持牘授之仍助以錢三百千李遂歷京秩修牒詣府謝韓不復見武林紀事云世忠周遊湖山而於冷泉亭尤多盤桓又建亭於飛來峰之半顏曰翠微晚年嘗作小詞甚清逸凡此皆碑所略者碑云紹興十一年進封福國公其秋顯仁皇后龍駕來歸王朝謁于臨平明年進封潭國公十三年進封咸安郡王史云十二年改潭國公顯仁皇后自金還世忠詣臨平朝謁后在北方聞其名慰問者良久是朝謁顯仁在封潭國公之後也高宗紀奉迎皇太后乃十二年八月辛巳事碑作

十一年與史不合續通鑑云十三年正月癸巳韓世忠請以其私產及上所賜田統計從來未輸之稅併歸之官從之二月乙丑進封咸安郡王時劉光世始薨舊功大臣惟世忠與張俊在俊勳譽在世忠左特以主和議爲秦檜所厚故先得王至是世忠願輸積年租賦於官乃有此命攷異云韓世忠所以得王墓碑及諸書皆不載其制詞云願以賦租併歸官府重爲遠識實罷前賢蓋度越於常人宜顯須夫異數卽指此也碑云二十一年八月四日續通鑑作壬申薨于私第之正寢碑前云賜第都城

此云私第正寢而不詳第在何處續通鑑云二十
一年九月丁巳增築景靈宮用韓世忠賜第爲之
期年而畢是世忠賜第卽景靈宮址也續通鑑先
載紹興十三年二月乙酉詔臨安府建景靈宮其後創於新
莊橋之西以到光世賜第爲之據此則到光世第
與韓世忠賜第相連而新莊橋景靈宮乃合兩家
賜第爲之不止世忠一第矣咸淳臨安志斬王府
在前洋街紹興間凡兩賜第一在清湖橋西獻以
爲左藏庫基一在新莊橋西獻以益景靈宮遂徙
今處高宗宸翰名其閣曰懋功　景靈宮在新莊橋之
大書三字賜以爲扁云云
西新莊橋亦名祥符西橋在餘杭門內北新隅車
馬門之南似卽今杭州府城武林門內教場火神
廟之地此則賜第之所在也世忠以八月四日薨

至九月四日其第卽改築景靈宮可知宋時賜第
生則居之歿卽歸之朝廷子孫不得復居矣碑云
錫尙方名香永龍腦香以斂史云賜朝服貂蟬冠水
銀龍腦以斂碑云所以慰卹其家甚至遣敕使徐
伸護葬事續通鑑云其子直敷文閣彥直直祕閣
彥樸彥質彥古皆進職二等又命審思毀祇候徐
伸護葬事碑于冠服及徐伸之官四子之進職皆
略而下文敍彥朴云奉議郎直顯謨閣蚤世續鑑
則云直祕閣而不言蚤世史併不載彥朴皆互異
也碑云王軼然變色曰相公莫須有三字何以服

天下史云岳飛冤獄舉朝無敢出一語世忠獨援
檜怒語在檜傳又抵排和議觸檜尤多或勸止之
世忠曰今畏禍苟同他日暝目豈可受鐵杖于太
祖殿下中興紀事本末莫須有作必須有何以服
天下作何以使人甘心續通鑑攷異云朱彝尊謂
宋史作莫須有未若必須有爲得其實徐氏後編
從之今攷熊克小紀作莫須有是宋史所本也據
此碑則亦作莫須有又按史世忠傳云語在檜傳
檢宋史檜傳並無此語惟岳飛傳云獄之將上也
韓世忠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

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
服天下語與碑同然則史作語在檜傳者蓋在飛
傳之訛也碑云弓之有克敵太上以其制下兵部
及須降諸將者是也續通鑑云十一年六月甲戌
詔有司造尅敵弩韓世忠所獻也帝謂宰執曰世
忠宣撫淮東日與敵戰常以此弩勝朕取觀之誠
工巧然猶未盡善朕錄畫累日乃少更之遂增二
石之力而減數斤之重今方盡善後有作者無以
加矣然續鑑但言詔有司造克敵弓據碑則連後
貌鍪連鎖甲掠陳斧皆下兵部也凡此皆碑略而

諸書加詳者其有碑與諸書小異者高平縣史作高平縣駙馬郎君丌哆史作丌哆臧底河史作進勇副尉王遂敢勇二十餘人伏堰橋至今杭人呼堰橋爲得勝橋史作兵二千伏北關堰杭州府志云德勝橋一作得勝在覓渡橋直北夾城巷東咸淳志舊名堰橋蘇世忠于茆氏秦國夫人墓下刊去六字據碑傳有周氏靳國夫人六字碑蜩縛僞八大王格殺數人史作數十人獨與蘇格等五騎俱史作五十騎虜騎五千餘史作二千餘勝捷軍統制張師正史作張思正別將以後軍先退別將史作陳思恭皆斬左右趾以徇史無趾字楊國夫人史云世忠妻梁氏封安國夫人三字鎮江兼制海道史云爲浙西制置使守鎮江以二百人伏廟中史作百人除檢校少師武威感德軍節度使史作少保除王福建江西荆湖南北路宣撫使史作副使白綿山史作白面山丌术號知兵聞大軍倉卒南還喜甚史作聞世忠退云云與虜酋屬兵秣馬面遏江口至大儀鎮通鑑云踵不野擁錢騎過大儀各持長斧斫馬足史云各持長斧斫馬足擒其驍將撻孛聃史作作撻孛也鎮通鑑作撻不野除少保武成感德軍節度使改除武寧安化軍節度使史云五年進少保六年授武寧云云東人及太行羣盜東人史作馬泰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史無南字冊拜太師以是年八月四日薨史于拜太師在八月薨後今本宋史太師誤作太史此皆碑文互異也碑于茆氏秦國夫人之下刊去六字據碑傳有周氏靳國夫人六字碑云王之子彥古方居靳國夫人憂則立碑之時靳國夫人已卒且彥古似卽靳國所出不知碑何以刊去此六字也又兼節制水軍下刊去八字碑傳云今家居終靳國之制世忠有四子彥朴蚤世彥直彥質彥古俱存而請謚立碑獨有彥古則其時彥古官位較顯得以上請也此碑之立距靳王薨已二十六年王初薨時飾終之禮頗爲簡略殆由和議之成本非王意而岳忠武之獄王在朝堂又直言其誣檜實深銜之故薨時其子未嘗上請直至淳熙三年檜死已二十年始請立碑且得直書罷兵還朝之事耳碑在靈巖山西昶先曾祖贈資政大夫大理寺卿墓在靈巖山北蘆村硯山之下去韓墓不遠每値拜掃過此輒摩挲碑下然竟碑

細字不能詳玩今得張古餘太守所贈揚本始克展讀且以其文至一萬四千之多而與諸書參校仍多所略因詳攷之并互異者備錄以資參攷碑中缺字甚多錢君侗在嘉定有書賈以宋刻杜大圭名臣碑傳求售乃取此文與碑參校凡碑闕字得盡補注然碑傳有與碑字多寡互異且尚有譌誤之處不可從者仍從碑文之舊又碑傳缺一頁自王怒且黨至陸必元止碑於此頁所缺五十餘字無從校補矣今揚州文匯閣鎮江文宗閣杭州文瀾閣貯藏四庫全書名臣碑傳業經錄入好古之士不難就閣謄鈔則此碑缺字可得其全矣

漳川府學泮橋記

碑高八尺八寸廣五尺三寸十八行行三十四字正書篆額

水與道同體故帝王資以建學天子曰辟廱諸侯曰泮宮則又其等也漳川古大藪學視泮宮口與泉有泮水湮塞歲久乾道九年夏祿掌郡文學　太守馬公諏呂濟復或謂文明之地堙缺不宜拔須水之制自西而南而東式方皆水直南當輿梁以道往徠於是卽土為橋鑿渠通水使東西相承上施欄楹以延波光旁列四趺以固栢植視之流貫若弍凹然其玦也論定役興畚鍾四集疏鬮立就方命釿斲而　馬公奉祠西歸提黜刑獄何公兼府事令未及下首圖特功若出己意卽鳩工伐石具舟運致斲鑿扁礴靈動雲合口砌平布网渝規畫祿適被潛檄試貢士武信暨邑則見磐橋飛虹流水印璜風日凝瀾月星澄堂儒學氣為頓增爽儼芹藻青矜超然若生於千百載之上而獲游先王之庠序矣士口口古及衙非乙才非不逮也政教失軌物廢習見苟簡志氣無所發越而胥流下也道學之紓口焉而得者深而艱感焉而得者易而樂故職教化者示之德行寓之形器槩盂几杖有銘宮室車服有度皆所以使學者目擊心悟怡然自得也浮圖老子之居精極麈麗猶能起人敬信矧夫水有澤物之仁清明之智流行適宜之義盈不踰節之禮進二不已之誠聖賢寄意於此豪類最遠　二公深明制作之本力補墜典之缺諸生入門而見古制升堂而味古書終日所從事者無非先王之舊其胸中豈不翛然有感而思自致於圜人之地哉繼自今賢才輩出然後知泮水之復果益於名教也　馬公名騏字德駿立

何公名熙志字忠遠立　朝爲中書舍人

道學政事藹然俱蜀時輩其所建立可紀類如此淳熙

元年六月既望門生從事郎充潼川府學教授白祿記
門生迪功郎新劍州陰平縣主簿主管學事胡鼎書并
篆額

魏城縣通濟橋記

碑高九尺六寸廣四尺四寸
十三行行二十七字正書

承議郎知魏城縣事尹商彥書

縣兩蜀道長安道襄漢畢出於魏城縣車輿步騎往來
日經屬縣線大谿其深二十尺廣六倍官舊爲梁叢木
桑土歲漲潦不能支輒敗去吏循故牘徵木於民得大
小六百章迺復就民營於成毀病之而販貝細人適當

壞多涉溺溪之上有僦爲浮圖幢石者指其險魄也余爲
之宰始命伐石于西山得爲柱者十有六爲版爲楹者
半率巨壯力敵百鈞板其趾穿植以柱柱爲三門壓以
楣又爲方矩層累於兩柱之間架木爲桌閣其上凡二
十楹其廣如溪從十有八尺飛簷列檻其楹如前丹雘
輝映紙象偉傑北道千里行者創見經始於淳熙己亥
十月之望斷手於庚子二月之朔是役也費甚廣以倏
工市材而民不知橋成越四月水大至湍駛風湧與梁
爭高而砥柱岌立飛閣渠渠若丘陵焉驚流無以川其
衆於是可以紓民之役而還行道之安也迺濟舊號大

其字以揭之庶後之君子由其號以知其實有以敬其
事是年秋余秩滿去邦人具石請記以文謝不能始爲
之略其略

魏城縣宋時屬綿州巴西郡總隸于成都府路
其地北達關中東通荊襄碑故云長安襄漢畢出
于魏城縣也入元以後縣省入綿州今仍之碑無
建立年月據碑云斷手于庚子十二月之朔則當
立于淳熙七年

友石臺記

碑共四石各高七尺六寸廣三尺五寸三分第一第
四兩石皆六行餘俱七行每行皆十九字行書在建

友石臺肇慶吳公南園勝處也臺因墩形不事培劃有
有大柟樹如倒蓋然風藤月篠從而附益之清蔭周覆
可容十七客肇慶帥蜀石謂其上所以悅觀瞻而供遊
憩也石出吾里無歐空奇惟之委特以其介然若英毅
之氣鍾結而成者皆取以自近焉倚立參錯如拱如伏
遊且問者莫不神竦意動吾知肇慶之不苟爲此戲也
徐而物色之老而耄耋有若純臣者示人以忠不玉其
佩有若斫子者示人以孝容儀偉麗有若奮威者示人
以勤詞氣剴切有若徂徠者示人以直有數焉而對若

師史之謹者有穴城而戰若統軍之雄者異派同宗斷
斬凜凜是以知肇慶之所取亦吾平昔之所樂親也附
矧介而沉者次之爲勇力所驅者次之能言以惟除三
品以冒除隕星以妖除化婦以執除一有是玷雖瑰瑋
亦棄是以知肇慶之所擯亦吾平昔之所欲疎也夫以
咫尺之地數拳之石寓意深遠如此則周旋於斯孰不
砥礪苟逐物從好以茲爲小而陋也則雖擴六合爲基
立五嶽爲塊鄧林蔽其左江漢流其右自達人觀之亦
掌中之一物耳曾何足大焉惟隨見而足恬然理會則
又何大小之別主人方刈柳源之稻釀明月之泉數招

客徜徉于臺上儻以此說爲是與則倚而歌據而瞑皆
吾之三益也因以文記之此　屏山先生紹興甲午
年間之所撰後學朱熹於淳熙己酉登臺誦記仍稽年
譜而知　閩憲吳公所築乃肇慶榮滿時仰慕高風拜
手敬書以遺　公之孫子焉

次石臺記朱文公淳熙己酉年書記後書云此屏山
先生紹興甲午年間之所誤按宋史儒林傳劉子翬
字彥沖學者稱屏山先生以大儒之文得朱夫子書
之而益彰矣朱夫子書似不一格他所見者不具論
惟舊得家傳詩禮四大字筆法端嚴此書則極放動

甲午乃甲子之訛是紹興十四年也傳又稱熹父
松且死以熹託子翬及熹請卷後學跋作于巳酉爲
從學子劉子翬故跋此記稱後學跋作于巳酉爲
淳熙十六年距子翬作記又四十六年是時朱子
當是主管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力辭除祕閣修
撰奉外祠之時也跋稱登臺誦記似記已刻于臺
上然無明文而又有紹興甲午之訛不敢竟定爲
甲子則碑無可系因系于朱子作跋之年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終

二□□□□□□如翔羽嘉立千仞綿袤盤踞蹲數
百里漢江繞其陽月河注其陰上列三湫下瞰萬頃雷
風雲雨□□□蛟龍□□山祇木魅百怪屏衛異時
宿將嘗據其險以備攻守其亦□臣伏橫陸夷曠行
於□□□□□□□□□□□□不斷　神之啟當□□
□□□□□□□□□□□□□□□□□□□□式祝號加
以崇□□□□□□□□□□□□□□□□□□□□不塊□帶京□至
帝□發祥□□□之祝融汾之臺駘□司□山鳳
□□□□□□□□□□□□□□□□□□□□在國之封內□□
祀秩水旱疫癘則□□□祭元豐初　神以□□雨

雪錫□□□□□□□□□□□□□□□□□□□□□□附□□□
□□□□□□　神之聰鑒□歆依民和□相影響
暨□□□□□□□□□□□□□□□□□□□

□□賦二詩冠冕前作又大書扁之額榜侈其光華歲遂大熟無水旱疾癘先是已酉冬　公以□□□□□□□□□鐵石之心始敷密雲已布水沉之炯未斷雨雪其霧之語揭於謝文士夫老交□爲美□□□□□□□□□□公像以誌棠陰仲以爲君子忱誠通天寅熒之柄實總理百神　公抱負道學德業初遷撫□□□□□□□□□□□威伸於雷霆之餘迺沐以春和之膏澤有如去橫賚禁苛斂安邊壓和軍心興學校作士類重農政□□□□□□□□□險灘網舉條叙寤輔宏化列城叢祠方率職惟謹鳳亭繪像何翅涵大江之

月升太山之雲然令與民敬□□□　神屬仲記脩廟工役因詔遺思於無窮嗚呼宇內山多以鳳名茲山獨倚　神爲重　神之祠又倚　公爲重異時山可磨滅　公之德永配　神不朽石泉密在景仰令具碑文請亟書刻之仲三薰臨文□之古碣其□□雪風雷祥昵異兆書之殆不勝書第欲鏟去篆筆副鬼愁志怪推顯晉□□章僊翁飛蛻之逝□□□□□□□□之德與山俱高令青城忠義故家摭仲之言曰然是爲記紹熙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議郎宣差知金州石泉縣兼管勸農公事王仲記承直郎宣差知金州漢陰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何翌書眉山家應龍篆額

按是碑乃宋紹熙時所立鳳凰山神廟記碑爲風雨所蝕幾不可句讀就其文觀之知山神於宋時曾加公爵并賜廟額宣撫岳公又奏請褒脩貌像殿宇頗稱宏敞其云上列三湫下溉萬頃當是謂龍神也鳳凰山在漾江左岸故曰漢江繞其陽月河注其陰月河即水經注所稱之月谷川也今漢陰城實在漢水之北五十餘里襟帶月水地無高山峻嶺左右坡坂殆即水經注所謂月坂欹鳳凰山崚嶒江岸高捕雲霄宜爲宿將據守以備攻討攷北史謂之金鳳山祀官陝右時因公至此徧訪地志旁詢鄉民山神祠宇絕無人知惟殘碑斷碣委棄榛莽而已

山河堰落成記

磨崖高七尺四寸八分廣一丈九尺八寸四分其十六行行九字每字徑六寸許隸書在褒城縣

紹熙五年山河堰落成郡太守章森常平使者范中彭戊帥玉宗廉以二月丙辰徐勞工徙堰別爲六凡九百三十五丈醮渠四百一十丈木吕工計七十二萬四千九百有奇工以人計一十五萬九千八百有奇先是四

乎夏大水六堰盡決殊使者被　旨兼守事會凡役慨念民輸當四倍於每歲之常遞官出錢萬緡爲民助查沆賈嗣祖晏裘張柄實董其事

按宋史河渠志山河堰祇載乾道七年吳琪發卒助役修堰之事此後無文自乾道七年至此僅二十餘年乃以紹熙四年大水決六堰此堰被決遂致重修晏棨臨淄人知南鄭縣見鄱君碑題記

顏魯公送劉太冲叙

碑連額高五尺二寸廣二尺五寸兩截書上截十三行行十二至十四字下截十七行行十七字行書額正書

□□□□□城之華望者也自開府垂明於宋室澤州考績於　國朝道素相承世傳儒雅尚矣夫其果行脩潔斯文彪蔚鄂不照乎杉華龍驥驤乎雲路則公山亞禮箸其先世也平原亞禮築高足於前沖與太真嗣家聲於後有日矣昔余作郡平原拒胡羯而清與從事掌銓吏部第甲乙而超升等第尒來蹉跌猶屑位雖才不偶命而德其無鄰故沖之西遊斯有望矣江月弦魄秦淮頂潮君行句溪亞及春水霸哉之子道在何居魯郡公顏眞卿叙

右顏魯公帖口番本通送劉太冲叙也併及其仲氏太眞口舊唐史文藝有太眞傳不紀其與伯氏幾登

天寶上第文集三十卷見館閣書目墓在縣北號柘唐神市人刀有祭禱必應溧陽人尤神之神道碑裴度譔蔣潼書昔曾易置口廟旋轉縣齋援刊官初得之縣庖下僅存口百七十有九字同郡李兼經從相與起口鄉賢出其家藏顏帖再摹入石并斷碑口口聰辯叙言彭城華望以劉於此邑爲著口口慕云宣城陳留是也閱府澤州公山亞禮表其先世也平原從事銓部甲乙顏常汲引口也蹉跌卑位悼其窮也句溪春水此邑時屬宛陵也鄭薰北望樓記言元載既顏表陵別駕後遷廬陵刺史道出莆塘有左伯桃

詩第序腦亡太冲彭三字考汝越帖亦然莫可補闕云慶元己未上巳宣城戴援跋邑人秦墁書額

毗陵潘壽仁模刻

顏魯公送劉太冲叙鬱屈瑰奇于二王法外別有異趣米元章謂如龍蛇生動見者目驚不虛也宋四家書派皆出魯公亦只爭坐帖一種耳未有學此叙者豈當時不甚流傳耶眞跡在長安趙中舍士楨家以余借摹遂爲好事者購去余凡一再見不復見矣淳熙秘閣續帖亦有刻畫庫室

右叙載魯公集行書筆筆作折釵股法爲顏書之冠

按宣城戴揆跋云得劉太眞墓碑于縣庖下同郡李兼經因出顏公送太沖眞蹟遂刻石同置縣齋此碑蓋刻于慶元間趙氏已不及見然眞蹟猶藏于陜西東氏吾邑宋閔叔遇東孝廉于京師獲見之紙碧如玉墨黝于漆歷數百年如初落筆者首闕劉太冲彭四字與刻本合冲弟太眞史有傳登天寶上第文集三十卷神道碑文裴度撰蔣潼書史既不爲太沖立傳而太眞傳又不及其兄徵此碑沖幾湮沒無聞矣米元章書史云此序碧牋書王欽臣故物也華陰王宏撰云此序眞蹟爲渭上大宗伯南子興先生故物此序淳熙續帖亦有刻與世間流傳本迥不同其鬱屈飛動處更出今本之上今本首行全闕劉太冲者彭三字尙完冲字有微闕劉字闕右半劉上尙闕三一孝廉借觀未還而逸其姓豈卽東孝廉也耶金石錄補劉太冲帖碧牋書宋時爲唐桐所收其子常語米老謂與智永千文柳公權等書同蓁則世間已無此帖矣而董思翁跋又謂在趙中舍士楨家當時有審爲王洗購去之語豈果爲晉卿所得故流傳至今耶又米氏書史稱坰將才不偶命而德其無隣九字剪去今此帖九字無恙獨闕首行五字不可解也葢唐人善鉤摹或別有搨本亦未可定此序不記所作之年按序中有秦淮頂潮句溪春水之語亦當在刻江寧時公以乾元二年六月自饒州移刺江寧明年二月

追爲刑部侍郎在江寧者僅八月則知此序與送蔡明遠叙同時皆當在乾元二年也又叙中言昔在平原拒胡羯而請與從事乃知公以平原刺史拒祿山時太冲實與有功而舊史但稱淸河客李萼不及太冲非有此序則太冲一段謀畧幾沒殺千古矣則知此序關係太冲不小非直移贈而已此序碧牋書碧牋書史既不爲太沖立傳又不及其兄徵此碑沖幾湮沒無聞矣屈飛動處更出今本之上今本首行全闕劉太冲者彭五字或以小楷書補之淳熙本首闕上半行太冲字則不可知何字矣虛舟題跋

寧遠記

碑連額高六尺二寸五分廣三尺七寸八分兩截書上記十九行行二十五字下條目二十行行十五字正書隸額在杭州府學

寧遠記

國子司業王介記

國子錄陳一新書

開蘿二年今兵部侍郎戴公溪爲司成有李廻功壽朋者老矣不仕養於學謁司成且道太學有義冢久弗葺

司成樂聞之亟訊其顛末云昔淳熙間故待　制張公宗元以所得分地七畝餘弃之學以葬遠方士子之不幸而死者名廣惠山出清波門並城而南過劉寺五六里道梯子領步漸高坡隴相屬至方家塢即其所也山之東爲官衢西直循王府山其南接民家方氏墓北距

郎主簿山廣袤十有五丈幽靜閒寂面勢頗稱舊有守者廩稍不繼棄之去以故殯者少地益不治司成命學錄李君元臼孫君瀾往視之舊殯凡九各有表識喟然歎曰朋友死無所歸於我殯是非學校之責乎乃裒金錢加修焉即土周而甃以石循山趾而繚以籬徹舊門而改作之增爲三間以備時祀之所廣出入之路復命守者給以券食既成祭以安其神又定津送之費官以給之制時祀之式使歲舉行之榜曰寧遠司成之惠甚渥也嗚呼士不幸而死又不幸而貧或遠不能以歸葬則殯於此者豈不愈於寄之僧舍乎朋友致祭墓丁供洒掃政使有家殆不過是昔延陵季子葬其子於嬴博之間三號遂行孔子以爲合於禮然則斯殯也而遂葬亦豈不可雖然庸廩不繼時祀不修則朋友義廢而寧遠之意荒矣尚其永念之哉

嘉定元年九月日

條目如后

一每歲清明舉錄前期關諸齋每齋率錢叁鎮省委公厨具鷄黍之屬至日舉錄一員輪請長諭二員同諸義家致祭遇晴則行其儀用鷄黍從食果子共十豆酒各三酌墓神用鷄及果子共三豆酒亦三酌並備祝文香茶之屬祭畢以所餘給墓丁並隨行僕從元造長卓貳隻用畢仍寄留墓丁家

一兩學生員有不幸身故家貧地遠合葬義冢之人本齋長諭保明申舉錄備申本監請官會貳拾千充結砌等費委舉錄長諭及其鄉人營辦非就義冢安

葬者不給葬之日請本齋集正直日送至墓所

一募丁陳勝月給係轉運司給到小券一名專充看守不許本監人輒行攙請如或運司給付不時許墓丁經監投狀本監即與施行　陳口口刊

按此碑杭州府志引武林石刻記僅載撰書姓名及高廣行字之數不言碑舊立處所李制府衛西湖志金石卷并不載此碑可知此碑之不顯於世久矣碑云開禧二年今兵部侍郎戴公溪爲司成宋史儒林傳戴溪字肖望沈光作戴溪春秋講義序云字少望永嘉人淳熙五年爲別頭省試第一　按宋史選舉志孝宗時在朝請要官

期親許牒子弟伯待補國子別號考校此別頭省試疑即別號之訛監潭州南獄廟紹熙初主管吏部架閣文字除太學錄兼實錄院檢討官正錄兼史職自溪始升博士除慶元府通判未行改宗正簿累官兵部郎官開禧時和議成知樞密院事張巖督師京口除授參議軍事數月召爲資善堂說書由禮部郎中六轉爲太子詹事兼祕書監權工部尚書除華文閣學士嘉定八年以宣奉大夫龍圖閣學士致仕卒傳載溪之歷官如此據碑則開禧二年官兵部侍郎已前官司成史皆畧之碑云出清波門並城而南過劉寺五六里道梯子領至方家塢劉寺者咸淳臨安志云紹興十八年建十九年賜褒親崇壽額西湖游覽志云俗稱劉孃子寺劉貴妃父懋因金人南侵獻錢二萬緡以助軍費高宗嘉之遂令建寺以爲功德院寺扁青日札云西湖褒親崇壽寺乃紅霞帔劉貴妃香火院故俗稱劉寺紅霞帔者宋宮人品名也江湖後集載周端臣劉寺墳園詩萬頃蒼寒擁寺門寺牌金字御書存其規模可想梯子領同嶺字似即梯雲嶺在慈雲嶺東方家塢今作方家峪咸淳臨安志在錢湖門外路通慈雲嶺梯子嶺按爾雅釋

水注谿曰谷或从山集韻塢四方土之可居也又水厓曰塢是峪塢義同而音亦相近然今人皆不知有方家塢之稱矣至碑載循王府山郎主簿山皆不可攷寧遠二字是太學義齋齋舍錢叁緡省者中所列條目三則制簡而儀隆想見南宋太學師生用意忠厚可以風世其云每齋率錢叁緡省者正字通云凡圈廓有孔可貫繫者謂之緡是緡與貫同宋史食貨志錢幣不詳省字之義嘗見南渡初製銅牌文云臨安府行用準二百文省準三百文省準五百文省宋時民間行用有以八十及八十五爲百者疑即此省字之義歟昶在西湖修志日搨得此碑及主講數文乘暇日徘徊方家峪尋此記中所載各舊蹟則荊榛彌望詢之山樵野牧無有知之者矣並詳於此以志慨

澱山會靈廟碑

碑高三尺許廣二尺四寸文廿四行行廿七字正書額題會靈廟記四字篆書在青浦縣澱山廟左壁

會靈廟記

祀天下之大典也德不被物功不及民者不在是典禘所以報歲功也凡水旱疫癘螟螣則黜其方之神然則在是與者庸尸素哉嬴秦時　那氏三女子死而有靈

能役鬼工各開湖溯潴亂流以洊水患　溉湖之
蓋其季也岡罟之利舟楫之益民歌叟豐菑害不生一
方之氓均飫其惠嘉定七年孟夏大旱奔走群望有禱
輒爽知縣事李伯壽命主簿陸庠躬至嚴扃楢木始然
水立書昏瀝沫飛濤坦湖冠裳傍睨辟易陸固自若不
衡不倚若有相者得魚得蛙速雨之徵必冀所求不獲
不已白魚既躍蛙亦隨至霈雨霶注三日足用歲大有
秋申聞　朝廷錫號會靈揭榜之辰陸乃肅齊貢
奉其行以告　神睨觀者如堵震動
山谷水天一碧幽顯咸若黃耆鮐背歎未曾有相眡而

作曰　神來止茲福我茲土千有餘歲不知幾縣吏之
禱於斯也一朝潛德撤覆於吾賢父母之手久矣吾
神恒其德而敷其惠也褒封之後凡所以惠我者亦益
有加於疇曩而貳其心哉獨嘉吾賢父母能講明政之
所先務使　朝廷恩渥不及尸素之鬼足以風厲
素食意事之人俾敏厥修予聞而嘉之遂檃括其言而
文之俾修歲時之祀者歌之歌曰
湖山兮蒼蒼湖底兮天泱泱樓凌空虛突兀兮金銀鑄
舳艫兮轉輸秔稌兮繞湖不知其幾千萬兮寄豐凶於
慘舒烟冥冥兮雲澹風蕭蕭兮葭葵貝闕兮謳謌管物

不疵癘兮民不頌煩煥兮榜題雨露兮新滋　神之靈
兮聽之

嘉定九年孟秋既望前台州報恩光孝禪寺住持嗣
祖居簡記

寄埋　勅賜進士出身嘉興華亭支鹽官建安
徐榮叟書并篆額

溉山普光王禪寺住持傳法僧　立石　高皋刊

按此碑撰者僧居簡書篆者徐榮叟居簡自稱前
台州報恩光孝禪寺住持雲間志載明行院記則
云勅差臨安府淨慈光孝禪寺住持北磵居簡記

嘉熙初元立此碑立于嘉定九年彼碑則在後二
十一年矣　四庫全書錄其所著北磵集稱居簡
字敬叟潼川王氏子嘉熙中敕住淨慈光孝寺因
寓北磵日久故以名集其集詩文各爲一編宋代
釋子兼有詩文者惟契嵩與惠洪契嵩之文博而
辨惠洪之文輕而秀居簡此集不撏拾宗門語錄
而格意清拔自無蔬筍之氣據此則居簡工文觀
此碑可得其槩矣居簡晚年又嘗住嘉定南翔寺
今尚存二碑是其所撰也徐榮叟宋史有傳字茂
翁煥章閣學士應龍之子及考應龍傳不詳何貫

朱竹垞洞霄宮提舉題名記作浦城人此碑自稱建安與題名記異傳稱榮叟嘉定七年舉進士歷官通判臨安府累至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未嘗載其初任華亭支鹽官葢史略也碑云勅賜進士出身此爲後人系銜用賜進士出身之所昉而此上有寄理二字未曉其義以臆揣之當與權攝治理同謂支鹽官非其本職一時暫寄耳其云嘉興華亭則此時秀州已升嘉興府也支鹽官宋史職官志食貨志皆不載此官雲間志倉庫有支鹽倉在縣西北三十五步乾道六年閏五月奉朝旨移置本縣又廨舍凡十支鹽官廨舍列于第十是其職居于各官之末葢卑甚廨舍在縣南二百一十步榮叟之居此官志亦無傳可攷碑云嘉定七年孟夏大旱知縣事李伯壽命主簿陸侹躬至巖扃檀木始然水立盡昏濺沫飛濤沮洳冠裳傍晬辟易陸固自若不衡不倚得魚得蛙速雨之徵白魚既躍蛙亦隨至霈雨霶注三日足用朝廷錫號會靈揭榜之辰陸乃肅齋奠奉其行觀者如堵震動山谷云云雲間志不載災異華亭縣志祥異不載嘉定七年之旱知縣事李伯壽雲間志僅載知縣題名云李百壽嘉定七年任而亦無傳百壽伯壽志與碑異或志有傳寫之訛上海陸侹則雲間志與松江府志華亭縣志皆不列于題名雲間志載主簿廨舍在縣西七十步又亭館條下云公餘風月在簿廳後嘉定九年簿四明陸侹建始知侹是四明人也以求雨有應之主簿可謂賢矣而志乘無傳賴有此碑傳之咸淳臨安志載陸侹號盤隱官府判嘉定中與僧居簡倡和而不詳其貫四明可据以資互證又檢靈隱寺志載侹所作冷泉亭放閘水一詩云泉聲飛出閘委折綠陰間此地原無暑多時不入山草欹疑石墜水定見魚還難得同猨鶴游吟半日閑附錄于此以見其兼能詩也碑書褚與蜡同從廣韻也其云民歌婁豐與唐石經周頌婁豐年句同漢書屢俱作婁說文有婁無屢新附始有之可知南宋時所行毛詩尚仍唐本今監本汲古閣本則皆作屢矣澱山今在平陸登巔望澱湖遠隔二十里外碑云水立晝昏瀡沫飛濤則宋時山猶在湖中矣祈雨取水以得生物爲驗若今旱禱龍洞求得蜥蜴迎歸而雨降是也得魚得蛙想亦蜥蜴之意故魚躍蛙至爲所

求之俱遂也沮洳冠裳旁睨辟易則風浪中見神之降矣朝廷賜榜屋親捧而來故觀者震動山谷大抵神舊有祠至此始有賜額也祠之創始無從追攷陸廣微吳地記但云秦時有女子入柘湖爲神卽此祠也雲間志云柘湖今堙塞爲蔬葦之場神亦弗祠今澱湖中普光王寺亦有三姑祠靈甚嘉禾志稱三姑祠一在府南七十里柘湖一在東北七十二里澱山湖嘉興府志載海鹽縣秦置後陷爲柘湖移縣武原鄉漢時又陷爲富湖移於今處然則舊屬海鹽三姑祠舊在柘湖因湖堙而弗祠則柘湖之祠廢久矣不知何年建於澱山雲間志未能詳也宋何松年三姑祠記則云秦始皇時邢氏有三姑長曰雲鶴夫人主沈湖次曰月華夫人主柘湖季曰降靈夫人主澱湖則是三女分主三湖而三夫人之號不能詳其爲何代所封今志乘可攷者惟柘湖與澱湖其沈湖之所在及有祠與否從無述及者此碑云邢氏三女子死而有靈能役鬼工各開湖泖瀉亂流以泄水患澱湖既久因以建寺蓋山本低小賴漁舟載土積累始

陷爲柘湖移縣武原鄉漢時又陷爲富湖移於今處然則舊屬海鹽三姑祠舊在柘湖因湖堙而弗祠則柘湖之祠廢久矣不知何年建於澱山雲間志未能詳也宋何松年三姑祠記則云秦始皇時邢氏有三姑長曰雲鶴夫人主沈湖次曰月華夫人主柘湖季曰降靈夫人主澱湖則是三女分主三湖而三夫人之號不能詳其爲何代所封今志乘可攷者惟柘湖與澱湖其沈湖之所在及有祠與否從無述及者此碑云邢氏三女子死而有靈能役鬼工各開湖泖瀉亂流以泄水患澱湖既久因以建寺蓋山本低小賴漁舟載土積累始

爲長次二女但柘湖沈湖無明文耳然松年記又云夫人邢其姓家澱湖東地曰柘窈降聖夫人少奉普光王之戒故其後遂湮澱湖夫普光王釋典向無此佛名至唐中宗時僧伽建寺請名普照王寺中宗以照字是天后諱乃改爲普光王寺語見曝書亭詩集註安得謂秦女奉普光王之戒耶莫儔澱山建塔記義燈禪師建塔夢中有榜題曰普光王寺後請額以符其夢其柘湖秦爲海鹽城在嘉興府南七十里安得謂秦女家於澱湖東之柘窈耶然則舊說之訛傳自宋時已然矣今觀祠宇在普光王寺山門外左首數弓之地建屋二進前爲廟門後卽神殿各三楹不甚宏敞而門前殿後別無餘地可以再增屋宇似此形勢顯係先有寺而後有祠者松江府志以神爲寺之伽藍非無因也寺初建於建炎元年賜額於紹興八年則其刱基不過在建炎已前當不甚遠農田餘話稱舊有登禪師者始結廬於山居人捕魚竟日不得就師問故師曰但以爾舟載土詣吾山當遂所願積累

覽所謂登禪師或即莫儔記所稱之義燈則建炎已前建寺建炎以後建祠無可疑者碑云神來止茲福我茲十千有餘歲恭祖述何松年祠記之語耳神最靈異謁祠者稍涉褻慢即有禍災故祠門常閉不敢輕啟碑在廟庭左壁與沈氏捨田碑內外相背在牆外者蔓草荒翳從無人摩挲椎拓昶昔總修青浦縣志採訪者不能蒐及遂致失載雖會靈碑文錄其大要而首尾不具茲幸朱君朗齋錢君同人以重九登高啓巖扃陟荒逕爭得此二碑亟爲備錄于此俾後日續修郡邑志時取以補入也又檢曝書亭集有偕陳同知昂四人登澱山寺謁秦女祠分得合字成三十韻又陳君緘寄普光王寺二碑成詩三十韻二詩中皆無一語述及紹興二十八年沈氏捨田及嘉定七年華亭主簿陸庠祈雨請額之事是陳君當時緘寄別是二碑迥與此碑及捨田碑不同而詩內又不言陳君所寄之二碑何代鑱刻何人撰書所記何事詳玩楊謙箋註此詩引用莫儔建塔記又載入青浦縣志者有何松年三姑祠記皆宋人作似應有石刻則陳君所寄或即彼二碑今普光王寺內外遍尋除

會靈廟嵌壁二碑之外並無別項宋碑詢之寺僧亦皆無有見而知之者竹垞作詩在康熙庚辰距今祇百餘年昔所揭者今不可尋今所得者昔亦未見甚矣蒐羅金石之難也

羅池廟迎送神辭碑

碑高九尺三分廣五尺五寸十行行十六字正書後又小字跋五行行書在馬平縣

荔子丹兮蕉黃雜肴兮進侯之堂侯之舡兮兩旗渡中流兮風汩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白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嘒兮以笑驩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游兮莫來歸春與猿吟兮秋與鶴飛

北方之人兮謂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願侯福我兮壽我騶魔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杭杜衣芙兮蜘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于世世

宰相進退百官賢之遇否係焉誰之責嘉定丁丑春良柳侯名宣一世竟老退陬縈誰之責嘉定丁丑春良赴柳幕道長沙謁　帥相安公先生臨別授坡公大書韓昌黎享神詩俾刻之廟傷其不遇也良甫到官攝邑柳城繼易飲賓州回白郡太守　桂公慨然從之於戲　侯賢而口誠獲遇　先生必始終光顯于

朝癸至一擴不復用韓之文得蘇而益妙蘇之書待
先生而後傳邦人聚觀咸嘆謂若昔不遇時非遇
於今耶　先生察百官之進退有賢如　柳尚何憾
如韓如蘇蓋同一際遇大慶也重陽門生從政郎柳
州軍事推官權僉判天台口艮謙跋立石朝奉郎權
知柳州軍州事借紫承與桂如筐命迪功郎柳州
學教授豫章廖口口書丹
石東坡書羅池廟迎享送神詩筆意甚佳然較沈傳
師所書碑不同者十數字當以柳碑爲正　東里續集
東坡公書柳子厚羅池銘辭道勁古雅是其書中第

一碑內步有新船秋鶴與飛昔人證之已明無足論
者子厚英秀僊僊未吐沒爲明神亦是常理獨惟嫂
客死當是伊仳支態未洗盡耳　佘州山人
余無此石刻本然有一墨本乃鄞張君所惠似是先
用鉤法具間架後乃更用筆書之者穠艷而勁發有
勢疑是南禹先生所臨因此思其原本必絕妙今跋
稱是坡公第一碑諒不誣也羅池神能使嫂者死世
俗鄙畏正在此司寇乃以伉文態嗤之是董狐筆　書畫
跋
按原碑沈傳師書久佚集古錄言昌黎集本作蕉子

黃沈無子字是刻與沈同又云沈作而秋鶴與飛誤
趾刻作秋與鶴飛無而字吟下有芍字與集本同
金石錄
按此碑韓文蘇書嘉定丁丑天台口艮重刻於柳
州馬平縣羅池廟舊說相傳佔客過柳江者揭一
紙即無風波之虞遭亂失去雜入築城磚石中每
當築處城輒圮有司知其異物色出之仍置廟中
艮俟其姓官柳州推官而署其跋云重陽門生所
未詳也丁丑爲嘉定十年碑當立于是時跋云艮
赴柳幕道長沙謁帥相安公先生安公當是安丙
宋史安丙傳丙字子文廣安人累升資政殿大學
士四川制置大使兼知興元府嘉定七年三月同
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賜手書召之行次廣德
軍進觀文殿學士知潭州湖廣安撫使艮道經長
沙則詣潭州謁安撫爲便也碑刻異同已詳諸跋
不具論

建康府教授西廳記

碑高四尺四寸廣二尺七寸
八行行三十字正書在江寧

余同年進士諸王官教授四明范君之子先分教金陵
貽書於余曰金陵學官舊惟一員今西廳是也　紹興

初開守尚書石林葉公以　行都請增置故東西對立西廳歲月最久棟宇寖壞殆不可居凭到官之初慊一日必葺之念而未敢及其私既七月學政粗舉始請于郡留守侍郎隆興李公慨然興念捐金與材委吏督工撤而新之其規摹位置受成於凭而財物出入則有司存經始於嘉定十四年十月之庚午落成於十二月之丙寅舊門由學宮以出今易而南西直秦淮橫挹鍾阜朝夕縱覽心目開明亦足自壯幸爲我記之余辭不獲命因廣其意以復之曰天下之理內外本末初無二致君子居室一日必葺亦猶吾身心不可須臾不加省察而使各循乎理也故積基而堂架梁負棟室奧深嚴門戶無壅君子之居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望之儼然即之也溫君子之容也如鏡之明如水之定泛應縱橫無適非正君子之心也自內以及外由末以求本豈容異觀哉子之學既得於家傳又能從先生長者游其必有見乎此想其橫經退食招諸生登斯堂燕私從容凡心目所寓亦必講明乎此不然則一室之安一身之便耳豈子之志哉嘉定癸未上元日朝散大夫起居舍人兼

國史院編修官兼

實錄院檢討官鄭自誠記宣義

郎充江南東路轉運司幹辦公事趙與懃篆額

右重建建康府教授西廳記景定建康志天聖建學置教授一員紹興九年因左丞葉公奏照西京例增置一員分東西廳東廳在學之左西廳在學之右宋史職官志但載列郡各置教官而京學教授有二員畧不之及亦其疎也篆額者爲宣義郎江南東路轉運司幹辦公事趙與懃放宗室世系表未見與懃名惟秦王德芳九世孫有與勤或即其人乎　嘉慶庚申秋九月研堂金石跋尾續

治平寺藏輪殿記

碑連額高七尺二寸廣三尺七寸十三行行三十六字正書額題建藏殿記四字正書

所澤治平寺建藏殿記

勅額治平其來遠矣因初師置覆鉢之地故後人營浮圖之宮左眷金陵傍鎮驛道祝龍救旱靈感六朝蓋古堵之盛非正君子之心也自內以及外由末以求本豈容異觀哉子之學既得於家傳又能從先生長者游其必有見乎此想其橫經退食招諸生登斯堂燕私從容凡心目所寓亦必講明乎此不然則一室之安一身之便耳豈子之志哉嘉定癸未上元日朝散大夫起居舍人兼

石書有可考焉自嘉定之己卯有楨越李孟溥者距寺不二里占籍寺東古彭城上陽也鉢盂出郊行不厭入寺家世潤屋不慕緇營見聞慈善雅所敬重其先捐錢披剃本寺之僧曰一十有餘人　趙遷書　屋公之施者多不此紀也與夫築梁通津徼恩涓惠未易僞許忽一日入山修設與族弟釋法超從容話次遍曰此山僧衆足矣但延置禪衲歲無生計可供齋厨不若闔堂左隙地而建藏輪焉旭欲寘助常住不亦可乎況

木植合用吾廬有之既而諸衲備員法超法超爲之幹
造大以命工計慮獨啓巨械鼎新創造天宮法輪寶殿
一所及下影鑾像儀毗容衷外工畢更飾藏輪佛金一
面其興事僦工愈多愈費隨胥隨有器不悍煩幾值越
時之月已處落成之舉如土石竹木之工計者奚翅十
萬炒貲粮緡費之計者奚翅一萬而寺無毫髮之補彼
亦奚慮及耶不處幹造二釋殿成七八相繼圓敕悉以
藏事委於寶華者而寶華雖不能任得代師起之衣鉢
不容辭焉善哉且人之一發慈言則千里福應況李君
建佛塔廟者乎其功德爲如何念惟月浸歲深日更時

異謹刊諸石永爲善信之士之規鑒云嘗距宋癸未嘉
定十六年七月十五日攝住藏事寶華記
時衆徒弟僧普寧志立善達法誠法圓寶海寶江

鄂州重修北榭記

都勸緣住持釋

鄂州重修北榭記

碑連額高七尺九寸廣四尺四寸二十五行行四十二字正書額題鄂州重修北榭之記八字篆書在江夏縣

鄂州重修北榭記

郭淸之勝以南樓北榭並稱南樓縣　元祐改作　元符末隋口黃公魯直嘗見於題詠惟北榭冠子城之顛在郡公堂之後不知自何時建立國爲大書扁牓厥後達官名人稍有爲賦詩者然距今亦五十餘載矣棟宇隘庳日就圮廢莫或顧省一夕大風震蕩推屋山飄瓦如墜葉舞空屋隨以傾壓不可復支子城亦久弗治土石隳陁榛莽蒙翳狐狸所窟祲蜴所蟠於是昉議更葺先增甓北閫表二施崇三丈有奇南表琴有半崇與北等遂改建榭屋閎而大之敗楹腐桷悉易以新既成宏敞翬翼與南樓疑然相望始於一郡面勢爲稱雖其高無所不矚而北望爲尤宜嘗試相與憑檻遐睎則煙沙蒼茫天水無際西陵鄢杜安陸諸

山隱隱出沒雲外雲夢之泱瀁漢沔之縈洄皆可目略而指喻羣鴻匹鶴飛翔上下平蕪斷浦杳杳如髮暇日尚羊不涉級數十武而坐得千里絕特之觀始前所未有也惟漢江夏太守所統疆域至遠今光黃蘄安信五郡之地皆故屬邑春秋時吳楚交戰山師往來之地水如淸發浪滙山如內方大小別雖丘邑變遷而勢勝猶在與夫琛伯符之所討擊周公瑾之所摧敗陶士衡之所平矜其規撫特淺撓耳庾元規志騖才輕亦弗克有成菁笑其規撫特淺撓耳庾元規志騖才輕亦弗克有成三關九隘之塞魏梁交攻或得或弃南北強弱係焉以

見昔人爭戰之力不爲無意矣以地之相距雖有數百里之遠而據其要會實皆在吾掌顧視置卷舒伸縮之中況郡居全楚上游與江陵襄陽實相爲表裏諸葛忠武嘗欲舉荆州之軍以出宛洛公瑾亦謂據襄陽以蹴操北方可圖二人之言若合符節而宋何尚之顧言夏口當荆江之中直通雍梁實爲津要豈非以地勢便兵力接故耶抑嘗據此論之若昔自南而圖北則易爲功自北而入南則難爲力故梁末曰陸法和之敗郡雖暫屬高齊慕容儼死守半歲雖能拒退侯瑱等然卒棄之還南五季杜洪襲據州城遥附朱梁以扞淮南之侵朱

梁三遣兵援之皆至近地徙然無救於洪卒爲淮南將劉存所克身隕國絶豈天塹之設果足以限南北耶抑或彼或此亦存乎人之圖回智略如何耳大惟俊傑之士有志於當世要必討論之素精計慮之素熟異時行遊坐息朝思夕維未嘗不在於此故一旦發而見諸施爲則必卓偉絶人非臨事隨應率意而爲之者所可及傳曰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趙孟過鄭請七子皆賦以觀其志夫所謂能賦者豈徒吟詠一時之風物景色哉必也升高而望遠憂深而謀長覽山川之形勝考古今之成敗究昔人謨議之得失與今日時措之宜其所蓄積

操存因感觸而發見所賦之志於是乎在王茂悤新亭之感遜少冶城之諷大較亦茲意也夫是則高明其居處緬邈其臨眺豈但以遜其一身而已哉栝之廢興似未足書然余改作之意非游觀之爲則不可不明著以貽後之同志者俾得以周覽而繹思焉嘉定甲申三月丙午眉山李壁記

按此記撰者李壁但叙改作北榭之故而不自述其官位宋史附見兄李壁傳壁傳皆燾之子眉州丹稜人燾先以文學著而壁壁又齊名蜀人比之三蘇史言如此不能知其因何改作北榭也記云

乾道中于湖張安國爲大書扁牓史張孝祥傳字安國烏江人高宗朝累知撫州孝宗即位累知潭州復待制徙知荆南湖北路安撫使其書此牓當在是時孝祥號于湖工翰墨嘗書赤劉高宗見之曰必將名世癸辛雜識又載其知京口時大書多景樓扁郡公帑潤筆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一終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宋三十

句容縣五瑞圖并題記

碑高五尺二寸分作三截上繪圖中七行行七字下二十行行九字正書在句容縣

特秀之芝兩岐之麥同本之竹竝蒂之瓜蓮有一於此足爲上瑞況五者來備孚然則　邑大夫與其同僚所以召和迎祥者亦必有道矣

紹定己丑寒食日漫塘叟劉宰

寶慶丙戌邦城張君偪來宰斯邑越兩歲而五瑞集焉

爲士民歌誦盈耳蓋自有不能已者　漫塘聘君劉先生言語妙天下平昔不輕許可其歸美於感召之所自者信矣　山陰王令君亦有跋語暨諸賢序贊連篇累牘未易悉紀　大夫初不自矜至有謝同僚之詩曰賸喜聯官忘爾汝故令元化夤胚胎及惠邑士之詩又曰山川清美天下稀五瑞同時盍紀碑碑上只言人物盛若言德政愧無之吁大夫其謙矣哉是歲五月既望免解進士充縣學學長江千里謹書

句曲司成刊

按五瑞圖題記漫塘劉宰爲句容邑宰張偪作也

陳盛父仙足巖題記

石橫廣八尺六寸高四尺十一行行七字正書

魯國陳盛父位希賈兄晦叔元輝姪朱子俊胡子儀韓仁父盛父饒德寬兄之官古申是日謁口山遊眞巖丹桂遺香黃花發采舉盃相屬尚羊口暑臨分援筆以紀歲月時紹定壬辰季秋既望

龍壽禪寺復田記

碑連額高五尺九寸廣三尺二寸六分二十一行行四十三字正書篆額

雲蓋龍壽禪寺復田記

從事郎饒州德興縣主簿婁由庚撰

前奉議郎知安豐軍六安縣事胡邁篇書

朝奉郎改差充江南西路安撫司幹辦公事劉克遜篆額

教有廢興時有衰盛物有得喪而理無古今存亡之間士君子平心揆事權衡於予奪之際者以其理也山林枯槁之士視外物之去來得喪何有而有失則斯有復

者以其教也緇物之往復以占其時即時之隆替以觀其教此吾西山龍壽禪寺復田記之所爲作也寺興於唐天復中鍾傳據豫章日奏簡以處光化禪師官給田三千頃至　我朝祥符間曰石道者智新居之徒衆益盛易律而禪當其盛也唱道鴈教宗主其徒代有其人時往事遷人亡教泯鏡魚如故而瓶笠之游鮮至矣雖在籍之田棄而不有亦漫不復省紹定壬辰　連帥李公壽朋因法席適虛聞僧祖開道價即具威儀迎致開早恭請簡庵俯臨濟法隨後請輦嚴入大自在法口至七日口口藹聞禪口口集開知口口可躔也口歲大

歉食口口給慨然口嘆有言寺故有田濱樵口曰裏湖爲居民侵昌者八百六十餘訟閉命閱籍累不評謁諸邑大夫　胡侯棁侯仁勇士　委官按視諗不妄盡理而歸諸寺開欲誌侯之德不忘踵門而謁至再子辭不獲則告之曰子之教以壞色爲衣以行匄爲食田於何有後之人始華屋廣居豐衣美食田連阡陌無藝矣然其歸欲其徒一意精進無衣食以累其心則一也有國者病其無藝之蠹吾民也爲之經制不得貧閑如世業比則田之有者不可使無失者不可不復亦口其理然耳君子之爲政一揆諸理起而正之於民無怨於僧笑

德子將安所誌乎爲子之徒奉子之教撞鐘伐鼓敷座展鉢於一餐一供思所自來以山谷道人食時五觀自律以無盡居士掬溪煮蔡自警不徒使大儒旁觀有三代禮樂盡在是之歎則廢可興弊可盛侯之功不唐捐矣吾既以爲開勉然見姑蘐之旗者必取呼餘皇之舟者必復侯宰邑以最聞將去爲鄂州別駕北望中原志清河洛得時與位挈輿地而歸簡公義不臣虜之志一伸於六七十載之後則功烈偉矣吾重以爲侯勉紹定六年七月日記

頌首　道宣　應堅　祖安　知事　宗起　宗智

淨聰　住持傳法沙門祖開立石

太學靈通廟牒

碑高八尺四寸三分廣四尺一寸五分作六載書朝議或二十一行或七行每行或四字或二十九不等正行書在杭州府學

尚書省牒

存心齋諭學生林居雅篤信齋長學生黃菘服膺齋長盧方春齋諭林公槐提身齋長章汝鈞齋諭黃綱習是齋長宋應元齋諭龔琦允蹈齋長王日新齋諭陳一中存心齋長周或守約齋長陳季疆齋諭吳附鳳養正齋長張玘齋諭顏復之特志齋長水丘褒齋諭姜文龍齋諭林拾誠意齋長高嘉齋諭戴鑫率履齋長陳揚譽齋諭潘震孫術理齋長胡夢高齋諭蔡廣時中齋長胡嗣家齋諭李時琇篤信齋齋諭林旂果行齋長陳將齋諭陳士登務本齋長邵忱齋諭閻丘成員道齋齋長章士元齋諭黃時若觀化齋長徐信卿齋諭臧元孫立禮齋長王若訥齋諭葉寔劉子居雅等竊見神祠之立　國典所繫自太學初興廟貌隨建諭禱祈禱靈異未易殫述如今歲五月初倉猝暴九月初猶弭災警陰有感爭如響斯答惟是

襄立神祠私以護學靈通爲稱未該賜號近者生員陳謐孫形之夢兆以謂不當私畀名稱合經

朝廷陳乞神之有知能爲斯言捄之理義殊合典制別今際遇

聖君賢相優崇學校若蒙寵榮特畀恩秩命以徽號使神人兩安爲惠實溥伏侯

指揮

牒奉

勅宜特賜靈通廟爲額封正顯侯牒至准

勅故牒

端平貳年十二月　日牒

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鄭　押

參知政事崔　未上

右丞相　押

特進左丞相　押

勅太學靈通廟神右我先王各因其方以祠后土示有主也別司我首善之地而不褒表之歟

　　興建學爾以聰明正直妥靈其間凡敔篋而入解褐而去莫不駿奔走在廟用物宏多厥靈炳著不但呵星

妖叱鬼怪而蒸我髦士發揮斯文以爲邦家光斯亦有陰助焉矣錫之徹侯都以徹號尙庶幾敬祭重祠之意可特封正顯侯奉
勅如右牒到奉行
端平三年正月九日
特進左丞相清之
右丞相行簡
參知政事與之　未上
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性之
給事中咨夔

兼權中書舍人口
正月十四日午時都事郭口口口口受
倉部郎中口口崔端純　差除　付吏部
特進左丞相清之
右丞相行簡
參知政事與之　未上
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性之
吏部尙書闕
工部尙書兼權口口
吏部侍郎闕
告正顯侯奉
勅如右符到奉行
主事徐元麟
權員外郎　令史高之才　書令史周裕　主管院相
端平三年正月十四日下
按南宋太學乾道臨安志云紹興元年於凌家橋東以慧安寺故基重建有六齋曰升俊經德敦厚彌新賈文富文此所指乃臨安府學非太學也宋史選擧志紹興十三年兵事稍寧始建太學續資

治通鑑紹興十二年四月甲申起居舍人楊愿請以臨安府學增修爲太學從之是以府學爲太學也續鑑又載十三年正月癸卯詔以錢塘縣西岳飛宅爲國子監太學舊太學七十七齋今爲齋十二曰禔身服膺守約習是允蹈存心持志養正誠意率履循理時中據咸淳臨安志京城圖凌家橋在豐豫門內卽今湧金門湧金池河之東此是初刱府學之舊基錢塘縣治在錢塘門內之南岳飛宅稍建國子監太學武在其東北紀家橋之東其後卽建太學矣續鑑云在縣西與圖不同其

今爲浙江按察使署碑載二十齋曰存心篤信服膺禔身習是允蹈守約養正持志節性經德誠意率履循理時中果行務本貫道觀化立禮校之續鑑增多篤信節性經德果行務本貫道觀化立禮八齋餘十二齋名同續鑑此二十齋僅見此碑諸書皆不詳不知所謂七十七齋者又皆何名据云舊太學似指汴都然史無攷碑載存心篤信二齋有齋諭學生齋長學生其餘但稱齋長齋諭不云學生不知是官是生宋史選舉職官二志皆不詳其制碑載勑文廟是太學后土神祠其靈異之蹟與夫額

賜靈通侯封正顯稽之史志皆不載則此碑足備武林掌故匪淺尠矣牒以端平二年十二月降三年正月九日行正月十四日下勑後系銜云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鄭者鄭性之也參知政事崔者崔與之也時與之由知廣州召除故注云未上右丞相不著姓乃喬行簡也特進左丞相不著姓乃鄭清之也皆据宰輔表知之此後又列銜名六行四宰輔外增給事中谷夔者洪谷夔也兼權中書舍人沔其名此後又列銜名四宰輔外增倉部郎中崔端禮等八人不能悉攷矣

嘉熙題名

石高五尺四寸廣二尺三寸三分三行行七字正書

嘉熙己亥歲□□□□沚□希□攜家過此與諱侍行

理宗道統贊

碑十六石俱高五尺七寸廣三尺惟第三石四行餘俱五行行每行或十一字七字八字不等正書在杭州府學

御製并書

朕獲承　祖　宗右文之緒祗遹　燕

謀日奉　慈極萬幾餘閒博求載籍推迹道統之傳自伏羲迄于孟子凡達而在上其道行窮而在下其

教明採其大指各爲之贊雖未能探賾精微姑以寓尊其所聞之意云爾

紹定三年所製淳祐改元孟春祇謁

國子監宣示諸生

伏羲

繼天立極爲百王先法度肇建道德純前八卦成文三墳不傳無言而化至治自然

堯

大哉帝堯盛德巍巍垂衣而治光被華夷聖神文武四岳是咨揖遜之典萬世仰之

舜
於皇聖德至孝盡倫所以爲大樂善取人惟精惟一帝心之純垂拱無爲堯道是循

禹
克勤于邦烝民乃粒疇敷在躬厥中允執惡酒好言九功由立不伐不矜振古莫及

湯
順天應人本乎仁義以質繼志極忠匪日求異盤銘一德桑林六事人紀肇修垂千萬世

闕闕

武王
受天眷命繼志前人遐邇悅服優武修文惟賢是寶法度彰明建用皇極爰叙彝倫

周公
美哉公旦翼輔成周施兼四事才藝俱優制禮作樂惠澤敷流有大勳勞宗祀延休

孔子
聖哉尼父秉德在躬應聘列國道大莫容六藝既作文教聿崇今古日月萬代所宗

顏子
學冠孔門德行科首聞一知十若虛實有樂道簞瓢不易所守口趨聖師瞻若其後

曾
守約博施反躬三省孝爲德先祿仕不忍聖道正傳意會神領一唯忠恕門人深警

子思
閒居請問世業克昌可離非道孜孜力行發揮中庸體用有常入德樞要治道權衡

孟子
生稟淑質教被三遷博通儒術氣養浩然深造自得亞聖之賢高揖孔氏獨得其傳

右理宗道統十三贊前有庚寅御書印後有辛丑御書之寶印今在杭州府學即南宋之國子監玉海所謂淳祐聖賢十三贊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此碑杭州府志題曰歷代帝王聖賢贊據碑贊凡十三帝王惟伏羲堯舜禹湯文武聖賢惟周孔顏曾思孟則不得以歷代賅之理宗御製序謂推迹道統之傳自伏羲迄于孟子是專爲道統作贊

也宋史道學傳序曰道學之名古無是也三代盛時天子以是道爲政教大臣百官有司以是道爲職業文王周公既沒孔子有德無位與其徒定禮樂明憲章刪詩修春秋讚易象討論墳典期使三五聖人之道昭明於無窮孔子沒曾子獨得其傳傳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沒而無傳此理宗之傳所以上自伏羲以迄孟子專明道統不及他人也理宗紀載淳祐元年正月甲辰詔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沒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惇頤續通經遡源張載程顥頤程頤眞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

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裏混融使大學論孟中庸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啓沃良多今視學官列諸從祀以示崇奬王安石削去從祀亦在此有日其令學官詔孔子遂御崇化堂命祭酒曹彝時戊申幸太學講禮記大學篇監學官各進秩一等諸生推恩賜帛有差製道統十三贊就賜國子監宣示諸生碑所載與史合又理宗本紀贊曰宋嘉定以來正邪貿亂國是靡定自帝繼統首黜王安石孔廟從祀升濂洛九儒表章朱熹四書丕變士習視前朝好

嶽之碑僞學之禁豈不大有徑庭也哉身當季運弗獲大效後世有以理學復古帝王之治者考論匡直輔翼之功實自帝始焉蓋以黨碑僞學相較論正謂此碑之於帝王治道大有關係也碑惟闕三行是文王贊餘俱完好前有庚寅御書印徵有元年然則此贊是辛丑重書上石矣碑在杭州府學今之府學即南宋臨安府學非國子監也國子監址詳見前

太常大樂編鍾欵識

鍾高九寸腹徑六寸三分二行行五字正書

淳祐新鑄太常大樂編鍾

右淳祐編鍾一器於枚景間楷書淳祐新鑄大常大樂編鍾二行凡十字重十三斤十二兩以漢尺度之高九寸舞廣六寸舞修六寸七分銑徑七寸鼓徑六寸三分枚三十六自角及銑竟體作雲雷紋極細緻其形不圓而下垂特微有裂痕音響不甚清越耳王尚玨記

按欵識但言淳祐新鑄而不詳何年理宗本紀及續通鑑亦不載淳祐年鑄大樂編鍾之事惟宋史

樂志云理宗享國四十餘年凡禮樂之事式遵舊
章未嘗有所改作紹定三年行中宮冊禮並用紹
熙元年之典及奉上壽明仁福慈睿皇太后冊寶
始新製樂曲行事當時中興六七十載之間士多
嘆樂典之久墜類欲蒐講古制以補遺軼於是姜
夔乃進大樂議于朝夔言紹興大樂多用大晟所
造有編鐘鎛鐘景鐘有特磬玉磬編磬三鐘三磬
未必相應云云然無改鑄編鐘之文史無夔傳惟
宋詩紀事稱夔于慶元中曾上書乞正太常雅樂
得免解訖不第而卒則其議大樂亦在慶元年此

鐘鑄於淳祐年或是舊鐘倣損偶有新鑄非因新
定樂器而鑄也諸家記載無聞識以備攷

大學忠顯廟勅牒

碑殘缺僅存高六尺四寸廣四尺一寸六截書每截九行行二十一行行四字至九字不等行書在杭州廟學

缺人倫忠於缺必有缺之缺昭缺有功不缺謀帥之風
缺凜若春秋復缺此維與宅以赫缺遡其生之自來楹
缺顧冠帶不左缺干羽在缺極於隆名宜廟食增崇於
命紀英烈言可畏而仰以迄于今辟雍湯湯永觀厥
成有相之道尚福茲土式勸爲臣可特封忠文王

奉
勅如右牒到奉行
景定二年二月　日
太保右丞相益國公口道
知樞院事兼參知政事口
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龍榮
時輔兼權給事中口孫
中書舍人口
二月口口午時知事
左司郎中

太保右丞相益國公
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
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
權吏部尚書
吏部侍郎
告忠文王奉
勅如右符到奉行
主事傳起巖
郎中　令史陸宗機
書令史劉必昌

主管院口口

景定二年二月　日下

忠顯廟佐神

張憲可特封烈文侯

徐慶可特封昌文侯

董先可特封煥文侯

牛皐可特封顯文侯

李寶可特封崇文侯

口貴可特封尙文侯

勅忠顯廟佐神張憲等文武之道二而貫之以一曰忠

而已其有忠於所事死生以之此有國者所務白也爾爲偏將實佐戎旃視叅鉄逝鼎而如飴凜義烈英風之末沫觀其所主可使懦夫立匪唯有功於干城亦有助於名教封侯廟食維以勸忠可依前件奉

勅如右牒到奉行

景定二年二月　日

太保右丞相益國公口道

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口

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叅知政事龍榮

時暫兼權給事中口孫

中書舍人

二月口口午時知事童受

左司郎中　付吏部

太保右丞相益國公

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

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叅知政事

權吏部尙書

吏部侍郎

告烈文侯

告昌文侯

告煥文侯

告顯文侯

告崇文侯

告尙文侯

奉

勅如右符到奉行

主事傅起巖

郎中令史陸宗機

書令史劉必昌

主管院口口

景定二年二月　日下

按此碑前段勅文殘泐文有辟雍湯湯永觀厥成有相之道云云後有忠顯廟佐神一行知其爲太學忠顯廟碑也稽之杭州府志金石門載五碑一曰封太學靈通廟爲正顯侯符勅牒文其一石端平三年刻一曰封張憲等爲侯勅文暨寧宗國子監詔旨俱理宗御書俱引錢塘縣志一曰岳王廟尚書省牒引錢塘縣志一曰岳王廟侯勅牒文其一石端平三年正月牒一道淳祐加封淳祐六年五月牒一道寶祐四年八月牒一道碑額篆書俱引一曰景定元年八月碑額篆書俱引景定元年八月碑額則是先有勅賜額碑在勅封忠文王碑前一年而今亦未見然據此語是忠顯額即與靈通廟合矣府志祠廟門不載忠顯廟惟有忠佑廟云在按察司署門外左偏宋紹興三十一年建太學是十三年此語誤以岳武穆王故宅爲太學立土地祠以祀王此語亦未晰以岳宅建太學在紹興十三年其時未必即奉岳武穆爲土地以意度之初建學時以靈通廟爲土神其後乃祀岳王也王卒時有女尚幼痛父冤抱銀瓶赴井死元至正中附于祠俗呼銀瓶孃子廟然則銀瓶之祔祀始于元至正時其在宋時止祀岳王也太學土地既有靈通廟正顯侯端平三年牒又有文忠英濟侯淳祐六年牒并此忠文王合之是太學土地有三矣此碑勅云尚福茲土式勸爲臣可特封忠文王確是爲土地之證然府志稱廟額爲忠佑此碑爲忠顯彼此不同訪碑錄又載德祐元年正月有太學忠祐廟勅封告據碑其忠祐實有其廟非即忠顯之訛疑不

能明也府志忠佑廟只載附祀王女而不及張憲等六人注引方家瑛揭岳忠武家廟其時太學已爲家廟記云中爲王廟張憲等六人配語與碑合此碑後列一勅云忠顯廟佐神張憲烈文侯徐慶昌文侯董先煥文侯牛皐顯文侯李寶崇文侯王貴碑沏其姓据鄭元祐尚文侯此六人皆武穆部將精忠廟記作王貴則正祀之忠文王爲武穆無疑但宋史岳飛傳考宗時建廟于鄂號忠烈淳熙六年謚武穆嘉定四年追封鄂王寶慶元年改謚忠武未嘗有忠文王之號張憲等六人皆用文字爲封疑用之太學故皆用文字而史於飛傳及張憲等傳皆不載

府志所載端平三年正月岳王廟尚書省牒不知廟在何處然與太學靈通廟同時須降疑所謂岳王廟卽忠顯廟也六侯事蹟史惟張憲牛皐有傳憲傳云憲飛愛將也飛破曹成憲與徐慶王貴招降其黨二萬飛遣憲復隨州進兵鄧州過賊兵數萬迎戰與王萬董先各出騎突擊遂復鄧州紹興十年金人渝盟入侵憲戰潁昌戰陳州皆大捷憲將徐慶李山復捷于臨潁會秦檜主和命飛班師憲亦還未幾檜與張俊謀殺飛密誘飛部曲以能告飛事寵以優賞卒無人應乃誘王貴告飛劫以私事貴懼而從又有王俊者以姦贓爲憲所裁張俊謀以憲貴俊皆飛將使其徒自相攻發張俊自爲狀付王俊妄言憲謀還飛兵令告王貴使貴執憲張俊親行鞫煉使憲自誣謂得雲書命憲營還兵計憲被掠無全膚竟不伏張俊手自具獄成告檜械憲至行在下大理寺矯詔召飛父子至万俟卨誣飛使子鵬孫革致書憲貴令虛申警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規還飛軍憲坐死紹興三十二年追復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閤州觀察使贈寧遠軍承宣使牛皐傳云皐字伯遠晉山人隸岳飛軍金人入寇破襄陽六郡敵將王嵩在隨張憲攻之月餘不能拔飛遣皐行裹三日糧未盡城拔斬嵩悉推功與憲僞齊驅甲士五千薄廬州飛遣徐慶與皐赴援敵人遁城皐遥謂曰牛皐在此爾輩何爲見犯衆鄂然不戰而潰飛分其功以畀慶從平揚么么計窮投水皐赴水縛么金人渝盟皐戰汴許間功最歷轉河南副總管紹興十七年上巳日都統制田師中大會諸將皐遇毒亟歸明日卒或言秦檜使師中毒皐云此憲皐二人之始末也董先史附見張玘傳云成州刺史董先爲制置司

前軍統制玘佐之紹興元年金將高瓊率衆取商
州肅先禦之玘乘銳奔擊明年春偕先繇藍田渡
渭規取長安時劉豫據京師先軍乏食僞降豫不
挈家玘事其夫人如舊豫使人迎其妻先密書報
玘勿遣且述必還意三年春先自僞齊歸玘還兵
柄退就位此先與張玘之始末也其餘諸人並附

岳飛傳云建炎四年兀术攻常州宜興令迎飛移
屯焉益郭吉間飛來遁入湖飛遣王貴傳慶追破
之紹興二年賊黨姚達僥詐逼建昌飛遣王萬徐
慶討擒之二年賊曹成以衆十餘萬守蓬頭嶺飛
破其衆成奔連州飛遣張憲自賀連徐慶自郴道
王貴自桂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兵追成
成走宣撫司降三年春虔吉盜連兵寇掠帝乃專
命飛平之飛受其降授徐慶等方略捕諸郡餘賊
皆破降之餘寇高聚張成犯袁州飛遣王貴平之
秋帝授飛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又改神武後軍
都統制李山吳全吳錫李橫牛皋皆隸焉四年除
飛荆南鄂岳州制置使飛渡江抵鄂州僞將京超
乘城拒飛飛鼓衆而登超投崖死復鄂州遣張憲

曰爾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皋曰爾以騎兵
擊其步卒成夜遁復襄陽進兵鄧州成與金將劉
合孛堇列砦拒飛飛遣王貴張憲掩擊賊衆大潰
五年飛如鼎州揚么方浮舟湖中飛亟遣兵擊之
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投水牛皋擒斬之六年命
飛宣撫河東節制河北路首遣王貴等攻虢州下
之僞齊屯兵冀鹿州飛遣王貴董先等攻破之十
年金人攻拱亳劉錡告急命飛馳援飛遣張憲姚
政赴之又遣王貴牛皋董先楊再興孟邦傑李寶
等分布經略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凡此

皆六人歷次助飛戰功之大略也六人中惟王貴
私事貴龍而從宪不被誘告飛劫以如五人之忠于飛也史有李寶傳玩其文別一河
北人自金拔身從海道來歸者未嘗隸飛麾下歸
朝立功高宗書忠勇李寶四字表其旗幟卒贈檢
校少保恐非從祀之李寶也牛皋封顯文侯據鄭
元祐重建精忠廟在西湖北山岳墓左記亦載此六人牛皋
作輔文侯府志冢墓門又載西湖東山衙有烈文
侯張憲墓棲霞嶺北有輔文侯牛皋墓定香橋有
贈少保忠勇李寶墓觀其系銜不云崇文侯似係
河北歸朝之李寶非崇文侯李寶也又府志祠廟

門引錢塘縣志載昌文侯祠在府學爲本學土地神爲徐文慶文字宋岳武穆王部將有戰功孝宗朝褒崇及其部將遂賜爲昌文侯此是理宗志牒誤作孝宗充太學土神此語更誤後改爲郡學仍奉以祠又有資福廟在江干祀宋烈文侯張憲景定二年追封今稱郡城都土地廟又有張烈文侯祠在東山街口墓所唐皐撰祠記云侯蜀之閬州人武穆愛將或曰其壻也墓與祠在棲霞嶺西去武穆不遠百步許地又有忠烈二侯祠在衆安橋南裘木巷祀宋封繼忠侯岳雲烈文侯張憲武穆死于獄二侯就戮此地里人鄰其窀立祠祀之凡六人之有祠墓可考者如此並附錄備攷碑于勑文年月後列銜名四段其同者曰太保右丞相益國公口道名上沙一字乃賈似道也曰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沙其名一字乃沈炎也曰資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龍榮乃皮龍榮也並据宰輔表餘官多寡不等不悉攷

景定鍾欵

形製高廣悉與淳祐大樂鍾同止一行六字正書

景定甲子新鑄

右景定鍾一器亦於枚景間楷書景定甲子新鑄一行凡六字重九斤其高廣修徑及枚數雲雷之紋皆與淳祐鍾同形製音響亦如之

按甲子爲景定五年此鍾形製雖與淳祐鍾同而其重則較前減十之四鎛之用不一此鍾無大樂編鍾等字不知其何所用也

朱子書易繫辭

碑八石每高六尺八寸八分廣一尺八寸七石各二行行八字行書末一石七行行廿五六字不等篆書在常德府學

經文不錄

朱熹書蔡元定之刻

紫陽先生墨跡原刻在楚常德余既重修彭衙廟爹鐫　先師小影暨　大司寇像余因摹此刻于明倫堂北徙托金石以傳不朽入廟瞻　像登堂睹墨　師模儼然儀形式法是在吾同志口時大明萬曆戊十弋年夏六月吉立知白水縣口西蜀劉夢陽口識　邑人經魁林　氵篆書

考是書在宋乾道間書孔子易繫辭說卦三節凡八碑在明倫堂東壁依堂壁逆行至國朝正統三年戊午歷年二百五十舊刻漫滅知府周鼎重刻刋正順

行教授廬陵　慶有跋王功
右朱文公書易有太極一段蔡元定刻在常德府學
明正德乙亥吉水鄧璞爲嘉定縣儒學教諭復摹勒
于吾色之尊經閣下今移置明倫堂西南向刻手不
精遜原本遠甚海隅士大夫罕見文公書得重刻本
猶珍而祕之子在都門琉璃廠書市得此本葢猶常
德元刻筆法險勁精采四射殊可喜也潛研堂金
大谷山劉芮　石文跋尾

困齋銘
石橫廣三尺三寸五分高三尺五分
十七行行十八字隸書在湖南零陵

方耕道通判武岡甎直而好義臨事不避難力平溪洞
積年之寇一境安靜施及旁郡亡何忌嫉者不欲顯白
其功附勢者又能文致其罪坐獄踰年賴　天恩
深厚姑謫零陵耕道感激脩省思有以報稱於是胡邦
衡名其室曰困齋張欽夫記之耕道又以銘見屬茍何
敢辭銘曰
澤无水困有言不信柔能揜剛樂天弗競豈无人爲抵
此困病拔本塞源遂志致命我觀聖人惟深惟幾三而
陳之窮測萬微或以樂死或以憂生或明而晦或晦而
明春水發源浸浸浮天霜風烈烈艸枯木折六爻升降

吾義則正二體變化吾心則定澤下而谷剛得其中水
上而列惟塞必通嗚呼至哉德輶有倫辯益明窮通寓怨誰謂
困中有此至善

橋亭卜卦硯銘
硯縱廣七寸橫寬四寸五分上橫題橋亭卜卦硯五
字篆書銘二行分左右邊草書背四行程文海銘四
字一行在右下角宋謝侍郎硯大字
一行居中趙元記二行在左並正書

此石吾友也不食而堅語有之人心如石不如石堅誰
似當年採薇不食守義賢也

程文海銘

宋謝侍郎硯

大明永樂丙申七月洪水去橋亭易爲　先生祠招雲橋
地得之　閻後學趙元口口

硯歙材石質堅駁蒼潤益宋謝文節公物也按史稱
公弋陽人寶祐中成進士以江東提刑江西招諭使
知信州元師東下公以兵逆戰於鄱湖坪張孝忠中
流矢死信州不守公變姓名入建寧唐石山轉茶坂
日麻衣躡屨東鄉哭已而賣卜建陽市上一統志載
建陽縣南門外有朝天橋宋紹興中建跨南溪麗水
十三道覆以屋七十三間又云謝疊山祠在縣南朝
天橋合之趙元所識則橋亭信有徵已特公被魏天

昨源遍北行時硯當不及攜遂致淪没永樂間復出於土其後三百餘年不知何時硯亦北來今完好如初向爲天津周明經月東焯所藏月東工詩文善大小篆居城東逆河東岸雍正初偶游城西海潮庵見僧榻下一硯積土甚厚拂拭之知爲謝公物亟以米易歸日摩挲於案夜即抱以寢因以卜硯名其居余與月東善時過其家考古書畫金石必出硯示余乾隆丁卯秋月東染末疾既卧床余數過視仍抱硯見一夕謂余曰君每觀此撫之不忍去諸手是珍之也我死當歸君已已余由農曹之官粤西與月東不復相見庚午夏月東抱硯且死語其孤曰是硯許查子恂叔矣今恂叔官瘴鄉道雖遠言不可食其孤封題寄粤以書述治命余潸然不自知其涕之交頤也是硯自閩之燕之粤往復萬餘千里歷數百載而無少刓損謂非神物護持耶守石直寶祐中舉進士乙科

按宋史傳稱謝枋得字君直寶祐中舉進士乙科除撫州司戸參軍即棄去明年復出試教官兼經年縣丞趙璧重建橋上有謝疊山祠祀宋謝枋得枋得嘗貢卜于此橋上邑人祀之此橋亭小卦硯之可考者也硯銘識云程文海銘宋謝侍郎硯大辦公事坐事謫居興國軍咸淳三年放歸德祐元年知信州二年呂師夔定江東地枋得以兵逆之敗奔信州師夔下安仁進攻信州不守枋得入建寧唐石山寓逆旅中已而賣卜建陽市中有來卜者惟取米牘而已元至元二十三年集賢學士程文海薦宋臣二十二人以枋得爲首辭不起二十五年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欲薦枋得爲功枋得見天祐傲岸不爲禮天祐怒強之而北枋得即日食菜果二十六年四月至京師問謝太后攢所及瀛國公所在再拜慟哭已而病遷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爾吾豈不汝若哉晝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棄於地終不食而死

李道源撰神道碑至元廿六年八月子定之奉柩還廣信明年九月葬其鄉之玉亭龔原門人誄而題之曰文節先生謝公墓又据行實載公四月初一日至燕京初五日死于驛不云在憫忠寺此疊山歷官殉節之大略也橋亭福建通志在建陽縣南朝天橋舊名濯錦明永樂十四年圮于水十七年縣丞趙璧重建橋上有謝疊山祠祀宋謝枋得枋得嘗貢卜于此橋上邑人祀之此橋亭小卦硯之可考者也硯銘識云程文海銘宋謝侍郎硯大明永樂丙申七月洪水去橋亭易爲先生祠扣地

得之閩後學趙元丙申爲永樂十四年與通志合
此銘爲閩人趙元所鐫而云程文海銘宋謝侍郎
硯疊山官止於知信州未嘗爲侍郎其號疊山者
謫居興國軍時謫所有西山層疊因有千載西山
疊疊青之句遂以自號云疊山文集後附明山東
道監察御史李奎褒崇忠節奏詞稱宋忠臣謝枋
得弋陽人弋陽自歷代以來擅道學忠節之名者
獨枋得一人而已枋得妻李氏永樂初已蒙朝廷
登載烈女傳足以垂耀不朽奈枋得祠宇未立封
謚未加後人無所稱仰如蒙准言乞禮部定謚褒

賜仍行原籍有司創立祠宇歲時致祭云云而不
詳是時朝廷准行與否又集後附行實不著撰人
時代姓名有云至元甲申黃華平大赦枋得乃出
得還寓于茶坂設卜肆于建陽驛橋榜曰依齋易
卦小兒曉卒亦知其爲謝侍郎也侍郎之稱蓋始
見于行實朱彝尊日下舊聞引韓襄毅公集載韓
雍請謚宋臣謝枋得疏竊見宋禮部侍郎謝枋得
乞勅禮部翰林院議加贈謚云云是韓雍具疏以
前先有禮部侍郎之官究不知加于何時又引景
泰實錄載景泰七年九月以巡撫江西右僉都御

史韓雍之請事下禮部於是少保大學士陳循等
議按謚法遵德博聞曰文謹身制度曰節請謚曰
文節帝如所議行是文節之謚由於景泰禮臣之
議並不因門人誄題之文皆所未詳也程文海字
鉅夫避武宗廟諱以字行故元史傳名鉅夫傳稱
鉅夫入元授宣武將軍管軍千戶世祖召見嘉之
翰林爲應奉翰林文字進修撰至元二十年加集
賢學士二十三年首陳興建國學乞遣使江南搜
訪遺逸三十年出爲閩海道肅政廉訪使是疊山
之被文海薦在二十三年郎聘書流傳不朽雖鄉

塾童孺皆能誦而習之其被强入都不食而死在
二十五年硯銘皆述疊山不食之事似乎疊山入
都時未嘗攜此硯行卒後流傳人間而鉅夫官閩
海因以銘之據陳太常兆崙詩注稱文海曾任閩
海廉訪使適其時始獲此硯乃爲銘而仍歸之亭
吏則此硯沈埋建陽橋下由亭吏失守所致越百
二十餘年之後因建橋而掘土得之又越三百年
輾轉入於京師爲宛平查氏所得查諱禮字恂叔
號鐵橋宛平縣人得此硯時官粵西太守其後陞
任蜀中終湖南巡撫宦轍萬里恒以自隨海內文

人多作詩其時昶亦有詩紀其事畢秋帆尚書裒詩詞爲上下二卷并摹硯形銘記刻以傳世名卜硯集今恂叔子湖南觀察淳尤護惜之昶得其搨本重疊山忠節故他硯銘皆不錄而獨存此并識之

涿州雲居寺四大部經記

碑高四尺一寸廣二尺五寸共二十五行行五十二字至六十五字不等正書在房山縣

涿州白帶山雲居寺東峯續鐫成四大部經記

殿試進士趙遵仁撰

鄉貢進士王詮書

蓋聞嚴相好具慈悲師天人出生死者　諸佛之願力也開羣迷入聖道薰種性達因緣者諸法之功德也佛之願力既如彼法之功德又若此　佛法之道大矣哉然則三身應現資化以談其眞三學對明惟經以摠其右爲聖凡之宗要濟像末之根本有緣斯格無福靡臻是以周兆不祥化身以之西滅漢警宵夢像教由是東來遂得貝籍靈文時臻於近代就唐譯梵歲出於諸家釋教流通自茲篇盛若乃一軸一藏半偈半言或摸以香檀或書之綃卷尚能獨見苦而滌宿業締上緣而成妙果利益廣大思議其難矧有勸石傳文鑿山開室錄寶軸之妙說藏金口之微言水火不可漂燒風雨不可漬壞以備凌滅傳之無窮窴所謂施最上法盡未來

際者也燕都之有五郡民最饒者涿郡首焉涿郡之有七寺境最勝者雲居占焉焉寺自隋朝所建号自唐代所賜山在郡之西北五十里寺在山之陽掌寺之東望有峯最高故曰東峯峯頂上有石室七焉經佇是室先自我朝太平七年會故樞密直學士韓公諱紹芳知牧是州因從政之暇命從者遊是山前是寺陟是峯暨觀遊閒乃見石室內經碑且多依然藏佇遂召當寺耆秀詢以初迹代去時移細無知者既而於石室閒取出經碑驗名對數得正法念經一部全七十卷計碑二百一十條大湿盤經一部全四十卷計碑一百二十條大花嚴經一部全八十卷計碑二百四十條大般若經五百二十卷計碑一千五百六十條又於左右別得古記云幽州沙門釋淨玩精有學識於隋大業中發心造石經一藏以脩法滅遂於幽州西南白帶山上鑿爲石室以石勒經藏諸室內滿即用石塞戶以鐵鋸之其後雖成其志未滿其願以唐貞觀十三年奄化歸眞門人導公繼焉導公沒有儀公繼焉儀公沒有暹公繼焉暹公沒有法公繼焉法公凡五代焉不絕其志乃知自唐已降不聞繼造　佛之言教將見其廢耶公一省其事嘅然有復興之嘆以具上事奏於　天朝我　聖宗皇

帝銳志武功留心釋典暨聞來奏深快宸衷乃委故瑜伽大師法諱可元提點鐫修勘訛刊謬補缺續新釋文義而復興楚匠廢而復作琬師之志因此繼焉迨及我

興宗皇帝之紹位也孝敬恒專眞空夙悟菲飲食致豐於廟薦賤珠玉惟重其法寶常念經碑數廣匠役程遥藉檀施則歲久難爲費常住則力乏焉辦重熙七年於是出御府錢委官吏佇之歲析輕利俾供書經鐫碑之價仍委郡牧相承提點自茲無分費常住無告藉檀施以時鑿年不暇鐫勒自太平七年至清寧三年中間續鐫造到大般若經八十卷計碑二百四十條以全其部也又鐫寫到大寶積經一部全一百二十卷計碑三百六十條以成四大部數也都揔合經碑二千七百三十條若夫攝九類四生歸眞寂無餘者莫尊於大湿盤大乘頓教方廣眞筌一句之內包法界一毛之中安剎土者莫出於大花嚴破有歸無泯相逐性作衆經之軌蹟爲諸法之元宗者莫歸於大般若求佛智見入佛境界斷纏縛之愛心去執着之妄想者莫如於大寶積如是經典鐫之以石藏之以山四部畢備壯矣哉亦釋門中天祿石渠也噫竹帛殘靈山壞而法不作後數百年熾然興者豈非時有遇而教有緣乎清寧

三年五月十二日大寶積初成郡守簡公諱惟平天子
股肱法門墻塹下車之後以六條布政副　聖上之
倚毗退公之餘惟三寶留誠稟　如來之付囑欣其
遭遇寔謂宿緣乃請召余謂曰四大部經今繕鋟畢見
聞之下幸會攸難願製好辭以爲刊記余弓裘未襲苦
堪居憂又以先父前剖是郡亦於經事私積願誠周任
未遷遽陞奄逝敢以順先父之願遵良牧之請罔愧屏
駑直以爲記大契丹清寧四年三月一日記

安國軍節度邢洺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崇祿大夫
檢校太師左金吾衛上將軍使持節邢州諸軍事邢

州刺史知涿州軍州事無管內巡撿安撫屯田勸農
等使無御史大夫上柱國蘭陵郡開國公食邑三千
二百戶食實封叁伯貳拾戶簡惟平

滎水郡夫人耶律氏

西頭供奉官銀青崇祿大夫撿校國子祭酒無監察
御史雲騎尉男佶

司徒娘子耶律氏

女小娘子三寶奴　孫女興哥

房山縣西南四十里有山曰白帶山生慳題草又曰
慳題山藏石經者千年矣故曰石經山亦曰小西天

云北齊南岳慧思大師慮東土藏教有毀滅時發願
刻石藏閟封岩壑中坐下靜琬法師承師付囑自隋
大業迄唐貞觀大涅槃經成其夜山吼主香樹三十
餘本六月水浮大木千株至山下構雲居寺馬唐明
皇第八妹金仙公主修之洪武二十六年又修之正
統九年又修之山上雷音洞高丈餘四壁刻經四柱
刻像前石有扉維以開閉凡案瓶鑪皆石臺有欄橫
與堂亘堂左洞二右洞三堂下洞二皆經唐及元代
有續刻經目列石幢人傳洞火龍所穿也山下左右
東峪寺西峪寺西峪寺後香樹林香樹生處也夢唐
碑一仁壽元年王臣賡碑一仁壽元年王邵碑五唐
碑一開元十年梁高望碑一開元十五年王大悅碑
一元和四年劉濟碑一景雲二年竇思道碑一太極
元年王利貞碑二遼碑一趙尊仁碑（即此碑也碑作遵仁一天
慶八年沙門志才碑二元碑一至正二年釋法眞碑（帝京景物略）
慳題山椒赭垣聳立曰小西天山下即西峪雲居寺
有塔二在寺北者曰北塔在寺南者曰南塔北塔下
四角有唐時小石塔四旁刻銘頌西北角者爲景雲

二年寗思道書撰人名嵌入壩中不可考西南角者爲太極二年王利貞文無書人名東北角者爲開元十年梁高望書無撰人名東南角者爲開元十五年王大悅撰無書人名燕都游覽志云王大悅撰并書誤也至小西天即石經洞洞覽廣如殿中供石佛四壁皆碑石疊砌門隋靜琬法師所刻佛經也字畫端好有歐褚楷法無一筆殊缺左壁兩層共碑三十六枚右壁三層亦三十六枚後壁三層共四十一枚前門左右壁及門頂共三十三枚總共一百四十六枚刻妙法蓮華等經後壁昏黑燭照始能辨其外又有

八小洞皆石窟鐫閉鎔鉄灌樞自牖欞闥之碑石或卧或立時見一二大洞之右第一洞刻佛說恒水流樹第經第二洞刻陀羅尼集等經大洞之左第一洞刻令生歡喜名無垢等經第二洞刻金剛般若波羅蜜等經其下有石井之左第一洞刻菩薩瓔珞等經第二洞刻摩訶般若波羅蜜等經石井之右爲伽藍殿殿右第一洞刻文殊師利普超三昧等經第二洞刻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等經大洞之左又有心經碑一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碑一伽藍殿後又有名碑數若波羅蜜經

略則云立八年始改統和道宗即位即改清寧清寧之十一年改元咸雍並無咸寧之號東都事略于道宗初年失載清寧此又以咸雍爲咸寧誤矣遼史于太宗紀大同元年稱建國大遼于聖宗紀不載稱大契丹于道宗紀不載復稱大遼頗爲疎漏此碑稱大契丹清寧四年益見東都事略之有據余舊有汪退谷所書唐人題雲居山寺詩三章首爲范陽縣丞吉逾作詩云到此花宮裏觀身火宅中有爲皆是幻何事不成空晚籟鳴寒谷秋山響暮鐘欲歸林下路新月上前峰次爲軒藏偉作詩云不着登山屐捫蘿也

上蘚石梁分鳥道苔逕過雪霓梵宇千花裏秋聲萬
嶺齊周遊興未盡鐘磬度前溪大爲吉駒驗作逾從
子也詩云石室最高峰攀躋到此中白雲連晚翠清
磬度秋風未悟無生理寧知有想空且歸山下寺還
欲問支公汪跋云此三詩今在房山縣石經山全唐
詩未收特爲錄之予既閱石經洞諸碑三詩竟未之
見石井二又大石井一俯視深遠僧云鑿井時以斗
米易斗石始成有志大中六年碑略記鑿井事碑陽
即元和四年涿鹿山石經堂記幽州盧龍節度支度
營田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撿校司徒兼侍

中彭城郡王上柱國劉濟撰又尋觀音洞約三里許
再上即曏經臺唐碑一年月已模糊尋別逕下山游
香樹菴菴在雲居寺左有金泰和二年廣公禪師塔
記還寺至南塔下小石塔一刻大遼涿州涿鹿山雲
居寺續秘藏石經記燬題沙門志才撰後有石經目
錄天慶八年戊戌五月建志才文已載入日下舊聞
惟目錄未載二十一日曉行寺左右蔬圃中于右得
元至正二年釋法願碑帝京景物畧作法正誤于左
得遼統和乙巳王正碑正邑人鄭熙書并篆額碑左
又有大唐涿鹿山雲居寺新鑄記碑刻落殆盡撰人

年月無考查禮燬題上方
山紀遊集

拔白帶山漢書地理志淸河郡有燬題縣顏師古
注燬古莎字雲居寺在白帶山西峪石經在小西
天石洞中四大部者一曰涅槃部一曰華嚴部一
曰般若部一曰寶積部其說查昫叔紀遊集已言
之詳矣碑記云太平七年故樞密直學士韓公諱
紹芳知牧是州暇遊是山見石室經碑且多皆沙
門靜琬於隋大業中所造奏於天朝出御府錢歲
析輕利俾供書經鐫碑之價自太平七年至淸寧
三年績鐫造成四大部數淸寧三年五月十二日

大寶積初成郡守蕭公惟平召余製辭刊記按遼
史傳韓延徽幽州安次人孫紹勳紹芳紹芳重熙
間參知政事加兼侍中出爲廣德軍節度使卒遼
史地理志乾州廣德軍上節度本漢無慮縣地聖
宗統和三年置以奉景宗乾陵傳載紹芳之爲廣
德節度在重熙以後而不載其太平七年知牧是
州郡守蕭惟平史無傳蕭作簫借用字結銜稱崇
祿大夫史百官志不詳官階崇祿之階無攷末載
其男佶之婦爲司徒娘子亦未詳撰者殿試進士
趙遵仁其父前刺是郡亦不知其名史無選舉志

惟於禮志嘉儀下識進士接見儀進士賜等甲勅
儀進士賜章服儀三條而不詳殿試之制遼本紀
聖宗諱隆緒母蕭氏小字燕燕乾寧四年九月癸
丑即位統和元年六月甲午上皇太后尊號曰承
天皇太后群臣上皇帝尊號曰天輔皇帝與東都
事畧合

暘臺山清水院藏經記

褒本高廣行字皆不計
正書在京師大覺寺

暘臺山清水院創造藏經記

燕京天王寺文英大德賜紫沙門志延撰

鄉貢進士李克忠書

暘臺山者薊壤之名峯清水院者幽都之勝槩山之名
傳諸前古院之興止於近代將構勝緣旋逢信士今優
婆塞南陽鄧公從貴善根生得淨行日嚴咸雍四年三
月拾錢三十萬葺諸僧舍又五十萬募同志印大藏經
凡五百七十九帙創內外藏而會措之藏事既周求爲
之記聊叙勝因俾信來裔

咸雍四年歲次戊申三月癸酉朔四日丙子記

燕京右街檢校太保大卿沙門覺苑

通天門外供御石匠曺辯鐫

拔清水院在京城西七十里距　圓明園三十餘
里庇平縣所屬山半有泉下注如垂紳玉山麓則
有龍潭以瀦之山側有鸕鷀谷見明王嘉謨蔔邱
集今無攷矣清水院之額始于遼而沿于金帝京
景物畧載金章宗有八院此其一也後易名靈泉
明宣宗宣德三年建寺更額大覺今仍之寺中穹
碑易見者惟明碑兩面刻宣宗英宗御製文此碑
在寺內龍王堂遊蹟所不到故傳搨絕少乾隆戊
戌九月二十七日昶從寒蕪落葉堆中搜得之摩
挲雒誦回環數四因歎北方石刻可証遼金史者
甚夥惜無好事者搜抉出之也碑額書奉爲太后
皇帝萬壽大王千秋皇帝卽道宗太后卽道宗母
仁懿皇后蕭氏也遼史傳蕭氏小字撻里興宗后
道宗卽位尊爲皇太后清寧二年上尊號曰慈懿
仁和文惠孝敬廣愛宗天皇太后大皇太后者遼百官
志初名夷離堇太宗會同二年改稱大王有南北
二院皆分掌部族軍民之政謂之知大王事道宗
紀咸雍二年三月以東北路詳穩耶律韓福奴爲
北院大王三年十二月以東北路詳穩高八爲南
院大王以臆度之燕京當爲南院所屬所稱大王

或即高八也碑云暘臺山者薊壤之名峯清水院者幽都之勝槩薊壤即薊縣唐建中二年析薊縣置幽都縣遼開泰元年改幽都爲宛平碑蓋從今稱也遼地理志玉河縣本泉山地劉仁恭於大安山創宮觀師煉丹羽化之術于方士王若訥因割薊縣分置以供給之在京西四十里遼之薊縣改名析津今爲大興遼之玉河析宛平地置而云割薊縣者當由兩縣犬牙相錯之地也志明云在京西今之順天府遼爲南京析津府遼言京西正與今同則清水院似在玉河縣地今山左右尙有南安窠北安窠之名或即遼志所謂大安山之南北也鄧從貴爲南安窠村人所居近清水院也檢幾輔通志建置沿革不載玉河山川內不載暘臺山朱氏日下舊聞亦不載志延藏經記皆失之疎畧因詳識之碑末沙門覺苑結銜稱檢校太保大卿大卿之稱金百官志無攷

行滿寺尼惠照建陁羅尼幢并記

幢高六尺六寸八面其第一第三第五第七四面面廣九寸七分或九寸八分餘四面廣六寸八分或六寸九分除寀後一面四行皆刻人名不算外共計大字二十九行行三十一字正書在京師

唐開元三朝灌頂國師和尙□□□□□□開府儀同□□□□貝邑三千戶食實封三百戶□□□□□□□□□□□□寺三藏沙門□□譯

佛說佛頂尊勝陁羅尼咒　文不錄

觀自在菩薩如意輪陁羅尼咒　文不錄

法念相眞言　文不錄

大吉祥大輿一切順陁羅尼咒　文不錄

受戒弟子優婆塞范陽王□□製文

憲尊莫尊于　師長重若重于　君親義本在三思無與二況　華昨承　法雨潤未離身俱想　戒雷聲猶在耳痛舊山而忽隱　毫相驚新塔而已外下救淚庵前求　道癡迷明則梁木其壞思　法息之報則昊天罔極其不可已當如之何迺建妙幢上利帝印託難思之句義變無盡之光明穢增　聖道之緣兼塞妄情之戀願於北地開　天眼以照臨不捨下根運　神力而加被用將信手直至道場期此消塵少報萬一

維大康元年歲次乙卯七月辛酉朔二十四日甲申庚時建

門人傳三□戒□法大德講經論賜紫沙門裕□

講經律論沙門裕景　講經律論沙門裕英
□□大德講經律論沙門裕□　□□大德講論賜
紫沙門裕□　業論沙門裕□　裕□　裕世　裕顯　裕悳　裕淨　裕正　裕
裕□　裕徵
□□□□□□□□□□□□□□□□上座□行大德沙門
□□
建幢施主行滿寺講經律論尼惠照　悟寂院傳大
教尼志覺　趙文保　妻張氏　男士林　士章
士英　出家男□□男□式孫男稅金奴孫女師
□□　娘□女　□□□□氏　□□王氏　何惟□
妻張氏　男何年　新婦□氏　孫蓮兒
涿州博陵郡石匠邵文景成造

按此幢前刻佛頂尊勝陁羅尼咒次刻如意輪陁
羅尼咒次刻大吉祥大典一切順陁羅尼咒後列
范陽王□□記沙其名又列沙門等名內裕淨裕
正裕世裕顯裕轉裕振裕權裕徵名與下幢同此
幢大德講論賜紫沙門沙其名當是裕仁裕正下
沙二人名當是裕祥裕諦並據下幢證之記內氈
依當即勝依借用字求道塵泛明當是求道塵之

明別體字
京西戒壇寺陁羅尼幢并記
幢高六尺二寸五分八面其第一第三第五面面廣
八寸九分各五行第二第六面廣六寸七分各四行以上其二十七行行皆三十七
字其七面廣九寸四分第八面廣六寸六分此二面一八行一六行刻沙門及邑人姓名字數每行
五十八至九十五不等正書記行書在京師
唐開元三朝灌頂法師和尚三藏沙門　奉詔譯
聖千手千眼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
心寄言文不錄
佛說寶篋印眞言文不錄
於戲道尊德貴自古而然生榮死哀□□能致惟感
人之深者則報禮之重焉伏自　我故壇主大師能
事既周化緣忽盡四生孺慕號咷如喪於所天七衆
心摧擗踊疑無於厚地雖寶棺備禮□靳送終尚增
難捨之哀莫抑無窮之戀遂當遺塔前建勝幢仰憑
佛印之大威上荅　慈雲之巨蔭庶茲塵影俱變
光明嚴因地而速見法身滿果海而長爲佛事今德
滋等共思追遠所集至微豈能必報深恩聊用表其
誠意
維大康三季歲次丁巳三月辛亥朔十四日甲子坤
時建

奉爲　故壇主崇祿大夫守司空傳菩薩戒大師特
建法幢記　門人傳戒大師講經律論賜紫沙門裕
經　三學寺經法師詮圓大德講經律論賜紫沙門裕貴
□□大德講經律論賜紫沙門裕林　淨戒大德
講經律論沙門裕文　通淨大德講經律論賜紫沙
門裕仁　講經律論賜紫沙門裕和　業論沙門裕淨
裕正　裕祥　裕諦　裕世　裕顯　裕轉　裕振
裕權　裕□　裕徵
寺主□□大德講經律論賜紫沙門裕依　當寺圓
通大德賜紫沙門裕住

崇國寺大塊率邑　邑人前管內左街僧錄淨慧大
師賜紫沙門裕方　邑人前東京管內僧錄詮論大
師賜紫沙門裕企　邑人提點張□恒　邑長康德
從　邑證石王　邑錄那文正
邑人陳□正　邑人□從□　邑人□
景　邑人楊士□　邑人□□　邑人□貴　邑人
□從諒　邑人王惟□□　□勾當邑人□□
邑人高詮
邑人判官陳□□　邑人□□　邑人楊□　邑人
范□　邑人□□□　邑人馬□　邑人李□□

邑人劉□　邑人平□　邑人陳□　邑人王□
邑人孫□　邑人張肇　邑人張珪　邑人賈□
邑人孫文式
邑人王□□　邑人李□　邑人周□　邑人賈□
□　邑人齊□　邑人張□□　邑人□□□　邑
人趙□□　邑人揚□　邑人李□　邑人郝□
□　邑人劉□□　邑人魏□□　邑人吳延□
邑人劉守素　邑人劉化　邑人高文智　邑人劉
俊　邑人郭善
邑人王　邑人郭□　邑人石□　邑人李□
邑人劉□　邑人張文□　邑人張
□□　邑人李□　邑人李□　邑人孫惟幸　邑
人張□□　邑人張□□　邑人張□□　邑人李
諫　邑人劉□　邑人李從一　邑人王守□　邑
人段德
邑人劉□□　邑人趙□　邑人王□　邑人陳□
邑人朱□　邑人劉□　邑人村□　邑人田□□
邑人李□　邑人鄭□　邑人馬□　邑人傅文
□　邑人賀從令　邑人孟日辛　邑人王亨　邑
人曹德方　邑人胡德義　邑人郭德　邑人李文

秀
邑人王口　邑人王口　邑人李口　邑人王元
邑人齊口　邑人齊口　邑人梁口　邑人張口
邑人王口口　邑人孫口　邑人董口口　邑人李
口　邑人大口寧　邑人李口口　邑人齊口口
邑人口昇　邑人郝善　邑人口惟進　邑人李簫
方
邑人口口　邑人口口　邑人口口　邑人田口
邑人王口口　邑人陳口　邑人趙口口　邑人劉
口　邑人口維正　邑人陳口口　邑人劉文口

邑人魏慶　邑人王口口　邑人曹口口　邑人齊
口口　邑人李從正　邑人李用　邑人楊從正
成洙口子人張德正歸口
邑人故邑長王口口　邑人故舉事高口口　邑人
喬口口　邑人業鄉貢進士口口　邑人成守口
邑人口口　邑人遵德均　邑人馮口　邑人韓口
邑人口口　邑人張口　邑人劉進　邑人陳口　邑人康口
口　口口
書幢文人三司書表康口

按此幢前刻大悲心帝言次刻寶篋印眞言文出與今本多不同後記不詳撰者何人記稱幢爲故壇主大師而作壇主結衛但曰崇祿大夫守司空傳菩薩戒大師而不詳其名號後列門人寺主等十九人內裕淨裕正裕世裕顯裕轉裕振裕權裕徵名與隨羅尼幢同又列邑人道俗一百四十二人書幢人康口一人幢建於大康三年大康爲道宗紀元下署甲子坤時建坤時疑卽申時或當時書體多借用字此蓋借坤爲申也然隨羅尼幢署甲申庚時建則用幹不用支此幢之建與前蔽隔三年似同一例不應作申殊不可臆斷

天水嚴甫書

憫忠寺石函題名

石函共四面橫廣二尺九寸高二尺五寸統計七十四行字數二十至三十一不等正書在大興縣

大遼燕京大憫忠寺紫褐師德大衆等

故燕京管內僧錄崇祿大夫守司徒慈智大師賜紫沙門覺晟

故燕京管內僧錄崇祿大夫守司徒聰辯大師賜紫沙門善製

口燕京管內左右街僧錄提點宏法竹林揔覺大師賜紫沙門惟道

□□燕京管內左街僧錄判官寶集講主覺智大師賜紫沙門文傑
華嚴講主通法大德賜紫沙門蘊□
講神變□辯慧大德賜紫沙門蘊潛
講經論文範大德賜紫沙門義徹
講經論演奧大德賜紫沙門義霑
講經論慈智大德賜紫沙門惟軫
講經詮微大德賜紫沙門義融
前校勘法師證教大德賜紫沙門蘊寂
三學論主辯正大德義景
寺主兼寶塔主沙門溥滋
尚座沙門惟常
都維那沙門智印
闍主沙門文瑩
闍主沙門道義
殿主沙門智揀
藏主法藏大德文該
太子殿主沙門省緣
東塔主沙門善祥
西塔主沙門遵潤

□□　□□　□□　栖及　崇泉　允的　思雨
廣深　惟顗　歸仁　□□　道存　昭信　允祥
志操　淨慧大德悟景　義樞　法才　思行　道□
仁峭　善超　智行大德惟超　崇忍　文瞬　文式
崇均　智敏　□□　□□　法興　文存　從福
瓊滋　道選　志深　文瞻　覺忍　□□大德文惠
惟瞻　嚴護大德文峭　善通　道遠　義琛　智矩
溥津　□□　思悟　法實　義辛　覺恒　志倫
文迪　文定　善崇　寧進　□惠　思澄　思整
志倫　文照　文倫　法詮　惟換　從因　文思
□表　瓊殷　崇秘　智遠　行奇　道辛　文偲
文抱　文寂　惟曉　□揩　善堪　惟謙　文暉
文賾　師遵　法昧　令宿　抱提大德元操梵書
□□　蘊銳　鮮祐　德俊　戒懿　義表　法遵
圓興　仁英　文儔　□祥　悟□　文安　瓊積
方敬　思岐　蘊肅　道祥　蘊奇　蘊碧　凝元
智遍　文勢　文迥　紹極　師戒　善壇　法舟
賢初　法干　□因　智禎　善覲　法信　善巧
義潛　崇諦　行寂　方智　方諫　師哲　思儉
□□　□□　道瓊　義竦　文偉　□□　□□

瓊白　口口　文俏　惠愷　法照　義聰　方允
令祥　運舟　行蘊　方温　口口　文遜　義卞
運初　文鮮　遵裕　文聘　義啟　圓述　義稽
口琮　文儇　道泉　悟了　道涓　道殊　了并
道暹　融侶　圓瓊　口口　法口　義存　悟元
圓坳　裕達　智燈　文昱　方迥　文諦　口口
思非　圓徹　義存　溥濶　道奇　從訓　圓易
戒企　文脩　師口　諦延　行確　思齊　文直
方運　義澄　道永　方省　弃塵　口口　鮮曠
令宵　義敷　圓投　文端　蘊迪　師偉　思宏
道逾　口瓊　諦達　智淵　方忖　義貞　云敷
了名　師延　戒琮　圓琛　覺戒　善安　士謹
令珪　義泉　道炳　圓琛　覺戒　善安　士謹
口口　遵儀　了忠　省謙　惠瑕　思惠　蘊穆
圓謎　義宣　圓性　口口　方桂　圓心　口煜
悟直　文演　義澄　融徹　裕著　融性　口口
文儼　志殊　圓蓋　言遜　義達　智照大德蘊字
義性　義賢　口口　道如　圓仝　裕勲　圓煜
圓成　圓幽　鮮景　恒殊　文廣　口口　圓深
瓊暘　圓翌　義深　崇彥　覺性　勗彥　師訓

恵沖　口口　裕遍　師證　令矩　師賢　悟傅
宗正　鮮凝　圓智　悟圓　口口　口口　方戒
行灌　行本　省徹　師暎　瓊潤　融鮮
口口　智如　融抱　圓英　口口　口口　智頴
融智　行蓮　鮮詠　口口　融鮮　圓吉　蘊如
詮口　口口　口口　詮膚　行果　圓求　口口
圓修　義俊　善昱　惠雲　義口　智幽　義元
蘊謙　行彝　口口　志裕　義隆　行充　裕貞
即均　志固　義沖　融口　方榮　口口　圓相
運慈　道沖　遵止　志誠　覺沖　義窺　道口

瓊行
口口口勤口共二百四十人內六十人講流
誦法華經一百三十人
故蓋問都作頭右承制銀青崇祿大夫兼監察御史
武騎尉康日永
蓋殿寶塔都作頭右承制銀青崇祿大夫兼監察御
史武騎尉姪敬
前閤主法資
舍利一十二粒銀鵲餅內圓性
新添佛事諸物等

小金餅一崇國寺樞大師施
銀觀音菩薩一尊當寺通法大師施弁諸餘口物有
碼子
銀塔一坐當寺竦座主施
玉錢一韓家小娘子施
銀淨瓶一內有舍利九粒　銀錢一　火鏡兒一
火珠一　珠子藥袋一已上物千齡院尼寺主守因
施
金結裘一　勃海珠子兩个　珊瑚一　玻璃一
水晶垂頭一　花銀錢二　玉羊兒一　玉猧兒一

玉夾板墜子一副　玉墜子一　玉弼口一　銅
猧兒一　銀釵子一　玉匣兒一　銀餅一　龍腳
兩斤　舍利五百粒在藥玉餅內　鈆石淨餅一
鈆石匙筯一　小金剛子數珠一串上有珠子一十
五个玉錢一　金楞手滴子一對尼雲開施
口合一內有舍利一百餘粒仙露寺尼歸正施
當寺道謙施裘餅一內舍利伍粒
制置同知夫人施銀筒子一內舍利三十粒
閣殿砌匠作頭蔡惟亨　世千
太原王惟約刻

悯忠寺內戒壇前有遼幢一乃爲寺尼鳳福刻者幢
後置有石函一函四周刻字首行標題大遼燕京大
悯忠寺紫褐師德大衆等次書覺晟等四人以下駢
書諸僧名凡三百七十人又書康日永等三人天水
嚴甫壽太原王惟約刻最後刻布施諸物石函不記
年號相傳爲藏舍利用者其舍利等則不可考矣欽
定日下舊聞考

按石函題名不紀年號題稱大遼燕京大悯忠寺
前有賜紫沙門善製與下碑舍利函記之功德主
同名下碑爲大安十年則此碑當與同時矣題稱

紫衣爲紫褐耶見此碑其僧職有曰懺悔師鈔主
有曰懺悔主亦他碑所未見後列職官二人曰葢
閣都作頭曰葢殿寶塔都作頭似係修寺時權宜
設置之官也石函多紀施舍利之事其藏器有銀
鵲餅小金餅銀淨瓶藥玉瓶鈆石淨餅銀筒子其
增飾諸器者有玉錢銀錢花銀錢火鏡火珠勃海
珠瑠璃玻璃金結裘水晶垂頭玉羊王猧玉墜子
玉弼銅狗銀釵玉匣龍腦鈆石匙筯此外有銀觀
音菩薩一尊銀塔一坐小金剛子數珠一串金楞
玉滴子一對麥似與珠通用垂頭似與墜頭通用

猶字見韻會本作狗字鍮石見玉篇鍮石似金格古要論云自然銅之精也据此所紀想見當時物力饒裕故所施之美麗如此

憫忠寺舍利函記

石高廣俱二尺五寸十七字正書在京師憫忠寺

燕京大憫忠寺觀音菩薩地官舍利函記

門人義中書

恭聞應物爲現利樂無窮者大聖觀音有感克從功德叵測者靈蹤舍利金言所載寶牒攸存善製肇糺巨社會萬人金玉之資欲滿宿心塑百尺水月之像將圓寶

相先實地宮化檀那近百千家獲舍利餘一萬粒封以金匱貯以石函圖淨瑩然寔爲神異所冀光徹無間之獄福洽有頂之天良因不虛巨利斯在上願

我國家二儀齊於聖壽兩耀等於文明三寶長隆四方永肅八難除一十四種之怖畏四生見三十二應之威神獲圓通之法門願大作於佛事

大安十年歲次甲戌閏四月辛未朔二十二日壬辰

甲時

功德主燕京管內左右街都僧錄崇祿大夫檢校太師行鴻臚卿聰辯大師賜紫沙門善製

帝京景物略云寺中一碑下半斷裂可讀者其上段字有燕京大憫忠寺觀音地官舍利函記金大安十年沙門善製按是碑文字悉完未嘗斷裂末云大安十年歲次甲戌閏四月辛未朔二十二日壬辰申時功德主燕京管內左右街都僧錄崇錄大夫檢校太師行鴻臚卿聰辯大師賜紫沙門善製門人義中書日下舊聞

碑所稱大安十年乃遼道宗年號帝京景物畧目爲金時物蓋金衛紹王亦改元大安因致誤耳考金衛紹王稱大安者祇三年此云十年可知其非金大安矣其撰文之僧名又見前所載遼時石函上蓋同時

物也　下舊聞考欽定日

涿州雲居寺續秘藏石經塔記

幢約高五尺八面面廣八寸七分至九分不等前四面皆五行行卅四字後三面皆七行行四十字其第五面六行二行屬前四行屬後正書在房山縣

大遼涿州涿鹿山雲居寺續秘藏石經塔記

燕題沙門志才撰

古之碑者用木爲之乃葬祭饗聘之際所植一大木而字从石者取其堅而久也後人銘功其上不忍去之自秦漢已降生而有功德政事者亦碑之欲圖不朽易之

以石雖失其本從來所尚不可廢焉噫秦苻書後聖人經典多刻貞石亦類碑而已矣且　浮圖經教來自西國梵文貝葉此譯華言盡書竹帛或邪見而毀滅或灑水而漂溺或兵火而焚燒或時久而蠹爛孰更印度求請與由是教壞理隱行亾果窘群生蠢蠢盡陷苦塗實可悲夫　有隋沙門靜琬深慮此事屬志發願於大業季中至泜鹿山以大藏經刻於貞珉藏諸山窻大廟不終而掩化門人導公儀公遵公法公師資相踵五代造經亦未滿師願至　大遼圓公法師奏

聞聖宗皇帝賜普度壇利錢續而又造次

興宗皇帝賜錢又造相國楊公遵勗梁公穎奏

聞道宗皇帝賜錢造經四十七帙通前上石共計一百八十七帙已厝東峯七石室內見今大藏仍未及半有故上人通理大師繩林秀出名實俱高教風一扇草偃八宏其餘德業具載質峯本寺遺行碑中師因游玆山寓宿其寺嘅石經未圓有續造之念興無緣慈爲不請友至大安九季正月一日遂於玆寺開放戒壇仕庶道俗入山受戒巨以敷知海會之衆孰敢評之師之化緣寔亦次之方盡暮春始得終罷所獲施錢乃萬餘鏹付門人見右街僧錄通慧圓照大師善定校勘刻石

石類印板背面俱用鐫經兩紙至大安十年錢已費盡功且權止碑四千八十片經四千四帙題名目錄具列如左未知後代更更繼之又有門人講經沙門善銳念

先師遊風不能續扇經碑未藏或有殘壞遂與定師共議募功至天慶七年於寺內西南隅穿地爲穴

道宗皇帝所辦石經小碑四千八十片皆藏瘞地穴之內上築臺所辦石經大碑一百八十片通理大師砌甃建石塔一坐刻文摽記知經所在沓蘇州重塵寺法華院石墜經請白業天撰碑有水火不能燒漂風日不能搖消等文乃圖手大才今命余作記口合抱慙閤筆奈是善緣勉而直書

通理大師所辦石經小碑四千八十片經四千四帙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十卷詩一帙　菩薩地持經十卷賢一帙　淨業障經一卷剋一帙　優婆塞戒經七卷梵網經二卷受十口戒經一卷念一帙　菩薩瓔珞本業經二卷佛藏經四卷菩薩善戒經一卷作一帙　菩薩內戒經一卷優口塞五戒威儀經一卷大乘三聚懺悔經一卷菩薩五法懺悔文一卷菩薩藏經一卷三曼陁羅菩薩經一卷菩薩受齋經一卷舍利弗悔過經一卷文殊悔

過經一卷法律三昧經一卷十善業道經一卷聖
大智度論一百卷十帙德建名立形端表正空谷十
地經論十二卷傳一帙　弥勒菩薩所問經論五卷大乘
寶積經論四卷寶髻菩薩四法經論一卷聲一帙　佛地
經論七卷金剛般若波羅
蜜經論二卷虛一帙　金剛般若波羅
審經破取著不壞假名論一卷文殊師利菩薩問菩提
經論二卷堂一帙　勝思惟梵天所問經論四卷涅盤論
一卷涅盤經本有今無偈論一卷遺教經論一卷三具
足經論一卷無量壽經論一卷轉法輪經論一卷習一帙
瑜伽師地論一百卷十帙　聰禰因惡積福緣善慶

尺　顯揚聖教論二十卷辟非二帙　瑜伽師地論釋一
卷顯揚聖教論頌一卷王法正理論一卷大乘阿毗達
磨集論七卷寶一帙　大乘阿毗達磨雜集論十六卷中
論四卷寸陰二帙　般若燈論釋十五卷十二門論一卷
十八空論一卷百論二卷廣百論本一卷是競二帙　大
乘廣百釋論十卷資一帙　成唯識論十卷盡一帙　大丈
夫論二卷入大乘論二卷大乘掌珍論二卷大乘五蘊
論一卷大乘廣五蘊論一卷大乘起信論一卷寶行王
正論一卷命一帙　摩訶衍論十卷寧一帙　大乘本生心
地觀經八卷壁一帙　大乘理趣六波羅蜜經十卷杜一帙

佛說妙法決定業障經碑一庁　瑜伽師地論釋一
名經碑一庁　見在賢劫千佛名經碑一庁　未來星宿劫千佛
天慶八年戊弋朔五月戊午十七日戊弋甲寅時建
燕臺沙門惟和書

夫見古之墓壙得銘石者其石温潤其字分朗今經碑
穿地穴秘藏者歷久固不毀者也　沙門志德鐫

富寺首座沙門志珂　寺主講論沙門志慈
尚座講經沙門善相　都和講經沙門志興

按此石經塔記即帝京景物畧所載天慶八年沙

門志才碑是也記稱雲居寺石經遼時聖宗與宗
皆賜錢續造至是則道宗又賜錢造之而猶未圓
至大安九年十年兩次鐫經凡碑四千八十片經
四十四帙後列歷次辦經目錄每十卷爲一帙皆
標千字文爲號與今大藏同例碑建於天慶八年
戊戌朔五月戊午十七日戊申寅時天慶爲天
祚紀元距遼之亡僅七年耳戊缺筆作弋六朝書
體如此天慶八年爲戊戌歲此云戊戌朔意不可
曉五月戊午不加朔字乃月建也下云十七日戊
戌甲寅時戊戌是日推其朔乃壬午不用朔而用

建又一例也

慈悲菴大德幢記

幢高五尺二寸八面各廣六寸二分四行每行
字數三十七八九不等正書在京師黑窰廠

故慈智大德佛頂尊勝大悲隨羅尼幢

唐開元三朝灌頂國師和尚特進試鴻臚卿開府儀
同三司肅國公食邑三千戶實封三百戶贈司空謚
大辨正大廣智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奉　詔譯
講律論比丘德巒書

咒不錄

大遼燕京大憫忠寺故慈智大德幢記

師諱惟眼俗姓魏氏渤海人也少歲乳惘忠寺守
淨上人落髮誦白蓮經選恩得度師志在雜花行依四
分其他典論有口力遍後因遊方止于上都刖創精藍
掛錫而住大安九年會門人覺智大師詔赴　闕庭因
遑　鼡驀乃特賜紫衣慈智之號壽昌四年二月九日
因疾奄化于歸口講院至五年四月十三日葬于京東
先師塋側師行也以精進心口不退輸以勇健力挽無
畏敲講說群經口口口口講雜花曾一百遍儀筑所攝
惠用所誘貴高增慢同不欽伏其威重如是心行禪身
持律起居動息皆有常節雖牙寒隆暑風雨黑夜礼佛

誦經手不釋卷四十餘年凡十二時未嘗闕一其精進
如是師既疾悉四大將壞無戀着念無猒離想門弟子
備藥數四師報之云色身終壞烏用是爲言故怡然就
化其了悟如是臨終之日暴風忽起晝如暗夜對面莫
覩洎師遷遊俄然乃止門人仰師之德感師之恩盡盡
悱於其下樹幡幢於其上欲存不朽以示將來時壽昌
五年歲次己卯四月十三日乙時記
門人泰元沙門文偉
門人泰元沙門文偉　法孫五人同心　同企
國成　國翌　國欽

按此幢前刻大悲陀羅尼咒比邱德麟書後刻幢記不著撰者何人蓋為其師惟慤作也記云惟慤俗姓田陽人遼史地理志渤陰縣屬南京析津府本漢泉山之霍村鎮田陽地名無攷記作於道宗壽隆五年己卯歲碑云壽昌者即壽隆也碑署年月下云四月十三日乙時不用支而用幹與戒壇寺陁羅尼幢同皆當時書碑之一例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三終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湻

金一

慈悲菴石幢

幢高一尺八寸四面各廣五寸一面四行行十二字一面五行行十八九字不等正書在京師黑窰廠

觀音菩薩甘露陁羅尼文不錄

智炬如來心破地獄陁羅尼文不錄

淨法界陁羅尼文不錄

諦甘

天會九年□□□

慈悲菴在黑窰廠菴西偏即陶然亭也慈悲菴康熙二年重修侍讀北平田種玉碑謂創於元治於明則招提勝境由來舊矣菴北院內有遼壽昌五年陁羅尼幢又庭前有金天會九年四月石幢四面各鏤佛像其三隅文刻咒文皆用西域梵書而標以漢字惟一隅漫漶僅辨年月下欽定日舊闕考

皇弟都統經略郎君行記

碑高一丈八尺廣八尺三寸記在碑之中女直書凡行譯正書六行行二十三字額題大金皇弟都統經略郎君行記十二字篆書在杭州

欠山第雙方硎鉒斧刱製契林舛劬哭火口槭
契斐契楚契贺契傑契蚜契傑契鉒汾
滌悅禁答之雕神鬻答仅物鑿殊鬻答慶毛碉鈔
矢領答毛丞鈔史鬻史舛鬻毛邪毛史蓍
舛鉒鈔鈔鈔赤鬻毛鈔

譯文

大金皇弟都統經略郎君樹呂疆場無事獵于梁山之
陽至唐乾陵殿廡頹然一無所睹爰命有司鳩工修飾
今復謁陵下繪像一新廻廊四起不勝欣然與醴陽太

守酣飲而歸時天會十二年歲次甲寅仲冬十有四日

倘書職方郎中黃懋期

宥州刺史王主从行奉　命題

右譯前言

郎君稱皇弟無姓名天會十二年記當爲太宗之弟

按金史世祖子十一人自康宗太祖太宗而外倘八
人未知誰是碑一字不能辨盞女直字如是王元美
所錄明王慎德四夷咸賓八字正與此同法而此凡
一百五字后有譯書漢字字刻乾陵無字碑上石墨
此刻乾陵無字碑上敍天會九年金以陝西地賜齊
則其時地猶屬劉豫劉豫帝齊惟挺懶宋史作挺揆　以左
監軍鎮撫之挺懶穆宗子也爲太宗之弟文稱皇弟
而不著名合之史當即挺懶無疑　陽中金石記
石記文稱皇弟都統經畧郎君而不署名金石家或
以宗輔當之然宗輔乃太祖之子太宗之姪碑刻於
太宗時不當稱皇弟也或以挺懶當之攷金史紀傳
其時挺懶又不在陝西子謂此郎君蓋撒离喝也撒
离喝本金之宗室又爲世祖養子則與太宗爲昆弟
行宜有皇弟之稱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云紹
興元年即金天會九年十月宗弼爲吳玠所敗自河東還燕

山左副元帥宗維即粘罕也金史作宗翰　酋宗弼在軍中更以
副統撒离局與撒离喝同　爲陝西經畧使此云都統經畧正
與繫年錄合蓋由副統遷都統也繫年錄又云婁宿
引兵來犯吳玠擊敗之撒离喝本有郎君之稱矣金史本傳不
啻哭郎君是撒离喝本有郎君之稱矣金史本傳不
載除都統經畧使殊爲闕漏當依繫年錄及石刻補
之撒离喝今譯改爲薩甲干云　玉堂金石文跋尾
按此碑前爲女直書後有譯文女直書則無傳者
僅見此碑因摹錄之據譯文云獵于梁山之下至
唐乾陵乾陵乃唐高宗陵也長安志在奉天縣內

北五里梁山鄉丈八青仁埡子三村界周八十里有于闐國所進無字碑此記即刻于無字碑上奉天縣者唐書地理志文明元年析醴泉始平好時武功邠州之永壽五縣置以奉乾陵梁山即乾陵所在在乾州北十里奉天縣北五里奉天縣至元元年省入州後即爲州治乾州志稱梁山高三百七十四丈周九里廣二里正南兩峯並時直北一峯最高與九嵕五峯太白終南遙拱爲一州大觀孟子太王去邠踰梁山史記秦始皇三十五年幸梁山宮皆即此梁山與禹貢治梁及岐毛詩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是也梁山自別彼梁山在雍州即今同州府韓城縣登前人已辨之矣皇弟不著名潛研跋考定爲撤離喝其語甚蔑金史太宗紀天會十二年二月丁酉撤離喝敗宋吳玠軍于固鎮碑即以是年仲冬獲梁山竭乾陵而記其事正相合矣然潛研謂撤離局有啼哭郎君之稱可據以證碑之稱郎君宋史吳璘傳金又有鵰眼郎君以三千騎衝吳璘爲璘所敗事在宋紹興十年爲金熙宗天眷三年要之郎君乃金人貴臣之稱詎不獨撤離喝爲然

碑不連額高一丈二尺廣四尺八寸行六十二字正書篆額在沂州府城普照寺

中口口倘撰

集唐柳公權書

伊川口口睟篆額

理邪之佛祠在郡治者凡六區其五爲毗尼其一爲禪舸今普照是也當子口之西南有口臺鬱然出於城閈墓之西復有廢池流潦口焉者昔相傳臺曰壘書池曰擇筆其地蓋東晉右將軍王羲之逸少故宅也昔晉祚中缺元帝渡河臨沂諸王去亂南遷乃捨宅爲梵寺世紀緜邈眞僞莫考往歲嘗得斷碑於土中字雖漫滅尚

髣髴可讀按招提復興之代實自後趙至有唐孝明皇帝即位之九年始賜額曰開元宋崇寧初輔臣建言請詔天下每郡擇口口寺一更爲禪林遇皇上誕弥之月爲祈延景命之地制從之郡以開元應選自是改稱天寧萬壽禪寺遂廢齊居攝專用苛政理國知衆不附尤狹中多忌凡將屠老子之居冀日所嚴奉以祈福者一切口革遂易天寧之殿榜以普照開元遺址因古臺爲基下偪閤閣棟宇偏口口壯中所當有者皆廢缺未備不稱寶坊之制歲在丁亥妙濟禪師覺海始來住持入院之四年乃議改作衆懼難成姑欲因陋經始之初

異論口起拱手旁觀待其自敗師志先定屹如山立終
不可搖時泰國上將軍渤海高公名和式適守是邦與
師昔於過去劫在無量佛所曾植宿因至是機緣會遇
針芥相投公命首墮雉堞以達蔽阻又架石爲梁跨望
月湖南臨廣路於指顧間已盡闢泯臨爲空曠之境矣
復名百工授以成規自當陽聖位亥及方丈下逮僧寮
所偃息皆標立區所期盡新之益出資力往給經費且
示苦忍降伏偷憍奮鍾斤斧所嚮輒以身先於是郡人
感其誠莫不風靡遠方檀施亦破慳捨墮助作大緣憧
憧往來相踵於路以故貲用饒益魔尒其便寒暑未幾

悉滿初頲師又於大雄殿之北創立廣夏聚竺土所傳
調御所說五千四十八卷之經爲大轉輪藏發機於地
棲匰於輪鏤此岸旃檀諸香口須彌山及阿耨池八方
龍鬼出於光際各持金莖視護法相諸天質宮弥擾其
上一一天宮有諸寶欄楯一一欄楯有諸寶天女執妙
音樂歌舞讚佛復有無數化身如來坐師子座爲百億
天衆放光顯瑞說無言法機輪一動聖凡出沒千變萬
化金碧相錯耀人心目如刼初時風激水口湧爲七珍
莚華蔵世界不可說宮殿次第口成微妙奇巧工告訖
事師擇九月辛未集山東十八郡大長老洎傳戒宿德

建龍華會七晝夜以落其成幢蓋鍾鼓填溢衢市綿泰
數萬人遨迓咸會覩是勝相皆讚歎隨喜請採石斲碑
紀述希有傳信無窮求文於中胸仲汝尚以記其事汝
尚曰先佛世尊口口樹口口餘歲至東漢二葉教流
寰邑訖於梁氏始宏闡有爲出口空術盡成名相我達
摩初祖自天竺西來救其末流俾涅槃妙心巍巍堂堂
猶星口月燄光耀口像法自此天下之言禪者皆以明
道說聖爲宗不泥教律惟師口口西竺乘萬金之產來
爲沙門親近知識求無止道參承咨決已得法要固當
高提祖印直指人心乃建塔廟嚴像設同二乘小果希

草如來遺法其能久住世乎敢畏多言汝尚唯唯乃序寺之廢興緣起俾刻石以告來者時皇統四年十月二十日記

奉國上將軍行沂州防禦使事兼管內安撫使統押沂海路萬戶兵馬高名和式

撰文者爲仲汝文粗能其家言第云寺故右軍王羲之捨宅者妄右軍渡江時未十歲當是淮南公捨耳

弁州山人四部稿

中陶□□刊

柳書露筋骨易於摹刻故雖自碑刻鉤勒來亦不甚失金狄但知立碑集書者固中原人耳書書跋跋

唐文皇曠世雄才削平海內以其餘力恣意臨池其臣又有率更永興輩其成之故能集書聖教師法于秋自此而后集書未有及之者普照碑建自金源當兵戈草昧之後有仲汝尚文頗盡致而集公權書方整遒勁緊密處殊勝公權自書不啻與聖教代興碑署仲汝羲刻疑集書即出其手不有佳子其何能國金之謂矣碑云寺是王右軍故宅未辨眞僞而王元美直以爲淮南公捨是又增一妄也石墨鐫華

堂金石文跋尾

武虛谷云右碑斷裂書撰人名氏僅有中尚二字可辨案之文內所載知爲中陶仲汝尚也于氏作齊乘去金未遠其載此碑猶全後題銜奉國上將軍行沂州防禦使事兼管內安撫使統押沂海路萬戶兵馬高名和式即與覺海復葺此寺者也金史廢帝紀正隆四年十二月乙卯以樞密副使張暐爲尚書右丞

歸德尹致仕高召和式起爲樞密副使又高彪傳
彪本名召和失辰州渤海人爲武寧軍節度使頗黠
貨嘗坐賦海陵以其熟舊杖而釋之改忻州防禦使
以碑證之忻當作沂傳刻誤也其階奉國上將軍及
濟南府
今請靈巖禪寺
寶公長老開堂演法爲
國焚修祝延
聖壽者
竊以丈室駐錫便知祖道之興諸天雨花喜遇禪林之
伯判敍訛之公案舉宠上之因緣不有能仁難安勝境
伏惟
寶公堂頭和尚早具鍛金之爐鎔妙傳出世之津梁枯
木寒灰宴坐於千峯影裏騰蛟起鳳進步於百尺竿頭
茲緣緇素之依歸有請
省廷而允可唱少林之曲調踏雪巖之道場信堂堂龍

長清靈巖寺寶公開堂疏
碑高六尺四寸五分廣三尺八寸五分十八行
行二十八字篆額並正書在長清縣靈巖寺
徵事郎濟南府錄事夏緯書山門監事僧宗安立石
濟南府
兼官傳皆遺之山左金石志
以碑證之忻當作沂傳刻誤也其階奉國上將軍及
府判官闕
承事郎濟南府推官權判官李德恭
皇統九年八月　日疏
宣威將軍濟南府少尹完顏没良虎
安遠大將軍同知濟南尹事南陽縣開國伯食邑七
百戶韓爲股
特進行濟南府尹上柱國輩國公完顏篤化叔
有印方一寸八分文曰濟南府印後列銜五人內府
判官闕餘人皆未載府志山左金石志
李彥刊字
右碑額題開堂疏三字橫列徑四寸疏文後年月下
彼碑下截損闕不知竇公之名上一字爲何也但
稱師姓武氏相州里人靈巖虛席府尹韓公爲股
運使康公淵保申行省云云即此疏所云有請省
廷而允可也韓爲股塔銘稱府尹此碑作同知尹
事蓋塔銘刻於大定十四年在此碑之後出同知

而升授正尹矣

浦公禪師塔記

石連額高二尺三寸廣二尺六分二十一行行三十字額題故浦公禪師塔銘並正書在耀州

前□□十方妙德禪院浦公禪師塔記

登仕郎□□陽府□□□□□□□□□撰

登仕郎耀州司侯溫□書

師諱善浦京兆城東人也俗姓馮氏五代宰相可道六世孫母祿氏夜□□光貫胃覺而有妊祿氏心許出家師既生天資醇厚始絶乳弗喜□□□□□□京兆卧龍禪院主僧惠初爲師克勤持誦至二十二歲試

經削□□□□□□□□僧者本欲越愛河登彼岸豈反俯飾人事趨競齋供如甄甯自縛□□□□□□十餘年間雲門雪峯一皆忝歷及再歸依香嚴讓禪師□□□公□□□□□□□□孟嘗門下新添劒客首座進日鎖鄆未用利鈍焉知公曰伯□□□□□是知音者若善浦□開正眼了見根□但□欲傷非子不可翌日□□法時宋宣和元年董待制知府事請師□脩聖壽自是之後或住天□或居□爰經兵火歷更數郡禪刹至皇統三年知耀州李寧遠以妙德珂□告□□□其人一日幕屬以師舉之公欣然具禮就京兆還居妙德

開堂之後郡中□□□可其志者或勸師以女室爲言師曰雲房無鎖鑰□莫惹塵埃□是妙□□□脩少造其室者惟師自處寂無纖翳不半載閭閻父老雲集座下師□□□□□□脩葺堂殿表裏一新殊未常化人以施財爲念惟是郡民之誠持□□□□□□□□而□□門人一名曰覺道至天德二年忽感疾於當年二月十三日□□□□□皆侍左右師曰大丈夫當去住分明及午刻師遂整衣命筆□□云滿風自清風明月自明月白雲消散後老脩無可說付以覺道結跏而化享年六十有六脩蟬四十有四當月十五日覺道舉師喪葬于華原縣流□鄉待賓村宋家莊而起塔焉工告畢覺道袖茗爲余曰先師自提祖印六塵道場今既歿忍以平昔之善與草木俱腐欲書之堅石以示後學□以□和尚之美一以表覺道之誠可乎余既哀其誠又惜其善何辭以讓因書其實而繫之以銘云

嗚呼浦公　模範叢叢　雲門嗣實　正眼皆同　久提祖印　開鑿自衆　今其何在　明月清風

承事郎充耀州軍事判官王□

奉學善友劉深　元眞　劉本□　李□□彦徐

□王本顯　張本□　□本唐　幸草　樊本淨

張本因　勇本檜　安本疊　史本睡　口口　王
本口　口本口　雷本口　楊本發　党本口　秦
典　劉本省　陳本復　口本近　同本言　李本
應　黃本口　王本口　口本口　姜本兆　張氏
劉皐　謝勝　劉本浩　惠本性　本見
施墳地弟子曹本仁　曹本脩　秦本震　馬立　王
有　口觀李自然　李本脩　秦本震　馬立　王
本玉　會肯郭本翊等　小師　僧
承事郎充耀州軍事判官口口
按碑題妙德禪院稽之陝西通志寺觀卷已無考
文稱師諱善浦俗姓馮氏五代宰相可道六世孫
母祿氏可道即馮道之字碑叙其先世不稱名而
稱字又一例也薛五代史道有六子平吉某某
姓出于紂子祿公之後然從無一人入史傳者則
其姓亦希矣碑以僧蝨爲僧臘恐是筆誤

京兆府重修府學記

碑高六尺七寸六分廣二尺九寸五分三十行行七十字正書篆額在西安府學

三代之治莫隆於周詩書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後世追仰風猷常嘆其不及者何耶非世態淳於前而澆於後也非人物與於古而喪於今也蓋以庠序學

校之設成於當時者備涵濡長養之方盡於其道也久
故教化有所格器質有所就而賢人衆多能爲邦家立
太平之基矣豈以庳淳興衰有前後古今之異哉晚周
東駕王室衰微　吾夫子患聖人之道熄刪詩書
定禮樂贊易道述春秋皇皇然轍環天下歷聘諸國以
微言大義垂世立教授三千之徒於洙泗之間祖述堯
舜憲章文武斬帝王之道坦明於時俾民受其賜於萬
世之後嗚呼其念天下後世之重如此至於嘆鳳鳥之
不至泣麟出之非時豈獨爲一身而已哉暨乎夢奠兩
楹異端並起繼以秦焚漢濫得燬燼之餘者不絕如綫

當是時也微　吾夫子之道其誰與歸斯所以明
君哲后有意帝王之治者莫不詔郡縣立學春秋享
先聖先師于廟焉京兆舊學在府城之坤維地非
亢爽前宋崇寧二年命郡縣建學以賓興賢能府帥樞
密直學士虞公策承命詣學謂諸生曰魯修泮宮有思
樂泮水薄采其芹之頌是知泮水以育人材也今府城
之東南隅水易就下地且文明欲改卜其處可乎諸生
怡然曰諾乃範湖州規製經營建立廟學之成總五百
楹宏模廓度冠偉一時水洞木陰清冷懋襜儒衣冠而
入者日不啻千人弦誦之聲洞澈霄漢厥後學古人官

貢名于桂籍登書于天府者未斬一二數也自罹兵革殘毀幾盡貞元乙亥歲河間　韓公希甫　亞尹京兆視事之三日謁奠于　文宣王酌獻禮畢見諸生於學喟然嘆曰我　國家經文緯武進用賢能每三歲設科以經史取士鄉升之府府升之　朝而　皇帝臨軒賦業見賢焉然後用之誠夸越夏古之制也謹按　尚書省批送禮部商文應有宣聖廟去處即便修整今此廟兒傾圮蠹宇頹弊何以仰副　明天子作成之意遂即議於　府尹完顏公　胡公　女遵奉　朝廷之命鳩工計役拾墮瓦於

廢基掄堅材于壞屋新寢祠而重儼像期脩廊而繪列賢師儒講誦之有堂生員居處之有廡以至齋祭之室庖湢之所各有其序補苴罅漏則慊治無期年而成

韓公又出已俸重修祭器俎豆之屬太率皆備乃延諸生入學肄業仍與　漕使李公　同知張公　副運周公　暨諸幕屬共議申勑具饌焉繼而　府推張公　仲堪下車提領教綱力贊其務而又　府判畢公　棣入幕之初首督斯舉能事於是畢矣學正來昌國郎其徒請記於槩槩以鄙陋少文屢辭屢屬牢不可讓且告之曰在昔宗周作都豐鎬

人材萃出一本於學故詩人謂文王曰於樂辟廱謂武王曰鎬京辟廱以至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且京兆處宗周之域被文武之化薰陶漸漬數千百載之後風聲氣俗宜乎不改今　諸公克承朝廷美意主張吾道重建廟學豈非翼翼然思皇多士復生我國家如文王時耶勒銘金石不足以歸美于上樂育之誠俯不媿　諸公主張之德使諸公異時聞諸生行業於廟堂之上采兆前進士李槩謹記

隆二年十一月十有五日京兆府軍器庫副使兼知作院河南潘師雄書丹開封錢義方題額學正來昌國等立石　齋諭韓觀　學諭曹誼

直學任侯　齋長姚褒

監修使臣唐安　司書宋端弼

監修學忠顯校尉充京兆府軍器庫副使兼知作院

武騎尉李宏

監修學奉信校尉可充京兆府軍器庫使兼知作院

飛騎尉劉嶼
提振修學昭信校尉行京兆府錄事飛騎尉王景暲
提振修學奉政大夫專一規措京兆府耀州三白渠
公事驍騎尉王堪
學爲府尹完顏胡女修建文云舊學在府城之坤維
地前宋崇寧二年命郡縣建府帥樞密直學士虞策
改築于此據之則宋金時學非復唐國子監舊址也
關中金
石記

按碑云京兆舊學在府城之坤維前宋崇寧二年
府帥虞策詣學卽今府城東南隅改卜其處陝西
通志西安府學但云在府治東南卽宋金學校舊
址不言宋金以前舊址所在關中金石記乃云據
文則宋金時學非復唐國子監舊址也攷宋敏求
長安志載唐京城萬年縣所領朱雀門街第二街
北當皇城南面之安上門街東從北第一務本坊
半以西國子監監東開街若兩坊街北抵皇城南
盡一坊之地又曰當日之城南面朱雀門有南北
大街曰朱雀門街東西廣百步萬年長安二縣以
此街爲界萬年領街東五十四坊及東市則是朱
雀街因朱雀門爲名門在京城之正南萬年縣所

領在東街而街東又分五街國子監在第二街以
京城大勢揣之監正在東南隅不知碑所謂府城
坤維之舊學是何時之學坤維是在西南與唐國
子監地不合府尹完顏胡女金史無胡女有活女
爲婁室之子傳稱天眷三年爲元帥右都監累歷
京兆尹修學在貞元乙亥歲距天眷三年得十六
年或是時卽活女作尹或金國語傳寫之誤也末
列街有監修學二人提控官又有提振修學二人
史百官志凡修舉之事有提控官而無提振此提
振或卽提控之義王堪規措京兆府耀州三白渠
公事志載規措官正七品其屬有點檢渠堰官一
員可知當時特重渠事故設官專一規措也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五

賜進士出身　詰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金二

乾州思政堂記

碑連額高七尺八寸五分廣三尺七寸二
十三行行四十九字正書篆額在乾州

大中大夫行乾州刺史兼知軍事輕車都尉滎陽郡
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鄭彥文述并書
徵事郎充乾州軍事判官崔良弼篆額

乾本漢池陽縣至唐改奉天後置爲州梁乾化中升威
勝軍後唐同光年乃復今名距京兆不越數舍其地平

敞四達自昔關中有事亦用武之地也比年以來宿師
多壘應辦浩大瘡痍未平風物凋弊而不振号爲難治
大定戊子歲余刺北鄙庚寅被　命移守來此丁雨
暘不時傷我稼事在牧民者當得安養拯恤之方載循
空踈簿鈍怵惕軫慮惟恐蹶失致以罪去昔集賢校理
太原王公爲池州日治其後堂命曰思政謂其出政於
南牖之堂思之於此也曾子固作記美王公不敢忘政
其於治民之意勤矣余愛其言之有理与余意合私竊
慕之而未克遂志適此公署廳事之次有屋一區雖劇
宏壯然以廢置之久上下頹圮隅角墊缺風雨摧剝鳥
鼠攸宅不可居處乃檄計司得報命工重加完繕補葺
罅漏塗墍丹臒乃復充堂衍宇之舊觀爽朗軒豁以便
遊息爲退食之所亦以思政榜之蓋欲踵武太原王公
雅志高躅焉嘗聞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
功日夜思之思其始成其終行無越思其過鮮矣余敢
忽之哉值乾路當衝要軺車馹騎電掣星馳迎餞旁午
加之諸邑租庸征賦公務孰掌民紊訴牒吏鈐紙尾幾
不勝聽剖析決遣若匪三復審諦寧不有誤者哉每公
餘吏散正襟危坐于其中澡淪神觀疏剔荒塞私自訟
曰尔於事　君之忠有未盡乎行已之道有未得

乎學校有未修乎鰥寡有未恤乎獄訟有未平乎農桑
有未勸乎謹當誦前言而不敢違庶幾幸免曠斥少圖
補報　國恩以寬尸素之愧爲堂之側亦有茂林
翠竹可以招邀風月領略芳華或隱几以休詩書或酌
酒以娛賓客雖在談笑觴豆徜徉巾履中念所以爲政
之本未始造次而忘也嗟余束髮登仕代匱州縣之職
雞一再鳴而起校吏事於朱墨簿書中奉行　天
子教條惟恐不克仰副　委付之意周遊而河壖
陝服不啻萬餘里奔走匏繫垂五十年其羈僑亦久矣
疲頓亦甚矣今年踰七十儻於職守失思慮而致譴劉

寧不負乎昔之志哉昔東坡先生守膠西治新窪於黃堂之北名曰蓋公堂且自作記蓋慕其人也余与坡公賢愚固不同而倣太原王公思政名堂余豈不得慕其人而襲其遺範哉於是乎書置之左右庶朝夕臨觀以自警其不逮云大定辛卯歲冬十二月初一日

昭武大將軍同知乾州軍州事上輕車都尉隴西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李仲仁上石

文有云乾本漢池陽縣至唐改奉天後置爲州梁乾化中升威勝軍後唐同光年復今名以唐志合之改縣爲州乃乾寧二年也太平寰宇記云李茂貞建後

單王出鎮爲威勝軍文又云距京兆不越數舍寰宇記東至長安一百八十里開中金石記

按陝西通志乾州知州署在城內西偏卽唐德宗行在故址後改爲州治金大定戊子刺史鄭彥文修二堂顏曰思政堂卽謂此碑也文云乾本漢池陽縣至唐改奉天後置爲州考池陽縣在周爲焦穫地秦爲涇陽邑漢惠帝四年卽其地置池陽縣屬內史後屬左馮翊後漢因之迨苻秦時於池陽東南析置涇陽縣宇文周時廢池陽不復置歷代至今但有涇陽縣其縣今屬西安府並非乾州地

莊嚴禪寺牒

石高廣俱三尺二寸大小字共十四行行字數不等下層刻僧衆及各村人名行書在高陵縣

尚書禮部牒莊嚴禪寺

尚書禮部牒

尚書戶部差委京兆府發賣所據京兆府高陵縣懷安鄉幡千村院主僧法淳善江宗助狀告見住本院自來

別無名額已納訖合著錢參伯貫文乞立莊嚴禪寺名
額勘會是實須合給賜者
展奉
勅可特賜莊嚴禪寺牒至准
勅故牒
大定四年五月　日令史向昇押主事安假權郭
押
奉直大夫行太常博士權員外郎劉
中憲大夫行員外郎李
宣威將軍郎中耶律押

侍郎
中奉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修國
史王
本村賈福　賈永興　鄭再興　徐志　南順　孫
展　張安　吳再立　張俊　韓廣　進義校尉韓
卞　朱琦　韓浦　韓永興
蕭張村王昺　王仁美　劉志
許村進義校尉王儀　進義校尉孫喜　柳昇　丁
進
小王村進義校尉姚順　牛直　牛彥

坳下村進義校尉劉潤　進義校尉曹榮　進義校
尉劉清
僧永琦　智顯　智雲　僧永堅　智貉　僧智存
智隱　僧智賢　法均　法詮
講瑞應經僧文緩　講唯識論僧文慶　講雅議論
僧智英　講經僧法振　僧口口
大定十六年歲次丙申二月丁丑朔二十一日丁酉
住持僧法淳上石
講經律論傳大乘戒沙門善江
拔大定初年寺觀納錢請賜名額之事金史無攷
今所得於陝西者凡十四碑文稱尚書禮部牒是
牒由禮部發也又稱尚書戶部差委某州發賣所
是戶部設官差委外州發賣牒文也金史百官志
戶部既無發賣所之官禮部亦不載牒文格式及
發賣錢數但詳僧尼道女冠限度試經之數與夫
中選給據之法而已據同官縣靈泉觀記云大定
初王師南征軍須匱乏許進納以賜宮觀名額若
然則是大定初權宜設置之事非常制也十四碑
中在長安者五碑在涇陽者七碑在同官者一碑
在高陵者一碑似共制獨行於陝西殆即辦軍須

之所也其牒起於大定二年迄四年是時世宗初
即位用兵契丹因暫行此制想四年以後即停也
牒文之式不一大定二年祇稱陝西各路轉運司
三年以後則有尚書戶部差委京兆府發賣所又
有差委耀州發賣所始於三年而各州
皆有也其錢數大定二年但云已納訖合着錢數
三年以後則著明錢壹伯貫至四年四月清涼禪
院牒錢壹伯伍拾貫五月莊嚴院牒錢叁伯貫逾
時未久牒價懸殊不能知其故也諸碑皆稱發賣
所獨福勝院牒稱發給所小有不同有額名同者

如洪福院有二牒一在京兆府一在涇陽縣同爲
洪福字前爲禪院後爲院清涼院有二牒一在長
安縣一在涇陽縣同爲清涼字前爲院後爲禪院
也或當時院與禪院畧有辨歟凡請牒必由狀告
與唐宋之制不同詳識于此亦可備一時掌故牒
雖多種俱于大典無闕今錄此一牒以志大概其
餘牒內官既無名可考亦無文字可傳姑從刪削

凝眞大師成道記

碑連額高五尺五寸廣二尺七寸分三層上層繪成
道圖中層記二十九行行二十字下層田土塋基三
十六行行二十餘字不等正書額題靈山
靈泉觀凝眞大師成道記篆書在臨潼縣

大師諱子寧姓劉氏開封人也生有奇相人知不凡年
甫數歲居然厭俗自投牒於太清宮受業爲道士既守
眞戒奉行教法功德不可思議旁通醫術能處砭劑全
活者不可勝數歷歲滋久升聞於朝前宋　仁宗召
赴闕廷師之入見也年已幾耄鬚髮皆黑面有壯容進
趨如儀登對有法帝曰難哉詔賜號曰　凝眞大師換
紫衣　勑授靈泉觀主賜泰帝陵旁并諸庄地土計一

百五十頃及山林湯泉水磨臨潼縣地基房廊盡充靈
泉觀常住道業　師既莅事一新規畫數載之後租入
有餘謂尚座李藏用曰此觀實唐之華清宮也今圮廢
如此幸有積貯可以繕脩於是創毀閣立堂齋鑿新湯
築花圃成之不日壯麗可觀迨至和元年正月二十日
師忽沐浴更衣而出擊鐘集道衆遺言曰公等自愛我
今歸去言畢遂兩手結印端坐而化是時方春林巒秀
茂鸞鶴飛翔空中髣髴有樂音聞衆皆瞻仰望　師隱隱
而昇矣後經一月有客自西蜀來者云我於今年正月
二十日逢一道士騎青騾者自稱曰我是靈泉觀主劉
子寧煩你傳語在觀道衆聞斯語欽仰讚歎曰師達

者也自師西昇迄今百有餘祀其後代門人馬景陽陳
守靜劉守冲携師之行狀踵門而求記於子至于再至
于三予嘉其勤而諾曰試卽其行狀直書以叙云爾大
定丙申四月初五日渭南王鎬記

劉仲永　惠口一　王守恭　姚若谷　曹仲昌
邵仲弼　楊守中　劉守冲　王慶道　寇仲實
陳仲寧　龐仲先

監觀主道士馬景陽　觀主道士陳守靜等重立石
武略將軍行京兆府臨潼縣主簿兼縣尉飛騎尉李
温敬

宣威將軍行京兆府臨潼縣令上騎都尉蘭陵縣開
國伯食邑五百戶蕭麻鞋　南圭刊

靈泉觀山林水磨田土地基

一山林一所東至天澗水西七盤谷南至分口口口口
口口口

一東宮城裏外并繚繞東口角口毬場上下耕種地土
口口三十二頃五十畝

一毬場官道北東西畧地二十八畝東西至口南至道
北民田

一望仙橋河南菓園地東至河西至觀下車院牆北河
南口

一西宮城裏外并磴子谷村口磴窠五聖觀上下口城
北菓口地共八段計八頃三十三畝

一丹霞泉西南山坡耕種田口計四頃五十畝

一口口山坡地土計二十頃二畝東至天河西道南水
溝

一南衛村官口下地土口段計四十五頃口畝東至口
西北溝

一寨村谷底并東西口帶口口地土計四頃口口畝

一口邊村東西畧地土計一頃二畝東西南並至道北
口

一西輔村南北畧地土計八十畝東西至民田南口口
口

一秦始皇陵廟周迴地土計四十二頃四至並外陵牆
一觀門東南畏角地基計三十八間東至石堺道西至
官道南至觀客院北至官街

一簿尉衙東客院東南門裏石堺頭地基計五十八間
西至簿尉衙東南北並至觀

一觀門西南畏角地基三十一間東至宮道西宮南觀
北宮街

一倉門南面西裏角地基二十二間半東倉牆西街東南觀倉口巷口西南民田北倉門道

一倉門北面西畏角地基一百二十五間口尺東至倉城牆南至口門道西至街道北至望仙河民田

一北十字街南東壁上面西向街地基一十二間內九間長一百五十尺東至民田西至官街南至衙牆北至民田

一新巷南街西面東地基一十二間東至街西新巷南民田北新巷道

一水巷街東南畏角地基八間東至官地西至街南至

街北至口

一水巷街東面西地基二十五間東至官地西街南觀北民田

一水巷街西南畏角地基三十三間東至水巷西至民田南至街北至觀相接係菜園地北至墝

一水巷街西面東地基二十五間半東至官街西南觀北民田

一城西街南面北并上西門街西地基四十一間東口口口西至舊城牆南至墝北至下西門口口口口西口口地基東至街及街東面西地基東至民田西至

街古城牆南北至觀下墝

碑陰題名　三行行七字八字不等草書

少華喬元龍趙勉功同登朝元氣象豁然因題於壁間見元龍草聖惜其慢滅遂書于後元符庚辰中秋日質夫題

靈泉觀主姬有祥　上座蘇有志　直歲馬思口重

安延年刊

陽日立石

按陝西通志靈泉觀即華清宮晉天福中改賜道士故以觀名華清宮在臨潼縣南唐咸亨二年始名溫泉宮天寶六載更曰華清碑前載觀主凝真成道記乃宋仁宗時事師歿於至和元年此記作於大定十六年丙申距師西昇一百二十三年矣記後載山林水磨田土地基四至畝數凡二十四條有東宮城西宮城之名即謂華清宮城也有秦始皇陵廟在臨潼縣東一十五里可見其觀地自南而東亦云廣矣年月後列銜縣令曰宣威將軍主簿曰武翼將軍金史百官志赤縣令正七品文階上曰承德郎下曰承直郎諸縣令從七品文階

上曰承務郎下曰儒林郎主簿皆正九品文階上曰登仕郎下曰將仕郎武階正七品上曰承信校尉下曰昭信校尉從七品上曰忠武校尉下曰忠顯校尉正九品上曰保義校尉下曰進義校尉至宣威將軍乃正五品中階武畧將軍乃從六品下階此碑系銜縣令不用文階而用正五品中之武階主簿不用文階而用從六品下之武階皆未詳其制金碑中多類此者後不具論

三清觀鐵盆記

盆不知大幾許茲就銘而計周圍環一丈四尺七寸寬四寸九分單行凡一百九字正書

維大金大定十七年歲次丁酉八月戊辰朔十五日壬午三清觀道士趙師通　小師趙雅壽　鄉貢進士鄭時舉獻銘曰

金當鎔乍柔而貞採摸鼃氏踆跋虎形不勇不躍大器混成不曰鼎乎徒希其聲不曰鼐乎姑旌其名茲惟仰象告於神明動天之德也黍祭惟馨奚取夫鷁沮之腥

禮部令史題名記

石二一橫廣二尺八寸一橫廣一尺高各一尺八寸四分共計三十八行行十七字至二十二字不等正書在京師法源寺

初大定乙酉歲既刻題名爲諸部倡猶以不能備紀始末爲未足至崔君頡士廼更刻石悉書鄉里官品與夫入部及出職歲月所以示君子仕進之難持已既廉從事既勤而又積日累久無簿書文墨之失然後可以有立非徒記姓名銜階秩而已也夫仕宦窮達固繫時口口在於自爲者如何前刻謂今之貴顯口口出如諸君奚患不榮更在審其所以自爲者勉之戊戌八月三日儒林郎國史院編修官武騎尉賜緋魚袋党懷英記

武略將軍崔頡士貫滄州大定八年五月到部正定州軍判

昭信校尉鄭愿貫遂州大定十年十二月到部

張口貫濟南府大定十五年正月到部

忠翊校尉李徵貫大興大定十五年五月到部沃州軍判

昭信校尉柴庭貫口口大定十六年八月到部宣德州軍判

石璋貫口口大定十七年四月到部

張範貫晉口大定十七年口月到部

忠翊校尉蘇暘貫□大定十七年八月到部
忠翊校尉傅愿□□□□□十七年九月到部
修武校尉王仲□□□□□十九年十一月到部
敦武校尉周□□□□□□□月到部
敦武校尉王□□□□□□□到部
昭信校尉李□□□□□二十一年三月到部
敦武校尉李嗣温□□大定二十一年九月到部
保義校尉石亨□□□□□□□年□月到部
保義校尉□□
保義副尉□□□□□□□大定二十九年十月到部

進義校尉魏愼□貫延安府明昌元年三月到部
保義副尉王谷貫平州明昌元年三月到部
馬伯禎貫順州明昌元年三月到部
和僅貫鎣州明昌元年九月到部
保義副尉李浩然貫延安府明昌元年九月到部
□□貫□州明昌元年十月到部
□□□州明昌二年六月到部
□□□□明昌二年正月到部
□□□□明昌三年五月到部
□□□□明昌三年五月到部

按金史百官志禮部令史十五人內女直五人譯史二人通事一人此碑題名凡二十六人不見有女直譯史通事之別文云大定乙酉既刻題名至崔君顯士迺更刻石悉書鄉里官品與夫入部出職歲月今碑題名始于大定八年正是乙酉歲是合前後并刻也但所書止有到部年月並無出職歲月與記不同題名自大定八年至明昌三年而止凡二十五年此後不復續刻禮部官品止於主事其令史有官無品職亦卑矣乃刻石題名爲諸部倡亦是勤于職業之一端然未見諸部有碑能仿而行之者獨此碑流傳於世亦可珍也党懷英字世傑馮翊人大定十年進士除汝陰縣尹國史館編修應奉翰林文字翰林待制兼同修國史能屬文工篆籀當時稱爲第一据此碑結銜是尚未官待制時也題名諸人史俱無傳

重修漢太史公墓記

碣高一尺四寸廣二尺五分二十一行行十五字正書在韓城縣

嘗考漢史司馬太史公生於龍門十歲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以觀孔子之遺風過梁楚以歸焉於是

遷仕爲郎中父沒三年而爲太史令乃述陶唐以來至于麟趾紬石室金匱之書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上協六經馳騁古今不虛美隱惡可謂命世之良才及其卒也葬於梁山之崗至今韓人享祀不絕惜乎時代歷久舊塚傾頹今春姚定乃率里人命工修復其意欲以光華文史之風激勵襄鄙之俗屬余爲記但以文荒才謬爲愧堅不獲辭直書日月耳

時大定己亥清明後二日進士趙振記

穆山石匠王遇段琪

化主任　道成　施栢樹伍拾根杜村張吉

博匠張立王正

開沽芝川酒場本縣韓樂坊姚定立石

水經注陶渠水又東南逕司馬子長墓北墓前有廟廟前有碑永嘉四年漢陽太守殷濟瞻卬遺文大其功德遂建石室立碑樹桓太史公自序曰遷生龍門是其墳墟所在矣攷陶渠卽芝川水今墓在水南俗說云漢武帝于此得芝草改名也　關中金石記

按陝西通志太史公司馬遷墓在韓城縣南二十里芝川鎮墓前有坡因號司馬坡西枕梁山東臨大河氣勢雄闊古柏數十百皆蒼老如鐵懸於兩崖作蛟龍狀邑令翟世祺築高砌以磚石層級而上冢漸圮縣令康行倜重修之而獨不載姚定重修之事姚定開沽芝川酒場無守土之責而尚賢崇古可謂賢矣碑立于己亥歲爲大定十九年

九陽鐘銘

鐘十二方橫廣二尺三四寸不等高各一尺八寸每方或七行至十三行字數七至十七各不等正書在臨潼縣

臨潼縣令柴震題

鍾乃古樂制於聖人不石不播可扣可鬧固將設之以饗嘉賓固將奏之以和鬼神豈特於斯仍告朝昏

本觀先於元豐年官鑄九陽神鍾到今百有余年今

蒙銅冶　宣差到觀爲見銅鍾破裂委官別行鑄造永爲嘉用皆大金大定二十一年辛丑歲四月十七日壬戌重鑄記

知庫田仲和

直歲馬仲口

監斧口

尙座郤仲弼

副觀王慶道

知靈泉觀事兼本縣監觀劉守冲

監觀道士馬景陽

助緣人等姓名不錄
助緣道士姓名不錄
本觀道士姓名不錄
助緣人等姓名不錄
保義校尉猛安千戶王明
昭信校尉猛安千戶劉昌
昭信校尉知事口景淵
忠武校尉府推官任企口
少中大夫府判官郭元康
昭毅大將軍統軍判官耶律口口口
昭毅大將軍府少尹兵馬副都總管口口成
定遠大將軍同知府尹兵馬都總管口口
陝西路統軍都監
尹本路兵馬都總管夾谷清臣
龍虎衛上將軍陝西路統軍使兼京兆規措銅冶鑄錢所張
錢所麻
宣差中大夫尚書吏部員外郎規措銅冶鑄錢所張
宣差朝散大夫尚書戶部郎中
轉運司都目官扈彥
孔目官姓名不錄

押司官姓名不錄
司吏姓名不錄
櫟陽縣金火匠程用男程彥
進義校尉商酒同監郭元貞
修武校尉商酒都監孫備
承信校尉行京兆府臨潼縣令使府差
昭毅大將軍支度判官孫口口
文林郎前主簿
委監鑄官耶律德
奉訓大夫鹽鐵判官李必說
宣武將軍都勾判官劉仲仁
奉直大夫陝西東路轉運副使陳訥
明威將軍陝西東路轉運使高蘇
京兆府孔目官姓名不錄
司吏姓名不錄
本縣司吏姓名不錄
高陵縣姓名不錄
本縣助緣人姓名不錄
臣佐

皇帝萬歲
千秋
臨潼縣九陽鐘銘縣令柴震所作淺陋無足觀周遭
大夫尚書戶部郎中規措銅冶鑄錢所張曰宣差中
大夫尚書吏部員外郎規措銅冶鑄錢所麻曰龍虎
衛上將軍陝西路統軍使兼京兆尹本路兵馬都總
管夾谷清臣曰陝西路統軍都監曰定遠大將軍同
知府尹兵馬都總管李口曰昭勇大將軍府少尹兵
馬副都總管段成功曰昭勇大將軍統軍判官耶律
坑岩得實者賞十八年代州立監鑄錢命震武軍節
度使孛天吉知保德軍事高季孫往監之而所鑄琖
駁黑澁不可用詔削天吉季孫官落職吏命工部郎
中張大節吏部員外郎麻珪監鑄即此鐘所列張麻
二人也史稱大節工部郎中此刻云吏部者蓋由工
部轉吏部耳潛研堂金石文跋尾金
按鐘在靈泉觀重鑄於大定二十一年前銘後記
皆臨潼縣令柴震所題次列觀中道職七人存其

一里哥其餘不能悉數矣攷金史食貨志大定十二
年正月以銅少命尚書省遣使諸路規措銅貨能指
坑冶得實者賞十八年代州立監鑄錢命震武軍節
度使孛天吉知保德軍事高季孫往監之而所鑄琖
駁黑澁不可用詔削天吉季孫官落職吏命工部郎
中張大節吏部員外郎麻珪監鑄即此鐘所列張麻
二人也史稱大節工部郎中此刻云吏部者蓋由工
部轉吏部耳潛研堂金石文跋尾金
按鐘在靈泉觀重鑄於大定二十一年前銘後記
皆臨潼縣令柴震所題次列觀中道職七人存其

姓名以後助緣人等四十八人助緣道士九人本
觀道士十五人又助緣人等七十八人姓名殆遍其最貴者曰宣差朝散
錄此後監鑄各官銜名十四人又火匠以上暨轉
運使銜名十二人其中孔目官五人押司官四人
司吏十九人京兆府孔目官五人司吏三十人本
縣司吏二十二人高陵縣五人又本縣助緣九人
姓名俱不錄

博州重修廟學記

碑高八尺五分廣四尺二寸二十九行行字數不等
行書額題新修廟學之記六字篆書在東昌府學

博州重修廟學記

石硤王去非記

庭筠書

東平党懷英篆額

夫有國家者欲成長久之業建不拔之基莫大乎厚風
俗厚風俗之道莫大乎興學校興學校蓋學校者教化所由出
也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皆所以明人倫也此
之謂矣昔孔子欲行是道而不得其時乃修六經以詒
後人孔子既沒之後雖浸揚墨于戰國火于秦佛老于
晉宋齊梁然其道揭日月卒使天下尊之以爲
聖自京師至郡縣咸立廟學春秋釋奠與社稷通祀之

至今不能易者何耶蓋自暴秦之後二千有餘歲其間願治之君有能尊夫子而行其道者効著于當年澤流于後裔故也略以近古治化敭隆者明之漢唐之興莫不敦尚經術開設學校爲先務而繼體承流者復能守而不失間得人如文翁常袞由是漢唐之風忠信廉耻庶幾三代及其季也先吏治而後德教政令因而失叙水旱緣以爲灾是時雖有外陵內侮之虞而國祚猶能綿綿不絶至于三四百年之久者豈非人被先王之澤情止乎禮義之効與即是以觀則崇學校以宣教化有國者不可緩也　本朝興太學于京師設祭酒司業博士之員以作新人材又興天下府學州縣許以公府泉修治　文宣王廟舊有贍學田産經兵火没縣官者亦復給于學此　縣能體　是意而奉行之不無其人而能如王公所居必興學見諸生以爲政先出於中心之誠者幾何人哉公由　太子司經來倅博州兼提舉廟學事既下車謁　宣聖廟是時惟大成殿始新而未完餘屋皆敝塑像置平地土木之栽植一一如式計其費無慮五百萬皆贍學之贏也原　公之意以爲苟不如是徒有修學之名耳自非知教化之原惟在於學者其誰能之昔漢之文翁爲蜀郡守乃遴明敏有材者親自飾厲每行縣益

標以廣其制使寬而有容儀門廡改作增土以高其基使翼然其正從祀畫像之無經籍祭器之庫隸業之館庖厨之室高下相對凡四十楹皆創建而一新之壯麗宏敞合禮應圖以至堦序之布列垣墉之環繞水竇之潘治花木之栽植一一如式計其費無慮五百萬皆贍學之贏也原　公之意以爲苟不如是徒有修學之名耳自非知教化之原惟在於學者其誰能之昔漢之文翁爲蜀郡守乃遴明敏有材者親自飾厲每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飾行者与俱吏民榮之由是大化蜀地學比齊魯于時人材有至郡守刺史者唐之常袞山

宰相出福建觀察使治臨於粤至爲設鄉校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与爲客主鈞禮觀游燕饗與焉俗一變歲貢士与內州等于時歐陽詹獨秀出學既成舉進士登第与韓退之輩同中選謂之龍虎榜今　王公東漢彥方之苗裔家聲赫奕文采風流則与文翁常袞不相上下若乃勸學則加於二人一等矣若二人止能待士以禮　王公又能課諸生以文獎其勤以勵其游尙其能而勉其未至其肯承以口講指畫爲文者皆有法度可觀推此則過於二人爲不妄博關號爲上州從來服儒冠道先王語登科者舉不乏人今又化　王公之德將見豪傑之士應時所選比肩繼踵而出豈如蜀粤止稱文常所得人材而已哉去非耄矣無能爲也郡庠諸君屬之作記去非既嘉之知待不敢以鄙拙辭去非曰自徐公之守是邦當宋元豐戊午距　聖朝大定辛丑益百有餘年矣歷官者不爲不多能推至誠興崇廟學者不可一二數是知漢唐之治數百年史稱文翁常袞興學校移風俗其美爲二人所專爲不妄嘻　王公方宣　天子崇儒重道之德意學者方嚮　王公之化風俗將益厚矣博人何其幸哉公名遵古字元仲好學守道天下

目爲滄東夫子其爲政也緣飾以儒雅故所口稱治云

學正晉紳　信武將軍口口州口侯騎都尉高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耿　得中

金吾衛上將軍充博州防禦使上護軍彭城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壹伯戶劉　義　立石

碑陰

碑陰記文十四行行三十三五字不等

行書額題廟學碑陰之記六字籀文

熊岳王遵古記

博州廟學厥惟舊哉宋元豐間徐公爽以已俸置房廊施於學以贍學者厥後值宋季兵火廟學被燹學之故基因擾攘間保聚爲縣署所占今聊城縣廨是也

聖朝天眷間學正祁彪始謀指射舊都監廨基以議興建學錄尙戢輔之適趙公慤來爲教授公与丕錄羣力規畫以贍學之資郡人之施建版堂三間廡十六間儀門三間門樓一間又塑宣聖顏孟三像既成郎中甄公格宅有舊十哲像施於學又繪七十二賢像於兩廡亦可謂之苟完矣後十餘年防判趙紹祖与學正成奉世創蓋講堂三間至大定甲午歲防判馮子翼爲釋奠行禮之隘以作新大殿請於州方委正錄晉紳路應辰以贍學錢市材木築基址會太守完顏國公允節來

守是邦知諸生當此重任力不能勝乃假以力功未及成移守於清此數君子有權與庠序者有分祿養賢者有富貴而好禮者宜專其美爲不朽之傳而廣道諸儒歸功於僕蓋欲使後來者用心益勤將有大於是者遵古惟堕成是懼故孜孜然卒其事安敢有其功哉若夫教化流行風俗移易人識廉隅國興仁讓然後語其成功不負數君子之志僕亦以此仰望於後來者焉

大定辛丑季夏晦男庭筠書門人李穀篆額

東昌府學有三絶碑金大定間重脩文廟王去非撰齊西王世永模刊

記党懷英篆額王庭筠書丹時號三絶

金王庭筠號黃華老人善寫梅書法沉頓雄快與南宋諸老各行南北元初巎子山諸人不及也六研齋筆記

王庭筠在金與趙秉文党懷英輩同負書名而庭筠酷似南宮此碑是也攷是時庭筠父遵古實成廟學事王去非記之而令庭筠書之故尤爲得意篆額者即僧英也石墨鐫華

王去非三人俱有傳庭筠之父遵古時爲博州倅以與學自任而去非作記時年八十有一耄而能文亦可稱也遵古字元仲好學守道當時稱遵東夫子官至翰林直學士而庭筠傳中祇一見其名未免略矣

廟學碑陰記遵古撰亦庭筠書而筆勢尤縱逸以古文篆題其額者遵古之門人李穀亦不減党承旨筆法也末行自題熊岳王遵古熊岳縣屬東京路之蓋州故有遵東夫子之稱金史庭筠傳以爲河東人誤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此碑正面王去非撰文稽之東昌府志已載入學校卷中碑陰王遵古撰記府志不載東昌府宋金時皆謂之博州聊城縣倚郭當時祇有一學州縣合之故元豐間徐爽所建廟學其後淪爲聊城里居永樂舊府志稱其元豐中知博州捐資修學校有惠政碑又稱趙大夫爲學官趙大夫者名慥時爲教授碑又稱太守完顏國公者名允節又太守金吾劉公者名義即碑末列銜者也碑陰王遵古撰記遵古字元仲其子庭筠兩面碑文皆庭筠所書庭筠時爲恩州判官金史文藝傳云庭筠字子端河東人中州集稱庭筠爲熊岳人碑遵古自署亦作熊岳文亦稱遵古天下目爲遵東夫子或

者金時之所謂河東與唐宋以晉陽爲河東者自
別歟庭筠卒後章宗以御製詩賜其家其引云王
遵古朕之故人也乃子庭筠又以才逸血禁林是
王氏父子受知於章宗如此撰文之王去非無攷
篆額者党懷英傳稱其爲馮翊人而此碑自署東
平未詳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五　金三

重修中嶽廟碑

碑高一丈三尺九寸五分廣六尺四寸三
十三行行七十字正書篆額在登封縣

大金重修中嶽廟碑

中憲大夫充翰林待　制同知　制誥上騎都尉江
夏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臣黃久約奉
敕撰

奉政大夫充翰林修撰同知　制誥兼　國史院編
修官曉騎尉賜緋魚袋臣郝史書

承直郎應奉翰林文字同知　制誥兼　國史院編
修官雲騎尉賜緋魚袋臣党懷英篆額

大定二十二年十月庚申以重修嵩山　中嶽廟成
未有紀述　制詔臣久約書其事于石臣學術荒蕪
質懼不克奉　詔然黍屬翰林以文字爲職雖甚愚
陋其何敢辭於是承　命戰兢而書之臣聞五嶽在
宇宙間鎭胚胎剖判之初鍾造化神秀之氣鎭坠厚地
莫安一方噴薄風雷蒸騰雲雨材用錄是乎出寶藏錄
是乎殖形勢巍然非它名山鉅鎭所可方擬若夫挺峻

極之狀著高大之稱據天地之中央得五行之正位嵩
我炎業俯瞰河洛號衆山之英者惟嵩爲然爰自書契
以來事跡靈口并一祝融降而啓夏申甫生而興周浮
丘公混俗以僑居王子晉得道而僊去自餘高眞遊覽
元聖棲遲圖讖所傳不可殫舉維　神尸之聰明正
直克相　上帝保佑生民是宜歷代帝王靡不崇奉
凡巡狩四方往往款謁其下而封爵之隆所以褒大之
每有加而無替也舊有廟在東南嶺上年祀綿邈莫知
其經始之由魏大安中嘗徙于神蓋山唐開元間始改
口於此遭宋靖康兵革之難海內俶擾饑饉荐臻郡邑

凋殘寇盜充斥齊國建立創痍未瘳用兵不休賦役頻
重故伊雒淮甸之間戶口蕭條爲甚廟之甚構僅存而
籍修不時上漏旁穿風雨騫剝觀歲惕日殆不能支歲
時祭奠牲酒寂寥鼓鐘不設　神弗顧享可勝嘆哉
　皇朝混一區夏方隅辰寧解嬈除苛政教清肅涵
養休息復見太平自爾公私獻功稍就完葺然積久弊
陋未足以稱　神之居且當　國家開拓之初地
大物衆經營締構不失先後緩急之宜顧興仆起弊之
功力或未暇加有待者洪惟　主上纂明昌之緒題
熙洽之期蒐獵遺文釐樂備舉嚴奉　宗廟肇禋郊

丘懷柔百神無文咸秩至於崇飾海內前代祠廟恒敬
不忘況嶽瀆之在祀典有功烈于斯民者宜如何哉先
是十四年秋九月　敕遣口人諭　指宰相諸嶽
廟久闕修治宜加增飾其選使馳傳遍詣撿視以聞明
年使者復命即以諸應費材用工徒與夫百物之數具
圖上之粤十月壬午乃有重修之　命且　詔有
司凡一夫之役一物之用悉從官給無得煩民仍寘與
之期戒勿倉卒涉于不敬以稱所以事　神爲民祈
福之意維　中嶽口河南府登封縣之境內尚書省
遹以其事下於府二以是下之縣地官則以其費用屬
本道轉運司出公帑之口合廟中前後供施餘利驗其
數以時給之冬官則以其夫匠均賦河南及旁近諸郡
發其騶馭役夫之羨卒闕或不足則募諸遊乎之民隨
時之高下而優予其直以付本縣令臣張子夏監護役
事又命同知河南尹事臣宋嗣明總治之諏日鳩工衆
作畢舉廟制規摹小大廣狹位置像設悉仍其舊無事
改作視其棟橈楹之撓折朽敗者則徹易之垣墉階
陛之缺壞摧圮者則更築之髹彤煥堊藻繪之渝滅不
鮮者則加飾之煥然一新翬壯極麗更無遺力人不告
勞總爲屋二百三十有八間其西齋廳以待每歲季夏

遣使祭祀之次舍不與焉爲始事於十六年四月丁未絕手於十八年六月戊子費錢以貫計之爲一萬四千九百六十有四用力以工計之爲四萬八千三百六十有二落成之日丁壯垂白執持香花遠口罷湊皆大知會不謀同辭咸謂物之廢興成敗自有數存乎其間殆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致者夫以五十年曰循委靡之弊一旦變爲殊絕偉麗之觀匪夫遭時隆平　聖天子在位文明勤儉無爲而成何以臻此嗚呼休哉昔漢武帝元封口嘗登口山從官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流傳後世至今稱美之　吾君壽考與山齊等永永無極其

陰相之功又豈特區區徒見于祝願之間而已耶臣既序其本末以展歸美之報敢拜手稽首作爲頌詩繫之于後頌曰

瞻彼崧高維嶽之雄穹窿隱轔屹然地中奕奕　神宮權輿東阪繇魏以來再徙寬衍上棟下宇揭虔妥靈規摸顯啟氣象崢嶸遭時否屯兵火饑饉天方厭難人不堪命洒埽有闕隳頹弗支上雨旁風過者嗟咨大金受命恢闢疆宇燠休撫摩蹻民口士　皇帝御極寰兵措刑山川鬼神亦莫不寧維時　神宮久未遑卹　皇帝曰嘻我心之惻廼諭近輔廼詔羣司去舊取新經之營之毋資民財毋勤民力一出於公訓其成式干柱眈眈萬口差差金鋪璇題耀映陛隴落成之初四遠咸集峰巒增明雲煙改色邊豆在席笙鼓在庭　神之格思松風泠泠工祝無求施則甚厚雖不望報　神其敢後厥報維何篤生賢人左右　王室如甫如申天子萬年永宅口有魏巍堂堂如山之壽下臣獻頌以相工歌刻之豐碑萬世不磨

此碑正書方整遒勁書者名郝史不立傳亦無書名觀其結構王庭鈞輩似不及也党懷英號爲能書乃任篆額不任書知郝書在當時亦自知名碑立于大定中與博州碑同時世宗勵精政事頗稱太平故以

其暇得修紀事耳石墨鐫華

此碑與宋盧多遜王曾陳知微碑體制豐崇相等今列立於崇聖門外左右各二人呼四狀元碑內衙名俱翰林官兼騎尉文臣兼領武職附紀以備官制之

考說

嵩

碑連大定重修中嶽廟始於十六年四月丁未絕手於十八年六月戊子二十二年十月庚申制詔臣久約書其事于石按黃久約字彌大東平須城人也金史有傳稱其儁朗敢言性友弟爲文典贍云碑作郝

史書尙可識而庚子銷夏記云書者止云日郴不著其名石又完好非泐也蓋未諦視之党懷英金史有傳稱其工篆籀當時爲第一童鈺河南府志云中嶽廟按唐韋行儉廟記云魏徙廟于嶽之東南卽黃久約所謂舊有廟在東南嶺上者也行儉謂元魏徙廟而黃以爲莫知其經始記文偶疏耳至黃謂魏大安初徙于東南嶺上又徙于神盖山所謂東嶺者今廟東黃盖峯也又峻極中峯上傳爲元魏中嶽廟遺阯是又曾建廟山不在嶺上者也行儉謂元魏徙廟于嶽之東南卽黃久約所謂舊有廟在東南嶺上者今廟東南玉案峯也所謂神盖山所謂東嶺者今廟東黃盖峯也又而黃以爲莫知其經始記文偶疏耳至黃謂魏大安初徙于東南嶺上又徙于神盖山所謂東嶺者今廟東南玉案峯也所謂神盖山者今廟東黃盖峯也又峻極中峯上傳爲元魏中嶽廟遺阯是又曾建廟山

上矣童珏字二樹山陰人所修方志與核可觀近今著述之善者中州金石記

嵩嚴寺滌公開堂疏

碑高七尺四寸廣三尺六寸十三行行三十一字正書額題開堂疏三字篆書在長清縣

僧義瑄書

左平章政事今請

滌公　長老住持濟南府十方靈巖禪寺爲國焚修開堂演法祝嚴聖壽者

金紫光祿大夫平章政事宗國公滿察通

山門知客僧宗秀道璘立石

右碑額題開堂疏三字橫列徑四寸前列左平章政事末題大定二十三年九月空日不書中鈐平章政事印最後題金紫光祿大夫平章政事宗國公滿察通名案金史世宗紀大定二十一年三月尙書左丞滿察通爲平章政事二十三年十一月丙寅平章政事滿察通罷據此疏左平章政事卽左丞也通居此官爲宰相之貳故當時亦云左平章政事矣始請滌公在二十三年三月之前及疏文立石實爲二十三

年故前云左平章政事後書平章政事官序可案如
此通本傳大定十七年拜尚書右丞轉左丞閱三歲
進平章政事封任國公百官志封號小國三十內有
兼云舊爲崇以避諱改据是則通封宗國其後當避
膚宗諱易號任國史本此書之耳山左金石志

按靈巖寺有皇統九年寶公開堂疏請者爲濟南
府尹此疏爲左平章政事所請則其禮愈隆矣月
日中間有印方二寸五分文曰平章政事之印亦
與贊公疏之用濟南府印者同例文云祝嚴聖壽
他碑皆云祝延聖壽殆以音近而通用耶末署平

章政事不加左字與首行異金史蒲察通傳但云
進平章政事不加左字百官志尚書省尚書令一
員左丞相右丞相各一員平章政事二員亦無左
右字然平章政事既有二員自應分左右與左右
二丞相分列碑之前有左字者可据也

華州城隍神新廟碑

碣連額高七尺五寸廣二尺九寸五分二十五行行五十六字正書篆額在華陰縣城隍廟

鄉貢進士張建謹記

鄉貢進士蔚口篆額并書

鳴呼唐室之衰也豈一朝一夕而然哉其所由來者漸
矣自安史之亂置軍節度而號爲方鎮鎮之大者連州
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兵驕則口口而自立帥彊則叛
上而不朝魏博鎮冀奮臂而唱於前淄青澤潞躡跡而
和於後皆互相表署合從連衡欲效戰國肱髀相依以
土地傳子孫口口稅爲私有天子不問有司不呵含育
貸忍百有餘年以爲後世子孫背殆疽根此大釁貞元
所以守邦也乾寧三年鳳翔李茂貞以兵犯京師口口
將奔太原次渭北華州刺史韓建遣其子允請天子幸
華州昭宗畏偪復欲如鄜建追及昭宗於富平泣而言

曰藩臣偪彊非止茂貞若捨近口口巡極塞車駕渡河
不可復矣昭宗亦泣遂幸華州時天子孤弱獨有殿後
軍及定州三都將李筠等兵千餘人爲衛以諸王將之
建已得昭宗口口制之因請罷諸王將兵散去殿後諸
軍昭宗難之建自率精兵數千圍行宮以譟請誅李筠
以清君側昭宗不得已遽斬筠以謝砭悉散殿後口口
都衛兵幽諸王於十六宅建又使中尉劉季述誣諸王
謀反以兵圍十六宅諸王皆登屋號呼遂皆見殺是夜
建袖劒詣行宮將及御幄有神口口御幄旁厲聲叱曰
汝陳許間一卒爾蒙天子厚恩至此輒敢爲弒逆事乎

建蒼惶而退亦莫知爲誰明日物色訪之廼華之城隍
神也昭宗亦□□遂徙其神於行宮明年八月已未車
駕還京師甲子御端門肆赦改元光化以華州爲興德
府封城隍神爲濟安侯遭五季亂離典籍廢滅史逸□
事而不傳然華之父老至今能言之而言之未嘗不流
涕也當是時王珂鎮河中羅紹威鎮魏博趙匡凝鎮河
陽朱全忠鎮汴梁李克用鎮太原□行密鎮淮南李仁
福鎮靈夏錢鏐鎮吳越皆熊踞虎跱垂涎孤窣幸時之
亂以飽其欲曾不能遣偏裨將率老弱兵爲勤王衛社
稷之計乎今此神□□縛草傳泥彩色外飾假以成像尚

能赫怒奮威呵叱不祥拯天子於至危極難中以此知
當時藩鎮大臣皆土木之不若也蒼天蒼天此何人哉
□何心哉自五代歷宋以行宮爲太守之署迄今因之
署之東北其祠在焉大定甲午　太守完顏公□畫錦
是邦每布政之暇嘗憫此祠圮于隘□百姓朔望奠酹
艱於出入而葺飾不繼棲瓦朽落貌像黜昏神雖不言
若有所待公屢出言如有財力之士而能遷建增廣者
許之州人張鐸□□楊林暨前道正韋道槩聚父老而
謀曰吾鄉雖屢遭兵革殘毀之甚□而不敢弛逆之名
者賴此神之力也盍遷其廟於外以便祀享衆允其請

□□得爽塏地於子城之東南隅正當向拱揖佑德
之觀宜其神明得所安焉遂平其圮以基以築百堵
既興寢殿斯構迺立高門高門有閎□□乙未五月旦
日以牲幣告神而遷于新廟禮也於是輦石北山礱而
碑之求文於僕以紀神之英烈且俾後世亂臣賊子聞
之有所戒懼焉吾□□之父老篤於忠義不忘我侯濟
安之德既已記其營建之始又爲作迎享送神之詩以
遺華人俾歲時歌以祀焉其辭曰

晦明正直兮惟神之德矯誣竊攘兮惟神是殛謂唐室
之衰兮神猶主乎山川謂唐民之匱兮神尚歆乎血食
何凶悍之難制兮敢乘幾而肆逆□震怒兮威聲雷吼
彼姦孽兮掩耳而走主雖弱兮時獲載寧城雖危兮民
得固守華之父老兮至今思之念昔艱難兮悲歌涕洟
感神之德兮家□而戶奠荅神之休兮秋嘗以春祠薦
肴蔬兮刈玉井之芳蓮進酒醴兮挹渭水之清淵神之
來兮旆綵霞翻神之醉兮觀舞風旋父老兮欣欣偃□
兮拜神願神兮無斁降福兮孔均日將暮兮神聿歸風
蕭颯兮雨霏微雨公田兮及我私望有年兮其庶幾

大定二十四年十月初一日里人張瑀立石

刊石王□

按碑敘乾寧三年李茂貞犯京師韓建請昭宗幸華州語與唐書本紀合以下敘建誅李筠散毀後軍圍十六王宅殺諸王是夜建袖劍詣行宮將及御幄有神圍聲叱退明日訪之迺華之城隍神云云本紀書於乾寧四年而於城隍神之事略焉五代史韓建傳載其父叔豐謂建語與城隍神叱退之語略同殆儒者不語怪之意碑於此段失書四年二字下文遂云明年八月己未車駕還京師甲子改元光化以華州爲興德府封城隍神爲濟安侯所謂明年者似三年之明年則四年矣碑誤也改元光化是五年八月事升興德府據唐書地理志實是四年事碑蓋牽連書於改元之後未分晰耳升府與封神自是一時之事升府既在四年則封神亦在四年亦爲碑所牽連也然升州爲府本紀四年不書至光化元年八月壬戌書至自華州此下乃紀改元事設使華州已升爲府則自華州此下不應又書至自興德府矣此事雖碑誤而紀與志亦不能無疑因附識之碑文作於乙未爲大定十五年其立石則在二十四年濟安侯廟碑唐光化二年別有李巨川撰文柳懷素正書王弁州顧亭林朱竹垞諸家皆有跋惜搨本未備附識之

書地理志實是四年事碑蓋牽連書於改元之後

同官縣靈泉觀記

碑高八尺二分廣三尺三寸文刻牒之下截三十行行五十五字正書篆額在同官縣

華原竹溪散人楊峻撰

邑士劉利賓篆額

月山鄉貢進士劉光書

粤以元璞未分窈冥而含五太淵宗至寂恍惚而蘊二神雖寓強名難窮妙體上無復祖惟我是身在乎太初太易之前生乎無象無形之內塵刼雖壞亘古常存分清濁而扉乾坤運化育而擬景曜允爲萬烝之祖宏關衆妙之門鎮仰而彌高弥堅究詰而至廣至妙孰知空

洞而內隱別體寧測太無而中蘊至眞肇自公孫黃帝之登極也以道化天下志洞清虛心領妙有感西王母而降駕授帝玉像元始天尊帝置宮中道觀之上辰夕朝謁然官觀之号錄黃帝之始也厥後漢唐仙宮道觀暮布天下去縣之北僅二里餘有靈泉觀者是岱宗之行宮鎮銅川之福地形勢雄壯殿宇崢嶸西腋嶺峰之雲嵐翠侵戶牖東瞰滻水之煙浪潤徹軒楹南面孤祠暮雨猶孟姜之泣淚北覩神水鹿苑隱梵僧之譯經周迴顧盼嵐光堆裏松蘿影中霞闕連雲重樓聳漢誠一方之奇觀也政和初道士口景安題元魏天師謙之苗

齋酷獻塵網柄心物表飄然而至此忻然曰吾頃負之地也未迨再葺創營北極殿于西嵓之上日以焚修爲事逮四十餘載而羽化師法眷孫党存信繼而住持性頗敦厚心尚恬澹言論朴直授伏魔籙戒律嚴肅擬碧潭之明月清無繊翳駈邪療病應猶谷聲挈幼扶耄以求救治獲痊愈者不爲勘矣由是父老莫不欽慕其行業暨召齋醮遠遐雲臻迄大定初　王師南征軍須匱乏許進納以賜官觀名額法師喜曰斯廟雖隸東嶽聖帝之廟名然非

獲者飲之輒愈鄉老目之曰靈泉不若具厥事跡陳告師遂以狀聞　省部迨于　勅下賜今名額法師欣然曰況吾教中立觀度人取爲鴻因今契吾昔宿之志矣由是萌心營葺鳩工市木創建三清殿重修岱嶽殿炳靈公殿嘉應侯殿西齊王殿法堂三門客廳廊廡庫厨寮房咸輦嚴備塑像繪壁尤極臻妙若斯經營三十餘載厥工告畢參差殿閣瓦砌鴛鴦而凝煙屈曲廊廡堦墀琬琰而晃日重門啓鑰風光凝壺中之洞天危檻橫虹眼界擬海面之蹔蒐苞徑薜蔓繡墻

非一朝一夕矣況本觀額名雖荷　宸恩所賚非練之才難免雌黃不若求文于權貴雖匪吐鳳之句褒踰金玉冲惠曰此聾瞽之識見況文章天下之公論幸公勿辭僕不獲已勉書記銘曰

至道希夷靈精一炁視聽無形生先象帝寔侶淵宗靡知誰子難窮難詰强名强字宏扉妙門溥育羣黎昭明

兎烏鼎員天地中誕人居上監君治逮于軒皇恫究至
理格彼龐女密授奧旨玉像欽崇道觀肇起宮闕葺修
泰漢奢熾黃冠党公紫府傑士佩籙捧符藏妖剪崇德
服耆艾行播遠邇殿宇經營棄笄捐棄聳雲樓臺晃日
金翠煸鎮銅口雄莅滦水皇恩優渥寶頒勑勤勤一
身住持三紀遒撫元因迺書銘記萬載千春永播休美

武義將軍行耀州同官縣主簿兼縣尉飛騎尉李供
宣威將軍行耀州同官縣令上騎都尉汝南縣開國
子食邑五百戶周允中
大定二十五年歲次乙巳重陽日住持觀事法籙道

士党冲惠立石

汾水高宇刻

右碑兩截上截即刻三年牒文下截刻此記文甚華
贍字法亦似褚虞金人碑刻之最佳者闕中金石記

按陝西通志靈泉觀在同官縣治北崖下有靈泉
飲之已疾禱之能雨因以名觀碑云靈泉觀者寔
岱宗之行宮鎮銅川之福地東瞰滦水之煙浪南
面孤祠暮雨猶孟姜之泣淚云通志載岱岳廟

在同官縣北二里金山之麓金山在縣西北三里
有姜女祠靈泉在山之西麓自石罅中湧出旱禱
有應銅川即銅官川一名同水在縣東北一里西
南流合滦水入耀州界滦水在縣東北五十里以
地多滦木而名其水善溢甚爲邑患南面孤祠者
謂孟姜女廟也廟在金山巖下

淳化縣重修岱嶽廟記

碑高六尺八寸廣二尺六寸五分二十三行行六十七字正書在淳化縣

邠州淳化縣重修岱嶽廟記

武義將軍行邠州淳化縣尉飛騎尉劉景山篆額

夫太極初分兩儀肇判萃爾精英之秀爲乎山岳之靈
嶽之宸尊首稱於岱鎮彼兗州之域嚴然魯邦所瞻位
居五嶽之伯號美上天之孫不欲季氏之旅祭豈假秦

皇之升封掌人倫之摠籍主生死之權輿言其神則微
妙無方變通莫測繫人之吉凶禍福有感必至應如影
響焉言其體則峩峩崇崇風雲會聚雷雨蒸騰扶持造
化茲爲地之德也爰自歷代以來封崇旌顯表其神異
者莫越是嶽乎省虞舜之爲君也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夏禹之時別九州也奠高
山大川九山刊旅唐錫元圭告厥成功焉周之受命也
武王既定天下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歌時邁之詩至于
方岳之下告□□□大漢之興武帝放古巡守之事
薦禮百神封泰山禪梁父以刻石紀功爲頌於詩載於

書編於史傳皆帝王之休功茂烈丕著莫不率由舊章
嚴修祀禮稽周禮大宗□□□祭用牲用騂大司樂
迺奏姑洗賓謌函鍾舞大夏所以儐鬼神也故得陰陽和
風雨時五穀熟草木茂禽獸蕃財用於是出焉寶藏於
是興爲無一物不資其生成無一□□□□者也
洪惟　聖朝奄有四海　懷柔百神　保祉稷
等山河之固　任公卿法台岳之靈以增修於□□
□□於諸祥惟　嶽瀆之神載於祀典者毳邑官

屬歲時祭饗夫淳化爲邑在城之東北依山之險舊崖
府君祠後人易爲東嶽廟歲月浸久楹欹棟橈瓦墮壁
摧聖□□□□□下濕殆將顛仆眞可歎惜加之基址
褊隘人皆相與非稱事神之所有邑人鄭浹等迺啓願
言化到市民曹成曹珪□□□已業稅地周圍玖畝零
在於舊廟之□□□□奐塏之區復葺是廟繪塑綵構
累年於茲猶未畢備至大定癸卯之夏也　太谷白
公來宰是邑下車之始敬謁　祠下遂覩修葺之事
勸諭工師莫肯怠墮繼□□□亢旱率其僚佐精意以
禱神神歆其誠屢降膏澤或旹之疫癘民之疾疹復致
哀禱即獲康愈公之用心益加嚴奉庶幾變凶歉爲豐
穰變愁嘆爲懽謠豈惟一方之民得□□之祐助抑

亦百里之內蒙　公之庇庶今廟也殿宇宏麗門墀
崢嶸碧瓦煥日曜甍飛空體辰極之正位名蓬元之洞
天迴環廊廡二百餘楹繪畫神靈七十四宋既□□□
革故無爾剝以風披神之燕喜以來寧人皆鼓舞而贍
仰嗚呼奕下之事言之易爲之難作之於始者易廢而
復興者難是廟起於將廢作之於難爲甚可慶也與人
□□□□是宜刻之琬琰傳之永久來請於僕欲紀其
實愚固鄙陋上不能發揚　公之美事下不足副衆
意之懇求安上義不獲已謹述此廟之廢興而爲之詞
以遺其民使□□□祀神其詞曰

岱嶽嚴嚴　萬古尊嚴　于天駿極　爲國具瞻　丘
墟雲雨　主宰蒸黔　靈鑒昭格　害盈福謙　於皇
時周　□□□誰　哀時之對　來朝諸侯　魯僖之
世　秩祀嘗修　霈然徧雨　協氣橫流　漢武欽崇
歲至元封　王母親降　圖受眞容　唐驩在位
稱其岱宗　天齊爲聖　美號穹隆　梨園舊址　□
□□矣　仲山之陰　古廟頹毀　邑人二三　有汾
陽氏　豈憚艱難　神宮載徙　于彼高崗　奠此一
方　培坳鏟凸　補陋薙荒　繡幕畫棡　廣殿長廊
繕飾未備　屢換星霜　粤有白宰　□□靈祠

因歲旱饑　憂民阻飢　用伸懇禱　甘霑應期　夕
黍夕稌　如京如坻　公之推誠　喜是經營　廟貌
奕奕　民皆樂成　有餚既馨　有酒既清　薄奠匪
報　于心震驚　神之來速　聲口應谷　神之眄顧
民之爲福　災宦不生　豐登屢卜　文賴神功
誰不祗肅

大金大定二十七季歲次丁未三月二十八日建

進義校尉可淳化縣商酒同監居信口報劉松
修武校尉可淳化縣商酒都監李銘先口報劉禹
典史馮翊　忽希　董彧　魏晃　張宣
劉昭　張總　張慶　孫鎬　翟沂　楊輝
馬選
張唐　口口傳祐助緣

將仕郎邠州淳化縣主簿斜卯劉家
朝散大夫行邠州淳化縣令騎都尉南陽縣開國男
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白偉立石

按岱岳廟在淳化縣北二里高岡上其山名壽峯
山或謂即甘泉賦所云三巒山也今俗呼爲三楞
山文選甘泉賦服虔注緣巒爲甘泉南山又李善
云三巒即封巒觀疑緣巒爲三楞山而三巒爲觀
名也今封巒觀已無攷或後人即其址爲崔府君
祠久之又易爲東嶽廟也碑於年月後列銜一曰
進義校尉淳化縣商酒同監一曰修武校尉淳化

縣商酒都監金史百官志酒使之官使從六品副
使正七品掌監知人戶釀造麴蘗辦課以佐國用
都監正八品掌簽署文簿檢視酘造凡京都及眞
定皆爲都麴酒使司宅處置酒使司課及十萬貫
以上者設使副小都監各一員五萬貫以上者設
使副各一員一萬貫以上者設使及都監各一員
不及一萬貫者爲院務設都監同監各一員不及
千貫之院務止設都監一員此碑有都監同監當
是不及一萬貫者矣然謂之商酒則史志所無又
攷官階之制武散官正九品下曰進義校尉從八
品上曰修武校尉今淳化縣都監用從八品階同
監用正九品階亦史志所未詳也碑書寶藏於是
央焉央是興之省筆俗書益助於此

蓮峯眞逸詩刻
石高一尺四寸廣二尺八寸詩九行行十字跋
十三行行十六字二十二字不等行書在鄜州

興慶池

華蓼樓傾有故基路人空讀火餘碑可憐興慶池邊月
曾伴寧王玉笛吹家集中
作作愚

李氏園

夾水泉敷竹籬一林寒玉繞煙霏青裙白髮人何處

閑殺南漊泠翠黛
故大理丞喬君先生以文章起家迹其德業宜有後
者也正隆之亂丞蒲邑保全一城關陝至今稱之京
兆所留題咏雖一時游戲然今日運會有足奇者
先生仙去十年於茲其子德容以戶曹來光遺跡公
餘搜訪得數紙句命刻之石豈特使芝蘭久而益芳
圭璧久而益貴將見菑田構室不負所托矣天祿鄉
里晚進嘗接餘論方漫令長安此一段因緣喜與德
容共之不揆狂斐於是平書大定戊申正月上沐古
唐中天祿跋

此口得之錄事口口明昌七年二月因府衙委錄事
司口整興慶流杯亭以此石置之壁間錄事馬劍錄
判馬祥記
右蓮峯真逸與慶池李氏園二絕句喬君名扆字君
章洪洞人元裕之中州集稱其詩樂府俱有名然所
錄詩止一篇又不著其歷官本末據此刻知喬君官
至大理丞正隆之亂丞蒲邑保全一城可補中州集
之闕矣喬德容當爲京兆戶曹中州集亦未載戊申
蓋大定紀元之二十八年上沐猶言上辭也申天祿
時爲長安令濟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中州集稱喬扆字君章初名逢辰洪洞人天德
三年進士所載詩祇凌虛堂五律一首碑所刻二
絕句俱關焉詩後申天祿跋云正隆之亂丞蒲邑
保全一城關陝至今稱之盍自登進士至此適十
一年矣金史海陵紀正隆六年六月備法駕入于
南京九月上自將三十二總管兵伐宋命河中尹
徒單合喜爲西蜀道行營兵馬都統制平陽尹張
中彥副之由鳳翔取散關趾軍以俟後命十月宋
人攻秦州臘家城德順州克之申跋所謂蒲邑一
城保全者殆即此時事也申跋作於大定戊申云
正隆之亂又十六年其子德容名守中州集稱其
八歲能鼓琴召入東宮顯宗稱其不凡大定十六
年登科貞祐初爲益都按察轉運使與田琢器之
俱殁兵間顯宗者太宗之子楚王允迪大定二年
五月壬寅立爲皇太子二十五年六月庚申薨二
十九年正月世宗崩章宗即位二月癸亥追尊爲
皇帝廟號顯宗德容名入東宮約略在大定七八
年德容時年八歲則其生在大定初年當申天祿
作跋時德容以戶曹來京兆是登科後十二年自

戊申後越二十五年爲貞觀初其時德容官益都
按察遂遇兵難計其年可五十五六矣此碑移置
流杯亭壁在明昌七年二月是作跋後九年不知
德容是時居何官也明昌無七年是年十一月始
改元承安故二月仍得稱七年洪洞喬氏父有功
於浦邑子被難於兵間兩世忠貞久無傳述金史
既不爲立傳省志又不詳事蹟賴中州集略述其
父子而尤賴此碑之存與中州集參攷得其大槩
備載於此俾作志者或有取焉

雲寂院鐘款

鐘不知大幾許分上下截書每截界爲八區上截每區一字下截書勸緣監鑄及與會諸人姓名正書在淳化縣

皇帝萬歲臣佐千秋
大定二十九年十月十七日雲寂院住持僧道演
都會首沙門僧守彥
勸緣衆法口僧義遠　義遠　守進　守嚴
講經論沙門守固
講經論沙門尊宿僧守一
鑄鐘大鑑富平縣名村劉閏　劉信　冠榮
同監女口烈查剌

界都監大珪
忠翊校尉淳化縣商酒都監郭彬
口武將軍淳化縣尉義騎尉叻古信年
登仕郎淳化縣主簿干邦達
顯武將軍縣令騎都尉路豐縣開國男食三伯戶楊
定
按雲寂院今謂之雲寂寺在邠州淳化縣西南一
里陝西通志不詳其興建始末此鐘鑄於大定二
十九年而院之刱始亦無攷款列住持僧以上至
淳化縣令止凡十七人姑存其姓名內有鑄鐘大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誤

金四

三官宮存留公據碑

石高三尺九寸廣二尺三寸四分上截公據十九行下截記二十三行每行字數十六至十九二十餘不等正書在高陵縣

三官宮奉聖旨存留公據之碑

京兆府

口口口　尚書礼部口節口承

都省劄口備奉

聖旨楊口制口後創造到口名額寺觀者口是尽行口口仍令除去緣其間有口繪塑口佛容像口不忍除毀特許存留其創造罪名口與免放若今口有犯本人科違

制司縣中知口不口依制斷口仍並解見口口委司縣正官一員遍詣應有寺觀神祠等處一一躬親點檢如係自口口口塑繪口神佛容像口口所口官并司縣先口口口具申州府令司縣并僧道口及州府口口籍仍從各州府排立字號口口簽印口合同公據賫付住持寺觀人等口執并造一般合同文簿申覆使府備

坐口口隨處遵依委官點檢施行去後據申到事因除別外口管口司縣數內高陵縣奉政坊

三官宮內口口口口口

右今出給公據付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執照大定二十年十一月　日

使

兹者三官宮元在官道之西起自唐宋迄今數百餘年累口兵火毀像俱廢至　皇統甲子有村人馬志買到上件地基及員與邵顯亦拾已地方得完備與衆社人同議徙於此處修蓋堂宇聖像一口幸而繼口　大定庚子使府降到　聖旨存留公據口慮年深片紙湮沒遂刻金石傳之永久豈明昌二年八月一日嵫峒趙口口記今具社人于右下有社人姓名不錄

按高陵縣三官宮今已無攷但存此碑金史世宗紀大定十八年三月己酉禁民間無得刱興寺觀此碑所云奉聖旨嗣後創造到無名額寺觀者盡行除去即此事也碑又云有繪塑佛容像不忍除毀特許存留創造罪名並與免放是以禮部出給公據執照稽之史志不得其詳公據降到在大定二十年越十二年爲明昌二年而後立碑年月後

有社人姓名五十餘人今不錄內有助緣者曰塑
三官人曰粧三官人當時粧塑蓋分二事也又有
龔興姓名龔姓不見於史惟華陽國志昌寧大姓
有龔習蜀錄有交州刺史龔深此龔興或即其苗
裔歟

高曼卿增修宣聖廟記

石高五尺廣三尺八寸十一行行二十五字正書在曲阜孔廟

僕鄉爲令長山被檄泰安嘗謁宣聖廟歷觀前人碑志自漢魏以來代無不修其舊制稍臨未足以副天下之望茲者

朝廷右文命開州刺史　高公曼卿特爲增葺凡弊者新之狹者廣之下者高之舊所無者創之莫不曲盡其善僕與公有一日之雅喜而謂曰公爲吾儒獲膺此委而能大其規撫俾雄麗如此可謂無負矣明昌辛亥復因奠拜過此安陽赫然十月二十有七日題

武亭鐘款

款共六方各橫廣二尺七寸高二尺二寸或四行或六行八行至十行行或四字至十六字不等正書在乾州

皇帝萬歲臣佐千秋國泰民安法輪常轉

尚書禮部牒

牒奉
勑可口
勑故牒
金明昌叁年柒月　日令史向昇　主事安口口權
郎
中憲大夫行員外郎口
宣威將軍郎中耶律
侍　郎
奉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修國
史王

鄜州鄜城縣陽務村鑄鐘大口
維大金國歲次明昌叁年壬子二月癸卯初一日甲
戌記

陝西京兆府路乾州武亭縣界崇教禪院
先住持祖師僧口口先師僧口照
飜建屋舍聖像鑄鐘都會首住持沙門僧
崇教禪院本在武功于金爲武亭縣是鐘于康熙中
出自河畔時巡撫某公方修薦福寺因載歸焉鐘後
有尚書禮部牒文關中金石記
按陝西通志崇教禪院一名慈德寺在乾州武功

縣治南卽唐慶善宮故址金大定十六年修勅賜崇教禪院今據鐘款前刻明昌三年禮部勅牒則崇教之賜額在明昌三年或修院在大定十六年也鐘刻破地獄眞言寶樓閣眞言大明六字神咒及助緣三十餘人姓名今俱不錄

高陵縣張公去思碑

碑連額高七尺八寸廣三尺一寸五分二十行行四十九字正書在高陵縣

大金京兆府高陵縣令張公去思之碑

將仕郎充書畫局直長張建撰

文林郎楊庭秀書

隴西李居中篆額

太史公序循吏傳曰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不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予始疑其說以謂循良之吏必有赫赫之名著人之耳目或號霹靂手或號神明政而曰百姓無稱何也豈不以循理之吏不求近功有愛民之誠心使民陰受其賜歲月既久民知其愛己故思之無已非若沽名釣譽之徒內有所不足急於人聞而專苛察督責以祈當世之知求其愛民之誠心則蔑如也久之情態俱露誦亦隨之是以民視吏之去如越人之視秦人肥瘠了不加意斯人也烏足謂循理之吏乎故吏之

遣女婢以義責之其人慚而止三春之閒所斷訟獄不啻數十百使人修省改過皆此類也歲或亢旱公爲之焚禱無不感應士或情學公爲之誨諭無不勸勵今口口夾谷公尹京兆暨陝西路提刑使栢德公同尹日凡幕職有闕必委公權行其事非廉能夙著何以致此公解職之明年　朝廷遣使廉問備得公善政之詳不數歲三遷其職任邑人曹璋率諸父老繪公之像構祠堂而事之朝夕瞻望而不忘其德如周人勿剪甘棠而思召公也明昌五季春友人王彥達赴試來京師丐文於予口口口之政予曰昔子產爲政三年而

人歌之孔子所以謂古之遺愛者以其久而不忘也今張君去職八年而人尚思之是亦口之遺愛也子既嘉張公之善政且喜高陸之民不忘公之德故系之以銘曰

猗歟張公　治適厥中　人樂其政　不自爲功　其功不有　積而愈厚　賢者德業　可大可久　爰之小民　競利紛爭　感公之化　禮義由生　昔之士子　恍兮達兮　服公之教　朝書暮詩　今公既去　繪像於堂　千載之下　以配甘棠

按高陵縣名始於周秦之間三國魏及後魏嘗改

高陸隋大業初復名高陵相沿至今此碑前云尋遷狄道高陵北海三縣令下云自公之去高陸也既更三政矣後云且喜高陸之民不忘公之德蓋高陸高陵今古之名互用也碑云口川張翺字子翔陝西通志循吏傳張翔字子翺淄川人名與字與碑倒互當由志誤而淄川則可補碑之泐文撰文者張建金史附呂中孚傳稱建字吉甫蒲城人有詩名明昌初授絳州教官召爲宮教應奉翰林文字以老請致仕章宗愛其純素不欲令去授同知華州防禦使仍賜詩以寵之自號蘭泉有集行於世此碑立於明昌五年而張建系銜爲將仕郎充書畫局直長不云應奉翰林文字殆未任此官時也然碑所系銜傳則略焉金史百官志應奉翰林文字從七品書畫局直長一員正八品掌御用書畫紙札屬祕書監其文散官階從七品上曰承務郎下曰儒林郎正八品上曰文林郎下曰承事郎正九品上曰登仕郎下曰將仕郎此碑張建蓋以正八品官而用正九品下之階以系銜所未詳也首引太史公序循吏傳語據今本史記循吏傳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姦也文不同銘詞後列進士李文本等六十七人姓名皆邑人無知名者今不錄

劉仲游詩刻

詩刻在多寶塔碑右側共四行字數不等草書在西安府

觀京兆府學　大成殿後古碑題六言詩兩首

寶墨銀鈎蠶尾豪文玉振金聲一覽古碑辭翰頓還舊觀神明

西秦觀覽古字碑刻長安最多未勝家藏墨跡羲之帖

換羣鶩

明昌五季二月八日中大夫同知京兆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府事提舉學校事燕臺劉仲游書

按劉仲游詩不見中州集金史亦無劉仲游傳據碑仲游自署其貫曰燕臺而史有劉仲洙傳字師魯大興宛平人累官定海軍節度仲洙有兄仲淵皆與仲游名同用水旁而又同貫或卽仲洙弟兄行也

靈巖寺詩刻

二詩刻在一石石橫廣三尺八寸高一尺八寸前詩共九行行八字後詩十行行八字十字不等在長清縣靈巖寺

琛公堂頭和尙有題超然亭頌因次其韻

巽州節使路伯達

六合空明現此亭本來無垢物華清客來便與圖欒坐萬偈何妨信手成

明昌五年二月十五日十方靈巖禪寺住持傳法沙門廣琛立石　濟南梁宗誠同李堅摸刊

巡按詣靈嵓名刹禮佛焚香憩坐于超然亭覽堂頭琛公佳製謾繼嚴韻

山東路提刑王珩

鍾山英秀草堂靈林下相逢話愈清聞道謀身宜勇退得閑何必待功成

明昌五年十月十五日十方靈嵓禪寺住持傳法沙門廣琛立石　濟南梁宗誠同李堅摸刊

案金史地理志山東東西路提刑司此王珩結銜稱東路提刑卽巡按濟南諸屬也冀州節使天會七年置安武軍節度是也路伯達見中州集云仲顯字伯達冀州人正隆五年進士明昌初授武安軍節度使據金史本傳伯達字仲顯與中州集稱字伯達者異今詩刻爲其自題不宜署字是名伯達無疑爾本傳稱改鎭安武宋朝事實冀州慶歷八年陞安武軍節度金蓋依其舊名而中州集爲武安倒訛之故也伯達詩爲遺山所採山左金石志

按靈巖寺有明昌六年周馳撰田園記見山左金石志記云明昌三年提刑司援他山例許民採伐由是長老廣琛訴於部省五年琛復走京師詣登聞院陳詞蒙奏斷用皁昌天德所給文字爲準盡付舊地云云據此則琛公自明昌三年以迨六年皆住持靈巖也當明昌三年時許民採伐之提刑不知何人假使卽此和詩之王珩則不應縱民採

伐致琛公有奔告跋涉之苦矣此碑二詩一刻於
明昌五年二月十五日一爲十月十五日不知琛
公走京師又在何月王珩詩不載中州集廣琛超
然亭原倡亦無攷

安陽縣重修唐帝廟記
碑高六尺七寸廣三尺二寸五分兩面刻
各十六行行三十字在安陽縣

彰德府安陽縣乞伏村重修唐帝廟記

前應奉翰林文字同知　制誥趙秉文撰并書題額

夫道足以爲萬世法而澤足以爲萬世祀是將有以備
制法開百聖參天地之化育後天地而不亡者矣故桀

紂爲獨夫而仲尼得通祀景公有千駟而夷齊到今稱
之德之在人焉可誣也況乎有聖人之德都天子之位
首出百王之上而幾傳百世之下者哉傳曰惟天爲大
惟陶唐則之今夫日月星辰之昭回雷風雨露之鼓蕩
寒暑陰陽之變化春生而秋殺明來而晦謝以終始萬
物者豈非天之化也哉今夫君臣父子之懿仁義道德
之實金木水火土穀之用壯者力於作而老者休於廬
生者養而死者葬以衣被天下後世者豈非陶唐氏之
遺化也哉陶唐氏之化在於斯民日用之間而莫能名
其所以然非天也耶然則去之千百世如將見之廟而

宇之尸而祝之以鼓舞斯民者亦天也是非所謂不亡
者耶嘗謂帝之德當世思之可也後世何自而思之賢
者知之可也野人何自而知之舊邦饗之可也佗邑何
自而饗之譬之說食必飽說穢必唾此亦人之情也有
人於此暴其人之孤識與不識必環視而怒匍匐而往
救之親與不親必相顧而歎親非在己而喜怒爲用凡
所以爲彼者爲我而已且夫帝既外口身以先人亦所
以爲天下後世是故教莫正於敘彝倫降二女以刑家
則志在和口口矣法莫公於傳神器捨其子以禪舜則
志在爲蒼生矣德莫大於振大災治水以命禹則志在

利萬世矣功施於彼而利及於此恩加於當時而廟食
於後世生而不以黃屋爲心沒而享崇軒之貴生而不
以彩椽爲飾沒而都華構之安庶衢古謠也後世里歌
社舞簫鼓喤雜有遺音者矣土鉶土簋昔所御也後世
山肴野蔌藉蒿芑有遺味者矣易曰咸感也夫咸至
於有心則不足以有感矣相之西六十里而遠有聚落
曰乞伏帝之祠在焉西挹太行北枕漳水古木森然上
閱漢晉居人張伯厚等易其樑棟之朽折者而新之治
其垣甓之毀缺者而復之廟成謁文於僕竊惟相古邑
也若殷王甲之居相文王之居羑里皆有祠廟載在祀

典獨唐帝之祠議若無所出意其神不相於茲土也顧
嘗以爲帝之神如雨露之在天水泉之在地何所往而
不在獨惠彼而遺此豈理也哉嗚呼以如神之智變化
往來其有方乎以如天之仁徧覆包函其有殊乎以靈
象授時之政安知不佐歲功以成物乎以博施濟衆之
心安知不相　明天子以惠於惇獨乎生而厚其恩
沒猶被其賜展敬乞靈烏可已也敢爲之銘銘曰
鬼神唯盱伏羲受圖人文權輿爰倫既敘五教既敷唐
文煥乎披昏抉塗藥民之愚有典有謨位非我娛萬民
其孥丹朱爲疎陸水其都人蟲其居吁嗟都俞恩漸於

庸今其已夫祀焉忽諸遺祠路隅田婦耕夫或祝或巫
白馬彤車清風肅如神來有無清漳之墟歲孰一區神
游貌孤　明昌有道千載同符擊壤康衢走不知乎
今之世陶唐氏之民歟

明昌六年六月望建

觀臺張居仁刊

案金史地理志彰德軍節度明昌三年陞爲府以軍
爲名記在六年稍庶與史相符又傳載趙秉文明昌
六年入爲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亦與碑符文內
引傳曰惟天爲大惟陶唐則之易堯爲陶唐蓋以堯
爲名臨文避之惟稱論語爲傳尚書序正義凡書非

人也亦沿是稱因跋此并及之安陽縣志
碑云相之西六十里而遠有聚落曰乞伏帝之祠在
焉西挹太行北枕漳水古木森然上閱漢晉又云相
古邑也若殷三甲之居相文王之居羑里皆有祠廟
載在祠典獨唐帝之祠義若無所出予按太平寰宇
記云永定縣本漢內黃縣地隋開皇十八年改爲堯
城縣因堯所居之城爲名唐末改爲永定縣又云丹
朱墓在縣東一里堯之子也次永定廢縣在今府城
東四十里宋省入安陽縣則其地祠堯實當以此丹
朱墓亦在府東南嚴邨趙秉文不能遠考故以爲義

無所出耳巾州金石記

太一靈湫詩

石橫廣二尺三分高一尺六寸共十三行行十字正書在西安府

太一靈湫

直疑仙掌捧龍津落葉無留愈覺神福地尚將魚鳥護不思哀憫望雲人

右一

終南見說畜靈湫秋旱虔誠徑一求石磴未容穿屐歷夜窗喜聽聚簷流已便客枕消殘暑將見農家慶有秋自愧書生無異報强搜佳句荅神休

右二

明昌六年中元日知先天觀事奉香火道士何元濟立石

按太一靈湫在長安縣終南山漢書地里志太一古文以爲終南五經要義曰太一一名終南山在扶風武功縣初學記引福地記曰終南太一山左西北而西北之勝莫勝於方山昔人相傳以爲希有如右四十里內皆福地靈湫卽湫池宋敏求長安志池上有澄源夫人湫廟今縣有顯應夫人廟當是澄源夫人改封在終南山炭谷去縣八十里唐封蛇前導兩虎負經四衆驚異檀施雲集於是空崖絕谷化爲寶坊歷隨至宋土木丹繪之功日增月葺莊嚴爲澄源夫人湫池尙在韓昌黎有題炭谷湫祠堂詩

卽此靈湫也却在長安六七月旱亦嘗遣官求之取水往往有應此碑刻太一靈湫詩七絕一首七律一首不著作者姓名玩詩意皆是爲靈湫禱雨而作碑刻于明昌六年中元日不知是追刻前人之作抑是當時禱雨有應之作詩稱自愧書生知非守土之官亦非奉香火之道士也

靈巖寺記

碑高八尺四寸廣四尺五分十九行行四十八字隸書篆額在長清縣

十方靈巖寺記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知　制誥兼同修　國史上護軍馮翊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壹伯戶賜紫金魚袋党懷英撰并書篆

名山勝境天地所以儲靈蓄秀非福力淺薄者所能棲止必待優佛異人建大功德以爲衆生無量福田泰山爲諸嶽之宗口峯巒拱揖鎔麗回抱神秀之氣尤鍾於西北而西北之勝莫勝於方山昔人相傳以爲希有如來於此成道今靈巖是其處也後魏正光初有梵僧曰灋定杖錫而至經營基構始建道場定之至也蓋有青蛇前導兩虎負經四衆驚異檀施雲集於是空崖絕谷化爲寶坊歷隨至宋土木丹繪之功日增月葺莊嚴爲

天下之冠四方禮謁委金帛以祈福者歲無慮千萬人佛事口興而居者益衆分而爲院者凡卅有六趣嚮既異遂生分別主僧永義律行孤介以接物應務爲勞力辭寺事時開封僧行口方以圓覺密理講示後學衆共推舉可以住持乃更命詳實來代義仍改甲乙以居十方之衆實熙寧庚戌歲也越三年癸丑仰天元公禪師以雲門之宗始來唱道自是禪學與行叢林改觀是爲靈巖初祖爾後濫席或虛則請名德以主之而不專口宗暨今琛公禪師廿代矣其傳則臨際裔也師至之日屬山門魔起規奪寺田四垣之外皆爲魔境大衆不安

其居師爲道口猛卒以道力摧伏羣魔山門之舊一旦還復衆遂安焉師以書屬懷英曰吾寺之名著於諸方舊矣錄希有至於定公則不口計其歲月錄定至於今幾七百年中更衰叔歷朝刊紀斷泐磨滅蕩然無餘而佛祖之因地建置之本來與夫禪律之攸口派之承傳後來者鮮或知之念無以起信心鎮魔事雖然佛濃堅固與虛空等而魔者如浮雲浮雲彈指變滅而虛空無有口盡何憂乎魔事惟是著述銘勒佛事門中舊所不廢子無以有爲謀我一言余報之曰諾已乃敘師之所欲言者書口遺之若夫山川光怪靈蹟示現

山中老宿皆能指其所而詳之此不復道也明昌七年炁九月十有九日記

首座僧卽敏　書記僧普寘　知藏僧蘊奧

知客僧宗徹　知閣僧廣仲　殿主僧宗堅

監寺僧濛欽　副寺僧普遷　維那僧悟寶

典座僧普守　直歲僧志功　庫頭僧覺顒

明昌七年十月十四日嵩山住持傳灋嗣祖沙門廣珠立石

歷山賈德摸并刊

碑陰

題名二段第一段詩及僧名共十行行十一字正書間雜古篆

遊靈巖留題

天下三巖自古傳靈巖的是梵王天羣峯環寺連叢柏雙鴻盤空湧二泉此日登臨驚絕景當年經構仰良緣停雲杪憶　寥休子好伴　眞常公與游方禪師社白蓮

丙辰冬至日蓬山劉惠淵識

監寺淨善維那淨悅典座正寧直歲善全住持清安野叟提點行實都綱普謹命工刊

又一段題名五行行書

冠氏帥趙侯濟河帥劉侯率將佐來游好問與焉丙申三月廿五日題

右碑額題十方靈巖寺記撰書篆額皆党懷英一人兼之碑陰兩段一題丙辰冬至日蓬山劉惠淵識丙辰當是蒙古憲宗時也一題冠氏帥趙侯濟河帥劉侯率將佐來游好問與焉丙申三月廿五日題遺山手蹟世不多見書字勁逸不失古法武虛谷云丙申爲蒙古太宗之七年于時金亡三年矣趙侯者案遺山集冠氏趙侯先塋碑稱冠氏帥趙侯天賜字受之今爲東平左副元帥兼分治大名府路同知兵馬都總管事宣授將軍千戶者卽此題趙侯也遺山嘗客冠氏又與趙侯銘其先人宜其有此勝遊耳山左金石志

按此碑党懷英撰文書篆一人兼之惜搨工每行失搨一字使文不全然存者皆完善也碑稱琛公之傳爲臨際齋臨際卽臨濟齊乘載濟陽大定六年遊金主允濟諱改曰淸陽允濟遇弒復舊此碑刻於明昌七年宜遵大定制爲衛紹王諱也鐘於西北鐘卽鍾通用字廣琛住持靈巖當明昌三年提刑司援他山例許民採伐由是琛公訴於部省才得地之十一二至五年走京師詣登聞鼓院陳詞蒙奏斷用皐昌天德所給文字爲準盡付舊地周馳爲記趙渢書党懷英篆額碑立於明昌六年

越一年又立此碑蓋在復地事定之後碑故稱琛公以道力摧伏羣魔所謂羣魔者指侵地之輩其事起於提刑之許民採伐而其禍遂及於羣奸之侵地此是立碑要旨文故特書之

太平院石幢

幢高二尺五寸四面各廣一尺六分皆分上下截書上三面皆象一面刻年號二行行八字下四面各刻眞言或五行或八行或九行每行二十二字至十四五字不等正書

佛母准提神咒文不錄

熾盛光佛消災吉祥陁羅尼文不錄

延壽眞言

破地獄眞言

文殊五髻眞言

僧伽吒密語

滿願眞言文俱不錄

昔明昌七年　月　日太平院沙門

按明藏經有準提慧業以六梵字爲用與無量壽及觀世音大勢至所說不同蓋西方之教大勢至法王子與其同門攝念佛人歸于淨土至有五十二菩薩故準提亦其一耳今蘇州城西有準提庵明唐寅所居相近來往修習其間故庵內有文徵

明祝允明及寅像設焉

重修文宣王廟碑

碑連額高一丈七尺一寸廣六尺二十九行行七十四字篆書額題大金重修至聖文宣王廟之碑十二字篆書在曲阜孔廟

大金重修　至聖文宣王廟碑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知　制誥兼同修　國史上護軍馮翊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壹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党懷英奉　勅撰并書丹篆額

皇朝誕受　天命　累聖相繼平遼舉宋合天下爲一家　洽仁厚澤以福斯民粵自　太祖暨于

世宗撫養生息八十有餘年庶且富矣又將教化而粹美之　主上紹休　祖宗以潤色　洪業爲務　卽位以來　留神政機革其所當革興其所當興飭官厲俗建學養士詳刑濬議禮樂舉遺修舊新美百爲期與萬方同歸文明之治以爲興化致理必本於尊師重道於是　奠謁　先聖以身先之嘗謂侍臣曰昔者　夫子立教於洙泗之上有天下者所當取灋迺今遺祠久不加葺且其隘陋不足以稱　聖師之居其有以大作新之有司承　詔度材庀工計所當費爲錢七萬六千四百餘千　詔遣賜之仍命選擇幹臣典領其役役取於軍匠傭於民不責丞成而責以可久不期示侈而期於有制凡爲殿堂廊廡門亭齋廚饌舍合三百六十餘楹位敎有次像設有儀表以傑閣周以崇垣至于握座欄楯簾櫳罘罳之屬隨所宜設莫不嚴具三分其役因舊以完葺者才居其一而增枿者倍之蓋經始於明昌二年之春踰年而土木基址成越明年而繫漆彩繢成先是羣弟子及先儒像畫於兩廡既又以揖素易之又明年而衆功皆畢罔有遺制焉　上既加　恩闕里則又澤及嗣人以其蟬襲公爵而官職未稱與夫祭祀之儀不備特

命自五十一代孫元措首階中議大夫職視四品兼世宰曲阜六年又以祭服祭樂爲　賜遣使策祝并以崇成之意告之方役之興也有芝生於林域及尼山廟與孔氏家園凡九本典役者采圖以　聞且言瑞芝之生所以表　聖德之致廟成之日宜有刊紀敢請并書于石又廟有層閣以備庋書願得　賜名揭諸其上以觀示四方　詔以奎文名之而　命臣懷英記其事臣魯人也杏壇舊宅猶能想見其處今幸以諸生備職藝苑其可飾固陋之辭挈楹計工謹諸歲月而已乎敢竊敘　上之所以褒崇之實備論而書之而後

系之以銘臣嘗謂唐虞三代致治之君皆相授以道至
周末世不得其傳而　夫子載諸六經以俟後聖降周
訖漢異端竝起儒墨道德名纏陰陽分而名家而以六
藝爲經傳章句之學歸之儒流不知六藝者　夫子所
以傳唐虞三代之道衆流之所從出而儒爲之源也後
世偏尙曲聰沿其流而莫達其本用其偏而不得其醇
自是歷代治蹟常與時政高下洪惟　聖上以天
縱之能典學稽古游心於唐虞三代之隆故凡立功建
事必本六經爲正而取信於　夫子之言夫惟信之者
篤則其尊奉之禮宜其厚歟臣觀漢魏以來雖奉祠有

封汎埽有戶給賜有田禮則修矣未有如今日之備也
初廟傍得曾廢池發取石甃以爲柱礎卸砌之用浚井
得銅以爲鋪首浮滙諸飾錄是省所費錢以千計者萬
四千有奇方復規畫爲它日繕治無窮之利然則非獨
今日之新蓋將愈久而無弊也銘曰　維古治時
以道相繼　不得其傳　粵自周季　天生　將聖
遭世不綱　垂統六經　以俟後王　六經維何
爲世立道　有王者興　是惟治要　於鑠　我
皇　聖性自天　玩意稽古　傳所不傳　建學釋文
崇明儒雅　躬禮　聖師　率先天下　乃睠　闕
里　祠宇弗治　矧其舊制　既隘且庳　乃詔有司
乃疏泉府　揆材庀工　眾役具舉　梓人獻技
役夫効功　臨者以閎　庳者以崇　崇焉有制　閎
焉惟瀵　卽舊以新　增其十八　植植其正　翼翼
其嚴　魯人來思　歎息仰瞻　魯人有言　惟今非
昔　豈伊魯人　四方是式　贍彼尼山　及其林園
有芝煌煌　表我　聖恩　聖恩之隆
施于世嗣　顯秩峻階　視舊加異　廟樂以雅　祭
服有章　錫爾奉祠　名教是光　有貞斯石　有銘
斯勒　揚厲鴻休　以詔無極

碑陰

凡十六段承安二年月日銜名一段五行錄書居中
餘十五段多元人題記及詩四周刻之字體不一附
列于
後

監修官從仕郎曲阜縣主簿權縣事劉讜
同監修徵事郎　宣聖廟敎授聶天覺
四十九代孫　琛　璠　璘　摹勒
五十代孫　損　揚　同摹勒　楊元刊
承安二季三月旦日訖功　楊元刊
高口等題記四行行五字六字不等行書左行
龍山高口同弟民範拜謁　林廟承安二年夏四十

日

又耿愷義等題記三行行十字
二字不等行書

晉臺耿愷義同雲中魏仲古修史煜敬謁　林廟承

安五年閏二月初六日

又蕭元題記七行行十字
字正書

又蕭元從　五十一代襲封特來敬

東遼北野山黃冠蕭元從謁　林廟凡留三

謁　林廟壬寅歲十二月謹題

又魏璠等題記九行行十二字十
一字不等行書

又魏璠等題記九行行十二字十
一字不等行書

雲中魏璠上谷劉詡陳郡徐世隆汴梁李紱隆安張

澄泊男孔孫自鄆道宪至曲阜恭謁　林廟凡留三

日遍覽　聖蹟時經亂已久　廟貌未復追想盛明

不勝愾嘆然聖道隆替繫時盛休褒崇之典豈無所

待云甲辰秋七月廿有一日世隆謹題

又元好問等題記八行行九字八字
不等行書左行

又元好問等題記八行行九字八字
不等行書左行

太原元好問劉浚明京兆那敏上谷劉詡東光句龍

瀛蕩陰張知剛汝陽楊雲鵬東平韓讓恭拜　聖祠

遂奠　林墓乙巳冬十二月望日謹題

又嚴忠濟題記六行行八字
字正書

又嚴忠濟題記六行行八字
字正書

歲在己酉率諸將佐恭拜　林廟周覽　聖蹟留三

日而去二月四日東平嚴忠濟謹題

又王玉汝等題記六行行九
字正書

又王玉汝等題記六行行九
字正書

東平王玉汝燕山畢英范陽盧武賢清亭杜仁傑從

行臺公拜奠　祠林歲仝己酉立秋日上谷劉詡謹

識

又張德輝等題記六行行十
字隸書

又張德輝等題記六行行十
字隸書

太原張德輝由眞定抵東平從閻里諸容敬瑟　林

廟周覽勝跡留一夕而去男復侍行歲乙卯夏五月

二十五日識古宪丁丞顯同來

又郝經題記五行行七字六字
不等行書左行

又郝經題記五行行七字六字
不等行書左行

乙卯秋九月十有三日陵川郝經拜謁　祠下遂奠

墳林

又高詡題詩十三行行
七字行書

又高詡題詩十三行行
七字行書

庚子歲七月上旬盩厔高詡敬謁　聖師祠下謹題

二絕何以誌其來

帝王而下幾興亡銷盡榮華作戰場獨有　東家詩

禮在子孫萬古讀書堂

六經不幸火于秦日月曾何礙片雲用捨從來開治

亂皇天本不喪斯文

又楊奐詩六行行十一字
十字不等行書

又楊奐詩六行行十一字
十字不等行書

會見春風入杏壇奎文閣上獨憑欄淵源自古尊

一洙泗祖述何人似孟韓竹簡不覩秦火冷楷林空倚
魯城寒飄零蹤跡千年後元分東家老一簞
又文劇詩六行行九字十字不等行書
婁婁野草翳雲壇回首尼山一凭欄空想文風復鄒
魯豈知俗學尚申韓虛堂晝寂禽聲雜高閣春深檜
影寒樂道獨憐紫陽子忘情軒冕詠瓢簞
又劉詡詩六行行十二字十一字不等草書
乘閑杖策上郊壇絕勝登樓靜倚欄千古遺蹤思
孔孟百年雅集數楊韓泉通鼇背波紋冷月照龍門
夜色寒此去關西有東魯柳塘沙路口壺簞紫陽方有歸秦

之興故及之
又劉文等題記十行行十三字行書
朝列大夫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副使劉文因理東
原等處郡邑獄囚路經曲阜率分司書吏徐介周瑞
奏差羅文郁從　嗣聖五十四代孫中議大夫襲封
衍聖公孔思晦偕三氏子孫教授王不矜學錄賈淳
德掌書任明善敬謁　林廟瞻仰奠拜禮成而還時
延祐歲次己未六月二十又五日也
又祭文二十行行十七字十六字十五字不等行書
大元延祐六年歲次己未六月乙酉朔越二十五日
乙巳朝列大夫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副使劉文謹
以清酌之奠敬致祭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
惟王爰出乎類自生而知德配乾坤道光日月總無
極於覆載破未悟以通明爲古今師懷帝王器全集
大成之敎決開榮進之源希用報章式陳明薦尚饗
兗國公
惟公位崇亞聖名冠四科詖瑟自怡樂道爲任有攀
鱗附翼之志無施勞伐善之心禮祀大賢光隆永世
尚饗
鄒國公
惟公生稟淑質名推大才立王化之基治儒術之道
遵行仁義距放邪淫垂萬世之憲言宜諸生之禮祀
尚饗
按此碑党懷英奉勑撰書篆額其立石在承安二
年三月署于碑陰檢曲阜縣志金石卷中載此碑
云明昌二年立蓋由未見碑陰但見文內有明昌
二年字遂以爲明昌二年立也据碑云經始於明
昌二年之春踰年而土木基構成越明年而黎涂
綵繪成又明年而衆功皆畢六年又以祭服祭樂

為賜歷年如此其多非明昌二年立石明矣章宗建號明昌只六年其第七年為章宗承安元年玩文內所載至六年止則文為明昌六年所撰書遲之兩年而後刻石承安二年者乃刻石之歲月也

書碑時党懷英歷官翰林學士碑與傳合至承安二年則致仕矣衍聖公孔元措以承安二年二月始兼縣令其修廟興工時尚是他姓權縣事故碑陰題監修官曲阜縣主簿劉某權縣事也此數行雖隸書與碑文筆法迥異非党書數行之外周刻題記十五段內承安二年承安五年二段金人所

題其上寅歲蕭元題壬寅係元太宗崩後之次年六皇后稱制之初年甲辰七月魏璠等題甲辰乃元太宗六皇后稱制之三年乙巳冬元好問等題乙巳為元太宗六皇后稱制之四年己酉二月嚴忠濟題己酉為元定宗崩後之次年嚴忠濟乃東平行臺嚴實之子己酉立秋日王玉汝等題與上段同歲所稱行臺公亦即嚴實也乙卯五月張德輝等題乙卯為元憲宗五年乙卯九月郝經題元世祖即位郝經以翰林侍讀學士使宋被留此時謁林廟當在世祖即位以前為憲宗五年也庚子七月高翊題詩庚子是元太宗十二年此下皆題詩不能定其年歲其末為延祐六年劉文等題又有延祐六年祭文三篇以上各段皆年歲參錯今依碑文隨錄不加詮次云

承安鏡文

鏡圓徑二寸
八分正書

承安四年上元日陝西東運司官造監造錄事任押提控運使高押

按金史百官志都轉運司使掌稅賦錢穀倉庫出納權衡度量之制其屬有同知副使都勾判官斤

籍判官支度判官鹽鐵判官都孔目官知法司吏抄事譯史通事押遞公使惟中都路置都轉運司餘置轉運司陝西東西路則置漢知法一員餘官皆同中都此鏡題陝西東運司官造蓋陝西東路轉運司所造也錄事之官志惟諸府節鎮有錄事司錄事一員正八品又諸府鎮都軍司都指揮使條下有云仍與錄事同管城隍其轉運司所屬不見有錄事此鏡有監造錄事又有提控運使大抵以節鎮錄事為監造官也

圓覺禪院鐘款

鐘界十五區每區高廣俱一尺七寸
五分字多寡不等正書在韓城縣
皇帝萬歲臣佐千秋風調雨順國泰民安
圓覺禪院受業僧
都會首傳大　戒沙門廣以下僧名及助
前進士何孜　保義副尉口酒同口口口　忠武校
尉口酒都口高口口　口信校尉行縣尉完顏口
衛爭郎行主薄石暠　口勇大將軍行同州韓城縣
令納罕
平陽府襄陵縣郭　大鑑進義校尉許　男
許德　許全　許成　孫許一　許二　許三　元
孫泰壽　伯壽　倚壽　念四　念六　高僧
大金承安四年四月一日畢

出韓城北郭不半里許有高原突起類視城中數千
家如平沙列萬幕然曰圓覺禪院閎傑壯麗俗所謂
北閻寺者是已山門東偏有亭架鐵鐘一口聲甚宏
亮寺爲金大定十三年重建鐘則鑄於承安四年土
人云鐘自黃河浮來今按其款有官莊邨周村薛村
少梁相里保芝川店諸地名皆屬韓城則閻邑率錢
共鑄已有明証土人之言誤或云相傳鐘初成工戒
以勿擊俟行數十里擊之工行二十里遠擊之由是
芝川以南不聞鐘聲此又因括地志所言嘉興德藏
寺鐘而傳會者也至縣尉完顏某主簿石嵩縣令納
皇可據以補志乘職官之缺云

按圓覺禪院今名圓覺寺在韓城縣北門外再建
高爽宏麗爲一邑勝槩宋咸平元年重修王欽若
書額至金時又有修建鑄鐘之事款題皇帝萬歲
臣佐千秋是向來寺觀碑識多如此此獨增風調
雨順國泰民安八字近代各處寺觀梁柱鐘鼎率
題此八字蓋昉于此矣此鐘周刻僧名及助緣男
女姓名二百餘人今俱不錄內如北流水慶善坊
水磴社官莊社周村董村相里保趙村王村馬村
庾村北薛村芝川店客義坊北里村東少良紅神
底落村張莊顏家莊西王莊論公村皆村庄古地
名可資志乘家考證者不僅如古石琅玕所云也
餘如稱謂之異者有魚吳驢馬小官人姚大行者
因學究張敎書皆足供談資又有書不氏者二人
未當卽錢字俗書省文已見於此併識之

驪山詩刻

石橫廣二尺七寸二分高一尺八寸連跋共二十三行行八字十七字不等正書在臨潼縣

陝西路按察使移剌霖

驪山有感

蒼苔逕滑明珠殿落葉林荒羯鼓樓渭水都來細如綫

若爲流得許多愁

詩之興也久矣其源本出於國風之什濫觴於漢魏

派演於六朝下逮唐宋汪洋大肆靡所不至大率以

鍊格鍊意鍊句鍊字爲法而能少相兼自各名家而

已必求其粹然可稱道者亦不多得焉嗚呼詩道之

難也如此　按察相公人品高秀天性奇穎始以儒

業自舉一游場屋芥拾甲科已而事與願違投筆就

宦然游戲翰墨之間初未廢其寸陰大篇短什率皆

出前人用心不到處士子仰之如泰山北斗向提憲

關中嘗有題華清宮三絕句遠近傳誦不啻膾炙方

以不多見爲恨頃因再遊復留一絕格愈老意愈新

句愈健字愈工恬然備四鍊體自非深於文章者其

孰能與於此友人賀吉甫已作傳遠計迺命遼東孫

吉之書諸石九嵕徐從周刻其字晉陽舊部吏聞而

喜之復識歲月于後云承安屠維協洽書雲後七日

謹跋

移剌郎耶律金史有移剌履元好問集作耶律履是

其証商挺增修華清宮記有太傅移剌公疑郎其人

後有跋自署晉陽舊部吏而姓名無姓名關中金石記

按此詩不見於中州集陝西通志藝文卷載此詩題下注云二首遜一則是此題有詩二首矣据此碑詩後跋語但云頃因再遊復留一絕是原只一首不知通志所不遜者又何詩也此跋又云提憲關中嘗有題華清宮三絕句通志亦不錄跋後紀歲月云承安屠維協洽書雲後七日蓋承安四年己未歲冬至後七日也

賜進士出身　諮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綏德州新學記

碑連額高一丈一尺二寸廣四尺二十四行每行下缺大約六十四字正書篆額在綏德州

新修州學之記

秦并天下以赤翟故地十五縣爲上郡即今綏德是也漢初入於匈奴唐遍於土蕃五季領於李仁福蓋其民不沐中國涵養之德爲日久矣且永下闕以得名者亦以夷夏錯居止欲撫綏安輯之而已至於教化遽暇及哉

國朝之興今殆百年民漸知化然以州據形勝襟帶關隴控制靈夏實爲用武之地又蒞政者率多武人故學者比內地爲少裘承安四年東原下闕名進士爲軍事判官繼而亳社秦君守正復以通儒來守相與謁先聖先師而廟居州之西北夾城地汚下廣不盈畝庭序像設不具惻然以爲陋謀徙而大之明年得地於州之東南極亢爽遂營新宮宮下闕夫子於陳蔡者像之登於堂餘六十二子繢於兩廡籩簋罍樽坫俎春秋祀事凡所以用之者如禮即其宮爲學室筵齋講庖廩庫下闕所以資之者無不備鑿宮前土山闕其扉以臨通達方其營宮也凡業學以吏者約割月奉餘亦率私錢以助幾百萬市材徵工神棲口基下闕尚書工部爲郎中高獨典其事自夏及秋六月而工畢由是境內及旁郡來學者衆廼書走東垣請予爲記予以謂王者之治敎化口本下闕也古者國家黨遂之閒有學有序有庠有塾所以涵養其民爲至詩書六藝射鄉食饗以習耳目以易心志以充其四體而變其風俗下闕腹之慾日用而不去間陋其材以爲天下用其或不率然後束之以法令威之以刑罰其治本末如此故天下之勢安危治亂每視其下闕吏受其民而收之者當奉教化宣之於

民至於簿書期會刑罰法令一二胥史職耳然非知治之審則亦未嘗不本末倒置蔑舊不知下闕脅柳俗升裳子厚不鄙其民動以禮法爲新廟學亦自矜奮噫當文公子厚之時循吏爲多至使天子之敎化達被夷貊獨善二子者下闕而能推其本也今秦高於蒞治之始建學校作士氣以奉　天子敎化爲己任使其民知忠國涵養之德釋然以慰秦漢唐五季之不幸其功豈下闕蜀與柳耶可謂知本而得爲　天子之吏之體矣是以樂爲之書昔

大金泰和改元蔵次辛酉春正月上澣日記

忠翊校尉綏德州司候劉完提控監修　儒生張翥
同□□
從仕郎知法馬世安　監修命王亮
文林郎知臨洮府康樂寨寨事賜緋魚袋劉
徵仕郎保安州軍事判官慕容
登仕郎綏德州義合寨主簿郤
儒林郎守平陽府霍邑縣令賜緋魚袋李
承事郎綏德州軍事判官高
鎮國上將軍同知綏德州軍州事護軍廣平郡開國
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
奉訓大夫綏德州刺史兼知軍事上騎都尉天水縣
開國子食邑五百戶

碑後有綏德州義合寨主簿郤□知臨洮府康樂寨
事劉完金史地理志云綏德州有義合寨置弟二將
臨洮府有康樂縣康樂當是先爲寨後升爲縣也又
有知軍州事天水縣子同知軍州事廣平郡侯兩銜
文中稱秦君守正以通儒來守高君□□以名進士
爲軍判官當即兩人姓名關中金石記

按碑云秦并天下以赤翟故地十五縣爲上郡今綏德是也翟即狄通用字左傳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國語不窋失官自竄于戎翟此狄翟通用之證也狄有赤白二種春秋宣公八年晉帥白狄伐秦此白狄也宜公三年秋赤狄侵齊此赤狄也史記秦本紀惠文王十年魏納上郡十五縣此即碑所云十五縣爲上郡也地理通釋上郡今鄜延丹坊鄜銀夏綏德保安之地皆是也又史記趙世家趙惠文王三年滅中山遷其王于膚施膚施在上郡即十五縣之一也又匈奴傳武王攻逐戎夷涇洛之北名曰荒服晉文公攘戎翟居於西河洞洛之間元和郡縣志白翟及秦同州今鄜坊綏延皆古白翟地綜此數說皆謂白翟未有謂赤翟者此碑云赤翟故地恐是紀載之訛也陝西通志學校卷云綏德州學舊在州城西北金承安四年刺史秦守正移州治東嵯峨山南一百步秦和元年增修有記即謂此碑也據碑則秦守正以承安四年來守是州明年建學自西北移於東南是爲承安五年自夏及秋六月工畢明年泰和改元撰文立石蓋自移建至立碑首尾三年而通志乃云泰和元年增修誤也

嵯峨山漢書地理志左馮翊池陽縣嵯峨山在北
師古曰嵯音鉏俄即今俗所呼嵯峨山是也按嵯峨山
疑與此嵯峨山名同地異此山即疏屬山一名雕
陰山在州城內山海經貳負之臣曰危與貳殺
窫窳帝乃梏之疏屬之山元和郡縣志龍泉縣有
疏屬山亦名雕陰山龍泉縣即膚施縣地唐天寶
初更名隋大業中廢綏州置雕陰郡蓋因山得名
也然以碑文按之山不甚高文云鑿宮前土山闕
其扉以臨通道其大勢可知矣年月後列街惟劉
完張翥馬世安王亮署名餘皆有姓無名又碑之

一例也

泰寧宮鐘款

款二行橫廣二尺五寸三分高二尺十二行行十字至十三字不等一止書年月五行行三字正書在鐘南斷

維大金泰和陸年歲次丙寅上元日

竊以將崇　至道敢忘神宇之修欲振　眞風須假鯨音之作故鳩哲匠用鑄鴻鐘縻金索以高懸建寶樓而迭擊庶使群迷開至音而開覺抑令滯魄仗餘韻以超昇伏願集此善緣仰增
聖算時和歲稔國泰民安普暨一切有情莫不均蒙福利

昔秦和丙寅歲癸未月丁酉日記

三原縣后土廟記

碑連額高一丈廣三尺五寸二十二行行二十二字正書額題重修后土廟記篆書在三原縣

耀州三原縣荊山神泉谷后土廟記

懷城鄉貢進士王希哲撰

美田鄉貢進士劉光書并篆額

竊原混沌既判陰陽遂分穹窿而在上者謂之天盤礴而居下者謂之地天氣資始而不能資生能資生者莫大於地地勢坤坤至柔以和順奉天卒能生成於物易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承順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

此贊美坤之爲用也伊六合之外邈無端倪難以形詰置而勿論姑以禹治九州之限論之取人易信內有嵩泰衡華恒五嶽五列江河淮濟四瀆旁流上中下三壤有敘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五土各殊此上所產之物並有所宜皆坤與所載而錄主之可見祖萬物子百靈長養無極含宏有餘者矣略陳人所賴者稼穡人之食桑麻人之衣棟宇取材於山林器用運土於埏埴珍藏有金玉珠璣異貨有羽毛齒革以至疾病有請禱之法出入有所向之方靜而思之人生一世未有須臾不資於地者故物理論稱其德曰毋神曰祇亦曰媼大而

名之曰黃地祇小而名之曰神州亦曰后土黃地祇舉八極之外地神州舉王畿千里之內地所在皆得言之凡立祠廟尤所宜矣若夫三原迺漢池陽之舊境也縣之東有　后土廟在神泉鄉今名龍泉鄉出郭門直行十餘里至大王村右轉北向人浮山或云釋典所載耶象西方佛國牌浮羅原與此無異可不偉歟又名荊山禹貢所載導岍及岐至于荊山疏云在馮翊懷德縣南是也其實一山而兩呼之谷行不遠已達于廟清流迭徑溉數頃以常收古木凌空歷四時而俱好三門三間十二架過樂臺正殿曰坤柔五間三十架獻殿并撰

水八間二十架仰瞻神像以婦道配天繪塑冠服一如帝后之狀側有五嶽殿三間十五架兩廊靈官堂禁神位子孫司客廳通計二十五間七十架次東北隅翼然有亭三間十二架以上屋宇皆山節藻棁曲盡其妙亭下有湫周圍與亭頗等水色澄湛深不可測餘水出于正南凡遇歲旱至誠祈禱即日雨作生民蒙潤多矣三輔間聞往往取水于茲登高四望東連唐高祖憲陵西接武宗端陵二陵相照屹然而起爲廟之肘腋也南對長川瞰渭陽之春樹北依大阜背漆水之驚波爲廟之衣帶也谷中地勢或掩或抱或高或低奇詭不一難於具陳據此形勝寔耀下之爲冣也每當季春中休前二日張樂祀神遠近之人不期而會居街坊者傾市而來處田里者捨農而至肩摩踵接塞于廟下不知是報神休而專奉香火是縱已欲而徒爲佚遊何致民如此之繁夥哉粵有里人梁再興梁勝梁玘昆仲等嘗記遠祖創始之日誠心所感致有祥雲瑞靄垂覆于地地係已業即於其地南北取五十步東西二十五步不受鄉人助緣獨力修成人稱爲梁家廟至今古老猶話其事祖父梁棟於宋慶曆四年重修父梁再成於紹興十年酬修欽遇　聖朝太平日久梁氏昆仲於大定二十五

奉明昌元年承安五年泰和元年四次添改修建至於完備一所無缺克遵先訓止辦家財亦不假鄉社一毫之助難乎其人矣故世世相承居處廟之右出入廟之下永爲廟主噫期廟成功非是一朝之夕勒碑頌德庶傳千載之名戒尔子孫敬哉無替先蒙求記僕謂池陽多才俊善屬文老夫憒憒不能爲也其詩益堅謾索枯腸而書其大槩云耳時泰和五年乙丑歲季春上休日謹記

六年丙寅三月壬午朔十八日己亥主廟梁再興

梁玘　姪梁進等同立石

懷城楊瑞刊

按此碑題云耀州三原縣三原縣自五代迄明初皆屬耀州宏治三年改屬西安府至今因之碑云三原廼漢池陽之舊境漢書地理志池陽惠帝四年置屬左馮翊自北魏太平眞君七年改名三原相沿至今中間唐武德四年嘗更名池陽六年改華池貞觀七年復名三原元和郡縣志三原者以其地西有孟侯原南有豐原北有白鹿原也碑云后土廟在神泉鄉今名龍泉鄉陝西通志后土廟本名泰寧宮在三原縣東北四十里唐村廟祠泉谷中神泉一名白馬泉又曰白龍泉其泉澄汲旱

禱即應碑云出郭門直行十餘里至大王村右轉北向入浮山又名荆山禹貢所載導岍及岐至于荆山禹貢導岍及岐至于荆山荆山疏云在馮翊懷德縣南是也其實一山而兩呼之三原縣志浮山在縣北二十里孟侯原西富平縣志荆山在縣西南十里元和郡縣志荆山在富平縣西南二十五里禹貢導岍及岐至于荆山孔傳山在岐山東漢書地理志褒德縣與禹貢北條荆山在南懷德縣者即富平縣地漢書地理志不著建置之年屬左馮翊後漢省入頻陽晉即其城置富平縣自是不改以臆度之富平之西南與三原之東北接壤山在富平謂之荆山入三原境則謂之浮山也碑云登高四望東連唐高祖蕭陵西接武宗端陵唐書本紀高祖葬獻陵碑作憲陵與史互異據陝西通志高祖獻陵在三原縣東北四十三里龍池鄉唐朱村武宗端陵在三原縣東北三十里神泉鄉騰張村碑載二陵雖有東西之別其實同在縣東北不過遠近相去十三里耳

眞清觀牒

石高七尺一寸五分廣三尺八寸分兩截書上截牒大小字共十二行行字多至廿九字止下截田契三十五行行二十一字正書

尚書禮部

據耀州棲霞縣第一都太虛觀丘處機狀告同懷州修武縣劉志敏狀告伏爲懷州修武縣七賢鄉馬坊村有道庵一所自來別無名額於東平府納米請買到日字号空名觀額一道乞書填爲眞清觀者

牒奉

勅可特賜眞清觀牒至准

勅故牒

大安元年五月　日令史王　眞主事翟昌言

奉直大夫翰林修撰同知制誥權員外郎趙

朝請大夫禮部員外郎納蘭
中憲大夫禮部郎中兼國子監丞王
翰林學士承旨中奉大夫知制誥兼禮部侍郎同修
國史提點司提口士張
皇弟開府儀同三司判禮部尚書韓王

本觀置買地土文契
出賣地業人修武縣七賢鄉馬坊村故稅戶馬愈男
馬用同弟馬和自立契將本戶下口口地二段共計
弍畝叁厘立契賣与全眞門弟子王太和王崇德爲
永業修蓋全眞道庵準得價糸壹拾陸貫文各七口
九伯並拠卽目見定交割謹具開坐如後
一出賣村南竹菌地一段南北畧東長弍拾陸步伍
分西長弍拾陸步伍分南闊壹拾陸步北闊壹拾步
并次東一段東長弍拾陸步西長弍拾捌步半南闊
壹拾步北無步東至大河西自至南自至北自至並
拠糸業主對目商議定所有地內差稅物力實糸照
依通撿去馬愈戶下貯脚　俱輸所拠地內竹竿樹
木不係賣數
天雨水透流車牛出入一依仍舊通行
右件前項出賣地土賣与全眞門弟子等爲永業並

不是裏私卑幼口交亦不是債欠準折並無諸般違
礙又加立契日一色見糸交領並口別無懸欠恐人
無信故立此文爲拠
大定二十八年十二月自立契出賣地人馬用押
同立契人馬和　押
引領人部下王守玗　押
寫契人本村王瑩　押
稅說價糸壹拾陸貫文　廿三日

按此牒爲大安元年所賜與前大定二三四等年
勅者微有不同前牒或由本路轉運司或由戶部
差委發賣所此牒則但由尚書禮部據某縣某人
狀告而已前牒皆著錢數此牒則云東平府納米
亦不言米數前牒無字號此牒則有日字號餘式
並與前同牒後載本觀置買地土文契所列各條
與今人文契體例相仿契中年月後一曰立契出
賣地人卽今之賣主也一曰同立契人卽今之賣
主親族也一曰引領人卽今之中人也一曰寫契
人卽今之代書也自大安至今越六百餘年而買
賣地土之格大致相符可知凡事皆有緣起亦置
心世務者所宜知也

大安磚刻

磚高一尺二寸八分廣一尺五行行六字正書

大安二年四月三十日未時老爺感化趙門白氏捨地建廟

按此不知爲何神之廟然文云老爺感化則必爲山神土地之祠非仙佛廟也蓋娘頑婦自昔已然存此以見陋俗之緣起

貞祐寶券

券高一尺五寸廣一尺二分作三層書第一層貞祐寶券四字與券首伍貫二字俱橫寫第二層五行中三行行六字正書旁兩行各五字篆書下層十行行十五字

貞祐寶券字料

祐　伍貫八十足陌

貞寶

券　字號

京兆府合同　行寶券並同見錢行　不限年

准

月　京兆平凉府官庫　券

寶券庫　押　專副　攢司　押

僞造者斬賞寶券叁伯貫仍給犯人家產

貞祐　年　月　日

庫庫　攢司　押

寶券庫使押　副　判官

庫使押　副押　判官

尚書戶部句當官　押

平涼府合同

右貞祐寶券予辨其文一云平涼府合同一云京兆府合同按金史食貨志金海陵遷都置交鈔與錢並用宣宗貞祐二年五月權西安軍節度使烏林達與言關陝軍多供億不足所仰交鈔則取於京師徒成煩費乞降板就造便七月改交鈔名曰貞祐寶券又百官志設交鈔庫於上京西京北京東平大名益都蔚咸平眞定河間平陽太原京兆平涼廣寧等府瑞平清通順薊等州三年罷之此券有不限年月許於京兆平涼府庫倒換語知爲京兆平涼所刻板也研潛堂金石文跋尾

楊振碑

碑高七尺四寸廣三尺八寸七分二十七行行五十五字正書在乾州

前進士河東元好問撰

前進士武功□□書丹

前進士華陰□□□篆額

□諱振字純夫一字德威姓楊氏唐鄜國十九世孫鄜

國□於□□以□□之□□□□□之□□□□縣人
鄒公以□□嗣行□生棻棻生温温生幼言幼言生鄠
鄠生皐皐生免免生珍珍生□贇□贊生□□□□□
□□□□□御史襲封□□□□□乃□□人彭城
劉氏有子十二人長曰公□次曰公神公留公□公洪
公素公□公□公□公□公□始□世□□諸房
所居號□□□□總謂之□楊氏公□之子舜靖舜靖
之子信信之子禹禹之子言言之子□□之子□□配
裴氏於公爲□父□金□□以太宗之家□祭祀□□
□楊葬皆從西臺君子超道超道配尚氏正隆□避王

統制之亂寓乾州南自□族人號□□翁公□□翁次
子也幼喜讀書與□□張子□□嘗手抄經傳尤愛王
符□論與賓客談時稱誦之弱冠仕州縣爲屬□□與
郡王□□□西□□□知公名還之□從甚信重之公□
爲王□□與民皆吾人奪彼與此其利安在王嘆曰我
正以此□罪今日之役□命□□□□□言哉□□
吏有□□山□□名□一□以□□當之□公謂同列
□奪人之□又誣以罪豈朝廷意耶吏□□泰和□見
公府文移□□□□謂所□□我往在丹州時見□
□□□□□□□□以□文相欺比來官□殆似之□

及泰和律下問之論月不樂者□之□亂□□□□□
□□□□不如□□□統不□如制聖人立法□從
如□人情不□□□亦□我於法□未嘗見一事可與
相當者□比附爲□□□□□□□□□乃□□人彭城
事□先爲之防□猶□□□□□□以障江河必無是理知
不可行將□□易紛紛不已安得不亂□□□□□
□□□□□□□□□□□□□□□□□□□□□□
□□□□□□□□□□□□□□□□□□□□□□
□□□安□□□時皆處□僚公率爲□禮又大舉顯
道□□以事□上官幾□□□□□□□□□□之□□□
□□□喜□□大官公之知人多□□□學古文戒
之曰無獨與同輩較優劣能似古人乃古文爾吾雖□
能想理當□□□以□□□□公□□公□□若欲吾
兒讀此耶必欲學詩□當從毛詩讀耶不然亦須讀杜
工部詩耳我見界上官□□兩國□□買□□□□無
的□□□□□□乎復何望焉所謂讀毛詩者□如□
□□茹欲兒輩就地頭買之耳以□祐三年三月二十
有五日春秋六十有三終□□□□□□□□□□□
崔氏生子燧繼室閻鄉程氏□子□□□□□煒輝繼室
晁氏生子□□炳舉進士奠□除□□□□□□□□
司經歷官□部令□諸孫六□□□□□□□□□□
□□□□□□□□□□□□□□□□□□□□□□□
□□□□□□□□□□□□□□□□□□□□□□□
□□□□□□□□□□□□□

於州南小口村新塋口南豹墓次三夫人口焉禮也公
口雅重儀矩可觀家居未嘗有惰容子弟見者必口口
口乃前有所問口反復思之不敢對也當官公口所口
反甚多嘗夜口口里口兒爲其父作黃口召諸子告之
曰某家作口事人口之有孝心我視之殆兒戲耳此人
口同列其斷獄口知之矣人有口曲世人口有不口口
之爲直者口欲賂神耶我平生執法過誤或有之至於
故以口口物口口無口也後日口不諱慎口爲此以爲
識者笑爨人李安口口公嘗賜以口口引云純夫吏
業而儒行家貧而好客居今之世而口口金帛而口口

墨是四反也口口名流其口口公如此故嘗論關中風
土完厚習俗不數易正隆大定間去平世爲未遠公生
於其間世族之所口風化之所口以資口之美君子
之言長口之事宜不學而能之況志於學如此口今煥
口學爲通儒有關中夫子之口往在口口宰相口信
口口口口禮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司之純皆所口行與口蓋自百餘年以來
口中士大夫口重名者皆莫能口口右口口口口知
鄒唐虞口世口奉天子孫下裔混口齊編口公口口
口口銘曰

口口全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殆造物口口口口之口口口口口口則口口口口
然則古所謂口聖口口口命所口下
唐書宰相世系表載鄒國公侑子行基行基子棻棻
子温温子幼言自幼言以下不及之碑云幼言生顗
顗生皐皐生兗兗生珍珍生光贊光贊生愼愼順
官金紫化至西臺御史襲封至五代漢開始除此可
以補唐史之缺又云西臺有子十二人長曰公侯次
曰公神公留公賢公洪公素公石公祚公良公通公
演公伏號十二楊村公侯子舜靖舜靖子信信子禹
禹子言言子宗宗子懋懋子超道公爲超道之次子
攷唐以春天之地四百頃賜楊氏故子孫遂爲縣人
好問作楊兗碑文云譜系之詳見君自叙然則此即
本兗所叙述兗兗伯振子元禮華陰人見兗碑闕中金石

記

按碑文元好問撰闕段缺泐遺山集不載無從校
補據楊兗碑云父振則此碑爲兗之父也首行云
公姓楊氏唐鄒國十九世孫鄒國公諫侑即隋恭
帝遜位於唐封鄒國公據姓苑楊氏出宏農天水
二望是在宏農者其一也隋書高祖紀稱高祖宏

農郤華陰人推而上之東漢楊震亦宏農華陰人則振之世居華陰不因磻之賜地關中金石記誤矣自鄴國公以下唐書無傳僅見宰相世系表至五世而止此碑叙振事實大都習史事而喜讀書者中及泰和律令史刑志承文四年奠定令文參和元年所修律成凡三十卷名曰泰和律義振大意謂聖人立法從順人情今決令紛紛不已安得不亂又論學古文無獨與同輩較優劣能似古人乃古文爾又論學詩當從毛詩讀亦須讀杜工部詩又言晝夜閒里中兒爲父作黃鐘召諸子告曰

某家作佛事人謂之有孝心我視之殆兒戲耳後日我不諱愼毋爲此云云觀此可想見其爲人矣

濟州李演碑

碑連額高一丈六寸廣三尺九寸二十二行行六十字正書額題大金故贈中順大夫濟州刺史李公碑銘并序銘十六字篆書在濟寧州學洋池東

大金故應奉翰林文字兼記室參軍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臣趙秉文奉　勅撰

朝列大夫口王府文學兼記室參軍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臣崔禧奉　勅書

翰林直學士口議大夫知　制誥輕車都尉天水郡開國伯食邑口白戶賜紫金魚袋臣趙秉文奉　勅篆額

書

尙書省令史承直郎雲騎尉賜緋魚袋臣游希孟奉　勅篆額

勇而易發此强悍者之喜爲也然臨難畏死者有之蓋人而不武此仁賢者之常行也然見義捐生者有之蓋人之忠節皆緣心理耶舍之口口在虖辭氣之强与柔也平居之時從容自許至於行義之芙孰不有是言哉負勢而直往肆忿而輕死眞倡勇也倉卒之變惑亂口撓保身毀節向之剛猛皆虛氣所使安足恃哉其有天資純固涵養正理昫昫然常有温粹之容低首欲氣退然

似不足者不幸而與禍會則明誠審決義不內顧雖狂鋒虐燄樂口口就是豈前弱後勇哉惟其所畜之深有激則奮必將絕世驚俗凜然爲死下之英烈是可重也然則節義者士之所素學以爲名教大法豈若世間淺淺口苟合偷生者耶其爲有國家者之旌賞也宜矣粤貞祐之初兵久不解虜騎南下攻圍係戮肆毒侵淫二年正月至於濟郡人李演以前應奉翰林文字口口屈此因之口口者爲備禦三日虜不能得併召其黨大集口城下勢不敢城陷公被執彼固疑其衣冠也曰若非李應奉乎蓋虜中素聞其名意欲得而使之也口承

問曰然虜喜事之跪曰大官可得也公曰我進士第一人重有祿位汝何禽畜吾豈爲汝使哉賊忿擊其腰砕之終不屈縛中以刃至死猶罵云嗚呼蟣哉是豈仁者之真勇與已而虜退　朝廷遣使宣撫山東廉得其實奏請加賜　上意矜憐隧以濟州刺史之章仍令勒碑致祭淵乎　聖慮其知所先務矣惟平亂定難在曉人以逆順之理而起其忠義之氣今賞典首及死節之士其於龜策將士深得口鼓舞之術也臣禧承　命拜手爲之銘曰

君子所守　惟義之爲　威武不屈　死生不移

世教舉此　以爲常理　此而不知　安足爲士

英英李公　初以文稱　循常謹甚　衆未謂能

孰知其中　慨有事在　志吞萬兵　氣蓋四海

胡鴉雖黠　甚猷而輕　姦鈇雖憯　視之猶生

高節終完　素心不愧　聖主知賞　忠魂尤慰

鉅野茫茫　黃流湯湯　樹碑其側　名与之長

皆貞祐四年歲次丙子八月一日昭信校尉濟州倉草場都監權司候李术魯紇石烈二

奉國上將軍濟州刺史兼知軍事提舉河防常平倉事廣平郡食邑一戶護軍紇石烈立石

案金史本傳李演字巨川任城人泰和六年進士第一官應奉翰林文字丁憂畢居值元兵圍任城盡竭家貲守禦不屈死年三十餘特詔有司爲立碑今題銜撰書篆額皆云奉敕者此也後列銜李术魯紇石烈二人氏而不名其云濟州倉草場都監案百官志草場使防刺仍舊置都監一員濟州中刺史也草場設都監與史合而以倉并于草場則史未載也（山左金石志）

按李演以泰和六年舉進士第一至是殉難而死首尾相去僅八年卒後二十年而金亡則當衰亂之秋而猶能不没其忠贈官銘墓可見朝廷之紀綱固猶未盡隳已李术魯紇石烈皆金國部落之名碑立于貞祐四年所紀乃二年正月元兵圍濟州之事金史宣宗紀貞祐二年正月但載大元兵徇彰德府益都府懷州而不及濟州金貞祐二年於元爲太祖九年元史太祖紀九年不書正月事而於八年書是秋帝與皇子拖雷爲中軍取雄霸莫安河間滄景獻深祁藍與恩濮開清博濟泰安濟南濱棣益都淄濰登萊沂等郡據此碑則濟州之陷在二年正月既與元史異且陷而復退仍受金人宣撫又元史所畧也元史地理志濟寧路至

太宗七年始割屬東平府而未詳其入版圖在何年要之貞祐二年猶未爲太祖所取可据碑以證也此碑撰者崔蔚篆者潘希孟史皆無傳書者趙秉文傳稱字周臣磁州滏陽人登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泰和末累官兵部郎中兼翰林修撰俄轉翰林直學士貞祐二年上言願爲國家守殘破一州以宣布朝廷恤民之意上曰方今翰苑尤難其人卿宿儒當在左右不許碑結銜與史合李演墓在濟寧州城西二里碑廡立於墓上不知何年移立州學碑書芙卽美字隧同襚字

進士題名記

一碑殘缺僅存高二尺九寸廣一尺七寸五分字數行數無攷正書隸額在西安府

阜昌六年下缺

第一甲 朱希仁 下缺

第四甲 劉晉 錄事司 下缺

皇統二年狀元宋端卿 勝下缺

第四甲 鄭之純 錄事司 下缺

皇統九年狀元王堪 勝下缺

第四甲 蕭簡 咸寧縣 承安下缺

正隆二年狀元鄭子聃 勝下缺

第三甲 孟師顏 咸寧縣 下缺

大定十六年狀元張璧 勝下缺

第三甲 程少連 錄事司 下缺

貞祐三年狀元程嘉善 勝下缺

第三甲王格 櫟陽縣 崔元亮 錄事司 下缺

貞祐三年經義狀元劉汝翼 勝下缺

興定□年狀元張仲安 勝下缺

第三甲楊天德 高陵縣 下缺

張 下缺

按此碑殘闕玩其文乃金朝京兆府進士題名也所題自阜昌六年迄興定□年八科進士之名下載既闕而左右亦不能定其止於此否無記文序述可攷見其立碑之原委金史選舉志進士舉人之設始于天會元年十一月二年二月八月凡再行焉五年詔南北取士號爲南北選熙宗天眷元年五月詔南北選各以經義詞賦兩科取士海陵天德二年始增殿試之制更定試期三年併南北選爲一罷經義策試兩科專以詞賦取士世宗大定二十二年謂宰臣曰漢進士魁例授應奉若行不副名不習制誥之文者卽與外除二十八年復

經義科章宗承安四年諭宰臣曰一場放二狀元非是後場廷試令詞賦經義通試時務策止選一狀元餘雖有明經法律等科止同諸科而已遂定御試同日各試本業詞賦依舊分五甲次第一名爲狀元經義魁次之恩例與詞賦第二人同餘分爲兩甲中下人並在詞賦之下宣宗貞祐二年御史臺言明年省試以中都遼東西北京等路道阻宜於中都南京兩處試之興定二年特賜經義進士王庬等十三人及第史志之可放者大畧如此金史本紀凡賜進士某人等及第或書或不書故

狀元之名不能備攷此碑首載阜昌六三字蓋是阜昌六年也金史劉豫傳甚略不足據宋史豫傳載阜昌四年二月策進士又七年春策進士獨不及六年與碑異碑載皇統二年狀元宋端卿九年狀元王堪正隆二年狀元鄭子聃大定十六年狀元張璧貞祐三年狀元程嘉善經義狀元劉汝翼興定口年沙一字據後題名碑是二年狀元張仲安宣宗紀貞祐三年四月丁未詔自今策論詞賦進士第一甲第一人特遷奉直大夫第二人以下經義第一人並儒林郎第二甲以下徵事郎同進士從事郎經童將仕郎但詳其授階而不詳姓名據碑知兩狀元爲程嘉善劉汝翼也碑載諸狀元中惟鄭子聃字景純大定府人及冠有能賦聲天德二年廷試中第一甲第三人子聃頗以才望自負常慊不得爲第一甲第一人正隆二年會試畢海陵以第一人程文問子聃子聃少之海陵問作賦何如對曰甚易因自矜且謂他人莫已若也海陵乃使子聃與翰林修撰等同進士雜試七月於未海陵御寶昌門臨軒親試以不貴異物民乃足爲賦題忠臣猶李子爲詩題憂

國如飢渴爲論題上謂讀卷官翟永固曰朕出賦題能言之或能行之未可知也詩論題庶戒臣下丁亥御便殿親覽試卷中第者七十三人子聃果第一海陵奇之此狀元鄭子聃事實之可攷者也碑載進士里貫有注縣名者有注錄事司者金史百官志諸府節鎮置錄事司凡府鎮二千戶以上則置之是府鎮之民不隸於諸縣而隸錄事司者也

程震碑

碑高八尺五寸廣四尺二寸行行六十四字正書在饒陽縣

金故少中大夫御史程君墓碑

河東元好問撰

東勝李微書

樂城李治題額

君諱震字威卿先世居洛陽元魏遷兩河豪右實雲中二州遂爲東勝人曾大父總質直尚氣鄉人有訟多就決之至於婚嫁喪葬不能給者亦借力焉父德元自少日用俠聞嘗與羣從分財多所推讓州里稱之後以君貴封少中大夫雷內翰淵述世德之舊備矣少中子七人長曰鼎臣孝友仁讓閨門肅睦有古君子風以六赴廷試賜第調濮州司候判官次曰雷由武弁起身官懷遠大將軍行軍副統君其第三子也資嚴毅雖所親不敢以非禮犯之幼日夢人呼爲御史故每以諫輔自期　章宗明昌二季經童出身補將仕佐郎泰和中年及注授臨洮府司獄忻州司候判官以口幹西南路招討司奏辟提控沿邊營城糧草尋擢王綱牓詞賦進士乙科換優師主簿　宣宗幸汴梁入爲尚書省令史時相知其可用不半歲特授南京警巡副使秩滿例爲廣盈倉監支納官與定初辟舉法行用薦者除陳留令將之官白府尹言縣務不治令自任

之子任天下之重不能上贊君父同濟艱難顧乃專恃權勢滅棄典禮開納貨賂妄進退官吏從臾奴隸侵漁細民名爲和市其實奪取諸所不法不可一二數

陛下不能正家而欲正天下難矣書奏　宣諭御史臺程震敢言如此佗御史不當如是耶且有　旨切責荊王出內府銀償物直敕司馬杖大奴而不法者數人於是權貴皆爲之斂手東方頻歲饑饉盜賊蠭起特旨以君攝沿書侍御史兼戶部員外郎運京師糧八萬碩賑徐邳君經畫饟道十里一置驛羅弓力以防寇攸具斧斤以完器用備醫藥以起病疾勸助藉以通滯

聖遷相仍如出衽席之上饑民踵來凡所以爲貸爲糴爲賑贍計度肥瘠無一失其當州民請於京東帥司願留我程御史以福殘民帥司奏君爲行部官　詔再往徐邳荆土積不平密遣諸奴誘姦民徐璋造飛語訟君於臺諸相不爲奏而王獨奏之　宣宗頗直君欲勿問王執奏再三乃從之時　太子領樞密院事遣醫藥官王子玉諭　旨推問官程御史爲縣治行第一監察又稱職有罪無罪勿爲閒難已而璋伏誅告君當還臺在律官人與部民對訟無罪猶解職王諷大理寺御史言天下事在所皆部民竟用是罷官君泰然自處都

無已仕之慍聚書深讀蓋將終身焉天不假季以正大元年三月二十有一日春秋四十有四終於京師嘉善里之私第積官少中大夫夫人史氏封安定郡君先君殁子一人思溫舉進士四弟皆補君蔭頤監西木場晉監槓州稅務恒監縣氏酒務升　宣授招撫使以是季十月二十有七日舉君之柩祔於金昌府芝田縣官莊里少中君之新塋禮也嗚呼生才爲難盡其才重爲難使君得時行道坐於廟堂分別賢否其功烈可量也哉方行萬里而車折其軸有才無命古人所歎雖然地遠而位卑身微而言輕乃以一御史犯强王之怒卒使

權貴落膽縉紳增氣雖不遇而去信眉高談亦可以無

媿天下矣尚何恨耶乃爲之銘曰

曲士責直見豺而慄鄙夫媕婀與鳧同波犯父子之至難孰絞訐而上廓橫潰我障剛燀我詞鍊心成補天之石奮筆爲却日之戈古有之和臣不忠忠臣不和彼容容者之所得奚後福之餘多有山維崧有水維河程君之名永世不磨

中統四年歲次癸亥秋七月己卯朔弟恒建

太原高簡刊

童鈺按程氏塋在今縣氏縣程家村東據元好問墓表稱太中大夫而舊府縣志俱以爲少中大夫似誤

優師縣志

億按程震金史有傳皆約取遺山此碑中有少異者傳言與其兄鼎俱擢第碑云少中子七人長曰鼎臣較史稱單名者不符碑下刻震兄内有雷亦一字單名而長獨雙名莫知其義也或臣字當作以字以字連下讀字形涉似勒石者誤耳傳述幼荆王語今舉碑文後言未幾坐爲故吏所訟實之此碑乃部民徐璋造飛語非故吏也史文欲約其事而義反不著肯此類也碑言芝田縣官莊里今官莊在縣氏鎮東而

一餘里又碑前題兩程夫子之後妄庸人附會誤鐫耳碑中統四年立金石攷乃謂至大七年若未覩此碑者皆踈舛之甚也又童氏據遺山集云太中大夫足徵舊府縣志當由未見石搨今碑正言少中大夫集校之有不同者非誤而遺山集傳刻者誤也（偃師金石遺文）

按此碑爲元遺山撰檢遺山文集校之有不同者質直尙氣集下有節字後以君貴集以作用封少中大夫集作太中凡碑言少中集俱作太中少中子七人集作八人長曰鼎臣集無臣字孝友仁讓集作孝弟調濮州司候判官集無判官二字官優遼大將軍行軍副統集無行軍副統四字以口幹汕一字集作廉幹西南路招討司集作爲西京招討司則無來歲計矣而欲正天下集無欲字程震敢言如此集作程某贓物直集贓上有使字杖大奴而不法者數人集而作尤（金史震傳同）計度肥瘠集作忖度京東帥司集作帥府（下文同）爲行部官集作行爲部官詔再往徐邳集作徐宿邳時太子領樞密院事集作哀宗時在春宮四弟皆補君廕以下二十九字集皆無以是年十月二十有七日集作以某年月日官莊里集作

某里生才爲難集作實難銘詞剛煇我訶集作我阿有山維崧集作維嵩葢撰文與鐫碑定集皆不同時宜乎文有小異也程氏墓碑見于偃師金石遺文者有三一卽此碑一爲程思廉碑思廉者震之叔德懋懋之子也一爲程思茂碑思茂者震之叔德懋之孫也思茂碑爲元翰林直學士尙野撰載程氏世系規置遷葬事極詳凡此碑所稱少中思茂碑皆作太中內有六贈太中大夫震可知震官止子少中不知何年贈太中故思茂碑稱震之父仍爲少中稱震皆爲太中遺山集或亦因此改之也思茂碑叙先世云居洛陽上程聚西晉侍中咸封上程侯元魏遷兩河豪右實雲中三州始居豐徙振武凡四遷爲東勝人較此碑更詳可以廣所未備碑云雷內翰淵述世德之舊備矣雷淵金史有傳字希顏一字季默應州渾源人官至翰林修撰碑稱少中子七人長曰鼎臣次曰雷三卽震末云四弟頤晉恒升遺山集作八人而不載震之四弟無從考定據思茂碑載少中弟四子頤第五子晉第六子惠第七子恒第八子升是集作八子者不誤碑所以作七子者始惠已早卒也七子皆單名獨

長子名鼎臣遺山集又無臣字（思茂碑同）武虛谷遂疑臣當作曰字形相近而譌然碑下文即云以六赴廷試賜第此句不當用以字與下文複且文義亦不合虛谷之說未確也震以明昌二年經童出身金史選舉志經童之制凡士庶子年十三以下能通二大經三小經又通論語諸子及五千字以上府試十五題通十三以上會試每場十五題三場共通四十一以上爲中選據碑震以正大元年卒年四十四推其生在大定二十一年至明昌二年年才十一也碑云西南路招討司集作西京路金史百官志招討司有三處西北路西南路東北路則集作西京者誤也宣宗幸汴梁乃貞祐二年事碑云興定初辟舉法行用薦者除陳留令金史選舉志興定元年令隨朝七品外路六品以上職事官舉正七品以下職事官年未六十不犯贓堪任使者一人三年定辟舉縣令制稱職則元舉官減一資三品以上舉縣令稱職者仍量升除五年以舉官多濫罷辟舉縣令之制據此則震之被舉在五年以前矣勃奏平章政事荊王金史列傳荊王守純本名盤都宣宗第二子貞祐元年封濮王三

年爲倚寄使四年拜平章政事興定三年三月進封英王時臨察御史程震言其不法宣宗切責杖司馬及大奴尤不法者數人哀宗即位正大元年正月進封荊王恭震勃奏之時守純封英王而文稱荊王者從其後封也徐璋造飛語事荊王傳不書從略也震以正大元年十月葬遺山撰文宜即在此時若待立碑之時爲中統四年則遺山卒後七年矣遺山生卒本傳及墓銘俱不詳惟王鶚撰遺山文集後引云余與子同庚甲考元史王鶚傳稱至元十年卒年八十四推其生在金昌宗明昌元年庚戌歲金史元好問傳稱好問卒年六十八與鶚同庚甲則亦生於明昌庚戌由庚戌下推六十八年爲元大朝丁巳歲以此知遺山撰此碑不在中統四年也立碑者震之弟恒署名而不署其官據思廉碑稱恒官宣授泌邊監榷規運使下缺思茂碑載程氏先世居洛陽後遷東勝從伯父太中震調官偃師始復先世居青龍甲午天下甫定奔走先塋陵谷變遷詢訪百至偶自民井牀見一穴持火下視棺志宛然贈少中大夫輕車都尉安定郡伯德元也旁近隱然二封鑿之乃儒林郎濮州

司候判官贈驍騎尉安定縣男鼎監察御史攝治
書侍御史戶部員外郎贈太中大夫加二輕車都
尉進封安定郡開國伯邑 食百戶賜紫金魚袋震
也然則震與兄鼎同祔父塋而爵邑皆此碑所略
碑云祔葬金昌府芝田縣官莊里金昌府者卽河
南府興定元年所更芝田縣爲宋之永安縣乃析
鞏縣地置者金貞元元年更名入元乃廢今官莊
里在緱氏鎮緱氏鎮舊爲緱氏縣宋時省入偃師
故今偃師縣志載此碑遺山仕金終於翰林知制
誥金亡不仕故其所作雖刻于元例得錄入于金

後楊奐碑仿此

京兆府學教養碑

碑高六尺二分廣三尺四寸三分二十五行行四十八字正書篆額在西安府學

大金重修府學教養之碑

奉天楊煥書

敭事郎張邦彥篆額

蓋聞援撫之後必有惟新之圖憂患之餘必有增益之智不然安得勳高前古揩世隆平者哉 我國家應天順民雖馬上得天下然列聖繼承一道相授以開設學校爲急務以愛養人材爲家法以策論詞賦經

義爲擢賢之首天涵地育磨礪而成就之是以將相全材磊落間出其大者俊偉雄傑光華汪簡其次者猶能以謹朴廉潔自重從源徂流遍稱多士郁郁彬彬追蹤三代及乎妖孛纏次氛翳元都素教皇風開闡未暇仰惟 行省 參政 金源完顏郡公 卓然忠節深結 主知名高建武之功臣親沐貞觀之政化英風載槩北伐南征沙漠江淮威名大震輕裘緩帶歌雅投壺碩德元勳超今邁古軍國議餘乃會 公 尚書張公暨 潭府英髦而謂曰自兵凶以來貴胄氏族子弟流離關中者爲多伍肅隸儕浮民恣意於

蒲博彈弋之間相與扇熾爲惡未見能善其後也事有似緩而急者其此之謂乎聞之府庠贍士田舍皆前賢清俸所營吝而弗與何以副 天子崇儒設學之意乃發廩粟出帑資以爲鑵塩之費而教育之慮規矩之不肅以 行省 郎中宏文裴滿薄先外郎 集賢上黨張士貴都事裴滿世論龍山高誼柱石 廟堂耆龜惟幄冑中萬卷書筆下數千言道學淵源爲世摹範俾提舉焉 奉政大夫顏德正承直郎邳邦用皆當世聞人老於學問俾教授焉於是檄有司督工役支傾補缺聯斷洗昏植蹈碑於茂草墓廢址於鞠蔬殿宇翬飛石經

堵立齋厨廊廡煥然一新濟濟乎洋洋乎聚秀異而誨焉易以經之禮以緯之詩書以成之春秋以斷之標準語孟鼓吹韓柳博采於歷代史氏日漸月滋作爲文章華國藩身厥績詎矣可謂過髣董醯卿雲誠貫道之器異夫雕花草而狀風雲也每月旦二公洎學官鎖院私試擇掾屬馳聲場屋者同考之選猶禮貢嚴類棘圍明鏡前平衡下蚩妍卽辨銖兩不差士子得占榜者同年登之賜其勉勵又可知已屢以省醞百壺見貺助醉經之餘旨講鄉射之遺風酌唐舜薰釀味周孔醇厚斥諸子之澆漓黜老莊之淡泊吸幽挹鑿發爲英華陶然於洪鈞之中豈設醴之比哉將見直玉堂待金馬謀王體斷國論詔咸卒泣檄愈頭風一書下燕國三箭定天山執謂秦無人也諸生其勉旃勿負我良相賢大夫教養作成之意正大二年十二月中澣日蒙泉劉澗謹記

直學元善長張師德　學錄吳聽　學正安濟
直學蒲察貞固顏蓋公直　學錄蒲鮮元慶　學正蒲察成
朝列大夫長安縣令賜紫金魚袋范昂霄　少中大夫咸寧縣令賜紫金魚袋統石烈阿鄰督役

宣武將軍錄判張和　奉國上將軍錄判完顏得哥
宣武將軍京兆府錄事孫立立石
承直郎　省差教授賜緋魚袋邳邦用　奉政大夫京兆府教授賜緋魚袋兀顏德正立石
長安樊世亨刊
右重修府學教養碑其云行省參政金源完顏郡公者完顏合達也金史哀宗紀正大元年三月以延安帥臣完顏合達戰禦有功授金虎符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事于京兆合達傳則云元光元年正月遷元帥左監軍權參知政事行省事於京兆未幾眞拜年月互異要當以本紀爲正傳不云封金源郡公若史文之漏也書石首者爲奉天楊煥卽元史之楊奐煥乃奐之俗體非異文（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此碑劉澗撰楊煥書以頌行省參政金源完顏郡公教養京兆府學諸生之德政也碑立于正大二年十二月其時官行省參政者完顏合達金史百官志封爵郡公有十郡金源其首也金史列傳多不書封爵非獨合達爲然故合達傳中不言其封金源郡公其官京兆行省傳作元光元年正月哀帝紀作正大元年三月碑文不著到京兆歲月

不能定其孰是然以敎養學校大事傳無一語及之史之略也據傳載正大二年七月陝西旱甚合達齊戒請雨雨澍是歲大稔民立石頌德碑立卽在是年十二月而文中亦無一語及之或碑文作於七月以前歟陝西通志名宦傳僅節取史傳未嘗採及碑文以著其培養士子之功尤踈略之甚也文中稱參政知府石盞公行省郎中裴滿蒲先外郎集賢張士貴都事裴滿世論教授奉政兀顏德正承直邳邦用其在年月後者有若直學蒲察貞固顏盞公直紀石烈阿鄰皆無傳可攷金國語

解姓氏門完顏漢姓曰王裴滿曰麻兀顏曰朱蒲察曰李顏盞公直紀石烈曰高獨於石盞闕焉史有石盞女魯歡傳亦不能攷其漢姓爲何邳姓不見於諸史列傳惟史記晉世家有邳鄭後無聞焉

全眞敎祖碑

碑高一丈一尺廣五尺三十六行行八十四字正書在盩厔縣終南山神仙重陽子王眞人全眞敎祖碑

前金皇叔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密國公金源璹譔

保眞顯靜大師前諸路道敎提舉李道謙書篆

皇圖啓運　必生異人大定隆興道圓賢哲夫三敎各有至言妙理釋敎得佛之心者達磨也其敎名之曰禪儒敎傳孔子之家學者子思也其書名之曰中　庸道敎通五千言之至理　不言而傳不行而到居太上老子無爲眞常之　道者重陽子王先生也其敎名之曰全眞屏去妄幻獨全其眞者神仙也先生名喆字知明應現於咸陽大魏村仙母孕二十四月又十八日生按二十四氣餘土氣而成眞人也先生美鬚髯大目身長六尺餘寸氣豪言　辯以此得衆家業豐厚以粟貸貧人惠之者半其濟物之心略可見矣弱冠修進士舉業籍京兆府學又善武略聊天眷開收復陝西英豪獲

用先生於是捐文場應武　舉易名德威字世雄其志足可以　知還被道氣克餘善根積著天遣文武之進兩無成焉於是慨然入道改今之名字矣會廢齊攝事秦民未附歲又饑饉時有羣寇劫先生家財一空其大父訴之統府大索於鄰里三百餘戶其所亡者金幣頗復得焉　又獲賊之渠魁先生勉之曰此乃鄉黨飢荒譬如乞諸其鄰者亦非眞盜也安忍陷於死地縱捨使去里人以此敬仰先　生愈甚咸陽醴泉二邑賴先生得安是後於終南劉蔣村刱別業居之置家事不問半醉高吟曰昔日龐居士如今王害風於是鄉里見先

生日害風來也先生即應之葢自命而人云正隆己卯季夏既望於甘河鎮醉中啗肉有兩　衣毳者繼至屠肆中其二人形質一同先生驚異從至僻處虔禱作禮其二仙徐而言曰此子可教矣遂授以口訣其後愈狂詠詩曰四旬八上始遭逢口訣傳來便有功明年再遇於醴泉邀飲肆中酒家　問之鄉貫　年姓荅曰濮人年二十有二姓則不知也其異歟留歌頌五命先生讀餘火之文載全眞集中自此棄妻子攜幼女送姻家曰他家人口我與養大費弗議婚禮留之而去又爲詩故以猥賤語詈辱其子孫其末後句云相違地肺成歡樂

撞入南京便得眞後別號重陽子於南時村作穴室居之名曰活死人墓後遷居劉蔣村北寓水中坻凡肆口而發皆塵外語鄉人唯以害風詬而未始詢其意遇游則挈一壺行歌且飲有乞　飲者亦不拒或以壺取水與人但覺其釀香列異常後復遇至人飲以神漿因止酒唯飲水焉人聞先生口皇間醮酣之氣而已醉矣大定丁亥四月忽自焚其菴村民驚救見先生狂舞於火邊其歌語傳中具載又云　三年之後別有人來修此庵口占詩有修庵人未比我風流之句凌晨東遵過關携鐵瓢一枚隨路乞化而言曰我東方有緣兩七月至山東寧海州郡豪有馬從義者先夢南園仙鶴飛翥未幾先生至馬公信猶未篤先生於鶴起處築全眞庵鎖門百日化之或食或不食又絕水火庵至馬宅幾百步復隔重街馬公寢於宅中樓上門戶扃閉先生遇夜親對談論不知從何而來人欲寫其神左目右轉右目左轉或見老少肥瘠黃朱青白形色無定人不能狀之馬夢母曰有客呂馬通者未嘗語人次日先生訓馬公名曰通馬復夢有梓匠周生者傳道與馬即辭乃尊有關中之行被席出家見一道士人族人馬戶曹耶馬亦隨人見先生與道士對坐有　馬九官人者求術於二

老先生目公曰教馬哥代我於是馬公誦歌一首約二百餘字夢覺唯記歌尾　三兩句云燒得白煉得黃便是長生不死方翌日先生訓馬公法名曰鈺号丹陽子又夢隨先生入山及旦先　生便呼公曰山侗至於出神入夢感化非一有譚玉者患大風疾垂死乞爲弟子先生以滌面餘水賜之盥竟眉鬚儼然如舊頓覺道氣蕭洒訓名處端号長眞子又有登州棲霞縣丘哥者幼亡父母未嘗讀書來禮先生使掌文翰自後日記千餘字亦善吟詠訓名處機号長春子者是也後願禮師者雲集先生諭罵棰楚以磨鍊之往往散去得先生道者

馬譚丘而已八年三月鑿洞崑崙山於嶺上採石爲用不意有巨石飛落人皆悚慄先生振威大喝其石屹然而止山間樵蘇者懽呼作禮遠近服其神變又或餐瓦石或現二首坐　庵中人見游於肆或留之飯頃言來餽者何神通應物不可槩舉至八月間遷居文登姜氏庵在張氏家食童子輩見日前琉璃瑪瑙珍珠衆寶競來乞取餘人則不能見於文登建三教七寶會九年己丑四月寧海周伯通者邀先生住庵牓曰金蓮堂夜有神光照曜如晝人以爲火災近之見先生行光明中寧海水至城圄先生呪庵之井至今人享其甘潔於是

就庵建三教金蓮會至福山縣又立三教三光會至登州游蓬萊閣下觀海忽發颶風人見先生隨風吹入海中驚訝間有頃復躍出唯遺失簪冠而已移時却見逐水波汎汎而出或言先生目秀者即示以病眸或誇先生無漏者即於州衙前登涸凡爲變異人不可測者皆此類也在　登州建三教玉華會至萊州起三教平等會凡立會必以三教名之者厥有旨哉先生蓋子思達磨之徒歟足見其冲虛明妙寂靜圓融不獨居一教也衆人從之者衆獨納劉處謙者号長生子有釣巖將歸又見簽之什此四子者世所謂丘劉譚馬也又於寧海途中先生擲油傘於空傘乘風而起至查山王處一庵其傘始墜至擲處已二百餘里也其傘柄內有衆陽子号王自髯戲開嘗遇靈庭宮主空中警化今呼云玉陽子是也與寧海州署相對有卜隱郝生鬻肆先生倒坐於其間郝曰請先生迴頭先生曰爾不迴頭拂袖而去郝亦隨悟乃廣寧郝大通也馬公之妻孫不二者亦同人道早明心地世云孫仙姑者四哲之亞先生門人又有此三太　士宏先生一日告衆曰時將至矣

明日西行道友乞詩詞自旦至夜雷詩曰登途上路不由吾雲霧相招本性甦萬里清風常作伴一輪明月每爲徒山青水綠程程送酒白梁黃旋沽今夜一杯如有意放開紅燭照冰壺　筆尚未投從外有史公者來送酒一座大驚先生勸人誦道德清淨經般若心經及孝經云可以修證明日卒馬公等四人徑入大梁於磁王家旅邸中宿止時遇歲除舉衆別曰我將歸矣衆乞留頌先生曰我於長　安樂村呂道人庵壁上書矣枕左肱而逝衆皆號慟先生復起曰何哭乎於是呼馬公附耳密語使向關中化人人道至十年庚寅正月四日口授頌曰地肺重陽子呼名王害風來時長日月去後任西東作伴雲和水爲鄰虛與空一靈眞性在不與衆

人同須學儼然而終是後馬公傳道四海大行伏遇世宗皇帝知先生道德高明二十八年戊申二月遣使訪其門人應命者丘與王也命丘主萬春節醮事職高功五月見於壽安宮長松島講論至道聖情大悅命居於官庵又命塑純陽重陽丹陽三師像於官庵正位丘累進詩曲其辭備載碑陰集中八月懇辭還山至承安丁巳六月章宗再詔王處一至闕下特賜号體玄大師及賜修眞觀一所十月召劉處玄至命待詔天長觀自重陽丹陽長春暨諸師皆有文集傳於世嗚呼先生起西州化行山東道滿於天下名聞天子開發後人使盡道

遥之遊豈不偉欤後先生五十六年嗣法孫汴京嘉祥觀提點眞常子李志源中太一宮提點洞眞子于善慶二大士眞實道行躬揚祖道者也殷勤求文於玉陽子友人楊軒居士居士援筆而爲之銘曰

咸陽之扈曰大魏村山川温麗實生異人幼之發秀長而不群工乎談笑妙於斯文又善騎射健勇絶倫以文非時復意于武畧定亂志欲斯舉文武二遊天不我與葢公宿緣道氣爲主慨然　入道眞仙口口口刻授之口訣秘語人呼害風先生承當或歌或舞以酒徜徉雜摩非病接與不狂肆口而發皆成文章燒却庵舍拂袖關中乞化而往全眞道東寧海因緣萊陽通融丞顯神異東人畢從陶汰　眞實杜絶口口口口長春大啓其門遭遇聖朝爲王之賓先生高蹈望若星雲瀛海渺然仙跡宛存此道大行逍遥乎

至元乙亥歲中元日陝西五路西蜀四川道教提點兼領重陽萬壽宮事洞觀普濟圓明眞人高道覽重陽萬壽宮提點悟眞了一襲明眞人申志信衍眞復朴純素眞人張志悦立石　長安虛靜大闡下功德主昭勇大將軍京兆路總管兼府尹兼諸軍奥魯營繕司大使趙炳

營繕司副使王海

京兆等路採石提舉謝澤

副提舉段德績

按道家全眞教至元始有此名以王重陽爲之祖此碑葢述重陽之道行也撰者題云前金皇叔容國公金源璹碑刻于元世祖時故稱璹爲前金金源者建國之號也金史地理志上京路即海古之地金之舊土也國言金曰按出虎以按出虎水源於此因取以建國而璹乃用以著其籍也璹史有傳附越王傳後越王者世宗子諱永功元妃張氏

所生其昭德皇后生子諱允恭爲世宗第二子允
恭生子珣嗣位爲宣宗尊允恭爲帝廟號顯宗宣
宗生子守緒嗣位爲哀宗碑文撰於哀宗之世璹
父越王與顯宗同爲世宗子璹與宣宗同爲世宗
孫故哀宗稱璹爲叔父也傳稱璹本名壽孫世宗
賜名字仲寶一字子瑜喜爲詩工眞草書正大初
累封密國公與文士趙秉文楊雲翼雷淵元好問
李汾王飛伯輩交善天興初臥疾是時曹王出質
璹見哀宗曰閫訛可欲出議和訛可年幼不苦諳
練恐不能辦大事臣請副之上慰之曰承平時叔

父未嘗沾溉無事則置之冷地緩急則置于不測
叔父盡忠固可天下其謂朕何于是君臣相顧泣
下未幾以疾薨生平詩文甚多自刪其詩存三百
首樂府一百首號如庵小藁其詩今見於中州集
者四十一首而文無傳焉道山云密國公璹百年
以來宗室中第一流人也少日學詩于朱巨觀學
書于任君謨文雖亦委曲能道所欲言所居有樓
軒又有如庵自號榜軒老人此碑序末自稱榜軒
居士者以此文叙重陽子示現神異之蹟大都皆
本其法孫所陳事實多羽流夸誕之詞不足深論

其云重陽到處立會必以三教爲名因以重陽比
之子思達磨似欲援儒釋爲輔佐使其教不孤立
無他意也惟云重陽之教名之曰全眞屏去妄幻
獨全其眞是全眞之教顯然爲王重陽所立据陶
宗儀輟耕錄乃云金主亮貞元元年有吏員咸陽
人王中孚者拗全眞之教談馬邱劉和之其教盛
焉云云談馬邱劉本重陽弟子七眞中之四人重
陽別無中孚之名與字其自關中至山左訪此四
眞在大定七年丁亥歲上距貞元元年癸酉且十
五年重陽以正隆四年己卯遇仙成道亦距癸酉

七年然則輟耕錄語或皆傳聞之訛也七眞者曰
馬鈺號丹陽子寧海州人曰譚玉名處端號長眞
子東牟人曰邱處機號長春子登州棲霞縣人曰
劉處元字通妙號長生子萊州人曰王處一號玉
陽子東牟人曰郝大通號太古廣寧人曰馬鈺之
妻孫不二號順德世稱孫仙姑重陽化後七眞皆
傳其教寧海神清觀七眞皆有塑像而邱處機遇
元太祖於奈曼問攻戰言必在乎不嗜殺人問爲
治以敬天愛民爲本問長生久視以清心寡欲爲
要太祖欽其言戰伐生全者甚處二三萬人語詳

元史釋老傳又賜號長春真人居大都太極宮改
額曰長春詳見曰下舊問重陽好爲詩碑中摘取
其句者九處又掖縣志載劉長生於鄒壁上見頌
二句俄遇王重陽於衆中又掖縣青蘿觀有王重
陽詩碑刻五言絶句一首又有詩碑刻悟眞歌一
篇並見山左金石志又掖縣志仙釋傳載劉處元
遇王重陽時重陽遺之詩曰釣罷歸來又見蘆已
知有分到櫺曹鳴榔相喚知予意躍出洪波萬丈
高此碑但載首句今據以補足碑云邱處機進詩曲
其辭備載磻溪集中又稱重陽丹陽長春諸師皆

有文集傳于世今惟邱處機磻溪集及譚處端水
雲集顧氏採入元詩選餘則道藏所錄甚多曰重
陽全眞集十三卷王喜同撰集即碑所謂文載全
眞集中者是也重陽教化集三卷重陽分梨十化
集二卷此重陽居馬丹陽家化其夫婦賜混梨令
丹陽食之凡元談妙理哀集得三百餘篇重陽金
關玉鑰訣重陽授丹陽二十四訣皆論修眞漸次
及修養丹法附焉自然金丹口訣論性命至理又
仙樂集五卷劉長生造詩詞歌頌又丹陽神光燦一
卷亦焉丹陽撰又靈光集四卷王玉陽撰詩詞歌
頌長春子磻溪集六卷邱長春所撰詩詞歌曲譚
先生水雲集三卷譚長眞述詩頌詞太古集詩詞
歌賦序文共一十五卷郝廣寧撰皆在道藏弟同
氣連枝交友七字號內益七眞之中惟孫仙姑無
專集耳重陽所爲詞今整屋劉蔣村重陽宮爲重
陽成道處其始門人建祖師庵元初乃賜額重陽
萬壽宮有重陽手書無夢令碑又有蘇武慢詞碑
並見陝西通志重陽以金大定十年化去後五十

六年李志源于善慶二法孫求文于壽計其時爲
哀宗正大二年又五十年爲元世祖至元十二年
乙亥歲始立此碑統計距重陽之化百有六年矣
盩厔縣樓觀元初改額宗聖宮又十八年乃刻高
翿篆書道德經又刻正書道德經並列於說經臺
皆完好無缺可知當時道士振作宮宇之勤如此
此碑亦在說經臺王弇州稱之云道流李道謙書
道偉有法洞不虛也碑中多空格想因石有裂文
讓出之非闕字

温泉風流子詞

石橫廣三尺三寸高一尺八寸十五行行九字徵記共八行行十七字正書在臨潼縣

古齊僕敬汝弼　艮弼

三郎秉少客風流夢繡嶺盡瑤豪看浴酒發春海棠睡暖笑波生媚荔子漿寒況此際曲江人不見偃月事無端揭鼓數聲打開蜀道覓嘗一曲舞破潼關　馬嵬西去路愁來無會處但淚滿關山賴有紫囊來進錦囊傳看嘆玉笛聲沉樓頭月下金釵信杳天上人間幾度秋風渭水落葉長安

近侍副使　僕散公博學能文尤工於詩昔過華清嘗作風流子長短句題之于壁其清新婉麗不減秦少客一首也圖譜竟於風流子外另收此詞別加一名曰驪山石因而分字句處與風流

子兩樣云云据此是詞統圖譜皆收此詞獨詞繇遺之也升庵謂必元人作者蓋勿勿見石刻未及細檢記有正大三年字耳

重摹唐太宗慈德寺詩

碑高六尺三寸六分廣三尺十六字後跋七行行五十一字正書在武功縣

唐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御製詩

貞觀六年幸　慈德寺舊宅四韻

新豐停翠輦朝邑駐鳴笳園荒一徑斷臺古半階斜池消舊水昔樹發今花一朝離此地四海遂成家

貞觀十六年重幸　慈德寺故宮十韻

壽丘唯舊跡鄭邑乃前基粵予承累聖懇弧亦在茲弱齡逢運改提劒鬱匡時指麾八荒定懷柔萬國夷梯山咸入款駕海亦來思單于陪武帳景逐衛文旂端展朝四岳無機任百司霜節明秋景輕冰結水湄霞黃遍原隰儲峙積京坻共樂還熙讌讌比大風詩

大唐太宗文皇帝登極後忽夜夢太后若平日既寤渙然不自勝越翌日詔有司發倉廩賑濟貧窮及於屢善宮側拗寺一所用旌勞之德故以慈德爲名貞觀六年幸是寺顧謂侍臣曰朕始生於此念母后永訣肓我之德將何以報感而大慟左右亦爲之流

涕廼嚴祀於正寢及燕羣臣題詩屋壁至十六年警蹕重還故宮復題詩十韻噫孝思不忘此聖人無加之德也住持沙門法弓子寧闡道之餘博覽羣書每讀大中繼明佛堂院碑嗟御製詩章久而無聞迨正大丙戌偶獲二詩於縣台虞公處乃天聖中宰公种世衡石刻也奈風雨侵剝字畫損壞住持惜之復命工刊立于安養堂前庶使後之人得觀覽焉其帝之功業有本紀在故不書丁亥歲中順大夫前平陽府判上騎都尉隴西郡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李文本敘首陽山老僧惠瑩書草堂嗣祖了印梁山賈玭助緣　懷遠大將軍武亭縣令盧撰

子成德清道明德珂德秀德珍子瑞德瑄德潤德澤幸緣幸俊都目趙昇南邠王玠刊字

按武功縣志慈德寺在縣治南即唐慶善宮故址金大定十六年修勅賜崇教禪院宋崇寧元年趙茂曾記云按唐紀太宗文皇帝以隋開皇十七年十二月戊午生于武功之別館有二龍戲門外三日而去是京兆武功之南有唐慶善宮今爲慈德寺乃其所也此碑刻唐太宗二詩一題曰貞觀六年幸慈德寺舊宅四韻一題曰貞觀十六年重幸

慈德寺故宮十韻考全唐詩載太宗詩此二詩在焉貞觀六年者題曰過舊宅二首次于後十六年者題曰幸武功慶善宮次于前並未嘗謂之慈德寺也葢慈德寺名乃宋時所題金大定十六年又賜崇教禪院額而此二詩題云慈德者當卽宋天聖中种世衡刻石時所加非舊題也此碑刻于丁亥歲爲正大四年其時已改崇教禪院而李文本跋中不云崇教者何歟豈縣志語未確耶唐書太宗紀貞觀六年九月己酉幸慶善宮十六年十一月甲子幸慶善宮與碑合其六年幸舊宅詩全唐

詩載二首碑所刻祇五言四韻尚有五言七韻一首碑所未刻蓋正大丙戌得於縣令盧公者佚其次首也以全唐詩校之與碑異者譙邑駐鳴笳碑作朝邑一朝辭此地四海遂爲家碑辭作離爲作成十六年重幸故宮詩十韻全唐詩亦有與碑異者日逐衛文貔碑作景逐衛文貔無爲任百司碑作無機禾穎積京畿碑作儲峙積京坻共樂還鄉宴碑作共樂還譙譙似全唐詩別有所本不從碑錄也新唐書禮樂志九功舞者本名功成慶善樂太宗生于武功之慶善宮貞觀六年幸之宴從臣賞賜閭里同漢沛宛帝歡甚賦詩起居郎呂才被之管絃以童兒六十四人冠進德冠紫袴褶長裹漆髻屣履而舞號九功舞進蹈安徐以象文德舊唐書樂志慶善樂太宗所造也冬正享燕及國有大慶與七德舞偕奏于庭此二條全唐詩系于十韻詩之下而碑則以四韻者爲六年作十韻者爲十六年作詳玩史志作被管絃自當用十韻不應祇是四韻且自當以第一次幸故宮詩被管絃不應用第二次則六年作者爲十韻十六年作者爲四韻疑碑誤爲倒互也

濟瀆靈應記

碑高五尺四寸五分廣二尺四寸十七行行五十二字正書篆額在濟源縣

鄉貢進士洪水韓時舉撰并書丹

河陽梁邦瑞篆額

歲在戊子　天子以去冬不雨　宵旰憂民粵春王正月　遣資政大夫中常侍兼上林署提點宮籍監使內□□□□藥局直長高佑衛　命降香于濟瀆顯祐清源王　天語一發不浹辰而雨至者三使車在路雪復盈尺民熙熙然咸曰大哉　王言一哉王心二月□□使高佑□自□京師由三城戴星而行未及巳刻已抵祠下謹黙致　聖意及所　賜香酒拜祝於　淵德殿等奠紙於海紙立下如掣俄頃風行□□勢忽洶涌有　神物出其閒狀大數圍俗所謂二將軍者延頸被紙嚮首東南且進且退如舞如蹈凡數四有望闕謝　聖恩意中使高佑敬懼釃酒　神廼前□及數卮悠然而去觀者如堵以謂　聖主之德至誠感　神躍魚之祥桑林之應方之　皇朝遜不及矣　天且不違況於　神乎　神且不違況於人乎　中興之功日月可冀畢紀皆合爪致禮鼓舞而退吏□□爲□□未之睹也懇請立石以紀　聖感之

鈐一敬謝不敏拜手稽首以書之　至大五年春社後二日謹記

從行降香官嘉議大夫内侍局承應御直張節用

從行降香官龍虎衛上將軍同知防禦使事上護軍彭城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一伯戶蒲察黑厮

宣權從宜經略使奉國上將軍知孟州防禦使護軍金源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一伯戶僕散桓端建

里人來天瑞司口劉口刊

監刻碑人州吏趙源

通真大師賜紫知廟事楊鉄　同知廟道士李鉄

碑述高佑衛命降香浹辰得雨之事稱爲濟瀆顯祐清源王按金史禮志云明昌閒封濟爲清源王此有顯祐二字是史脫文也中州金石記

按濟瀆廟在濟源縣是時都汴自汴都西至濟瀆廟戴星而行其程甚速也碑立於正大五年春社後二日蓋二月也文云天子以去冬不雨宵旰憂民不啻遑資政大夫中

百姓惶惶然　皇帝之心憂民粤正月遣高佑降香於濟瀆顯祐清源王天語常侍兼上林署提點　宮籍監使　内侍局令尚藥直

一發不浹辰而語使車在路雪復盈尺金史哀宗紀及五行志正大四年冬皆不書旱惟五年春書大寒二月乙巳朔雷雨雪木之華者皆敗此即碑所云使車在路雪復盈尺也二將軍者不知何神物能銜紙舞蹈而碑又云躍魚之祥則是魚類矣文稱其狀大數圍延頸被紙以臆度之殆黿之屬也是時元兵日逼不六七年而金亡文有云中興之功日月可冀蓋亂極思治之心猶惓惓也金國語解僕散氏漢姓曰林蒲察氏漢姓曰李僕散桓端官知孟州防禦使其曰宜權從宜經略使者隨時暫設之官非常制也諸州防禦使從四品而桓端階從三品上之奉國上將軍蒲察黑厮官同知防禦使正六品而階正三品上之龍虎衛上將軍

重修濟瀆廟記

石連額約高五尺三寸廣三尺六寸廿二行字多寡不等連額並正書在濟源廟

種竹老人誤

河陽梁邦瑞書丹

大金正大戊子歲自前冬不雪迄今春未雨二麥頗旱百姓惶惶然　皇帝之心憂民不啻遑資政大夫中常侍兼上林署提點　宮籍監使　内侍局令尚藥直

長高佑載星馳驛受　命星香禱于　濟瀆顯祐
清源王復日至　祠正祏整服粢體齊心夙啓　天
誠夜獲嘉應膏雨已容耕春雪又及尺俄有神物出海
領帋吞酒朝　闕如
奏　上　上深敬悅　賜銀二万五千星委自
孟州長吏防禦使僕散桓端提控同知納蘭和尚辞職
監修搆大厦之良材鳩三昧之妙手重簷疊棼操碧繪
金嚴崇　聖像謹飾從尊鴛瓦紺天鳳門輝日役未十
旬功興萬數殿廊齋厨創作一新也市民嬉游無不祝
讃匪　靈應之　神君豈可達於　朝廷非　聖明

之　天子莫能肅於　廟貌物成有日易舊更新聖
哉　神力德哉　王言德耶聖耶猶不能盡理述焉
正大五年六月十五日監修州吏趙源　知廟道士
楊知謙李得禎
郭知常沉知一
武節將軍行濟源縣令兼管勾河防常平倉事修廟
接手官納蘭抄合
昭勇大將軍遙授歸德府治中兼同知孟州防禦使
事上輕車都尉廣平郡開國伯食邑七伯戶　省部
委差監修納蘭和尚
宣權孟州從宜經略使奉國上將軍知防禦使護軍

金源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一伯戶　省部
委差提控監修僕散桓端立石

石匠桑吉　劉通

按此碑與前碑同爲正大五年紀濟瀆廟請雨降
香之事前碑記于春社後二日此碑立于六月十
五日蓋因神著靈異奏請賜銀修廟未十旬而工
竣遂立此碑知孟州防禦者仍是僕散桓端同知
則易爲納蘭和尚矣金國語解有納剌氏漢姓曰
康而無納蘭氏史傳有納蘭胡簡剌納蘭綽赤而
納剌氏無其人此碑撰者署其號曰種竹老人而
不署姓名文云賜銀二万五千星不知以兩爲星
抑以銖爲星皆不見於他碑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九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金六

改建題名碑

碑連額高七尺二寸廣三尺七寸作三截上截二十四行行十六字中截三十行下截十三行俱人名字數參差不等正書篆額在西安府

改建題名之記

澤州吳聽書丹

涇湏盧元喬額

府庠舊有題名然附他貫者皆闕而不書議者疑之正大乙酉　行省　外郎　集賢上黨張公以幕府餘暇閱月校試因覽是碑謂諸生曰　國家設學之意教育均矣每遇大比勝不乏人至於紀錄獨取此舍彼則恐于獎厲之道未備迺命耆宿參訂名籍自高平李公倡之而下得二十有八人刊之貞石以發幽光使朋來求價者履跡景慕指某人隸業於此而登第某氏宦游於此而成名思與並驅爭先其益可勝既耶舊碑之建也制度頗狹歷年滋久得人加多凡來書榮者或投隙抵罅僅容數字一何略也今茲告成極其宏壯前所不載者俱見擴錄顧不偉歟噫後之登科者請隨勝如式

書之儻易舊矩而作新意非所望也敢以此告是年十二月中澣日門人孔叔利謹記

大定十九年張行簡下　李仲略高平　賈益通州

大定二十二年張甫下　焦炯開封

大定二十五年徐遵下　李秉鈞大定

明昌五年張樞下　趙去非定州

經義楊雲翼下　趙思文定州

承安二年呂造下　賀天祐三原劉光謙大興高國鈞鶴野

經義李著下　馮璧真定

承安五年閻詠下　武洵直武功高嵩遂城劉從謙安邑

泰和三年許天民下　王嗣初同州

大安元年經義第一　那天祐淨浮山

崇慶二年黃裳下　仇庭用扶風

貞祐三年程嘉善下　馮辰盞屋王元舉扶風高宇恩

興定二年張口安下　李介遼陽

興定五年劉遇下　口獻臣口口蘇遊臨晉李獻誠河中李恒亨河津

經義喬松下　李獻甫河中
正大元年王鶚下第二人劉繪獻州司張柔中大同楊
侯大興張邦憲信州李元鼎師牛炳河中吳芝澤州
邳邦用定安
經義張介下　張琚京兆張珪京兆
正大四年盧亞下　孔叔利平陽吳聰澤州張珩京兆
正大七年李塘下　任嘉言汾州劉源雲陽龐漢太原
郭士元口晉
經義孟德淵下　盧翔豐洞
學錄吳聰
學正安濟
承直郎省差教授賜緋魚袋邳邦用立石
太中大夫東運司戶判兼提舉學校李曄
長安樊世亨刊

按此與前碑同爲京兆府學進士題名之碑前碑止於興定二年所載祇京兆本貫之登進士者此碑專載他貫之肄業京兆而登進士者起大定十九年迄正大七年凡十五科共四十三人據孔叔成名可知當時取士之途亦甚廣矣金史載狀元姓名惟哀宗紀正大元年書詞賦進士王鶚以下四年書詞賦經義進士盧亞以下七年書經義詞賦進士李塘以下追攷以前興定五年但書經義進士考官於常額外多放喬松等十餘人其詞賦進士劉遇則不書至興定二年但書武舉温迪罕纔住以下一百四十人及第又書詞賦經義進士及武舉人入見賜詰命章服而姓名不書碑書張口安沙一字賴證以前碑知其爲張仲安也自此以前則紀皆不書矣碑載貞祐三年程嘉善爲詞林文字中州集亦云獻能年二十一以省元賜第廷試第一人皆與碑不同碑載詞賦經義第一者賦進士第一人攷金史李獻能傳獻能貞祐三年特賜詞賦進士廷試第一人宏詞優等授應奉翰張甫餘有可攷者七人張行簡金史傳字敬甫大定十九年進士第一人除應奉翰林文字累官翰林學士承旨貞祐三年卒謚文正中州集稱其天下言家法言禮樂言文章言德行者唯張氏爲第一張樞中州集字正濟先世泰州長春人有官於

山陰者遂占籍焉機明昌五年詞賦第一人仕至
饒玖州刺史文賦詩筆截然有律度時人甚愛重
之楊雲翼金史傳字之美其先贊皇植山人六代
祖忠客平定之樂平縣遂家焉明昌五年進士第
一詞賦亦中乙科授應奉翰林文字累官禮部尚
書兼侍讀正大五年卒年五十九謚文獻中州集
云百餘年以來大夫士身備四科者惟公一人而
已李著中州集字彥明眞定人承安二年經義第
一人在翰林七年累遷彰德府治中城陷避堄上
掘堄倒而死閻詠中州集作閻長言字子秀濟南

長清人少日慕張忠定之爲人故名詠避衛紹王
諱改焉衛紹王諱永濟其即位在泰和八年閻詠
其時未登第在承安五年爲衛紹王即位前八年
避諱好學工詞賦嘗以第一流自負平生多奇
夢果魁天下士論歐服在翰苑十年出爲河南府
治中彼名以道梗不得前卒王鶚元史傳字百一
曹州東明人工詞賦金正大元年中進士第一人
出身授應奉翰林文字累官左右司郎中天興三
年蔡陷將被殺萬戶張柔救之輦歸世祖即位建
元中統首授翰林學士承旨五年乞致仕十年卒
年八十四謚文康張介金史傳字介甫平州人正

大元年經義進士第一時爲國用安參議中州集
云介彭城人歷聲穀熟二縣令幼有賦聲以上皆
第一人之可攷者也進士四十三人中有可攷者
十一人李仲略史附李晏傳晏子字簡之澤州高
平人登大定十九年詞賦進士第調代州五臺主
簿累授山東東西路按察使泰和五年卒謚襄獻
性豪邁剛介特立所任以幹濟稱賈益史附賈少
沖傳字損之通州人中大定十九年進士調河津
主簿累爲太常卿元光九年卒趙思文中州集字
廷玉永平人明昌五年進士貞祐中陷沒都城間
關南渡累拜禮部尚書壬辰天興二年卒官劉光謙中
州集字達卿潘州人泰和三年進士累官司農少
卿碑載光謙大興人承安二年進士未審即一人
否馮璧史傳字叔獻眞定縣人承安二年經義進
士制策復優等累官同知集慶軍節度使致仕正
大九年河南破北歸又數年卒年七十九中州集
璧別字天粹致仕後居崧山蒲龍潭者十餘年諸生
從之游與四方問遺者不絕賦詩飲酒放浪山水
間人望以爲神仙山中多蘭出春作華山僧野答
人持數本詣公以香韻清絕爲勝少劣則有罰謂

之闕蘭所釀松醪東坡所謂歎幽姿之獨高者惟
杖獻能盡之是後松醪闕蘭遂爲山中故事馮辰
中州集字駕之臨潼人碑作盩厔貞祐三年進士辟涇
陽令九歲知作詩李獻誠史附李獻能傳河中人
先世有爲金吾衛上將軍者時號李金吾家迫獻
能昆弟皆以文學名從兄獻卿獻誠從弟獻甫相
繼擢第故李氏有四桂堂李獻甫傳字欽用獻能
從弟興定五年登進士第歷咸陽簿累遷鎮南軍
節度副使兼右警巡使死蔡州之難年四十張邦
憲史附忠義禹顯傳字正叔泰州人碑作信州人登正

大中進士第碑作正大元年爲永固令天興二年避兵徐
州卓翼率兵至城邦憲被執遂遇害張琚中州集
字子玉河中人碑作京兆人刻意於詩五言所長詩人
喜稱道之至有張五字之目不言其登進士此碑
載張琚是正大元年經義進士未詳是一是二龐
漢中州集字茂宏平晉人碑作原人太正大末年進士
待次內鄉北山兵亂遇害碑載龐漢正大七年詞
賦進士正大尚有八年未可云末中州集小異諸
進士之可攷者如是至劉從謙無攷而史有劉從
益傳渾源人大安元年進士碑載從謙安邑人貫
與渾源相近或爲從益之兄弟行李恒亨無攷而
史有李復亨傳榮州河津人與碑載恒亨同貫或
亦兄弟行識以備攷題名止於正大七年哀宗紀
是年四月大元兵平鳳翔府兩行省棄京兆遷居
民於河南而國勢日蹙踰三年而亡進士之試不
復舉行然則是碑竟與金運同其終矣

黃華老人詩刻

碑四紙各高七尺廣三尺一寸五分四行行字數不等行書在大理府雙塔寺

王庭筠

王母祠東古佛堂人傳棟宇自隋唐年深寺廢無僧住
滿谷西風栗葉黃

手拄一條青竹杖與來日掛百錢遊名陽欲下山更好
溪谷無人不可留

帝遣名山護此邦千家落落嶺西窗山人乞與山前地
鶴托先開二十雙

掛鏡亭西掛玉龍半山飛雪舞天風寒雲欲上三千尺
人道高歡避暑宮

按此碑刻黃華老人七絕四首不署題及年月雲
南通志雜記卷載黃華老人詩金翰林王庭筠四
絕句原在黃華山嘉靖間僉事崔官攜帖至榆李
敬事崔官攜帖至榆李

元陽重摹之今碑在大理雙塔寺所載詩正與此四詩大同惟字句稍異者碑云興來日挂百錢遊志作自挂深谷無人不可留志作深林千家落落嶺西窓志作千家瑟瑟嵌西窓鶴託先開二十雙西寒雲欲上三千尺志作直上又帝遣名山一首碑作第三志作第四挂鏡亭西一首碑作第四志作第三此恐志別有所本也金史王庭筠傳字子端河東人登大定十六年進士第調恩州軍事判官累調館陶主簿明昌元年四月召庭筠試館職中選御史臺言其在館陶嘗犯賊罪不當以館閣處之遂罷乃卜居彰德買田隆慮讀書黃華山寺因以自號中州集不載此四詩其小傳云子端詩文有師法高出時輩之右字畫學米元章其得意處頗能似之平生愛天平黃華山水居相下十年自號黃華山主河南通志黃華山在彰德府林縣西二十里林慮山內山有三峯名仙人樓玉女臺魯般門其頂突出雲表名摩雲峯連峙若屏名連屏峯羣峯磊落如人名聚仙峯下有黃華谷志併載王庭筠詩三絕句一帝遣名山一王母祠東一

挂鏡臺西而次首手挂一條云云志所不載其次序與碑異者王母祠東一首碑作第一志作第二帝遣名山一首碑作第三志作第四其字之異則河南志與雲南志同大抵崔官所攜之帖詩與黃華山舊本同而河南志刪其一首也庭筠隱黃華在明昌元年以後而其作此詩不知在何年黃華山寺與雙塔寺兩處之刻詩亦皆無年月可繫今姑附金末

楊奐碑

碑上闕四字撰本高六尺廣二尺五寸二十四行每行存五十三字末行以後文不全正行書在乾州

金故河南路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楊君神道之碑　□□

河東元好問撰

柳城姚燧書并篆額

君諱奐字煥然姓楊氏乾之奉天人唐鄜國公之二十世孫也譜系之詳見君自敘載之先大夫墓銘茲得而略之曾大父楸大父超道父振是爲蕭軒翁及上二世皆在野母程嘗夢東南日光射其身旁一神人以筆授之已而君生蕭軒以爲文明之象就爲制名君甫勝衣嘗信口唱歌有紫陽閣之語扣之不能荅也未冠夢游紫陽閣景趣甚異後因以自號年十一丁內艱哀毀如

成人日蔬食誦孝經爲課人以天至稱焉又五年州倅宗室永元謂翁曰若老矣守佐重以桉牘相煩聞若有隹兒姑欲試之卽檄君爲倉典書時調度方殷君掌出納朱墨詳整訖歲終無圭撮之誤倅愛之謂他日當有望勸之宦學師鄉先生吳榮叔指授未幾迴出倫輩賦業成卽有聲場屋間不三十三赴廷試興定辛巳以遺談下第同舍盧長卿李欽若欽用昆季惜君連蹇勸試補臺掾臺掾要津仕子慕羨而不能得者君答書曰先夫人每以作掾爲諱僕無所似肖不能顯親揚名敢貽下泉之憂乎正大初朝廷一新敝政求所以改弦更張者

君慨然草萬言策詣闕將上之所親謂其指陳時病辭旨剴切皆人所不敢言保爲當國者所汎忠信獲罪君何得焉君知直道不容浩然有歸志卽日出國門而西教授鄉里者五年歲己丑乾州請爲講議安撫司辟經歷官京兆行尚書省以便宜署君隴州經歷皆辭不就再以參乾恒二州軍事親舊爲言世議迫隘不宜高蹇自便始一應之庚寅京師春試授館左丞張公信甫之門張公嘗謂人曰諸孫得君主善老夫沾丐抑多矣癸巳汴梁陷微服北渡羈孤流落人所不能堪君處之自若也冠氏帥趙侯壽之延致君待之師友間會門生朱

極自京師輦書至君得聚而讀之東平嚴公喜接寒素士子有不遠千里來見者嚴公久聞君名數以行藏爲問而君終不一詣或問之故曰不招而往禮歟且業已主諸侯矣將無以我爲三乎戊戌

天朝開舉選特詔宣德課稅使劉公用之試諸道進士君試東平兩中賦論第一劉公因委君考試雲燕俄從監試官北上謁領中書省耶律公一見大蒙賞異力奏薦之　宣授河南路徵收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　陛辭之日言於中令公曰僕不敏誤蒙不次之用以書生而理財賦已非所長又河南兵荒之後遺黎亡幾亨鮮之喻正在今

日急而撫之糜爛必矣願公假以歲月使得拊摩創罷以爲　朝廷愛養基本萬一之助中令甚善之君初蒞政招致名勝如蒲陰楊正卿武功張君美華陰王元禮下邽薛微之滻池翟致忠太原劉繼先之等日與商略條畫約束一以簡易爲事按行境內親問監務月課如干難易若何有循習舊例以增額爲言者君訶之曰剝下罔上若欲我爲之邪減元額四之一公私便之官長所臨率有餽餉君一切拒絕之亦有被刑責沒財物于官者不踰月政成官民以爲前乎此莅未有清司惠吾屬之如是也在官十年乃請老于燕之行臺以猶子

元楨襲職壬子九月　王府驛召入闕尋被　教參議京兆宣撫司事累上書乃得請閒居鄉郡築堂曰歸來爲佚老之所雖在病卧猶召子弟秀民與之酒論之曰吾鄉密邇豐鎬民俗敦朴兒輩皆當孝弟力田以廉愼自保毋習珥筆之陋以玷傷風化及病革處置後事明了如平時敕家人吾且死勿以二家齋醮貽識者笑遂引觴大嚼望東南灶香命門生員擇執筆留詩三章恬然而逝春秋七十實乙卯歲九月之一日也後五十七日葬於郡東南十里小劉里先塋之次夫人陳氏劉氏祔焉禮也君三娶吳氏子男四人保垣元肇嵩山

嶽山皆早夭元肇者在孕有異風骨不凡齠齔知讀書八九歲聞君授卽通大義壽爲人講說十二以癩疾至于不幸君喪之盡然有童烏之感女四人長嫁郡人張荒次華陰王亨二幼者在室初泰和大安間入仕者惟躓選爲貴科榮路所在人爭走之程文之外翰墨雜體悉指爲無用之技尤諱作詩爲其害賦律尤甚至此下碑闕

今據集補於經爲通儒文爲名家不過翰苑六七公而已君授學之後其自望者不碌碌舉業既成乃以餘力作爲詩文下筆卽有可觀嘗撰扶風縣嚴院碑宋內翰飛卿時宰高陵見之奇其才期君以遠大與之書曰吾子資稟如此宜有以自愛得於彼而失於此非僕所敢知也君復之曰辱公特達之遇敢不以古道自期飛卿喜曰若如君言吾知韓歐之門世不乏人矣與定末關中地震乾守呂君子成徧禱祠廟請爲祝文凡二十有四首援筆立成文不加點在鄠下日中秋燕集一寓士忌君名諷諸生作詩請君屬和君被酒謂客曰欲觀詩者舉酒欲和以次唱韻意氣閑逸筆不停綴長韻短章終夕成三十九首長安中目爲鄠郊卽席倡和詩傳之性嗜讀書博覽强記務爲無所不閱眞積力久猶恐不及寒暑飢渴不以累其業也中歲之後目力漸減猶能燈下

閱蠅頭細字夜分不罷作文劇刮塵爛創爲裁製以蹈襲剽竊爲恥其持論亦然觀刪集韓文及所著書爲可見矣禮部閑閑趙公平章政事蕭國侯公內翰馮公屏山李公皆折行位與相問遺御史劉公光輔編脩張公子中諸人與之年相若而敬君加等河朔士夫舊熟君名想聞風采又被三接文衡又有在所過求見者應接不暇其爲世所重如此暮年還秦中秦中百年以來號稱多士較其聲聞赫奕聳動一世蓋未有出其右者前世關西夫子之目今以歸君矣有還山集一百二十卷紀正大以來朝政號近鑑者三十卷正統六

十卷其自敘曰正統之說所以禍天下後世者凡以不出於孔孟之前故也且夫湯武之應天順人後世莫可企及猶曰予有慙德武未盡善後世僻王槩以正統之傳非私言乎今立八例曰得曰傳曰襲曰復曰與曰陷曰絕曰歸始皇十年貶絕陷者何懲任相之失也太宗傳之而曰得者何志奪宗之惡也責景帝者何短通喪也責明帝者何啟異端也與明宗者何有君人之言也與周世宗者何世宗而在禮樂可與也如是八例其說

不明雖綿歷百千萬世正統之爲正統昭昭矣此書往往人間見之有詰難者則曰吾書具在豈復以口舌爲辨後世有賞音者君不治生產不取非義仕宦十年而家無十金之業然其周困急卹孤遺扶病疾助葬祭習以爲常力雖不贍猶強勉爲之與人言每以名教爲言有片善則委曲獎藉唯恐其名之不著或有小過失必以苦語勸止之怨怒不計也評者謂君志立而學富器博而用遠使之官奉常歷臺諫掌辭命治賓客必有大過人者白首見招曰暮途遠有才無命可爲酸鼻丙辰冬十月予閒居西山之鹿泉員生自奉天東來持京兆宣撫使商挺孟卿所撰行狀以墓碑爲請且道君臨終

念念不相置酒語殷重以諛述爲顧惟不腆之文曷足爲君重寫念風俗之壞久矣冰雪冱寒往復四千里爲其師爲不朽計門弟子風詣如生者幾人此已不可辭況於平生之言乃勉爲論次之而系以銘其銘曰

有文者螭於趺者龜是爲關西夫子楊君之碑顧瞻佳城泣焉涕洟學道之難成使人傷悲君擅名場澤菜孤罷迨乎駢儷而變古雅快潛蛟之雲飛謂君不逢歟奪回谿而漏池一命而佩金紫何若若今纍纍鄴賓於唐世久衰微河潤九里蔚松檟兮增輝謂君爲達歟徒以文窮而自喜斬伐俗學力涸筋疲世無元聖之矣望伯

起其庶幾白首太元坐爲悠悠者之所譏繫正統之無適從職予奪之非宜君排諸儒斥偏執與詭隨彼月巨之有評且曩是而今非豈有一定罪功之名而槩終世之成虧我黜我升我招我麾不主故常不貸毫釐自我作古奚竊取爲自非慨然任當仁之重能不懼於西河之見疑維鼎之爲器也雖小而重屹神寶而弗移孰謂漢唐甚盛之際亦不免於窮運之攸歸我車司南徜轅背馳傳者嗟誰異時有如君家子雲者出邈千載兮求知

中統五年建巳月立元好問撰文姚燧正書并篆額

在乾州碑文往往與史合惟作萬言策未及上歸教
授鄉里後安撫使辟經歷官京兆行尚書省以便宜
署君隴州經歷皆辭不赴應參乾恒二州軍事庚寅
春試授館張公信甫之門等事史不及之耳又史言
著還山集六十卷碑云還山集一百
二十卷紀正大以來朝政號近鑑三十卷亦異燧與
之弟三女壻關中金石記

按此碑全文二千六百餘字當時或有碑陰或刻
二石今搨本僅得一紙自於經爲通儒以下全闕
約一千六百餘字此搨上截每行整闕四字又間

有泐文左上角石已損闕今取元遺山文集補全
不復旁注取其瞭然可讀也立碑歲月元集不載
據關中金石記稱中統五年建巳月立當由得見
全搨也元遺山卒于丁巳歲此碑撰于丙辰十月
在未卒之前一年姚燧書篆自署柳城人元史燧
傳稱燧字端甫世系見燧伯父樞傳樞傳則云柳
城人後遷洛陽碑署柳城者從其祖貫也史言燧
生三歲而孤育於伯父樞樞謂燧蒙暗教督之甚
急燧不能堪楊奐馳書止之曰燧令器也長自有
成爾何以急爲且許醮以女年十三見許衡於蘇

門十八始受學於長安二十四始讀韓退之文試
習爲之云云此碑云女四人長嫁郡人張篤次華
陰王亨二幼者在室不言第三女許姚燧考燧傳
至大元年年七十除承旨學士四年得告南歸明
年復召不赴卒于家年七十六當爲延祐元年甲
寅歲推其生在元太宗己亥歲至丙辰遺山撰文
之年得十八歲若燧書碑在是年碑文應有三女
嫁姚燧之明文何以云幼在室也與史傳僅五百
七十字較碑祇存十之二然皆取碑文有刪無增
京兆府學教養碑奉天楊煥書當卽此楊奐是楊

名又作煥也碑云壬子九月王府驛召入關所稱
王府卽世祖故傳云世祖在潛邸驛召與參議京
兆宣撫司事元史世祖紀壬子帝駐桓撫間癸丑
從宜府於京兆夏遣王府尚書姚樞立京兆宜撫
司以孛蘭及楊惟中爲使關隴大治與之參議正
在是時碑云與以乙卯歲九月一日卒後五十七
月葬是十月二十七矣而文以丙辰十月始撰又
九年而始立碑皆不與葬同時中統無五年是年
八月丁巳改元至元碑以巳月立故仍稱中統傳
稱賜謚文憲而不著何年此碑亦未載則在立碑

以役矣與之葬所碑稱在郡東南十里陝西通志載楊掾史振墓在乾州東南十里子與與父振葬同處振以貞祐四年正月七日葬於州南小劍村新塋城南翁墓次据碑不詳父振爲掾史而振號蕭軒翁不號城南翁未知通志又何本也碑云戊戌試東平兩中賦論第一耶律公薦之宣授河南路徵收課稅所長官元史食貨志太宗甲午年始立徵收課稅所凡倉庫院務官并合干人等命各處官司選有產有行之人充之其所辦課程每月赴所輸納部遠平元史類編楊與傳引與自著還

山集云歲己酉中書耶律公以軍國大計舉近世轉運司例經理十路課稅易司爲所黜使稱長相豐歉察息耗以平歲入聽中書省總之此碑題課稅所長官正是易司爲所黜使稱長之時則當在己酉年矣碑云所著有還山集一百二十卷槩言十卷記正大以來朝政號近鑑者三十卷正統六十卷史傳載還山集六十卷天興近鑑三卷正統書六十卷今攷四庫全書有還山遺稿文一卷詩一卷乃明嘉靖初南陽宋廷佐掇拾殘賸之本而永樂大典未經錄入則其集之亡在明以前矣又四庫提要云考集中僧僊記稱所著有還山前集八十一卷後集二十卷近鑑三十卷韓子十卷槩言二十五篇視纂八卷北見記三卷正統記六十卷所載與碑詳略不同然則當撰碑時與所著書已多亡逸也正統記雖亡幸碑載其序例可以得其大指近鑑一書碑傳卷數懸殊至其紀號碑曰正大傳曰天興天興距金亡僅三年若正大以來尚得十年据碑稱正大初朝廷一新敝政君草萬言策指陳時病後知直道不容浩然有歸志然則近鑑一書因不上策而成者似碑所載爲確也顧

侠君元詩選錄與詩百零五首不知與宋廷佐所輯同否邵氏元史類編所引還山集中語亦不知所見何本皆當俟攷碑云丙辰冬十月員生自奉天東來持京兆宣撫使商挺孟卿所撰行狀以墓碑爲請員生似卽與臨終時執筆爵詩之門生員擇其人無攷元詩選有員炎小傳稱其字善卿衛州人歲已亥故人楊與士潛洛師愍其窶用監鹽州酒已而隨所徵上謁與方據案坐堂上吏皀雁行立炎拄布囊掖下杖巨梃直前曰楊使君不相知置我干此吾不能爲汝再辱遂揖而去此人當

是員擇族人碑不載己亥年事亦可廣碑所略史
商挺傳字孟卿曹州濟陰人年二十四汴京破北
走依冠氏趙天錫與元好問楊奐遊東平嚴實聘
爲諸子師癸丑世祖在潛邸受京兆分地聞挺名
遣使徵至鹽州楊惟中宣撫關中挺爲郎中明年
惟中罷廉希憲來代陞挺爲宣撫副使据此則其
時宣撫使是廉希憲挺實爲副疑遺山集脫副字
也

國書碑

額高七尺廣二尺五寸二十
三行字數多寡不等連額並國書

額

伐尸北玫
舟利土　帀劦天斥□其句丞帝戊史丟灵用戈卑亏
朱伐天斥达光右羊奉休戈岂友羊申及戈余
东生
斥灭矛忒天斥朴岂呆弋吏人作奈劣圭
廷月卉日求东戋朱单天戈烝劣并
十月丰多日
望鱼玉及伐县吏虎单鱼吏丙斥壳外支戈
冬后羊件斥可父久句支达戈天先表而
尤佔乂斥犀□□□

石高一尺七寸二分廣二尺八寸
二十行行十二字正書在朝邑縣
左馮之東南踰三十里縣曰朝邑由縣之直南林木蓊
鬱小徑縈紆約十里有鎮曰新市鎮有寺曰饒益乃陝
右之名藍也路當秦晉要衝枕山河之形勢自唐宋以
來名臣賢士經由往返莫不稅駕投館於此或題名於
壁或留詩於牌不可勝數前後主僧慮歲漫滅悉勒之
于石寺遭兵火焚毀殆盡如前人石刻往往埋沒於頹
垣遺基之下扑承乏領鎮事至此恨不及見饒益全盛
之時實爲不足每暇日命僮僕事鍤築搜抉于荆榛无
穢之間雖獲名公大臣行記詩刻例皆斷折訛缺讀之

令人悲惋卽其稍完者萃而置之於藏春軒壁冀後之
游觀者興葺之不替然周覽環視必思其人焉時皐昌
癸丑九月初一日東萊新市監趙扑謹記

饒益寺住持僧道顯立石

扑自署爲新市監金史地里志朝邑縣有新市鎮是
也寺在鎮之西梁天監中建唐貞觀二年起浮圖以
明嘉靖地震圮文稱自唐宋以來名人賢士經由往
返莫不於此題名主僧勒之于石案今題名惟宋政
和中賈炎謝卿材二石尚存唐人名跡皆無之矣閻
金石記

按今之同州府在後漢時謂之左馮翊建安初乃
置馮翊郡碑故云左馮之東南縣曰朝邑也饒益
寺在縣南十里今尚有鎮名新市者藏春軒壁卽
藏春塢關中金石記云今惟宋政和中賈炎謝卿
材二石尚存謝卿材賈炎二題名已錄見前謝題
乃元豐六年三月賈題亦宣和六年四月皆非政
和中關中記偶誤耳此記刻於癸丑爲皐昌三年
劉豫自皐昌二年金太宗定陝西以其地畀豫故
同州境地爲豫所有刻石紀年乃用皐昌也趙扑
爲監鎮之官而乃哀聚石刻於兵亂之餘俾垂久
遠可謂好古者矣

孟邦雄墓誌

石高三尺七寸廣三尺八寸四十四
行行四十四字正書在保德縣學

大齊故贈通侍大夫徐州觀察使知河南軍府事兼西
京留守河南府路安撫使馬步軍總管兼管內勸農使
孟公墓誌銘

朝奉大夫前祕書少監編修國史賜紫金魚袋李燾書少監編修國史賜紫金魚袋李杲
卿撰

尚書禮部太史局中官正賜緋魚袋李肅書口篆蓋
公諱邦雄字彥國西京永安人也　曾祖諱順妣安氏

祖諱晏妣趙氏累葉不仕　考諱恩贈口口大夫母口氏封恭人　公爲兒詩已剛介不羣既壯強毅善騎射以氣聞里中賢豪有能談兵者必屈折禮事以冀有得焉而後已用是諸家兵法略知大義前宋靖康建炎間中原喪亂盜賊蜂起嗣王走江浙海內洶洶遞相殘噬公乃招集亡命旬月間得萬人號曰義師保全一方力拒羣盜京城留守使司嘉其忠義便宜借補進義校尉兼差權永安縣尉既而借補承信郎權知永安軍事累遷修武郎京西河北河東路招捉使以　公有心力能撫軍衆便宜補敦武郎兼閤門祗候仍差河南府西六縣都巡檢建炎三年三月本路安撫使司改差知汝州寶豐縣四年正月累獲大功京城留守使司便宜遷武功大夫榮州刺史仍差權知河陽南城兼管內安撫使四月差充京城留守司同簽書判官廳公事兼主管侍衛步軍司仍遷右武大夫榮州團練使許從便宜五月遷翊衛大夫六月遷中亮大夫改忠州防禦使

大齊開基阜昌改元　公適時知變乃以中亮大夫忠州防禦使權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管內安撫馬步軍總管司公事兼管內勸農使歸附　聖朝　朝廷優加顯秩遷中侍大夫依舊忠州防禦使餘並如故

公迺謂人曰大丈夫事主當一心建功立名期不朽豈可乍服乍叛以速夷滅哉方思建立以固恩寵適京西北路安撫總管翟興阻兵負險隔絕道路跳樑不軌殘忍尤甚　公迺厲志竭忠乘機奮發勸督將士協力赴功竟致渠魁破蕩巢穴厥績顯著　天子嘉之乃遷徐州觀察使自是西至關中南至漢上凡兵火隔絕曠日人迹不通之地一旦水陸舟車田野耒耜賈游於市商通於路　朝廷得以車書隴右開拓巴蜀皆　公之力也十月　皇帝遣使賜金帶以光寵之三年六月　宣詔赴闕上殿　皇帝問以邊事辯對稱旨無所疑滯　天子愛之賜廣撫封侔臨一路仍正使號增重帥權特授依前中侍大夫徐州觀察使知河南軍府事兼西京留守河南府路安撫使馬步軍總管兼管內勸農使明年正月西賊叛逆順商虢三州相繼變亂虜掠百姓攻圍城邑大兵未集遽入西洛　公不幸被執賊留之軍中意欲括而用之公乃毅然不屈請即死之遂力被害享年四十六先是厥　父恩被傷致殞　男安世同日被禍三世忠孝萃于一門舍生取義不失全節方之古人殆無媿也　朝廷哀憫其忠義贈通侍大夫賜錢千緡及賻贈羊酒米麥等差諸縣夫

役百人以助葬事許其弟武經大夫閤門祗候河南府
路副總管邦傑不妨本職以領葬事七月二十日癸酉
葬于永安軍芝田鄉蘇村之原公娶劉氏封恭人男一
人安世贈朝奉郎女二人並未嫁侯嫁日各賜大承節
郎　公天性純厚明敏辯博事父母尤孝能以智帥人
與士卒同勞苦資糧與均故人樂任使多立奇功其在
西洛不唯威聲四馳見於將略至於撫衆治民政平訟
理皆出愁歎有古良吏風古之爲將者或以智略或以
壯勇或以死節苟得其一不害爲名將後世將弱兵驕
其能智略壯勇與夫死事奇節顯顯名世者幾希故其

伺敵之來往往內懷怯心外露威色畏避矢石不敢前
臨時去就心挾二三幸勝則要功力屈則降敵若人者
安能死節王事願死馬革中以報　國家哉　公獨
能兼是數者卒死忠義並驅古人非天賦英烈未易如
是也僕不識　公之而友人將仕郎黃億實容於
公之舍一日狀　公行事之實見祝爲文辭不獲已因
爲之銘曰

帝造區夏　志清多壘　兇醜跳梁　速誅千紀　公
適時變　赤心款附　氣吞羣盜　亂庶遄沮　帝用
嘉之　以廣撫封　正彼使號　以旌有功　留鎮西
洛　克服商虢　舟車隴蜀　咸底偉績　董賊亂常
兇焰熾張　死節被執　斷頭不降　以忠捐軀
禍及三世　死馬革中　是謂得志　帝用憫之　厚
葬斯舉　錫以千緡　賻以異數　日安窀窆　永口
幽宅　巍巍嵩高　與功無極

碑新出土字蹟工秀得虞褚規模良可愛也阜昌爲
劉豫年號豫以宋建炎四年爲金所立　中州金石記

十餘年予宛轉屬覓搆之乃詳其始末蓋邦雄永安
人自劉豫僭號遂降豫授僞職至中侍大夫徐州觀
其人也今邦雄墓亦爲土人掘井出之獨匿此石五
察使知河南軍府事兼四京留守河南路安撫使馬
步軍總管兼管內勸農使案四京以史證之豫升東
平爲東京改東京爲汴京又僭位大名及河南府西
京并爲四京志文所云四字蓋謂是也志稱京西北
路安撫總管翟興阻兵負險隔絕道路跳梁不軌褒
忍尤甚公乃厲志effacing忠乘機奮發勸督將士協力赴
功竟致渠魁破蕩巢穴孜興本傳爲京西北路安撫
制置使兼京西北路招封使此文乃易安撫招討名

爲總管又傳劉豫將邁汴以與屯伊陽憚之遣蔣頤持書誘與以王爵與斬頤焚其書誌文謂與跳梁不軌殘忍尤甚當指於此至傳所云豫計不行乃陰遣人啗碑將楊偉以利偉役與擒其首奔豫則此誌以邦雄勸督將士竟致渠魁是於與之隕殺皆由邦雄所致與史頗不相符惟與本傳內小註或云賂偉爲內應以兵徑犯中軍與奮擊墜馬死則邦雄乘機奮發即當時以兵犯中軍者事亦或然也然則史小註宜爲可據而傳故兩存之也偃師金石錄

按誌云邦雄西京永安人也葬于永安軍芝円鄉蘇村之原今河南府鞏縣宋景德四年析置永安縣金貞元元年改名芝田縣元時廢入鞏縣所謂芝田縣者蓋即以鄉爲名則邦雄葬所當在鞏縣地此石不知何以入於偃師誌載翟興阻兵負險事以宋史傳攷之在紹興二年亦即阜昌二年此誌蓋脫二年字也其云西賊叛逆順商虢三州相繼變亂虜掠百姓攻圍城邑云宋史劉豫傳紹興二年二月知商州蕭先以商虢二州叛附豫十二月襄陽鎮撫使李橫敗豫兵於揚石乘勝趣汝州僞守彭玘以城降三年正月庚申李橫破潁順

勅祭忠武王碑

碑連額高九尺廣四尺作兩截上截祭文省牒共三十一行行二十四字下載記二十三行行二十七字正書篆額在宜川縣

將仕郎臣王寵書

廸功郎臣孟醇篆額

維阜昌六年歲次乙卯九月辛未朔二十一日辛卯皇帝遣武節大夫閤門宣贊舍人權知丹州軍州事兼管內安撫司公事兼勸農事劉議昭薦于　咸寧郡王維　神昔舊節義爲時名臣當奉天之難唐室傾危致命匡主克殄妖氛載在信史勳庸蔚然故能死而不朽廟食咸寧英爽凜凜如生有祈必應民受賜焉迺

者時雨久愆官僚精禱挹彼　靈祠之清泉遂獲嘉
澍槁苗勃興歲事有成長吏以聞深切嘉歎是用祇遣
使人持此名薰式陳明薦庶荅　神休維　神其監
之尚　饗

尚書禮部
部省付下本省奏禮部呈丹州知州劉議奏為春旱率
吏民詣庿　咸寧郡王諡字犯徽祖廟諱武渾瑊廟祈雨不
及旬日遂獲霑足契勘渾瑊前朝雖曾用當時諡號眞
封兼所賜封爵今來正犯　徽祖皇帝廟諱合行
迴避欲望以今來祈禱有應民賴生全特加美號八月
十三日奏得　聖旨指揮封爵犯　廟諱字依已
降　指揮不須別改外內祈雨感應事依已降　指揮
只特嚴潔　勅祭以謝今具下項須至符下一恭
依　聖旨差使臣張整賫　御香祝版前去
一勅祭用籩豆貳簠簋壹牲牢止用少牢壹牲幣帛壹
其合用篚箱罍洗酒鐏爵盞燎草差官行禮儀制並令
本州差長吏依祭祀社稷禮數排辦行禮籩貳壹實鹿
脯壹實魚鮪豆貳壹實芹壹實鹿臡壹實稻米
簋壹實黍米俎案壹羊腥幣帛壹長壹丈捌赤小赤丹
州主者仰恭依前項　聖旨指揮排辦行禮施行

符到奉行
阜昌六年八月　日下
員外郎押
員外郎押

唐將咸寧郡渾王在德宗朝為時名臣履折衝之任禦
侮定亂休功偉績著在信史貞元中繇樓煩郡王徙封
咸寧追諡忠武後世興建祠宇血食茲土從本封也丹
陽之民蒙賴德澤凡有祈禱應若影響阜昌乙卯歲自
春徂夏久旱不雨民心皇皇郡刺史躬率吏民敬謁祠
下屢獲嘉應前此以守臣有請雖錫眞封然止因舊諡
未足以稱褒崇之意仍以封號犯　徽祖廟諱抗
章有請乞別加美號以荅　神休九月辛卯
天子遣使者頒　尺一詔書賫　御香祝版
太常定儀式以祀社稷禮遣守臣武節大夫閤門宣贊
舍人權知丹州軍州兼管內安撫司公事兼勸農事劉
議　勅祭祠下是日也秋高氣爽祥烟瑞靄飛浮
棟宇巖谷生光士民口口　神人交慶咸以謂自
貞元迄今寥寥數百年　神之功烈被民垂光後世
荐秩褒嘉寔一時之盛事而　聖天子不以踈遠
爲閒嘉良吏二千石愛民之意特垂　聖旨指揮排辦行禮施行

輔相近臣都俞於一堂之上以成康濟之功盛美流口
口口歌詠莫不嘆服而仰慕豈不韙歟早昌七年正月
初四日奉議郎權丹州軍事推官臣王蔚謹記
承議郎權丹州軍事推官臣王蔚
朝奉大夫特差權通判丹州軍州事兼專一管內勸
農事臣張几
武節大夫閤門宣贊舍人權知丹州軍州兼管內安
撫司公事兼勸農事臣劉議　立石
碑爲僞知丹州軍事安撫使劉議立議以渾忠武王

刊字人臣麻永

諱犯徽祖廟諱抗章請避徽祖者豫之祖也李心傳
繫年要錄稱紹興二年四月庚寅豫還都汴奉祖考
于宋太廟尊其祖忠曰翼文皇帝廟號徽祖宋史以
爲四月丙寅非庚寅者誤也是月壬戌朔庚寅月之
十九日也史又云豫名迪功郎王寵不至此記爲寵
所書不至之說恐未必是孟醇趙宗室王蔚字叔文
史有傳關中金石記

按忠武王渾城廟在延安府宜川縣城東南五里
鳳翅山谷廟中有惠澤泉歲旱禱於此唐書渾瑊
傳瑊以平朱泚論功受封鄜樓煩郡王徙咸寧唐

之咸寧至宋太平興國初省入宜川屬丹州故宜
川有廟即瑊所封之地也城在寺本封咸寧郡王
宋元豐中追封忠武王亦即瑊之謚也文逖劉豫
祖諱仍稱咸寧郡王此碑因旱禱雨有應有司上
請遂降香勅祭所謂挹彼靈祠之清泉者即惠澤
泉也碑首云皐月六年歲次乙卯劉豫以宋建炎
四年九月爲金所立奉金正朔仍稱天會八年十
一月改明年元爲皐昌明年者辛亥年也則乙卯
是五年此云六年者連初立之始年勅祭在六年
而立碑在七年逾年十一月而豫廢矣

禹蹟圖

禹蹟圖高廣各三尺四寸二分在西安府

禹蹟圖圖不治

圖劉豫時刻攷豫以宋紹興元年爲金所立則是年
當丁巳亦金天會之十五年也史稱豫折地方百里所載
山川多與古合唐宋以來地圖之存惟此而已攷宋
毛晃禹貢指南稱先儒所刻禹蹟圖黑水在雍州西
北而西南流至雲南之西南乃有黑水口東南流而
入南海中間地里渺遠今此圖黑水與毛說合是爲
宋以前相傳之舊也唐書稱賈耽繪海內華夷圖廣

三丈縱三丈三尺以寸爲百里中國本志禹貢外夷
本班固漢書古郡國題以墨今州郡題以朱豈此圖
之權輿與圖象之學自古重之山海經前五篇乃伯
益經其後十二篇爲周秦以來釋圖之言故往往雜
以後代郡縣今案其文有云在其東或在其北云捕
魚水中云兩手各操一蛇云右手指青邱北之屬皆
據形言之耳山海經本有圖故陶潛以之入詩張駿
郭璞以之作讚始知班固執文志入之形家有以也
不知者乃以爲域外之言堪輿之學非聖經矣又史
記言蕭何收秦圖書大宛傳言昆侖天子案古圖書

三王世家有御史奏輿地圖漢書言李陵圖所過山
川地形元帝示後宮人單于圖明帝賜王景禹貢圖
又班固案秦地圖虞喜志林薛瓚注漢書皆案漢輿
地圖晉書言裴秀自製禹貢地域圖十八篇李吉甫
元和郡縣圖志言起京兆府盡隴右凡四十七鎮每
鎮皆圖在篇首今俱不存則此圖之傳良足寶矣地
理之學古今互異試條其得失附以郡証爲讀禹貢
者有所採也　又案圖嶓冢山在秦州東南深谷自
漢以來相傳之說汝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言嶓
冢在隴西氐道班固地理志言在隴西西縣漾氐道

及西縣治皆在今秦州自魏收地形志以嶓冢山爲
在華陽郡嶓冢縣括地志元和郡縣志並承其說山
乃移今之寧羌州矣然唐人猶兩存其說據魏收以
駁班固自胡渭禹貢錐指始　又案圖西漢水出秦
州南至涪州入江東漢水出興元府東至漢陽入江
亦合于班固地理志之說其圖西漢水不通于東漢
則不合于古何則余嘗謂禹貢言嶓冢導漾是言水
之在今甘肅秦州者也東流爲漢是言水之在今陝
西漢中府者也又東爲滄浪之水則言水之在今湖
北省者也西漢至寧羌州西北有水通于東漢班固

所云東漢水首受氐道水郭璞爾雅音義謂之潛水
水經注謂之通谷水括地志謂之復水云出利州縣
谷縣龍門山今俗以爲燕子河也其水于圖當自興
元府南承東漢水流至利州北合于西漢而殊未之
及今四川廣元縣是唐宋利州治寧羌州是其東北
境龍門山在州北百五十里卽李吉甫所云利州東
北有龍門山者也樂史又云龍門山下有燕子谷或
水之所以名矣郭璞既稱舊云卽禹貢沈潛缺之非
也　又案圖黑水是三危之黑水黑水實有二余攷
華陽黑水惟梁州孔安國言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

水張守節史記正義案括地志黑水源出梁州城固縣西北太山以此釋梁州黑水較長酈道元案諸葛亮牋稱朝發南鄭暮宿黑水即此諸家解書以二黑水爲一非也今水在漢中府城固縣西北五里案圖漾沮之洛至同州南入于河古說皆入渭是各自宋金時改流入河近韓邦靖著朝邑縣志云洛水明成化改流入河不察甚矣　又案圖無漾沮荔洛即漾沮孔安國書傳水經兒史記注晉灼闞駰皆言是也所引今本無之酈道元漾沮泛溢瀉翊昏墊是唐李李卿三墳記石刻亦云漾縣西有漾水入渭在今麟人猶存其說矣漢人言漾縣古今州郡名古今相同禹蹟圖界方格每方折地百里列禹貢山川名古今華夷二圖高廣尺寸相同禹蹟圖界方格

遊縣合雍入渭者爲詩自土沮漾之漾古但有兩漾水耳水經注洛水下又有漾水又遁甲開山圖長安西有漾渠俱非禹貢之漾然自樂史宋敏求以來所在多漾水矣酈中金石記

華夷圖

圖高廣各三尺四寸二分在西安府

華夷圖圖不編

右華夷圖不著刻人名氏題云阜昌七年十月朔岐學上石蓋劉豫時所刻其年十一月豫爲金人所廢阜昌之號終于此矣唐貞元中宰相賈耽圖海內華夷之四京獨詳其三又似宋人所作甚不能臆定也

劉豫以七年十一月丙午被廢而十月朔尚刻華夷圖者益廢豫之舉不過奉詔降封並無千戈擾攘之事僞齊全境恬然安之當刻此圖之時初不料逾月卽亡也兩碑但紀歲月不著所以刻石之故而華夷圖則有岐學上石字殆由學校中得此二圖舊本刻石以示諸生耳餘說已詳關中金石記不複述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九終

金石萃編卷一百六十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南詔

南詔德化碑

碑前半已剝蝕殆盡石約高一丈三尺一寸廣八尺六寸行數不可考每行約九十字行書在雲南大理府

清平官鄭同撰

恭聞清淘初分運陰陽而生萬物川嶽既列樹元首而定人方道治則中外寧政乖必風雅變我贊普鍾蒙國大詔性業合道智覩未萌隨世運機觀宜無衆退不負

德進不怠容者也王姓蒙字閣羅鳳大唐特進雲南王越國公開府儀同三司之長子也憲靈傑秀含章挺生日角標奇龍文表貴始乎王在儲府道隆三善位卽重離不讀非聖之書嘗學字人之術撫軍履閱成績監國每著家聲唐朝授右領軍衛大將軍兼陽瓜州刺史洎先詔與御史嚴正誨謀靜邊寇先王統軍打石橋城差詔與嚴正誨攻石和子父子分師兩殄兇醜加左領軍衛大將軍無何又與中使王承訓同破劍川忠績載揚賞延于嗣還左金吾衛大將軍而官以材遷功由幹立朝廷照鑒委任兵權尋拜特進都知兵馬大將二河既

宅五詔已平南國止戈北朝分政而越析詔餘孽千蹈恃鐸酋騙瀘江結彼兇渠援我邊鄙飛書遣將皆輒拒違詔弱冠之年已負英斷恨茲殘醜敢逆大隊固請自征志在掃平梟干贈之頭俯伏藏之穴鐸酋盡獲寶物並歸解君父之憂靜邊隅之禍制使奏聞酬上柱國天寶七載先王即世皇上念功旌孝悼往撫存遣中使黎敬義持節冊襲雲南王長男鳳迦異時年十歲以天寶入朝授鴻臚少卿因冊襲又加授上卿兼陽瓜州刺史都知兵馬大將既御厚眷思竭忠誠子弟朝不絕書遽歲府無餘月將謂君臣一德內外無欺豈期奸僞亂

常撫虔生變初節度章仇兼瓊不量成敗妄奏是非遣越巂都督竹靈倩置府東爨通路安南賦重役繁政苛人弊被南寧州都督爨歸王昆州刺史爨日進梨州刺史爨祺求州爨守慈螺山大鬼主爨彥昌南寧州大鬼主爨崇道等陷煞竹倩兼破安寧天恩降中使琛希莊御史韓洽都督李宓等委先詔招討諸爨畏威懷德再置安寧其李宓忘國家大計躁章仇詭縱務求進官榮之害即差軍將楊羅顯等連表控告豈謂天高聽遠蠅點成珮雖布腹心不蒙矜察管內酋渠等皆曰主辱臣死我實當之自可齊心戮力致命全人安得知難不防坐招傾敗於此差大軍將王昭雙羅時　口牟甘等揚兵

並授官榮与我好者咸遣抑屈務在下我四也築城收質緒甲練兵密欲襲我五也重科自直倍稅軍糧徵求無度務欲敵我六也于時馳表上陳屢申冤枉皇上照察降中使賈奇俊詳覆屬豎臣無政事以賄成一信虔陀共掩天聽惡奏我將叛王乃仰天嘆曰嗟我無事上蒼可鑒九重天子難承尺之顏萬里忠臣豈受奸邪之害即差軍將楊羅顯等連表控告豈謂天高聽遠蠅點成珮雖布腹心不蒙矜察管內酋渠等皆曰主辱臣死我實當之自可齊心戮力致命全人安得知難不防坐招傾敗於此差大軍將王昭雙羅時　口牟甘等揚兵

送檄問罪府城自秋畢冬故延時序尙佇王命冀雪事由豈意節度使鮮于仲通已統大軍取南路路下大將軍李暉從會同路進安南都督王知進自步頭路入旣數道合勢不可守株乃宣號令誡師徙四面攻圍三軍齊奮　先靈冥祐神炬助威天人協心軍羣全拔虔陀飲酣窠庶出走王以爲惡止虔陀罪豈加衆衆城移置猶爲後圖卽便就安寧再申衷懇城使王克昭執哉咻權繼違拒請遣大軍已至曲靖又差首領楊子彼曲城破將亡而仲通大軍將李克鐸等帥師伐之我直與雲南錄事叅軍姜如之齎狀披雪往因張卿讒構遂

令蕃漢生病贊普今見觀釁浪穹或以衆相威或以利相導儻若蚌鷸交守恐爲漁父所擒伏乞居存見亡在得思失二城復置幸容自新仲通旣不招承勁至江口我又切陳丹欵至于再三仲通拂諫棄親阻兵安忍吐發唯言屠戮行使皆祇訊呵仍前差將軍王天運帥領驍雄自點蒼山西欲腹背交襲於是具牲牢設壇場叩首流血曰我自古及今爲漢不侵不叛之臣今節度背好貪功欲致無上無君之討敢昭告於皇天后土史祇盡詞東北稽首舉國痛切山川黯然至誠感神風雨震霈遂宣言曰彼若納我猶吾君也今不我納卽吾讐也

倚辭誘樂持金冠錦袍金寶帶金帳狀女扛傘鞍銀甌及器皿珂貝珠毯衣服馳馬牛羣等賜爲兄弟之國天寶十一載正月一日於鄧川冊詔爲贊普鍾南國大詔授長男鳳迦異大瑟瑟告身都知兵馬大將凡在官僚寵幸咸被山河約誓永固維城改年爲贊普鍾元二年漢帝又命漢中郡太守司空襲禮內使賈奇俊帥師再置姚府以將軍賈瓘爲都督僉曰漢不侵不叛之臣今節度背若不速除恐爲後患遂差軍將王兵各給其糧道又差大軍將洪光乘等神州都知兵馬使論綺里徐同國府威信宿未踰旬如拉杓賈瓘面縛士卒全軀二年漢又

命前雲南郡都督兼侍御史李宓廣州南海何履光中
使薩道懸遜惣秦隴英豪兼安南子弟頓營龍坪廣布
軍威乃舟楫備修擬水陸俱進遂令軍將王樂寬等潛
軍襲造船之師伏屍遍毘舍之野李宓猶不量力進退
道川時蜀州都知兵馬使論綺里徐來救已至巴畷山
張刃不及發白日晦景紅塵翳天流血成川積屍塞水
我命大軍將段附克等內外相應競角競衝彼弓不暇
道造舟爲梁耀以威武喻以文辭敎降者撫慰安居抵
三軍潰衂元帥沈江詔曰生雖蒯之始死乃怨之終豈
顧前非而忘大禮遂收亡將等屍祭而葬之以存恩誓
五年范陽節度安祿山綰據河洛開元帝出居江劍僞
望風而至且安寧雄鎮諸夏要衝山對碧雞波環碣
石鹽池鞅掌利及牋歡城邑綿延勢連戎夷乃置城監

普差御史贊郎羅于恙結齋勅書曰樹德務滋長去惡
務除本越嶲會同謀多在我圖之此爲美也詔恭承上
命即遣大軍將洪光乘杜羅盛段附克趙附于望羅邊
王邆羅奉清平官趙佺等統細于藩從昆明路及宰
相侶酋葉樂節度尙檢賛同伐越嶲詔親帥太子潘圍
邆會同越嶲固拒被僇會同請降無害子女玉帛百里
寨途牛羊供饋一月館敎六年漢復置越嶲以楊庭璆
爲都督兼固臺登賛普使來曰漢今更置越嶲作援昆
明若不再除恐成滋蔓既舉奉明旨乃遣長男鳳迦異
孤統東偏而作主然後修文習武官設百司刻尊敘卑
位分九等關三教資四門陰陽序而日月不愆賞罰明
軍濫水罹事制宜令大軍將楊傳磨俘欺急歷如敎

而奸邪屏跡通三才而制禮用六府以經邦信及豚魚恩霑草木厄塞流滯高原爲稻黍之田疏決陂池下隰樹園林之業易貧成富徙有之無家饒五穀之桑國貯九年之廩蕩穢之恩屢沾蠢動珍帛之惠遍及耆年設險防非憑隘起堅城之固靈津瀾疾重巖湧湯沐之泉越睽天馬生郊大利流波灌錦西開等傳疇鄰出麗水之金北接陽山會川收瑟瑟之寶南荒濟湊覃詔願爲外臣東藩悉歸步頭已成內境建都鎮塞銀生于墨薄之鄉候隙省方駕憩于洞庭之野蓋由人傑地靈物華氣秀者也於是犀象珍奇貢獻畢至東西南北煙塵不

飛退邇無剽掠之虞黔首有鼓擊之泰乃能驤首耶南平睒海表豈惟我鍾王之自致實賴我聖神天帝贊普德被無垠威加有截春雲布而萬物普潤霜風下而四海颯秋故能取亂攻昧定京邑以息民兼亡侮亡而致理君主之美也有美而無揚臣子之過也夫德以立功功以建業業成不紀後嗣何觀可以刊石勒碑志功頌德川侮不朽俾達將來口成家世漢臣八王稱乎晉業鍾銘代襲百世定于當朝生遇不天再罹衰敗賴先君之遺德沐求舊之鴻恩改委清平用兼耳目心懷

吉甫愧無贊於周詩志効奚斯願齊聲於魯頌紀功述績宣曰鴻徽自顧下才敢題風烈其詞曰

降祉自天　漏流後孕　瑞應匪虛　正祥必信　聖主分憂　選夷聲振　襲人傳封　受符兼印　兼瓊秉節　貪榮構亂　開路安南　攻殘東嶲　竹倩見屠　官師潰散　賴我先王　懷柔伏叛　祚不乏賢先庸是繼　郡守詭隨　貶身遐裔　嗣連虔阯亂深堅壁　殃咎匪他　途豕自殪　仲通制節　不詢長久　徵兵海隅　頓營江口　矢心不納　白刃相守　謀用不臧　逃師夜走　漢不務德　而以力爭　與師命將　置府層城　三軍往討　一舉而平　面縛羣吏　馳獻天庭　李宓總戎　猶爭覆轍水戰陸攻　援孤糧絕　勢屈謀窮　軍殘身滅　祭而楚之　情由故設　贊普仁明　審知機變　漢德方哀　邊城絕援　揮我兵戎　攻彼郡縣　越嶲有征　會同無戰　雄雄嘀嘀　高名爽烈　惟孝惟忠乃明乃哲　性惟溫良　才稱人傑　邛濾一掃　軍郡雙滅　觀兵鋒鏑　舉國來賓　巡幸東嶲　懷德歸仁　碧海效祉　金穴薦珍　人無常主　惟賢是親　土宇克開　煙塵載寢　鼓擊犁坑　輯照羣

品　出入連城　光揚衣錦　業酋万代之基　倉庾
九年之廣　明明贊普　揚于之光　赫赫我王　實
賴之昌　化及有土　業著無壃　河帶山礪　地久
天長　辯稱世雄　才出人右　信及豚魚　洞深瓊
玖　德以建功　是謂不朽　石以刊銘　口口可久
其十二

碑陰

四十一行俱書官名下半剝蝕字數無考正書

上闕帶段忠國　清平官大軍將大金告身賞錦袍金
帶口口口下上闕口亟皮衣楊傍佺　清平官小頗弥
告身賞錦袍金帶下上闕闕頗弥告身賞二色綾袍金帶縣
守口　清平官大金告下上闕闕李口口　大軍
將開南城大軍將下上闕闕口大大亟皮衣趙眉丘　大
軍將士曹長大頗弥口口賞紫袍金下上闕闕口衣楊細口
大軍將賞二色綾袍金帶王琮羅鐸　大軍下闕
上口袍金帶兼大夫亟皮衣張驃口于　大軍將前
戶曹長招東口下闕賞二色綾下上闕闕綾袍金帶王波鐸
大軍將前法曹長大頗弥告身賞二色綾袍金帶楊羅望
楊下上闕闕口軍將小金告身賞二色綾袍金帶下上闕闕大軍將賞錦袍金帶下上闕闕
大軍將小金告身賞紫袍金帶口口堅　大惣管下闕

上闕柜湊　軍將摹牧大使小銀告身賞紫袍金帶楊瑳白奇　都□□兼知表誥小銀告身下上闕闕和　大惣管兼押衙小鈐石告身賞二色綾袍金帶石忠貞　大軍將小銀告身□□□段□□遷下上闕闕帶李奴鄧　客曹長賞紫袍金帶王　大軍將小頗弥告身賞□□□帶□諾地下上闕闕弥告身賞紫袍金帶阿忍　大軍將小頗弥□□紫下上闕闕大軍將賞二色綾袍金帶黑蔚□　大軍將賞紫袍金帶下上闕闕□　大□編賞紫袍金帶□白伽　軍將□瑜石告身賞紫下上闕闕軍將賞紫袍金帶兼大虫皮衣劉

望□□　軍將賞□袍金帶下上闕闕軍將前兵曹□官小劍告身賞紫袍金帶杜顛伽下上闕闕趙充□□　軍將兵曹副小銀告身賞紫袍金帶下上闕闕盛　軍將士曹副賞紫袍金帶楊鄧四羅□□□　□□□□袍金帶□□　軍將賞紫袍金帶楊洋□□下上闕闕軍將大鈐石告身賞紫袍金帶段下上闕闕伽瑳　軍將賞紫袍金帶尹求寬下上闕闕將賞紫袍金帶張趙邏　軍將賞紫袍金帶下上闕闕軍將賞紫袍金帶□利　軍將□紫袍金帶下上闕闕敛　詔親大軍將大金告身賞二色綾袍金帶李外成苴下上闕闕詔親大軍將兼白崖城大軍將大金告身賞紫袍金帶李些豐下上闕闕詔親大軍將小銀告身下上闕闕和　大將軍兼押衙知表誥小銀告身賞二色綾袍金帶石忠貞　詔按此碑文約三千八百字存者約八百字葢溯其三千字矣今取雲南通志所載文補其沙字注於旁乃可讀也碑稱王姓蒙字閣羅鳳大唐特進雲南王越國公開府儀同三司之長子也唐朝授右領軍衛大將軍兼陽瓜州刺史累拜特進都知兵馬大將加上柱國天寶七載先王卽世土遣使持節冊襲雲南王長男鳳迦異入朝授陽瓜州刺史都知兵馬大將初節度章仇兼瓊奏遣越嶲都督竹靈倩李宓等委先詔招討諸爨王乃命大軍將與李宓和諸爨而李宓行反間東爨諸酋乃各興師召我同討李宓妄陳我違背又越嶲都督張虔陀誣我中禁職起亂階于時馳表上陳屢申宪枉皇上一信虔陀奏我將叛王乃連表控告天高聽遠不蒙矜察節度使鮮于仲通等統大軍至曲靖又齎狀披雪仲通殊不招承仍自點蒼山西欲腹背夾襲於是昭告皇天后土縱兵親擊大敗彼師

遂遣男鐸傳及子弟六十人西朝獻凱贊普賜爲
兄弟之國天寶十一載正月一日冊詔爲贊普鍾
南國大詔授長男鳳迦異都知兵馬大將改年爲
贊普鍾元二年十四年春命長男鳳迦異於昆川
置柘東城居二詔佐鎮撫時清平官段忠國段尊
銓等刋石勒碑志功須德云云以唐書南蠻列傳
攷之南詔或曰鶴拓曰龍尾曰苴咩曰陽劒本哀
牢夷後烏蠻別種也夷語王爲詔其先梟帥有六
自號六詔曰蒙巂詔越析詔浪穹詔邆睒詔施浪
詔蒙舍詔蒙舍詔在諸部南故稱南詔居永昌姚

州之閒鐵橋之南東距爨東南屬交趾西摩伽陀
西北與吐蕃接南女王西南驃北抵益州東北際
黔巫王都羊苴咩城別都曰善闡府王蒙氏父子
以名相屬自炎龍以來有譜次可考舍龍生獨邏
亦曰細奴邏高宗時遣使者入朝賜錦袍細奴邏
生邏盛炎邏盛炎生炎閣武后時盛炎身入朝妻
方娠生盛邏皮喜曰我又有子雖死唐地足矣炎
閣立死開元時弟盛邏皮立皮邏閣授特進封臺
登郡王炎閣未有子時以閣羅鳳爲嗣及生子遣
其宗而名承閣遂不改開元末皮邏閣逐河蠻取

大和城又襲大鄧城守之因城龍口夷諾山坡陀
爲和故謂大和以處閣羅鳳天子詔賜皮邏閣名
歸義當是時五詔微歸義獨彊乃厚以利啖劍南
節度使王昱求合六詔爲一制可歸義已并羣蠻
遂破吐蕃寖驕大入朝天子亦爲加禮又以破渾
蠻功馳遣中人冊爲雲南王于是徙治大和城天
寶初遣閣羅鳳子鳳迦異入宿衛拜鴻臚卿七載
歸義死閣羅鳳立襲王以其子鳳迦異爲陽瓜州
刺史初安寧城有五鹽井人得煮鬻自給元宗詔
特進何履光以兵定南詔境取安寧城及井復立
馬援銅柱乃還鮮于仲通領劒南節度使卞忽小
方略故事南詔嘗與妻子謁都督過雲南太守張
虔陀私之多所求丐閣羅鳳不應虔陀數詬靳之
陰表其罪由是忿怨反發兵攻虔陀殺之取姚州
及小夷州凡三十二明年仲通自將出戎巂州分
二道進次曲州靖州閣羅鳳遣使者謝罪願還所
虜得自新且城姚州如不聽則歸命吐蕃恐雲南
非大唐有仲通怒囚使者進薄白崖城閣羅鳳遂
北臣吐蕃吐蕃以爲弟夷謂弟鍾故稱贊普鍾紿
金印號東帝揭碑國門明不得已而叛嘗曰我上

世世奉中國累封賞後嗣容歸之若唐使者至可指碑澡祓吾罪也按字書無祓字疑祓字之譌　史文與碑詳畧不同攷雲南通志古蹟載閣羅鳳刻二碑一曰南詔碑在城西南注云天寶間閣羅鳳歸吐蕃揭碑國門明不得已而叛西瀘令鄭回撰文今無可考一曰蒙國大詔碑即德化碑也是南詔羣臣頌德之碑注云在城北鄭回撰文杜光庭書今剝落殆盡云云是南詔有二碑皆鄭回撰文其刻石國門之碑朱子綱目系其事於天寶十一載此碑則在大歷元年兩碑之立相距十五年而前碑已亡則此碑雖剝落亦可貴矣碑陰上下皆闕中所存者若姓名及告身袍帶之類皆無可攷其官名有清平官大軍將兵曹士曹法曹倉曹戶曹客曹並有長有副又有大慜管羣牧大使唐酋口喻酋口等名色唐書南詔傳云官曰坦綽曰布燮曰久贊謂之清平官所以決國事輕重猶唐宰相也曰首望曰正酋望曰員外酋望曰大軍將曰員外猶試官也慕爽主兵琮爽主戶籍慈爽主禮罰爽主刑勸爽主官人厥爽主工館萬爽主財用引爽主客禾爽主商賈皆清平官酋望大軍將兼之然碑中所

載諸曹長副及總管羣牧之官則史所不載雲南通志雜紀卷載南詔官職王左右有羽儀長八人清平見王不得佩劍惟羽儀長佩之爲親信有六曹長曹長有功補大軍將大軍將十二與清平官等列自曹長以降繫金佉苴尙絳紫有功加錦又有功加金波羅即虎皮也此所載較史爲詳可與碑陰參攷然史有云西人不蠶剖波羅樹實狀如絮紐縷而緝之則波羅是樹名非虎皮也

崇聖寺鐘款

款作上下兩層每層各界六區皆像上層五寸餘廣二尺二寸餘下層區高一尺三寸餘廣一尺七寸正書在大理府崇聖寺

金剛波羅蜜

智寶波羅蜜

大輪波羅蜜

妙法波羅蜜

勝業波羅蜜

口譽波羅蜜以上上層

增長天王

大梵天王

廣目天王

多聞天王
天主帝釋
持國天王
維建極十二年歲次辛卯三月丁未朔廿四日庚午
建鑄以上
下層
銅鐘高丈餘在大理府崇聖寺前樓鑄作兩層上層
鎸金剛智寶大輪妙法脉業梵似作慧響波羅蜜下層
鑄增長大梵廣目多聞天主帝釋持國各天王像未
鑄建極十二年建葢南詔世隆年號在唐武宗懿宗
向係父子以名相屬獨豐祐之子世隆名不相承
書亦賜先王于是以草具進使者而還還又南詔
正諱不得謂之嫌諱然據馮甦滇故實是世隆滇
攷云大中十三年八月宣宗崩命內臣告哀世隆滇
初立卽凶狠悖慢謂我國亦有喪朝廷不弔問詔
皆龍是以云名近嫌諱如果名世隆則直犯元宗
諱絕朝貢史文如此按唐元宗諱隆基惟南詔名
帝建元建極自號大禮國懿宗以其名近元宗嫌
講金剛智寶大輪妙法脉業梵似作慧響波羅蜜下層
攷云大中十三年八月宣宗崩命內臣告哀世隆滇
初立卽凶狠悖慢謂我國亦有喪朝廷不弔問詔
書亦賜先王于是以草具進使者而還還又南詔
向係父子以名相屬獨豐祐之子世隆名不相承
正諱不得謂之嫌諱然據馮甦滇故實是世隆滇
帝建元建極自號大禮國懿宗以其名近元宗嫌
皆龍是以云名近嫌諱如果名世隆則直犯元宗
諱絕朝貢史文如此按唐元宗諱隆基惟南詔名
鑄增長大梵廣目多聞天主帝釋持國各天王像未
鑄建極十二年建葢南詔世隆年號在唐武宗懿宗
書亦賜先王于是以草具進使者而還還又南詔
向係父子以名相屬獨豐祐之子世隆名不相承
鎸金剛智寶大輪妙法脉業梵似作慧響波羅蜜下層
攷云大中十三年八月宣宗崩命內臣告哀世隆滇
初立卽凶狠悖慢謂我國亦有喪朝廷不弔問詔
皆龍是以云名近嫌諱如果名世隆則直犯元宗
諱絕朝貢史文如此按唐元宗諱隆基惟南詔名
帝建元建極自號大禮國懿宗以其名近元宗嫌
銅鐘高丈餘在大理府崇聖寺前樓鑄作兩層上層
建鑄以上
下層
維建極十二年歲次辛卯三月丁未朔廿四日庚午
持國天王

按崇聖寺在大理府城西北蓮花峯下雲南通志
稱寺有觀音像高二丈四尺唐蒙氏時董善明鑄
又稱唐天寶間崇聖寺僧募造大士像未就夜驟
雨旦起視之溝澮皆流銅屑卽用鼓鑄立像高二
十四尺如吳道子所畫細腰跣足像成白光彌覆
三日夜云云而不及鑄鐘之事此鐘但詳年月亦
不言鑄者何人鐘爲建極十二年鑄建極者乃南
詔世隆一代耳滇史未確也至唐書斥世隆爲酋龍
以其觸犯僭悖而削屬之非果名酋龍也昶按此
詔亦未確南詔官名有酋望酋龍爲鱗蟲之長酋龍
二字重非削屬之稱當由朝廷避諱改稱酋龍而
新安倪蛻撰滇雲歷年傳云蛻按豐祐或云勸利
晟之弟或云勸利晟之子諸葛元聲滇史稱豐祐
慕中國始不連父名但南詔野史云名晟豐祐當
是勸利晟之子而又曰石刻爲勸豐祐則又承孚
樂勸而爲勸利晟之弟矣且以後世隆之子隆舜
隆舜之子舜化依舊父子相承則不連父名者僅
世隆一代耳滇史未確也至唐書斥世隆爲酋龍
以其觸犯僭悖而削屬之非果名酋龍也昶按此
詔亦未確南詔官名有酋望酋龍爲鱗蟲之長酋龍
二字重非削屬之稱當由朝廷避諱改稱酋龍而

史治其舊文耳建極十二年在唐爲懿宗咸通十二年跋者杜鈞江西新建人官大理府太和縣令

崇聖寺中塔題字

石二各高四尺六寸廣一尺六寸五分每石各四字正書在雲南太和縣

法界靈通　明眞乘塔

右八字作兩行書在崇聖寺前三塔中最高一塔第一層重簷蔽之故完好無剝蝕痕中間一碑磨平無一字蓋南詔時立不知何代剗去也杜鈞識

按雲南通志崇聖寺有三塔其一高十餘丈十六級其二差小各鑄金爲頂頂有金鵬世傳龍性敬

塔而畏鵬大理舊爲龍澤故以此鎮之此所題字二行在三塔中最高一塔卽十六級之第一級

大理

石城碑

石刻高四尺四寸廣二尺六寸五分作上下兩截書上十一行行十三字左行下八行皆人名行書在南寧縣

明政三年歲次辛未宣詔遐奉承　睿吉統舉戎行委服皆　恩撫安邊鄙是以剪除迓衆鎮長奇宗求州首領代連弄兎覆磨乃等三邑口酋迓衆鎮以二月八日迺軍至三月七日到省城更討打賊卽羽芳阿房田

洞合集卅七部妳伽諾十二將弄略等於四月九日研羅沙一遍兼須賜職賞故遞其約盟誓務存人長上對衆　聖之鑒知下撿一德而酤血三軍都統　皇并布燮段子琛都監三軍禮樂夾長附馬布燮段彥貞彥貴　宇覓揚連永揚永彥侍內官久贊段子惠李善督爽王清志貼侍內官贊衛揚定存摸陀道揚定福

隨牾袁永智藤晟興

按雲南通志石城廢縣在曲靖府城北二十餘里唐貞觀四年置莊州領縣七石城其一也石城碑在城北二里許昔段氏破楊干貞與三十七部落會盟立東方黑爨松爨共有三十七部其名曰陽城堡部休臘部明昧部強現三部王弄部舊處匈部伴溪落恐部鐵容劍部官柱思陀部屈中部師宗部落蒙部獦沙部昆車部維摩部獦勒部磨獦部羅雄部納垢部夜苴部落溫部吉輪部婆惡部羅部仁地部白堡部掌鳴部法塊部謀杭部于矢部維婆部洪農祿勤部華竹部強中部休制部北雄部羅伽部其會盟之所在曲靖北十五里康熙十八年營兵於土中掘出碑字猶存文云明政三年歲次辛未明政一作明正孛未爲宋太

祖開寶四年滇史載開寶二年段素順立改元明
正在位十七年卒私謚應道皇帝南詔之事唐書
所載自昭宗以後中國亂不復通史無可攷宋史
載大理國傳始於熙寧九年以前亦無可攷故自
唐末迄宋初僅見滇考及南詔野史二書稱唐宣

宗大中十三年豐祐死子世隆立改元建極號大
理國僖宗乾符四年世隆死子隆舜立改號大封
民國建元貞明昭宗乾寧四年隆舜爲楊登所弒
子舜化眞嗣天復二年清平官鄭買嗣弒舜化眞
自立爲帝僭號大長和國改元安國蒙氏遂絕梁
太祖開平三年鄭買嗣死子旻立唐莊宗同光四
年鄭旻死子隆亶立改元天應明宗天成元年南
詔東川節度使楊干貞弒鄭隆亶而立侍中趙善
政改元尊聖次年改天應四年楊干貞自立改國
號曰大義寧改元光聖又改興聖長興元年又改
大明晉高祖天福元年通海節度使段思平討楊
干貞干貞自縊死二年段思平自立號大理國改
元文德晉齊王開運二年段思平死子思英立改
元文經三年羣臣廢思英而立其叔思良改元至
治周太祖廣順元年段思良死子思聰立改元明
德居位十七年改元順德是年死傳子素順宋太
祖開寶二年段素順立改元明正卽此碑所稱之
明政也雲南當宋初爲太祖所棄史稱乾德三年
正月王全斌平蜀欲以兵威取滇進滇地圖帝鑒
唐之禍以玉斧畫大渡河唐書作度河曰此外非吾有
也由是滇南與中國不通大渡河在建昌城北源
出吐蕃合金沙入大江
在嶲昆明之間素順之立史既不載而此碑所
載明政三年集三十七部討賊約盟之事卽滇考
野史亦不詳此碑出土逾百二十餘年文僅泐一
字餘完好可貴也

地藏寺梵字塔幢

幢八面二面橫廣二尺三寸二面二尺二寸餘各一尺一寸五分高九寸三分一面二十四行二面二十行二面十九行一面二十一行一面二十二行字數八字或十字十一字不等正書在南府

佛說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文不錄

大日尊發願文不錄

發四宏誓願文不錄

大理國佛弟子口事布燮　敬造佛頂尊勝陁幢

記

皇都大佛頂寺都知天下四部衆洞明儞釋慈口大

師段進全述

原夫一氣始弁二儀初分三光麗於穹隆五岳鎮於磅礴爰有擢秀愚智雜立君臣掩頡於八區宰籠於四海隨扶而設理運口而弃風常讀八索之書非學六邪之典淨邊遏殺定遠弥姦東海浪澄於驚波楚天霄淨於讒霧君臣一德州閭一心只智詰才能乃神謀聖運者則袁氏祖列之義也由乃尊卑相承上下相繼協和四海媲同親而相知道握九州訝連枝而得意承斯鋒銳不起飢荒無名鍾毓義而明明玉帛理而穆穆可謂求人而得人亦袁氏之德也至口 敕高明生則大將軍高

觀音明之中子也其高明生者文列武列万國口實而宣威神氣神風千將口摧而留世悲夫四大九無主六蘊空去來天地橫口不慈大運口將不意口哉雲郁郁芍窮天口雨霏霏芍盡山悲楚方罷喧口京口畢本州爲兄第之土將相口上下之權子小紹遲系口亞脫其布變口口者至忠不可以無主至孝不可以無親求救衙於宋王口王畢成功於務本得本將乃後嗣踵口化及口口霜風口而一海殿秋春雲布而万物脅潤愜其義者日用不知挹其源者游泳莫測此袁口口口口口口也聖人約法君子用口口德而不可不傳以傳而備

遠有義而不可不記以記而口常口夕宴宴終朝威威爭思大義孔聖宣於追遠愼終敬月元文釋尊勸於酬恩拜德妙中得妙靈理知靈善住復七返輪迴如來說一部咪發曰加來智印口尊豚琓幢託其填際而建之鐵圍口成極樂臨其寒林而起矣地獄變爲蓮花即到於菩提道場速會於常寂光土次祝非口口於生我育我而先口於恩余建余復利於重義輕生盡口於亡身報主大義事事以懷此敬節日日以惟新建梵幢而圖功勒斯銘而標記

護法明公德運碑贊

碑高八尺八寸廣六尺五寸二十五行行四十六字左行行書在雲南楚雄府

大理圀高相國公仲子之孫諱日量成自幼有大器及長思欲立大功定寰宇而道未合俄然四夷八蠻叛逆中國途路如蝟毛百姓離散天不早命公斯民墜矣公於時領義兵口鄉勇掃除烽燧開拓乾坤安州府於亂離之後收遺民於虎口之殘四海清肅路不拾遺帝勑号曰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周道不行商道商以擔爲實周以會爲實公累与諸蠻會而不曾擔故行周道非獨行周道代亦周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放口口口口口關門不閉

傳曰進賢受上賞蔽賢受誅齊有仲父鄭有子產竹帛稱之爲民之父母孔子□誠之爲□進賢也□□賢□□有德□□八紘宗族同一心四海爲一家詩曰濟濟有衆此之謂也語云生而知之者上也公自幼孤久失逭訓不喜盤遊弱冠歲餘天地合德日月同明溫良五備□六藝三□隨而有之所謂生而知之者上也公不閑書史而所爲動作皆合書史公以禮義爲衣服以忠信爲甲胄以智勇爲心肝□之來者割地而封之不歸化者興兵而討之自是天下大化公明□□地了了性源與修白□喜建伽藍衆山蘭若無不周備所謂溉

胷襟坦然□□不□此皆能仁之行□□□

部域　內沿眞流　□□□□　□□□□　樂山樂
水　仁哉智哉　紫雲□□　□□□□　手拓山河
化洽乾坤　□□□□　公名常存
時□□□□□□□□日　□□□□武軍進士□
□□□□士　奉命記　□先生□孫□□□謹書
按載記段正淳立於宋哲宗紹聖三年號後理國高
泰明相之稱爲高國主此碑年代劍落篇首稱高量
成爲相國仲子之孫則當在南宋之中葉繫國仍以
大理則改號之說恐無據又通志古蹟云高量成碑
在楚雄城西四十里紫溪山猢猻箐此碑當是也江右

李榮陛識

按碑在楚雄城西四十里紫溪山猢猻箐雲南通
志山川卷不載猢猻箐而紫溪山則云在楚雄府
城西三十里薇溪山之右松竹陰森峯巒秀麗梵
宇琳宮踞一郡山水之勝又古蹟卷載德江城在
府城西北二里宋段氏時高昇泰執國柄封其兄
子明亮於此因築此城又名德江村昔高量成避
位居此一村化其德是卽碑所云威楚府西隅去
之始　子昇泰封鄯闡侯代智興爲相于楚雄築
府五十里地名紫溪公卿居處建宮室也今之大
理府在宋時大理段氏以其地屬姚州名當節鎮

後改威楚郡碑故謂之威楚府也高相國之始山
于段氏以南詔野史滇攷滇記忝攷之段氏
之先爲武威郡人自段儉魏從鳳伽異敗鮮于仲
通于西洱河蒙氏擢爲清平官易名忠國六傳而
至思平爲通海節度使楊干貞忌之晉高祖天福
元年討平楊干貞二年自立號大理國開運二年
思平死子思英立三年羣臣廢思英而立其叔思
良周太祖廣順元年思良死子思胤立宋太祖開
寶二年思胤死子素順立太宗雍熙三年素順死
子素英立眞宗大中祥符三年素英死子素廉立

仁宗乾興元年素廉死姪素隆嗣天聖四年素隆
避位爲僧禪于素眞康定元年素眞死孫素興立
慶歷三年國人廢素興而立思平曾孫智恩之子
思廉神宗熙寧六年思廉避位爲僧子廉義嗣元
豐三年廉義爲其臣楊義貞所弒義貞自立篡位
四月岳侯高智昇命子昇泰起東方兵誅之而立
廉義之姪壽輝以靖難功加高智昇太保封德侯
此高氏之始　子昇泰封鄯闡侯代智興爲相于楚雄築
外城號德江城以封其姪子量成此高量成之始四年壽
輝避位爲僧立思廉孫正明哲宗紹聖元年正明

避位爲會國人奉高昇泰立之號大中國二年昇泰有疾遺命遠國段氏而卒四年昇泰子泰明遵遺命立段氏正明之弟正淳改稱後理國以高泰明爲相徽宗大觀二年正淳避位爲僧子正嚴嗣政和七年徽宗詔使册封正嚴爲大理國王是年高泰明卒追封國師以其弟高泰運爲相國高宗紹興十七年正嚴避位爲僧子正興嗣十八年六月高量成討三十七部叛夷平之以姪壽貞爲中國布燮自號中國公退居楚雄即此碑所載之事也據此碑則中國公乃其姪壽貞之號非量成自號量成固勅號曰護法公也高國主之稱始于高泰明而連及于高量成演記載政和三年高正嚴向慕中國與國主高量成謀入貢從廣南東道詩之倪蛻撰滇雲歷年傳疑之曰此時高泰明爲相何以又有國主高量成國主非官名恐是柵主之譌高泰運曾爲柵主或量成繼之耳此蓋倪氏未及詳玩此碑所謂國主者即中國公之稱非謂大理國之主也碑無歲月以量成退居楚雄考之于時爲段正興永貞元年在宋爲紹興十八年

楞嚴靈峯明帝記

石刻高五尺二寸廣一尺八行行五十字在姚州興寶寺

褒州陽派縣稔蕭靈峯明帝記

夫自人而粹者天之道也自天而純者神之道焉運乾坤而變化何窮妙萬物而陰陽不測至哉自天地儿岳得其道者無不以清以寧以淵以靈故流爲江河結爲山嶽者艮之象也易曰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言其止而不動也噫含澤布氣以調五神積高厚下而安四極山岳之理可得而言歟有褒州陽派縣稔蕭靈峯明帝者德標鎮地高極配天秀出太虛之中結成元氣之始有靈孕聖懷寶含章誰足生甫之神獨稱應昂之傑千年卓立驚神口之千宵万仞削成口青蓮之出海霏霏宵澤豈道徐州之車靄靄丹霞似擁芒碭之蓋風泉相激岑竹其清靈變元堋雲雷未測蓋天府之巨鎮此方之靈祐也　公奉命登庸政成清謐雅頌一變山川再榮顧此靈峯鬱爲保障乃修柴望之理備方伯之儀口口無窮永申如礪之約令聞不已豈無勒石之功余志望郭生愧述崑峯之贊才非謝子敢題盧嶽之文畀敘風口以旌盛烈

時元亨二年敦牂歲徂暑月哉生明　口口楊才照奉命記

按此碑在姚州興寶寺右側題稱褒州陽派縣稽
肅靈峯明帝記唐書地理志諸蠻州有褒州武德
七年置本弄棟地南接姚州縣二楊彼樂彊據方
與紀要姚州有揚波廢縣在大姚縣東武德四年
置褒州領揚波彊樂二縣後廢二書所載州縣名
互異不能定其孰是然以此碑證之題曰褒州與
紀要合則唐書作襃者疑譌縣名陽派則唐書紀
要二書之作楊彼揚波似皆以形似而訛雲南通
志稽肅山在姚州城西七十里山有泉入陽派河
據此則縣以河得名似陽派爲有據也惟碑稱明

帝無攷文云天府之巨鎮此方之靈祠似明帝謂
稽肅山神下文又云公奉命登庸政成清謐修柴
望之理與禮通用備方伯之儀似係守此土者奉祀稽
肅山神而立此碑但未詳所謂公者何人碑無姓
名可攷碑立于元亨二年敦牂歲徂暮月哉生明
段氏自宋孝宗乾道八年正朔避位于習興嗣改
元利貞又改盛德嘉會元亨安定滇雲歷年傳不
詳元亨之號建于何年碑但稱敦牂歲是午年而
不署何干据下碑二年丙午則元亨建于乙巳碑
立于丙午歲六月三日也雲南通志古蹟卷載姚

州有稽肅碑在城西十七里上有天福二字今此
碑未見有此二字是所揭未全也

興寶寺德化銘

碑高五尺二寸廣三尺二寸二十七行行五十字毘
六行刻於右側側寬六寸五分左行正書在姚州興
寶
寺

大理囿土切高踰城光再建弄棟華府陽派郡興寶寺
德化銘并序

皇都崇聖寺粉圖侍郎賞米黃綢手披釋儒才照僧
錄閣梨楊才照奉命撰

盖聞本性之謂道妙物之謂神混成天地之先獨化陶
均之上體至虛之宅无毒无門運不隅之方何固何執
未嘗不出入五物誰惻至變之端周流六虛旁行大衍
之數知大始者由之撰務作成物者宗之致能行象分
而變化斯奇動靜常而剛柔乃斷元凝易簡之理昭升
久大之功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異
哉仰觀俯察弗昧幽明之宗原始反終遂知生死之說
由有口有難保口於幻夢之常從迷積迷几窮況於風
浪之起平寂豈虛鑒覽大覺忽目隨眠弗護四誓之言
永矢大千之化觀淨姓於日種孰類鄒人驗白岩於肠
生豈疋虹渚昭四門之遠誠忻猷馳而交懷甘六歲之

幽求苦樂審其非道術求舊於往證之口濟惟新於所
化之生發神足於道塲吉祥暫鋪草座人慈定於樹下
波旬立慟與尸光縱鹿園五老頓忘於本制德勝火宅
三愚遂服於仁風示化橋而摧我人指恒河以明生滅
大教旁收於五性不化而自行法輪妙衍於三時不言
而自治旭亡照之極耀幽部圓鑒動希聲之大音盲瞶
俱坼遂使九十六種貫魚而聽命羊品拔茹以成羣門
微塵而開大經傾寶口而賑諸有莫不十度成叙六趣
捐關東名實皆息肩於鷺園尚清淨者同味於大道時
來舍衛鴛子奉命於祇園暫上天宮優王遂與於脩像

即礒土以關淨剎寄有相以述眞常欲使住三界之歸
依爲像法之洲渚妙哉恍惚无得而稱焉盖此寺者大
蒙知軍事布燮楊禎之所刱也年鐘建極口佐兵口口
蜀衡蕃惟公是倚外則弼諧帝道事竭於君內則翼扇
眞風心亡於法卜茲朕地刱此精藍歲月已淹痛哉圮
毀有公子高踰城光者曾祖相圀明公高泰明祖定遠
將軍高明清已備圀史考口公高踰城生者定遠將軍
之長子也口剋柔之粹德鍾岳瀆之休靈清明在躬鑑
澄波之千頃風神絶倍擬巨岳之万尋準匡稷於明朝
善妳縫於覇業降德惟忻口種口恩未憚及人戰則如

民識廉耻咸習管子之風家足農桑旁口孟軻之制編
理之暇澡德躔源恨不手布黃金幸齊肩於善施日用
留心白馬庶接武於漢明傷德本之未滋痛斯藍之燼
燬遂乃役子來之衆鳩心竟之工妙啓新模式仍舊貫
喜得上棟下宇盡合大壯之宜矢棘翬飛屈起斯干之
勢窮山水之幽致溢煙霞之口趣西則松風發口驚口
苦空之音南則江月殘朝忽認靈臺之鏡東臨霧閣近
接應供之賢北枕平坡遠嫌釣鼇之客一一美麗事事
新奇盛矣哉信華州之嘉境也夫作而不紀非盛德焉
乃揖儒流粗陳風烈其辭曰

率性曰道　妙物稱神　混成天地　獨化陶均　其一
形象乃分　罰柔斯判　幽明迭興　生死相援　其二
幻夢勿固　風浪非常　丕寂豈默　一覽倒彰　其三
四口弗諼　八相斯假　瑞景固天　徵鳥衛社　其四
四門昭戒　六載幽求　道成樹下　法演鷲頭　其五
鷲子標藍　填主刻像　三界歸依　群生瞻仰　其六
口哉此寺　肇自楊公　心亡於法　事竭於忠　其七
拥此德基　忽遭煬燬　不絕人望　挺生公子　其八
寧祖靜域　顯考住邊　積善餘慶　口嗣口延　其九
口事天倫　敬而无失　恭膺秋霜　友垂冬日　其十

難則歷試　位乃居謙　擢以百里　德化清廉　其十
政理之餘　留心喜捨　想布黃金　思題白馬　其十二
乃仍舊貫　式建仁祠　斯干盡制　大壯得宜　其十三
鑿功既疑　貞珉可紀　其彼天長　盡善盡美　其十四

按雲南通志古蹟卷載姚州有興寶寺碑在城西
十八里段智興元亨二年立寶宋淳熙十三年即
謂此碑也又通志寺觀卷興寶寺在姚州城西十
五里元宣光間建元無宣光之號其誤顯然据碑
則寺為大蒙建極年知軍事布燮楊楨之所勒葢
建于蒙氏時矣建極之元建于唐宣宗大中十三
年則元宣光者或是唐宣宗之訛碑題稱高踰城
光再建自勒建至是閱歲三百四十餘年宜乎再
建也高踰城光會祖即高泰明祖高明清考高踰
城生高泰明即大中國王高昇泰之子宋紹聖四
年昇泰臨死遺命還國段氏段正淳立以昇泰為
相語已詳前此碑葢紀興寶寺興建之由因述高
氏之世德謂之德化者猶言功德也前碑題龔州
陽泒縣此碑題弄棟華府陽泒郡唐書地理志哀
州即龔州本弄棟地方輿紀要姚州唐天寶末没于

南詔爲弄棟府治大理段氏仍置姚州据此碑則段氏尙稱弄棟未改姚州然謂之華府又以陽派縣爲陽派郡其建置諸書皆無攷碑載釋儒才照之官曰粉圃侍郎又曰賞米黃繡手披似即袈裟之屬皆僅見此碑銘詞十四章章各四句又一體也碑書千頃作千傾百城作百成考槃作考盤似皆借用字

淵公塔銘

碑高五尺廣三尺厚八寸五分三面刻前面二十三行側五行後面二十行行猶五十字左行正書在雲南

大理國淵公塔之碑銘 并序

楚州趙佑撰

淨徹昭融精眞冲邃虛明靈體曠閒靈微豈可以閎狹知其邊際稱量議其深淺且倏熏亡照之所覺勞而照性已迷覩彼太虛之形翳本圓明之體四大都起萬象交羅夢中重夢迷裏又迷故頭無得失之非見有忽狂之客自此已往相去遠矣因差路殊非法身大士奚能破塵出經安往法界者我 淵公隨緣白地誕粹于高氏之族故相國公高太明之曾孫政國公明量之孫襲法公量成之子也母則王女諱成宗厥考護法公義武

定天下仁政法乾坤威行如秋仁行如春戎夷棄里而遠遁朝庭高枕而无虞中國蒙其惠異俗震其聲恩侔造化而澤潤草蒙德彼生民而模範天下則公之爲公之子也棻姿卓茂氣韻清遠昂昂若雲鶴之處群雞也自有不羈之態視榮貴如幻炎執身心我人爲甚倒慨然有出世之心不肯爲凡夫年皇二十一日辭父兄出家知其志不可奪不得已壯而許之公侯將相朝士大夫及輿臺皁隸等皆曰今失命世之才莫不銜恨者故尋經論以言之將入道門欲得其正如人造象先辦眞金象成之後體無增減用眞心修无上菩提如將瓦爲器器皆瓦故若於因地以生滅心爲本修因欲求佛乘不生不滅无有是處此諸聖之要言修行者之正因今公之發菩提心也可謂得其正矣如不以喜怒哀樂發菩提心富貴榮利發菩提心即當以離前塵分別性發菩提心稱法界性發菩提心如此則文殊師利菩薩不動智佛主伴明矣如清涼謂啓明東廟智滿不異於初心寄位南求因圓不逾於毛孔則龍女善財豈迂滯哉是以擬疑自玆而落俗裝自玆而變戒品冰潔威儀調順號智元字皎掃衣鉢之外分寸无餘猶虛室煩妙用難窮

因自念創學之流未諳教跡執權爲實迷不進修不以
聖教爲繩墨明師作指南菩提涅槃尚在遥遠豈能會
諸地於先心短長圻於一念遂師於　元凝尊者所以
崇德廣業虛心外身拂傲慢於貴法除人我於進修攝
漏塵之妄識餅裏之雀密遮撿放逸之幻身井中之蛆
深怕緣緣自淨物物无心謙尊而光界而不可踰增上
慢者見之而暴慢革无明固者遇之而智慧生爲法修
忍三忍之行圓爲法除蔽六蔽之元淨振古佛之宗風
尋祖師之公案本分作家手段量度鍛佛鉗鎚毀罵露
珠電掣讚善水月空花故當進齊乎佛果行弥於法界

難能而能不能於能者也　疑師於是曰眞个光昭先
覺可謂不忝後昆自非得恁口人安能有如是法乃機
緣俱會遂悟旨於言下卽以證大法界智如來果德理
體妙慧爲修行之正因如王寶印一時普印无前後成
文也故乃得生空之摠持除闡提之不信臻妙有之不
極起万行以無疲　利貞皇叔於公世則渭陽之親近
達磨西來之口祖祖相傳燈燈起焰自漢暨于南國代
不失人至於王弟甚的見公之於法也機深於教門也
進求以身爲逆旅未曾易於身以心爲緣相豈可滯於
心貪如瀉海而不入嗔比誅戮而常離於是相與爲善

知識无二三其心以無作根本智口口行之因修法空
之妙慧行口利以無窮出聲聞之清水擢凡夫之淤泥
如彼蓮花斗頓馨香无物以喻也又與　戒遵長老求
法界之游爲斯漫之友以无言之深言詮言絶之深理
以无爲之妙行應无作之妙心融眞俗以無跡鎔靜亂
而不偏壞其可壞遠離諸離智悲拂跡而雙入行願忘
照以競興五蘊付於雲夢三界寄於電泡張四心之仁
羅諸類以无遺展四攝之義導生品以咸歸大哉生死
無以辜其慮涅槃无以住其心悲智交羅自在運用眞
大丈夫之學佛者也乃尋經論以符契心无證微言以
府同元旨良以因深果奧行廣位高當處發揮无非佛
事貴與泰山之高利與滄溟之深而无以爲心則其口
口口口之善无不爲塵點之惡无不剪則其戒深矣
舟本无人矣司其吝則其忍廣矣因果交馳慣習功濟
則其進大矣境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矣妙有昭廓而臨機變化靈鑒无極則其慧明矣觀其
臨時三昧觸事解脫者如或有憚公之調深行遠規矩
難摹故致嫌之不置公嗒焉似喪其偶而不知其所也
公之友謂於公曰此不尊其尊无禮甚矣口當此之公
曰何謂其然也彼其之子焉能使子不類哉吾之所學

者佛也所貴者法也可以小不忍而亂法界大謨乎子不聞乎菩薩口口如飲鴆酒子當怒以怨乎公之友曰吾儕闕茸未能至於此也然吾不忍見公之修忍也以併錫雲游乎又有畔妻之役公之弟公子口戰敗績而為人所擒拘之久矣而守者依公之友奏於公曰當解拘以送之謂予不信有如皦日公曰无之文王拘於羑里而天命有歸天其有命矣信則信矣以吾弟之賢而汝曹送之則其事必矣然非吾佛法中事菩薩見詐如畏豺狼吾可以行詐乎其万行芬披才幣窮萌多類於此可同日而語哉抑迺唯心回轉而善成同時具足而

相應盡如來之境界同異之性亦臧淨昭廓而明生明圓徹而覺滿異同之所不知无為之理分明盡法界云一眞如緊發妙用而鑑窮沙界蔭慈雲而覆涅槃海非歷劫之功濟離念之編修豈能以定慧照用身心如此之圓通也公以病故辭　凝尊者鳳鑾之元庚申之冬栖託於茲山焉順行而至已矣出是德行星羅寶澤雲涌智周萬法而不為悲等衆情而非已雖修万行不落世間因果交徹單複互融如毘楞伽寶一切皆現其中如夜夢千秋覺已隨滅矣且夫予以經義推其始終之事行位重重事理融徹如此觀之則文殊初心普賢

開國已來一人而已可以將示來者故俾公弟高觀音政捡扶措意如公弟扶危撫弱防巢之義深者因申奏上聞琢石立碑命臣佑輯書其大略也如公之大者遠者非吾所與焉銘曰

法界之淳　天地是生　法界之靈　聖人是明　高不可仰　深不可撐　緣謝歸无　獨悲衆情　千秋万歲　物是人非　松風蹉散　苔蘚難施　智奉命書　釋戒護捡校　金禪杜隆義

雕書　王長遠琢石

按淵公卽相國護法公高量成之子高量成事已詳前碑淵公年二十一出家天開十年甲戌歲端坐而化年六十有六天開乃大理段智祥建元智祥以宋寧宗開禧元年立改元天開至十年淵公卒推其生在宋高宗紹興十九年是時其父高量成討平三十七部叛夷以姪壽貞爲中國布燮自乃退居楚雄也

金石萃編卷一百六十終

補刊金石萃編跋

余家先世藏書甚富其爲金石之學自歐趙以降著有專書者亦不下數十種中惟青浦王少司寇述菴先生金石萃編博採旁證擇精語詳尤稱大備咸豐庚申遭粵寇之變散佚殆盡同治丙寅余忝宰青邑邑被兵最重竊以徵文考獻有司責也況劫火之餘斯事尤亟訪諸司寇之孫少逸徵君知萃編舊板幸存然已殘缺八百餘簡欲依原書補鋟而未逮也余方將贊成之旋奉檄調長洲遂不果庚午秋復來領縣事乃克與徵君謀付剞劂至辛未夏工竣又得元和祁君浩泉廣文爲之校讐祁君故深於篆古者也然後是書復完嗚呼徵君純謹誠篤博學能古文緯有祖風其端介自持尤爲邑之滬臺今且老矣又經亂離家益貧抱殘守缺恐墜先業惕惕焉蓋未嘗一日安卒成其志庶可告無罪於司寇已而我家遺書數萬卷既失而不能復得雖頻年掇拾猶什不及一撫斯編也能不惘然同治十年歲次辛未孟夏月嘉善錢寶傳謹識

重脩金石萃編跋

嗚呼痛哉此曾大父司寇公所著書也先徵君竟不及
跋司寇公書乃以是遺予小子耶小子生而鶩劣長丁
亂離未嘗一日自力於學方幸長依膝下飫聞先徵君
嚴訓庶幾獲免大戾天乎不弔遭此閔凶覩遺書之僅
存俯拭哀裘之將墜其能執筆代先徵君措一語耶雖然
先緒勿可以勿竟司寇公著作等身金石萃編一百六
十卷尤爲大集再傳至先徵君兢兢抱守罔敢失隕庚
申之亂所有家刻書板東西奔竄輒用自隨事定湔檢
萃編計散失八百餘簡漫漶者又若干板家貧脩補未

遂先徵君時時以爲念會嘉善錢侯再宰吾邑徵文考
獻詢是書不可任其殘缺不傳捐俸金助剞劂先徵君
敬其事延張郙而學師及熊丈其英邱君汝鉉參校而
自總厥成心力爲之交瘁去冬十一月工竣正擬跋行
而衰厥疾作當棄養之前數日猶諄諄命不孝督催手
民以剞劂之事嗚呼此固先徵君已成之緒也而獨以
一跋付之小子痛哉痛哉先是宗伯勞隙地先徵君栽
桑百本期以三年畢脩蓄融堂等集手植依然悲深風
木晉謝墨惟有淚零先徵君侍司寇公於在天尚其
鑒之同治十一年春三月棘人王景韓謹跋